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B37/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菲泉先生存稿八卷

〔明〕來汝賢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姜寶刻崇禎七年何汝敷重修本

一

白洛原遺稿八卷

〔明〕白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皇甫汈刻本

九七

蔣道林先生文粹九卷

〔明〕蔣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姚世英刻本

一九三

午塘先生集十六卷

〔明〕閔如霖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閔道孚等刻本

三六一

冰玉堂綴逸稿二卷蘭舟漫稿一卷附二餘詞一卷

〔明〕陳如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八九

包侍御集六卷

〔明〕包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包杞等刻本

五八六

菲泉先生存稿八卷

〔明〕來汝賢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姜寶刻崇禎七年何汝數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菲泉存稿

八卷》提要

菲泉先生存稿序

先生存稿於仲君處功所若干年嘉靖戊辰三寶由納言改司成而南受簡焉將撰以刻之白下緣初任未及也緘在笥惟謹既而出視則傷於蠹蟻剥且蝕殆盡矣痛惜久之仍謀於仲君蒐諸親友間得其十者六七八仍歸予予今起留曾逾十五載始刻而為之序序曰古

菲泉存稿八卷

之為文者即童子時已嘗學而為詩則片入專設科取士故其時即以為舉子業肄習之是以古人之文古其詩工傳諸後可得也若今人則不免妨功於舉業既得而登朝乃始學為古文詞後時矣其間非卓有高才高志者莫或能為之乎流輩甚矣詩文之可以傳者少也夫生於明登科逾七年舉進士兩試

並魁尚書生第二人是科中秘開選先生燁然才又赫然聲名也竟不與而初援得江西之奉新無何優調我丹陽奉新之刁劇我丹陽之衝疲皆非所以處賢者而先生身其任以孱弱之軀三四年當刁劇衝疲之地簿書奔走無寧晷猶時時動吟興操觚染翰言人所不能言今讀其六賦本騷選為多其詩雜之

非其存稿

初盛唐多相肖如出水芙蓉鮮新可愛令人把翫不去手先生有作者之才又實有著述之高志使其得在詞林從容諷詠成一家言傳於後即古應制敘事記父明遠之作與發諸性靈以于為唐聲者可比肩而並稱數也言且為今人之文而已哉惜乎高世之才集薄書奔走之勞煩而不行其著述

志其所就僅若此然即此為先生一班可傳諸身後其精光亦自不磨矣先生在任時諸生多及門受業予丁姜兩氏子丁如一敬一道姜如仲兄家再從兄處多先生所許可而予寶與丁兄少鶴名一中者則尤師門白眉每試迭相首次每亦蒙期待許以遠到者也寶今得以先生教諸生中最緣幸而叨冒少鶴

已嘗仕至地官大夫今得請而致其事他亦並為州守邑令與府衛之師儒皆先生所造就先生之稿名存稿以有遺失者乃寶之罪其並輯以傳則仲君之功而亦予寶所以報先生之一念也初約少鶴已同為序待久之未就也予寶輒先述梗槩為棟樑之引以俟云
萬曆丙戌夏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

吏刑二部右侍郎南大常卿國子祭酒
福建四川按察司副使僉事奉

勅督視兩省學政翰林

國史編修門人丹陽姜寶頓首拜書

序菲泉先生全稿

吾鄉來菲泉先生天下才也至今縉紳
先生及鄉之童穉譚其軼事用相詫
歎其為文如海濤迎風一發萬里大小
畢浮而無穢滓又如良玉溫不飾而澤
清廟明堂廼得用之雖年不滿強仕早

序一

賦玉樓而聲稱赫然已震天下凡屬
先生之桃李比皆名君子云方先生鳴
琴雲陽而阿姜先生時方齟齬就
童子試先生即以小翰林相呼而時名課
之榮禮有加鳳阿先生以此位及冢宰而
姜遂為雲陽巨族甲第蟬聯鶴起先

生亦可謂知人鮮得士矣故先生之騎
白雲也茅鹿門先生為之置遺產而
鳳阿先生為之刺存稿蓋先生收多
名士而兩人之叩恩為尤深葉歲筭中
久之見侵于蠹千載斷碑人膾炙亦正
恐千載斷碑人不識耳小子數忝及焉

序二

蘿因刻續集八卷併其前所刻者而
整理之且以誌菲泉先生與鳳阿先生
相遇之奇相知之深以為千秋盛事

崇禎甲戌八月潮日孫壻何汝敷狂序



菲泉先生存稿姓氏

蒲山菲泉來汝賢 著

門人鳳阿委 寶枝刊

少鶴丁一中

鹿門茅坤

內姪龍屏錢士薰全校

弟來汝順

男來獻策

來獻功蒐錄

孫來拱日

來拱璧

來與立來功

來煥來功

來案

孫婿王階榮一印

來言何文

蘇東坡先生存稿目錄

卷之一

詩

四言古

懷歸

五言古

任奉新留別周子亮於京師四首

白珠篇

高樓照明鏡戲贈聞直中源用姜希中良翰韻

對鏡

成婦

贈豐城郭希年丈

河堤曲

題鳳

得友人詩

琴德為陳之詩

七言古

南野行

賦南莊之菜圃

青牛老子出關詞賦贈胡年伯

詠宋弘曲二首

五言律

送錢八山北上

秋日懷林子仁

舟中對傅觀察次韻

洛河夜發呈傅少巖年丈

某春同大浙山人對雪

秋夜有懷姪德仲兼東徑二十七司勳

臨清懷南太守錢年伯

書古芝山年伯卷

留別郭弟

懷郭弟

贈別周潤夫

懷唐道南已

滄州吳太守試諸生席上有作

春日與同年出遊雲煙忽隱周推守莊亭之勝

徐州思與錢汝載氏訪許子春泰山不果

題曹二守靜菴卷

題菰田卷

四明登舟次姚江遇楊汝鳴

贈青門沈仕

坐小樓有懷王會溪

嘉興贈薛十九

贈別廖叔里

烹茶

蘭階通視爲王檢校之子賦

送朱果木之官八桂

贈縣尉王文質

代汝雨弟作贈朱五雲

與希禹共談易

非泉在稱一錄

三

冬日有懷白湖書莊

仲冬有懷白湖書莊

宿竹

明州僧有臨月庭者詩以贈之

送陸生集

暮登虎丘有懷俞才翁弟

維揚泊州懷俞才翁弟

立春過揚子江懷俞才翁弟

過揚子橋懷俞才翁弟

送行客別俞一真

將之京別俞才梓湖二首

思母

端午奉懷誠軒叔父

丹陽見月懷誠軒叔新建樓房

乙酉歲七夕同雪崖兄過龍門叔祖書舍夜酌

因同宿

七夕寫懷

八月十三夜月

中秋夜月

月夜江上聞簫

非身有信一錄

四

滄瀛舟中同少嚴對月

滄瀛再成

懷子明弟

冬日與子旦弟同渡江

懷子發弟

再賦奉懷子發弟

舟次曹江懷汝雨弟

懷汝雨作泉弟

下江而北有懷子旦子發汝雨

贈子見弟筵山

在峰叔應試賦以贈之

少宛弟主操省中書此以贈

南旺

來自京與諸兄弟出游冠山星雪見

過南館喜呈趾齋叔父

懷維風叔

易州戲呈羅垣

憶發弟二首

懷友人楊冊泉二首

不樂有懷

非泉存稿 目錄

歸報

兩湖二首

出郊

濟寧夜泊

宿康山田家

餐蜀岡

過漢王廟

過歌風臺二首

仙臺觀

詠古

王昭君

成婦

過滕村姜氏贈西軒三溪二春元

螢

燈蛾

失火

挽王理之

過上虞徐世庸墓奠用隻鷄

憶亡友洪十六洽五首

五言律十句

非泉存稿 目錄

不寐留別仲莊姪

臨沼

五言絕句

懷諸弟

吳江夜泊

僕與

出門

卷之二

詩

七言律

懷萬五清宗師

奉寄江尚書老師

別傳少微年已令憲陵

蕭梅谷治散邑有贈

寄應湖上有懷天柱蕭勉青崖沈鍊

懷子同包節

送劉經府歸四明

贈胡巨卿令樂安

月夕飲錢邵二尹宅

度金山兼柬姜廷善茂才

道金山寺

昌淮寄姜廷善茂才

冬日七里橋有懷丁茂才蕭卿相期會於舟次

懷陸集已弟宜簡等順前

仲秋與陸元成相繼功全望山

登澄遠樓懷俞子

寄屠道南一首

懷洪十六洽

脩王閔應別沈子翰

懷任子直

南風有來為予東流賦

懷朱朝儀

早起用韻答朱朝儀

題蔣春江冊

喜與馬子章同舟至河西務有作

游縣見方上舍純佑有懷所知

夜發龍陽山懷友人王會濟一首

水亭叔祖因訪予之便且道白門將歸新宅有

贈

眉軒伯勸道田宅詩以答之

書丁洪叔詩書庭

關門夜泊叔蘿垣沽酒飲余賦此

贈南莊已

春夜書懷呈雪崖已

渡江寄子旦子發汝兩諸弟

與子高子發夜歸

子發讀書巖陵

懷仲莊二姪

寓南莊懷海山已

雪崖兄出韻試作二首

謝萬康

初嚴光祠

謝武穆廟

張觀

春日經漂母祠二首

喜神里麒麟臺有感三首

戲馬

首夏出郊

八月十五德州見月

望月一首

彭泉存稿八目錄

江寺祈雨有感

早過瓜州

冬日從儀真入江

登虎丘

賀傅竹亭新樓

詠黃鸝

詠蟬二首

觀戲

七言絕句

夏日丁廩卿茂才見過竹齋對話

秋日送丁青卿應試

畫馬題贈朱國子雨亭

贈姜西軒

送丹陽八生入津

贈大任

贈小任

贈許長卿昆玉

偶述

樂川卷

房州懷蕭汾行已弟子受業於靜菴先生

別趙明王會法

淮河別許岳

寄朱十八池

過陽穀縣賦此

贈王典史奎

與少明詩二首

出都城懷周子二首

與諸同志宿吳從卜竹山詩舍夜談五首

奉寄石屋叔祖

湯洽洲來朝賦此為贈

書六泉卷	獨鯉朝天贈海山已	剡湖曉贈文峰叔	作東卷二首	寄丁溪叔三首	寄雪屋兄和解眉軒蘿垣二伯父	潘水海山二兄丁外艱	寄眉軒伯	寄靜菴伯	見月	題江寺僧卷	過觀音山	宮詞三首	題川別少弟二首	贈葉其工	題馮氏竹舍四首	題南莊已四景	春鳥櫻桃	黃鸝夏桃	喜鵲石榴
------	----------	---------	-------	--------	---------------	-----------	------	------	----	-------	------	------	---------	------	---------	--------	------	------	------

鶴鴒荔枝	蕉瓜	薑芥	茄蘿	冬菜	書潘水兄夢藕卷八首有小序	卷之三	文	絳桃賦	後絳桃賦	非泉存稿二目錄	青龍橋賦有序	棟塘問答	石源頌	洪西添先生入覬幃辭	孔東原先生考績幃辭	鵲鴒原記	懷椿堂記	雲莊記	兩槐書屋記	習齋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紹義樓記

查正丁糧格冊記

卷之四

文

武侯心書序

杜律選註序

黃詩內篇序

溥天澤錄序

竹塘黃氏族譜序

刻遊燕稿

菲泉存稿八目錄

少嚴雅義序

西涼群伯入覲序

送五山陳先生復命北上序

送大鄉伯三溪莊老先生考績序

送別駕宛山劉先生來表

京師兼上續序

送沈青田先生歸山陰序

送鴻臚李君遷麻城少尹序

姚侯獎序

贈縣尉王文質獎序

贈朱如儀義令序

敘鄉會

張君者壽榮封序

胡翁章令金壽序

贈潯州別駕王公八十壽序

卷之五

書

上二槐沈先生一

上二槐沈先生二

上六峯李公

菲泉存稿八目錄

上瑞石江公

上歛齋蔡公

上實齋陳公

上靜思張公

上龍門叔祖

與周子亮

與包子同

與孫石文

與秀木齊卿

與芥卿川

精

與姜廷善一

與姜廷善二

簡眉軒張軒伯叔二父

簡眉軒伯父一

簡眉軒伯父二

簡眉軒伯父三

簡眉軒伯父四

簡眉軒伯父五

簡作泉弟

簡子旦弟

簡汝雨弟

卷之六

文

先妣淳孝賢紀

武事余公行實

草亭處士東翁行狀

元春先生墓誌銘

玄處士墓誌銘

伯父剛毅處士墓誌銘

叔祖學憲叔高人黃氏墓誌銘

明故淑宜孫人交母黃氏墓誌銘

趙子忠墓表

卷之七

文

桃源傳

黃氏嫂傳

信州孫文鑑公事蹟

書米新胡氏繼嗣分書後

書四好銘後

棟塘集跋五音

菲泉存稿目錄

永生解詩王母令人

戒詞

寶言

論民田田文

祔葬文

祭鄉賢文

祭名宦文

祭魁星土地神文

祭郡伯鄭老先生文

祭一齋文

十六

祭光祿伯祖文

祭麻母周令人文

祭曾叔祖母蔣孺人文

祭節婦文

祭姚母文

祭封給事中木翁陸君文

卷之八

文

自古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論

三子定交論

海山已子邦仁說

宗弟弘肅改字汝雨說

宗弟弘順字汝百說

徵拜

劉漢高亭侯家

步舟橋說

魁星像贊

珪公像贊

諫公像贊

牙華尚銘

研銘

姜廷善硯銘

五鼎硯銘

附

明禮部精膳司主事非泉來召墓誌銘

非泉先生誣枉記

目錄上卷終

非泉年譜目錄

九

卷之一

丹陽姜寶刊 男 猷策 猷功菟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言古

懷歸

芳相白湖我心悠悠
鳥宅繁幽五月清涼
疎款留仰大吾醉取
陰一丘落照映裳
放歌言休忘境借適
怡神苑游真寢不夢
真覺無憂
今夕何夕滯此遠遊
抑志從俗昧昧不售
引泉泛觴

非存稿卷之一

鶴高流春言鳳駕
淫舟夷猶仙藥常采
服之無尤
體如王同此素修

五言古

任奉新留別周子亮於京師四首

忽思舊侶年芳日
露草凄寒感念良足哀
寄書自南至湛手臨
聞蘭蓀披清馥朱耀
凌崔嵬
期我絡驄馬並上黃
公臺

其二

珠華覆珍樹結交各
有因青風發玄渚悠
然契吾心
苦分索戢景歸以林
振衣金庭阜送晴湘
水陰

此生默無言俛仰懷
所欽安得南飛鴻遺
我以好音

其三

發櫂潞河涯之官江
漢漬念與子為別慨
慷仍酸辛
涼颺舞玄髮黃流照
青春君子懷國琛用
伴風俗淳
願因朱弦發一一為
我陳服之出元化營
營思反身

其四

釋褐宣父堂聚首承
明廈委病三月餘短
髮不可把
掩戶有玄思卑棲俊
游寡念子幽蘊深雄
言薄稷下
朝食丹霞英夕宿鴻
雲野遠人抱貞志梁
園植梧楸
世俗憐榮光虛簷曜
野馬涉也獨何人為
君奏爾雅

非存稿卷之一

白珠篇

出門蒙春華行行畏
沾塗路中途美人贈
我雙白珠
綴之未終間品光宛
如粟珠思美人佇立
野如躋
塵波勿坐又炭穴鮮
不汗大夫無時遊方
國安可拘
莫道贈者傷秘寶以
公國

高樓照明鏡戲贈聞
直中源用姜希中良
翰韻

高樓照明鏡彷彿青
衣樓前結珠屏宛曲
辭諸姬
越州一萬里道路阻
且疑豈不念父母早
謀君子依
南樛得遐想江沱有
嘉期緩步出珠房無
為辛苦咄
三日織一縑頻頻手
中絲絲線日已長絲
蘿日已宜

對鏡

寶鏡懸秋空輝輝似明月
明月虛復盈鏡影常不知
念昔長安道衣帶向君結
出門一對之浮埃遠相絕
盛以紫金囊皎皎天光發
豈惟燭形體將以照毛髮
毛髮苟不齊上帝有明罰
所以劉元城貞心永加鐵

成婦愁

年少輕別離從軍嬰禍羅
寒衣罷刀尺送君出山阿
拔刀試雞豚刀口未曾磨
戰敗當歸來望望門前河
見君不忍羞膏沐頻娵娵
連雞誓相守而無同風波
豈知未一朝徵吏已相過
胡虜防秋來行行重荷戈

非果存稿卷之一

三

君去一回顧賤妾涕滂沱
贈君雙鷺為君心當如何

贈豐城郭希顏年丈

郭子生知安天然發奇秀
吐符從精元初學自神茂
錯錯黃金刀搖搖寶珠圓
迢迢房駟星明明朱鳥味
魏巍童子科咄咄史官讀
張華忽不逢劍氣但仍舊
昭明上帝心篤材哩申又
東膠江濱持德進中心厚
龍翔亦有時不身非所咎
瞻仰臨川翁康衢願馳驟

河堤曲

河堤被香草十里發青陰
春雨應時節孤根留至今
呼童摘香草佩服難具陳
朝發吳市門暮登日下津

題鳳

隨風自把玩還以奉常心
枝葉豈不貴化作陌上塵
採草先摘根結交先結心
所以晏平仲俯仰平生親
丹山有一鳥間出超凡雛
文采真殊絕含靈棲岩樞
由來聖人瑞非晚鳴神都
朝陽一宣韻四海稱無虞
時有知音者於飛止丘隅
嚶嚶向喬木調古東風初
鳴世亦以類仙凡恐殊途
噫噫不可及羞愧當何如
古道苟相同千里共冰縑
願附丹山翼慎勿隔參墟

得友人消息

呼白蛟水斷松青豹霧開
故人何處住書信下琴臺

非果存稿卷之一

四

琴臺零落梅花片江國春風
曾幾見司馬先生愁思
昏煎茶不熟江水渾

琴德為陳兄訪

琴德媚君子龍鳳參玉徽
清商忽淹至蠶絲理殘暉
濟陰香樹生沈寥江陵孤
日同見招援琴無日立清
宵漆園出吏無所逃

七言古

南野行

南野先生何所求雲中孤鶴
橫清秋水寒泉寒泉
色樓閣十里通僊丘僊丘
有人採瑤草萬戶

池塘變見春鯉飛獨在荒風接照碑化工真意
誰年初年年燕字語模糊已將補塞付田畯黃雲麥
熟歌鳥鳴萬花影誰當局一榻新涼動青竹兒童
賣酒三仲來扶杖從容動心目水光上下玄鷺歸千
點萬點相徘徊洞頭煙遠亂蜂紫但聞石室鳴輕雷
赤立懸經向牛角團團深淪龍塘涸短節擊石問青
天當年不譚淩梁樂東家西家竹笛吹起隨明月分
清暉仲尼白髮世所羨況復高抱通交梨乾冲不改
蘊黃白元功千載稱伶伯僊窟春露千樹桃蜂房分
自丹砂域

菲泉存稿卷之一

賦南莊見宋圖

青雲煙徑生綺裏萬葉嚴霜落香紫南莊山人白幘
高笑杜鵑啼共山水此時落花不並株齊煙千里草
色無勝事真傳汪信民竹房掩戶秋雨疎有蔡太守
十年不變色之長縷有趙東議九日不出戶之蒲蔬
夕陽放苗綠此青楓白葉皆殊死惟有先生得大
觀生意滿目誰當此稻梁將熟涼鴈來平生心賞真
悠哉歡喜一笑意和會上凌霄漢下蓬萊園子株守
苦不足數畝村鋤空碌碌先生本無避世心春雨桃
花對平陸湘湖東西鱸鱖肥滿山黃檗秋淒淒呼童

一判尋修去黃雞白酒時相宜珠璣王蘇時爭長燕
舞鸞迴亦西門習中直與雲夢寬雙鬢青天惟撫掌
燕山五桂游太荒上帝命南司文章只今黎庶盡菜
色定有元術回春陽識拔神丁千牛力能龍擲爾歸
天室湘之璠厨供大官廟中羞品神明逆此時南莊
清王叢詩懷酒思時從容坐看兒孫瓊瑤安綸巾倒
着日正中

青牛老子出關詞賦贈胡年伯

黃龍老子織霞裳獨立物表行文章上從七辰關混
沌下與百谷分侯王爾來一萬八千歲周流消息誰

菲泉存稿卷之一

所當處王御極降觀下方海嶽陰陽時莫淳光金滕

王檢焚竒秘東房西序時開藏昭王金車去不返皇
圖伯術相挽挽江漢愁生問水濱參差秦樹阿城晚
此時神遊函谷東龍鱗照耀回雙瞳流沙望望近弱
水崑崙月窟高唐空軒轅遠越誰爲駕元精出地青
牛化吾令羲和驅逐之揮肱一叱通夷夏人間今尹
徒爾知關門紫氣浮紅霓至人潛行故無迹水虫爪
守橫相疑八表茫茫有無裏漢陰河上非吾里阿陵
高低雙嶽丘溟渤盈虧一杯水唐敦殷憂憂復情含
靈久待天下清垂眉笑倚白鳩杖紅陽舞動天雞鳴

大蒙之弊太平之西苗竹作鎮雲茶葉光夾鏡
魚所飛春望高高入天尺朱明白底時時有春
皇帝五百童男女採不得之靈藥鮫人夜吐光陸離
之珠璣麒麟生疾足鳳鳥修其儀芝恣飽厭靈丹粒
蘭華匝地春雲濕笑引南山作壽杯須臾盡把滄溟
吸我乘一騎遊化宮望見老子雲之中騰身俛仰金
鶴鏡許我眉睫追皇風試向豐隆借霹靂萬空淨掃
浮雲跡便跨青牛乘太虛丈夫不作塵埃客

詠宋弘曲二首

都下富人欲以妹妻予余三辭而彼意益堅

因賦此以謝

湖陽宮中對水清
王王袖銀屏觀宋郎
不賤奈禁陰陰清
臣不易易臣不易
宮漏遲徘徊睇臣
露屏間水

五言律

送錢八山北上

衫服趨庭早文珪向闕遲

麗藻曾驚眼清時喜論思行看逢羽獵同上子虛詞

秋日懷林子仁

秋日凌虛閣端懷靜者流錦鱗飛上海赤羽下瓊丘
峻聳直殊俗狂疎壯並游江寒斷紅鴈南望濟川舟

舟中對傅觀察次韻

芳日珠簾曉條風玉宇春人從仙閣下舟與少微隣
川暖迴波蘼花明離樹新願期崇令伐青髮媚堯辰

路河夜發呈傅少巖年丈

北極朝初散南舟願不違花程春自媚玉燭晚同輝
風煖鳬迎棹湖虛月動衣俄聞鶯韻轉各抱鳳簫歸

暮春同太衡山人對雪

朝雲迷遠道夕雪灑虛堂漸逐瑞瑤空去還連玉塞長
河柳脫春寂林花逗晚香同爲歲中調搖落對他鄉

秋夜有懷姪德仲兼柬程二十七司勳

天際芙蓉閣輕雲度紫桐豈知湖海上猶有未歸鴻
淒切舵樓雨送回木柝風惟餘程叔子秋曲入鴻溝

臨清懷南太守錢年伯

澤國逢龍節衣冠接鳳雛賢名收太史風采
著江黃金鼎頻煩赤玉符晏殊渾忘酒何故問

書呂芝山年伯卷

石門遺雲霧瑞芝爛有輝即招紈綺飲誰羨首陽薇
瑞色霏朝霞幽芳靜晚脾談玄足清事相對欲忘歸

留別郭弟

平生金石友昔慕郭林宗忽漫乘船去相望涕淚同
龍蛇九淵窟鶯燕萬花叢中角從人問風塵雙鬢蓬

懷郭弟

郭弟清江外來生落鴈邊望家心獨片見月爲渠憐
時序虛前度天詞入妙年寄將雙玉案結佩向走天

贈別周潤夫

石厓吾知己殊方有弟昆奇襟憐我並高義願君存

正泉存稿

卷二

九

抱拙絲多病端憂切至尊如何秋雨後雙鳥背城分

懷屠道南兄

懷我屠夫子黃花獨舉盞見山知應對遷影亦徘徊
世論浮沙動英文奕漢四冠山能幾里還望抱琴來

滄州吳太守試諸生席上有作

吳公爲郡日海岳驚奇勳願承招予飲諸生蓋樂群
文魚乘氣候向日迥秋陰禮樂匡時政風裁見守臣

春日與同年出遊雲壘忽憶同惟守莊亭之勝
燕對時通夕懸情數寄書風雲逢令節花事憶仙居
樓迥春巢燕池暗書出魚江雲合逢雨川日正清

徐州思與錢汝載氏訪許子春泰山不果

江上逢錢起霞冠披玉繩浮杯夜塘月結佩水雲城
泰岳思尋道燕臺想過程何時舍長筱抱日俯東瀛

題曹二守靜菴卷

物意欣將老生涯慰獨居青山時隱几白日就編書
道德天光發虛潛大易初未應推墨守吾已察鳶魚

題菴田卷

海日晴搖樹江星夕散苗溺耕非避世巢耳亦知荒
卉服淹奇節官租荅聖朝惟應呼二仲農事及春饒

四明發舟次姚江遇楊汝鳴

正泉存稿

卷二

十一

夕眺州城遠維舟夏木清雨情翻燕子風行立蜻蛚
暑抱冰盤潤涼分羽扇輕水深楊子宅共草太玄經

贈青門沈仕

後復何所至行藏媿不如風塵知逸足江海有洪儒
未見交游久相逢歲月虛錢塘多勝地歸去共編書

坐小樓有懷王會溪

鸛鶴鳴樓閣心神忽到君苦深寒寺雨樓動短橋春
避鬼豪吟發聞星寶劍文牀頭有新酒明月過衡門

嘉興贈薛十九

苦務樓居濕深冰舟楫進江湖聊自得出處待人知

客孤燈偶在斯河東有鳴鳳心賞未相離

贈別廖叔里

廖子乘船去吾行可卜降即觀彭蠡澤先入洞庭津
春樹迷雲遠暗花接境新天王務嘉穀農事各須珍

烹茶

仙竈分丹壑神泉引玉津雲流下室靜風散百花春
解性消凡想參玄列上賓亭虛下人鶴亦復會吾真

蘭階遣祝爲王檢校之子賦

佩芳思往訓負笈願今違室靜香逾遠天高思獨歸
望隨相樹渺拜藉曙星飛越絕蘭亭迴諸王意不微

送宋宋木之官八桂

路水蕩新波行行未雨何朗吟宵月白搔搔晚雲過
春滿蓮花蘆秋登桂子坡江山如助興官路不嫌多

贈縣尉王丈質

蒸雲海際上明星亦奕光客行草沒車驅馳一何忙
風鶴慙復減征吏呼周子寄問同心者勞後應自傷

代汝南弟作贈宋五雲

筆鋒從東見長游造化工爲魚能自察桃李不言功
寄雅誼鄒魯遐思起華嵩青燈頻細雨天地問童蒙

與希西共談易

老矣知若狂夫豈好名偶來芳樹下高論忽風生

魚出萍陰合螢歸草色明京華依北斗瞻望一關情

冬日有懷白湖舊莊

終憶游觀地真成典籍居水甘魚性忘竹茂鳥情疎
川野從吾好霞霄寄所如終期知稼穡超覽有生初

仲冬寄黃時舉二首

偶然吹鐵笛明月故城虛燈下見孤影窓前開舊書
亂雲徐獵桐流水少陵虛握粟歸期遠客水瞻望餘

其二

封翁寄太子客亭月正寒豈無千里夢還有半年閒

正集存稿卷之一

江北水山厚江南雪樹聯春風願隨手三日到人間

賓竹

有美山人開清標集衆歸十年結心賞相對托光輝
疎朗志爲禮軒楹赴不遠月明吾隱几搖落淨睥睨

明州僧有說月庭者詩以贈之

杳杳栖叢桂輝輝度廣庭蒙侵秋露濕坐對石泉冷
玉磬雲端出珠幢海際明性冲甘寂滅般若存餘情

送陸生集

仗劍出春明春光浮鳳城王河金柳弱華第錦雲生
意氣藉中散羈栖杜少陵未須憐去住吾道自平生

莫登虎丘有懷俞舜才弟

高興春風萬里餘講堂留石燈文筆照清
江清通吳會星辰入太湖他鄉難此夜天地寄真書

維揚泊舟懷舜才俞子

淮海嗟予季城東有國園五雲天漢近千里客星懸

幽夢頻相見雄談愧未終明朝寄春信桃李欲漫漫

立春過揚子江懷俞舜才

客路忻時序衣冠此壯游聖朝開景運今日報春驚

舟楫風雲便江波日月浮獨憐鴻鴈影不得顧南洲

過揚子橋懷泉亭俞李子

非泉存稿

招招復招招孤舟揚子橋江鳥自來去風雲何蕭條
樓閣望不極槳櫓心俱搖照鏡生白髮無言立青霄

瀕行寄別俞一真

秋氣通雲水江流下驛亭明時逢祭酒吾道感晨星

照映粉榆杜游觀山海經亦知添旅況不敢報家丁

將之京別俞舜才梓湖二首

別汝都門去悲歌涕泗加斷鴻征海國寒月滿江沙

紫極森天象金門臘日華殷勤煩驛使春信托梅花

其二

辭汝都門去西興占渡船星辰占魏闕湖海盡是大

不若家緣薄翻愁別思無知君頻問信骨肉越江邊

思母

未及毛生檄徒懸滂母心林壇冬日秘儀想朔風陰
短夢時相見靈思恍欲臨何由追哺乳肌髮愧凡禽

端午奉懷誠軒叔父

此地端陽節龍岡罷草堂景光憐大母氣義憶中郎

逢况遙相得攤書不在傍謝玄今老大莫問紫羅囊

丹陽見月懷誠軒叔新建樓房

樓中端正月今日何誰明蘭句廻千里芳雲知幾層

天涯時佩萼春服况新成負約不同賞迢迢江水盈

非泉存稿

卷之一

高

乙酉歲七夕同雪崖兄過龍門叔祖書舍夜酌

因同宿

燈下偶相過尊前動浩歌鵲原明月滿牛渚小星多

詩尚唐音律文留漢講磨要歸歸不得一風擬同科

七夕寫懷

纖闕分牛渚機絲引鳳初未緣天路遠似與帝期殊

意逼珠津渺神樓玉殿虛為橋那可度空自愁居諸

八月十三夜月

度影芳華淨流輝若木清九霄如有待萬里獨含情

雲薄知藏巧江虛不受盈誰憐天外意多慘風涼

中秋夜月

今夜中秋月相看意倍親芳華融水鏡靜影絕纖塵
歷歷隨青髮輝輝入要津浩歌應渙發高興欲凌雲

月夜江上聞笛

雅響林端起輕舟夜半聞隨風繞窈窕逐霧已氤氲
樹影珠華散波翻玉調分仙人不可望知是隔青雲

倉瀛舟中同少巖對月

聞景澄春夕高輝媚遠空盈盈疑赴水汎汎欲乘風
霧未星同麗河源路可通誰能爲王檜長此伴珠宮

宿瀛再成

歷歷心無際滄茫興亦近拾錢供佛喜歸櫂喚僧俱
水國行諸夏江流鏡一區翻然出京口雞犬自桑榆

懷子明弟

客况青山寺幽期及郡鍾數星天漢近照水露華落
酒用山人拙書聞愛弟村龍岡亦森爽愁思反從容

冬日與子旦弟同渡江

客裏欣聯玉舟行但信風錦雲雙鳥遠珠闌片帆通
尹日流虛旬郎星接上宮才疎愧拙政翹首向青龍

懷子發弟

錯莫羞爲客端陽美爾歸燈花應自語江路不能飛

白鳥傳書到朱光蕩酒卮未須勞夢寐池草足相依

再賦奉懷子發弟

森爽堪吾侶飄零負爾歸燈花春點照蘋草思依依
白鴈徵書遠朱光蕩酒遲那能成一笑幽意逐江飛

舟次曹江懷汝兩弟

度雨曹江晚沾沾正憶君穉生非爲酒柱甫只看雲
鴈足堪傳信鷗情不亂群團團綠枝遠何日共論文

懷汝兩弟作泉弟

江阜旦搖落思望獨憐渠被髮綠同室含情愧昨虛
祇應相無喜不可遂馳驅威鳳祥麟意亭亭豈負余

非吳存稿卷之一

下江而北有懷子旦子發汝兩弟

半月疑顏色愁來不可揮寡尤仍祿在避色願時違
七俗隨宜過家園入望微支離失朝晏豈期照江稀

贈子見弟笑山

眼底多兒子能文總不群自矜遊治絕人敬譽言均
噓手春江宴高接水國門吾宗日杲吳興川看光分

荏峰叔應試賦以贈之

賢路平如掌仙舟爾順流水紆涼月動景迫大星浮
湖海生豪色衣冠識俊游春風先借非同過曲江樓

少死無上緣省中書此以贈

三月吾宗彦公趨近王宸省中無一事花樹漫青
漢法篝燈讀秦碑對客臨少年文不害衣馬五陵新

南旺

清濟孤帆入湖虛淨野芳白雲隨意點青樹引盃長
日落漁歌出風微水荇香他鄉聊自慰吾醉對滄
浪

來自京與諸兄弟出游冠山呈雪崖兄

鴈隊歸繁節蛛絲漾小春千風生竹澗溫日下松門
江暖觀魚躍材疎見鹿群登高流思遠西北有丹雲
過南館喜呈耻齋叔父

李東坡稿

十七

龜沙常奉譚彤節不忘賓解辭瞻皇象低頭拜禮臣
花濃珠樹合騎擁玉標新萬國樓近地清朝賴四門
懷蘿垣叔

愛爾無拘束晴雲故國深蜂房渾甲子驢背得山林
自有陶潛酒何妨阮籍貧比隣過二仲遙憶在江濱
易州戲呈蘿垣

江海無偏繫津梁數問舟豈緣余跌蕩却笑爾淹留
客況三春盡湖光一葦收林丘誰裹足不欲斷激遊
憶從弟二首

陰雲生白晝細雨賦黃樓憶弟愁無奈從師幸

其二

汝兄別予從汝父游汝兄為蕩子汝父尚征
路緣江使鄉心落鴈愁瞻雲意無限亦念汝兄否
悼友人楊丹泉二首

其二

六月無聊賴思君浙上游潯蒼高嶺見滌蕩定山浮
夏木聞黃鳥晴波起白鷗故人今夜夢明日又淹留
日照抽書閣雲生許劍亭故人今夜夢客子不曾經

不樂有懷

不樂居異縣浮塵眇相逢故人青鬢遠角上白江東
春草頻登岸孤舟不受風如何滯行李遑黃柳

聞報

飛檄下金城微臣亦有名種花常不滿瞻日可晴情
十室人初奮千豐穀未成鮑參况行色圖

兩湖二首

大觀吾亦得湖水蕩蕩英豪豪跌通雲夢清虛入洞扉
氣從朝雨爽秋照舊山明上下為魚客浪居會此情
其二

湖上興仍幽滄洲復得流魚龍分渚動日月大荒
草際東西岸波兼遠近秋出門逢賀監頻添亦登樓
出郊

飛蓋丹崖遙停驂錦樹懸水虛沙鳥際雲淨石亭
土俗今仍野林花晚共妍日華春不厭隨意下青田
濟中夜泊

白浦清秋鴈銜蘆對日西水氣侵樓濕皇華繞漢低
涼分漁父火漏淺驛官輦欲上南城飲高歌太白詩
宿原山田

幽谷鮮人跡青蘿濕短牆薔花迎漱遠石竹度山長
非泉存稿卷之一 十九

擇木憐歸鳥曉雲迥故鄉十漿慚上客坐籍白茅香
登蜀岡

龍舟消息遠飄洒一登臺楚水浮天去吳山接地來
午風吹短髮涼月度深杯莫問前朝事江雲鬱不開

過漢王廟

寒林千葉墮小殿一丘荒郊雨時沾寂山龍亦在棠
村遺仲氏業居對里人傍湯沐當年寵何人爲奉常
過歌風臺二首

漢皇懷故里泗上有高臺百戰英雄盡深杯父老來
秦關收地險帝業並天開此日江東雨霏微共綠苔

其二

洛尊浮故里蒿欲起高臺日月承皇龍風雲集帝懷
歌從行殿轉樂想待臣迴自有千秋意能令過者哀

仙臺觀

迴宮曉窺窈曲殿蹶虛無神女流珠珮真人捧玉符
仙花幽徑發玄月入雲孤地遠鮮人事真思欲據梧
詠古

誰復歸秦壁虛勞問楚弓玉端疑傍月石表結螭龍
物理須時盡吾生念欲生如慚墮甌者終負被渠公

王昭君

雙泊黃雲道重車恨不勝玉顏難自惜國計爲誰憑
永夜昭陽月西風紫塞冰此生都失意千載薄余陵

成婦

星曜通芝閣高懸起舊帷玉簫低度曲珠簾遠含悲
花浦羞臨鏡曉窗愁畫眉聞郎近來勝詔拜化羗歸

過陸村姜氏贈西軒三溪二春元

花埭千人聚芝田一姓耕丹雲迎藻動白鳥出林鳴
虛閣藏珠斗危冠近玉衡坐中逢一妙說劍有餘情
螢

未宿分星德青原料夜行潤明緣露草遷影弱秋屏

倚照懷時序狂游祇性情浩歌應生久憐爾入衣明

燈蛾

亂亂春燈下增增祇自焚末光何受爾團熱動成羣
不復遵時晦翻令用日明也膏還永成難為惜朝聞

失火

立馬頻家報慘奴怖火災盤庚吾所祀神龜不能占
住喜却弱遠貧愁曲指兼翻思燕與雀猶得脫窮磨

抱王理之

憐爾平生志慈子得計時風塵頂不度湖海獨相知
履商悲司馬琴心問子期燕雨春不雨那得汝喪歸

過上虞徐世昌墓真用雙雞

望裏徐郎墓冥冥自古今夕煙空小市江雨接荒陵
不薄生芻意仍懸前劍心十年憶知己淚落且沾襟

憶亡友洪十六汾五首

天地容才傑江河忽漫流塵塵空甘陋巷三日逐荒邱
細雨清秋切孤雲白日留亦知鱗鱗舞名姓獨招尤

其二

辭葬從新卜求棺典故未短門留白飯高鏡失清輝
社老吞聲哭山神乞食餓誦衡卜文賦終不抹交微

其三

鐵漢真同姓鴻儒記昔遊亡友學博而所人因林驚
曾偶語梧樹不能伏心賞朱紅廢愁攻綠蠹浮茂林
今寂寞世本問誰求亡友不姓而得

其四

潢藻生芻意精光處士星地靈收海岱克氣博滄溟
金爾黃金鑄樓肉白玉成夢中尋一見風雨亦雞鳴

其五

大義推為友通家未見兒鬼神如不慈抱送亦相宜
亡友無子死之日觀化隨鯢運留名得豹皮兩髦應
其間學七月矣自矢揮淚浙江濱

五言律十句

不寐留別仲莊姪

不寐天忽白起看海潮明清風吹畫舫送我洪都城
念子高義多百壺入懷傾義和不可違舟丹隨霜莫
願言崇玄德振衣鳳鳴

臨別

露草分金圓風荷引玉梁對花開綺晏俯記得嘉魚
俗厚惟能誦林深可卜居三山雲外出七澤望中虛
星辰當楚界樓閣自吳墟

五言絕句

懷諸弟

瀟瀟江上雲瞻望泪盈把何人深閉門讀書松桂下

吳江夜泊

柳色逢舟挂江雲閣雨斜村流一曲瀟瀟似吾家

出山

魚火相向江雲凍不開池塘讀書處幽夢一歸來

出山

出門欲往何處定援琴雨後雞鳴寺雲飛千里心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一

王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一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二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獻功 獻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七言律

懷萬五溪宗師

紫陽高抱不勝春斗峻箕張物意新漫有文章昭白日依然豪氣滿青雲龍游揮灑江河潤鳳起傳呼鳥雀群遂使諸生登大雅援琴頻與曲中論

奉寄江貞齋老師

穀種雞雛春可憐據梧馮几亦多年不愁天地無風雅只恐宮牆愧大賢細草自知煩化雨浴沂何處有

非泉存稿卷之二

一

溫泉青山綠樹歸舟便汛柳山居讀太玄

別傅少巖年兄令廬陵

仲容少負青雲器潘岳新開金谷才寒逼玉壺元自潔高竊黃鵠定誰猜雙瞻御宿通華蓋獨麗詞葩陋楚材江漢秋旻望沾足為霖須仗傅公來

蕭梅谷治敝邑有贈

春塘萬柳俯汀湖上龜山入縣青爾去即有崇往代百年吾道幾回盟花迎車騎飛朝日路捲旌旄雜水星安得久懸桑梓念夔龍名德近朱扉

寶應湖上有懷天柱蕭勉青崖沈鍊

湖上青龍崔葦均卜歸何事尚王孫三分春色隨流水
一日晴空起白雲詩草不留蕭穎士大夫能賦沈
休文山陽水鏡渾閑事月下援琴可聽聞

懷子同包節

前度包生並舸船卜降何地更良緣
綠瑤織獨恨南鴻阻濁酒何孤燕
月圓雲間日下名難得白幘青袍興
可憐萬里長風洒廖廓君騎黃鶴即高騫

送劉經府歸四明

劉郎抱策對承明經府華冠出禁城
即有鳳麟飛海

華集存稿卷之二

二二

甸未妨鴻鵠下滄瀛劉歆博雅堪
垂世賀鑑風流獨擅聲玉粒瑤芝
虛歲月青湖丹壑慰平生

贈胡巨卿令樂安

殊方憐爾春相向畫省朝歸並錦袍
北極夜星下霄漢南天鴻鴈望旌旄
稽康疏節情應壯潘岳為郎興亦豪
春谷鶯花時並馬秋風桐葉各蕭騷

月夕飲餞邵二尹宅

碧篠青梧白月寒戍樓風柝動江端
許丞高抱憐飛鳥官舍清秋為作歡
萬里浮踪隨楚越百年吾道有氷冠
澄光復麗金尊影爽氣初迴玉露圓

庚金山兼柬姜廷善茂才

青龍躍浪送行舟浮玉風煙百二洲
江漢水歸吳樹濕乾坤秋正楚雲流
樓連鴻鴈寒將盡散漫魚龍夜不收
天上仙居此應近虛閒海外有丹丘

遊金山寺

十年夢寐記曾遊江上逢僧一瞬
亦皇殿曉臨天地動日華春逐水雲
流諸天像設圓螺髻古屋丹青接
蜃樓六合有無方內外雨香雲寶起江鷗

過淮寄姜廷善茂才

忍見分舟涕滿襟相思三日到淮陰
風花隨處迷真

華集存稿卷之二

二二

眼宇宙何人共賞心一飯終酬韓信願
同聲時奈伯牙琴水深山險添惆悵
獨立滄茫思不禁

冬日七里橋有懷丁茂才庸卿相期會於舟次

方塘寒舟憶丁庸尊前白雪飛新存
含凍梅花故向客逐浪江鷗時亂群
絳帙青燈照典藉多房石洞千畝
氤氳才豈不長沾濕已有他園添紫雲

懷陸集兄弟兼簡茅順甫

憶昔相從氷玉英青松白日共遺經
燕飛東閣去佳雨過南屏陰復晴
山色遠從杯外落湖光向向
中疑於今贏得天涯晚飛軒前草自青

仲秋與陸元成趙繼功登冠山

龍影方塘日正中友人高興偶相同
酒生綠鬢顏看井茶映青松
合坐風雨穴自來留絕頂
竟天何用問冥鴻
放開湖海收詩袋明日初頭勢逼空

登滄瀛樓懷俞季子

樓閣依然驛樹迴
河流東去暮花飛
十年客思登臨盡
萬里孤蓬細雨來
白鳥高飛滄海闊
碧苔無主寺門開
獨憐雙屐成追憶
不斷層崖望帝臺

寄屠道南一首

議論一朝開局鑰
又驚季子遂行裝
潮聲夾岸龍門近
燈火前村驛樹忙
湛湛濕衣知致力
片雲催興覺詩狂
歸來忽上東樓望
南斗中間拂劍芒

辛未存稿卷之二

四

懷洪十六冷

南方見月思洪邁
人言黃鍾世所稀
願以清風招舊侶
並來沂上試春衣
浮雲江漢流今古
落日宮牆鎖翠微
二十一年成底事
美君詞賦有光輝

滕王閣夜別沈子翰

千尺飛樓江漢明
乘船沈約下滄溟
星河夜發魚龍舞
品楚天寒鴻鴈驚
多病長卿猶述作
遭時劉向愧平生
還期共拾金
光草笑拂霞裳凌紫清

懷任子直

白幘江臯瞻望遠
星辰迴動肅清霄
平原公論馳驅定
廣漢浮萍波蕩消
師道一言登畔岸
皇風千載穆簫韶
稽山近已通南服
依舊新枝起綠蕉

南風侑采爲李東瀛賦

赤日紅霞水荇香
誰家眉壽介文章
初從象緯臨南極
亦向萱花赴北堂
六月新晴衣帶果
十洲高接酒盃長
布袍先得來天地
爲賦雄風待八荒

懷朱朝儀

南服之南雲霧深
行人夢寐勞相尋
天邊見月意獨往
江上呼風時浪吟
前渡舟航知姓字
別來踪跡更蕭森
黃流百壺心所愛
醉影落橋頻正襟

辛未存稿卷之二

五

早起用韻答朱朝儀

小樓清曉淨無塵
霜月雞鳴自比隣
華髮漸看摧玉鏡
丈夫切莫愧綸巾
青松密坐環諸弟
春日相邀有故人
天末浮雲多變態
吾生何必問虛真

題蔣春江冊

我向流光識轉蓬
白蘋江上又秋空
文章曾見名千載
富貴何人長萬鍾
沙鳥過牆惟亂影
野花依草自西風
小樓無處開雙眼
如此心曾託卧龍

喜與馬子章同舟至河西務有作

白野黃沙迷客船南冠明月耕石田從來去住本無
意看到升沉有此年官柳送春波甚渺漁歌吹星宵
可憐袖中長劍依然在猶喜龍光共大賢

郝縣見方上舍純佑有懷所知

六月天涯意不伸偶同津渡此方人江離淵藻無消
息屋壁山巖有鬼神高閣雲空開萬卷故園春老負
三辰何年七里無風影頻到泉亭吹角巾

夜登龍陽山懷友人王會溪一首

泰望山頭月正明白波紅樹故人情悠悠歲月誰憐
菲泉存稿卷之二 六

我擾擾風流始見卿流水去來悲淨瑟燈花開落看
長檠何時明化重修業竹雨松風共一庭

水亭叔祖因訪予之便且遊白門將歸新宅有

贈

禁城霏雨擢歸舫紫蔓青蘅照白袍繡嶺沃雲千樹
合玉波流日片雲高弦虛清豈吾何事書憶澄秋爾
莫勞澤國况逢新第宅節花年桂共踈醪

肩軒伯勸置田宅詩以答之

儒者須忘一畝宮伯夷盜跖孰雌雄但存心地平如
掌不管茅堂亂作蓬綠樹青山千古在清風明月萬

春夜書懷呈雪崖兄

書了溪叔讀書處

了溪山人讀書處丹巖白石相鮮新雲亭呼酒自乘
興木橋弄魚時正巾群來麋鹿參高論不斷花香識
道真欲往從之寄幽意小船書畫且頻頻

間門夜泊叔蘿垣沽酒飲余賦此

女牆明月照深盃疑叔江湖興未灰朱老文章孤艇
並葦家花樹及春回星辰森爽兼江湧客鬢樓邊問
路來靜夜移舟近漁艇浩然翻欲愧塵埃

贈南莊兄

菲泉存稿卷之二 七

萬物一日忽相見大開雙眼收洪濤清過草堂簾捲
雨香攪石壇花過風驢背往來山脚洗山頭登眺酒
腸空午橋公不數承相却是輩化私吾兄

春夜書懷呈雪崖兄

暉暉斜月照書窗隱隱花間咲小虎醉墨有因開鐵
硯耿耿無春明銀缸時名不信人偏一國士須知世
可健短席敞床眠不穩恍然詩思到吳江

渡江寄子旦子發汝雨諸弟

吳樹蒼茫白鴈秋青山上下送離愁江城伐鼓虛舟
應海氣憑人細草浮蓬幕風塵余浪跡映江金玉汝

登樓梅花驛路春生色已卜龍頭上帶鉤

與子高子發夜歸

月到梧桐玉露垂弟兄懼喜得芝眉竹爐石榻誰當
問秋實春花浪有司子夏索居蓬廬在元龍米老草
樓知青山他日勞君忌珍重繁霜上葛絺

子發讀書嚴陵

龍江細雨歸來晚漁浦春潮更送君海內交游空別
淚天南鴻鴈各離群錦峯繡嶺開晴旭瑤象瓊枝隔
暮雲孤抱平居最森瑟未堪題鵲向春分

懷仲莊二姪

苦憶吾宗好孫子東吳南楚思俱搖蓮波白日晶晶
嚴飛觀青雲奕奕高膝閣望春非故侶竹林留醉且
吾曹寒天木葉兼愁緒蠟枝衝泥莫厭勞

寓南莊懷海山兄

玄酒無人謾自傾憑欄觀景轉傷情頭狂柳絮窓前
舞銷恨桃花壇下生夷約不來頻注目寄音未到更
堪驚高軒果肯過荒徑萬丈奎光耀草荆

雪崖兄出韻試作二首

題詩且浪書不妨才短愧茅蒲便令刻燭曾中
是揮毫眼底無要覓秋槐與春桂何須夏扇又

冬爐文章出口名天下始信人間有丈夫

其二

經學年來本蔡沉何須勢利駕樊陰道源誰與論高
下文海馬能測淺深愈出愈奇何次大開來開往笑
談新題詩遍壁人歸後白屋微微有刺音

謁禹廟

南嶽盤盤勢入空大江東去九河通碧壇尚憶璆琳
賦朱廟今垂圭壁功草木變衰千序遠衣冠瞻仰萬
方同登游不獨傷心緒風雨箕山還夕宮

謁嚴光祠

東南清氣扶高節江上煙波偶放顏人物已知飛白
水故人元自愛青山區區談議雙蓬髮落落星辰七
里灘誰與雲臺較修短瓦爐添火碧雲間

謁武穆廟

六橋行盡見玄宮生氣如聞萬氣風松檜有靈枝不
止江湖無恙水猶東千年宗社孤墳在百戰金兵寸
鐵空時宰胡為竊人意野雲愁寂夕陽中

展親墓

返照晴懸白鷺明漫塘雲色蕩英英浮光忽變羲和
節游子虛承天地情青入松楸惟有淚露行慈積不

名男兒且莫慚滂母王裕金貞有鳳城

春日經漂母祠二首

淮水陰陰生白波桃花三月戲春鵝獨憐漂母仍祠廟却念王孫空荷戈爲客布袍淹日月畏人舟楫傍江沱不應桃李芳菲節還向他鄉聽權歌

其二

湖水陰陰生白波桃花三月戲春鵝香飄野殿村翁走屋近城樓燕雀多推食豈緣忘狗馬酬金元自信山河長淮不盡王孫恨澹日孤雲一嘯歌

嘉祥望麒麟臺有感三首

兼泉存稿卷之二

十一

古縣荒城半綠林獨留名字到如今諸侯開跡憐風雅父老多愁落暮陰千古高臺餘海漬六經無恙識麒麟東周反袂何人意細雨停車獨客心

其二

牛渚機絲河漢秋星珠月壁祥光流王母青春不受謝仙園絳桃時出游蘭蓀英英地符發梅觀鬱鬱天宇浮瑤華壽酒遠莫致歸及諸阮南山謳

其三

羅垣山人春興深薜衣藤屐能相尋有時騎驢出山谷爲余呼酒當槐陰孫登尚嘯復見爾阮籍猶悲

世心歲華冉冉各自愛六時事傷青琴

戲馬臺

戲馬臺高凌碧空行人從此望西東十年旄鉞風雷動兩界山河楚漢通王氣入城浮赤帝洪濤翻日見雷龍開闢霸業空悽惋銷盡咸陽一炬中

首夏出郊

十里莫嫌歸路遠路頭風物自宜人片雲帶雨猶飄點官柳啼鶯亦送春老安守桑隲未繭野翁炊飯麥初仁更於一處供詩興燕掠煙波湖水深

八月十五德州見月

兼泉存稿卷之二

十一

野水無波秋色微丹崖石壁動光輝珠華故與中秋競寶魄先隨涼鴈歸青髮娟娟時並舞芳雲冉冉思俱飛芙蓉江客憐吾士獨立青霄問綵衣

望月二首

戲臺東望轉岩巖寶月懸江夜寒寥南鴈不來沉短札飄風何處忽橫簫澄光欲浸銅仙掌爽氣還浮玉樹標悵憶緱山王子興時天路坐相邀

其二

渾天東下轉迢迢朱表青詞亦寥寥士遠杖頭應自好仲宣樓上忽中霄清明小注金莖露時望虛承玉

樹標嶺木微風何日起浮雲吹盡見層霄

江寺祈雨有應

碧天萬里無雲脚帝遣神龍散雨花怪石已曾飛赤
燕大田今始卜青蛙精誠自可通雲漢致禮何如見
釋迦老衲也忻沐甘澍澤雲聲價須人誇

早達瓜州

江燈到岸廻袖背江草不動水雪冷蕭條客聲沾雲
切殊別鄉音幾處聽焦山鍾樓沒潮氣瓜步酒旗招
落星平生湖海佳亦得日華得沙播鵲鴿

冬日從儀真入江

華嚴寺僧

七

浮陰薄雪白日微長船泛江江山飛帳里船頭一搔
首重覽江上欲沾衣歲暮他鄉諸弟隔梅花故園動
年遺自將薄酒遣牢落未得報章南鴈稀

登虎丘

虎丘春倚劍池平孤筇雲連寶殿生殿上鍾聲當巨
壑池中波影自昏明長洲別苑虛無裏悟石空亭寐
寔名和靖畫簫頻想像雨中春樹看巢鷺

賀傅竹亭新樓

忽然一日八柱立上鶻飛鳥下蛟龍日月雙眼吐吞
外江山千里談笑中五鳳添修氣自異四瘴清酌襟

其室春風吹過曲江曲倚欄搔首看溪鴻

詠黃鸝

尋春但見黃鸝影今向籠中玩羽衣林密肯忘前度
友日斜猶弄解圍撥自將文物供青暇何用家鄉託
柳枝愛我主人歸未得幾多燕雀莫相疑

詠蟬二首

長日林端似百憂應時宮呂度高秋未妨風翮承清
露數停河堤翠客每湘地江雲悲入調林花梧葉晚
同系綠枝並立還生計不食於人何所求

其二

林蟬向人鳴未休清高悽切如聽憂風枝低度故
鳥江雲欲動時悠悠青林搖瑟難雅奏綠波散客增
離愁明珠不彈似情汝仙露自飲復何求

輓歌

琴瑟幾度復情情世務關心記玉音曲倚輕雲度
閑窗隨明月過花陰好語應原浮記論愛句真慈感
離心安得芳舟乘晚發玉風金露一校琴

七言絕句

夏日丁酉卿茂才見過竹齋對話
白雲黃葉相對明南風吹桂先秋清座茶罷寂不

語坐聽斑竹外鳴

秋日送丁庸卿應試

珠草錦花繡白袍乘風弄日馬頭高八月秋深簇雲錦人間自有九方臯

畫馬題贈袁國子兩峰

弄日乘風赴玉門柳深營內獨超群放爾賀蘭山下去四邊春盡絕纖塵

贈姜西軒

冬林回日上風臺玉樹瑤華次第開小坐焚香入事少岐山鳴鳳好飛來

非吳子稿卷之二

送丹陽八生入泮

朱裳瑤翠曉雲稠練水還從泮外流桂實杏花春萬赤霄齊看八龍遊

贈大程

土川僊客有奇氣六月披裘落釣磯秋水懸空萬餘里海天忽見片帆歸

贈小程

天家樓閣照青春並馬知君思不群流水桃花意千尺勝三高閣試秋雲

贈許長卿記玉

江行十日到吾家兄弟殊方喜自誇春雨南天芹綠絳煩君笑領一枝花

偶述

小廉曲謹非吾事抱日駢風泐泐游鏡水入雲秋冉冉虹橋吹雨思悠悠

樂川卷

青鰓遙接天山碧白鶴晴連十渚明魚逐辦桃春散子鳥栖多樹夜涵星

房村懷蕭汝行兄弟子受業於靜菴先生

房村盡日雨絲絲公子高情入夢思一道澄江回禹菲泉存稿卷之二

穴嘯登猶記雪深時

別懋明王會溪

雨絲清柳映黃金日月忤忤客路深秦望山居餘典籍還期來往一論心

淮河別許岳

青春擁騎長安道白日分船淮水陰歸去雲軒若相憶燈花對酒卽論心

寄朱十八袍

鏡裏流光恨轉蓬忍將魚鳥就池籠故人白髮三丈掛在東南秦望峰

過陽發賦此

阿城四月病征裘上下荒田麥不秋可惜人家無舊業至今龍轉喜釋侯

贈王典史奎

四海豈無清典史白燈相照獨惻予窮官要路多勞累閒坐春屏一嘆吁

與少明詩二首

炎天策馬高嶺前不覺浩蕩思清泉安得一吸向寥廓更御輕風從九仙

其二

蘇東有歌入卷之二

十六

仙人不受人間憐朝棲慈辟暮芝田鶴笙常聞雲海外歸時依霞漢前

出都城懷周子亮二首

南出右明入水津京華遲爾欲傷神匡廬彭澤多鴻鴈綠玉青珠肯贈人

其二

萬里晴雲捲客衣竹房半掩綠楊隄可人秋色時當眼日下金溝燕子飛

與諸同志宿吳從本竹山精舍夜談五首
羣馬逐石復緩程更憐難黍見平生竹房木榻三更

話不是流連光景情

其二

煩惱案中錯用心言言句句苦追尋而今風月閒來往時對青山弄玉琴

其三

自有真人坐極宮須知舉業不妨功請看一脈亮奇水却與江淮河漢通

其四

欲談吾道莫虛玄孝悌於人見本原昔日過庭曾兩語為飛魚躍此中看

其五

吳馬宜煩顧氏餅商羊未足計元知欲知千古傳心是請看如意是當時

春宵石屋叔祖

涵虛亭子月初長碧藻庭魚水氣香試取明年仗八月蛟龍得雨看飛揚

湯滄洲來顧賦此為贈

八月桂花香入堂小亭飛酒第我公鼓琴應泰門下士抱膝亭起隆中翁

書六來卷

八月桂花開碧雲仙人騎鶴來相字青風萬里飛六
鷗生對玉竹珠泉分

獨經朝天贈海山兄

頭上方巾只尺五難道龍門萬丈高一目春雷動天
界翻身處是青霄

觀潮賦贈文舉叔

天地文章只自然寒潮日日到江邊道人指說風雷
動驚起蛟龍飛上天

作泉卷二首

錦雲蔽日下晴日潤綠深毛極自憐風伯不知何處

手先驅霖雨記豐年

其二

禹功千載寄鴻澤西下竟寄河漢通從此司空無一
事生今河海受從容

寄丁溪叔三首

丁溪仙客寄書問年來何大歸寄溪雨龍飛影
風波笑吾已懷離難

其二

龍圖遺澤果無第一歲 皇恩幾荷夢杖打鳩頭三
寺老腰橫魚佩二馬封

其三

佳城鬱鬱凌家塢痛死傷生日暮時執紼未能爲子
弟倚廬黃喜有男兒

寄雪屋兄和解眉軒蘿垣二伯父

鵲鷄乳哺本同巢况復鵲雛滿九臯莫訝浮雲傷白
首願憐愛目蒼清朝

潘水海山二兄丁外艱

暮雨西風孝子歸白華無語自庭幃誰家門戶愁絲
竹一曲清商送夕暉

寄眉軒伯

非泉存稿卷之二

十九一

橫林流水急如梭打鼓黃郎雜懼歌最憶鯉池舊分
席一燈春雨濕青蘿

寄靜菴伯

龍潭高士住山陰石卓雲亭湊榆林滿袖何時黃顰
顥相如肺病實關心

見月

獨客孤城落日愁征 渺渺送河流可憐今夜徐州
月不照張家燕子樓

題江寺僧卷

玉露山高綠樹幽數椽茅屋雨華秋落葉滿江洲

影應何靈泉極處遊

過觀音山

百粵地靈收海錯六朝城闕散金銀山樓濕雨虛臨
寺江鄉舍魚鳴何人

宮詞三首

桃根桃葉雨痕收傳送金錢卜盡樓三十六窓飛燕
子珠簾何處上銀鈎

其二

太液新波未有綠雨絲飛盡藕絲牽多情誰遣中秋
月照見樓中鏡子圓

非泉存稿卷之二

二十一

其三

三年織練初下機手持茜草心事違女史忽來傳令
子宮中不用絳紗衣

穎川別少弟二首

悠悠白日長安道濟濟青衫上舍生傳與西湖舊煙
水兩峯明月共吹笙

其二

老翁八十度玄辰游子他鄉入夢頻喜遂北征明日
月望從南極動星辰

贈崇書工

世間顏色分明見大朴何人識本初最是良工知此
意素風雲月玩清虛

題馮筴竹舍四首

尋春何必問誰家春事無端落暮霞海上東風休自
老庭前遠自有荊花

六二

南畝東風萬種肥花邊煙雨上蓑衣燈前細與兒孫
約老子生涯汝自知

其三

亂山高下晝冥冥樵水東頭數點青聞道山間明月
上幾回風雨只從星

非泉存稿卷之二

七

其四

流水何心苦未休白雲依舊思悠悠山人莫被閑花
惱只恐天翁亦白頭

題南莊兄四景 春

谷口春風黃鳥鳴樹頭煙氣接山屏何人看見千林
喜欲向平坡結草亭

夏

羽扇綸巾白幘高陰陰官柳自溪橋蟬聲不許南風
裏燕裏青陰解皂袍

秋

眼前黃葉半飛揚江上蓬船漏夕陽茅屋幾家雞犬靜最堪清酒洗詩腸

冬

梅花見我頭先白我見梅花眼倍青誰說六橋渾易得江南瀟灑幾分清

春鳥櫻桃

枝枝春鳥自交交萬斛明珠顏色饒不是東風便國寫滿城桃李待揮毫

黃鸝夏桃

綠楊堤外鳥輕飛求友無緣歲月遲仙氣忽從煙雨得不愁無分到瑤池

喜鵲石榴

花開不報山人喜秋入園林借一枝幾見洛陽城裏客牡丹亭下識菩當

鸚鵡荔枝

十里蠻煙撥不開仙人吹落紫霞杯風前爲我消除盡免使唐羌奏疏來

芡瓜

大易三百八十四開汝陰陽俱有父叔拾筆頭無上

事一九真理白薰陶

薑芥

昨日江村雷雨聲枝枝葉葉一時生春風入手隨翻覆桃李牆頭恁有情

茄蘿

曾因太守得清名斜日西風淡淡情老我一生誰是友半畦嬌綠自輕輕

冬菜

老兄固是食肉相况復高樓插紫霄却道菜根禁咀嚼也從茅舍看揮毫

蘇東坡詩卷之二

書潘水兄夢藕卷

有小序

至

嘉靖癸未四月日子長嫂黃卒逾年矣子長兄邦賢持卷命予詩蓋長嫂仙遊時長兄以夢食藕而失其偶占者以藕耦之似也卷名夢耦蓋取諸此子性頗惰嫂氏子之所哀也逾年而不詩則長兄以其卷歸矣兄之心未已也乙酉十月之望侍長兄於十楓亭下明月在天殊助詩興空索書之而興已尋泥矣乃靳成八絕句如左

其一

石壇煙雨清明後幾見人生夢亦真秋思滿前消不

得藕花間落間行人

其二

雨雨風風動滿樓起來心緒不勝愁六書去草還成
偶沛字經人除兩頭

其三

芭蕉纔覆山中鹿却到人前疑是誣晝夜一般消息
裏莫從溪上自三憊

其四

大抵逢饑宜夢取鬼謀何處得奇占總然事應今朝
定惟有王孫不斷憐

華泉存稿卷之二

其五

西湖六月清波起照見差差白玉枝楊柳六橋啼鵲
遠却從心上訴遐思

其六

楚江萍實聖心裁奇夢中宵誰破來草木不知無限
恨水盤獨薦讀書臺

其七

十丈花間真浪說書生何事獨神交幾翻欲向花神
訴煙霧紛紛玉井遙

其八

山齋宿約已十載獨抱長琴泣數行雖是夢中無定
準也因些子紀年光

華泉存稿卷之二

十五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二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三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畧 賦策 賦功蒐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敬 重校刊

絳桃賦

丁亥夏之仲後甲三日爲光祿太夫人陸母王氏六十有一誕辰伯子方伯石涇先生就徵北上與其仲子監胃元輔俱叔子庠彥元普季子監胃元成得留侍以絳桃壽時太夫人新恙方瘳履綏焉融乎其光也作絳桃賦賦曰螭淵有木兮木葉員投舉父兮飛鸞鸞齒兮龍仍班乃今不可得兮捧首于崇避之

菲泉存稿 卷之三

山嶠岷有木兮木葉穀孰河駿兮伏雖伏高派分輝復乃今不可得兮精祈于若水之谷不休哉粵余知夫麟定靈詵兮官族教維系嘉以鳴兮肆保官以禎曜彼河苑之與江離兮固明觀之攸妙胡沙棠之已勞兮亦瀟湘之誰微余固知夫玄社黑順神術與謀苟中行之無遂于藥珠兮而引年則彼方家賓范無條天楠曾不足以自忱而武泰賦兮將弗賤乎茲今將弗卧禮高祿兮胡子佩傳池兮胡軒余弗忘王母之宮矣乎天緯開霽地蒸罔輪觀開疑解疑臺疑展宋車魯幣楚日秦人形狀俄界魂詭節

以能蚤莫百彙芳育蓀芸遍布在夏昌節春皆則在
世之諸蟠桃以爲異者迺其死游之常物處虛之恒
品而奚有於曼倩之云不然則今日之旦胡爲厚靈
馬者之搖目而香者之足聞不休哉甘露宵兮寶精
揚洞霞擗映兮珠蓋張浴海波兮瞻朝陽引八盤兮
蟬綃涼爾乃使宓妃執籥霄闌御香奄兮注兮天涇
犧尊盎兮馳漿乃有懷其核而伐其肆者謂亦足昌
履兒齒而無疆而况夫選其配主辰也兄襄爰有馳
馬物壯游三方輔弼剛兮帝垣近旂連兮皇風長雷
三日兮洞庭雨接南滇之修翊兮將十九萬里而翔

菲泉存稿 卷之三

翔余亦不知夫彼之榆檣肅離者奚物萃諸福而疇
祐者奚將而况夫通理坤順貞誠際時屈狄錫兮河
嶽穀霧屏兮恭備祥生躬練之後欲起勿藥之餘於
虧馬以和召錄有此故也匪物之古唯人之於肆彼
桃之有貴者乃日居而月諸余固不知斯之能益於
人不也况其或者以是而爲人之所連茹而乾坤今
古幹周運虞離上下色同渝而彼宗之有托於後者
而後固者不啻參墟之與泥塗不休哉豈其然哉况
且楚馬以自潔兮滅彼謨之召也指九天以考徵兮
曰爾早晉之道也鶴鵲鴈鵠矢弗登於凡兮

以壹抱也奚草木之需根兮貪天工以自耀也吾亦何有於螭淵之與崦嵫兮或時之謬也

後絳桃賦

嘉靖甲午八月十有五日常維葉母王太夫人誕辰維時辛氏厚秋百果咸登洞菴夫子乘南流之舟稱觴獻羞翼翼維虔門人某爰進以西王太真之祝采絳桃以獻遂爲之賦以觴夫人賦曰夫何絳桃之鮮澤兮被金臯以爲陰踐貞嶠而扶本兮耀盈肥於潔林條屈盤而糾紛兮理姿妍而可珍凝神表之朝霞兮濯青吳之春雲實顆顆其駢結兮承的燦之朱殷

非是而爲之賦

三

條乘光於芳華兮言烈烈而分樂味官之帝兮

分瑞霞之雲兮言烈烈而分樂味官之帝兮

德蘭兮自維則後芳常賞之無餘不其以自

快而後秦戲兮時常賦官之無餘不其以自

胡子服傳記兮胡軒余之無餘不其以自

開霽地蒸園輪瑞崎嶇瑞瑞成華年馬楚日

秦人然狀依頃現詭布芬夫是以能舉莫莫繁茂華

孫芸稟玉衡之澄粹資余誠之懿淳明承昭萬畢之

泰宮縣求度朝之群史賦之所游肖張陵之所升懷

高丘之所修服樊姬之所呪噤靡不披其緯質集其

華泉行稿卷之三

四

融乳曰園有看芳隱有叢晞青且兮接玄風止三山

芳列九嶷乘令鳥芳樓仙儂仙人食之方壽無窮

青龍橋賦

有序

青龍橋者蘇山夫子柳陽范公躬帥志勞嘉靖於厥邦者也夫子之雅故汝賢曷敢知厥蒞江藩也永利戰靈民用定康乃四月既望狩洪州之奉新汝賢邑吏也辱進而與之言且聞橋始命曰第賦之夫聞而固攸言未聞也言則偕廉言則隱唯公容德況有嘉命寧借弗敢隱也賦曰

緊跨窳之有神兮安行兮輪蹄德渥兮茂勲孰化能

子為驚上蟄虬子青鎮嘉澤全今熱泉紛歸美兮心
仁維昔帝道要步爰限南北汜則次且睽離涸則降
登高下大歸乙涸九汜尤忘介序春夏斯時也歷歷
泱泱汜汜阻長珠玉疑於方員牛馬溷而香萍蓋傳
巖之楫不可作而魯叟之桴徒自皇猗與我蘇山夫
子洩蜿蜒之真精弘矚揀之有蓋既登庸唐庭歷
敷幅員越告乎潮東之臬而旋沐唐柳江之頃也慨
崇期之多艱閱征夫日奉孿身痼痼而不寐如將去
沙丘巨翩翩唯是博詢闊聞簡瑰奇閱志告羞眎
藏泉資斯時也熱仁宣洩丞德渾融我未劇而力至

非泉有稿卷之三

五

彼不劫而備同蓋其或虛困原或放篋篋賑者亡斬
於貨泉壯者爭致其筋力殆杞之而莫止宣之而逾
急也爾乃問工鳩備凝土度石材美山輪用就鱗集
乃傾筭巨腹鼓機維心謀衆參而因遺指獨斷而航
精群銳興來孤誠帖定謂亡梯雲之巧綽有成風之
連肆泰人臨河而望濟底張氏歸洛而德音夫子乃
言之冠易曰乾健九曰龍天應乾行其曰利涉然則
捨橋易從庫矧矧躡於左方脰指行大曲禮括星火
微稱表易功之利濟是蓋涉日飛梁為天而日神
為既也第見給其目者心酣入其耳者魂予歸之

臣解屏之慈卜之昌活埋之祐有好事者遠夫子而
問曰神矣哉龍之為物也震說根其性動法言其
不制於天每雲雨之歸非池板蛭蟪之萃軼禹浪於
須搖布商霖庫方內乃吾人之普施正中也式穀以
之是故拯溺亨也圖難為大固其所矣吾夫子之鞭
石趣功造舟畢務地有利興民無病渡固也然近之
不過五蓋遠之不過三湘抑昌試中流之一杯又烏
足以盡大受之無方唯昔夫子簡在帝衷而小試
之也則見夫薌溪有聲花村亡吠畫疆致氓釐剔垢
澈明陟考成都皇監史入侍則百度惟貞出按則

非泉有稿卷之三

六

群僚孔肅潛見以時變見維穀措刑教使百荒服
經紘益其益氣如魯聯之海濱澤需魚沫雲興虎林
握藩封而北瞻有慶村楓陞而南顧亡疾俾今而微
夫子也邦經或溺而濡尼民瘼不下於斷脛吾意夫
子博知即四靈乃宗弘濟殆萬鱗是長說品庶於泥
塗安斯文庫執掌宰匠萬物之形神舉二儀之像繇
是進符夢卜於清宴棘歷三三階升兩兩作又攸同
夙功弗爽濟河匪金華之焚渡殊鐵舟之想紀常
範后狀寵祁休坊碎錦其薄柱堂醉白之臨境上承
徵杜老之詠名千亶晉公之流吾知其聖作神

風而噬雲固亡侯窮古人之道援降一方之凶德而
休沐並勤動也已不然公孫乘輿曷以止惠維枉暨
梁不免於撫然追謂乎夫子曰嘻若胡若斯之侈邪
眎余之不廣也今夫仁端好施聖人之訓也安用隨
寓君子之慈也夫剡木爲舟式濟皇美合方掌道乃
成周禮若乃枉椎倚釣是爲博濟之圖爾胡獨至
於今而貳之且能巨能細能幽能明能短能長誰是
敢承聞之癡洛洞者非不止脣闕山者非不行雖與
戰瓜之蟠每聞舒翼之應叶微蠟不能爲之肆諸秦
奚日爲之傾吾之般息吾坐也念由來之敝址推亡

辛未存稿卷之二

竟之塞著若虹影庫阨壓龍津之潢洋署之以東
方之靈曜而何戰艦之足當洵古今萬慮而一志又
奚必尊皇之道而功歸於王庫夫日居方之有窮微
於夙昔而亡陳揆百代之不殊何四隣之獨爽古我
之有造一隅者初未嘗游心庫六幕之外苟有使我
達之庫九閭焉乃今之勛又奚足尚者邪夫劍不得
而恒度杯蔑縣以再汎唯夫取之難而有事取之難
而有功益引之而道行乎乘之而虛通抑又間於義
務之攸宗也若何茲之惑而云云也邪客嘗而夫日
告於旅肯與攸全勿墮勿去亡何夫子出殿庫江然

應揚按職於蕃於宣列郡承奠枕以聰寤八觚倚長
城之堞垣群吏汝賢慶得其總爰拜手稽首而爲之
頌曰吾聞鱗長五色分兮正黃則重胡爾青兮匪龍
目青維橋之命叶兮卧波窮宙龍不升兮匪升而濟
猶在天叶兮經迢緯險厲揭亡聞兮無夷無事伏庚
辰兮一隅可誦八鎮可信兮曰維夫子雅妙存身兮
柳陽利涉微子其膝兮上援下拯安往而非柳兮建
牙南浦利西征兮五老逾蠱二孤齋齋兮繇茲狗歷
施於亡垠兮跨穹陟要爲九五丞兮浮颺役鵠方外
成蒙兮昇僊汚墨迴下吾風兮模王楷帝躡地踪兮

辛未存稿卷之三

維垣清塵茲試洪兮俛蒐就采媿塌茸兮島獸何肉
豈遘有共兮叩胥天子真由龍兮

棟塘問答

貞靜先生披覽脣關萊廠基逖埃墟之紛糾廊爽
增之郊所洞潛廬以啓蒙粉嘉村而交離豐蔚之盛
則島嶼之華巖馬汗漫之觀則滄溟之巨游鳥客有
以語楚觀涯子曰夫好有動靜人情之殊也時有隱
顯志尚之仍也子知夫棟塘之樂乎負郭之陰抱山
之陽據桐栢之翠綠流洩渤之鴻濛蓋聞先生之
初也嘗有意乎從義皇矣義而未試定用卜居挾我

前江公子既察其云為之故而得其規制之詳盡為
先生賦之觀涯子曰唯唯先生之踴躍賦詩業於
皇王既明哲之不昧甚吾道乎幾歲步將謂以閑徑
學陶潛而樹芳行也雖之勝界分星紀之靈場撫四
時以藝毛綠九地而開疆得一枝以成巢宜三槐之
足榮爾其地勢則刺四明之豐壤扼會稽之上腴龍
岡北峙鹿巖南垂太白東竭古鄞西蔽帶以帶性滙
橋之勝聲以扶桑蓬島之奇勢峻峙而峯雲形聯巖
而遠迤赤松之所遊王喬之所居其前則有平原下
隰後衍之區縣縣沃野的的甸塗堤垆岡屬溝澮名

列桑亦若菰葦芳苑葳蕤夏秋水樹冬餘點點離
離異其廣無法梁行雨開寶引清瀦瀦郭白之痕經
營史起之舍屯雲市覆於中野積荷時麗於前時其
後則有墩嶺蔽天蔽空隱谷龍巖嶺峙此嶺嶺蔽或
崇對而中絕或峭屹而後倚似開風之破坂象瀟湘
之被陸化陸嶺接嶺我於其前龍氣餘後瞻越於其
麓輾雲雨於天半起虹霓於山腹既索新以也餘又
香露而曲肱雖都盡之輕迅猶陽鳥而不能踰爾其
塘也大之之波瑤池之精神澍沆瀣漫漶滄海彭
蠡之洪川出錢塘之巨津日輝暉而曜之風益欽而

有聲披紅葩之仰瞻翻青藻之華英濯靈芝於素漣
涇石蘭於清瀦莫知其廣莫測其深悅逢時而露含
條曉暖而雲蒸珊瑚碧樹周遭而生茂也琥珀灼燦
麗明金沙銀鏤碧玉丹青瑰奇之所育珍異之所盈
爾乃因以金堤樹以苦楝布綠葉之豐茂敷白華之
燦爛宜詎足乎棟宇取意於素練同可代於一時
何哉爾與積霰嘉晚榮之薈薈亦安取乎蕪芰又有
桃李春華槐杞夏陰蘭桂秋護松柏冬青豫章桃楨
以為垣梗楠楓押以為屏批杞蕸棟荔枝橘橙蒲菊
蟬結乎紫房楊梅鱗鱗乎紅茱若此之類不可殫殫

其中則有長蘆吸浪正絕吐波蛇蛇蛟螭龜鼉龜
鯉鯢鱗鱗鱗鱗鱗朱鱗赤鱗析岸利牙或掉尾於
瀉淵或藏其於葦蕩其停則有金魚荷葉蘭蕙江蓠
楊中柱若荷荷荷荷色以荷荷結以解文延蔓澤水
結縈以吐芳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香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乎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殘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鮮芳酌清尊之醴醴賓樂未去主稱信宿臨淥水以

逍遙撫芳樹而躑躅垂紋竿出比目援朱絃奏雅曲
浴溫泉坐草蓐六合可觀於寸壤九圍可收於一掬
蓋一以爲春秋而一以爲晦朔也又安知天地之盈
縮哉於是客超然作曰吾子誦棟塘之賦雖未盡其
所蓄而先生之樂則已得之後覺矣乃歛容再拜用
謝不殺

石源頌

粵若蘇山夫子柳陽范公昔在家食信情昭義修睦
講信引利閼樊以與柳之人全比有隙地環且以汲
急可鑿公曰昔哉余曰諾乃揮鏹運篲以迄於尋常

非泉存稿卷之三

十一

有石格焉巨亡鏹以乘屋深叵測曰蓋易吾圖哉公
曰已哉言已泉空焉以出石渠渠焉未之竭唯是聞
者愈曰神哉既廼歷官中表起伯江藩行止在公旦
夜雖雜以政工乃和民乃亡慝乃進郡屬吏以與言
家修鄉輯裨復中外靡一不之及示法觀也汝賢以
奉新長與迄於石源故作而喟曰公真神人也已繇
皇進士以陟於皇監史以來旬於雄藩皇是
以南顧亡繇使有人已乃去藩以息於鄉且敦於故
居成用逸不滯於性祗是滔滔以湏於竭者不既神
已乎蒙有之山下出泉是故亡土周亡水也乃不於

土而於石未劇而休已潰而亡所窮不既尤神已乎
明庭尚能罔俾公神定必昌之後式克有今焉賢
不蓋望公若洋顧涵濡政化波及於亡隄於戲石源
非則固爲柳有已拜手稽首以頌其辭曰

柳江之右桂治之南通閩帶開食指孔繁匪耕安食
匪鑿安飲既先厭嗜可後厭井曷以副之大宗是先
巨甕細輒索索有年軒轅何氏弘寶昭廟伯益何人
載勤以共邇已高平玄來茲土我公蘇山是胞是與
伊昔明揚剴劇越清允矣流馳展也訖臨乃祁休澣
言歸於里三組貴蒙爾桑爾梓乃睠州隣行對止暘

非泉存稿卷之三

十二

乃告之羞推之恤恤乃經乃費乃匪其謀神其鼓舞
何旅弗瞻乃旂其器乃據其材簡傭程匠誣若子來
維畚與鍾藥裡載揚穴深穹屋迄於尋常群工奮已
廢閭相將曰水一生六成唯地五土焉居亡土何水
地既呈骨厥肌當空砌礧齟齬填壤鴻蒙具曰謹茲
公亦慨止之攻之挾不及斯已未挾未攻才亦謂焉
有本汨汨有末涓涓水兮石兮包括渾涵支機天福
浮磬四陲孰捷其寒孰枕其流乃宜之使石爲石
乃奠之甃水彼凋基乃薦犧牲告成於后乃建版
來需罔疲餉人斯炊餼人斯淪盤滌其宰罔其惡

道遠之微昭哉隱淪猱奴之注下彼青雲唯「未壁
龍犀過飛必之洋洋符脰平詩吾聞之易或泥不食
乃乳其肅不膠斯列吾聞之禮壹氏雲軍四方既同
辨脉著經胡為乎齡胡為乎僂胡為勿藥托之冥冥
我思古人刺深以沸泰以卓山遠先扣地代以為神
吾以謂常漢茲撮土豈土之精選聞戊巳廿仍疏勒
登封五丈房州千尺感章忠孝力罷幽入誰其忽焉
休工弛力維公清厚混混冷冷水原天澤橋井亡稱
公兮礪操去貪飲廉憶思若湧滋物何埂公和之室
如舍斯滂公瑞之廷如醴斯漿匪源何心言不可斷
東坡集卷之三

匪石何腸口不可轉石源自公寧曰坎窞昔今薌溪
允承泥流陟 皇耳目淵源 國猷有漸入際有被
鉅公政淡化治典若洋澤賦以井利士以蒙浚文淵
既匪德器抑重車唯 帝提德唯公惠并做儻瑰璋
豈侵和倫誠破版石天巨其源維源甘淡維石巖巖
維其有之是以邁之公不自有還之鳩工鳩公欽然
曰孰與公杰還獨却委之泰元泰元何說確余嘉焉
占數驪虞休休利萬竈煙罪周爰五祀得漏江鄉
人酣 帝省趣之江藩授群枯吻西雨昔巷南雲故
騰騰逾卷邁章貢泓泓渺懸質木遐滴清濡奇踪入

「勃後醍醐昔湖今江齋輪博施全辭不謀而敢參
於 皇急使醴我湘波壤慚男旬載擊載歌

洪西淙先生入觀幃辭

程采西麾禮重大衡之選龍旂東顧心懸皇帝之旋
惠我不遲綏子有喜恭惟司考景鍾間從元呂教先
蒙發學裁俊士之游道郁晉明舉錫康侯之節精涵
德照妙微化裁水豹文鱗斤拚群於海弋岐黃朱味
連暈載於雲車寵受士林樂胥民俗詞曰聲名藉全
浙並頌石畫奕奕星旂天水碧海內文章伯甘雨思
公真迫竹馬兒童江驛素心傳寄從龍客似我公清
非果有稱卷之三

白

右調謁金門

孔東原先生考績幃辭

元會丕殷簡崇龍鳳之集大觀有造變成虎豹之文
水鑑不私天功何有恭惟神懋家學祥開國祚皇雅
不群瞻起南山之節岢聲於赫張傳東魯之流端焉
哉光輔蔽比象南方朱鳥乘照接於魁紫北
仰變從於風化公歸有譽士造不憚詞曰
日卿雲天際煩公峨頃裁成計光勳蟠宮
雄秋雨揚勵濟濟文章名世潮河東望思第

三祥地

右調調金門

鵲鵲原記

鵲鵲原在嘉樹莊南饒頭山之上余殤弟與妹之所葬也余少時相者雷生言禍福響應余請見焉即撫余背謂余父曰噫是其人射目而踈眉將不利於兄弟余泣曰果然天乎胡不令兒即死無厭於子弟乎余父喜曰汝有此心是汝弟之所以生也且其言妄烏足信余心聽焉明年叔弟汝多三月死余泣曰雷生之言驗耶乃及仲弟汝器就傳於外汝器一日能

華果存稿卷之三

十五

記書數千言聲偶不以經意而出諸口鄉師愛之生八歲與余季弟汝才出痘復死余泣曰雷生之言復驗耶明年雷生復來余謂之曰汝口舌不祥一言而殺余弟二人余不復與汝論相矣雷生曰汝尚有少弟否余曰有之雷生曰嗟乎是又將不免唐辰入歲四月之交汝哭汝母且哭汝弟矣時余母方病余聞之撫膺大慟曰胡不令兒即死無厭於子母與吾弟乎中夜數椎告於天曰一家苟有罪惡願以身受皇天之降災母延及於余母與余弟余母淳孝苟有鬼神不宜速死余弟復善事余母請赦余母與余弟而

華果存稿卷之三

十六

即殺余余將絕飲食待盡叔父聞之曰寢兒是相者之口也且彼之聞人亦豈能一一中之而汝惑之深耶汝有此心是汝母汝弟之所以生也乃遣疑累及汝才就傳於外汝才雖聰慧不能與汝器相上而孝友天至殆若過之余叔父常使余與汝才佐餼於余祖母余未至不敢先食余母病不離房戶治甘滑進羞必求中病者夜不解帶呼輒應輒起母曰我病已不復可爲汝宜遠我勿近恐病氣乘人當在孺子耳汝才曰使兒得從我母於黃泉亦復何恨背乃日涕泣傷其肺肝疾發於面鼻黧黑如墨庚辰四月余母死汝才亦死余泣曰雷生之言乃大驗耶汝才死閨月而叔父之子汝貴乃生余曰余弟也愛之日抱持之能學言笑即親媚於余呼余曰親哥哥余呼之則哆然而笑僂然入於余之懷後聞余哭汝才則拉余衣曰弟弟在此丙戌七歲余從京師來歸教之讀中庸既成誦手自點書不差一字余心喜焉一日晝寢祖母呼其親母惟喉中突突作讀書狀余夜半渡錢塘迎醫風潮大作舟幾覆醫藥不能爲三日遂卒復滅汝才兩歲余泣曰汝有同父之弟三人不能留其一則亦已矣乃至於不能留同祖之弟耶爲之歎之

而並諸汝才墓二墓在山北與嘉樹村對汝才墓去
二墓南一步不墳汝器墓在山之東與汝貴之女兄
生三歲而殤者並去汝貴墓四十步皆竊近曾祖直
巷府君歲祭掃使亦得隨奠食焉嗚呼余嘗謂書至
鵲鴿在原兄弟急難以爲兄弟之親宜如影之於形
行止坐立隨之盤旋余既不能以身代余弟之死求
爲之急難已不可得而徒數過其墓踟躕彷徨將起
其身一慙余之策獨而余弟不復聞之矣是余弟雖
欲急難於余亦將無以用其情也因名其葬處曰鵲
鴿原以志幽明之心嗚呼古之淳篤之士以崇德致
福有至十五六人者余之相雖惡亦人耳而余弟乃
不免焉是余之不德足以殺弟而非相之罪也夫伯
叔父母孰不欲昌大其後明作陰積以授子孫而祖
宗之心尤豐豐焉臨而望之而余乃以不德之身同
於操刀以殺弟是余不惟不能自解於殺弟之誅而
且得罪於父叔得罪於祖宗矣夫得罪於父叔與祖
宗者法無赦猶將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余之難莫
此爲急而余弟亦復無所用其情也嗚呼痛哉

懷椿堂記

南服朱子爲堂以懷椿也晦明風雨昕晡朝夕凡諸

感觸不可告人惟茲是寄久而精況況若有臨或曰
孝夫朱子之爲堂以懷椿也貞而不變忍而成可謂
孝矣晉王裒讀詩至蓼莪三復流涕門人惻之廢而
不受也夫六經仁孝之理備矣裒獨有感於蓼莪哉
君子以餘力學文有日用之常矣烏能日諷詠之以
志感也父子之倫天性不可解於其心又胡爲乎有
待焉而後能感而遂廢而不受則亦將至於無感而
後已乎古之人有刻木以貌其親者矣皇皇焉無所
奉承而假諸木木與吾親不相關也是故爲堂以懷
椿也以感之意名諸堂非因堂而後感也且又不忍

非泉存稿卷之二

求親於堂而遂且止晦明風雨昕晡朝夕惟茲是寄
而無待焉者也可謂孝矣來子曰有是哉吾聞之昔
者韋齋之沒文正公年十四年耳遂奉其柩命以與
天下之士相周旋故能爲世大儒而百世之下翕然
稱之曰嗟呼是韋齋先生之子是故君子之事親也
有義榮矣徵取一時之富貴謂之顯榮謂之能懷其
親內愧而不忍聞之九原也不得爲孝朱子以余言
爲然哉本仁而不私抱義而不俗值德而直守道而
酌克經濟之材而不小自用使其親安有憂乎子
之至也是故文正公並跡聖賢而始崇陽明

其齋可不謂善用其懷已乎夫身親之有也夫親之心將使吾徒有是身哉懷之誠是也則孝子之所以懷其親者必將體親之心以自進於文正公不然則日歌哭於斯亦哀而已矣而況朱子生八年而失瀆菴其奮迅規爲又當有早於文正公者朱子仰天而嘻曰抱記之矣非泉來汝賢記

雲莊記

去龍潭五里鄉曰長興有平原一通澤浚而土膏物理張王又其地脉敷湊不生蛛蟻多収於他鄉不憂水旱余兄汝方甫世業其中庚辰之秋作讀書屋數

非泉存稿卷之三

七

楹於落星湖之上昕晡閑暇歌詠其性情覽古今見有激發處輒復倚楹高嘯招孫登阮籍崇陵遠岫之間流雲四興欣然會心樂而不能去問桃天天棗下簷簷角巾夕陽與秋送迎八月大穫秬秠粟芳露所滋哀然黃植奄觀鍾艾如束錦雲汝方甫嘯而言曰以是寓我遂名之曰雲莊而屬其弟汝賢爲之記夫雲天地之英潤也龍潛於淵神變化雨下土非雲莫之或與天下有方三四百里之旱泉涸湧出百植不凝塵浮於面目老穉伐鼓暴肌顧瞻天際垓北一色當是之時苟有蜀車魯馬楚日秦人英英稍見於

昭回之間則人誰不鼓舞踊欣其更生者是說澤之功龍受於雨而望先於雲也故山川之神有能出雲見怪物者名之曰岳汝方甫德潤而道滋仁賢於州里五子者會靈而生必將爲霖爲霖以代其終而以潤德施於天下人之受其滂澍者如秋之有成則雲莊者固雨之旅次而不有其功者也雲莊子笑而不言遂書之以爲記

兩槐書屋記

雲莊真逸屏絕衆好融融遂世俗可喜可怒可羨可慕中熱忻樂啓態而未必得者雲莊子於冷然一

非泉存稿卷之三

三十

笑而空之曰吾何憂吾何愛呼五子立於房戶之間詔之曰爾來爾來古之聖人懼庶民之弗若於典也常言之而爲六經備言之而爲諸史繹言之而爲傳危言之而爲子家言之而爲集爾父獨心好之四方之梓者幾備矣爾尚知訓之哉乃手植兩槐鬱落蕪莽雨露邇來日光不漏五子讀書其中靜如也謂其從弟汝賢曰子盍爲我記之乃盛陽之月入其中陰而空軒軒若屋乃感而歎謂諸姪曰若知槐之爲一十夫槐天下之良材也托根平林不與衆木雜處其長也行路之人有陰被焉用世之道也子盍思

之我其祖龍圖公致身宋朝芳潤及乎後昆我蕭山
之宋氏此其根也枝暢而葉舒仁義之訓世世相守
當元之季無有拜官於朝者雖郡縣之小佐譜牒亦
無有焉豈其人之不學哉晦處於睽孤以待天下之
清耳公貴亞魁以尚書舉第竟不遂其設施然開先
而發華寔爲之兆兩山夫子以來則當大寧之時龍
旂朱紱峻功被于西夏日月所照矚矚熙熙則固木
之漸也爾祖靖菴先生生有貞德恬愉無欲塵俗亦
不入其心爾父又承休光而將順之栽培灌溉槐之
得氣多矣爾乃天下之良材哉爾尚勉之正爾身毋
辜泉存稿 卷之三 三

子者孝成其身而仁不過物則親心之欲矣朱
子之報韋齋張子之報魏公豈以名位者哉而天下
後世不敢名其父夫朱子張子天下之良材也子辱
在叔父敢以是記菲泉汝賢承兄命漫書

習齋記

瑞泉程子玩心大道之際而以習名其齋也問於來
子來子曰子既知所以習之矣而尚予言之徵乎雖
然敢告吾子夫習天地之所立心也聖人之所定命
也君子之所作德也而豈數數然者之謂乎夫習必
原於心而辨於迹心也者天倪之所起也而寓諸旁
行故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泛應百端而非外也心也
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君子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所以習心也心習而天下之變定於此矣惡
乎內惡乎外君子集義以順動而主敬以直心是故
動靜合幾而天人合分也謂之致一積久而天地昭
焉萬物忻焉遂成而莫之天闕也謂之同歸世之人
守其虛寂之心而求以凝道抑或役役於文章之迹
而欲因緣以見心皆支離之爲習也終身兀兀而不
見成功悲夫道一而已矣君子所習而安者道也
也所由而樂者德之用也聖人經世之迹其

乎夫君子之用其習也則致一而已矣一則又久則神神則天君子述天理而時措之所以習天也故始於不息而終於乾行程子而欲勿忘其習也其尚志於斯乎夫士希賢賢將誰希願程子之母讓也程子曰辱與子同志又辱在世講其與子共習之

紹義橋記

縣從南津廢浮橋殆百十稔義民徐金始捐金百爲石橋以行涉者人曰善夫徐翁之能以義濟人也遂以名橋嘉靖乙酉橋圯於鴻水壬辰冬余來治縣維時飛霰來下悚氣切膚川舟膠於增水之間南北絕

崇奉存稿卷之三

渡余方召鄉子弟受約會鄉子弟率浮以濟赤立庭下聞口齒相擊不能出聲亟謀新之爰跡其歲無有贏材又始至縣方務思民不欲以役動集謂父老曰誰有能輕資樂事繼金之我者乎金族子瀨來告曰是役也瀨願承之以不勞侯思適既伐石浮雲之山費凡金亦百兩予備作既食半酌與車舟道路轉移之資復當其半癸巳玄月朔橋成余登望之盤盤焉結絡四郊嚴隍廓之要會持深源之嶮介行旅宵民有餘而不與其功瀨通請余書諸柱余曰是哉

夫亦繼爾先人之義則已爾夫義必集而後生而不已則積積而不已其發也必有受其祉者矣夫知修橋之爲義而它事否焉非可繼之道也夫瀨敘爾宗鄒受爾比隣順履以樂生而約思以循分雖不必於橋之修凡事之可爲而類於修橋者皆義也是瀨之父兄子弟咸遠利而近義以相也欲弗引以昌不可得也夫苟遜爾宗鄒爭爾比隣豐殖以越志而錯武以逮辜譬鴻水之震蕩我梁石泐礫我匪隙而無所防也杯水救車薪之火者也是瀨之父兄子弟終遠於義而率利以相繼也欲世其家亦不可得也故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川溺於川尚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故古之質氓保姓定宗必放於義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積善之道莫大乎繼義在夫人擇而處之耳因更名其橋爲紹義以示徐氏之爲父子兄弟者且以迓氏夫金之孫弟子員國華溫直好學殆金之餘慶其從余受學也詳義利之端瀨而質焉知余言之有徵矣

查正丁糧格冊記

此縣冊獎胥史率以遲日月爲利司籍者不復稽察

束手與之使衣食其中是故三年而未成也飛懸說
漏之奸百變而小民不勝其弊矣七月余歸自西昌
受訟者之類擇子弟之敏事者六人與之酒使合家
事朝夕分鄉按籍而躬督磨之凡七浹旬飛懸說漏
咸自斷正復得隱糧五百六十石有奇登下生死丁
口五倍之餘糧七十三石弊世久無所歸留以待民
之墾田者否則官爲之處散諸昭晦視鄉之數別爲
格冊十二間長縱而編氓衡統之也甲圖與鄉都各
書其總以達于縣而數可知矣慎歲之勿使私易一
年入征十年治役有弗均者乎此六人者可謂任勞

華泉存稿

卷之三

畢公矣用書其名曰王元道廖典哲徐廷爵徐廷哲
廖典儼紀勞也

先生存稿卷之三

非泉先生存稿卷之四

門人

母陽姜寶刊
歸安茅坤校

男 獻策 版功蒐錄
孫 婿 何汝欽 重校刊

武侯心書序

序曰今所存心書五十篇一卷世傳謂武侯書即所
謂將死者也益以侯本傳出師表八陣總變圖與先
儒所論辨凡若干條總類爲二卷李將軍所校次外
史氏曰是亦足以訓士矣夫侯天下之達忠也研精
大國恨於未夷是故書之用於軍旅也侯蓋有不得
已焉爾夫侯非策士人咸知之雖其敵至曰奇才匡
時不辰王室之故侯之心力瘁矣是蓋侯積思之所
成天下之勢書也陳壽所上獨少此編又壽嘗稱侯
不長於將略真未之考耶昔子之端居也嘗手錄焉
三敝而三動斯曰明王不作世失其佐漢興士則已
肆大節強人意舍曰侯誰哉夫侯非漢有抑三代之
佐書蓋因侯以顯者也不然孫吳氏蜀故哉是故吾
三錄之也景侯而及書者也吾茲行有厚望焉曰書
弗因講諸今矣唯王述以詰戎陟矧曰戒在終曹矧
茲土當江漢之交盡圻慎守繫天下休戚之半凡茲
弁士戒用明紀用清教用貞喜功強戰不顧人用與

師傳莫宗是故代明天子以行者貴也得將軍若而
氏馬行無關已夫表書以攷言表言以達心以示升
士人則肆之明於侯之心而將有能也豈惟茲土濯
濯四垂允弗有虞焉刻是之謂也凡以廣吾訓而已
爾

杜律選註序

杜工部詩昔人註者甚多顧往往膠於事蹟鮮能發
明其旨趣黃山谷嘗欲於會意處箋以數語而自以
爲未能使山谷果爲此蓋必有可觀者然恐事蹟太
繁果存稿卷之四

脫略則亦非初學所能遽領也吾靜菴先生舊有杜
律選註一卷愚受而卒業焉中間條析證據既極精
覈其於大旨所寓則略加標釋已躍然於用事造語
之外歷觀古註誠無及此者矣先生嘗曰少陵有忠
愛之誠平生涉歷危苦槩見於詩而其才其學又足
以發之開闢變化有類於天談故謂之大家今學者
未得其平實而反求於險艱則失之益遠矣至於刻
意模擬又類無病而呻吟者此豈發於情性之正哉
吾爲此註亦欲學者知所從入焉爾中有漫興之作
語或稍滯者今亦不在選列斯則取法乎上之意也

意全開讀詩者有止觀傳覺非先生其人耶先生早
員經濟之器而不錫於時每爲俗學之所芥丁將
所心得開源洛之肯綮以認同志蓋此卷特其緒餘
而已譬金匱玉海波溫珠而巳足爲用世之寶其傳
於後必矣而況其遠者大者敢謂斯世無鍾子期
哉三復之餘敬用識此於篇端

黃詩內篇序

夫黃詩限矣內篇取其合周孔者名之蓋山谷之志
也山谷嘗謂詩不可強作必待境而生又謂須比律
呂列于羽可歌可舞不在茲篇耶余讀其所為源漢
詩能知其人品有風人好惡之節其趣正矣夫以軼
世之資並興於時誠使易文辭之役游降心從道可
以追大雅之不作而自擅於蘇張秦范之間故雖流
聲之遠雲句百代而知者有遺望焉豈文章氣節猶
足爲道之障耶夫山谷分學人也而久遠獨藉子蜀
產也東守分寧愛輯遺言感慨係之夫夫分寧亦源
流造化之地也藉子方開書院淑諸技士以斯文之
正傳夫高山景行周鼎之先達則然矣則是篇之刻
殆有深意焉云爾

溥天澤錄後序

國有六職非其居一焉而司刑實為民命之主後世
賤假之吏不用律以求情而惟抑情以就律生誤則
生死誤則死生怨進退或傷其公而刑之不得其平
者眾矣 皇帝臨天下有十年 部記禮成迺哀矜
庶幾之不辜簡命司寇實蕭陳公按江之右理獄訟
之寬公既至以 帝命清問下民凡錄囚之有生理
者自徒流以下輒說之極情從末減而死罪有可原
者亦具奏如 旨維時江右之民舉甘棠頌公而一
時小大庶官咸誦其猷辭以為訓典是公大有造於
吳楚之分也越二年公蒙 恩出守潤州其屬吏丹
陽令某始得授簡於庭請之終業喟然嘆曰深乎古
之遺愛也遂謀請金壇令某升徒令某收其親字而
付之梓以偏惠諸公曰斯錄也雖 聖天子以知恩
布澤天下其天澤之所存乎哉特 天子寵命斯惟
斯之為薄而已令某曰有是哉夫臣人折獄非道王
德惠之難而下天施之不易公之慈情未諸周官教
育之典而其文理密察推見至隱人有得於春秋忠
恕之心故能用其信以敬天命而順其道以從王事
於江之右得不死者無慮數百人而再離終上明公
施之內無毫髮是公之先張司成公以敬德稱於天

下世風所漸其有淵源而公復以其道用之祥刑也
書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公其無系於斯也已斯錄之成豈
惟無疆之辭所以對揚 天子之寵休而光昭前人
之令德者蓋士之永世未已也是役也公之屬吏皆
樂觀厥成某不佞復偕序其後俾司刑者有所考式
云

竹塘黃公族譜序

譜也者普也普列世業以定統也先王之治始於有
民夫民必統於姓氏分而有氏氏分而後有族族分
而有望望分而有序先王不能制其統之分而道其
情之分也是故辨其昭穆尊其世系使史掌之又使
贅祿以時頌誦無敢失宗是以民莫不輯其裔庶守
其訂祀而重去其鄉叔向曰羊舌氏之族十一宗使
此王而無是莫世系之官也羊舌氏何以能合其十
一宗而不亂秦人以意分氏使天下多為之籍以從
征役夫氏紀矣司馬遷揚雅雅稱博雅且猶不能詳
所自出而此他人乎夫民之著於籍以教忠也列於
譜以教孝也夫忠不懈於從征孝不忘其所生者謂
之友民別籍禁征而使民失宗無乃不可竹塘之有

黃氏久矣其人皆美秀而文敬恭而志約色稱望族
然而其源則出於華亭正德戊辰縣令黃君懿始會
而脩之訖官集燕則以付諸弟國子相國子乃東精
疲力位大小辨存亡合遠近而絕於一也曰是使吾
子孫考焉以知世既又三後增正而屬予為之叙夫
國子顧不有功於其宗哉鐫秩而分定其體革矣是
故逆推則祖有親順觀而子孫化德也官以叙顯世
士以敷元宗民知籍以事上而忠道也矣夫民之知
籍以事上也豈易能哉夫冠裳同委水木同源財不
可以獨豐役不可以獨重明天子崇理經仁使天下

各保其姓是故以公合籍而不禁民之私為譜也譜
公而籍私名為合族而實已離何取於有譜夫國子
與其弟通判梓方員適世之望進士德賢九舉及族
之俊秀若而人又務大情以元宗也左義莊設宗序
使宗之人有定所以世其家乎方有聖焉則是譜也
可不謂邦人之風乎

刻遊燕稿

東汝賢曰余昔治書龍岡之上得幸周子遺余所著
遊燕稿讀之終業曰才夫意遠情於流序舒玄思於
時辭豈非博人之雅觀耶昔張衡研精於兩京左思

發志於三都揆之異代夫豈外情可謂善遊矣夫遊
非任情所以理性詩非強作所以道情是故明內外
之觀而後可以言遊矣達文章之述而後可與言性
矣通性情之德而後可與言詩矣詩也者試也所以
試己之志也子謂無邪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刻此
以復周子

少巖雅義序

嘉靖癸巳夏五月余過廬陵得少巖傳子諸生時應
試之文若干篇歸以示新吳之校士諸校士傳觀而
不給也徐生廷鸞為生國奇陳生堅曰曷刻以徧惠

諸余曰刻以徧惠諸王予之問曰是非少巖子之志
也吾聞子之為古文辭也駕遷國之火以畔岸而濯
辭歐之文以江漢也以振芳天下而予曾是之知予
乎曰夫陶辭林句之習與學者為聖人之言平近切
實簡而富不能入其境且巧也立為乾柳六經之言
以就己意而海聖人之言也滋甚孰知文之由道而
達於予子之文固經以發志而後傳以廣義是故年
而不畔於理質而不捨其華陳辭而不肯說約理而
精思文之有本者凡所積序矣夫予是人也夫江漢
南國之記智者觀其沈潛亦足以知水矣又安知古

文時文之不同一源乎又安知德業舉業之不同一
道乎予是之習也可以不離經而索其義矣可以不棄
傳而博其義矣徐生國華陳生鵬曰吾為文苦望洋焉
吾將猶是以登於岸也遂刻之

西滌郡伯入覲序

皇帝紹統之十年詔徵天下岳牧殷會於丁元朔如
故事我郡伯西滌先生將以越治入覲維是越之造
士凡九十有七人懼無以薦公也追而反之江歲拜
而進曰於戲維我公駿惠穆乎茲時以發會通以大
道而宅之以情誠稱民之情而明昭其施經物之紀

而論其理官教士數史暇乎貢玉於大虞彭乎治之
殷也隨懷蒙之弗端無以昌之願心功於直方乃也
皇風為古小學立之師於是乎雖爾以肆雖鼓以崇
之射御以觀之日月以政之頌訓陳陳厥後供供都
自明興以來未之有觀也體化召爾修風照日百姓
游於德如而莫不而其功天子方務崇長體樂之大
夫以與天下歸典蘇明其難復惠公以撫此黎民以
教我夫公德者殷政而親親者越思我何以為況來
子曰是不可以信公也夫元侯之介於天子也始約
履於一方而終昨德於天下聖慈詢美將率眾類而

務錫之使血氣之夫咸受其胙是故天子不以族
大人不為州賜公之涵濡于越者久矣天下之氓引
領東望曰庶幾在天子之所有穆庶孚交相宣也京
鍾元呂眾莫不暢其聲聞吾胡為敢以已私故遲公
而邑天下之心不以時對道越之推使風注于群動
而况春官布法奏征 髦日淮卜矣而隨公以行有
明道惠德之至者奮務貞公之教而以大雅震起於
時則公之心固自有繼也而何必以越稽公夫大同
者理旁通者情嘉合者道義乎者心隅守則理弗宣
族施則惠不湊釐正則勢遠而道浹撫教則迹睽而
菲泉存稿卷之四

送五山陳先生復命北上序

京口作鎮大江為南圻服肱郡山川鬱葱人物英閭
泉貨流行下連吳會寔惟根本重地 聖天子弘振
遐風式固萬世每垂南顧之憂思得方叔召虎之臣
鎮衛之以弼成文武之基業廼 命建行臺於茲土
龍旂搖搖虎旅糾糾屹然為京邑之廣瞻維時侍御
五山陳公憲于南臺志凜霜雪威望眾孚英毅天授
遂蒙推轂之選公慨然就道單車而即之登北固之

咸時東南之勝作而嘆曰於壯哉天地之要區也其
皇迹之所存乎即日群吏民而約之推心實腹期與
更始國容眈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備小大戰戰既底
法通汎舟而東下采民風布德惠惟瘼卹隱彰善瘵
惡一時知勇罄心姦冗萃面與凡雄楚博大之才悉
羅而置之麾下分忖念以從於是江漢肅清皇路底
平行旅宵征東南以寧彼都人士方倚公如長城而
公以對揚 休命行矣時日協吉行李既成某職下
吏式穀惟切謹拜手稽首言曰惟辟克宅厥臣惟臣
克佑厥辟是故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公以道承 天子之寵命出動
皇上入贊廟謨揚聲紫微垂光虹霓固足以昭近署
之多士而增四方之穆穆矣抑詩芄芻黍苗陰雨膏
之公今違茲土之民去矣茲土之民不以公違之去
猶引領以望公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其餘波之所及
則廟廊之功寔博焉詩云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
不難受福不那此則區區祝頌之意云爾

送大郡伯三溪莊老先生考績序

元侯所以貞應夫天子者誠而已矣誠天之道也命
之德也研幾於獨唯誠故精裁化於顯唯誠故通誠

也者法天而一命者也精斯天游矣通斯命著矣體
用合一醇動以時庶類終始罔不保合焉天地之真
元由是焉萃而況於蒼生是故存斯之謂天德發斯
之謂王道王道者天子之所以柄天下者也圭土以
昨元侯求柄之行也夫是故三年而上績繅就衡珩
紵諸京師以考柄者也天德弗純弗粹柄將弗行無
以待考雖有剛方稜介之節天施不融猶不謂之正
應以奉天子是故臣行君之柄隨其分土猶日之於
列宿各破其精以自照隨其分次斯無愧於應矣應
天之實莫如日日實也庶民唯星將不能承日之虛
元侯者求如日焉凡人龍受其賜是故能拱手以復
天子天子間休且有元命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三溪先生以司徒之節按臨豫章登其平罷
咸與自新罔非實德焉無小無大則咸慕感以歌詠
之博愛博澤具有成績不特曰剛方稜介焉爾矣聖
天子之柄罔有弗正二三僚案皆共貞之朝堂論道
而下天施自茲行始矣惟茲豫章王道一方之驗者
也曰誠無心天下之正應不過焉先生是矣

送別駕兌山劉先生奉表 京師兼上績序

夫殷同時類才哲所以紓忠升業顯庸皇上所以膺

職故慈流七宇風人陳其好速勞絕四垂元牧底其
初命斯蓋治人之遐則而律事之正機也承德郎判
潤州府事京城劉公宣猷四輔繪政三辰飛鶴蘭皋
沃饒若澤其於使民可謂玄敏矣維時 皇帝敕員
中治選慎上宮榆程冉暉宗竊允協泰官乃下令微
邑率衆庶工於是中憲大夫大邦伯四明陳公列議
於衆謂茲郡作鎮大江受昨元甸振風八表則南國
之要紀焉率儀分臣則二京之廣瞻焉遂及公行陳
表於政事之堂取幣入錫昌辭願悅而公夙諸嘉禮
拜情亟趨三月二十有五日度江之陽適建龍節樹

集卷之四

驚旂敦虎旅耀鯨舟順流而北士女獻頌壯穉喧留
亦迴波垂睇感時情臣事勿違王章內斷公其將
誰從哉非大致曲務仁盡於物變者孰得而蹈之非
夫端謨致表遜於世業者孰得而承之公始爲諸生
時執折九流學綜五際鄒魯之所約思韓齊之所秩
議罔不績其鴻旨程于正衡及乎賓籍興才真之高
等賢聞齒胃黃之移聲太宰上其資業 詔畀以股
肱之郡公既下輿推誠悉民遜心問俗於時江流汎
濫敷入南甯六黍鮮收百堵竭積公適下約緩其命
徵命其新賦直經衡緯靡有遺神故上無督催之吏

一無告病之夫間黨熙和宋士胥悅聽事之暇援琴
緒單披圖藻室書契以降咸自警正耽精三古之上
粹志萬物之表穆穆如也至於春氷之競赤鳥之履
圭璋栗其官治瘠穢聯之俊游則雖巴祗之不然官
燭裴潛之不攜胡床何以尚諸夫考之豐猷既如彼
推之宅情又如此司助受成太史辨敘方國推善
內廷知名固宜其去檐露冕以章有德錫善受服以
宣惠和也然則鍾鼎黼黻之選非公其誰邪夫懷遠
而流盼者君子之不棄故民也中惠而嘉合者元夫
之不忘舊吏也縣令汝賢與其簿濬忝司下邑拜公

集卷之四

貳車瞻依有嚴愷教惟切義既衆孚情亦獨至庸效
贈言之意以祈公之母遺云爾

送沈青田先生歸山陰序

青田沈子少負其氣憫世之淹濁激衷宣行有古史
曾之節四十舉於鄉校入太學國子弟咸推上沈子
又十年謁選天曹爲留都南司城雖敏力宣勤而志
弗衰其所養者厚矣司城主搏擊弗義以靖民奸奸
入于助右主事者往往弗能索公率致之又臺省常
以公符亟召沈子沈子斷以義義弗可開然道之
莫或沮撓由是直聲震于留都然公亦以此不安沈

子矣考績績成通判南昌府南昌治隸省民敝故馬弗給予賦沈子煦然以撫字之心翼之賦成而民用不擾上下咸宜蓋異用也越二年朝廷以優老之制逸之沈子曰是殆吾志遂歸于青田之野雖博大之節略見設施而用終弗竟矣時巡撫高公方獎進沈子巡按李公又惜其去檄治役送其行多所稱道公道昭甚亦何負沈子哉夫山陰有金庭桐栢之勝鑑湖蓋賀監之家蘭亭則主逸少之所樂志沈子放迹其間無愧爾鄉之先修則可矣進則行退則止無所擇而安之者命也夫沈子豈爲是拘拘者哉以贈

蘇東坡集卷之四

四

沈子

送鴻臚李君遷麻城少尹序

爲政者道民以禮禮行而後分敘分敘而後民知尊知尊而後能讓能讓而後能遠罪也是以君子貴行禮焉以家禮教敬則民不偷以鄉禮教悌則民不犯以軍禮教義則民樂死三者禮之大者也是故君子觀德以立儀明度以著節治訓以廣讓君子之行禮也親于家而志可厚也和于鄉而族可類也肅于軍而法可正也是以君子貴之夫禮非強世原於人心心理文著而禮生焉人所同也君子因同以律異是

故以禮道民不私其身進其行不遺其俗凡以教讓也讓道著而禮行禮行而倫清紀法章則天下治故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李君者登封之禮俗也大父某公既還政以禮教其鄉之人鄉之人罔不變可不謂悌乎江西之寇至乃父嘉善公率民兵以平禮死天子憐其不貳難也贈爲令於以君以長子廢爲國子也可不謂義乎育之十年拜鴻臚惟朝廷之儀是習是聞可不謂約乎舉是以令民也民則有瞻矣上下和同從容有常以輔其令民其有不與讓者乎君行矣君始終以禮自處也而民其有不以

蘇東坡集卷之四

十五

禮處君者乎乃行

姚侯獎序

閻姚公爲節推于潤州之二年而大有著稱按部諸公廉而得其狀曰是可爲司刑者勸矣遂獎之移文於郡者凡十每舉必張於庭其屬吏咸造用幣焉禮也禮舉有觀而榮之者曰美哉我公之得獎於按部諸公也其懷矜剖疑破堅伐幽有以平其政於郡之人哉來子曰然然而未盡我公之美也口聞公有事於四郡之祥刑矣今我公之得獎於按部諸公也其持衡懸明踰姦糾讎有以平其政於四郡之人哉

子曰然然而未盡我公之美也曰然則我公之美焉
乎至來子曰刑司寇之所官也而六卿之化理具焉
闢先王用之以上能矣是大宰所以統百官也聞先
王用之以弼教矣是司徒所以擾兆民也聞先王用
之以降典矣是宗伯所以和上下也聞先王用之以
糾守矣是司馬所以平邦國也聞先王用之以申溝
瀆滄池之禁矣是司空所以時地利也刑也者司寇
之所官而六卿之化理實具焉若是吾姚公雖以刑
爲職以刑拒爲官未有六卿之貴而六卿之所爲其
今是獎之也非以其德弘猷深藏大積將有以乎

卷之四

其政於天下之人哉曰我公之美甚至矣抑何修而
得斯於身何施而得斯於上之人也來子曰噫嘻先
王所以勅法於天下也取威於震取明於離若已矣
而必戒之曰噫嘻離鼻曰噫嘻遇毒之云者何爲也
記有之曰刑之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子盡心焉威以威之明以明之然而不盡其心猶之
伐臣斷其有不傷手者乎我侯之司刑於斯上也有
震之威有離之明而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可謂有君子之德矣斷其獄弊其訟三年而職聽
於朝有康侯之晉焉則茲六卿之蘊將必可以大行

於天下之昔陳平宰里社分肉舍其均曰嗟曰使平
得宰天下如是遂因魏無知以進而孝文皇帝即天
下竟如其言依帝致太平夫刑民之司命天子側席
求賢殆不下於漢之孝文而諸公之知公也深於魏
無知異日進而宰天下則公之所爲將進而有車夢
之望矣斯役也大邦伯四明陳公實主其禮而某等
與有執事之勞邦伯謂令某曰今爾序諸爾同年進
亮若某爾又所深文也爾盡序諸某曰公在上諸僚
友列於下愚小子其曷敢序諸邦伯曰公爾勿辭爾
其心序諸於是乎序

贈縣尉王文質序

雖昔先生愚次宇內選建限職以惠吾夫是故位其
尹正承其承辭其領簿使尉輔之各有攸守非以
徒隸而已故政務有經大小相承合謀同情以期駿
庸故民樂其不戢而安其分理也其後人各行意趣
好不濟糾紛於政以不昌達令至集所分惠斷諸已
豐其美以相猜嫌眩其明察以相務矜其容體
以相崇卑爭夫貴人惟令所向朔月不敢見於庭
召不致往見於第丞最進令且猶有峨松之嘆況其
也者乎夫員重而趨百里無輔則止畏其力之不前

也故曰惟聖過陰罔不同心以事民予始至縣知縣尉之賢之可與共政也忠心而聽之凡事既定議推與理期而績成無不獲者官役之恤可以知節暮夜之勞可以知勤持幣之慎可以知廉無夢之達可以知愛予於是喜而推愈忠也皇監史成都李公廉得其材三試事而三效於是崇以獎體撥予張於縣庭以勸能者可謂榮矣夫官不在崇卑惟其稱過文質之行則有浮於位者矣即使蓋嚴其所以自處者其進固可量哉予於是感皇監史之不遺庶官嘉文質之能同心以共治而又私喜予之與人共而不失也叙以歸之

贈朱朝儀義合序

余不喜世俗交以長揖待天下士久矣胷中非有老劍之思狼子之心芝色之麗與天下假臺也寒壘之立弱柳之搖搖是之陰與天下歎掌也高城之嚴位獸之咆走也之抗與天下擊乎也天下之士始若反焉而獨手翰笑好有雲龍之美譽以肺肝指以天日之照胞匪其情明乎領上下率非芒刺戰氣浸雲者皆是也故余至成室中長嘯高視柱屋之下尚友聖賢紫陌之上匹馬風日而方畧之畫治化之經金戈

一麾日月以正之幹有岸然雄挺於天下也已丑八月予定交於會稽朱朝儀其陽和通座豪氣橫出隱然天下一士而東南閉氣山川之英萃焉使人望而悅者若春花焉然秋月濯然凱然惠然也其開口持論辭氣英發謂天下可易治勳業可易立而王侯將相可易得若法江河龍翔鯨躍鐵騎突出橫梁指劍也其文章雄放乾乾坤坤摘六藝之芳振羣言之灑冰帝王之書以潤厲駕遠固之火以昨岸濯韓歐之文以江洪若度雲瑞日穆鳳矯龍壯清峭壁大玉良金也摸其胷則忠信之性尤至而某之肝而志氣亦與敵立天地誰好之忙洽於肺肝辭氣感慨願從生死也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君子之交可賤其事體遠累人不吝言也夫苟使余以舉龍附鳳畫策以收山河之騎橫劍躍馬千里英氣入而論笑而朝仁風義美赤子之香山而海外來王明與朝儀戮力同務相勉或德望之而不滿也或不幸而天以金節皆昇進膏油天以祀國家之順起擊於日胷中憤鬱踴白刃以伸氣為帝者之重而營黎以全禍患以假則與朝儀駐瞻之奮務膚憂挺舟楫之而愈尚也或又不幸而天與戎衣奉國以自任天下之大堂堂言行啟擊

百蠻以至北虜狂冒而要而才解纒組以問治策正
氣之吐日月乎明明與朝儀直道之率務協心從事
守之而不枉也朝儀生於養且余生於士戍由以義
而合者也故又親之曰兄弟云

叙鄉會

夫君子之貴鄉也重本也是故會以道情情以立愛
愛以協義義以非同本植而眾皆禮矣夫仁所以合
體也先祠而後饗饗而不燕萃而不私可云厚矣且
鄉之閒不盈尺期至不遠鄉之情也君子之為禮也
始諸州巷之閒而已未有萌於其鄉而厚天下者也

故鄉也者嚮也天下之所嚮嚮也會齊而嚮定君子
可以行禮矣夫國事年見似人而喜越人之性也而
況並履於天子之鄉乎夫禮本諸性教諸情情感而
應有弗油油然者鮮矣是會也童子有徵為之倡夫
童子亦重本矣夫

張君書壽榮封序

皇上至孝罔心大禮定矣即詔京官官一年皆歲被
封典以貴孝也乃監察御史鳳村張君及其父母之
書壽封如其官來子曰樂哉有子而至於斯也哉其
存為樂青年為帝大封為過緒愛為寵備是四美者

鮮矣而今何以貞天休也哉事天惟仁事君惟忠事
親惟孝孝也者仁之端而忠之質也 天子仁孝立
極粹然天地父母之心鳳村酌天施而下之奉 天
子以事天也事君如親事天如君仁孝之德四達不
悖而不過物其忠至矣為其親者其昭有令光矣乎
孝以成忠忠以盡仁孝祥者視其履而已矣

胡翁章令並壽序

胡子正夫請學於南圻在嘉靖之八紀願道而遂知
緝躬而令天下之學士樂群焉凡所獻陳惟忠惟孝
既乃貽書于謝子廷試來子汝賢曰來乎夫懷居不
非吾不稱 表之四

可以迪吉迂類不可以近仁謝子遂及來子以往胡
子臨教之有兄道矣歲十二月二十有五曰胡子夙
興冠而出東望重拜已其容蘇濂爾問之曰惟天燕
及於予父惟六十年於茲惟茲當展義也逝而害敢
康賦竹竿來子曰思深哉悖而不荒勒而約孝子之
志也可謂善思矣謝子曰翁以是日生乎遂謂之賦
陟岵胡子曰瞻望之人矣且也明年之交十月二十
有四日惟余母當辰惟秩年於余父義也及歸乎來
子曰申喜也賦七月之卒章釋奠之明日謝子及來
子歸往見翁言胡子之請學也且告之思翁曰何哉

夫忠孝之播也夫孝思之成也孝以命忠忠以廣思是故思禮則履思政則刑思介則隅思節則貞思惠則綏思毅則夫禮政節介惠毅六者君子之所以孝也夫然故行成名立而親有顯德焉思之至也抑亦惟六思之務而余是爲來子曰賢也敢不服伯父之訓辭以承余父再拜受賜而歸謝子曰詩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慈孝之謂也胡子以是請學焉 天子且有昆命賦米穀以俟

贈潯州別駕王公八十壽序

余爲吏華豐之間道路區谷鮮往來其東去靖安三

菲泉存稿 卷之四

三

十里四明王子時爲其邑薄政相通而鄉相問也其俗頷頷不受長吏約束恃其鷙性至庭下嬉言如巷居無官民上下之節謂來子曰惟是民不中度非函氣受性有殊將由政生事在詹尹而已詹尹有道從容有常以行其政如是而民不受表也者吾弗之信也已昔吾君子之爲靖江也齊之以達毅而民莫易其法其在南城和之以宣慈而民莫違其愛故理人之端介爲之本惟劉惟系則由俗而已鄙人無才寔有過庭之訓敢忝所生乃治蔬圃於薄廩之西將之以自養也於是民知其情率相告戒毋犯侯 王子

敏於集事而質於莊情凡令所不能直者咸決諸簿易歲而境內稱治來子聞之曰王子可謂能道親之澤矣夫古之君子其德慶者其澤長王子不惟已聰明之務而移翁之政以治民是以其親之德爲壽者也過人遠矣今十有一月翁八十初度王子將歸酒以遠祝也因道王子之所以壽親者歸翁翁知而亦自壽也夫是爲序

菲泉存稿 卷之四

三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四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五

門人 丹陽姜寶刊
歸安牙坤校

獻功苑錄
何汝敷、董校刊

上二槐沈先生一

某往歲以問政揚舲鏡水之濱遇辱不鄙儼然臨教之其間風俗異宜桑柘殊用凡諸已試靡不容承而明公之賜過於百朋矣福地南歸百姓思明公之德者日惟引涕于途遂相與咏歌駿澤寄思甘棠而父老之敬事從遊者則又昌言宅中之寬蔽獄之恕治繁之簡擊豪之嚴與民節財而不忍徇人以為惠以

菲泉存稿卷之五

一

法相守而不能失已以為恭故其民蓋之如天祐之如父恩之久而愈不能忘也汝賢於是益信明公體用之學而幸師程之有人夫所恨賢愚性妄而又無學以充之故發而臨民雖欲有所作為而進退緩急之間鮮有能中其理者古人謂識量不可強又安望如明公之致懇惻而有條理哉移縣至此作勞萬端日夕驚惕無以自遣竊幸密邇臺端可以聞教庶幾大庾以復厚望耳惟明公其垂神焉茲用舊東不若止運之便願中間安之教不腆菲儀用以旌敬萬情

台第不宣

上二槐沈先生二

某伏自下邑側聞隳風雖瞻德之念不敢後於封人而臺省清遠參侍未由感情際桑味以自況使者至出瑤簡相示某受而讀之其辭溫焉若平生夫龍門所登士猶增氣而况大士良金照耀千里者哉感固不足言也邇來道體兩幅郵中凡再接令郎先生其不敬而不失其後端而不虛其器深而不測其辨博而不浮寔慶門之所珍而明庭之它俊也後還辱賜書伯以良史獎論過隆殊非所堪某於是益用感中而自幸其身之不見棄於君子也茲因簿簿南運托

菲泉存稿卷之五

二

問安門下不腆菲儀用以旌敬臨風南睇無任心馳伏惟強食為士類倚藉不宣

上六峰李公

某伏自癸巳拜違台顏嗣後碌碌於舟車簿領之衝靡有寧神常欲馳一介致瞻仰之私而冗不可得懷罪不任每中夜露行望星漢表而感德者光乃爽爽在冠弁之上蓋古之志人思以其身自見于世者得一人一言之溫一字之益猶終身不忘而况容成景度既教於簞仕之初雅章寵解延賢於暮月之內其迂拙而期以中道者乎某不敏誠不敢望於公而常

是日月易流道殖鮮收無以仰稱門下勸責之意故
自調職以來勉守官箴不敢怠荒而家父時於寢興
亦必繼繼以無負獎掖之厚德厚恩爲誠願志遠賢
迂不知取裁而一時意見之客思又足以爲吾真宰
之累常愛張天祺在司竹治盜筭之幸正色罪已待
之如初所謂心無偏繫得程門之深者而某真有所
未逮也維門下開示與極明誨以成之萬幸萬幸夫
歲春聞天道無知不愍遺棟翁以重我門下孝思之
戚卽欲修辭致奠而事如蜩集維日不足徃母以至
于今死罪死罪令親來又辱手教提誨之誨稱獎之

華東存稿卷之五

三

過感媿交集何以堪此緣述職之期迫在旦夕不能
祇修寸楮少露私衷所命已有區畫而令親與舊館
人猶相繼繼竟虛教命近得邸報冒在取列蓋門下
明揚之典不遺樛櫟而司國是者觀風之采遂及菲
葑耳然則門下錫類之仁豈曰瑣瑣而已哉夙夜矢
心佩服明德嚆環之報不足喻也將治裝北超引領
粵雲萬千瞻戀敬此問安門下不腆菲儀用以旌心
并帛一端奉之凡延望爲貞告外棟塘七間曩在貴
溪道中屬稿謹載拜以獻餘惟節情加食永綏繁祉
懷懷之休邦家胥慶不宣

三石二公

自東髮時節開海內有瑞石公忠肅而哲宣光四
而慈惠華夏后北之爲華華常欲正冠容瞻依於大
岳之旁一睹光範以慰平生而未有緣致竊伏江隅
豈勝傾仰長得侍宣愛函丈於京師凡所開示莫非
淵源卽乃從青門遊又得聞德言之一二以爲大訓
是某雖尚在官牆之外而觀德聽教之心已非一日
矣夫華夏貞元之會千載而過一名世猶想聞其風
采而況居之相近不及百里者乎此某之所以瞻望
有嚴而未嘗敢怠也邇來道履萬福 聖明在上日

華東存稿卷之五

四

眷不忘某當敬候龍節於河洲之左矣近得邸主陳
實齋老先生所著溥天澤錄列諸梓而欲仰賴文章
道德之宗師引重一言以光簡帙幾欲策日遣吏伏
謁武車之下而未敢率爾茲承青門惠顧敝邑請爲
先容伏惟門下俯念亮其素誠而終惠教之不勝寵
幸

上敘齋蔡公

汝賢伏自蚤歲已仰芳聲江漢懸思未繇瞻侍每因
良辰望風引領去歲補令奉新因廖東溪年兄爲之
先容計得望見顏色於聽事之堂而舟過吳陰德

未至迴詢津人悵然而去不謂敝人迺遂得以聯事
承大君子之後奉檄忻幸以為奇事癸巳玄月辭近
村老先生於康山道門下之政博肅貞慈育內神服
謂宜恪守成畫以須後功弋陽按察崇公則又深慮
此縣之繁而極談門下之庸敏惠忠焉而不厭其議
論皆天下之務而得其精者汝賢蓋退而喜相承之
有法程也十二月至縣父老庭見稱述仁義喟然興
嘆汝賢聞之有感于是銘其堂柱而朝夕遊省焉所
恨質愚道遠奮策未前雖被夸父之逐日形神雖勞
祇以自耗而無益于民事之毫末為有罪耳皂人歸

華英存稿卷之五

五

自京得手教拳拳如見門下矣玉省清嚴珠章論列
而由衷數語乃猶不忘後來之末吏如此則固宜乎
遺民之致其勤思也感何可言甲午六月聞仙舟且
至汝賢喜以報諸生及群吏及十二鄉之耆民莫不
延頸以望思再被神君之光而門下已揚舲於大江
之流矣事滯宜興不能奮飛此後常欲遣一介遠候
珂里而卑舟簿領之衝日復一日竟爾遲失徐州詢
得從者之便敬布腹心草草尚容韻訊候請教益也
伏惟門下察其夙宿之忱而垂神亮焉不宣

上寶齋陳公

某自奉違台範望年於茲風雨昕晦實時時
海岱何私潛植同被而膏潤所漸雖鯢鱉轉棘之無
知固有獨能領其造化之深者歸功高深分所宜爾
星斗瞻回固未嘗一夕而不在冠弁之上也恭惟
聖明在御賢哲奮庸而舉夔伊呂之任又海內之望
歸焉者某維日望方舟之來冀得以朝夕樞衣門下
耳某今蒙恩援職方主事志浮識鮮未知所裁矢將
日守老先生平日之訓辭以自砥勵以求不忝於門
下而未得知得遂此願否也不宣

上靜思張公

華英存稿卷之五

五

伏審大介豫定爾雅不群鯢邑布德則羔人湛其露
慈龍家獻言則通宇瞻其風節凡諸紳數靡不欣承
而况受知之深如某者哉敬服敬服邇來道貌何如
熙日樂觀莫非至德達人遠覽夫豈世情忠求自盡
道求自得而已爾此某之所素知於門下而他人或
未之及也如何俗冗不常愧稽奉候茲特遣吏代申
問安之私惠山靜處造詣益弘幸推餘潤以澤顛蒙
千萬漸寒茂時節宜為國光重不具

上龍門叔祖

比來萬福相別逾年始得奉承顏色真樂何如而遂

忍心東向是某之輕徇外人而薄其所厚者也罪何可逃承歡之下不知曾為洗刷此心否草木何知望加培植然亦須相時而動大要只是明其心之無他前日出于一時感觸之情而今日未嘗忘悔過之意耳其他心迹與夫一時之造言則所以使人地震怒而終不可解者則尤望曲為之辭而深為之辨也雖然昔者曾子為人何如也三至之讒其母投杼而走矣而龍門不以為然不惟不形諸辭而且不逆於心是龍門所以愛我者過於曾子之母也向嘗與子春論及莫不以手加額雖然非敢為佞也感知之深而不可已也必舉以為言所以待曾子之母者淺矣是又某之罪也

華夷存稿卷之五

七

與周子亮

八月十四日始至安陵舟中眷顧時用於邑諒彼此同情不言可知每念與兄相知唯道義之故不在情好乃今不免忽忽若此豈情好之篤因道義有殊使人不可解也奈何奈何別來如何用功為學之道只在此心更不容他走使吾虛明之體真能不系於物欲則感應之際當自有可觀者紫陽所謂要在然而識之不在言說真平生理得力

完粹之資其得於天者亦已近道又喜自來髮未曾不為世俗一切紛華之事汚染即此敬修可願不忘其初閩洛之風雅可尋也幸善自愛所觀游藝諸書請且捐去宋儒精要乃在近思錄中直是滴水點凍不可不三復過也如何如何少嚴詰已入楚矣渠途中想亦是自有所得不知如何愛莫助之日用懸望廖某地切同官當道吾元所以屬望之者弟迂妄可恨言尤行悔時常有之近亦然自省克求不愧於吾兄然不知當作何等人也兄寓近在何處呂年兄亦時時相面否弟當十二月初旬赴官前此尚留越中幸惟惠教以慰遠思不一

華夷存稿卷之五

八

與包子同

子同足下來論風氣日端士論不立昆玉大雅不群動輒取訕於時輩雖以雖有高明之見未敢出以語人誠然誠然又謂近得不肖相與倡和真一快事則不敢當耳雖然雅意不敢虛辱請遂以不肖一得之愚未敢語人者為吾兄一言之惟吾兄惠教夫自王道不明人失其情士失其學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似以濟其私而內以欺其心其辨言浮論未嘗不欲達權趨變以自托於君子之中庸而其隱微獨

間所以退藏其用而極其心思慮之詭者則曾不足以及育於鄉愿之門牆而其分世同污濁利懷居固有穿窬之所不忍為而彼方且日孜孜焉用以為德圖奇訣而力為之曾不思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不實而陰賊熾極其所之必至於傷敗彝倫離畔君父而莫之敢天開蓋自周衰以至於今天下之弊日入於此此風氣之所以日漓士論之所以不立而禍亂之作所以相尋而不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未嘗泯滅而豪傑之士間或挺生乎其間其措心立意思欲守其孝弟忠信之實理以求不詭於天下之經而不能自己者則其見諸行事將必有廉靖清修之節圭璋特達之行以自遂其本心而不忍苟牽於末風使吾夫子遇之亦必有斐然成章之嘆而裁之以中閨之科而頌詞言連詩章起而攻擊之是因心迹判然絕不相入如推鄭朱紫之不能聲色同而勢有不強者則彼之所以誦言連詩而私惡憎於我者乃吾子所取以自考其明道修己之實而吾心太虛之未體昭明靈覺疏暢洞達誰毀誰譽真如飄風浮雲之往來於太虛而太虛之體未嘗為之動也如此則又何毀譽愛憎之足以脅其心而自降其志自

辱其身自沒其實以免於眾口之譏罵哉但恐執德不弘一毫適莫意必之念或得以潛伏於胸中而不能出則吾之所以明道而修己者未必不至於認客作主而此一毫適莫意必之念反足以為吾太虛之障蔽是以道遠莫致而吾子抱其一隅之潔以自安如東漢之李李膺范滂之流高爽峻潔各相標道其意氣之所感召風聲之所披靡非不足以廉頑立懦而庶幾託迹於伯夷之清而其所以卒至於蹈困顛蹶以身質焉而卒不能化小人之色承而用其陰德以成天下之務者正惟跡之太露論之太銳在我有以致之而千載之下使人猶有遺憾焉則彼譏訕之來吾亦無庸知其是非得失之何如而皆吾砥礪進修之地矣孔子之所以有取於狂簡者非狂簡之為是而實望之以中庸也聖人以中庸之道望人而吾猶未免踐迹於狂簡之路求諸吾心豈非得其性之所近而姑為其次者之過乎抑亦閤時病俗以懲戾夫外假天理之私似以濟其私者而適遣吾聖賢人之中庸而謂是狂簡之行也為是以振起薄俗而惟吾子以為之乎夫聖人之道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過乎物而物不能違譬之日月星辰之懸於霄漢

無容心是以至明極察而萬物莫敢傷其明使吾而不察然則猶有狂之可議也吾而不免於狷焉則是猶有狷之可議也吾有可議彼從而議之則彼之所以議於我者乃吾腹心之實病根據於中不自知覺而賴彼良醫一朝之力而後改發之也是則其為益莫有甚焉而遂夙興夜寐隨吾良知之本然而致其精一之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其性情隱微之間而反觀內省果無一毫之遺恨雖君子之正誼明道本無先獲之心而義理所同物終不得而蔽之亦將信其為君子之中庸而譏訕亦有所不及

菲泉存稿卷之五

矣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而况人心之善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君子之為學非以求異而所以率其民彞物則之同其待物也非以求同而亦不能掩其好惡是非之實人不愛情亦在乎君子自為而已是固吾兄伯之而使賢之和之者也說有未安不厭往復

與孫右文

為別亦幾時耳懸望之私累形夢寐奈何兄不于灣中一泊而使我無侶也兄近日懷抱何如悲傷之身軀不太勞否兄純心至孝乃弟所知前日慶

悲所以用其慰解者尚有小弟在也今老伯既已悲傷年嫂夫人當復以哭泣主朝夕之真誰為兄舒此煩鬱者每一動念心神俱飛雖然願兄以弟譬之弟為諸生時老母即已見背矣痛毒十年始得一第尚未知幽真之中能知與否而伯母乃從容善養聞捷而終兄雖有無窮之感而視諸弟亦可以寬毫髮矣弟既與兄越遠不得朝夕聚了如廢壽時弟有失德或處事有不合義理處兄即宜惠教不可遲緩更望兄據經守禮以為鄉邦風益務涵泳停蓄茂經濟之猷出而輔翊明聖以答臨軒明理識時之問則同

菲泉存稿卷之五

榜有光而弟之不才亦可以考德而問業矣千萬千萬舟次嘉禾理宜奉哭伯母且伯約不可虛第弟有汝工之戚急於東歸終鮮兄弟兄所素憫也惟照恕不宣

與舜才舜卿

穎川不得奉別心甚不寧途中不偶不得計日以報以此知昆玉之懸情於我也承庇通籍仕途計得以微祿養親勉盡平日之志不識如何有所見望惠教千萬日用工夫不可一刻放過時時提醒此心即志可也古之為學者莫先於辨志提醒此心即志

之端舍此無志可辨矣戒謹恐懼即所以辨志提醒此心即所謂戒謹恐懼也如此則欲念從何處入又之尚有不言而喻者未可輕以為語也人行草率附訊餘種種惟心照不一

與茅順甫

九月二日得賢弟上第之報而修撰林允道飲敬宇相與傳觀蒙以為問世之珍也願納交焉明日諸生賀於庭下山人沈懋學氏特人問訊又明日過賓舉觴察友樹旂輿人皂人以曾及迎送識一面為幸賢弟文華迺邦家之光而餘照所分先及鄙人如此豈不欣躍然鄙人知君乃在毓秀之樓誠不待今日而後決也潘弘回言不為魁解賢弟其不樂燕琳藉賦世不易售實過其名才士之福即此一端可以自解矣

與姜廷善

昨過常州訪昆玉不得見悵然久之惟與楊子同至虛亭而已進謝文宗平日性談清才亦不無一考卷為錢黃門乃郎持入京矣抄本亦復不見取諸京師刻示人士又言新昏之後得此舊事觀其氣象當為翰苑自來文宗垂情文士未有在

此之厚者尤宜痛志用工宅心助行為宇宙金人不可忽忽度時也家中無事即宜赴館樂羊斷機古史所稱千萬刻意致功毋或二思虛廢景光陰山之足為明鏡然於此消克得去亦可以析理欲之分而辨義利之端其緒餘又足以為養身之助過承相厚輒露其愚望自愛重姚年兄獎勵文代賢一作必如溥天澤錄敘方可萬勿戲為六朝也相會尚遠各努力明業不備

二

廷善維揚霑襟賢甚不安宇宙許大豈必促膝為懽

菲舉存稿卷之五

十四

耶賢所以妄意高明之宰者正係此思耳仲宣其曲圖之考貢事亦一機會文宗多留情首選親老矣功名之際順則行之固不可乘時追射而懷幸得之心所以守身也又不可當機故避而取豪傑之譽所以事親也守身事親二事一道願合觀之千萬

簡眉軒誠軒伯林二父

秋來白雲時與瞻望日切境內大旱承上官相體得作全傷可為一濟但近來氣體不佳鄉人紛繹殊無善况耳然最可異者雨後苗榮而下青青似有粒食之望慰甚慰甚此音仍舊此缺尚未補書來者言有

留以承乏之意而梅谷蕭公知之亦詳但遠方小臣終鮮援助恐為有力者所奪寄信討官人猶以為舛也况不寄信乎姪思丈夫須於此等處立得脚定不妄隨人得之不得委順于命庶將來有受用耳蘇公謂臣雖至愚不敢由它途以進大哉言乎秉以為訓昨報陞同選休寧王兄戶部計吾輩亦只在八月間有消息矣恐記念敢吐實以告

簡眉軒伯父一

羅工部到縣六叔仲莊曾出與講議否此非常人母相失世間惟有講學一事不消畏人非笑却畏自己

辛未春稿卷之五

十五

有可非笑幸轉道之家中百事諒羅垣自有處坊牌亦何須苦苦要蓋世俗所榮道義所辱兒童所憐識者所鄙君子慎之賢今日之事豈忍神揮電閃求能吏之名惟有助學勸農振貧安富而已陳四歸草草餘須韓十四來時詳布寓滕閣姪汝賢頓首

簡眉軒伯父二

書來仰見春春尊懷莫知所報惟有洗心修善之途振風喬木之表始為不辱知己耳言謝則虛物酬則菲皆非所以待赤誠尊長也非佞非佞世情乃爾譏騰條馬春融忽焉冬烈若難乎為處然自有天地以

來兩者循環則然矣誰能逃之君子定志不眩於俗譬彼浮雲付之一笑而已若失已以徇人日亦不足吾亦何為勞勞費此正當之精神耶古之人以標名青史為望豈閭里所能表揚老伯且姑息此紛紛者勿論可也卜居事實以無力不敢過想有福分者任自為之賢只求短椽數楹日可讀書夜可安寢足矣王謝之堂今復安在午橋名姓亦已屢更老伯且試思之何如石崖叔公言言至論教我愛我者深矣一鶴之托半年不報可乎今差人往海門得其二留一在此蓋千里應和九皋聲聞願隨風翻共濯青昊耳

辛未春稿

卷之五

十六

簡眉軒伯父三

遠辱惠顧真見至情而姪日夜奔馳曾無一隙之暇膳羞寢興殊失問視且風雨歸舟三僕蠢愚豈能侍直汝賢萬罪萬罪到家想小大俱安可喜可喜父親康寧不勞過懷昨戌時得一子名曰令生父親甚喜茲姪以武舉事赴蘇望後可歸十一月朔可行矣囊

無資斧奈何然此遇是好消息遇伯父所深望於二
者敢不益勵清節爲軒然一大丈夫乎鄉人相會可
吐實情 聖明在上自有公道固不在區區書帕間
也于滿腔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閒閒話短長之句
伯父以爲如何望思之五石別時甚愴忘分之交海
內所難對酌焦山潸然涕泗汝賢謂某於老先生遇
道義之別不勞若此五石亦抑情登舟蓋在彼則宜
鍾情在汝賢則宜正色而對也僚士甚服汝賢之不
阿二弟致意不宣

簡肩軒伯父四

華泉存稿 卷之五

十七

將趨徽州辭巡撫晚宿僧寺相思爲勞且自滄洲先
主去後不得一字道里日遠我懷如何地價已還南
屏叔祖然終非定居况甫無下落而水南叔祖日以
後價不足爲辭作舍道旁竟當何似此惟渠可以自
處之朝以處夕以償不敢負也處而不得猶當割地
與我承受不當置之終不處而已也伯父其爲我壽
之東洛之說想是戲談不然何以久不見報今此處
資斧已盡入京雖有相知在彼然下貼太多又不償
息恐盡叔姪之歡當別借以資用家中之租東洛根
本一粒不可動也汝頤姻事寔出天緣室人子不以

所帶釵爲吝慨然承其意似非婦人常格且撫之
於會生衣服飲食無少差異我心樂之積病爲退然
非可以語人惟伯父處可言之耳姪入京不知何官
倘得如所自欲明冬決覓一南差稱觴叔祖母膝下
且期與伯父鳴金伐鼓呼月西湖不知可遂此願否
羅垣老叔之喪已及大祥哀想有宿草矣何時以隻
雞斗酒哭其墳土乎餘情萬種不能一一伏惟神亮

簡肩軒伯父五

華泉存稿 卷之五

十八

伏自雲陽解舟千里感德每食不忘到京日與十六
叔父講頌以寄所思諒彼此同情時常一念及也雲
陽行時士夫民人塞道相送厚而有文汝賢揮斥包
羅不令近舟而惟與一二生徒談論達京口故贈詩
者有書恭不止留異劉寵何曾愛錢之句汝賢
始自慰其三年之勞而感伯父月丁丁寧之誨矣詩
聯可令李海刺置小軒此並于都憲之盛心也豈曰
好名良感其意耳入京盤費甚大只得牢守不欲問
有餘於人此雖是魚之飲水冷暖自知而已以虛名
論之當還顯秩然而非所愛也惟求清溪衙門讀書
養性以須大成耳此言已定諒可從願伯父以爲如
何

簡作泉弟

前奉一書覽不霄見月白晝看雲無時不在懷抱也奈何比日新湖叔父萬福汝百亦宜南歸承顏之懽燕喜之樂真兼得之比之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後役異縣雖足魚鳥軒翥欲其自投他籠而不得遂其江湖山藪之思者得失可知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當時一諾之輕其失已至於此矣庶幾夙夜則亦有可免者唯求進德而歸以贖不孝之罪而又不如何所用力也王子博雅可處近日所作又覺切理此雖不欲認為已功然亦可以因此而自免於坐食之嘲矣如何賢在此漸為士夫所知人事頗分義以官府遠嫌不得交迎賓客而應酬之節有不得不然者唯謙以處人介以持已而已

簡子旦弟

槐亭送別又四月矣出北關曾有書相寄達否此處路當南北之衝家信易通鄉人聯絡常問德業而以不通信耿耿以易通而不與通故也達士神遇君子志乎子旦能亮之否耶才賢晉升宜開氣運非苟為家之光今秋大解測之士論自當屬諸子旦然區區所望於子旦者有深思焉諒子旦之會吾心也字

古許大知已幾人惟自脩而已叔父茂神正學端履大科叔母內外宣慈羣姓咸賴子旦承顏聚笑之餘亦曾談及區區否白日流雲冠峯獨立縱目江海之外浩然高吟此興想自得之無任遐矚

簡汝雨弟

汝雨契弟足下前日在家雖不得日望汝雨之眉睫然猶幸大居之不遠而猶得以見汝雨之室廬也乃今則有不然者矣草堂幽靜真可以讀書而柳清竹礫又可因之以吟咏其性情之正往來樵牧馮石而與之談朴野之風真率之意反若有勝於文人韻士

之說者賢也夫亦采江若之英而拾瓊枝瑤草以自獻乎明人子而已其他務外好高迂怪疎狂之說內不足靖其心而外有以致夫里中少年之訐訐者志有所不屑為而義有所不敢也特以結知汝雨有不吝不言者耳汝雨其亦肯聽而行之否乎所作文字幸多寄來子明在家宜時相考問以資進修彼諒之士心迹無隱賢寔心敬焉況彼亦素知汝雨之為人者汝雨千萬自愛易說留此一看惜其見理不透徹而稍滯於場屋遺就之說是以看之多不力集說如已買得早以賜下尤感 貧莫貧於不知

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富莫富於自足貴莫貴於自立
壽莫壽於流芳百世大莫大於得志一時 古書書
房壁間挂關之說能不亂清聽否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五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六

門人 升陽姜寶利 男 獻策 款功慈錄
歸安茅坤校 孫緒何汝敷 重校刊
先妣淳孝紀實

先妣姓孫氏外大父敬仕為陽穀主簿為人疏直不
治生產然又性慈惠好施有告急者輒盡所有與之
治陽穀不持一錢去巷居三十年請古文辭自娛澹
如也外大母樊孺人有士行實生先妣京師生適貨
王者至命之曰玉其小字曰京云年十九歸南寧先
生曾祖直巷府君年七十病疽醫馮公曰按方藥得
指血調者效果遂厚直求刺於僕者諸伯先妣曰馬
有治吾親之疾而刺他人者乃祀天手刺中指血進
三日疽生肌復七年卒祖以喪毀病先妣乃日夜顙
天向斗科首六月卒不起先妣憂勞耗病始此矣祖
必治家嚴整先妣歸即得其歡心有步恒先意為之
不候或母病先妣日治寢食以從三年不入私室數
黃稱絲欸祖必無私縷他所為祖是事家君如賓汝
賢生而孱弱稍長則使受學於靖菴翁公且曰爾已
務實事母自情也汝賢益退而高其請書之齋曰實
倚云正德己卯三月疾庚辰四月十六日疾革撫汝

賢者曰汝必母忘務實之訓告祖母曰婦不孝不少
延以終事母也言訖而卒生於成化壬寅三月六日
卯時年止三十有九節者曰趙臨人失其良婦哉祖
母哭之慟仆而蘇於是曾叔祖按察公為文以哀之
其詞曰汝為吾門宗婦兮孝以自持既肅雖以貞
靜兮復顯慧而夙知采蘋藻以潔盥兮芳蘭紛兮
簪山指血以瘳疾兮調藥而進之三易日而膚生兮
羌昊天其正之告汝夫子以嘉穀兮允蘭芷其既滋
舍汝姑而逝去兮予知予心之不忘也括江阜之芳
蘇兮陟崇邱而望汝也將從湘君於漣浦兮魂其再
其不返惟柔仁之履社兮何造化之相反斯端子其
修能兮修德章之自天惟生而而死豐兮庶慰汝於
九泉於是遂私誥淳孝之代辭也嘉靖乙酉清戎御
史臨清王公聞之大書淳孝之門以旌焉且將表揚
於朝我宋君謂是事舅姑之常也辭不奉然其事迹
卓顯不可掩邑之稱孝婦者必曰臨人婦人云

武重余公行實

公諱頌字邦興世居縣之下坊父東清發解為石屏
知州學宜人廖氏石屏公常夢道柏生庭三日而生
公謂人曰吾知此子之有立也甚愛之七歲能詩文

弱冠補縣弟子員博問精思韜志矜節毫髮不妄取
于督學黃公雅重之令縣月領膏火以資其辛勤弘
治戊午領鄉薦時縣學已七科不入賓籍鄉人爭羨
慕之而公殊無喜色愈自退抑人遂稱為余君子正
德辛未華林寇起當會試之期通判江穎推上公且
具資斧以速其行公曰時方不靖吾父母垂老而亟
亟馬惟功名之務不可使聞於人遂不赴是歲春寇
果攻入縣城諸弟葉槩被掠以去公哀其貧而莫之
援也為之鬻黃城之田以贖之寇生歸二弟而公訖
不責償夏寇又掠其友馬慶之妻入于寇穴不屈則

華吳存稿卷之六

三

幽之公告於鄉大夫士捐金三百以歸之窮而能施
如此蓋天性云甲戌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時
方帶 乾清坤寧二宮公受 廷命採木江南敘事
以濟而民不擾有白金彩幣之 賜繼丁內外艱公
志哀履約終喪足跡不入公門已卯六月聞寧藩之
變公忠憤奮激遂與監察御史南塘宋公散家財召
集鄉兵李英等三百餘人欲乘虛擣其巢穴比至則
都御史陽明王公已提大軍破之矣庚辰起復改兵
部武庫勞勩著稱嘉靖甲申七月戊寅 上命致喪
殷禮爰納羣議先生以 廷論忤旨被杖以卒卒無

遺蓄以資殯歛厚施而薄積豐於守節而屯於奮庸
君子惜焉為人譙冲而虛正直而易庶幾追迹古人
者嗚呼賢矣標行以迪貞窮達莫或渝之豈賈舉也
哉爰暨其時未嘗不觸諱崇議也得正以沒世又何
其保終純固哉嗚呼若公可謂君子人矣

草亭處士東翁行狀

東氏之先本出漢二疎新室之亂始自東海避居沙
鹿山南故去足而為東宋靖康間東振祖以右職補
統領率軍士由南陽至合肥復渡江徙今丹陽邑東
三城里傳八世至崇芳生泰壽泰壽生文豹文豹生

華泉存稿卷之六

四一

希武希武生曼勤敏承家胸襟弗耀曼生子三伯曰
儀仲曰篚季處士倫字廷節出側室金氏為人豐儀
性峭直不能容人過然機械事一毫不有於心用財
惟義是視不妄費而或有緩急叩門無弗貸者尤善
博宗姓有強梗輩則救之以禮資饗孤獨每周恤之
有外侮必悉力為之捍禦或致訟則百計解紛務抵
安全於是鄉黨服其義有不平咸請質之曰願受束
翁一言無令官府知也弘治己酉上命大通運河
人夫分工陵口者雨雪載道凍餒死相繼即出已資
助之不復責償多所全活者郡守吳公義之加禮焉

正德戊辰歲饑又傾廩以助賑治家嚴肅非祭祀賓
客不設酒醴綺羅珍玩博奕之具不蓄於家惟好聚
書史以教其子東爵命之曰吾宗本華遠亢是宗者
其在汝乎既乃命遊府庠復命止學於國子遺書惟
以親賢友善勉修行業為言不及家事東子感其言
益大肆力辛卯果登鄉薦翁喜曰吾賴祖宗之澤得
發於汝汝當矢心勵學樹功茂名衍及二孫吾願足
矣至其作事議論多契前聞在外日少故行多著於
家云生於天順甲申七月七日卒於嘉靖癸巳十二
月十三日春秋七十配尹氏東子娶武進鄭村金惟

華泉存稿卷之六

五一

遠女女一適同邑蔣野賀津孫男二長曰書聘武進
前黃楊雙橋女次曰修聘武進祁莊黃鶴沙女孫女
一今年乙未十二月廿八日東子將終事於蘇橋上
塢新阡之原東子以予始吏茲邑嘗訪聞公之為
東子又雅善予也從予請狀故為著其實如此

元春先生墓誌銘

先生生弘治丙辰遠端陽一日厥考文學先生曰旦
予家子是其生也且是日也按而命之曰孟陽七
知少儀不與群兒伍十三受易若參政張子德珍日
端坐讀書不徹張子曰此殆有志者特恐過苦耳十

七遭父喪奉養至孝陳諸祭法曰兒不類不能思
從先人於九泉也枋之神孫之乃擊明經博問精思
觀見其蘊終夜兀坐燭光達于內母華孺人憂而止
之遂移書冠山寺冬月夜既央無火則擁衾達旦足
如水僧定元曰不恤其身而惟茲咄咄者恐有他
勿聽正德己卯試監臨不第歸語余曰日月逝矣若
之何余曰傳不云乎經師易得而人師難求東海先
生者士行之表也曷寡學焉曰吾志也明年五月從
先生受尚書時余母亦已沒東海先生欲使知勵之
也乃誠以辛勤率之孝弟先生喜得師愈務精進東
海先生曰張子有志之言不誣哉嘉靖壬午不第書
室中遍揭肯綮芥年而周云先生元配胡氏司寇胡
公之女也既歸室遂婚其仲弟元夏季弟元秋胡生
一女卒請繼室於韓不能二稔又卒請繼室於王及
中表賦役交慶瑣屑不理咸叢於其身丙戌避疾武
林從者死猶親為之歛予往視疾則顧予曰大命近
矣義理不明慚負師友若之何蓋死而後已云明年
正月移疾歸二十有三月卒卒之日宗黨無小大咸
造華孺人曰傷哉是夫子之守子也誰即似之王氏
抱元夏之次子立於柩前曰亡人已矣矢死靡他宗

莊渠有稿

卷之六

六

以是紹名之曰紹宗胡氏之遺孤女則以許嫁蔡子
公毅之孫望族也嗚呼先生以溫粹之質詳練之才
遠大之志堅守之守天其假日焉來氏之亢宗亦有
賴也詎謂止此也哉兄弟之子猶子苟有人焉亦可
以妥爾矣墓在湘湖井山去文學先生凡一百十步
銘曰濯雲龍蒸天步罔程泚才魴頰尺波靡寧賜也
弗如回也不幸謂天蓋遠祔誓盈盈不明河漢懸彼
繁星此邦之人胡逝乃英爲宿爲碧爾顯爾靈嗚呼
已矣猶子入室是經是承大姓亦耦庶梓庶迎嗚呼
已矣庶庶銘

莊渠有稿

卷之六

七

查處士墓誌銘

代作

嘉靖七年正月九日門人查秉彝有父之喪既舍矣
未瞑也則路而告其諸父昆弟曰孤不類不能即顯
於孤之親六十有三年以沒孤死有餘刑唯是封堂
之事所以謀貞父者其唯我夫子乎乃暝外姻至亦
如之父之執至亦如之乃卜葬地道人塘兆卜葬日
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兆以請皇皇如也余曰銘之哉
其諸父昆弟曰查氏自婺源來攜李十二世矣又自
攜李遷海寧十世矣御醫我國家之賜官四世矣有
自稱一愚封奉政大夫沒以鄉賢祠焉者則處士之

父也處士及其配周氏奉之務盡道理奉其繼母王
宜人猶其母曹宜人也夢萱志就終身貞之及見王
宜人則忻忻然若弗之負矣讀書遇有得輒手錄示
諸弟禍患繇後躬先之良貨田宅則推共之示子孫
以端履儉德母立於過是故垂桑能領鄉薦秉中秉
直秉衡能為邑子弟員志學志與志高志文孫也能
就外師余曰是能家矣銘之哉其外姻曰處士之居
鄉則善矣年饑里人弗能輸也則盡為之償而慰之
曰今勿為官錢楚矣及鄉飲也為鄉賓余曰是能鄉
矣銘之哉問其友曰處士好古不倦精長於詩詞晚
年果有稿卷之六 八

伯父劉毅處士墓誌銘

劉毅處士之族墳墓在湘湖井山乃嘉靖戊子陽九
之明日處士正衣冠卒矣唯處士之遺言余惟余祖
父是憑是依子博士弟子員薦薦博士弟子員薦選
爰用據經陳禮罔敢逾越踐骨墨面奚翅惇八鄉大

士十口有子及孫之期在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
以狀就其從姪汝賢曰嗚呼已焉哉墓有志禮也請
從子成禮余唯處士時昔之事宗人實其見聞審厥
狀核其處士服善翁之守子性至孝既冠即竭力當
盡不敢裕胡胡如也概概如也甘滑唯所欲有未疾
佐饌唯節忘忘如也少差仰天呼曰庶幾無自速戾
哉斯如也臣淵皇如也卒夫棺內外唯禮賻如也密
如也太孺人華哭之哀則成家母踊母哭母致夷于
孺人號號如也退則袖幾脫水矣元元如也連連如
也子弟無私貨財唯和唯友唯因其心詳詳如也
惟如也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凡百餘指悅安之雖
誰如也教其子唯其師口且如也米商韓彥一亡金
六十餘許子于然與其徒去之矣追告之曰行李無
恙耶索諸袖曰亡吾命矣曰無傷也子拾取以還
汝今而後慎之哉介如也閑如也有遺官隱者系稱
惡少酌厚若則索之其人磨刀以而處士曰叔父何
罪官鹽余實徵之女母憐我叔父即殺我無汝子後
其人愧而止挺如也閑如也元配盛先卒不謀繼室
者十年服善翁曰詩稱有齊季女者獨非宗婦乎夫
然故室張引孝引慈賓如也孀如也既而女淑王

...孫男子鶴子鳳與水命名之孫女子臻
...夫則皆賴以少儀整如也淑玉之生也處士
...愛之相攸得舉人黃九皋纓馬與俱有疾先處士
...之外卒處士哭之疾甚處其婦女使退更如也以
...逝唯五十有二年距其土則成化丁酉十月十七日
...處士諱端字元急與余父南峯先生同五世祖於余
...為伯父五世祖諱思名高祖諱勵曾祖諱濬祖諱宏
...考諱輔是為服善翁米氏自開封來蕭山自大戶府
...君至於處士十六世矣載諸譜牒列如也銘曰
相胡澄澄 井山亭亭 從祖從考 良人佳城

事... 卷之六
... 天 隱德川宣 過者必式 視此銘言

叔祖母慈淑孺人黃氏墓誌銘
史曰嗟乎余讀宗子統狀其母淑人之行也未嘗不
泫然流涕也夫貞烈弗耀則懿範昭焉是故孝子
于範則弗之有悼焉爾矣夫鉅徽弗宣則徽音曠
焉是故孝子于音則勿之有實焉爾矣夫至謨弗贊
則幽微曠焉是故孝子于復則勿之有越焉爾矣
夫理諭弗章則苦節曠焉是故孝子于節則勿之
有逾焉爾矣夫勞庸弗敘則成教曠焉是故孝子
于敘則勿之有志焉爾矣余讀宗婦行之狀若是其

...不...不致感于茲五者而重有以歎也宗婦姓...
...文...望族厥祖曰某種仁惟滋藝義惟宜廉爾風
...于鄉鄰厥考宗遠秉謙為基嘉遜為樂清修表于縉
紳時維宗婦明慧風稟降而穎靈是故有彤魚之質
巽順素植長而端凝是故有羔羊之度儉共成性笄
而穆真是故有幽女之朴動容遵紀烈而敏質是故
有趙姬之肅史曰嗟乎是可以微懿範矣暨歸于栗
齋秀才昭問類藻維德之行外則事樂菴公敷猷賦
箴以勤王臨裕無難色內則事毛儒人怡顏若志嫻
無周辟時維宗婦祿衣蘋蘩以趨牖祀是故有尸齋

事... 卷之六
... 之... 醢將隨以載奔騰是故有味旦之歲照姬履

...以處廢侍是故有小星之悲左彤右悅以閑姬娣
是故有采芣之賢史曰嗟乎是可以微懿音矣乃樂
菴公即世伯毛儒人卧病頽天祈祇恃以無恐髮冠
菲履乞養居約匡謨屈策厥助維多時維宗婦孝以
過妣保傳攸諧是故有孟光之標慈以庇下戚獲晉
洽是故有萊婦之守禮以別外交涉稱慶是故有鄰
曼之善和以洽內閨閑感化是故有左姬之才史曰
嗟乎是可以微幽履矣夔痛而心懼相繼以隕...
...辭責畢率違時不展百憂忡忡時維宗婦...

冰泚酌其淺深是故有潘母之哲米鹽靡密節其盈縮是故有陶母之儉裂珣毀鵲恒思未亡是故有貞妻之矢授壺委瑣以隆主裡是故有敬姜步戒史曰是可以徵苦節矣既宗子統承于芹泚孫子日升豈而發聲時維宗婦示之義方率之義典是故有鄒母之遷約之儀執申之信令是故有程母之警愛訪女誠愛整蘭則是故有班姑之正爰斥宗器愛飭掌固是故有孟母之仁史曰嗟乎是可以徵成教矣夫孝以徵節節以徵獲獲以徵音音以徵範是五者士大夫之所鮮也而宗婦有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華東府志卷之六

十一

南平乎豈其然乎宗婦生於某年月日與栗齋秀才同祀少栗齋秀才二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生子三男一統配徐女二一歸孫蓮一歸周鯨孫男二日升配王道升尚幼孫女一許嫁曹南濱統將以是月十八日附葬于栗齋秀才之墓求銘銘曰維天呈象寶發含光維地效法坤珍秘藏維聖建極欽儀定方維賢樹德恒貞用彰易稱帝妹以祉元吉詩贊文母永世作則書敘克女媽內之印禮表勸修內職於皇允宗有令人宗婦嚴揭繼繼以族五宗以諧二相以效婉婉以胤賢貞維是

宗婦栗齋之配珠英蕙縷玉儀蘭佩星潤璇璣月輝朧朧馮媛塵並樊姬克對維茲子孫勿替引之雲軒玉樹雪圍瓊枝竹岡窈窕幽靈冥祇勤于貞石永克有辭

明故淑宜孺人來母黃氏墓誌銘

余讀詩至江汜之以喟然歎曰嗟乎女子陰柔其道頻牽古則有之非深山大澤曾龍蛇之懼生入宮見忌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夫蒲蘆負余蟲鵲爲巢待鳴鳩居然七子豈非物之生以相濟邪雲蒸于太宇風以烈人而托以三雨况茲氓乎世俗少恩幸或普其

華東府志卷之六

十一

也而夫之祀而已遂以不食悲夫淑宜孺人者名丹異屏君鏡之配也父處士地及笄齋簪屏而嫁焉異屏方孫學顏官鏡考曾故以自剝腐腐腐燭屏處而待居常墨墨恒以弗獲逮事尊尊選士民義公太孺人湯氏爲憾享祀惠時思媚于吳氏姑終始肅孝異屏少嘗育于丘嫂江孺人既長事其伯兄散官皆及江孺人務盡道理孺人恒揆志逆承母教自遂處諸妯娌子姓外內戚私咸有婉節上下安之以故異屏得銳情芥藻無內顧憂后項之免而不育孺人亟謀姊姪之宜子者異屏曰何哉汝寔生子而是

之從邪對曰妾聞內婦以厲姓不聞劉宗婦有子幸
亦幸而有子百歲之後拜於墓園汕油然辟鳥鳥之
集配林不亦慨乎吳弁笑曰子言則是姑須焉孺人
口噫是河清之候也妾則不能以明日矣吳弁用其
言陽菴告于閨遂問于媒氏聞錢唐王氏之有女士
也委禽而受之適平來歸王孺人冲華淵令喜愠不
見于色與孺人甚宜生二子尚忠尚志生而王孺人
病以逝孺人恻之歛而葬之湘湖之山旬歲裁食時
吳弁亦逃名淵泉閉門閱古人書葆真息機世俗一
切于冗變幻塊然不入于心惟孺人日務教誨令通

華果自補入卷之六

十四

也丁良師傳母漂說名徵黨于鵲斯其慶堂火孺人
亟抱持二子辟于與隙曰兒在此餘皆外物無傷也
愛而知勞二子因緣有所樹植不為群兒及尚忠取
于金生子貴亨尚志聘于童而孺人亦遂不起矣卒
之日二子隕于地居喪致毀寔茹靖己丑九月三日
距其生為成化癸巳十月十有九日享年五十有七
遺言遷湘湖之山之柩陪葬笑竹山新阡葬屏以周
易策之吉遂筮以明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如其
言葬乃命其猶子博士弟子員尚文著狀請刻銘于
石納諸幽鳴呼若孺人者可不謂希人哉夫居室之

之何其道之孺人昂傑之謀如耕之待秋王孺人幸
動生子還授孺人曾不身受其實殆天以篤孺人邪
何值事之奇也若孺人者可以風矣余故表而出之
以附于螽斯洗羽之義云

趙子忠墓表

五溪先生坐端範堂來汝賢林應麒侍有泣且來者
使人問之曰處州百姓趙子良也小人有弟幸大人
校士第一應舉錢塘病於疫遂不能南九月二十有
二日卒矣嗚呼痛哉是旅貧不足具槨柩有能言

華果自補入卷之六

十五

人者其庶乎有良乎言已復泣下先生聞之曰
嗚呼是哉趙子忠也豐才近年胡為乎然哉是其為
人則能醇謹為敦厚矣胡為乎然哉游魂何之是在
師友二三子有是心否乎乃捐俸金百四十四銖治
其殯命賁也麒也視之子良始能以其柩歸葬次祖
墓七尺且移文州縣動恤其家母俾失所子忠亦幸
矣哉汝賢竊惟先生之於門人恩義唯均並諸父母
不幸而一旦焉者有若舉人沈勣有若生員潘有年
屍死扶生唯力是視然勣之亡也先生方在嘉禾有
年之亡也又值先生之還錢塘也處州距省甚遠于

忠即沒於家父母兄弟妻子則安心矣日月告訃先
生且不得知况知而使門人之殯之視回猶子乃今
於先生見焉爰用私識其事樹當墓道以幸子忠猶
有鬼神必長其三月之孤以嗣之世世傳誦有去此
而求薪焉者鄉人咸有人心必母待子告矣先生姓
萬名潮字汝信五溪其別號也江右進賢人魁辛未
春闈督浙江學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七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獻功 蒐錄
歸安茅坤校 孫婿何汝敷 重校刊

桃源傳

余夙慕岱宗之奇勝有上古之玉策寶書在焉思欲
登其上睹所謂日觀諸峯者而未有繇致之蓋有思
思久矣及觀騶子小魯之論乃知川谷之靈亦以人
勝而桃源者則東萊之嘉慶處也東萊之屬州平度
而止多奇山固山最勝固山所經桃花洞最勝然余
入者輿籍句之望人來未以名聞也將夫亦有待

山房卷

少子先生讀書其日學成而後仕蓋東方問氣稟
山川之英華焉於是學士大夫爭侈歌之然後桃源
之名始聞於天下蓋亦余所欲登云夫地貴耀嘉不
係此顯茲洞者所謂晦興山人者非歟吾聞諸李先
生云洞之勝上多青雲下多箭竹舉火洞中則固山
出煙蓋茲山之所通氣也顧下偉哉廣谷大嶺崇原
逴游所函造化之精蓄而後通必有所鍾當在人物
而青琳亦瑕白金丹錫珊瑚玫瑰之類世所稱珍者
不與焉雅不云乎維嶽峯神生甫及申李先生者蓋
茲山之產云謗曰高山百疊千年一及信哉言乎昔

者仲尼仁聖岱宗賴焉當時豈無良域仲尼殆未之
聞而爾夫自仲尼以岱宗問七十子亦各以通才著
其所履子哲稱沂子宰稱汶子夏稱西河子由稱費
天下之大魯為元服有自哉夫李先先生方務綏德茂
功宣學惠問以追鄉先民所服行者皆夫子之教也
昔子游宰武城謂有濟臺滅明然後知武城者以濟
臺氏名夫地靈生人惟人實終之李先先生即進於諸
賢之域也洞之名與泰山相望在魯境不亦可乎來
子曰昔李先生之舉于鄉也郡守李公夢羽衣神人
云登第者一年實居桃花洞之麓信神之降

卷之七

牛後云

黃氏嫂傳

蕭山之水清比七縣為勝而西河者清之會也嫂氏
生其間焉固已出塗泥而濯之矣真良耦也歸予兄
性愛清白不待鈴詔而動自純雅有君子之清風焉
真又良耦也乃龍之年蛇之月淵此塵瑣不足以留
仙人之跡而又適當予家之多輩予兄夢食耦失至
大者而貨其次者於商商固斯其大者而予嫂以六
月仙矣有是哉有是哉夢之於人含祥托咎近祉階
亂豈持予兄為然傳以貽好事者之輯錄云

列史氏曰周官六夢之法於今不傳事與否豈敢
知天但統所夢而論之則誣邪偶邪憶之非其真邪
夢常事也而耦即耦人之所常食也乃入其宮不見
其妻何邪夢耦亦常耳而失其大者得其次者又何
邪若以非誣也偶也非傳之非其真也則猶有鬼神
焉必長子姪榮貴之以耦於時新大耦者其將待次
耦者之撫之也歟

眉州孫文懿公事蹟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
司徒尉李昭言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

卷之七

公以第三子身行入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
謂其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著昭言知眉州又
公嘗聚徒榮州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
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緝綱至見公愧懼
公慰籍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書奉新胡氏繼嗣分書後

看得胡二三始因無嗣懷抱親切羅節瑛改名胡機
相與辛勤營運致成殷實後胡二三納妾喻氏生子
胡機中道夭折族眾胡四胡四胡四胡四十胡元十
各謀繼立輒肆傷殘三人成虎一紀告爭胡二三以

老大方... 諸鳩居鵲巢... 新族類之無... 及逼逐胡... 了之名亦... 二三擇立... 與胡機中... 夫養精... 此明機... 依倚終身... 胡邦濟亦不得輕

他人之言... 詐誘分買... 之定於邦... 敬老振獨... 今之宗族... 化之不明... 之後其各... 子弟徐九... 香蘭馬立... 號用印... 書四好銘後

近民者... 新可致也... 贊蓋道古... 之庭且家... 棟塘集跋五首

棟塘前集... 乎繼志繼... 文及天下... 一方而順... 是數世... 此嘉樹也... 後集先生... 服夫秋來... 榮大夫士... 夫江南花... 隱德以與... 翁內觀不... 時行乎圻... 物而無櫻...

道矣

內集集諸壽翁之作而系之以內云者言乎其家慶也先生意承儀令集衆美以自媚於翁而翁心燕之故約履以即康而景祐以引孝也孝子之有內心者也而不獨成其親焉是可以風矣

尹和叔謂祿養善養之弗如也余蓋有遺論云夫達善無方惟時制之明清之辭敬畏之忌占啓之允詳識之公夫民滌濯其心而孫於癸常以復上也民有明賜而親有義榮如是而介於公祿而以優考也不

養則謂之可也

六

其別於上世也則又聲爲外集云

別錄太史王公之遺言而別之云者以志異也夫幽明之穴感應之理事既希微太史公而已矣先生又胡爲而致思其文乎死而猶思其文亦友有道之常耳而況思則得之乎得之而明其爲翁作也亦常事耳而況篇名之隱乎使篇名之隱而僅得其短章爲已足爲難矣而況詩之既富且多乎豈忠貞之士其立言也天地珍之果陰若有守之者乎將而翁若其信夫信之弗全於既死也而先啓其衷以爲之乎是皆不可得而知也惟悅親信友情之兼備而鬼神

不違有以知先生之孝感云爾

永生解壽黃母令人

星緯曷次懸諸天江漢曷陳錯諸地天精也地氣也精渾莫浮而次不越天光發矣氣維質流而陳不渾地澤下矣然而有神守之道焉尹達而應貞而通而後精氣之紀定是故夫神也者精氣之與區而天地之所以生生人詡天之精范地之氣而兩神於其心是故質實氣虛夫神出實而入虛矣精一氣二夫神

一而返二矣仙家元精元氣元神取守道於天地

文曰神者人之三神著而精氣合漠焉老穉百

七

永生天守也三代以降皇初日遠望

百而壽者世且以爲希人夫何知小年不及大年尚安與於天地之觀哉黃母章淑倫德介立精氣之紀定矣夫然故遂復融福永生七子二女教社戒受家嗣安溪公官湖之東道其皇波濯濯焉有江漢之心諸孫問業不倦璇璣璫璫燁乎充庭譬則星緯之懸其光烈矣夫天珍地寶固當徵徵于世積久而發皆精氣之漸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久視之者黃母者得天地之純守者矣

戒詞

一味訓書大壯而後任勞尋常固宜切戒書然小簡亦不可發痛痒思乃可

實言

癸巳冬十月朔鄉飲酒於學宮徐翁瀚為介主人親連之且告曰吾夙聞嘉賓傑行晦名適已蒙谷之開而忘世之紛也今見嘉賓如古人而動有禮矣其河上之遺乎敢請對曰鄙人無良伏無草莽老矣惟日或教孫子毋越法度以近君法之正刑抑惟幸鄉人故於播收以答官徵毋使司民之吏擊其門枹如一月若夫德不在滿傳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美慎實平

三連之三辭而可以

德始不失度官吏胥悅鄉人榮之華封主人曰甚哉鄉飲酒之以人抑昂也吾得徐翁為之介而鄉子弟皆整裝焉有所興起間歲不進而校席狼戾人或奉天子之令典而以學宮市也遂使自好之夫不肯就席可不慎夫是月三日華豐主人某書

鄉民出田文

縣令諭爾父已子弟今昨出城遊春春色漸滋協風時搖遊車東門澤雲四興助以霖霖其車年之微乎甚為爾父已子弟喜夫天不忘民實有明賜記茲將

降足豐與爾父已子弟何可不敬乃曰事承龍什夫也慶後喜昔民所貴幽人終歲勤躬公堂舉觴適一時耳語曰歲計惟春日計在爾爾父已子弟其各相告爾大小咸出婦子致餽莫或室處司此崇光其或散制解推此游飲於市肆泥膏積之此為情祇嗚呼慎聽之夫有晏始必有悲終此月微酒食不務者即大暑將至極汗索食婦子其將誰與爾爾父已子弟其慎思之及時宜勤十月登黍百堵皆有爾父一子弟其相與成婚務厚生之樂令亦爾爾父兄有此也嗚 二哉明日之役志令出田鄉間

公役在

又書上縣其餘日歸家務農母

和以無益爾父已子弟其知此意毋忽

語理文

惟令司民今在務教縣自法歲賦災四政不收窮冬飢夫頭越長道令始至旁午苦病艾草而茹編蒲而衣幸天不終棄斯民患時來午高下咸登氏始有寧惟神能興雲作雨分列藝事度日穀成膏料休明神有德於元之甚偉乃既五月不雨不雨極禾焦死中野子婦惟心號嗚將棄室廬向走嘉土令率民請神神乃降雨未則青興甚是然就實兵令無道不足以

貞神休神亦永念斯民不以令故也罪令懼過日修
不建神復雲起召此孽類食我良糧竟亮上飛結陣
下來終日之閒頃刻盡之嗚呼悲哉神乃崇其阜陵
蓋其草木厚為孽是助惡使與民爭食茲土之神
亦忍心於此否哉令有罪令則自受何敢移民神以
怒令之故延及淳良神有使罰民有非辜今日之後
請驅逐罔匪前時連過諸海無潛蠢躍神亦雪恥不
為亂眾神若不聽即舉鉅烈山神亦不得長技於斯
為子慎哉新善惟良作福惟順康民惟庸終惠惟大
惠之哉敢

祭名宦文

世所共美練水湯湯為生財特達圭璋或出或處
隨時所當是時能守我夫子之道術入而無辱於其
鄉者也神明下昧永休官特攝牲告敬故事之常

祭名宦文

分縣惟古實賴治端濟濟仁吏官職所應有政有教
相時及寬是時能行我夫子之道術出而無愧於其
官者也有嚴哉事寤寐衣冠仰止前烈用垂後範

祭魁星土地神文

惟神受命上帝職司文章學宮有祀歷年已長茲聞

今日之所不廢也惟神用洩日星之靈耀用啓天
之靈歲分秀藻潤著精芹塘使來游來歌者率皆紹
正學履正道而毋迷於其方當科之歲簡德而揚上
以答明天子之造士下以分我官師之光惟神聰
之

祭郡伯鄭老先生文

衆萬之生變化而始有炳其靈則匪偶然雖山之松
維淵之龍豈不一氣英異所鍾赫赫守臣千人之傑
有八仲氏棠棣聯輝蚤更鴻漸晚乃魚躍以德以言
以授出入力盛業茂三輔之才四國之守

卷之

士

祭名宦文

為視其家匪蕭伊曹往守於鎮

中取眩郡天子曰嘻子以自近相彼大邦莫如鎮樂
自異何時遺愛濯濯公拜稽首和陽是遷蔽芾之陰
曰棠孔甘嗟鎮之人思哺思乳豈伊密雲而晝之雨
鱗鱗朱轡孰聽其帷央央旆旌孰丹其旗閱我畫錦
宜爾夜臺不知其榮歟為此哀世曰公仁宜大而久
鼎鉉之華乃見身後天不可問道之將衰一鑑云亡
百身何追某等銜恩未報待見則踈抱其沉恨滯此
海隅公歸於天神無不在千里一觴寓此永嘯

祭一齋文

惟靈學足以軼一時之雋故能奮青雲九萬里之翮而矯運以闢南政足以和州之衆故能副黃堂二千石之秩而別駕以服驂志足以自樂故能不以待失就去爲意而早掛東門之冠慶足以自足故能以詩書禮義爲訓而遺西隴之安衆方擬其壽考庶幾齊年俾耳嬉世喬松而永一鄉之敬瞻夫何遂厥浮塵跨風雲騎日月而馳神乘氣於清冥之端豈其不亡者猶存將結爲明璧耀爲列宿而顯世俗以未盡之咏抑得正而斃如臨淵如履薄者可以占君子之

而造化耶

又信達人之大觀某今茲邑惟

卷之

七

不相與

不至假室者又可以驗其守

大凡其故生則問其室而死則臨其棺蓋當北社率爾一奠豈不能已其無從之涕所以爲世道惜而亦以寄吾私於燕言

祭光祿伯祖文

惟公道能守官志在合族劉介不回中才樂育其性雖安風有董心鬼與焉逝緣風御塵人謂此子當有遠憂蓋泰曜治賈用不售公曰不然是爲可教過歸自南顧我則笑惟公燕喜子姓詹對割肥分甘置之膝內佩鴈負劍召我相從公卿在坐使觀德容其

及不及夕接策從師富翁則斥公曰來爾子汝言善書妙事終成大賢未俗衰薄易生與毀雖彼繁華惟觀落蕭公謂是子必亢吾宗封植嘉樹無忘角子明明蕭公文章水鑑公謂教我視我時時奕奕高公樂善兼容公謂誨我易維有窮甲申入歲六月徂暑公將大歸呼我幕語惟公正則厚生今終沐浴佩玉正寢從容簡有遺書宗有嘉梓是究是圖嗚呼小子飲涕受命奉以周旋日月一紀上第春官帝試心隨祿江島悠悠思公墓有宿草感念公德敬祀

祭飛

春聯

卷之

七

名孫母周

入

進士孫子石文喪其母太令人訃哭甚哀義不能生其同年某等聞而悲之爲之文使女巫歌以伯朝食其辭曰擊鏡兮震鼓緩唱兮緩舞傳亦緒兮帷裳車循大略兮臨廣衢神不來兮夷猶采前騎兮陟瀛海言本是樊兮道節使湘媛兮安流然海畔兮擢蘭舟邇芳孫兮遠恩淵回風兮日激女坐兮太息雲興兮朱夏陰冥冥兮雨來下重陽兮反若兮四表兮余愁傷孝子兮貧居秋白華兮能以歡揮旌兮鏡水區結珠璣兮禮雲霓樂海若兮揮百靈神

之來子穆以寧緩孝子兮齊成御青明兮漢太清

祭曾叔祖母孀孺人文

惟靈少有淑安冲華之德而順足以媚父母長有履敏貞恤之行而教足以承宗枋內有歷千變不可搖之節而冰聲範乎虛掖外有徙三舍不可止之教而結實迥乎衆芳是故能享八十二從容無疾之全壽而上足以表天道之助順能衍三十一顯立方茂之毓祉而下足以觀人道之成康豈浮壽之希有亦真可常賢孫子姓幼沐慈光一官千里聞訃痛傷

我而一節 弟於他方嗚呼哀哉

名節婦女

維貞芳曉載迎天粹冲全地儀柔則愛屏蒞蘭婦功惟亟內履清嘉以媚淑匹良嗣篤生有訓靡忒崇綱玄冠詢都且碩東膠郁聲貢于玄極帝命宰臣授之嘉職睦城崇崇大夫是翼迺化南邦蠻酋用通嗚呼夫人而教是力尚緩褒章遠應真璧萬里內升孝子孔棘嗚呼夫人衆女攸式其生則榮死復何戚某來茲邦聞之令德玄體青易用志予恤

祭姚母文

陶芳滋於香泉兮藉明岡而鍾只維系祐以貞靜兮

東漸雖之遺軌渺矣庶其紹聞兮亦微音之克以健渭溪與洛陽兮差多賢之能儼齊宗室之何季兮湘蘋藻之宜宮嘒深助而遠幾兮瀟紛紛其無已報天章其七襄兮肆繁星之何展嗟蔥夢又芝英兮春與秋其迭萎知夫人其頗詳兮究內言之法類跪于割之在房兮聊寄私於君子

祭封給事中木翁時君文

公之爲丞也不卑小官迹同林隱有柳下之和焉公之

卷之

教子山

與甲補衮彤庭有燕山之教焉

自天視矚令子公時尚能躍馬郊迎也某之入觀也執手河津正言如注回叩私居問我老父公時尚能食也曾不數月而公遂棄人間事矣某稟質其弱荷公誨言相知最深某言也云切宜葆真節勞而某者不能行公之言也頃追思傷悲登公之堂而公已不可見矣遺像儼然瞻者起敬德音在耳不敢忘也茲當止上酌酒一觴兼謝誨言公其有知來舉子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十

莊子先生存稿卷之八

門人 丹陽姜寶刊 男 獻策 殷功菟錄
歸安茅坤校 孫培何汝敷 重校刊

自古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論

從政者自義明順協天之分以承其君則民德一是
故道莫大于適變為政莫大於統同也春秋則天立
政明王道之權惡政之多門也使天下考德合情以
尊於天子曰春王正月夫聖人議道制法將以行之
口天則無二日矣言人則無二王矣是故諸侯有
易樂專一 天下共誅之無所逃罪故春

卷之八

人所以 而敘焚倫者也夫地以順承

地臣以義事王道天事不可廢也地弗有其功王
事不可爵也臣不歸德故道大順而天下之政與焉
天且有命勿予禍適而封建其禍是臣人之表也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使士負之以
刺諸侯天下惟周公之聽成王亦拜手以受誥
言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也錫之上田而食子魯
歷十有餘世而不以刑問焉是周公之道也功有所
不恃而勞有所不居也何以知其然也周德下衰天
下之權歸於伯桓公不讓而遂成焉於是而伐晉南

伐楚為兵車之會以勞天下也威非不行而氣非不

勝也而子孫不保其世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是
桓公之所以為過也何以知其然也霍光揮昭立宣
以強漢宇勳在於常耻其名之不如伊尹也執而不
讓天下惜之是故大禹錫圭以告成伊尹咸有以惟
終周公不宿以寡過傳曰君制命臣作而行之戒成
事也太宰掌邦國之典則以佐王群臣之柄萬民之
統以詔王而小治則以聽夫統百官均四海豈惟小
曰曰曰詔我非敢知是周公以道揆出政而法
也事也 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凡凡

卷之八

不歸民之 有事君之小心古之純臣貞義

而不成其身者夫

三子定交論

凡交之道不可係係而入于私好焉而不知其惡者
也是故通志莫大於不私類物莫大於不黨類與並
為仁而不相往來者真交矣有諸吾心不其然乎士
元曰是也俗士易化體言若移其哉擇道之難乎夫
仕與友同道而異情仕為人而不為己者也夫友為
己而不為人者也俗士之易化也體言之若移也是
為入之心而好名之累也是故不累則無所係焉而

不亂於群矣昔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則不
係焉之謂也余與謝子士元定交於南都於湖南得
周子子亮於江右得郭子仲愚皆能以道術相和不
係於私而余之歸有遺情焉是余之不廣也余之不
肖不足以友三子且又知不足係三子之思也而情
故是近何哉各務崇其令德而已矣

海山兄字邦仁說

凡命字之例有三一曰簡而後二曰微而微三曰志

其為人子兄名庸遜而字以邦仁其於三者何

論稱其選於衆而不仁者遠故夫臯

卷之

入下之惟天下至仁而後可以化天

至不仁止其所以遠也予兄行將大魁天下聖

天子預之網羅以待之其鼓動域中自當不在於臯

陶伊尹下立見其以人遠於衆而天下皆仁也故

舉邦仁以該之其義之所裁足以乎於古說矣夫是

之謂簡而核昔呂好問之字二子也長曰乾字元龍

為其通周易也次曰元字元統為其著春秋隱括二

十五也予兄方且搜剔百家而以尚書補邑庠生夫

尚書者臯陶伊尹之精蘊也臯陶以欽恤明刑以安

民陳謨仁之用也伊尹以一德上事於仁之體也體

用互見於虞商之書而予兄以心統之則其必為臯

陶伊尹也無疑夫是之謂微而微且其為人慈祥一

念動溢言表要而不為忍人者克此心而至於不可勝

用則化天下於至仁今日已自有本矣夫是之謂志

而如其人兼是二說則字稱其名稱其實可以當

之無愧矣雖然竊願有一言焉求仁之方以恕為本

而夫子則曰友其士之仁者吾兄性其平易其所友

無賢不肖咸與之周旋若不忍舍去其恕故仁心之

及問其所以則每自解曰予之待人以恕也夫

不得不如其無所損益於已故不求其全

後議

仁耳而可與不仁者游乎惟大賢者友而不肖

者自遠員人已兩得其宜然後可以庶幾於恕字之

旨而求仁之方我其握之終身事業所以為臯陶為

伊尹者其塗轍正在於此耳如其不然其不相胥而

流於不仁者幾希而吾兄不知以為信然否耶一得

之愚兄其聽之若夫以兄之字以弟說之固不為無

罪而蘇氏之兄字公群者老泉以其於易本義有垂

改字文甫而後為之說人皆服其當義而未聞以為

非也況不易其字而姑就其所自謂者而發之乎即

有所犯亦當從末減矣雖然老泉之說雖其形悞然出然所以望諸兄者不過如水之文耳未嘗更有所進也予則願吾兄為仁人也文雖不及而意獨過之庶得免科其罪云

宗弟弘肅改字汝雨說

範有徵曰肅時雨若夫兩天地氣之潤者也常言肅麗諸義美而雨是徵是故君子之作肅也有道焉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人之肅也呂與叔齊居終八坐和子曰學者須恭敬不可令拘迫迫則難又八不可不謂六八作肅矣乎拘迫之戒則進之以

卷之

弘是也

之作肅也有道矣孟子曰君子

禮智相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曰體不言而喻故君子之作肅也莫大於弘弘者合義與仁與禮與智而稱之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何有不雨叔子舊字汝敬夫肅已有敬意矣余懼作之者偏而不弘也改字汝雨號曰作泉叔子其亦弘而微於雨也夫其亦慎於作也夫

宗弟弘順字汝百說

弘子之道集義而已矣夫義和而利曰仁之至

也行一焉而它有不充不順者亦衆矣何以為君子是故集義也者充其類者也充其類則義集矣集則和而利隨之利也者利於義者也記曰百順之謂福福非自外來也字弘順以汝百欲其集義焉而已矣

嶽評

謂其舅曰嶽達之四方無弗同焉爾矣意稱也德稱也致稱也漢有五嶽聖人分野履城表五緯以象天文封五嶽以立地紀是故其山廣闊嶙峋獨中於父吾天也母吾地也舍曰天地而思志尊焉匪云將弗

卷之

弘是也

也是故塔有了禮焉淳于意生

而不男遂謂緩急無益其言悽悽多所悲嘆而後遂等於外人夫次天地而有嶽即次吾之父母而有嶽父母矣吾之世伯叔父母焉者乃吾父母之內次也故外有嶽父內有世伯叔父母惟其以吾之父母而埒吾世伯叔父母故稱嶽以志尊也天下有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矣夫嶽則物厚而取精弘非他山林川谷丘陵比也天下之徵其惠澤焉者有弗滲漉而入者乎詩咏父母曰昊天罔極其稱嶽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生賢者天地

造也而獄與有力焉父母將何所不至哉獄父母之於壻勸率而成就之乃所以深助乎壻之父母也故稱獄以志德也尊之欲其壽也德之欲其壽也自有獄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與天地共久五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使吾之父母與獄父母偕以壽吾其有弗樂者乎故稱獄以致志也說者至謂岱宗之上有丈人峯焉故謂之獄則不得其精義而附之名也余之獄父錢子古之君子人也忠誠端厚人皆信之獨其德於余而尤稱其尊者則又豈言之可指哉愛主孔子曰君子之風而人皆歸之則福

卷之七

之在人心

公馬余之欲壽之也考之人心

耳今年八月獄父五十初度賓戚來賀獄父方以三女老衆且無益而憂其子之獨立也則評獄以寬之

劉漢壽亭侯家

內臺燕峯李公行縣謂其令某曰今而知宣民乎夫近民者敦行而實辭簡授而解書是故其入易深而教可數也侯遺世十二字言倫紀之道備矣而自前賢蓋道古也夫今易舉以宣民乎今愛而

之庭且衣布馬以代狗鐸

麥舟橋歲

橋何以名麥舟志義也橋去邑治七里而近遂稱七里無取義焉爾矣是橋南受麥溪之水會珥河東入于孟漬而麥溪也者以邑有故范忠宣公遇石曼卿麥舟助葬事名也予既畢治橋之役爰易之名亭其東隙地而爲之歲以風邑人云歲曰僕穰麥舟汎彼舟陽三喪爲病曼卿縞裳公曰噫嘻胡不告我爰解乘舟致下獲所公歸過庭端委咨承義匪襲取善迺世俗孽孽或義或否豈儀勢途儉計家口甚緣

公之

取實

教莫棘匪難母謹蓋感匍匐

凡民有喪式爾爲成毀衆增已禍適非躬在爾子孫母輕俠矯義市名一朝散客門尸隨傾維在哲人克已從義鵠冠嵯峨迺好專利大河之溪有梁崇崇與人所過庶有涼風風激之興嘉名是命今臣司民敢告百姓太學生孫子沐常與鄧廷相者同舍相死爲之殯歸其孤於奉新歲賙恤之奉新人能言其義而是邦殊未之知也孫子殆上義而弗名者與可以繼麥舟之風矣書之歲後以表賢者

魁星像贊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養於天庭爲文昌星凡天下之
雄文宏才者孰不得汝之精英一粒含元以爲清再
瞻新像愕而又驚欲草柳子厚乞巧之文而爲我告
天帝增益其所不能於戲汝將何以爲情

珪公像贊

一片玉光炯炯誰把爾削來做了五十五年如來手
中的後身到結得萬人緣誰護爾有箇無礙雲冉冉
不是石人與淵沉歸極樂便與琉璃瑪瑙一處住這
元猶在西方現

謙公像

一切衆生
志魂云不潔淨十方諸佛遺一
尚秉其女往身中說法其貌類王其言類鐘鼓
之音觀聽者莫不頓悟受益而退爾時衆生應奉
百歲之糧升於祇園寺凝結之房口念天益大師永
永供養

牙筆筒銘

動則端穎靜斯守墨罔同志篇藻以養元神罔徇事
啓割以遠耻辱昔言游無兼筆之文而嚴羽媿齋函
之俗小子敬之無悖先蜀似爾貞白之不取庶予清
修之維穀

硯銘

紫鐘應懸聲度周景大音弗經寄音玄韻

姜廷善硯銘

方石穆若上有貝璇應墨朝霞馳思春研敬慎若子
惟介是賢比爾嘉則著爾令言

五星硯銘

爰瞻石粹氣湛理堅青雲上浮五緯當天

門禮部精膳司主事莊泉來君墓誌銘

若山許應三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八上名

天子請以為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

丹陽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

部精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曰臣幸以

甲科待罪縣令為陛下護元元無失陛下不以

臣能薄擢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

朝夕門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罷臣得

延願盡死力於是天子哀憐

一鳴乎賈誼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死

又何其幸之執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

而中道委棄不觀其成此又何也中世其有浮靡士

習益陋經生不能究明指歸馳外踵後以幸利祿尤

士則軼釘偶儼剝故藻為容澤此道不能涉靡易

堂尸焉睹爾雅深厚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世

沉思道術深挾深眇自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

穿附離檢押其辭以肆於文然後其為諸門行異雅

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死矣豈非天平始石鄉舉及

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子必高年已

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

郎官然竟奉新和縣也奉新江西支邑俗好訟抵訐

鉅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若已無何

來違之不然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抵以法既

而曰此非道化意也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為指示

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風其父老子

弟父老弟皆曰吾令良頗輯不為非諸部使者大

廉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衡

日數十百縣令日出出河許謂

一以無入廣容意父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調

絲作不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說經訓勸行

如奉新時愈爾廣館誦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

之然瘁甚矣兄嘔血死君所至務興利在奉新開下

五鄉塘渚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潯練湖

田田少早憂生平嗜書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

稱說也雅遊自同年之雋與四方賢豪有名者皆願

交親之所與友善武進則唐順之閩中則王慎中錢

塘則楊祐以藝學相取其樂善誦誦雅置自其誠其

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忘慮後人亦以此忌之謗怨興矣夫賢者誠懼多口我彼於世詛語其心誠有所合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蓋棺事乃定來子死至不能為歆而謂其去而受同列之餽金也豈不痛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訃其大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韓汝賢字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寒畯之紹之紹孫時知紹興死而葬蕭山遂為

學之紹之紹孫時知紹興死而葬蕭山遂為

士三

而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

月日 孫氏配安人錢氏仁和人也生二男長曰獻策次曰獻功二女長許聘山陰胡氏二歲未嫁死次許聘錢塘許賜孫應元子也銘曰與子遊方畢宮庶見君子兮文以有容嗟君予兮胡見爾樹松兮與子遊兮上國庶見君子兮文以有德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柏兮歸其窆中堅且好兮嗟君子兮遐不壽矣噫

菲泉先生誼記

先生自江西之奉新優調而來也茲縣事凡二年而就徵中間施政教之善及我士我民多矣其詳始有俟未遑盡述也最可恨者先生以冰檠操而反被誣論是則尤不可不辨耳蓋先生待僚幕率簡直而誠信無婉曲無逆憶至某者蠢拙無能先生以其無能也時有以訓誡之詞或涉於峻則其人每不堪心喻先生而先生不之知非所謂不用為教役用為虐者耳某以而能且稍亦能知文先生以其能又稍用之不謂其人致因在所以

亦不之覺也方其訓誡至而

對至民先生贈尉詩又贈之文寵其從應朝而北已懷妬心矣至丁艱歸先生所以弟且送未能滿其欲也則又有恨心焉敬書下時先生適有府不能早謝辭直指郭公某郭郭已疑先生名高簡於禮至其鄉人也來辭問得致謝毀語謂先生已長得多取道路費無從而倍費而彼卑且冷無可資藉還其鄉以為請郭於是愈疑先生矣就而先生行對於幕夫所取夫價二百金送致離揚舟次詎先生謂此乃先生優賚例當張於庭為賀所省費

謂里役已賴在官者其當受無可疑先生猶堅不肯受也令尉持以還諸里役者而屬新得奉某為之微不謂尉匿此銀入己虞某竟不為之微而夢夫所取數竟亦莫為銷也時有府司理某先生同年以先生治行每先生已及相忌總先生知縣事者羅某先生同鄉也以先生無所贈於儲計經行時最相忌司理君主勾稽夫儲其所得數而羅某主供報共相與計其事門之於郭公郭公已心疑適又自此因按部見訪信有一士夫者郭公同年受尉私囑為

此

於先生謂實取金也先生竟

先生由禮部以疾請告已離

門事 將以廉波証則迄今數十年莫有為之辨白者 時方析齒又鄉居無由知郭公意一陳先生事始末於其前致先生自此迄今猶恨之先生身後無可以為瑣驗伯仲賦策敦功二君為諸生久未遇暇東養母蓋蕭然貧家也而仲君為子姜門婿時時或來有范叔一寒之風猶介然守先生遺教不以一錢一錙動其心蓋先生已登仕版固為諸生時先生身後數十年其家蕭然為先生為諸生時也然則先生受金者故於平定矣矣人之謂生者尉

尤此小人不足責鄉貢某領先生言而不能為微不免有諾責鄉士夫為尉而不為先生皆不能無愧又如司理君之懷忌令承以私忿小嫌然而幸先生之有此皆非良大夫端士之用心也因刻先生存稿追為之不平輒書諸簡之末庶百世而後猶或有知先生者

門人姜寶撰

天

菲泉先生存稿卷之八終

菲泉存稿八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來汝賢撰汝賢字子禹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是集凡詩二卷文六卷末附許應元所撰墓志及姜寶所撰誣枉記蓋汝賢由丹陽知縣行取入都後同僚譖其受金爲巡按御史所論劾故作此以辯之寶卽汝賢之門人也千頃堂書目載此集作十六卷疑或有續集而佚之至云汝賢字汝禹則汝字傳寫誤耳

白洛原遺稿八卷

〔明〕白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皇甫汈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洛原遺稿

八卷》提要

白洛原遺稿序

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又曰生我名者殺我身
名之為累若此烈士猶務狗之湮沒無稱每
以為耻亦其志然哉若夫以文名世尤造物
所忌而謫缺因茲娥媚誨淫於謠詠雲韶輟
響於靡曼由是高才之士位不閱於崇品年
不躋於中壽今昔同慨矣我友洛原白君晉
陵人也少挺英資長鎔偉器承軒皇於乙丙
踵屈士於元和太傅誕祥於先中丞嗣美於
後射策發科者凡四世冠冕佩玉者二十人
苗裔遠邇洛陽鼎貴鬱居江左因號洛原不
忘本也君精研六典泛涉九流三謝蟬聯獨
秀靈運諸劉純袴共推孝綽擅雕龍之伎際
附鳳之期嘉靖改元歲在壬辰
上方右賢左戚稽古禮文君釋褐南宮黻纓東
省始隸司徒之門尋參秩宗之屬時禮官前
後以典章不習相繼罷譴厥職惟艱君草郊
廟之儀條山陵之制凡所創議悉當

上心本曹賴以折衷政府因之為憲而君名茂
著於闕下矣海內操觚秉槩之士雲集京邸
君與之討論風雅譏評甲乙詩道益振焉歲
在己亥

皇上圖省方之遊允建儲之請由是膺宮僚之
選簡輔導之任忌者羣起而交攻之坐不扈
駕當外調而北平之命下矣量移南詮僚友
猶以私憾中傷之坐徹改官當外調而河間
之命下矣劇郡兩遷承明再入稍署符臺復

序

二

僉江臬坎壈違時奄忽委化悲哉在昔中丞
昉石家以治園霜晨霍靡擬鄭莊而置驛星
旦續紛君復任俠樂施趨人緩急里中以翮
翮公子稱之凡舟抵京口道出閭江不遊白
氏園者以欠事負媿不覩白公子者以俗物
興譏君名聞於海內亦久矣其奉使也於秦
則炎漢之故都也周歷三原極眺二華尋灞
澹之源踐鄜杜之境於梁則魏武之肇基也
兔園漸蕪雀臺亦莽鄒枚之遊已邈伊洛之

軌猶存由是登太嶽以長諮訪峴山而寄慨
乃遷樊鄢涉湘灤則歎曰此無忘歌風沛上
修功代來時也既又問道於靈鷲探奇於建
陽謁武夷之屋弔道陵之宅山川信美盡發
之於詩其所至必先友名流泰若王子九思
呂子楠康子海梁谷子鏡高子叔嗣楚若
王子逢陳廖子道南豫章若江子以潮閩中
若王子慎中相與酬贈咸共嘉賞焉兼以丁
辰中否初忌既深牽世播遷牢愁彌結由此

序

三

其工也今覽集中調暢朗而思沉語婉麗而
致遠音和平而易感旨雋永而難數文足闡
道圖微所得於古人者多矣元子尚寶君早
能繼父之官晚能修父之業與其兩弟克承
先志廣其遺編同年考功郎宗子相取而芟
其繁類采其菁英余見或異同復加增損乃
得賦若干首古詩歌行五七言律排律絕句
若干首序記贊頌碑銘表狀書啟雜著共若
尸首功成幾卷題曰洛原遺稿雕木以傳

題石欄華棟童時作也賓王載詠鷺之篇張
儼存賦犬之句殆性靈天授妙悟夙成矣夫
造物之於人也予之以富貴若恒予之以才
藝若悵故人之生斯世也求終身尊榮則易
求片言幾道則難君有言復有子可以不朽
矣篋藏鴻寶家炳鳳毛使紆朱而草腐垂白
而每生奚足重哉余素託金蘭之契復締絲
蘿之好茲序君集深有愴焉蓋余兄子安與
君同擢進士同拜禮官改官僚謫郡倅又同

也同由南部再遂冠並止於薦簪綬不踰於
銀艾而聲名則相伯仲矣子安年纔五十君
差過三齡神劬兩埋白璧雙碎不重可惜乎
司馬餘風緬江州之匪謝虞人藻撰知長慶
之必傳為君幸者將不在斯集乎將不在斯
集乎序成於嘉靖丙寅長至日集成於隆慶
丁卯中秋日吳郡百泉山人皇甫汈子循撰



白公集序

宗子曰余稽往牘抽繹千祀睹于羣才未嘗不
廢牘而吁也昔所稱左馬空杜老無庸談已即
如我明李何徐鄭王康者流非不矯然英聲龍
翔鳳舉也乃卒流落僻塞不諧于世以死何問
卑卑者哉乃今睹于白公所為文詞則重余嗟
慨焉夫白公者世之所稱偉人也太保之孫中
丞之子又能以其才致青雲步紫庭周旋天下
之士唯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即諸賢豪長者亦

序

五

靡不嚮意于公公雖翱翔文史乎顧獨喜論王
下大計每及戎事輒振纓高談勃勃英氣人無
不悚容而起者乃晚年更喜騎射馳騁上下志
在萬里此豈可與曲士道也使稍稍大用之則
上之對揚帝謨下之經綸世業必有雲滌霄
布表著耳目者顧乃累詘累信卒汶汶悶悶以
沒也斯其志不可傷心流涕哉君子所謂才者
非徒榮華其言將以經世而表業也勸業未
董董焉垂空文以自見此斑生與投筆之歎

阮籍有窮途之哭也天乎天乎既昇之才復厄之乎公之子祠部君與余同舉進士當是時凡三謁公會公病竟不得覲公公既卒而祠部君復與余談藝長安邸中則日觀余以公所撰述者余章章讀已章章歎也誠傷之矣誠傷之矣祠部君因函帙歸余命余精之叙焉以傳稍間輒盡發其所為詞類精之得賦八首五言古詩二十二首歌行二十四首五言律詩七十四首七言律詩五十二首五言長律九首五言絕句

序

六

一十二首七言絕句二十二首序記贊跋頌啟共二十八首固言言殊矣總之詩不離唐五言者最平序記尺牘漁唐之軌也類國左者數矣靈靈諸賦則庶幾哉與梁園並藻也嗟乎公之所傳于世者如此哉

嘉靖丁巳年秋八月既望廣陵宗臣撰文

月尚寶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於故彌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史之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札咸出其手客得札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子為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廕補太學

墓

生補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廕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改禮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好士如饑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鄔杜有王太史武功有康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各留其家數十日乃辭別而之平涼使所道望北地北地故空同

氏家而李氏客于梁死之白公念當世之文
所能復古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
見空同乃停輶寨帷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
焉其好士如此既歸遷主客司負外已又遷
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虎山奇之聞其東
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夷諸峰白公
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自兩使還出紀游
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
公為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

墓碑

二

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為惜即心內所弗合亦
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
亦以此招忌賈禍屋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
天子冊立

東宮為置官屬

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
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徙官未至者言官中白
公於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
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

無何復謫河間府通判領轉戶部
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保
尋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
有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
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卧間內日引賓客
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
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
文詞不理時時習射騎訪燕趙少年俠客與
之游人多惟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湯也

墓碑

三

白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
危白氏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
則沉毅有謀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
亥病篤有

詔遷司丞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
論乃遂以司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
啓常禮部主事既且卒起而振襟端坐謂禮
部君曰吾白秦大夫乙丙之裔也應千百世
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茲著勲名于竹帛

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疊疊無覩于
前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為補吾闕
也語曰書掣肘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
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
伏牀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庵怡
者為雲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
部君將扶櫬還葬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太
史狀謁楨請表泣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至
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葬則計立石墓左以

墓碑

四

告來世顧子文之且道其翁遺令若此初白
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
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倡然有古
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
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
在芳茂山初都御史葬烏龍岡也地卑有水
害白公患之後母何湫人卒乃徙都御史合
湫人葬芳茂山而白公即自穿壙其側甃碑
為室仰臥其中曰斯吾返真處也嗟乎達哉

余既為論述復系之銘曰

譬彼梓材蠹啣霜摧斧斤再尋茂維艱哉有
辟而碎有珠而墮孰不憐實于士則恐嗟嗟
白公竟已焉手黃壤不妬能綏爾軀英英白
公舍抑訖死結為雲虹蕩為風駛靈車上征
爰叩帝閭籲情道故帝也愴魂還歸九原冥
冥冥冥山鬼竊笑伏于林薄公不為顧有宮
是棲胡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實鮮前莊後
白人其何徵著之繫石

墓碑

五

白公生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
辛亥四月二十日年五十四初配鄒氏贈宜
人繼配楊氏封宜人有五男子長啓常禮部
祠祭司主事次啓京常州府學生次啓吳次
啓河次啓亨有五女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
名家子孫男子二人孫女一人
賜進士第翰林院修撰同修 國史 會典
關西王維楨撰

白洛原遺稿目錄

第一卷

賦八首

甘溪賦一首

懷賢賦一首

擬侍臣獻靈雪賦一首

容堂賦為楊總戎作一首

東麓賦為惲憲副作一首

雪屏賦一首

雲亭賦一首

紫芝玄石圖賦一首

目錄

一

第二卷

五言古詩二十二首

庫子過清源文子招飲賦此為謝一首

賦浩齋一首

賦謙齋一首

石田林居圖次韻為文待詔題一首

賦棟塘贈李封君一首

梅林精舍為蕭嘉興作一首

苦旱次夏山張郡公一首

送嚴子子雖節推黃州一首

漫賦擬古一首

功德寺晚集白屏

張子首倡疎松挂新月余續成之一

首

吳子質以鴻臚考最擢知南京府

事恒為為餞用解時人外補之疑因

託問于鳳山泰公一首

登荆山觀卞和玉坑志感一首

瑩心亭為西原薛子賦一首

泰省諸君招飲愛山園亭一首

目錄

二

14

為陳太卿題畫一首

題蒼少華許中丞一首

臥羊山弔古一首

折蘭擬古一首

賦友蘭為平涼李子一首

夏夜一首

送大司徒鳳山表

相公赴召北上詩二首

第三卷

歌行二十四首

岐路行別泰和羅子一首

隴頭行送友人一首

送諸子伊南還一首

題周臣畫扇歌一首

贈初溪朱子憲浙之行一首

古崖篇一首 為友人題畫一首

石岡行為蔡司馬題一首

薊門行一首

明月篇贈別沈郡公一首

雲亭引為雲間李侍御賦一首

目錄

三

贈施山人用陳白易韻一首

題文麓圖送郭明公入覲一首

龍岡圖奉送李明公入覲一首

岡梧詩一首

陽峯行為大宗伯張陽翁賦一首

平川歌贈吳江崔德卿碩賦一首

鵲鵠行示舍弟一首

贈九峯鄒山人用同年沈子少泉韻一

首

秦淮別意為同年張鄧西出守大名一

首

環溪雅適引一首

東吳平寇歌奉贈 救撫夏中丞一首

贈吳小洛嘗有買田陽羨之約末語故

云一首 贈宜山朱山人和

張學士前韻并呈錢都諫一首

第四卷

五言律詩七十六首

送同年蘇子尹瀏陽一首

目錄

四

月夜與宗子登虎丘二首

病中柬羅子邦懷趙子平甫一首

贈同年沈子尹羅田一首

贈同年王大行婦娶一首

臘盡憶遠一首 不見一首

別林侍御克相一首

次荅宗子一首

與方丹徒宴金山一首

為同年盧子贈周生以言一首

送孫生歸常熟一首

醉和同年岳子一首

春日南內一首 送別一首

哭常州陳守用邵司徒韻一首

滕陽道中一首 不寐三首

次少村黃子一首

送儼姪從二兄北上游學一首

送戶曹蔣公督賦兩藩一首

善權寺與住山方策一首

目錄

五

賦漳濱贈張江陰汝思一首

賦西疇一首

丁亥春三月十有二日與蔣山卿邵吏

部段戶曹乘月為惠麓之遊飲馮氏

園亭各賦詩為別一首

又次段子一首

題孫太初詩卷為王子允一首

賦白峯為劉郡守贈郭將軍二首

張郡公過訪小園一首

弔郡守用邵二泉哭陳守韻一首

答吳子純并韻一首

答金秀才一首 贈華亭王少尹一

首 題山茶畫眉一首

枯枝鵲鳩一首

上方寺次南峰楊子一首

橫塘夜泊明水出李韻一首

山東法海寺次陳翰林一首

送楊侍御一首 晚坐千頃雲一首

目錄

六

姑蘇道中一首 送洪任齋南還一首

送同年黃子獻可之尹武陵一首

荊川唐子見過詩以為謝一首

贈春山富子出守重慶二首

少林寺次白巖喬太宰一首

隴州李尚書園亭同諸生讀隳陂傳文

一首

隴州華亭縣道中一首

崆峒山用蔡半洲韻一首

滄州遇舍弟及玉泉兄弟同行一首

別鄒蔣二子一首

東昌阻泊和荅金石莊游可齋二侍御

一首

贈曹星士一首

初謫北平寒村蘇子以詩見贈倚韻裁

荅一首

病中和荅瓠川宗子一首

賦玄洲贈沈伯子一首

目錄

七

同蔣子訪史子于玉女潭用錢都諫陳

山人韻一首

晚過楓橋遊寒山寺用可泉胡太守韻

一首

訪白室吳子于天得園一首

送曾子汝誠尹光澤一首

贈寶雞劉尹一首

賦得南村詩贈錫山周君一首

遊王喬洞次韋子一首

遊王石谷滙莊一首

金佛硤遇唐制府官兵相迎一首

遊韓藩煖泉園亭四首

羅家屯奉和劉中丞一首

次有懷贈乃弟選常一首

第五卷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金山次姚明山太史一首

病臥官齋有懷南江王子用李白宣

目錄

八

郎韻一首

送洪任齋過徽一首

甲午使秦別舍弟用禮曹同寅諸公

一首

春夜扁舟聽笛次吳海寧索樂涯一首

送田無憲之湖省一首

玉山叙別詹少華陸晉川用韻一首

武夷登天遊觀用陽明先師韻一首

夜過海山錢子用木涇韻一首

硤石道中一首 竹林草堂晚宿

韻別漢陂王學士一首

湘子洞一首

送袁舫雪之任臨江一首

送楊都諫僉憲湖藩一首

蓮渚見懷有作用韻裁荅一首

次韻荅皇甫伯仲一首

嘉靖丙午夏五月同諸姪飲餞七弟子

金焦一首

目錄

九

題贈內兄楊振甫氏華溪草堂用杭中

丞韻一首

北溪山莊惠言論舊用韻荅謝一首

北固山晚眺一首 送人之官一首

金山海嶽樓次樊川許少華先生一首

久旱得雨次冷二守一首

和師慎家兄城西小泛之作一首

題餞別圖送呂上舍歸省一首

壬辰二月十八日胡子示我春晴之作

用韻裁荅一首

魯橋次楊水部一首

寶劍篇贈周子仲至北上秋試一首

春思一首 初溪夜過聯句用

韻荅謝一首 詠鵲湖贈陳水部

用次鵲亭詩韻悅嘗從先君宦遊濟

陽故云一首

徐州放鶴亭弔東坡用陳水部韻一首

焦山與張子言侯西陂太守不至一首

目錄

十

登華山用崔灝韻一首

入潼關次楊太宰入關韻一首

太和宮一首

荅瓠川宗子龍江見懷一首

秋日過錫山顧子九華姨丈同武陵施

子南岡陸子洞山陳子月槎劉子泛

溪上用杜韻一首

芳茂山亭次邵符臺一首

代陳子和徐子官齋牡丹詩一首

同林民部宗伯子山寺尋梅分得函字

一首

送道士代作一首

九日次友人一首 賀喬司馬用韓退

之和裴晉公破賊詩韻一首

惠山次二泉邵司徒一首

千頃雲用聶大年韻一首

秋夜哭內子一首 囑亡婢一首

觀南城和王貞外二首

虎丘夜飲宗子一首 贈施曉山一首

目錄

士

第六卷

五言長律八首

賦得芳茂山贈吳封君一首

嘉靖己亥九月十日登盤山聞邊戶曹

九日宿此今辰始去不及一會悵然

有懷寄言奉詠一首

汴省辱兩川朱公雪泉唐公頤齋吳公

南荅韋公招飲梁園嵩渚李子偕焉

賦此為謝一首

登龍池山一首

西陂太守崑崙張子北固山晚眺分得

簷字韻一首

贈別南池李少叅之任蜀建昌營一首

盤山道中遇邊人語大同寧息之報志

喜一首

昆陵水次贈西陂劉太守一首

五言絕句一十二首

金陵偶書二首 與蔣子雲池泛二

目錄

士

首

寄別巢伯起一首

金陵寓所次荅吳子純叔二首

惜春次吳侍御亞夫一首

閨情三首

懷劉汝靜一首

七言絕句二十一首

武夷山遊九曲奉和文公權歌韻十首

次邊華泉送文大文二下第南歸二首

潞河一首

為許柳溪題園亭

諸景一首

聞笛次顧洞陽一

首

京庠石欄華棟皆

先君尹應天時所創也感而賦之一

首

雪溪一首

贈談一首

西山次盧石湖張

石川一首

治平寺與古泉上

人一首

傳竹泉一首

第七卷

序一十六首

漁石唐司馬文集序一首

目錄

五

叙別贈同年楊子伯時養疾歸一首

紀言贈南池李子之任蜀藩一首

序正義堂同堂會錄後一首

金陵集序一首

政紀贈黃武進一首

贈周郡博先生獎勵序一首

序獎賀馬武進一首

贈客部郎六虛周子赴任南都序一首

序太常五文一首

首

送左府都事賁軒王君考績北上序一

贈後軍都督府定遠侯鄧公六十壽序

一首

送溧水謝侯權守漢中序一首

襲芳別錄序一首

贈一齋姜侯序一首

贈蒙泉敖先生平寇序一首

記三首

目錄

古

五上京師圖記一首

穆侍御重慶堂記一首

贊一首

華賢母贊一首

跋一首

跋宜興周孝侯誄詞後一首

頌二首

偲齋頌一首

平叛頌一首

第八卷

書啓二十四首

東謝張郡公用載一首

荅郁黎平牡丹畫難一首

與陳司馬一首

壽甥氏帖子上業師吳北川學士一首

與崑崙張子議丁子小帖一首

東胡評事惟一首

上巡撫陳中丞一首

與納夫弟一首 與定夫弟一首

目錄

三

奉鷺洲趙郡公一首

東謝鄭長洲一首

奉中丞許少華一首

奉趙郡公一首 簡族衆一首

與鍾令一首 復陽明中丞一首

復謝楊侍御一首 求壽詩引子一首

寄同年馬大尹一首

寄方少參鵲亭一首

與友人一首 復宗敬川一首

與友人論門弟一首

荅漁石唐制府一首

白洛原遺稿目錄終

目錄

去

白洛原遺稿卷之一

晉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啓常啓京祿吳等錄

賦

甘溪賦

甘溪者吳杭之勝也王子子川家于溪

上世崇雅操迨子川甫益修節義食德

卷一

無慕嘗周覽燕都將返諸甘溪之上謂

余作辭歌以樂志辭曰

吳山之麓兮平湖之沚水鱗鱗兮石齒齒茂煌煌其宿莽兮紛衆芳之攸鍾繁佳人之辟樓兮在水之渙依鳳岡之翼翼兮帶龍江之蜿蜿覽南屏之綺麗兮悲秦望之故墟放劒門之岵嶸兮返度乎金星之幽懷鳥鳴其嚶嚶兮撫般般之伏獸桂樹叢生其蒙密兮蔭澗道之潺湲挹清瀾以注茲兮釀盎齊維其芬旨寧木蘭之桃

揚中沐以為歡朝嘔乎百英之墜露兮夕餐

乎三秀之萌紉蕙蒞以為佩兮集芰荷以為衣

汝春秋其代序兮聊憑心以容與醜彙征而胥

世溷兮憑余懷之罔昭睇逸駕之好潔而喬舉

兮爰宅勝以為常憲前修吾不逮兮及盛年其

馳騫庶永興之有終兮吾其脂轄以言旋遵越

來以求索兮將形適乎逍遙矢要盟之弗諼兮

享遐禎以借樂

懷賢賦 贈王靜齋中丞致政還廣陵

卷一

悅也一介弱植十載飄蓬然孺志幽貞

矢心素履未嘗抵書于公侯干情于流

俗恭遇我中丞戾止南邦倡茲正學十

時風動多士雲從此悅所以願附鳳而

覽德輝幸登龍而沾文化也方慶宗依

共瞻皞熙而我中丞前探天道明燭神

幾超然自引高揖而退頓使哲人靡情

罔正寡儔遽即祖筵深悲國紀惜陳忠

藎式歲懷思其辭曰

皇間世之碩人兮殫衷忱以事君敷九常以鏡
方兮葆靈光以為極基修能于內美兮風奮翮
于青霄及盛年而騁騫兮忽駟躍而改度望前
微而致策兮寧降心于後驅既遵道而駸駸兮
非世服之能軼探天命之玄淵兮將波及乎窮
髮之區矢貞亮之弗諼兮寧離索吾其獨忍諒
言行亶可徵兮知情貌之罔違美中心夫誰與
兮歆前王之遐武庶吾君而顧諟兮吾賢勞其
遑恤吾國知匪躬為臣節兮終不渝此志也指

卷一

三

白日以為正兮又何隱而莫之覩也夫安知潔
特而殊衆乎非今世之所免也捐保媚而謬謬
兮又夫人之所讐也心鬱悵而不豫兮迹昭昭
其可明聃言功成與名遂兮知身退為天道嗟
賤貧而事君兮荷寵貴之既深惡對揚之無階
兮恐悠悠而去國望吾君之聖明兮證百辟之
賢愚臣愚退而空谷兮亦中夷而靜樂即愁苦
而終窮兮固自得其素心況余懷之不疚兮雖
孤遠其奚懼齊木蘭之吳榜兮擊沙棠之汰舟

唐胡繩之纚纚兮泛江流之渺渺朝發乎鍾陵
之渚兮夕宿乎吳會之濱吾將返乎故都兮聊
絳修吾初服弘道德以為常兮資敬義以為階
沛慈和以為澤兮育英才以為植冠切雲而巍
巍兮佩陸離其惟瑾瑜荷衣履其聲兮蓉裳燦
其有章矣黜智功而不以兮惟精一之攸則庶
俯仰之罔虧兮亦幾乎薰道以終身亂曰鸞鳳
棲只鴉畫翔兮蛟龍窟潛虺蛇逞兮碩人巖巘
泚斯民兮碩人去歸兮斯民感兮世日昌矣道

卷一

四

日亨矣碩人復兮民之休矣

擬侍臣獻靈雪賦

維殷昂之令月兮氣煦蘊而騰驕二儀睽以弗
辨兮朔風威發而蕭蕭凌陰煥而融液兮日杲
杲以盈晷睇嘉澤之匪降兮隱朱牟之無色田
畯感以靡寧兮農瞻原而太息嗟愆陽之越辰
兮羌深情于反側于時 天子握元命之符殫
至德之精焦勞宵寢寅惕晨興登宗伯以渙號
鳴臣工以豫誠歷良辰而戒告修祀事之孔明

引龍旂以爰發道法駕以徐徂望園丘而祗肅
陟闕宮以顯承仰於穆而顯若儼品物之流形
相卿翼翼多士兢兢肅恭揚歌天神諧假宸
衷默對嶽瀆宣靈胡芳臭之亶時訝上帝之屋
歆方其簫翟始于萬舞鏞鼓終乎九成琮璧既
獻牲簋猶陳黃屋將嚴于外道翠華未復于重
闕俄而同雲歛日晏霽韜霞連朝陽之曜彩結
夕陰而飛花霞紛紛以先集霰黯黯其交加其
初也霰縈氣氤紛紆皴潔霽霽漫漫浮浮矣矣

卷一

五

其既也覆物類於俱空混穹壤於同色街衢迤
邐若渺渺葦葭宮闕參差若皚皚瑾璧其便娟
縈盈也若纖阿剪玉撒瑛葩其繁鶯迴翔也若
女媧鍊石流璃沙及夫繼晷翻飛浹辰不息標
素縞於西崑被瑤茵於南陌寔呈瑞於豐年非
表沴於陰德震歡歌於幽遐神化功於倏忽斯
古昔盛王之罕儷而我聖天子至誠之感格
也臣某濫職氷銜發身寒屋幸沾被之光榮訖
享誠之敏速謹獻俚辭用申嘉告其辭曰於穆

昊天亶匪忱兮冥冥玄運恒若秩兮允德否
休咎徵兮懷襄九禩堯山棲兮允嘆七載湯林
禘兮絢邈二聖極厥程兮悠哉非葉曷原迨兮
於休我皇軼遐武兮惟敬惟一殫內心兮乃
仁乃孝夙攸崇兮愍茲玄冬陽武愆兮陰罔凝
兮吁吟兮揚埃念窮鰥兮焉依爰闡皇猷爰
肅郊祈儼延譴謫兮精白是以明馨潛答兮是
饗是宜冲漠昭假罔怨恫兮奄東靈澤周六合
兮螟蟲賊騰胥沉湮兮載需霖霖潤中田兮我

卷一

六

士我女孔悅豫兮我原我隰溥腴饒兮維虔共
克享天降康兮於皇來牟允受厥明兮峻譽
聲震坤維兮鬼方窮髮訖旁達兮元良協一調
蓋忱兮眷言天子緝熙光明兮休徵斯敏
咎弗筮兮帝祉敷錫克艱厥終兮牲牷修膺
渠盛潔兮禮樂載飭昭神貺兮求德配命永徵
音子聿懷祚胤綿綿穆穆兮於萬斯年受天祐
兮

容堂賦為楊總戎作

繫傑人之玄構兮薄棟宇於紫清睇峻廣靡弗
受兮匪鉅匠之經營虛涵渤澥之浮光兮靜挹
夫崑崙之靈會洪纖於淵悉兮皇休休其莫可
名苞道德以為基兮朴仁義以為楨納空明於
戶牖兮藹和煦於棖楹時闔闢以渙蹕兮哀衆
寡於衡平日逸裕以優游兮同物我於無情懲
室隘之戕順兮同曠達有乎羣生惡巧麗之鑿
吾侑子渾金乎樸厚之精窮幽奧固不可規兮
豈凡筵之所殫也屏繪藻于弗飭兮正夫人之

卷一

七

不逮也宅安貞以定位兮獲坦坦而元亨遜碩
膚而弗屋兮亶出交而靡爭集修能以憲程兮
踵康侯之遺軌膺錫予之蕃庶兮式效則乎謙
盈顧靡陞之崇深兮惡登降之末由循前除以
詠歌兮爰仰止于階陞歌曰若有人兮柔嘉中
浩渺兮無涯盜春陽兮容與寓形神兮幽遐森
劒珮兮錯錯侈龍光兮上方殿弘休兮夏屋庇
九垓兮八荒

東麓賦為憚憲副作

偉嗟峨兮江南俯碧空之沍漚競千巖兮翠拱
突層岫兮雲開渺天孫兮莫及即朝曦子可攀
鬱蒼紫兮凝合睇苔露兮福嫺蕩鯨波兮萬頃
來鳥聲兮四山有美人兮爰處寄委形兮容與
挹羣芳兮續紛顧九坂兮氤氳空摩挲兮古碣
憑迷昧於遺文訝昔賢之同志羨達人之多聞
憑寥廓以極目駭莽蒼之無垠羣邦峙兮隱隱
溟鵬起兮翕翕惕感發子駐想忽怛予歛欣
降岩堯子息只載遵淵兮采賁美人兮美人鶴

卷一

八

侶子猿隣泉融兮石淨松障子花苗可坐可釣
可醺可薪于亭于堂為主為賓玩朱明以迫眺
追朗照而清嘖靡行藏之營慮傲穹壤而離倫
羌余末兮仰止附逸駕子無津繫幽懷兮有言
望美人兮重陳慨窮區之厭苦曷隱忍以韜真
請載謝乎山靈極黔首於沉淪尚真寧乎魏闕
反盤桓於孤塵

雪屏賦

煥大塊之流形冲元氣之降升融而為江海凝

而為岡陵嗟點蒼兮秀挺寔益州之所奇鍾蔭
井宿以標嶂託梁果以冠峰結趾近彌於黔巫
靈脉遙通於華嵩諸泉分飛於錦浪中巖嗣表
於新封卓彼南詔東連西倚崇城之維千仞特
峙蓋亦台嶺之冥粵而闢載於常篇故是僊聖
之窟宅而別見於奇紀陽林曜乎丹葩陰岡停
乎素雪葩攢四時之豔雪積太古之潔化而為
石維雪之白列而為屏維玉之澤若乃旭日漾
鮮於屏間似銜燭而照崑山爾其淒滴凝脂於

卷一

九

巖跌似剖蚌而列明珠乃有仙鄉產自桑榆方
其蓮養于斯結廬探千古之秘讀三代之書攀
莊騷之逸噉秦漢之餘研思濬谷朗詠崇嶠雙
扉雲竦以夾路一室中霄而懸居瑤階炯見於
曲迳瓊榭陰映於幽厨浸以玄玉之液沐以華
池之腴汎覽九州之志流觀太始之圖酌西洱
之海水弋葡萄之江鳧濯龍湫之寒露嚼高河
之辛蔬照萬頃之天鏡臨三島之真區噴瀑布
之飛潤坐羅筵之巨桴蓋自適其適而與古為

其出對明主選入中秘金匱石渠珎編
紀肆淵雲之藻心發嚴徐之麗思奮蘭臺之聲
英屈金閨之名懿司考課於天署遷符臺於南
仲既鴻漸於上台懷雪屏於初服

雲亭賦

攬方輿之名勝偉吳越之奇觀屹九鳳于雲間
鬱祥氛于層巒通精氣于天地萬雲物以瀾漫
其上則有白龍之洞潏沈閭冥陰翬蛇玄液
常盈其下則有華亭之谷異朗夷平清秋鶴唳

卷二

十

谷神應聲北則有橫有干西則有崑有澗岩嶭
纒聯峨嵋繞練鳳舞鸞翔爭環競獻又有峭壁
巨靈所劈巖崑崖峇崕巖萃律玉寶石室鬼工
是設萃衆美以獸峙檀三吳之奇絕聚秀鍾英
翼然有亭簷阿翬蜚棟宇鳥驚莽榛沃彩樨檻
麗明時有飛雲縹思瑞靄蒸文冬不凄寒夏無
炎輝青龍白鶴噴薄迴縈錦墩繡谷離立縱橫
試憑高以佇望蓋郁乎縹緲爾其協氣氤氳
雲雨將至觸石以出膚寸而已少焉縹緲翩緜

彌于六合蕭索輪囷金枝玉葉卷舒無常變態
不一又或亭亭如車蓋或隱隱如烟霧或矢矯
如游龍或岐嶷如仙侶如羊如鶴如衣如絮波
水魚鱗是糾是聚山嶽潛形滋液滲注奄忽而
藏不知其處蓋玄之自然夫孰測其神異於戲
雲無心而出岫仁者靜而樂山況出乎其地者
哉宜主人寄嘉興于其間也爾其取南陽隱新
豐則騎青牛尋赤松采紫芝于秀嶺玩白雲于
奇峰友麋鹿以容與誓考槃于澗中乃若效鳳
雛起鰲龍則駕赤虬遊帝宮沛膏澤于海宇反
澆俗于鴻濛指故山以言旋歸勲業于太空蓋
主人之出處語默實與雲同而微才懿德未必
非茲山之所鍾也羌贈言而作賦願比德于無
窮

紫芝玄石圖賦

并序

予少讀詩書史傳至秦楚之事未嘗不
慨然想慕其為人嘉靖癸巳以禮曹郎
奉使關中見終南太乙諸山連亘秀特

黃河涇渭漆沮諸水噴薄索帶駭心
目乃歎曰古人無庸語已若今人漢隄
西陂對山太微少華諸賢君子文章事
業照耀宇宙所謂嶽降生申非耶迨戊
戌春試鴻臚得人而張吏部某分主試
事數對余稱喬三石云三石與余從子
若圭同制榜有通家之誼日相過從獲
探其所蘊蓄乃益歎山川之靈而張子
之言不誣既余以病廢睽違久矣豐陵

卷一

三

楊公以關中人豪來倅吾郡道其所師
傳首稱三石因推本其尊翁仲節公者
守朴敦素仗義好施今茲八十有四而
耳目聰明齒髮堅黑不衰蓋古之遺逸
云噫噫昔人所謂學有淵源又謂是父
有是子者將非是耶豐陵公不忘所自
乃請王駕部貌紫芝玄石圖系之詩若
文將携歸為翁壽而以賦屬余余惟芝
瑞艸也世不常見翁以碩德篤生賢嗣

世受國恩承德衍慶協于瑞徵猶夫
石之有芝也視履考祥斯圖其稱情矣
乃為之賦曰

維嘉產曷鍾兮穆乎冲冲天精蘊結兮靈古是
叢疇闢焉以作所兮繫碩人之宮啟疎房端几
席子鄉南星而設扁竅雲門以通氣兮虛子午
而來谷風墜王田為布區兮濬銅川為溉功墜
以丹砂糲之蘋蒙涵至德而載生抽甘泉之
九英玄光散兮瑞錫神貺昭兮幽貞厥東榮以

卷一

三

呈色兮翹紫臺而娉婷質光輝而委綏子濯珊
瑚其晶晶彼終南之支龍兮衍磬玉之玄岫娉
補天之殘膏兮結飛霞而獨秀合而連理茲而
瓊玖來余盍簪與子芳臭將余躬而順子兮裾
輕縠而廣袖振筦簟以寅賓兮尚太羹而玄酒
咀石菌之涼英兮肖金青以研醜沐蘭茝之精
華兮曳瑤旌而鳴斗權龍舟以濟鈞天兮擁帝
林以自獻集羣僊而執玉子帝簡余其北面命
曰永齡子孫華弁金符上御田龍始見乃返旆

于宮霄御天颺而戾止歌元封之雅歌頌門
而酌醴肆膚暢而神清尔徜徉而容與遂歌曰
南山嵒嵒危酒盈盈酒賢濁而聖清山朝縱而
幕橫千秋蒸石兮芝艸常榮煮石兮榮我英
羗瘠吾饑兮與子俱升數甲子其百旋子嘉歲
成

白洛原遺稿卷之一

卷一

五

白洛原遺稿卷之二

晉陵白 悅著

廣陵宗 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敬常啓京啓吳等錄

五言古詩

庚子過清源文子招飲賦此為謝

艤我木蘭舟飲君冰玉堂鏡月飛中庭清輝耀
雕梁當歌發慷慨臨岐失徬徨桃李驕春風笑

卷二

蓉拒秋霜今妍競何為時物類有常憶昔諧同

心結珮趨 明光意氣相激烈雲霄共翱翔何

當忽坎壈中道懷憂傷 皇仁荷披拂全生還

故鄉征鴻漸湘渚鳴鳳方朝陽眷言各匪懈協

德隣時康

賦浩齋

八山柱九坂轉覆何涯津委形三兩間元化由
以均迷岐嗟罔覺窮源在韜真麓極歸渺漠鵬
運空沉淪達人擴所貴至道風以聞岱宗亦匪

六計漸亦匪深轉石已填壑澄波肆無垠
洞觀悟萬象皆前陳

賦謙齋

哲王垂大訓與義存低窮乾元肇玄運萬有滋
豐隆坤維奠柔卑照臨含鴻濛珍重哀益理解
悟良可崇盈滿迺速激百爾靡所終所以楚伯
陽韜精黜其聰不几考父循墻侮其躬抱虛
乃可實守唯何必 表尚逃名蔣調崑山中
嗟嗟車馬客日久蒙茸達人秉明哲有德需

卷二

淵冲俯仰嵐室靜潛葆靈光融勸爾幽真履
予夙心同

石田林居圖次韻為文待詔題

茆堂蔭叢木芳谿燦瑤草詎無鴻鵠志衡扉
相保日月競雲徂瑾瑜豈終抱哲人不可招覽
蹟成深悼津梁渺何許懷哉睇同好悠悠謝塵
絲雲泉矢投老蕭晨感歲華眷言事幽討撫
眩形神冥心悟玄造

賦林塘贈李封君

青陽鼓元化，百卉具敷引。桃穠競芳菲，繁林騁
穠賑。浮榮重先萎，晨舒甘夕殞。宛彼月湖津，雙
喬聳幽吟。不與羣彙先，寧逐春顏盡。長羸屆初
令，叢葩自凄緊。晚色壓交柯，孤衷託朝菌。理氣
藏玄微，真脆衆所允。哲人契素心，棲遲跡斯泯。
臨溪羨蒙密，爽籟生虛牝。醉倚烟霞清，時共鳴
琴哂。坐撫棟梁成，行肅潘輿軫。齒德動楓宸，
龍章炫楣楯。恩光被臯野，繁爾滄溟窟。象類祝
清歌，遐祉金峨準。

卷二

三

梅林精舍為蕭嘉興作

元陽轉脩畧，麗景餘凝陰。百卉淒以寂，孤芳拔
瑤林。凌光表物序，栗烈獨能任。桃李嬌朱顏，棄
捐辰與參。清標皎白日，霜雪徵明馨。緬彼金閨
秀，含貞結幽忱。棲遲乎雅匹，習靜廬遙岑。遠遊
越南楚，欲往湘江深。宛然白露下，撫茲綠綺琴。
安得雲中翼，悵望空微音。瞻言顧芳潔，歲寒珍
素心。

苦旱次夏山張郡公

炎蒸仰其雨，杲杲復朝陽。駕言徂東臯，蒿稗茂
枯穢。山川空滌滌，竚立增彷徨。庶正殫禋祀，一
德昭馨香。羣工靡不周，誰也甘壺觴。密雲自西
郊，酷烈徒相望。星辰嘒燦爛，天漢懸清光。胡為
眷下土，惜不恤淪亡。邦侯軫民瘼，食寢懷憂傷。
明神罔孚假，牲璧既已將。眷茲蓄遂時，陰陽寧
閉藏。無能降豐澤，蘊隆坐移忘。由來旱魃虐，櫛
取投遐方。堯湯亦災眚，兢兢懲怠遑。聲歌發豈
弟，感歎心茫茫。

卷二

四

送嚴子子雛節推黃州

悠悠潞河水，臨水送征人。飄飄向巴楚，彩鷁迎
雙親。知子匪狗祿，憂茲白髮新。他人委兄弟，子
居無四隣。清修勵雅操，十載湮縞塵。金蘭久相
結，苑苑同昏晨。一朝青雲道，拜命辭楓宸。含
悽不忍別，携手游城闔。蕭條望岐路，有懷難重
陳。少小慕豪俠，意氣高我岷。幽棲志萬里，長言
輕一身。驅車盡沙漠，仗劍還咸秦。換策報明
主，勲業輝麒麟。胡為生坎壈，聖代嗟沉淪。與

子復分違旅況欲沾巾子行諒努力寥寥真王
賓詳刑在無訟秉心良自珍吏隱日亦樂宦養
念已伸退食有餘閒縱眺怡玄神竹樓秋颯爽
赤壁春氤氳篇慰知已棠蔭敷斯民君門勿
云遠按使周咨詢求賢急宵旰豈必遺孤臣懷
哉胥勉旃歲月易逡巡

漫賦擬古

蕩舟向東服歡戚亦何期薰風條南來吹月照
江湄江湄倚高樓樓中笛聲悲一聞淚忽墮再

卷三

五

聽心欲摧空閨念永坐行人胡不歸清輝竟良
辰兩地恨俱滋懽然即遠道終宵指庭帷攬衣
獨竚立愁馬如調餓至止欣所遇與爾共徘徊
功德寺晚集白屏張子首倡疎松挂新月

余續成之

疎松挂新月晚色參青蒼瑤欄匝瑤閣照曜生
輝光陰森靜無籟翻詫羣龍翔天風吹半壁飛
墮林中央回瞻象魏近坐依雲漢長虛壇散清
影僊瀟零幽香簷阿吐金碧澗道鳴琳琅高懷

就觥竿雅調宣宮商昔侵蟲風成露濕芙蓉棠
通茲渾土樂今彼塵心亡今夕復何夕與子胥
徇徇蘭馨愛同志久要願無忘

吳子質菴以鴻臚考最擢知南京地府事

短篇為餞用解時人外補之疑因託致

問于鳳山秦公

秋旻肅沴氣征車發脩途繁霜落嘉木汀渚茂
菰蒲壯哉此行役慷慨勿長吁念茲事忠孝天
命允不孤丈夫志四方何必懷此都薄海皆王

卷三

六

事彼往慎良圖臣節重不虧遐邇式同符山川
恣登覽江鄉薦葦鱸履道恒坦坦聲華曷有無
天天岐上草柔萼若雲敷榮悴忽朝夕涼溫別
呵呼諒子素超曠嗟彼齷齪夫先公造弘業努
力讚許謨眷言保明哲舜跖炳炳羣趨頽波激
憤把酒漫踟躕明月出東嶺清光皓交衢皎皎
金石心矢詩告前驅陳力殫涓埃毋以羞先盧
膚言下爾信烟鑒在司徒

登荆山觀下和玉玗志感

荆山聳孤秀，俯映渦淮明。攀躋暢旅況，恍惚臨
滄瀛。和璞久磨滅，巖石光晶晶。側徑旋縈紆，澄
泉碧泠泠。繁陰鬱杉檜，幽磬茂芷蘅。丹崖隱瑤
榻，蘿洞開雲屏。山容淨菡萏，嵐靄寒瓊珩。葆貞
此棲遲，可以挹儒靈。往事亦可嗤，狗物胡忘生。
懷辭迺崇答，銜珍嫉斯萌。山川竊至寶，天壤要
虛名。人生貴知遇，一言輒公卿。遭時不吾利，管
晏須筑室。塵眸亂紛墨，舍取眩珉瑛。鄭朱徒媚
權，趙璧空連城。撫卷積浩歎，歷覽滋含情。孤蹤

卷二

七

寒儔侶，憩此湛餘清。懷人渺何許，谷鳥鳴嚶嚶。
瑩心亭為西原薛子賦

素棟瞰澄波，宛在地中央。朱明倒夕影，携手度
飛梁。光風淨雲鳥，湛碧生微涼。源泉出玉井，鑑
茲天一方。垌野遠塵囂，檜柏為我防。冥觀眇纖
翳，琅玕鬱蒼蒼。二曜列精朗，萬象森低昂。玄機
陡覺晤，幻相俱遺忘。哲人秉靈鑒，葆真此徜徉。
寤寐有餘歡，熙熙樂無疆。眷言結蘭珮，歲月參
翱翔。

秦省諸君招飲愛山園亭

幽林闢瑤圃，飛閣臨華池。高賢敞燕會，慰我遠
思。情酣衆言翕，日永杯行遲。鮮飈空中來，坐
令炎霧披。綠竹蔭雕榭，雜樹綠芳畦。夕照燦雲
峰，澄波漾漣漪。淵魚伏蒲藻，鳴鳥遷樛枝。歡樂
良不極，惜茲光景馳。慷慨君子心，明明乎令儀。
散聚靡有常，邂逅天之涯。眷言崇懿德，式彼周
行詩。

為陳太卿題畫

卷二

八

達人晤玄象，覽聽寤忘言。上有鳴晨禽，有芳
與萱。夙夜屬匪懈，落月晨禽喧。賦倒披衣裳，恍
惚趨禁垣。起視明星爛，落燭臨層軒。燕雲邈萬
里，心旌忽飛翻。輝輝皎日出，霞彩麗芳園。葵丹
耀霄漢，傾心在籬藩。萱華競春輝，樹之椒憂煩。
君親念無違，執掌寧獨論。宵旰簡耆德，三錫睎
便蕃。披圖感至理，抽繹明所存。

和荅少華許中丞

遙遊憶燕趙，締好情彌親。雅志託文藻，幽居心

此鄰媼茲經濟才話言必書紳邦畿重簡任
撫瘡痍民藝林竟蕭條所夕莫與論籍籍令舉
彰駸駸勲業臻頻枉尺素書規訓意何真緬懷
金玉姿歲月更秋春友朋異心面今昔今澆淳
賢愚競相猜白首真如新道路日嶮巖有懷難
重陳西周眇何極悵望空高曷古道不可作相
對滋悲幸好我示周行所藉在嘉賓芳時酌旨
酒太息違參辰明聖圖雍熙佇瞻徵甫申

臥羊山弔古

卷二

九

驥履朝露佇立心彷徨流水去不返
飄揚喬松施薦蘿引萼一何長芝蘭委澗谷玉
質摧冰霜幽人渺何許欲往無津梁縹緲青雲
端孤鶴低迴翔周覽忽下之曳我芙蓉裳徘徊
不忍去鳴聲哀以傷顧我若欲語導之陟高岡
高岡燦瑤草可以充饑腸我儀藉山靈築室松
之傍汲井煉丹砂跨鶴凌穹蒼遨遊挾仙侶嘯
傲方壺鄉

折蘭擬古

野人山中來遺我雙玉蘭根莖盡委棄花露空
團團幽姿散殊香把玩發長歎化理嗟淵微賦
物匪所安不得產瑤林閑以青琅玕時竟君子
佩常得君王看而令離萸草殞折沉流湍貞脆
固有分使我徒辛酸坤雷氣應復生意茁以完

賦友蘭為平涼李子

涇水駐朝霞夕照標攢峰杖策眠汀渚浮觴坐
雲松俯仰胡獨樂幽蘭馨沅淙玉澗競芳發棲
遠媚顏容素履靡所託貞心諒茲同桃李自成

卷三

十

隱芙蓉亦蒙茸匪子夙孚契炫曜隨飄風撫化
懷幽蘭寤寐希仙蹤芝蘭本同性締好情彌重
金風淨披拂白露垂璽瓏孤東亦余晤作歌貽
桂叢

夏夜一首

良宵起永坐遠心鳴素琴當軒皎月出撫景繁
愁侵所思在萬里屆茲諒同心涓涓淚盈椒肺
脉動悲吟悠悠音塵闊寤寐空稠衾睠言重惆
悵欲薄自匪今不如雙玉睢歲歲江之湄

送大司徒鳳山秦相公赴召北上詩二章

隱隱龍山岑皎皎朝旭光依依青柳坂泠泠綠
水塘祖筵臨廣路君侯之朔陽春飈拂錦纜白
日麗牙檣龍顏睇玉燭金華虛寶牀行行向皇
邑悠悠違故鄉素懷符遠跡清時昭令望愛無
瓊玖珮結之芙蓉裳巍巍鄭武公坐擾黔黎康

其二

司徒出江鄉祇召赴廣陽豪賢競欲餞駐馬語
梁南服真疾棘中野心獨傷千里絲吹烟崇
訓無宿糧北斗自西極織女空七襄嶠數五
教式副四海望芬綵獲端緒利刃微雄鋸羣龍
佑明聖會見謳虞唐

白洛原遺稿卷之二

白洛原遺稿卷之二

晉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啟常於京啓吳等錄

歌行

岐路行別秦和羅子

廣陽城上奔雲馳長羸屈飛英蕤龍山揚靈
羅季子抗旗揮策行逶迤祖席續終引郊河豪

卷三

登風珮相將隨高歌黃鵠激慷慨欲訴網
縲私酌子盞齊之馥郁佩子步光之陸離照子
青天之明月送子萬里之崇期浮孤影踞度潮
海濯手可拂珊瑚枝鷗鵲棲集繁苔葦拚翰脩
息翔天池嗟嗟偃蹇丈夫志努力愛取需明時
班馬不可繫我心良獨悲依依岐路傍落照迴
金羈別君何許重相思燕山秋夜鳴孤鴈短笛
淒淒江水湄

隴頭行送友人

青陽弄輕蕊百卉已敷綠細草暗前堤遠岫明
朝旭蕭蕭君駒鳴悠悠妾心曲君今去何之孤
飛泣黃鵠妾意比君松與蘿朝朝暮暮相聯屬
何當踪跡東復西萍蓬蕩漾江之渌妾欲挽君
君欲行携手相對空煩促淚落不可遏腸斷不
可續君駒暫停只飼此菊一束惆悵別君難曷
以為君告妾願別後心如絲更如玉絲結長相
思玉皎遙相燭君駒君駒行早還莫教冷卻笑
容樽銜情送君上隴頭歸來拂拭妾花照不覺

卷三

願銷魂絕生牢愁

送諸子伊南還

寒郊歲莫揮霜戈杲杲白日回城阿離筵豪俊
爭鳴珂興酣奉君黃鵠歌冥冥逸翰一飛去天
矯汗漫摩金柯倏息乘颺與天遠我欲致之無
網羅佇瞻安得生羽翼從爾食霞周八極山川
遶遶當奈何萬里烽煙歸未得

題周臣畫扇歌

金泥玉箋圖蓬瀛雲蘿擁出青崢嶸丹丘高隱

憩泉石徜徉醉倚烟霞清碧巒翠塢分幽徑
樹深林旋扁登畫工逸思真超神尺素凝毫多
奇勝坐覽心魂向莽蒼杳如身落丹青上珠泉
飛瀉鳴琳琅瑤草煌煌足心賞襟前明月皎光
輝島嶼氤氳收夕靡松下松花落金粉尊中盞
齊潑芳醪悠然雜入方壺嶠天吳水伯相歡眺
忽驚大隱在塵寰溪柳樓花共長嘯

贈初溪朱子憲浙之行

我生意氣欣相如浪迹燕趙無寧居邂逅逢君

卷三

三

締蘭好相將晨夕同舒徐春飈錦轡踏芳草夜
雨桂櫂牽荷蕖勝遊時與光景會冥晤陡覺功
名疎達人玄談真啓予飄飄逸思翻踟躕憶昔
投筆辭鄉閭豈為駟馬乘高車大夫術業在經
世壯心直欲寬穹廡功成拂衣謝封賞歸臥林
壑躬犁鋤何當道力行超超中野倚劍空歎歎
一官初服共春省薰風綠綺絃庭除林花方爛
亂啼鳥園果初熟來山狙悠悠故國渺何許奈
爾燕雲橫太虛憐君忽作南征客東吳西越

丘墟問俗觀風歷佳勝周覽八極參華胥方壺
員嶠況伊邇列仙寶笥多丹書倘君授我紫泥
玉符之秘訣我當報以馭風超海之霞裾

古崖篇

我昔東眺姑蘇臺古崖窈窕幽堂開雲松曉翠
襲几爛竹日夕影搖憐憫義園如書展欣賞清
猿白鶴忘嫌猜西周彼美俱邈矣東山仰止空
悠哉巖阿伊傳晦霖雨際會明聖生風雷行
吟蘭桂散幽跡徙倚檜柏驚良才子雲棲息絕

卷三

四

奇恥幽探玄穆無纖埃莫思蘿月笑簪紱漢閣
瑤編須爾裁

為友人題畫

楊柳摧秋風蕙葳蕤秋水閒寂綸竿江海深蛟
人夜泣鼃鼃起草野磻溪忽遇時雲龍六合瀾
霖雨吁嗟乎人生隱顯豈在眉睫間塵埃物色
莫浪翻唇齒

石岡行為蔡司馬題

星槎春遡黃河長征旆翻飛循大梁大梁伊爾

三百里忽見石岡突兀摩青蒼仰止停驂周覽
八方巖巖石岡迺在大梁之東睢州之陽隆嵒
蜿蜒森龍翔於維乾元煦蘊坤珍秘藏二儀靈
燁降神異挺生人傑開明良含英抱藝觀天
子騫騰霄漢騷鸞鳳孝廟昌期善殊策武
皇臨御驚封章青瑣聲華耿日月烏臺節操凌
冰霜西秦東魯遍桃李南閩北薊餘甘棠昔我
中丞亦藩省偕公同沐邦家光今上龍飛任
元老壯猷方叔仍疆場戎兵跋扈亂王度雲中

卷三

騷擾邊塵揚營前細柳倚雙劍赫然震怒殲其
強寇謀奇算人不識一言寧哉無餘殃東山暫
假林泉樂安石豈負蒼生望松風桂月淨罇俎
蘭芽玉樹相芬芳龍雲豹霧鬱深麓雷電隱隱
岡之傍郊原曠野曷用此岡空萃律竚瞻移致
長江萬里為中流砥柱以障百川瀾倒之決決
薊門行

薊門路薊門路人言此地不可行周行白晝驚
狐兔我獨何為來羈懷轉惺悟雲天澹淡絕氛

埃車馬舒徐任行住甫田風動黃雲稠疎林霜
深丹霞護左有盤山鬱鬱壁立百仞摩青蒼右
有靈河湯湯下接海汐來漕賦蜿蜒東繞顧神
京嵩行拱峙綿皇祚周覽寰區足大觀幽探
逝止俱冥數高躋深涉忘疲勞昨去今來笑迷
誤山川景物曷古今眺覽期異欣惡波翻石
捲靜不移陽和旭日常常駐已淪苦海識慈航
牢滯塵踪泣岐路我昔不學搏攫鸞雛鳳卵之
雄梟我今不學寒汀鍛羽垂涎之雌鷺其下壑

卷三

六

也不能為綠崖攀木哀猿鳴其據險也不能為
呌跳咆哮猛虎步慧劍光融百疊憂玄棠煖卻
千江霧西華崆峒幾臥雲武夷太嶽空留賦放
舸曾經赤壁遊驅車更作長沙傳悠悠古道莽
荆榛渺渺仙洲斷津渡仙洲古道豈足遙指點
曹溪有鵲橋渤海波連北平郡青鸞時復降盧
敖吁嗟乎關山迢迢萬水隔薊門一月三為客
草露行行何日歸醉泛菱湖越天碧

明月篇贈別沈郡公

少小嫁君時顏色如花好君嗟得妾遲妾幸逢
君早春溪雙鴛鴦晴景明如掃如何忽風波恩
愛隨行潦知君不終棄顧妾亦未老夙夜失勤
劬供調缺蘋藻慙忒豈無因妾敢云自保匪懈
奉姑嫜何言怨諸嫂非君樂所知視妾如露草
妾欲去何之憂思愁如掃吁嗟乎若心未必同
秋風齊紈入暑還相逢妾心未必如斷絃驚膠
續取還相連古云知己不易得白首如新嘗歎
息仰天欲訴愁氣撫躬有淚流胸臆月當幾

卷三

七

望未圓時難把光輝測盈昃試看松柏歲寒秋
卻向青天有明黑

雲亭引為雲間李侍御賦

九峰曉靄標層穹涼雲匝地連吳淞蛟龍虛氣
成五色片片影落亭前松松杪飄飄擘晴絮矯
首華亭雙鶴翥驚看明月夾丹霞華星皎皎輝
清曙亭中主人澄性靈揮毫滿紙傾鯨溟忽如
巫山十二疊秀色飛入松間屏文出奇峰夏雲
在千里白波漲東海爛然一掃袪氛消君才李

白堊摩壘明時射策明光宮麾駕走石流長虹
岱宗行行凜霜雪還來馳馬巡江東封章絡繹
上明主鐵冠白筆橫秋空臺端獨立如山峙
磊落自是青雲士掣電凌風變態高輪囷縹繞
旋丹陛氤氲氣接鍾簾長柳灝月照冰箕光
并刀剪取半江水玻璃蕩漾通扶桑出岫初當
百川障從龍倏忽歸天上化作甘霖澤萬方神
功早慰蒼生望

贈施山人用陳白陽韻

卷三

八

雲縹緲水沿洄浮蹤幻宇真悠哉渴飲滄溟之
浩蕩醉臥嵩華之崔嵬青山到處可埋骨不與
濁世同歡哀朝瀟江暮吳甸倏忽飛鳬疾如電
江河伏脉能明見不數雲鴻與灰線問爾山人
盡談通吁嗟乎莫恠陳藩獨驚羨

題文麓圖送郭明公入覲

太行西來如逸龍結為文山高且雄雙峰竝立
迥萬丈青天削出金芙蓉雲雷震疊走其下蔽
虧日月天無功隱泉汾沁競旋繞噴薄萬里生

長風天門三晉襟四塞雲中獨此為之宗山川
靈秀久鍾會千載乃發汾陽翁藏脩卜築山之
麓文光絢爛輝蒼穹春明吐氣長如虹變化霖
澤聖衷中英飈凜凜山嶽動朝端倚重歌華嵩
江南饑饉百萬家天子聞之深歎嗟法從暫
移侯郡國坐令甘雨即隨車四郊棠蔭陽和霽
歡歌處處沾餘愛桓圭共喜覲明光玉鉉行
看躋鼎膺玄豹于今不在山矯矯神龍已出淵
仰止巍巍增勝槩西垣東壁爭流傳邇矣舊有
藏書處梓里平泉真可擬同垂勲業在人間不
數丹青照圖史

卷五

九

龍岡圖奉送李明公入覲

黃華之山天下傳太行恒嶽遙相連樓霞瀑布
竝奇絕中州巨鎮何巍然迤邐中岡積幽趣仙
人白玉樓臺聚烟雲日夕倏萬變分明龍虎相
蟠踞鍾靈今見李謫仙乘龍上侍玉皇前
珮煌煌應列宿鳬鳥翩翩下九天蘭陵三載心
獨苦雲漢遺黎藉綏撫南國春深棠有陰河陽

日煖花無數祇今述職觀 明光萬方誰許稱
循良蛟龍喜際風雲會霖雨行看遍八荒

岡梧詩

匡廬東走如游龍支為芝山勢更雄岡巒起伏
異變態翼然鳳凰翔半空上有梧桐高百尺老
幹亭亭抱寒石孤根下與玉池通疎枝不耐凡
禽集主人本是天台仙茅堂小結岡之巔靜看
秋色落金井坐見香醺生紫烟綠雲青玉相賓
主萃萃萋萋自風雨琅玕博得青桐君嶧陽龍

卷三

門不足數邇來匠氏絃為琴鳴向虞廷諧鳳吟
景風翔子慶雲浮解氏愷子和君心吁嗟此梧
日月積靈柯偏向高岡生只今九州無異土看
取孫枝處處榮

悅昔為儀曹郎侍教于大宗伯陽翁有年
矣翁嘗語曰吾陽峯當大江之上草堂
之前而石首學宮實據其勝吾愛其清
峭迺賦之即茲為弭云悅不敏為之賦
陽峯行

南楚雄吞雲夢藪蒼茫翼軫輝牛斗目極千里
標巫峯巨麗懸延盤石首岐陽中峙鬱嵯峨上
干青雲下陂陀大江滔滔合川沔包絡南國襟
潛沱君不見岐陽之土五色爛熳黃錫碧光璫
璨久不見岐陽之石百寶羅玫瑰玦紛紛峨阿
泮宮翬飛秘蔥蒨白石青田相帶映毓秀鍾靈
出甫申環奇磊何誰能競繡林錦障村所儲樞
楠梓柏環華居我公岐嶷流芳譽典酣落墨驚
相如射策掄魁登漢殿承明著作篇華約秘閣

卷三

青藜集異同本本元元洽聞見金蓮時撤講筵
餘翩然池上綰銀魚蒐羅百代無遺傳彷彿三
墳莫或先曉倚黃扉渙鳳綸時揮麟筆刪金篆
機旋楚澤會真元 龍飛郢邸開仙源 帝鄉
咫尺岐陽甸危峰江上何蜿蜒仰止公真名世
者十載春官藉陶冶文章勲業翊重華願芟荆
棘培梧櫟南山歌頌激宮商 紫泥馳召今相
將朱衣飛導相公入 天子燕喜方當陽

平川歌贈吳江崔德卿碩賦

吳淞之間為具區百川浩蕩而東趨奔山走壑
一何急不舍晝夜如斯夫中有派曰穆溪停蓄
泓澄勢獨遲蛟龍俛首臥其下河伯不敢相驅
馳微波不動日練淨潦水欲盡青天垂娟娟新
月挂銀漢熒熒玉鏡開蛾眉博陵有客心不歇
卻與此水同襟期臨洙一望欣獨賞彩筆春風
光陸離乾坤物理在意會尼父川上真吾師寸
心學海日不息他年利涉其奚疑吁嗟世路何
嶮巇咫尺波濤良可悲瞿塘滄瀨在何許若比

卷一

七

人心還坦夷吾將與爾歸爾溪伐檀聊爾歌連
解坐任風波湧作態此心止水終無為

鵲鵲行示舍弟

拒霜花發關河秋鵲鵲啄食原上頭羣鳥乘處
無喧啾依依物類猶朋儔突來獵士雄繞糾鳴
鞭佩缺馳驂驅追狐走兔旋崇丘迸空金鏃風
颼颼原鳥驚翔盡垂羽南北分棲自業樹獨憐
雙鵲鵲失勢還相附一飛一鳴一回顧

贈九峰鄒山人用同年沈子少泉韻

慧麓飛花繞松閣對君曾挹清泉酌江湖梗泛
渺燕吳十載相逢忽京郭空囊蕭索一錢無卿
相珠璣爛盈橐高懷肅詠激清商夜月松雲唳
孤鶴我昔乘龍及爾門人琴寂寞悲今昨祖別
同酣路水筵春畦待我看栽藥

秦淮別意為同年秋鄒西出守大名

憶昔金門同射策春風驛路長安陌錦襦銀勒
紫駟驅氣吐虹霓聲煥赫久心金石荅恩知
努力分陰莫虛擲君向西臺玉鏡懸萬里秋空

卷二

十三

夜光白我愧南曹十載餘曾侍春宮掌封冊
何當中道忽風烟鴻雁翩翩分羽翮五雲回首
各茫然淋景芳時歲頻易賜環共喜渡秦淮仰
戴皇仁天咫尺長干晴色散幽懷臨高楚望
悲遷客興酬落筆紛珠璣俯眺江山慨今昔兩
都持法肅冰霜苑苑揚輝名籍籍君今出守天
雄軍我將歸臥嵩丘雲石頭城春柳條碧龍江
沙芝蘭芬贈君高歌飲君酒拔劍起舞揮斜曛
翔思槎泛閩灘潰維舟投轄何殷勤梅花寄折

武夷曲脩以鮮鯽兼香芹君行把袂愁氤氲
泥隱見萍踪分計才十倍常人羣好自眠食圖
功勲英雄自昔多燕趙況復封壤連河汾明威
鼓舞見頗牧龔卓不得專前聞坐窺安攘報
天子入贊至治昭人文

環溪雅適引

吁嗟乎兔置肅肅張林叢安能羅桂廟與龍御
令落落青雲士軒然嘯傲嶺崖中胡翁之意在
丘壑環溪卜築交蘭薄牀頭囊錦枕莊騷案上

卷三

七

研朱勘河洛少年射藝稱豪士燦爛長揮錦江
紙斑馬何能角後先氣奪長楊子虛壘數厄年
踰四十餘蜀都點額還鄉閭浩然已有林泉癖
不向皇都一上書嘉邈終將老爨戶勸之掉頭
不肯顧子官廷尉執平反翁携杖屨游南土金
陵佳麗多名藹卻憶環溪不能住環溪兩岬花
木幽滿地白雲如水流巫峽陰晴共開合銅梁
天地相沉浮翁歸溪上濯素髮千里江山坐超
忽排袂長登已歲雲浩渺遙羨峨眉月

東吳平寇歌奉贈 敕撫夏中丞

嘉靖庚子春王正 天子御極歌昇平史秦休
微耀乾象南服款塞胡塵清東海微占片雲黑
斗星分野揚州域稍見妖氛映碧空忽訝鯨鯢
翻水國九重聞警深憂惕匹夫曷使遭淪溺
懸賞期收不戰功五夜嚴催傳羽檄羽檄晨看
到柏臺中丞遄駕蒞江隈繡斧輝煌諸將在我
旂揮霍萬人回赤日流光海波迅旗標步伐軍
容振列艘分張雁翼營樓船獨領魚麗陣飛帆

卷三

七

夾哨爭星馳乘櫓披發連雲陂威靈震疊不血
刃生俘銜縛真奇兵九河決水勢亦爾萬里破
浪鋒誰如鳴笳曉動凱歌月鉦鼓夜泣鮫人居
一朝露布報 天子慶宴明堂宜樂只九霄恩
渥渙絲綸 敕使聯翩費金絲吁嗟乎幽燕醜
虜何足多古來戰守由人和請 召羅熊臨制
府邊城不必築嵯峨

贈吳小洛嘗有買田陽羨之約末語故云
吾愛荆溪之勝冠絕東南隅山川奇幻稱名區

松檜千章環巨野萬竹園林連五湖目際清華
盡陸海鏡中映發紛蓬壺自爾先公位宗伯供
奉三朝宣碩廟校書天祿四十載文軌遷固
追三謨義君孤標挺瓊樹雅素象賢誇甚都架
上牙籤爛克棟堪與東迎帝雉岡蒼然古練挂
玉軸滿堂空翠光披數別開芳圃擬天造叢丘
深秀傾三吳今平白下參幕府三羊持筆談兵
符雄才會草陳琳檄清節寧拖楚劍珠官程報
績向燕趙拜舞明庭論佐樞石城挹取長江

卷三

六

慰金蘭友

贈宜山朱山人和張學士前韻并呈錢都

諫

昔登五嶽求仙人袖拂嵩華千峰雲兩儀流峙
入玄覽標奇結秀高卑分天春神京乃西顧鼎
定江東還北渡燕山萬壑青芙蓉恭祀曾陪
七陵墓周泰興華待今時豐邑貽謀地靈助龜
圖衍數秘真傳海內知君識其故我當非角探

幽聞金函玉髓窮奇文堪與隱約氣凝靈
演卦徒紛紜感應明微烈金石傾覆幾培如矢
的性天朗湛即樂土範圍二丘無遺失居不見
長安漢塚對終南籌策空虛四百年至人弘達
徹妙晤後觀興廢占諸前又不見詩由草在箕
山上御寨屏圍百千丈于今荒草白雲飛遮廬
委蛻皆虛妄十載征車不殫頌歷探古壤勝璵
璠龍門禹穴枉勞役何似逢君折片言

卷三

七

白洛原遺稿卷之三

白洛原遺稿卷之四

晉陵白 悅著

廣陵宗 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休常落京啓吳等錄

五言律詩

送同年蘇子尹瀏陽

蘇題瀟湘去悠然動遠心
雲明秋浦淨樹合萬山陰
政最應青瑣官間只素琴
燕雲頻楚望金

春

玉重徽音

月夜與宗子登扁丘二首

芒屨乘落照避俗踏幽蹊
雲裾青松障苔分白石梯
庭前孤月出天外數峰低
歸步蓮塘徑高枝一鳥棲

其二

登眺發遐想乾坤一委形
目隨飛鳥落思逐冷泉醒
坐愛山月白涼生松露零
巾紗高岬處雨聲斷雲屏

病中東羅子邦懷趙子平甫

病思懷知己鄉愁失笑談
閉門聞過客側枕想停驂
十載燕雲北何時楚水南
晚亭聊野曠明月正秋潭

贈同年沈子尹羅田

不見休文久悠然重爾思
病居聞欲別走卒問何之
雪近秦淮霽花偏楚澤
遲春風有歸雁慰我渡湘詩

贈同年王大行歸娶

卷四

二

詔許乘龍日聲華動兩都
鳳凰新羽翮馬正雲衢
鳴雁成嘉禮題橋副壯圖
高堂張綺宴屏錦襲璫璵

臘盡憶遠

癸未吳門作

戍鼓寒催急江城照未熙
幽窗金枕側淨宇玉繩移
花霧晴光轉鶯簧麗景遲
上林春爛熳與子豈無期

不見一首

不見此君久衾綢歎寂寂
棋聲終日靜琴操更

誰調淚盡書難到悲然心欲焦青門得遺種何惜馬蹄遙

別林侍御克相

溪隱青春麗林希北關還雲冠霜面冷繡服皂輪間宰相歸巴峽將軍出漢關烟霞暫與粵楊柳不須攀

次荅宗子

與子成契闊三江春水深廣陽千里夢高座肯年心太息松蘿約空懷金玉音孤仍壯志相

對莫沾襟

與方丹徒宴金山

萬里長安道乘風破浪初山岵朝旭起星與曉鐘疎撫檻皇圖壯停雲客思餘蛟龍吼深窟雷奮欲離居

為同年盧子贈周生以言

海內聞高士駸壇愛爾珍龍雲須矯翼豹霧謬棲神罇酒燕山月孤帆潞水春虛巖茂生意芝朮已蓁蓁

送孫生歸常熟

羨爾歸南服春途興緒饒江漂蘭櫂穩雲引錦帆遙龍母青吳苑崑承奔海潮相違知未久捧檄上微軫

醉和同年岳子

梁月侵殘燭清輝觸靜觀歌隨春漏永夢與曉鐘疎燕子窺金鎖花枝覆玉闌深閨小兒女倚幌共誰看

春日南內

卷四

旭日虹橋煖春風鳳閣幽徑疑雲影暮洞隱澗聲秋花嶼笙歌迥珠宮輿輦留君王千古業樂事與民休

送別

錦席臨寒水高雲遠帝城壯懷明日月知己報瓊珩詞賦傾三峽風流表二京金羈引朱轂仗劍獨含情

哭常州陳守用邵司徒韻

祖奠寒江晚羣歌別引哀城霞悲角起洲月

瀉來澤與流波迥，銘從巨石開。甘棠空野蔭，堪
慟泰山顏。

滕陽道中

亂紫紛羣嶂，空青淨遠天。君門紅日近，親舍白
雲邊。柳切他鄉感，梅知故國先。涓埃猶未報，攬
轡愧茲年。

不寐三首丙戌南歸舟中

君門忽千里，渾忘行路難。壯心餘寶劍，雅調且
猶蘭。有淚非時塞，無醫得母安。曉鐘猶不寐，輾

轉曙光寒

卷四

五

行行向南服，悠悠違帝京。少孤希用世，三十
未成名。所志勉忠孝，非緣徼福榮。寸心如白水，
萬里照空明。

淺陋孤明主，春風一櫂還。園亭新綠樹，經史
舊青山。庭見萱長茂，身于莽亦閒。百年應有日，
供奉紫宸班。

次少村黃子

促鷁渭河行，春堤杜若生。波翻過鳥疾，風入暮

帆。輕象關天猶近，狼狐野不驚。最憐鄉思切，永
夜月偏明。

送儼姪從二兄北上游學

與爾瓊城別，煩余魏闕思。鼉鼉江浴日，鸞鳳棘
棲枝。下馬金華曉，鳴珂玉漏遲。仲容賢早見，奮
翼待天池。

送戶曹蔣公督賦兩藩

祖席秦淮曉，仙槎楚漢秋。司徒拜帝敕，藩省
羨麟遊。織女成章采，銀河漾玉流。平生經國念，

中野自煩憂

卷四

六

善權寺與住山方策

琪樹夾林塘，烟霞接上方。虛囀圖錦繡，清溜瀉
琳琅。日漾金龍動，風迴鐵鳳翔。未能超苦海，從
爾問慈航。

賦淖濱贈張江陰汝思

結宅淖沱上，江河鷗鷺開。水尋龍窟去，流自雁
門來。乘興堪浮鷁，臨歌漫舉杯。主人詞賦客，況
有茂先才。

賦西時

卜築林塘靜原開稼穡多村醅聊醉客塵事總
狂歌綠漾雲連頃珠垂露綴禾夕陽隨步屨野
老謂吾何

丁亥春三月十有二日與蔣山卿邵吏部

段戶曹來月為悲簾之遊飲馮氏園亭
各賦詩為別

淑景蘭舟竝名山野客來珠泉綠石瀉貝閣傷
雲開問主穿花圖懷賢滴露臺欲歸仍月色促

席更遲徊

又次段子

日影下林杪春光麗花時與子即幽膝修禊共
樓邊霞消龍殿曉松動鶴巢危吾懷足奇絕沉
醉不知疲

題孫太初詩卷為王子允

漢粵聯雙璧金蘭雅志同風流竹林遠月色草
堂空寒孟雲龍會篇章錦繡工三槐茂春意獨
慨紫髯翁

賦白峰為劉郡守贈郭將軍二首

凌雲虛室靜素履樂幽真地迴塵淄隔山高日
月明烽烟天際息江漢望中平尚友因張仲籌
邊與爾行

玉柱何年轟巖巖殿大方峰巒千丈雪劒戟九
秋霜硯石分泉潤書帷耀曙光舉頭霄漢近疑
是鳳凰岡

張郡公過訪小園

林屋厭囂俗習靜開蓬門雨暮郊園足時占稻

卷

樓繁百年崇古道五馬下某村逸興多詞賦珠

璣爛倒源

弔劉郡守用邵二泉哭陳守韻

匡廬秋色慘虛籟澈清哀簫斷雲初散庭空鳳
不來縞袵銜露濕魂擢拍江開高節看孤翠何
嗟傷石顏

答吳子純牀用韻

曉發思君切湖生月色閒雷翻龍窟近冰沁玉
臺寒旭日明江樹晨霞接海灘金蘭憐契合寢

比愧才難

荅金秀才

飄泊憐余久，審勝念爾遲。
萍蓬俱浪迹，觴咏暫清時。
勝會如盟約，幽懷有夢知。
佳亭坐涼月，百遍莫相期。

贈華亭王少尹

渥水驪駒種，秦關閭閻家。
雲間傳政蹟，天上播聲華。
儲貳克君節，於書動使車。
公餘靜宵半，明月照梅花。

卷四

九

題山茶畫眉

春苑春風動，閨人倚望遙。
花枝低欲墮，鳥語謾相嬌。
粉曉真如畫，清標不可招。
空令憶張敞，對爾黯魂銷。

枯枝鷓鴣

栗烈寒威重，雙鷓靜不啼。
雪深防野獵，風急慣林棲。
拙性資靈鵲，奇毛亞錦雞。
待教春雨霽，拂羽武陵溪。

上方寺次南峰楊子

竹塹響寒毛，山亭來好風。
小橋橫谷口，古塔半雲中。
落鶯帶殘照，飛帆挂遠空。
歸舟石湖晚，漁火隔汀紅。

橫塘夜泊明水出李韻

山月正江中，飛觥興轉濃。
露寒漁浦笛，風靜客船鐘。
曲榭青依岸，停雲白護峰。
曉來須共爾，徙倚洞天松。

山東法海寺次陳翰林

卷五

十

忘倦莫釐顛，松高翠接天。
孤泉飛素練，兩壑鎖青烟。
鳥宿雲林裏，僧棲石竇邊。
五湖晴欲灑，漲欲平田。

送楊侍御

樹色障江城，青驄逐晚行。
鴻飛破雲影，木落亂秋聲。
萬里河梁別，三年白下盟。
夕陽人漸遠，蘭袂若為情。

晚坐千頃雲

奇阜宵攀踐，高懷獨嘯舒。
雲根懸峭壁，鳳尾護幽居。
月影落禪界，星光閃太虛。
明登惠巖晚，起

首思空餘

姑蘇道中

孤櫂乘宵發，東湖謁相公。時袁麻乞文於河明

星動水雲淨，月當空遠笛。來何處，跳鐘入短篷。

不禁哀苦思，揮淚向寒風。

送洪任齋南還

冠履同南省，舟航溯北歸。山花迎蠟屐，江月照

絺衣。報國已無忝，承家今更輝。達人懷夢久，陶

謝爾何違。

卷

七

送同年黃子獻可之尹武陵

乍同春省宴，忽作武陵遊。攬轡青驄馬，乘風彩

鷁舟。花繁鸚鵡峴，雲迥鳳凰樓。漢陛徵賢牧，君

應第一流。

荊川唐子見過詩以為謝

露夕迎秋爽，憐君獨我過。高城皎壁月，淨宇淡

銀河。雅思餘蘭茝，幽尋空芰荷。鄉園亦殘夏，旅

況且觴歌。

贈春山富子出守重慶

江上月華明，秋空玉露清。一麾符印重，雙櫂水

雲輕。粉署聲華舊，荆門政化平。文翁久寂寞，待

爾嗣徽名。

堤樹牽行色，江城畫鷁催。龍光出仙掖，藻思自

霜臺。萬里巴山去，三秋燕雁來。君王重賢牧，

況復馬卿才。

少林寺次白巖喬太宰

促駕晨登嶽，聞鐘夕禮禪。巖樓堪避世，雲臥欲

忘年。浪迹空凡界，澄心即秘鈐。雙峰懸白日，迢

卷

三

悟見真傳

隴州李尚書園亭同諸生讀漢陂傳文

夏日尚書園，因觀學士辭。襟花分列戶，曲水細

通池。棲鳳孤桐茂，鳴皋一鶴奇。諸賢共歌詠，想

見浴沂時。

隴州華亭縣道中

山曉聞啼鳥，人言是畫眉。殊方思故國，何日定

歸期。入夏氣翻冷，穿雲路轉奇。瞻依天咫尺，仙

吹拂纓絲。

成冰春煖魚龍化夜寒牛斗明臥遊潭不厭羨
爾結鸛盟

初謫北平寒村蘇子以詩見贈倚韻裁荅
中道傷懷壁孤衷愧比金章承明主鑒不罪
小臣心按劍驚人面牽車度嶺陰北平聊吏隱
寒塞有春林

病中和荅執川宗子

賸有登臺思其如病肺何花兼樂事廢夢繞故
園多枕畔春吟葉囊中舊賜羅秋來俱不理高

卷

臥問維摩

賦玄洲贈沈伯子

悵望休文迥蒹葭露滿洲夢棲神女澤思結子
雲樓鳥雀通仙路烟霞秘勝遊扁舟吾欲往江
海渺馬求

同蔣子訪史子于玉女潭用錢都諫陳山人韻

抗疏辭華省深山探火魚女潭成片玉龍樹燦
三珠貝閣浮雲上丹宮倚碧虛盟心共棲隱湖

海此蘆廬

晚過楓橋遊寒山寺用可泉胡太守韻

眺覽思賢哲淹留感歲年鐘聲空古寺月色暗
歸船霄漢無書寄江湖有夢懸琴樽用舊在長
嘯扁溪邊

訪白室吳子于天得園

言尋吳季子忽漫到南塘錯認茶蘼駕連雲枳
棘墻鶯簧花徑外鶴圍水中央小舸乘新月浴
迴輿轉長

卷

送曾子汝誠尹光澤

冠玉通家秀英豪邁古風天南鵬運迥冀北馬
羣空牽錦魁吳苑承恩出漢宮牛刀何必試長
劍倚崆峒

贈寶雞劉尹

魁偉中川彥棲遲抱藝身獻書空北闕領邑且
西秦白壁誰知己青雲盡故人琴樽便吏隱驄
馬待琬輪

同南村詩贈錫山周君

不識南村路今逢故國人
瀟溪綿世澤潞水淨
京塵風俗山川異松楸雨露新
芳隣多貴客鄉語意偏親

遊王喬洞次韋子

蘿洞僊蹤杳柯山駐馬看
草餘春色潤林積夏
雲寒塵跡勞行旆雲心靜倚欄
終當攀鶴馭挾策學還丹

遊王石谷澹莊

遠尋王給事逸遷入山深
石谷雲偏冷花欄日

卷四

去

轉陰漁竿完趙壁諫草重南金
對爾彈雄劍青天鑒素心

金佛峽遇唐制府官兵相迎

金佛臨關險琳宮綴峽奇
孤雲懷猷樹湍水啣旋隄
日麗旌旗動風清鼓吹遲
邊威占士馬衛府示戎機

遊韓潘暖泉園亭四首

最愛韓園勝彤亭映翠微
柳絲低拂帽藤刺數鉤
衣花鳥臨春好笙歌向晚歸
先王輪轂杳玉

鷺自羣飛

池草浮煙碧庭花着雨新
樓高先見月地煖自藏春
景稱王家樂情酣旅次人
藝林飛藻思秋杜鵑堪親

射飲興方愜燈筵醉未歸
女牆按月度漁浦彩霞飛
暮景明紗幘新涼薄葛衣
漏深星斗燦道路迥寒輝

林麓開朱戶烟霞鎖畫樓
引泉滋蕙蓋疊石媚汀洲
襟樹垂丹實名花絡繹絨
涇川此幽勝佳

卷四

十七

思足遊遊

羅家屯奉和劉中丞

水作盤龍澗山為戲馬臺
長城倚上將細柳見真才
雙劍騰蛇亂重弓抱月開
平生投筆意慷慨若為裁

次有懷贈乃弟還常

倦仕嗟予病思歸羨爾行
秋江千片月曉路萬山星
共被詩偏好離筵酒漫傾
鵲原何處笛吹新棹歌聲

白洛原遺稿卷之四

春

六

白洛原遺稿卷之五

晉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啟常啟京啟吳等錄

七言律詩

金山次姚明山太史

風烟萬里接滄洲江漢奔濤障此丘日月分明
當戶挂雲霞繚繞傷人流帝城宛見雙龍動

卷五

一

塵世翻疑一鳥浮獨立孤亭發長嘯匣琴囊劍
且登遊

一片黑雲生遠洲逆空雷雨暗林丘江樓石捲
危欲墮海門潮來咽不流相對山僧駭無語坐
見波鷗渾自浮乾坤變態有如此莫向狂瀾汗
湯遊

病臥官齋有懷南江王子用李白寄崔侍

郎韻

春寒灑灑滋春愁夢思故國沙棠舟三星在戶

美人遠皓月銀河空夜涼燈花照酒獨看劍短
留臨風誰倚樓同時相聚不相樂相思莫漫相
悲秋

送洪任齊還徵

征途憶昔同鳴鶴爾早懸林塘幽尚書青山
修鶴鹿使君歸時餘則倚塵海風波渺何極暮
雨帆檣誰好收翩翩鴻雁楚天遠宿食江湖聊
自由

甲午使泰別舍弟用禮曹同寅諸公韻

奎

天涯兄弟正相親奉使那堪久向秦原上鶴鴒
搖朔雪月邊鴻雁銜燕塵門閭杳渺傷誰倚世
路嶮歎覺轉新忝竊一官須努力靖共期不愧
先臣

春夜席丘聽笛次吳海峰宗赤厓

年年客裏聞羌笛此夕山城更慘神頻倚燕樓
悲折柳乍同吳苑笑逢春龍吟度月浮江水雁
影驚風落塞塵清夜曲終懷往跡梅花曾共雪
簷巡

送田僉憲之湖省

我從衡嶽泛槎迴黃鶴樓前待爾來蘭省聲華
雙旆迥柏臺朝雨萬花開燕山秋夜看梁月楚
泮春風寄頻梅珍重玉階親拜敕帝鄉桃李
盛栽培

玉山叙別詹少華陸晉川用韻

廿年契闊憶京華走馬城隅夜索茶黃閣至今
雄作賦碧山行處湯成家相逢倚劍嗟萍梗惠
愛題絨寄頻花莫惜襟袍霜月冷曉川分手各

奎

天涯

武夷登天遊觀用陽明先師韻

眺望千峰盤紫雲潺湲溪溜隔林聞祇緣病拙
疑忘世豈為遨遊敢負君夢寐不逢霄漢侶棲
遲真愛薜蘿羣華嵩太嶽空塵鞅卜築須求一
壑分

夜過海山錢子用木涇韻

已見子雲登秘閣笑殺董生空下帷鄭珠荆玉
良自媚知爾席珍胡獨希燕山高樓皓月色楓

林驚鳥明星稀不如拂衣向嵩少春日相携拾紫微

硤石道中

大梁西行陡屈曲嵩山東畔多欽崎巖榴紅遍色如錦溪柿綠滋陰滿畦俯穿幽壑路疑塞轉陟丹梯峰更奇高林涼爽坐吸茗王程迢遞渾忘疲

竹林草堂晚宿用韵別溪陂王學士

維摩舊業臨流水學士幽棲倚碧山煙雨江南

卷五

四

懷竹苑風雲渭北阻峭關離筵對月青林下徵詒觀梅紫閣間莫以經綸空澗壑蒼生日憶鬢毛斑

湘子洞

湘子洞深煙霧杳攀蘿緣壑上嶙峋石龍不動飛瓊液山鳥時來鳴翠茵謗以仙蹤招季父豈知佛骨逐孤臣浮生幻化俱真數直欲乘槎一問津

送袁舫雪之任臨江

臨江碧樹倚江清慷慨袁安事遠征雪浪帆檣爾行色鵲原樽酒獨含情朋交金玉為知己吏隱山城豈近名早晚五湖須買櫂匡廬同向月中行

送楊都諫僉憲湖藩

諫院聲華懸北極憲司旌節出江東吳門春送三湘月楚澤秋生萬壑風問字燈宵憐舊雨思君雲漢望征鴻詩成相憶還相寄知在衡陽夕照中

卷五

五

蓮溪見懷有作用韵裁答

萍海分違已十秋每思春泛木蘭舟同袍帝里三千道異政花封第一流藻賦久從江左著風帆好向月中收相逢忽訝頭俱白燕笑何妨信宿留

次韵荅皇甫伯仲

雙鳳樓連並帝京宮梧翻蓋午陰傾采蘋秋浦鴻初遠伐木春山鳥自鳴明月溪樓誰共倚暮雲江閣不勝情青霄欲問衡門樂釣艦時

杜若生

嘉靖丙午夏五月同諸姪飲餞七弟于金

焦

憶昔曾同拜鳳樓，辭榮今獨臥丹丘。故人天上空遺鯉，笑我山中且飯牛。泰蹟行看躋漢陛，離筵臨發贈吳鉤。長安此去三千里，醉吸江波壯爾遊。

題贈內兄楊振甫氏華溪草堂用杭中丞

韻

卷三

七

子雲卜築華溪幽，林霽青蒼一徑脩。白露葭汀人宛在，青春花隴鳥相求。弘農碧澗源非遠，天祿玄文爾好收。莫狎鳬鷖虛歲月，錦江花浪遲邀遊。

北溪山莊惠言論舊用韻答謝

倦遊長抱臥雲衣，時逐鷗鳬傍石磯。明月楚江心共遠，梅花庾嶺使來稀。秋山剪燭看題壁，春水停舟想浴沂。往蹟廿年俱夢幻，厭厭良夜莫言歸。

北固山晚眺

飛鳥林端迎席竹，山鐘初報晚停雲。霞迎遠浦迷帆影，潮落長堤聚浪紋。月出中天雙鳥見，鳥歸何處一江分。憑欄共說南冷守，脉脉今宵更憶君。

送人之官

蘭陵少尹承新命，北海風煙此日開。萬里琴書隨爾去，九天鳬鷖待誰來。官程秋月明吳苑，彩鷁春流過楚臺。利刃湮沉今脫穎，懸知盤錯見

卷三

七

君木

金山海嶽樓次樊川許少華先生

寤寐直疑超上界，高開真不換三公。半江人語中天月，兩岸鐘聲清夜風。遠意壺樽賓客共，探玄扁鑰鬼神通。孤雲獨倚心俱遠，手捲南華目未中。

久旱得雨次冷二守

草木蕭疎玉露秋，輕涼入幕病微瘳。芙蓉江閣初來雁，禾黍郊原正臥牛。聖主頻繁經國計，

羣臣宵旰為民憂湯年精禱來甘渙芹曝郵因
慰冕旒

和師慎家兄城西小泛之作

幽懷聊度木蘭舟人遠長安十二樓鴻雁聲高
邊寒晚芙蓉葉下漢江秋幾年兄弟違京國此
日琴樽暫水頭飄泊風塵雙劍在春光莫負上
林遊

題錢別圖送呂上舍歸省

蘭標今日喜乍見郵復銜炎忽此行長河柳條

卷五

八

冉冉碧西湖月色娟娟明登堂奉觴慰倚望臨
岐仗劍滋含情回首金華鬱佳氣暮雲應戀
廣陽城

壬辰二月十八日胡子示我春晴之作用

韻裁答

雲捲春風拂柳晴新鶯如語傷人鳴忽憐兒女
自鄉國且集衣冠共帝城落月三秋禪榻夢
驚心五夜禁鐘聲帶鉤雙劍光初動欲向王孫
寄遠情

春稿次楊水部

覽勝曾期太華巔沂濱同繫木蘭船漁人露渚
寒汀亂帟旅宵關驚柝傳樹色嘶迷悲遠客月
明江淨憶飛仙濟川勲業憐初志憂樂元知有
後先

寶劍篇贈周子仲至北上秋試

錯金寶劍盤蛟龍雪花照耀青芙蓉精光直上
射牛斗雷電不敢嬰鉞鋒飛騰一去一萬里淨
掃沙漠風胡蹤大將將之報明主信誇神物

卷五

九

應時庸

春思

旅寄長安草木春幽懷入夢結行雲西方人遠
燕山暮南國書來淮水今郵復鶯花今日好會
應絃管別時聞高樓酒醒仍愁絕起倚欄干覺
麝薰

初溪夜過聯句用韻答謝

鶯花林苑又春深悵望溪山空素心車馬衝津
庫客渡金蘭仙侶獨吾尋頻驚宮漏催雞鳴靜

倚庭梧聽鳥吟水玉行藏藉知愛報君媿乏千黃金

詠鵲湖贈陳水部用放鶴亭詩韻悅嘗從先君官遊濟陽故云

日麗鵲湖春舫開山雲爛錦接蓬萊香生草閣梅柳暗水柏釣檻鳬鷺來昔我採蓮獨泛酒何時擊楫還登臺邂逅觴歌景物迥渺渺星河孤雁回

徐州放鶴亭平東坡用陳水部韻

卷五

十

山亭官署隔隄開水部珠璣燦草萊白鶴隨岐鳳遠黃河猶似蜀江來風流文藻餘前代岑寂煙雲自古臺想像豪賢空夢寐對君高詠更徘徊

焦山與張子言候西陂太守不至

中天晴色春當午萬里風濤靜不聞山近龍宮蒸海氣沙園琳苑疊霞紋交看石壁江疑斷橫插蘅洲水自分五馬盈盈胡不渡高吟浪酌獨遲君

登華山用崔顥韻

巍巍華嶽殿秦京玉檢銘勳幾告成盤亘雲霞天獨近輪飛日月境常晴巨靈初闢黃河注三晉遙臨翠巘平盛世不聞封禪跡古碑空復蘚苔生

入潼關次楊太宰入關韻

西望涼州計日還薰風劒珮入潼關夢思長繞三秦地使節今登二華山塞北烽煙驚羽翰江南花竹負容顏恩波愧乏涓埃報雲遠天關杳

卷五

十一

莫攀

太和宮

獨躡雲空氣陡寒飄飄冠履隔人寰嗟峨一柱中天立羅列諸峯百匝環笑悟萍波仍浪跡靜疑蓬島即茲山憑誰共結金蘭好棲息嚴阿學大還

荅瓠川宗子龍江見懷

扁舟昔年真遠別龍江今夕不勝情莫云還客應腸斷誰是佳人與目成談笑樽前帆影亂鶻

歌樓外笛聲橫欲知知已丘園思春水城邊唱
渭城

秋日過錫山顧子九華姨大同武陵施子
南岡陸子洞山陳子月桂劉子泛溪上

用杜韻

蓉湖秋水木蘭船蕩漾玻璃萬頃天燈彩倒驚
魚浪躍月梭斜帶柳絲牽馬卿多病違華省顧
況高情促綺筵澤國尊鱸今正美且依雲石聽
山泉

卷五

十二

芳茂山亭次邵符臺

萬里剽風拂地寒低回松壑翠交盤龍騰淵井
還祠廟人在高臺獨倚欄石榻寂寥僊滄冷天
花零落梵鐘殘海東直見扶桑景望裏橫煙帶
玉巒

代陳子和徐子官齋牡丹詩

拂地晴雲捲幔來舞風花陣繞花臺真憐國色
潛虛館漫說僊魂謫上台解語漫呈迎日笑托
根那得倚雲栽一枝別有餘春在留向秋江玉

露開

同林民部宗伯子山寺尋梅分得函字

貝闕暈飛息翠蠟牆梅馥醇透松杉釀陪僊吏
開金谷經倩山僧啓石函殘雪花時增勝賞高
臺春色寄新緘郊南竝戀憐才子歸嶺分題日
半衙

送道士代人作

此身常寄白雲堆暫借松關到上台一卷黃庭
山月落數聲玄鶴洞門開悠悠僊旆清風動渺
渺蘭舟疊浪催何處思君空極目斜陽影裏獨
登臺

卷五

三

九日次友人

玉露零寒塞雁飛西山朝氣轉嘉徽菊開書省
香含細燕掠朱簾懸未歸月桂芳情秋燕
子故飛飛之意對酒
百年懷緒臨風一嘯憶玄暉盤臺躋驛歸來
晚燈滿長安月滿衣

賀喬司馬用韓退之知裴晉公破賊詩韻

已卯作

征西師出大江東，不戰全收上將功。司馬先聲驅電急，君王赫怒與天崇。鷹揚風振匡廬表，鯨跋鱗銷彭蠡中。淮水重清戎馬息，朝廷懸印待裴公。

惠山次二泉邵司徒

清夜逢僧發浩歌，當時曾憶到禪窩。半生有計遨遊未，七載相逢夢幻多。孰我能留明月否，憐春無奈落花何。追思先子來登日，鶴繡橫金鬢未皤。

卷三

四

千頃雲用聶大年韻

誰向奇丘構此亭，臨風高賞醉還醒。殘陽天際亂山起，欲雨池濱碧水腥。嫩點落花經客眼，滿前叢翠護山靈。歸舟櫂破幽溪月，遠樹千章歷歷青。

秋夜哭內子

冥明兩隔已經年，追想音容尚宛然。香露玉肌消袖短，巧增雲鬢翠翹偏。不禁秋館三更月，最慘寒林細雨天。欲覓芳魂發哀憤，千金無計及

黃泉、

喝亡婢

吾家有爾風恩深，一疾云胡遽弗任。太母北堂悲失手，小姑重閣痛傷心。秋風江上花神慘，暮雨庭前竹淚淋。地下鄒娘如可見，為期幽夢數相尋。

觀南城和王貞外二首

帝城琳苑接逶迤，錦埒樓臺迥不虧。雲拱夢烟牽柏葉，月闌珠露綴花枝。綠陰森鬱鶯簧轉，碧

卷三

五

草分披鳳輦移。聞說宸遊滋燕喜，相卿同賦

渥洼詞

金盤犀壁禮羣僊，想像重華卜祚年。羅綺晴光驕日月，翠恩香霧結雲煙。花陰匝殿寒瓊砌，柳色緣堤靜碧川。此日漢宮真快觀，欲歌魚藻祝堯天。

扁丘夜飲宗子

琳宮危切碧雲巖，野泊同躋悵昔年。江浴蛟龍春水動，煙橫花柳暮山連。神交吳楚奎文合，書

隔幽燕客夢牽坐石含情宵不寐醉揮瑱錦霞箋

贈地師施曉山

周覽山川汗漫遊春風西過卧龍丘
蕭颯古木蛛絲細日靜遙天雁影浮
萬朵芙蓉橫楚望百午鸚鵡帶江流
玄談忽謾西湖去寶劍何時更我留

白洛原遺稿卷之五

卷五

六

白洛原遺稿卷之六

晉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啓常啓京啓吳等錄

五言長律

賦得芳茂山贈吳封君

窈窕神僊徑松蘿蔽洞天彤雲浮翠巘碧澗繞
朱簷種杏垂丹實烹霞散紫煙白龍時出井金
粟煖盈田虛谷星河近中峰日月懸劒橫玄虎
伏簫奏彩鸞旋灌木夕陰合雲花畫景然匡廬
來白鹿華嶽摘青蓮蘭砌發初茁椿林露更偏
將尋共樓隱預此乞真詮

嘉靖己亥九月十日登盤山聞遼戶曹九

日宿此今辰始去不及一會悵然有懷

寄言奉詔

策騎上瑤岑停軒漱碧潏峰迴蘿月杳壑斷松
風吟梵塔標僊境珠宮綴石林疎欄通浩渺閣

道曲峴嶽九日遲今日高懷枉特尋菊樽虛酌
酹萍跡慨商參北海遙襟帶東夷此控臨崑我
侔巨鎮蘭芷發幽馨暮景橫銀漢靈光合曉稜
凌空一倚望遠思獨傷心

汴省辱兩川朱公雪泉唐公頤齋吳公南

若韋公招飲梁園嵩渚李子偕焉賦此
為謝

昔慕梁園勝今叨綺席開懷人千里合將命
九天來宮觀嗟墟矣山河信美哉名傳曜華麗

卷六

二

地切少陵哀汴汝紫靈園崇行繞吹臺鶯花留
賦頌侍從憶鄒枚龍岫殘霞日猿巖茂草萊野
鳬看渚浴洲鶴伴雲迴笑語紛蘭玉登遊競酒
杯羣公麟閣彥兼爾謫仙才秘思抽文藻狂歌
醉落梅林叢耽晚興歸騎月華催

溪山仙館圖為友人題

路轉玄都迥笙竽萬籟鳴芳洲岐澗道翠嶂接
雲城魚鱗清波月春啼綠樹鶯羽衣翻貝葉鶴
駕注霓旌蜿蜒憑欄見芙蓉落凡明奇葩繁實

檻白日麗朱萼晚日零寒露朝谿拾杜蘅藍橋
塵鞅隔空復媿山靈

登龍池山

步入龍池迥蕭然萬頃秋松杉森磴道蘿薜暗
谿流路轉迷巘壑亭孤近斗牛飛泉懸白練側
柏偃蒼虬吸露三花樹憑風萬竹樓五雲遙紫
極一葦自滄洲疊嶂中天秀荒臺落日留塵機
慚未息乘興醉林丘

西陂太守崑崙張子北固山晚眺分得簷

卷六

三

字韻

碧水丹山牧停驂共爾淹紅雲盤寶地白日下
朱簷徑險稀人到林深足鳥潛珠燈懸黯澹瑤
草望連纖月色參瓊島天花落繡簾心俱玄竇
曉潮興梵鐘兼烟柳空堤漾巘梅暗露沾興來
忘出處乘醉倚松栴

贈別南池李少參之任蜀建昌營

車馬曉縱橫金章驛帝京春風拂劒閣飛旆
錦官城雲樹山川迥鶯花道路明夢思時省累

封奏日 朝廷夏日繁鳥集秋原宿兔驚邊西
當鎖鑰萬里耀勲名

盤山道中遇邊人語大同寧息之報志喜
曲曲盤山峻層雲遠蕩胸嶢嶢薄霄漢蒼翠鎖
林叢折徑行疑斷懸崖路不窮石文驚扁豹潭
影動蛟龍彷彿通天括分明造化功捲空翻細
雨旋地出剗風勝覽昨初豁遐征思更雄 九
重聞獻凱歡劇萬方同

毘陵水次贈西陂劉太守

卷六

露寒雲陰合林迴水曲涼委波楊柳月撲慢菱
荷香江泛春舟共宵筵暑簟振威瞻黃綬重情
憶白雲長政化看隣壤詩成足報章席符棲壯
志龍劍匣光芒撫景懷知己含情隱故鄉文饒
真遠俗談藝數相忘

五言絕句

金陵偶書二首

旅寄金陵暮懷人湘水深煙波迷楚望花鳥自
春林

金風落梧葉玉露下楓林江城萬里月應照遠
人心

與蔣子雲池泛二首

春引瀛洲客盤舟度曲溪鳥聲花外急喚我躡
丹梯

雙島中流見繁花近水嬌春風有佳客何必過
金焦

寄別巢伯起

萬里長安道春風赤錦鞵臨岐不見爾知是去

卷六

五

朝天

金陵寓所次荅吳子純叔二首

客館梧桐近時聞鳳鳥鳴有懷渾不寐涼月下

江城

悠悠懷仲子渺渺隔雲峰夢憶登樓約空驚夜

半鐘

惜春次吳侍御亞夫

忽訝春光轉春山靜獨過鳥聲啼不歇無那落

花何

閨情三首次答友人 正德辛巳作

花月明秋夜。絲桐靜御時。坐來清漏轉。香繞半

簾垂。

嬌臥虛簷畫。飛花落素頤。幽懷難自語。暗度夢

魂遲。

纖手朱絃調。悠揚夢蝶輕。清銓渾不寐。相對若

為情。

懷劉汝靜

醉舍美人歸。翻思魂欲絕。高樹鳴迴風。空庭落

卷六

六

孤月。

七言絕句

武夷山遊九曲奉和文公權歌韻十首

風塵飛鳥探山靈。春水浮槎曉氣清。遊息渾忘

歸路迥。中天明月照溪聲。

九曲漣漪泛彩船。峰陰蔥蒨茂長川。暢亭寂寞

僊蹤杳。谷口松蘿空暮烟。

雲霧春堤靜曉峰。亭亭玉女帶秋容。溪流曲折

迷芳草。鐵嶂盤旋翠靄重。

右二曲

右一曲

峰陰縹緲架僊船。石壁僊祠不記年。知是張

銀漢上。謬留奇幻與人憐。 右三曲

仄磴氤氳覆石巖。松篁林接影參參。僊家白晝

無啼鳥。滿樹桃花映碧潭。 右四曲

逶迤溪曲入山深。竹溜涓涓下石林。僊骨有靈

吹雨散。傷舟晴日漾波心。 右五曲

隱屏中立萬峰灣。草閣春深靜不關。行客莫教

迷去路。坐看雲水道心閒。 文公精舍在焉 右六曲

湍流奇石轉危灘。翼三峰背日看醉拂春袍

卷七

七

凌絕巖。飛泉徑竹陡生寒。 右七曲

溪山圖畫拂天開。為訪僊人一迥迴。玉笈丹書

雲霧冷。愁余鶴馭不歸來。 右八曲

幽谷春融花欲燃。煙霞爛錦媚晴川。遠遊不負

風光好。一曲溪頭一洞天。 右九曲

次遶華泉送文大文二下第南歸二首

江鄉蕭颯萬山秋。桂樹香空月滿樓。我欲浮槎

天咫尺。春風霄漢自中流。

玉露金風桂樹秋。美人天畔倚高樓。春花爛熳

看零露只見芙蓉照水流、

潞河

高秋鴻雁向南征、江上邙堪忽數聲、弟妹遙憐共相憶、坐看涼月下孤城、

為許柳溪題園亭諸景

曲折丹崖向夕陽、萬松盤鬱接青蒼、翠濤中夜湧明月、吼動虬龍勢欲翔、

右松麓

聞笛次顧洞陽

涼風嫋嫋起蘋末、素月盈盈照我心、古來子野

未六

八

不可作、夜中何許發哀音、

感事次顧洞陽

紫塞春風草盡枯、先皇輿輦自南都、封章耿懸日月、羨殺當時歸五湖、

京庠石欄華棟皆先君尹應天時所創也

感而賦之時年十五作

倚欄無語月明中、哀感先君事業空、依舊淮清橋下水、年年流過素王宮、

雪溪

茆屋幽扉逼岬隈、小舸訪戴夜歸來、千山送白明於月、疑是乾坤玉鑿開、

贈談

一別金陵已十年、重來華髮已盈顛、秋風解組還尋爾、同向山中去學僊、

西山次盧石湖張石川

醉拈山月獨長歌、閒竊禪林宿鳥多、陡悟浮生渾不定、儒冠愧此老僧何、

治平寺與古泉上人

未六

九

茶磨山頭有古泉、重陽幾度興留連、再來不見王生面、相對孤僧一潑然、

傳竹泉

微聞竹磬輕敲玉、忽訝泉巖暗點雷、乘興不妨僧入定、更殘秉燭扣關來、

白洛原遺稿卷之六

白洛原遺稿卷之七

毘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啓常啓京啓吳等錄

序

漁石唐司馬文集序

序曰悅也少從先君中丞宦游閩浙嘗艤舟蘭溪之上而登覽焉攢峰峭拔激水縈紆岍藍汀

朱七

蘅幽莽競接迺徘徊噫嘻曰茲其天地至文之攸鍾乎何景象蔚焉炳煥獨殊哉必將萬生偉人以震耀展祥也矣爰質諸先君曰往哲眇矣乃今則有若楓山章子以道義風節倡天下厥後嗣音則有唐虞佐氏流輩莫或先焉嘉靖初載又聞諸心遠王中丞每論當世經濟才猷必亟稱虞佐虞佐如先君云且命悅竊識之往歲始及侍公京師無何公即開府臨邛矣茲使西涼幸獲讀公漁石集乃喜躍再拜歎曰於戲不

遊溟渤安知夫水之浩渺淵深而不可窮乎不登嵩華安知夫山之盤礴層峻而不可跂乎不讀公之文章安知夫鍾靈毓粹儲精藏奇真有以發山川之秀者在斯人乎矧公博極羣書軒輊今古潛窺化機弘達治體速通洪纖靡不畢究曩持憲節經營四方車轍馬跡幾遍天下匪直子長龍門禹穴之過焉矣則其巨觀冥悟握秘抽玄肆而為文有不卓然名世振衰濟溺為我明一代儒宗矣乎昔者先生長老所稱引

卷七

允不謬矣悅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眩于藝林之多岐矜秦漢者蔓而游侈左國者室而紛糾孰莊列者詭幻而浮模晉魏者靡麗而柔覽斯集也括其奧決其疣而惟理之求隱乎斯文之變會是憂稽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謀張善著感誅懲懲羞茲又公垂警之嚴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公行因公行知公德徵德考祥銘勲建則庶幾有所師承而學不忒矣敬因教命而書是以復

序別贈同年楊子伯時養疾歸

裁養楊子以監察御史將命按雲中歸既報
疏略勲別愆差賢撫疆圉機要悉昭昭明若
指掌 茂子藻之方將躋秩而重之寄而楊子
輒以疾歸請白子恠而問之曰子誠病矣子胡
為乎歸哉夫人之弗庸於時也曰時弗我庸也
既庸矣任且寵矣而又惟歸安之急不幾樵獵
榮以眩俗避咎而規全匪國之虞而身是圖衆
而則之猜孰甚焉吾誠於子是病也而何子疾

卷七

三

之是病也楊子曰噫子吾疑乎吾與子舉於鄉
幾相知心也有年矣吾疾之孔棘宜子之吾諒
也而顧吾病也吾病也吾疾在心而不在于面也
吾奚敢愛其身而忘其國也吾語子疾子其我
恤乎抑將我病乎夫勵訓董業俾人子精藝呈
身闡猷殫慮以效忠者親之教也推仁錫命俾
人臣戴惠絨澤信情紆報以盡孝者君之賜也
彼人親也者冀其子之第也而亟歸以華之者
望之薄也吾親弗為也然而疇曩之歲吾親且

詩毫矣封嘉之典吾君且波及矣適惟缺掌匪
躬敢云將父瞻祝之誠徒有懷不寐焉爾矣茲
季夏之朔誕辰也又弗克與觴焉乃令王事既
間吾能無惕于中乎夫先其私而惕於事君者
忘親教也藉其寵而虧於事親者虛君賜也忘
親教者非孝也何子為虛君賜者非忠也何臣
為吾是之患而戚然憂也悚然懼也吾疾之釀
吾心也久矣何子之不吾諒也而吾病也白子
報然退席曰悅誠鄙人也曷足以知楊子楊子

卷七

四

真誠忠孝人矣夫服勤于靖共而屈情于違養
也不亦忠乎因心以薦倫而昭榮以省侍也不
亦孝乎忠孝並躋也不亦艱乎吾知楊子茲行
也匪疾是務去而志是裕矣志裕則行泰行泰
則道光道光則親樂親樂則意適意適則年永
楊翁之年永而楊子之頤綏矣楊子之同年各
為詩歌以張楊子之觴子也悅不敏敬識之圖
以為楊翁壽

紀言贈南池李子之任蜀藩

建昌據蜀西南隅古越雋郡也左烏蒙右吐蕃
前接中慶東派金沙為邊陲形勝之地諸番入
貢之衝兵民儲賦之會 朝廷特增設藩司參
議一人駐境上奉 璽書以督餽餉一方安危
實繫之用匪其人事多債故低慎厥選不輕授
撫臣宋公以閩員請銓曹廼疏名 聞 上命
客部李大夫往焉有言于悅者曰李子嘗為詮
曹郎今茲之擢抑異數耶白子曰否是烏足以
知南池子哉吾語子故夫 朝廷懸爵祿以羅

卷五

五

天下之宅俊必量材以官之久任以試之閱其
實以稽之多其績而後崇之是故才別洪纖而
實莫之隱也任區勞遠而績莫之清也辨實昭
績而秩莫之私也罔達于茲則其卑且滯者徒
希心逞眩以蓄怨尤匿情嫉忌以滋歆羨焉耳
安知夫若人之見庸于時者實足以濟夫時者
也若人之秩之崇且美者績足以當夫陟者也
今夫人燕屋高議以任天下事若易甚迫蒞艱
負重則相顧駭愕縮懦莫之展簿書叢積逸乎

無聞若是而怨尤其卑且滯也可乎哉南池子
初試銓曹司攝庶務殫力精思數猷飭政官程
吏條秩如穆如承事諸名宰及協和諸賢大夫
勤敏優裕榮稱赫焉于是乎有客部郎之擢繼
而屢當賓貢黜辱奸吏遠邇交至請變靡常請
乞無厭南池子昌辭大義折服不休哉佞禮賢
楊禁疏賞感恩式乎事幾蠲集章奏日四三上
悉詳明中則內奉 國體外懼戎心無訾議者
大宗伯以下咸嘉李子之能官議闢揚于是乎

卷六

六

有名藩之擢若是而歆羨其崇且美也可乎
哉雖然斯未足以盡南池子也吾見其試而彌
堅遠而彌強專而益利全蜀之人將漸被其休
澤熙熙焉皞皞焉歡忻饒洽疆圉輯寧矣豈惟
西鄙餽餉云乎哉或者唯唯退曰微子之言吾
不知 國之用人人之用于國也炯鑒昭昭爾
也請紀贈其行以為官條式

序正義堂同堂會錄後

靈寶許子饒刻同堂會錄成松華大司徒既還

其端矣命悅序諸末簡悅撫而作曰皇矣斯心
明倫薦友許子其猶有復古之道矣乎夫友也
者人之大倫也古人之於友也同業以相學同
志以相勉同道以相濟或出或處或貴或賤或
常或變或經或權不必其居位同時事同要諸
道之同焉耳矣道同則攸往皆同于國則忠同
于家則孝同見義利則辯同臨患難則節同同
之時義大矣哉易之同人曰惟君子為能通天
下之志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卷

七

臭如蘭言同志也志苟同則無媿乎學業之同
而厭賦惟均之理亦同得矣斯其古人尚友之
心乎許子之為是舉也將勸異以致同要諸道
焉而已夫會以序年長幼別矣錄以籍世後先
彰矣辯經考藝德行成矣薦友之道孰有加于
此哉友薦而倫明斯其許子復古之心乎夫斯
堂也以正義名則是舉也義無不正矣苟或居
同而趨異面同而心異初同而中異祇足為斯
堂羞而匪君子自勵之心矣又何義之能正今

天子方維新化理登崇俊良而太學賢關尤
厯軫念百爾君子業同志同其亦久要于道之
同為國忠臣為家孝子為聖賢之徒為剛烈之
士庶無負於朝廷教育之同而斯堂之會之錄
不虛矣敢因是為諸君子勗

金陵集序

夫詩者志之旗也文之華也德之徵也古卿大
夫之交際也必稱詩以喻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也是故逞位者諛敬驕祿者鮮忠崇吏

卷

八

者盲道致顯者寡憂厥道艱哉覽斯集也緯而
思焉備厥艱矣其曰平生出處付蒼天曰災變
非時真可畏是其遵天準數靖共悔厲敬以履
位知穆也已其曰欲陳聖德慎微防曰匡時應
進格君薦是其啓心沃衷協寮昭紀忠以延祿
知貞也已其曰靜觀虛室長生白曰夜氣存亡
地人心別聖庸是其潛玄晤化接感探幾道以
統原知一也已其曰寒深曠野憐饑等曰江湖
廊廟兩關愁是其恤微廉隱警殆悲窮憂以居

顯知仁也已仁以保民一以谷物貞以正君穆
以成身四者德之本也德以役文文以引志詩
道于是乎備矣矧夫鈎妍組錦藉素錯章燦玉
輝金握機達變昂思遐即駿逸鵬擊模雅祛鄭
約侈就實吐洎幻奇闔闢莫測豈不艱哉豈不
艱哉悅于是知我中丞之志而見當時之盛矣
雖不敏敢不祇承以學

政紀贈黃武進

黃侯尹武進三年而績成太宰氏嘉其政藝以

卷七

九

達于朝 天子葵之於是乎有內臺之召是往
也武進之民之士之故老留焉留不得相與謀
于野以餞侯行惟侯于孤悅其知之殷也其遇
之奇也敢不矢諸詞以餞侯于行維歲丙戌維
時季夏維日幾望侯行在關民紛如以呼士翼
如以趨故老壘如翕如愀如以吁民先曰豈弟
黃侯允哉我父母昔我茲民罹年屢凶食衣弗
充我有土田人耕其便我有屋廬人收其屢奸
衰載路黎約苛遷維此黃侯黃侯蒞止施之利

育縣之準則導之嚴憲納之軌物爰居于野禾
黍崇崇桑麻允允婦子嘻嘻原隰祁祁爰入于
邑勢者以靡競者以帖強黠薰心詭回殞迹豈
弟黃侯黃侯之淳黃侯而去誰其嗣服士繼曰
有斐黃侯允哉我師昔茲多士朝羣而屋夕渙
而衢業罔于礪貧罔于需維此黃侯黃侯蒞止
振濯士習復鄙于淳陶冶儒範剗偽引真引厥
德馨聿倡迺人戎序我壻禮樂斯敦穀我粟我
我父我兄我曠而妻我喪而塋有斐黃侯黃侯

卷七

十

之仁黃侯而去我心孔慙故老曰矯矯黃侯允
哉國楨昔茲南土習偽漸靡按史撫臣訟獄蠲
滋而曲而直惟令之資令讞而承惟良斯稱令
執不回令譽不歸維比黃侯黃侯蒞止懲彼往
咎茲此新猷曰憲惟平曰政惟易匪平匪易民
疇煦庇我惟是是圖而何聞之沾我惟民之休
而何上之求惟明徵是以亦莫侯譽攸往永貞
克孚終始厥聲孔昭視民不怵馮河涉川用亡
履道矯矯黃侯黃侯之操黃侯而去我誰覆冒

孤悅聞之作曰純哉穆哉黃侯之政哉是可以言化矣是可以言道矣是可以言學矣民稱其淳化可知也士稱其仁道可知也故老稱其操學可知也學以基道道以廣化化以衡世其淳也深道以師吏其仁也博學以敦志其操也堅於乎黃侯純矣穆矣可以行于天下矣于是民之長者賦陟岵士之長者賦淇澳故老賦烝民之五章孤悅賦崧高之亂曰我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黃侯乃振策臨津而返

卷

七

曰所不如吾子之言者有如此水

贈周郡博先生獎勵序

憂齊周子敷教于常之三年薰其德而感其化者匪直郡邑才賢焉耳境內士民之良私湫而彬彬向風者無異趨監司李某氏嘉其行懿既疎薦之朝迺檄邑侯馬子寵修諸儀以旌殊績周子之門人請言為周子賀白子聞之作曰於休哉周子之為師也非夫今之夫人者之師也且師道之廢也久矣秩之弗崇則易凌勢之

弗張則易抗上凌而下抗故居師職者恒易之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者材之源也今易易焉居之其何以教教之失其何以舉舉之匪人其何以官官之無良其何以治是故治局同功由官否也官曷無良由舉冒也舉曷匪人由教弛也故國于師莫重焉而顧易焉屋之是昧其職也余聞古之師道有五曰正習曰勤業曰介守曰崇恬曰薦善夫言業而道離貌恭而行邪枝繁而本削是以

卷

七

正習之為貴遊則棄時惰則玩歲是以勤業之為貴義接而賄行市交焉而以道訓誰能則之是以介守之為貴羣而修以俟舉也失者覩獲羨與嫉滋焉其趨乃壞是以崇恬之為貴夫尚賢薄劣植率仆梗乃能勸矣是以薦善之為貴行此五者以教可以泐士矣士泐則舉用以減舉減則官用以良官良則治用以昌故師之為國重也有以夫柰何今之為師者反是而周子實兼之行將明天子躋之秩以師夫四方之

民之士豈直以教吾常

序獎賀馬武進

白子曰君子之殫忠營職建事植勲者曷要諸
激勸哉亦惟行義以明志根諸誠焉已爾誠孚
則政舉政舉則德昭德昭則令名崇焉而激勸
因之矣朴菴馬子以嘉靖壬辰進士令武進之
一年六采允植百隙具興上下以和境內皞皞
撫臣按吏荐至而加獎禮焉其丞二諸寮案遵
公檄請予言以張厥懿予不佞何能文雖然予

聞之天下者邑之積也邑事理而天下治矣故
一邑之事天下之責業焉然地有繁簡勢有利
阻事有難易才有約裕心有誠偽心誠矣而復
裕之才則繁可簡阻可利難可易攸往焉弗濟
才裕矣而弗豫乎誠焉雖將深文縷約遠度習
諛多防急繩適適巧以益亂枉躬以貽辱啓伺
以導踰民胥疾之矣又何邑之能治夫武進劇
邑也其政繁地當要衝羣監司恒會萃焉其勢
阻賦役煩苛訟滋詭其事難匪誠是豫而裕之

兼才鮮克濟之矣馬子之令武進也有六德焉
有光大之體焉有勤敏之資焉有宏遠之識焉
有剛貞之操焉有明威之實焉有孚惠之澤焉
是故其蒞政也勇毅以寬文果斷以省約事相
歸焉而繁者簡矣其承上也寧冒罰以昭度不
矯直以競諛衆相率焉而阻者利矣其導下也
忠信以撤防公廉以繩糾民相感化焉而難者
易矣於為令乎何有夫誠以敦德德以役才才
以行志志以義明令之令名日與績咸崇將登

卷

古

瞻省輔以理天下矣又何一邑之足徵又何邑
政之要諸激勸雖然是典也亦先王風天下之
微權也矧茲天下之令不皆馬子也不皆馬子
反馬子之政者多矣上之臨乎令者有激勸之
責者也見馬子政殊焉能無嘉乎馬子以勵夫
不皆馬子者之令終其令名也詩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馬子有焉
爰稽實以藏諸詞以式夫天下之令邑者

贈客部郎六虛周子赴任南都序

古今人稱豪傑豪傑云者當徵諸其窮達不渙其守常變不岐其趨盤錯紛亂危疑險難確乎其不眩惑備厥懿焉斯亦艱矣夫是豈悻悻小丈夫怙才矜侈徇勢位為欣戚者所能測哉今六虛周實夫氏豈所謂其人耶鄙予少孤多厄動遭蹇躓屋常怏怏思欲得天下之豪傑而資之相與下上其論議以明究聖賢用世規迹昔使西涼嘗行遊齊梁楚漢間得見二三君子皆當代所稱豪傑之士必留連款洽談衍玄遐窺

卷七

七

探攸詣雖其藻麗文華壯心雄氣厥由天授而訐譏雅度不詭道法鮮有不增益于拂戾困踣之後也茲使信州又得見六虛周子觀其貌顯顯焉有蓄哉神完守固矣聞其言侃侃焉有識哉操專志一矣問其政秩秩焉有序哉握樞乎順矣予竊喜曰予所資焉以裨予之不逮者其在此人矣其在此人矣方圖訂盟敷求軌則迺今拜命且別去予何以為情哉予聞六虛子在諸生時薦學砥行勵振儒統甲戌舉進士入對

大廷昌詞不諱故不得列上第而學士大夫胥已奇偉之矣既為御史有諤諤之譽歷按貴陽異績褒著參議江西值叛藩甫靖官屬關員獨總諸司裁決無滯又遷武廟南巡貴倖踵至凌轢求業懼以孤微然以整暇當之不少撓屈事經酌處悉合機宜尋以諛忌中傷謫官潭州又遭擠石下井者輒間屋數年人皆惜焉而六虛子怡然無愠色已未太宰氏白其枉起補皖城遷信州二守進改令官人皆賀焉而六虛

卷七

七

子泊然無喜色議者曰六虛子之入官也逾二紀矣同升者並陟華要矣今之用之也位不過一曹郎耳六虛子之才裕于勞且劇矣而今之任之也顧簡且逸也何耶六虛子之艱阻于行也久矣而不即大崇顯豈亦數之奇耶又何耶予曰否不然也天將大任夫人也必嘗以憂虞勞瘁而智慧通達恆於疾疾孤孽焉啓之豪傑之生賦受固殊要其堅忍含弘權衡精審非涉履深純弗能也若六虛子之懿之備也誠非夫

人所易及也吾見其行將勞且劇矣吾見其趨
躋崇顯矣實于是乎簡且逸焉者階之矣蓋天
將多其積而發之也又何嫌乎遲若速也幸毋
淆于議者眉睫之言曰是官也豈足以榮一周
實夫耶則亶乎豪傑之見矣恒溪尹子曰然亦
吾寅僚祝望意也請書之以為六虛子贈

奉壽南山吳封君大夫八十序

諸封南山吳翁大夫潛微于天目之麓八十年
矣嘉靖庚子季冬十有八日誕辰也耿元子若

奎

七

溪司馬氏麟將以王事過里閭觴焉廼祈祝于
悅曰惟予無良辱子惠顧我也久矣惟予弟龍
又辱與子同舉于壬午矣惟予元子維嶽又辱
與子之猶子同進于戊戌矣知予大夫之素也
莫子若矣蓋為我嘉告哉以徵予大夫之所以
壽以示夫子子若孫為予大夫之後者悅乃言
曰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生苟無戕焉無弗壽者
觀諸邃古三皇邈矣稽之載籍彭聃有述焉或
曰聖賢貴聞道也曷專言乎壽也然由聖之則

山賢之言無不允年傳曰形以神立神以形存
古人所以安心以全身修性以保神導養得理
不戕乎氣以盡性命故以久壽聞焉後世則不
然或溺志于紛華眩巧于機智蕩情于慾樂而
中之氣索然耗矣氣耗則神躁神躁則形喪形
喪精微則積損成衰矣夫豈天地之降氣爾殊
哉咸弗克自壽焉爾已是故古人壽七十即稱
稀今南山翁壽且八十矣聰聰視明食飲步履
無異少壯騎上下矍鑠不須人扶持陟降原隰

奎

六

覽遊竟日罔厭怠是豈翁吹呶呼吸吐故納新
熊經鳥伸事矯強求能若是哉誠非悅莫有能
言翁之所以壽者矣蓋翁之壽雖曰稟靈山川
也受中天地也實亦自其潛微之久而微焉者
也非夫而人所能知也吾聞翁自弱齡即定志
測理崇謙務蓄葆光凝素履道守貞弗競乎物
而順應乎物不遺乎世而不易乎世是以其氣
不戕其神不勞其形不變其年不窮故曰翁之
壽也潛微之徵也山川之所助也天地之所基

也非夫而人之所能及也暨今波渾弘衍芳馨播升元子司馬昔為御史直節權奸以壽國脉季子考功出衆名藩暫遜碩膚以壽後祿莫不夷險一致屈伸裕如而元孫峻伯學博而才瞻初政澄江惠施宏遠行將建偉勲躋膺仕以壽世業吾知南山翁由耆而期頤而無疆適觀其令子懿孫顯揚不替潛微之微遐哉侈矣于越之劒柳而藏者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言能潛也翁微慙矣而能潛焉壽斯永矣詩曰其德不爽

卷七

先

壽考不忘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敬以是為南山翁祝

序太常五文

白子曰代運昌隆海宇順治厥有攸然矣苟天下無禮也無樂也無文也而曰我有以興王道何由哉觀歐陽子在奉常所著五文亦可以少概見矣文定吳公家孫氏來典奉常簿迺刻梓以傳客有讀歐陽子五文者問於白子曰文能傳於後世乎白子曰必傳夫調鍾於師曠俟後

世之有知音者耳然此亦未足以盡知歐陽子也客曰歐陽子何如人也白子曰夫歐陽子可以興王道矣昔河汾王仲淹氏謂楊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蘇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惟昔白子厠客曹植歐陽子在儀制會今上損益三代奮致太平之迹建則定典創儀更制惟庶惟艱乃歐陽子克贊大議擷札含毫必探精隨敷對明備悉稱上意故言

卷七

二

立模楷行成表綴清輝嘉譽震灼朝堂吾見其于禮也上政而下從是言政而及於化矣吾見其于樂也匪音之知而德之知是言聲而及於雅矣吾見其于文也匪修詞之工而惟道是寓是言文而及於理矣乃今王道之興歐陽子蓋嘗有協于斯也抑不可謂無素業云白子因與客問答而識之如此

送左府都事賁軒王君考績北上序

聖天子勵精治理俾文武羅列兩畿相望彰善

瘳惡亦有常憲猶懼減否之塗易滯甄別之典
或清期以三歲殿最于朝而勸懲之用是薄海
內外罔不滌浮而鎮偽翼良而繩其不率人相
競勵耳矣雖然按籍而拔尤者當守之常格也
懷奇以上最者官人之罕酬也何者才匱於不
任力殫於無能職忝於自瘳責委於莫塞大致
然也矧督府總天下之兵戎機密之務其上則
公也侯也伯也秩尊而勢重禦外而衛中其幕
皆下大夫也非才智有聞足以參伍其政而彌

卷七

廿一

縫其闕者不克以預是選於是矢叅贊之猷叶
公輔之望抱磊落之術際顯明之塗不亦艱耶
賁軒王子之茲行也允有績矣王子之蒞官于
茲也予見其度雍而穆貌莊而和勤而不懈飾
以文章束以禮範炳以物采劑以時宜平居坦
如言若不出口及論朝廷政典大體則剖析
源委若所履歷燦然其有章也灼然其有智之
明也秩然其統類之條理也是以上無留滯下
無積逋奏最王廷其服官之良哉夫事久則

經則熟王子之筮仕未幾也洞達隱曠
其胡致然蓋自得于其大司馬漁浦公之
也嘗聞之玉人之子不索徑於樵漁人之子不
問津於渡何者亦其所習聞也昔漁浦公之經
營贊佐策輻樞要也王子之聞見蓋已宏曠而
性度之雅足以濟之故其累久積素而習以為
工則其遠中達外豈非其緒餘也歟矧其蒞
官也一事之良也輒度曰庶克光於先乎一事
之或未協也輒度曰得無為厥先羞以是克已

卷七

廿一

效忠臨官敷奏則其承天之忠繩武之孝行將
馳騁明揚庶克永終譽焉也已維予遣人無良
嘗竊同官知王子悉甚於其行也故樂談其素
兼以勸其後云

贈後軍都督府定遠侯鄧公六十壽序

壬寅春二月十有九日定遠侯鄧公之初度也
傳曰六十始壽維時懷遠侯裕菴常公暨五府
諸勳輔咸致詞觴焉始祝曰歲時孔陽吉履考
年而壽而康再祝曰憲章先王不愆不忘子孫

將將鳳翥鸞翔三祝曰琴瑟在房鐘鼓在堂俾
爾熾昌保艾無疆予聞而歎曰是故將以壽公
也歟哉蓋嘗聞之太上壽功其次壽名其次壽
壽長生引年之謂壽矯羣亢獸之謂名策勲樹
烈之謂功壽焉者竊天之靈以累歲月德苟不
度則奸天之不謂負且劇矣錢鏐大椿壽可言
也乎名焉者則好惡殊塗輿評易替人代之後
則徇名之謗將及我也惟夫矢心曜靈幹機旋
樞奮庸熙載者功是為不朽耳今夫庶人之家

卷七

七

子能克世者猶謂不沒其先況承光寵之締振
竹帛之芳抱特達之勲際顯明之域此其壽也
寧有窮哉靜菴公之先也翼戴皇圖以壽洪運
預有績焉而太山黃河若帶若礪壽及厥胤者
亦不淺也中間寢以閒曠今上復舉舊典而
公即見錄衣冠駢蕃咸復其舊則世澤之垂自
茲弗替耳矣今夫水自岷山而下勢若巨壘其
卒也朝宗於海何者承其流也萌芽芝朮蘭歲
拱把卒至於薦廟廷為萬乘器何者達其芳也

夫水承其流可為巨浸木達其芳可為良材則
夫負宏曠之識馮聖王之休以貽勲業之緒其
壽也止其身哉又嘗聞之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也而聞者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望者遠
言有因也茲公之肖良而底績重光而襲寵則
其建置固有餘地於茲益殫忠素懋宏功以壽
國脉則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震不騰千祀
不匱而公之上衍世澤下啓孫謀自永永矣此
其為壽也不益大哉於是裕菴諸公曰大夫之
言其利溥哉不特為靜菴公壽也竊天之誥徇
名之謗吾其免矣夾輔之勲與有責焉行當以
靖以獻耦俱有輝功存名流以施胤世則今茲
之言豈特壽靜菴哉

卷七

七

送溧水謝侯擢守漢中序

漢中為古梁州之域策金錫土析鶴首之次峭
函左據褒斜右擁為大都會風氣驍梁人尤勁
悍演武藝而多鬪心君子曰於都哉華實之毛
九州之上腴防禦之阻天地之隩區此非西北

古先民錫光氏之遺壚矣乎是故佐命策功之士其蒞茲土也固或枯矣范伯擅彥於廉泉諸葛揚鷹於赤涇寇雋振藻於城固蕭瑀雄視於河地功存名流遺風噓赫寧非江山風氣桴鼓交捷昌猷弘濟者哉謝子之往也可以觀政矣夫全關重鎮以固榆甘寧為要地漢中韋驥羆羆尤為出入偃息之衝議者以為勢如常山首尾交應惟今明天子隱憂西顧眷注不遑輒於重鎮專岳師嚴節制以防北壤而於巨邦僚

卷

七

治則敕下銓曹慎選郡官分符銅虎參同佐貳唯茲典任唯艱哉冢宰策名上聞天子曰可廼大拜焉夫今之職即古三輔別駕之遺列也有君子之道三焉曰廉以精吏治公以協民心威以馭吏情夫廉德之共也今以恒貞則亮采和寅邦無贅疣矣公德之幹也誠以集事則益善防隱邦無愾愾矣威德之制也嚴以和戎則宣猷順軌邦無獷獷矣其於漢也何有同年謝子以蜀材位諫垣以直言貶竄其官深水也東

南彈丸之隅爾僉矣方寸之步未能奮跡而子以懸魚觸薦之操踰月而吏畏民懷溧之政成矣矧是方輿繁齒為王澤易流者乎則其官漢中者可占也已今夫駉驥垂耳於圻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褒之者固以為荒園之凡鳥外廐之末來比整蘭筋揮勁鬪凌厲清浮顧貯千里詎可謂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駟哉僕聞之改轍而行者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者非鄭楚之政子以皦皦之姿懷矢峙之德負千鎰之器抱燿

卷七

七

穎之才優之以吉甫之能廓之以申伯之憲馳聲九牧籠諸范於往國媲美三輔架寇蕭於前錄寧非官林之遐軌循良之弘致乎

襲芳別錄序

無錫過齋鄒翁之喪一時縉紳先生為之狀志銘表與諸哀輓詩辭琳琅如也其子偁乃哀為一帙曰襲芳別錄云先是靜修翁卒其子拙隱為襲芳錄以傳于時少宗伯廣寧黃公太史華亭錢公實序之既拙隱翁卒其子謙齋輩復為

襲芳績錄以傳于時太冢宰文正李公大宗伯
文莊邵公實序之既謙齋翁卒其子儀又為襲
芳別錄以傳而太史衡山文公亦既序之矣曰
別者別其世也謙齋為伯過齋為季本為一世
似不可更立名義故仍曰別錄云予得而徧閱
之乃喟然歎曰嗟乎美哉文忠之澤其流芳一
至此哉夫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厥父苗厥
子乃弗肯播者比比是也是故以樂孤之賢不
能庇其子孫以房杜之忠不再世而墮其家聲

卷七

文

他可知矣鄭自文忠公而下未暇悉論即龍涇
居者桂堂其宗也自桂堂至靜修自靜修至僞
下上凡七世矣而積仁累世善德相承門戶之
樹立基業之恢擴視皆有加焉非傳所謂世濟
厥美不墮其名者耶是故鉅公碩儒樂而與之
更相論述不一而止而僞也為予內咸嘗從予
游為學勵行彬彬向進尤親賢友善雅好文翰
故所得為多予深感于僞之能循行古之道也
自夫親列世之狀志銘表與哀輓詩辭也而有

以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自夫祀襲芳績錄別
錄也而有以見肯構肯穫之道焉父子祖孫世
世繼襲于無窮而文忠四百年之芳澤賴以不
斬蓋所謂美而能彰盛而能傳者矣繼是而後
將益修其德益世其業以無忝爾祖而錄之集
也亦且汗牛充棟以傳于千百世其有艾也乎
哉予重僞也之請乃為序而歸之

贈一齋姜侯榮獎序

今之為令者亦難乎為名哉撫按者天子以

卷七

文

為耳目名之所由信也位卑則寢疎分嚴則寢
遠撫按歲不能一蒞乎令之境令之以職事諸
撫按之門亦以禁而歲率可一二至言論接乎
斯須俯仰揖跪承趨之間幾何而能悉其行事
哉故令之名未易起也雖然此亦撫按不以朝
廷耳目為用以懇求乎其下為令者無可求之
實以默動乎其上也勢常相睽而過則難耳吾
讀書循吏傳自令長以至嗇夫之微或郡國察
舉或刺史論薦曰某賢吏某能吏豈皆日相與

而知之及至進而用之未嘗不少如其言故當時吏名彬彬斯亦刺史守相之能推賢不獨吏之善治也吾於是有感於大中丞喻公之獎一齊姜侯也其可謂上未嘗求知而下無以動乎其上下者哉姜侯以辛丑進士選令溧陽溧陽邑繁弊久未易更革侯治逾年政平事理賢聲溢于境外卓可論記夫為治欲急小民之安而每牽於豪右之拂此未知治體者耳事從宜禮從俗吾事在安民則豪右者庸非吾民乎故侯之

卷

七

治溧陽度其宜仍其俗而裁之以一體小民安焉貴家大族亦莫不歡帖焉至於囂訟之習非民性之也縣不為理其紛而趨于府于監司勢必然矣侯無巨細皆納之庭而聽其理府監司之訟者溧陽為衰少他如見行誼推之惟恐不先疾惡人鋤之惟恐不已一切常辦之務田稅之奸吏胥務為停滯者若不足不殫侯之心其做為若此則雖撫按歲不一蒞其境所接之時無須吏猶將日有聞乎其上也況中丞公精于

察舉其求未有不得得如侯者固可為次公仲卿之流其能不檄而寵之於羣有司之間乎天子一日聞侯之名召為臺諫遷為九卿隱然于天下者皆自中丞公之獎始矣然則侯之名方不可過豈若世之齟齬者常懷疎遠之懼哉由是觀之名非難而難于上下之相遇耳余素聞侯博學宏才亢爽絕倫比在告數聞其有異治病憊懶散之中竊願一傾高論恨未有間適館甥楊繼璋奉邑簿張君書請予言賀侯侯予

卷

三

所欲頌而無由者雖微他人請固宜言況重之以張君乎遂扶病而道其所嘗慕於侯與所以慕中丞公知人之美如此苟繼中丞公而欲知侯者觀於予言益信矣繫之詩曰蕃蕃皇邑隸我南圻財賦維充氓力尤茲垢敕相仍孰剗孰釐維我姜侯古道是師宜于上下胥慶無咨爭訟平允折其怨私田疇準直莫或敢欺治化旋戢曾幾何時維此中丞寔表百司帝命督察孰不震疑曰維侯賢令其無如曰

仁曰斯廉乃其宜檄書在庭侯則何知僚
下士民嬉嬉頓首我侯祝之百禧維彼深川其
流瀾瀾侯有令聞與之爭馳我奚頌侯頌之維
斯

贈蒙泉教先生平寇序

維臨江為古豫章名臣嘗言古之衛舟車四
達之會玉筍蒙陽諸山龍虎踞臨終拱揖而
象江渝水瀾漫噴薄襟帶左右儲靈毓秀蓋發
于今大憲長蒙泉教公云公以經濟之學寅亮

卷

世

之節明法泚問東憲西臺聲稱赫奕迺蘇松兵
備員缺難其人太宰疏公名以請制曰可公
奉天子明命以來適茲歲歉海寇並起蒙衝
出沒恣殺掠白晝行市中劫獄藏四郡震驚莫
可誰何公乃召諸將吏宣耀國威敕刑昭紀
信賞中罰密授方略剋期勦滅歲乙巳秋孟遂
殲厥渠魁于海上降其從者若干人海寇平公
不自有歸之撫按撫按不自有歸之天子天
曰嘻是惟爾諸臣之功迺叙勲大賚爵賞有

差而公以躬擐甲冑為將士先用是懋錫詔
詞聿嘉乃績兼有文繒白鉞之賜恩至渥也
吾常郡大夫郭侯某暨諸寮相與謀曰顧茲四
境盜賊屏迹而按堵不驚者緊誰之功長江一
望商賈四通百貨咸集而民用不匱者緊誰之
功吾儕職茲土恃以不擾而得綏惠我之民者
緊誰之功偉哉憲使保茲南土社稷之衛也能
無一言以光昭其令德以開揚我聖天子之
休命顧謂予曰紀美揚休史之職也敢不勤子

卷

世

予辭弗獲乃作而曰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俾
左右之弗失其性然而才有閔秒心有純駁功
化因之矣在昔成周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一張
一弛互為其用是故文武同方上下同術戡亂
守成靡施不可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乎
其才全也我江南故稱善地獨太倉濱東海海
多巨寇數為民患在孝廟初有施劉之黨據
險以逞我先太保康敏公以大中丞督師平之
自是寧貼凡五十年頃者主秦諸酋雖以換首

而遺孽未殄復茲猖獗大江以南罔敢寧居公策奇戒令一鼓就擒四郡之民懽忻鼓舞慶若更生公且謙冲不居益自寅畏宣布理化戢寧將士剗剔苛煩以與民休息蒞政甫期民逸于農兵足于食百僚安于位而年復大有天人胥應百度用貞夫公文以經邦武以靖亂以左右民以無負上天建官之意執是道也以往固將出入將相以視法于天下所謂今之吉甫非耶蓋其才閎其心純其學正其節貞故舉天下之事無難者獨茲海寇也歟哉 聖天子勒名御屏且需顯擢異日開府臨邇收功沙漠之外以寬北顧之憂以侈聲光于不朽臨江山水且將與崧高媲美無極獨茲帑幣之賜也歟哉予不佞敬書是微也

潞州仇氏家譜序

譜一家之史也史惟信傳信惟疑傳疑信則遞疑則闕厥惟實錄譜乃傳傳乃永予見世之有享於譜者或以遠始之不得其自輟或以上世

無令名輟胥罔是夫譜非不得於遠始之難迺而不得其信之患非無令名之難無以光其先之患使愬其上世而有達人顯者宗爵榮名足信罔疑也則譜厥始以傳厥後罔幸也已書姬姓者曰周公旦後書吳姓者曰延陵季子後曰姬姓者曰虞舜後曰司馬者曰程伯休父後豈不光哉然以堯為父曰丹傲以舜為父商均曰不肖焉其無繼固在也惡能以其聖而蓋于後苟上世無聞人與有之而不能信者關焉可曰

自我作祖可知鯨殛而禹興其誠不係於世類也不否以吾之郭而拜子儀之郭適足以自黜耳其不為世觀笑也幾希夫譜譜一族表世系俾宗族子姓罔紊亂惟其順焉耳著代明倫躋逆不可是以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親而先姑也世數彌遠先後罔越綱以正目以詳代明而倫秩矣予觀仇氏之譜何其信而順哉苟邇其始豈曰無聞人焉而譜不及者闕

疑也譜修於宗子儀賓森與其從兄宿州吏目
揖聯族之義斯得矣母亦迺今之德類也乎森
若揖兄弟五人焉守訓咸居嘗作範以維衆考
堂以明限吾鄉仇氏家法與古幾焉母迺自我
作祖也乎予於仇氏譜取其信罔疑順罔逆也
於是為之序以信順夫世之作譜者俾有式於
斯

記

五上京師圖記

卷七

七

克齋汪子之令建昌也 朝正于京師者二考
績于京師者一其監發郡也復以 朝正往以
考績再往三覲 龍光兩登勲籍惟時領郡邑
者咸義焉以為處江湖之遠勤愛 君之誠而
聯絡清班瞻依 丹陛以敷奏獻猷斯亦幸矣
愛泉陳子來知郡事為作五上京師圖以華之
且昌言於衆曰克齋子其克艱厥位者乎其永
貞匪懈者乎今夫郡邑之孤臣望 君門于萬
里將有事京師者必跋履山川披挹風露越歷

險阻勞瘁萬狀至則僅申其旦日之敬爾已時
一往焉人且難之矧于再至于數而不憚其煩
乎且郡邑之任百責攸萃天下之至艱也匪恪
守官箴素達政體才優而志不渝者鮮有不強
勉若初而墜緒于後也又曷能如克齋子之從
事獨賢持恒有道彌久彌彰矣乎信不可謂不
艱矣信不謂非貞矣凡我同官能無惕然興感
以圖畫不枵矣乎白子聞之曰愛泉子其知克
齋之深者乎克齋子之忠勤營職其原諸性生

卷七

七

者乎夫農人務稼壯夫懷劒行者求旅屋者恤
隣誠各有獨契之微非言語可解于心者是故
君子之事君也見有禮于其上者愛之若孝子
之養慈母也克齋子承籍世猷早歲聞道際世
亨嘉出有郡邑之寄其恭靖日惇未嘗少懈車
轍所至民咸戴之而茂績微稱薦聞不替固不
特道路驅馳之緒餘焉耳夫克齋子之懿也微
愛泉莫之知也愛泉子之舉也微白子亦莫之
知也是圖也有以見克齋君臣之義焉有以見

愛泉友朋之情焉有以勸寅僚忠勤之節焉一覽而衆善昭矣是豈玩賞景物云乎哉詠歌翰墨云乎哉昔余與克齋同學於南塢先生之門薦好且有年矣樂其志之行也是為記

穆侍御重慶堂記

侍御穆君按晉陽碁而還朝貽書于金陵玉堂之署曰吾大父竹亭公仕梁山請老以歸今年且八袞志意閒適精神完固飲食趨走不讓少壯騎乘上下無事左右君子謂吾父母順承

卷七

七

保攝之功焉吾父母今年亦具六袞矣童顏鶴髮偕老相宜諸子羣孫環侍居起芳時會集張宴堂闡挾大父而中升之躬先幼從嬰啼彩舞融融洩洩悠然仰俯君子謂吾父母惠施澤衍之功焉茲惟誕日之相襲也凡吾昆弟子姓爰圖樂壽乃構堂而觴焉榜曰重慶某服于王官弗得歸將乞言以華之庶藏予懷也予撫而作曰難哉是可以觀仁矣是可以觀德矣今天下之人嘉遯山林者固無所以徵其仕在位者按

籍而稽之其先後貽承莫不畢見書永感者恒百之半書嚴侍慈侍者恒均書具慶者恒鮮其書重慶者益鮮矣以天下之大而鮮見者穆氏有焉信非仁德莫之能致也侍御君今日之舉可謂忠不忘親孝不違君謂非竹亭公父子仁德之遺乎是故觀山以植觀水以蓄觀仁以壽觀德以世故仁者壽之源也德者世之基也惟壽可以徵仁惟世可以考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言天之不違乎人也其竹亭公父子之謂矣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孝之可以移於忠也其侍御君之謂矣夫天人相與忠孝兼至祖父子孫彌壽彌昌衍慶于無疆行當以世慶名其堂予其締觀之

贊

華賢母贊

贊曰夫人以士行稱者必其綱常倫理之昭焉志行節操之殊焉是故貴夫士焉爾然實符乎名者恒不百一而名是實非者什八九矣夫士

行之全士人且難之況婦人而士行者不益鮮哉吾嘗讀趙世家見程嬰與公孫杵臼問荅之詞而有感于古今之論節婦者其言曰死易立孤難耳故吾謂婦人之節之貞亦不貴殺身于一時之奮激而開家植孤艱辛困厄以要諸歲月之久而不變者為難也今華母之賢不亦難乎其為女為婦也於父母舅姑之孝無間然矣敬順于夫子以終其身矣其為母也慈嚴並濟以淑諸其子女矣非明于綱常倫理者能之乎

卷

光

而又遭變而能貞處富而能儉甘節以樹子孀俗以崇禮非勵于志行節操者能之乎詩稱女士鮮之者女之有士行其華母之謂乎柏舟姚美陶孟齊稱華母允賢也矣

跋

跋宜興周孝侯誄詞後

侯名處字子隱常之宜興人也晉廣太平守賓之孫番陽太守關內侯鮒之子少勇悍好武因感父老之諷幡然悔悟躬跋涉射虎斬蛇為鄉

間拜害即往吳郡師事二陸博文修行仕為廣漢太守乞歸養母後徵拜散騎常侍累官御史中丞元康七年氏人齊萬年叛侯帥師討之時征西大將軍梁王彤以宿憾故絕援兵侯竭力戰死追封平西將軍謚孝侯邑有祠墓久矣水旱疾疫每禱輒應人至于今賴之今年夏吾郡侯健菴冷公蒞事茲土景侯之行作誄詞以昭之郡侯來且越月刻剔哀偽政通人和境內貼服要亦繼侯之風而作者歟

卷

平

頌

倪齊頌

元宰弘農公誕生南粵歷事累朝出入中外允幾十年峻登天曹進退百辟荐更兩京光輔新政未竟弘畧嘗扁其燕居之室曰倪齊夫以元臣耆德而猶不忘體道之勤用著撝謙之美厥亦艱哉生敢昧其某愚繫以褒讚頌曰維吾南粵誕生元老明運以光烝黎以保式是四國流譽何蚤維皇嗣統朝曦杲杲治化絃更愴

邪電掃凡茲鼎臣 皇心默禱迺召我公幽明
是考嗶嗶徒御續紛羽葆以赴成周以離豐鎬
輔相經綸罔測攸與公齊名偲俯為幽討厥志
孔昭厥義維浩家食時庸朋亡薦道公位孔高
公德攸好民物爾瞻耆蔡是寶功顯旂常文徵
鳬藻歌頌矢音亮工難老

平叛頌

於穆 高皇肇正大統弘建宗滿天下與共維
垣維城維明之鞏磐石永固緯思維平通隄游

卷七

聖

原迥闊泳沫制四海命如髮斯髻肇裡迄今天
下晏然親親有道幸懷曲全抄罪廉問小過必
原越厥王度几杖是耻翕受逾誠屏翰斯委允
彼桃蟲鳥乃飛只乃有宸濠弗安先履集叛招
亡潛謀不軌人有土田彼耕其阡人有屋廬彼
收其屨利市寶賄勾奪如餒蜀鯨粵艘強賈以
詒禾黍崇崇我年屢豐桑麻允允吾衣弗克艷
詞競進客來八公鬼術誦陰蓄卑致毒醜地
墳怨酬睚眦刈人如菅逮及孩稚孕婦童餉亦

剗以體富溢秦藏刑慘炮蒸淫踰裸據懷相以
戮跡逐方伯遂竄憲臣藩臬帖帖郡縣遂逐朝
危不夕莫保首領道路以目重足怵怵乃肆厥
兇不可億逞鑄山購兵犀兩罔問乃股民脂乃
焚死士聚之西山悍夫萬种椎牛醢酒賈勇而
喜竊比何良腹心劉孝乃發陰謀欲試其亟禍
浮管蔡惡襄淮南聞之 天子天子曰親 朕
未忍逆乃遣侍臣曰諭以義曰撫以情維 朕
有過往寢其兵彼驕無狀彼諄不知使及中道

卷七

聖

遂縱逆詞乃戮中丞乃殺副使乃拜劉李太師
國師有不吾順尸解以徇械繫藩臬脇之以刃
印綬若屬累索充物橫肆逆兵民乃大震僭傳
偽檄疑煽四方遂陷潯陽奄破南康舳艫百萬
血浪湯湯風帆蔽江山焦石焚賊勢猖獗無天
乎云賊臣恭之計趨石城觀餽漸真四方震驚
維大司馬太原喬公謂民毋動有我治戎爰集
府部丞議其同緩以一瞬國祚斯終爰以臺諫
咸禦都門戰守百具人卒鋪敘樓櫓言言木石

業業大搜城中悉索寇謀拊備兵民衆以寧輯
釀賞厚犒士舞而歌星馳羽檄調發四方陸戰
水攻來效勤王三注之甲光照白日衆定之鏃
鉅鋒森冽歷採羣策固我江防選徒黠曉百萬
以行亟檄江州關之襟喉賊阨不下令彼喪謀
中丞王公據其上流上流兵躡下流兵哀衛我
金陵金陵無憂金陵無憂四方之休封事以
聞 天子曰吁昔我骨肉今我仇徒 朕不敢
赦速行天誅於手惟天厭惟祖宗付予有家敢

卷七

聖

墮不恭 朕親率師與天下從用是先聲大禡
其魄震驚南州王言赫赫繫我王公有嚴有翼
敢動 天子死臣之職乃倡大義十萬其師三
令五申奮身先之武夫洸洸八陣堂堂算靡遺
策兵氣孔揚奇正神出七門分攻鼓衆並進如
羆如熊章城傾頽遂焚其官鑾戰樵舍賊衆大
潰蹂藉以死萬壘無對風鶴皆師草木皆兵縱
劉數日莫之與勦積尸成川伐鼓淵淵振旅聞
聞罪人既得唱凱以旋歡聲動地居民按堵黃

髮耆老投杖呼舞乳我孩提更生之祐與彼併
亡甘之如脯若不唱嘯逆能存戎汝不吾信視
此宗藩不哉奇勲世無倫只司馬有備賊逗遛
只中丞捐軀大殄殲只維我二公交相成只功
歸司馬司馬罔專歸之中丞中丞避焉四方既
同 天子之功 天子之功萬壽無窮

卷七

四

白洛原遺稿卷之七

白洛原遺稿卷之八

毘陵白悅著

廣陵宗臣選

吳郡皇甫校

子啓常啓京啓吳等錄

書啓

東謝張郡公用載

明公之蔭庇于悅也如天之覆幬乎萬物也迹不可得而求也口不可得而言也日月之照臨

奏

雨露之沾濡草木之蕃滋鳥獸之孳息與凡生
生而化化者耕食而鑿飲者夫孰非天之功夫
人孰得而知之孰得而名之今夫明公之於悅
也亦然故凡繫之悅者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
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故諸父昆弟之得安於其
家而悅得肆學於外者夫孰非明公之賜也夫
人孰得而知之悅也不任受德而不能為之報
也猶夫人之生於化育而不能為天報也獨不
敢猶夫人之不知也而感之獨不能忘明公赴

觀何期竊欲附舟而尤慮時之不偶也心切遐
程萍蹤靡託忽因風便率布下私瞻望威嚴有
懷不究

荅郁黎平牡丹書難

郁侯作書難視白子白子作曰旨哉淵淵乎其
雅詩之逸韻乎麗哉鏗鏘乎其遷固之體裁乎
惟真惟崇厥稱罔攸覺惟卉物是議敢曰罔攸
聞曰卉物惟牡丹名之以庶胎呈之以錦苞開
之以寶粧籠之以翠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時

奏

春葩焉夏以瘁冬以瘁惟物情斯類固上林金
谷之恒象偉觀而聿徵乎黜陟者之圖繪然而
窺妍賞豔夫人之同情而形真于偽則惟畫工
者之所貴識者之舍取別焉而物之色相亦且
因之而顯晦如侯之言允足為工畫者反本之
筌龜而或人斯問猶未得夫造物之端委也君
子之於物也罔即焉惟人斯徵君子之於人也
罔即焉惟物斯徵徵其真也斯天矣徵其似也
斯偽矣斯人矣生物惟天圖物惟人天真人偽

君子察焉碩壘之言其或曰不照白子已有言于前者曰生物者天也植物者人也惟子之言惟天弗人走也之言惟天勿人乎因以聞之郁侯

與陳司馬

悅也宿於牧庠鄭師所獲聞先生之盛德懷願識之誠非一日矣疇曩京居亟擬伏謁門下第勢分殊絕未由追從徒深悵慕耳比者舍姪僖捧檄南還雀躍而來見不暇出一言遂泣下相

卷八

三

告曰吾非陳大夫人何以得此哉生我者父母也保我者陳大夫人也大夫以先康敏勞國之忠吾祖父通家之義疏其實于大司馬受而允焉於是大夫進僖而與之行也使非陳大夫何以得此哉大夫之庇吾之情亦厚矣大夫之為吾家而煩於事也亦既勤且至矣凡吾先人之交好不以死生易心者曾幾何人而於今見陳大夫矣生死骨肉之恩即九京且不朽也凡白氏之人無長無幼聞者莫不悲感悅於是又歡

悟鄭師真誠知大夫之德終始久暫不相背負也因諭僖曰使汝得假犬馬之年於人世無忘報大夫僖也茲由郡邑以返命於臺下惟先生以破俗之心曲處而蚤全之非特僖一人之幸寔寒門百世之幸故不避未同之嫌而冒瀆焉況先生舉手投足為力甚易在僖得之誠涸鱗之清波情隕辭感不知所裁伏祈在宥而垂憐焉幸甚幸甚

壽舅氏帖子上業師吳北川學士

卷八

四

敬啟悅舅氏平川何汝載氏年甫六袞今戊子十月某日寔維誕辰舅氏每惟育女之多而育子之艱是慮先是七月某日始得育子矣耆年遇此慶莫大焉悅也將請雄文為賀謹第其世係平生大畧以備采覽若夫處家孝友之常居鄉親睦之慈不能一一而舉也何出姬周唐叔虞後封於韓子孫分散江湖間故毘陵有何且著世閑禮則至外祖考雪憲翁蘭益修綜炳發又要外祖妣楊孺人來作信伉業用丕裕生子

五長軒太學生次昂錦衣千戶次即轅德府典
膳翰林太學生次轍篆印生女一即先母淑人也
孺人父琰承事郎琰兄都御史璿弟戶曹郎璫
皆先太保康敏公宦遊交契何白婚媾實茲之
端昔先中丞弱冠舉進士第奏乞歸娶先母始
來歸焉先中丞性危介寡合而平川甥氏相與
周旋愛傾肝膈誓託生死白首無違言焉及悅
少孤甥氏每為之解紛排難盡力所至雖論議
恩私細事亦惟正義之歸不為淺夫鄙見其生

卷八

五

平慷慨決斷剛直不阿乎惠急乏如恐弗及君
子賢之鄉人信之時遭恤壬背負德報之怨自
處裕如堂切置弗問也乃今踰六望七之年聰
明健爽不減少壯而生平舉子之艱及耆始遂
仁者有後之徵無賢愚疏戚莫不同聲是祝也
矧甥氏之於悅也有父之教也有母之養也有
師之啓迪也其恩之輕重大小於悅何如也而
乃今兩喜交至情曷以宜且甥氏之壽無疆則
悅之所以倚庇而引翼之者靡有窮已是固吾

父母所願于甥氏之心也今焉登上壽之階衍
錫胤之祉悅不得吾父母之與茲骨肉之樂也
悅將張吾父母之念以申重夫甥之誼獨惟
吾尊師相公于吾甥氏之昆弟交久而知深心
孚而義篤敢乞名言以昭其懿以期其方來悅
將捧之南還升堂而拜頌之一以修甥氏千福
之仁一以彰吾師篤友之義豈惟小子悅愛敬
之私

與崑崙張子議丁子小帖

卷八

六

丁子雖非吾子百年交然朋友之誼古人不淺
深論也日見吾子論及不殺深惟丁子憂焉丁
子在患難非尋常可死生者也丁子之患難有
死無生矣吾子不必朋友也其秦越人也而無
人心乎哉靜言欲涕不寧良友之斃于無辜也
剪燈具書以報苟可利于丁子不殺無愛于衣
食也其惟吾子亟報我吾子其無他事營而緩
丁子之圖也丁子危矣退之誌柳州之論吾子
諒有取諸其義也而忍忘情于丁子也乎烏鳴

嬰謂其能求友也不穀敢以冀吾子四月四日戌刻悅拜啓

東胡評事惟一

日者重屢玉趾辱於敝廬使君之德也不穀之榮不穀何報焉惟今有母氏之疾疾弗瘳危殆衡心朝不及夕靡控靡援為之奈何竊惟使君術妙靈玄理探素奧不穀試一千焉使君其或慈憐而仁全之也使君固孝於其親而邦之稱賢子也不穀亦欲愛親而不能盡道於孝者也

卷

七

使君其亦推矜而拯護之乎固知使君急於入覲而宜待使君之暇也然母氏痛號惟時刻望救之棘而何日月之能需用卜旦日之吉薄儉蘇觴肅延使君枉過察脉定方用紓母氏之苦以竭不穀之誠則母氏未死之年皆使君之賜也矧我伯父我外甥我一二兄弟罔不締姻好於使君之門則不穀亦辱為使君外叔之甥也使君其能忘情於我父母氏耶謹薰沐奉書以宿車從倘不鄙不穀而惠然允從匪惟母子之

生死之幸亦使君仁親之盛心

上巡撫陳中丞書

悅聞古人有云蠶穴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立名砥行焉故士之進而為君思忠者匪知已之遇必無以自致其身窮而為親思孝者亦必有有德位者之憐始可以成其志故正平藉用于文舉曼卿受濟於堯夫此典策之所麗而古今之所羨也悅自踐石二十八年于茲竊誦斯言而有待也久矣不幸數奇少孤失學屢踣春

卷

八

官而又鄙拙無狀素寡因依落落痛癢無以自見外膺時舍之羞內虧承考之懿徒撫心而興憤耳自昔相公以鉅鉞鎮山東之日悅嘗道棧齊魯遇張濮州寰于齊上寰與悅年家兄弟也邂逅無詞但握手相語曰陳中丞于茲土也不侈刑威而惟道義是敦不專法律而惟詩書是則不儀貌之崇而顯隱內外之一致故齊魯之風俗化之而允為之民為之士大夫者莫不頌之以至下吏之號稱殘忍者淺慮無術者亦莫

不內省自勵而遷之循良也悅也聞風起慕遂
欲一請謁焉以求開引自分勢位懸絕且恐野
夫進止不諳矩度祇以取聞人之詆辱故將進
而復止今也帝心簡在蒞我南邦不待期也
而南邦之民之士大夫之頌之也猶夫山東矣
悅也旁沾教育私泚弘多譏韓之願寔踰饑渴
茲焉罔覲更復何需延又以先中丞之御塋歲
仍汙潦松楸蕪滅丘垣崩潰魂體弗寧方擬卜
遷厥宅柰何門緒不昌險釁滋蔓六旬老母忽

卷八

九

復背棄遷塋之舉龜謀協從然而事弗可以擅
為力不能以自辯圖之鄉達曰非我中丞相公
其誰能濟圖之郡邑曰不告我中丞相公其誰
敢濟切惟國之旌臣錄及妻子古人表異寵厥
亡靈故孫塚之廢謝詢之乞為封卞墓之修齊
書所以記美恭惟相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悅
也情隘事感輒不自揆忘分昧耻而蒲伏以進
陳焉仰乞追念先君勞國之忠上推朝廷優
老之典下康悅不孝不能葵親之情俯俞所請

少助役夫俾御塋窀穸之事賴以克襄則廟堂
之上亦將交稱我相公之能存恤先臣而先君
地下亦知不肖悅得以自改其身于相公之側
而天下之人亦莫不仰相公之愛士而能有容
矣謹附俚儒一通為獻倘賜覽而與進之庶亦
不昧于求見悅也瀆冒尊嚴不任惶懼戰慄之
至

與納夫弟書

吾自金陵竟趨真州正恐過家動勞人人耳不

卷

十

意童子語傳反使諸弟跋涉驅馳遠來贐餼益
加煩費矣殊不自寧然又身附他舟倉卒言別
未得與兩弟劇談世俗細述繼承回思更覺悵
恍當時分手漏下鼓矣孤權宵征盈盈脉脉露
星霧月寒刺窓帷倏忽野泊陰籟不鳴四無人
聲遙顧廣陵如越千里矣退而孤坐展卷削情
燭光明滅心旌搖搖誦蓼莪岵岵之章則悲二
親棄背之蚤誦棠棣鵲鳩之句則興弟兄離索
之憂潸然泣下晨起行進未罷匡政當時以

行其志退未能續承先緒以昌其業落落庸庸
空餘三十一時省愧百感橫膺於是命童呼酒
撫劍高吟掀髯噓憤酌之大醉茫然就寢詰朝
醒起則重湖水合矣蓬窓靜讀悠然無一事之
中櫻捲簾舒倦惟見野鷺魚鳬飛掠上下耳既
而日出氣融風正帆張水開權發童子告歸援
筆以報諸弟姪曰吾其行矣

與定夫弟書

汝去後善復有吐瀉之疾弱體翻覺羸瘦渴欲

卷一

十一

過南都一行然後歸家未能也不知汝即彼叅
謁恒山尊師得賜接遇否及小泉治齋二相
公亦得方便一見否倘謁謝後可速還江寺一
見而南吾病中他不暇計獨念二親墳墓在遠
被強惡毀傷不了反被欺笑切齒之恨未能一
洗奈何此固門第衰微吾兄弟未能更進一步
所致正鯀鱉騰舞狐狸笑號之日也況懲忿窒
慾雖君子之事而禁奸韓暴亦仁人之心況汝
親受其衝衝嫚罵之辱而得力家人被毆致死

含聲歛氣隱忍不較乃今其惡漸長其言愈肆
墳墓不安田地不清且欲設心經營禍患未已
剝牀以膚不可不求拯救於神明長者之前也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漢武帝雪高
祖平城之耻史書紀美不絕今吾兄弟二人者
獨忘夫差旦夕出入之警戒也乎況今有有德
位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呼號焉庸詎知鑒
照之下不哀其情而忘一舉手之勞而致之安
乎病枕不寐者三夕矣涉思及此翻切痛心力

卷一

十二

疾作書遣人諭汝臨書扼腕涕淚迸流汝吐露
腹心泣訴尊長少施威令庶使奸凶警懼得免
陷害非敢無事生事甘與頑民比量也汝可慎
記吾言藏吾柬慎出入慎進退慎思行止慎圖
了事來歸慎厥身修慎保厥家而已矣其毋忽
而不慎也哉

奉鷺洲趙郡公書

夏初建教踰月而渡金山竊念老大無成驅馳
南北舟中抑鬱積而疾疾若無面目徒還以見

江鄉友戚者廼淹跡江樓韜名謝客逮至七夕
荆妻生大男乃始還舍不數日忽得夏山郡公
手帖云代吾為常州者趙侍御麗卿也悅也始
聞而疑終信而喜夫明公在位且久奏績惟殷
出入禁闥此其宜也僻陋荒城奚煩臥治耶與
論同然是故不能無疑也果得邱報則重喜焉
悅也之喜非夫而人之所喜也夫人者見有知
已者之當路焉則叫號於羣曰某位某人者吾
之深交也惟欲資其勢以華其齒頰而不惜夫

卷八

三

知己之名譽因之而損也且包藏於心曰某位
某人者吾之深交也惟思圖其利以豐其身家
而不惜夫知己之政治因之而隳也此叔世夫
人者之俗習而悅不肯素所深鄙焉者也非敢
為茲喜也悅之所喜者知明公之豈弟真足以
庇民而澤物知明公之剛毅真足以發奸而驅
暴為朝廷用人之明焉為地方生靈之遇焉是
故不能無喜也擬待下車一謁之後幽棲遠地
溫習舊業明秋北征奈何選部督取補歷遂於

九月十日倉卒就道而實應中湖風帆宵渡竟
不得伏候道左十八日舟抵山陽咨之徐刑部
先生乃知仙鷁過淮才信宿耳萍蹤靡託跋涉
艱辛欲一見明公而不可得豈亦數之奇耶徒
瞻望悵怏焉爾矣悅也濱行嘗切戒小弱弟怡
曰趙明公仁明正直剴爽而誠一者也爾毋違
則踰關以召愆忒以辱先人以逮骨肉也夫下
者之見輕於在上位之人者必下之人有可輕
之道而輕之也非在上位之人之過也有道之

卷九

古

人在上位矣未有在下位者有不可輕之德而
故求疵以輕之也爾修爾業爾安爾分今趙明
公且至矣君子有所恃而不恐矣毋憂孤苦毋
慮外侮今趙明公且至矣小人有所畏而不敢
為矣此鄙人兄弟私相誨諭之言也昨來京師
見顧丈頤齋道及明公相成之訓而悅也素心
式有孚焉茲因便風直布腹心以慰明公之期
待

束謝鄭長洲

悅自七月終過南都謁謝諸老以荅遣奠先泚人之意遂留寓從師友溫習舊業以迄于今昨得友人林太平便舟相挈北上遂從龍江竟趨真州方念音塵久疎又無緣言別罪莫可逭及即廣陵而家僮忽挾教翰珍儀追至矣祇領展誦豈勝驚愧豈勝感荷夫士之交際奚必玉帛以為禮重哉亦惟情實之是徵耳竊揣鄙劣何以辱執事愛念之篤然爾乎今之時無有如執事禮士之厚者矣今之時假寒賤以榜其嚴峻

卷六

圭

之威私顯要以樹其陰恃之黨此今之所謂賢能者之所為也至於士之未遇於時如悅輩者誰一加之顧恤哉然士之稍自負者固不希人之顧恤也而其顧恤與否自在位者之事也今之在位者一顧恤之是吝又安肯緘書崇禮走吏於幾百里之外貢一未遇於時之士哉今之時誠無有如執事禮士之厚者矣感愧之誠不能出口聊因便風以為謝耳悅自奉違雖有半歲之久復無尺書之將然每見白樓相公與乃

子純祚必詢執事之起居且因有以知執事之為長洲也有光大之體焉有劉明之威焉有宏裕之才焉有清慎之操焉有勤敏之資焉有惠孚之澤焉悅未嘗不羨歎慰服而竊志之也悅行矣春來試事畢必將有知已過訪如有問長洲之政者悅則曰長洲不足以淹鄭子矣

奉中丞許少華書

悅也髫年竊志于學嘗恨不得其人而宗之然又逐逐於父師舉業課程間俛乎瞽之無相而

卷六

十六

莫之攸從也往歲來京師獲見蒙溪胡子與聞我少華先生以文學倡海內力剗鄙俚浮靡之習也懷慕喜躍棘欲執經門下寤寐夢思者餘十年于茲雖未得親覲德輝然傑作妙書傳播四方者私泚私多矣矧政教矩度化乎人人歆羨悅服無間遐邇是又匪語言文字之可求擬悅也願學之誠固惟默識焉耳昔從太華拜瞻儀範既得遂其平生傾企之私矣然趨走風塵羈拘體統辰出酉歸勞疲于冗又未得時因舉

座間難探奇忽而簡命寵臨熊軺出鎮矣睇望
前驅盈盈脉脉益懷益慕徒增嗟悔昨者自公
退食陟聞雲翰下墜喜躍忘食捧誦數四重滋
感念先達長者不遺後進固若此引諭高情藹
藹可掬百朋之錫局以喻之銘鏤腹心沒且不
朽適自北宮演禮還下吏言旋甚迫倉卒拾楮
上達謝忱暝色入几書畫欠恭惶悚無任附啓
小卷仰冀長篇蚤賜以為諸君子先是又旦夕
惓惓望望之私也瑣瑣贅言統惟廉照幸甚

卷八

七

奉趙郡公書

悅啓久不敢奉書上候興居者緣明公政化方
新事嫌關謁悅惟是之猜故不欲數數取煩焉
耳非敢自間外疎遠也仲兄及怡弟書來每道
顧問勤渠情踰疇昔感激之誠鏤刻肺腑曷能
言謝茲乘武進王丞還任公行之便倉率奉候
福履外附啓郡城中武進縣學東隅有故河一
道自南而北由小水關出諸東城下通外渠行
舟宋時有李郡公濟焉是歲邑人遂占大魁繼

後文風漸大振相延至正德間流盜南奔有泉
藩李郡公惟嶽修城為備水關傾塞河用是湮
舟楫遂不復通自茲人才寢以寡弱矣夫人才
之盛衰雖不全係於堪輿一偏之說然學校乃
一方人才所開而茲河又當學官之震位震宜
動而通靜且塞則泥而不光矣人才之否其將
謂翹然無係於斯乎況河道故可通舟惟一跡
濬之勞是急則有鄉中聞夫例當役使而水關
之啓故跡猶存不過費一贖罪者之資而足也

卷八

六

恭惟明公仁愛至誠豈弟善教赤心之推上下
同口已徵諸初下車時矣若茲公舉說以使民
將見言脫於口而萬人響應子來之勢殆不可
禦又冀贊責號召之煩耶仰冀明公俯察羣情
遐追往蹟施片言之勞於不報之地以為一方
士子開利涉用賓之途將見繼科魁榜之積不
獨邑人得之而造化者當先及於明公之子若
孫矣事關文教不敢自默又王丞行迫匆遽具
書殊愧草率不備臨紙悚仄統祈原照幸甚

東族衆

小姪茲歸為親疾也而又已疾也是故弗能為禮于叔父宗親小姪悅罪既多矣愧亦多矣唯昔者母氏之疾弗瘳其勤我叔父宗親之禱亦靡弗至矣而小姪悅未能為報于我叔父宗親茲罪滋愧小姪其何辭矧惟今湯藥弗供是懼而又憂危之弗勝敢復當賀是樂憂也小姪悅是用不敢拜賜惟我叔父其白諸伯叔父兄弟宗親不于小姪悅是咎叔父之惠也悅之幸也

卷六

九

惟叔父其圖之

與鍾令書

人無賢不肖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窮迫則呼父而號天蓋情激于中不能自已豈以號呼之故而損其嚴威之心哉今明公悅之父母也悅之所憂不止於疾痛而所患有甚於窮迫若不號呼于明公之前更將赴愬於伊誰伏惟仁慈俯加憐察悅生二十有一年矣自踐石以來輒從先君宦轍之燕之浙之閩之魯白下窮

卷六

十

年所夕習文讀書母散外務先君之所教者惟此悅之所學者惟此比逮壯大時事猶不諳也如家業之肯綮何哉若家衆某人之强悍竊知憚之矣非特悅也憚之雖先君亦憚之也先君督儲時嘗謂悅曰汝不學歟汝謂此人可常奴之耶汝顯則服役汝衰則跋扈矣其勵哉歲丁丑先君疾甚乃召某人而命之曰爾幼從夫入來吾生也惟一家爾宰吾死矣惟二子爾歸先君之明哲明公固知之至將亡而不他告獨於彼父子焉是囑先君於此不忍何如哉是以愚母子一言之出必與之可否一事之行必與之計量兢兢業業惟恐拂厥志意至於彼父子之忤犯則又吞納而不與之較是豈方寸中昧名分蔑怨懣哉將蔭其蔽而觸之天冀其夾助孤寡兩全而無害耳詎意彼父子自揣所積既滿所謀既多而所交既皆有力且曰彼勢衰矣彼畏我矣莫我治矣却爾縱惡妄行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思所忌惟孤耳乃糾黨誣害幸而明

公在上得免罪死況今背義事跡又其自獻非孤先其端也叛若此輩不治則已既以號呼望救於明公明公救治之以法則其死孤之心于前倍百矣方今愚母子之所患所憂勢擬騎虎彼債則我生彼存則我受其害而彼之黨惡皆市廛無藉之衆與之滓理者又皆有狐兔之私則是虎而翼者也害何可當悅又聞古之人有行三塗之險而墮千仞之下者仰道號呼以求出過者日百千人皆去而不顧俄有若烏獲之

卷

七

徒持千尋之綆徐徐過焉號之亦不顧顧且曰不飢然後知必死於大壑而卒無所遇者命也不復望於上矣悅今也實類於是然猶仰首號求不得已者何哉希明公以破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耳伏惟明公動心焉愚母子孤苦之情強悍欺凌之故明公洞之悉矣更祈明公擴天父之恩拯子民之難錮奸凶之賊嚴戮斧之誅使孤母子得以復生家業得以復就夫明公濟之以再生之年賜之以既散之業則是

墮大壑者得遇其不可遇之遇以成其幸矣其恩輕重大小悅宜何如報也悅母子之存亡決在明公是舉干冒威尊無任悚怖隕越之極

復陽明中丞

先君不幸重辱遣官遠錫奠儀遣士為圖葬所荒迷中乃且不揣輕率以文上瀆又辱慨爾俯從擲東教誨鄉邦聞之士大夫則曰白公何以得此於王中丞哉白公雖亡王中丞弔之葬之誌之銘之遺其二孤而又子之白公其幸哉宗

卷

七

黨之欲加侮於孤者則又曰二孤昔師於王中丞今中丞且子之矣莫不退讓一步愚母子入骨之感死且不忘比者反聞師尊威德肩行軍民胥仰清聲赫譽塞耳香唇公歸之期行當在即更喜太宰相公起居清勝又足以慰師尊瞻雲之想但太夫人近聞此變然福祿壽至是是亦天下古今之絕無而僅有而不可必者惟師尊為國自重便風謹布下悃病中草率失次伏祈矜宥幸甚

復謝楊侍御書

孤昔如京辱念先君舊好俯垂教愛且謂溺必我拯猶子之情露諸意表孤還言於老母老母泣而命曰汝父亡士大夫之師友於汝者不以汝父之死生易心者曾幾何人吾于今見楊柱史矣汝等因於柱史吾無憂矣柱史於汝恩義肩至矣慰汝樹家恩也誨汝修身義也柱史于汝父友而已汝何得此於柱史哉生汝之身者父也保汝之家者柱史也是匪徒吾於汝曹感

卷八

七

入心骨死且不止汝父之目亦瞑於地下矣第吾日就衰汝輩得假犬馬之年於人世無忘報柱史也孤踞而泣曰悅曷克報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悅日誦之耳家僮茲赴白巖司馬門下領文敢以孤寡哀感之私達左右幸終無忘情於孤寡也瑣直惟執事原之幸甚

求壽詩引子

敬啟中丞先君諱圻字輔之號敬齋年十九登甲辰進士第詠請歸娶時老母甫十八既至白

氏奉先大父康敏公先大母蔣夫人順巽允貞

康敏公歿事蔣夫人益加勤慎先君自兩浙蒞藩厯留都督儲先後迎養皆老母奉以周旋衣食起居無不當意先君常分守浙東蔣夫人購疾官舍幾危者屢老母蚤晚憂惶至廢寢食湯藥非親嘗不敢進坐臥躬扶持衣不解帶者三越月終始無懈宵則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無何疾果愈而先君歸藩矣蔣夫人語曰吾非新婦調養將弗及見汝先君德之老母曰婦道之恒

卷八

七

何足多也綜理家政內外秩然不紊先君得一心國事三十餘年無內顧之慮老母之力居多正德丁丑蔣夫人歿先君繼歿老母慟號幾殞屋喪迄抵襄事分處庶務率禮無踰越凡朔望必詣家廟焚香展拜如生狀憂戚萃容每至泣下雖疾不免迨老不倦鄉人難之時適外侮荐至悅怡若不能勝老母處之自得且誨曰兒輩母困苦自沮也吾家世受國恩愧無能報汝曹宜勵志經史以期致用求無負于君忝于爾祖

考此吾之願小人隨勢塵生歟忽易心者在在然耳何當以困苦自況喪也悅怡得解肆志於學免墜於多難者老母有以裕之也故今鄉邦稱婦儀母則吾在在母先焉老母素性明慧仁慈樂施無吝凡民幼之貧寒無依者尤加之意處宗姻上下無間言教悅怡不為姑息言必稱先世以忠厚承家兢兢焉惟子孫之愆忘是恐累以先君貴誥封爵人迄茲五十有七九月二十四日實維誕辰怡也通叨補蔭悅將計偕而南辱託通家未敢請大章以昭老母往昔之勤以中悅怡介壽之願仰祈不鄙而蚤賜焉曷勝榮感之至

寄同年馬大尹

奉違後不敢數易頁書為問者言新政之初恐嫌煩瀆耳然懷仰私忱與日俱積諒高明有以原之必不我咎也比來鄉人及士大夫至京獲審下車未久威德惠孚且宏裕之才劉正之操殊非夫人所能逮歆羨愛慕又豈同榜一二兄

卷八

五

弟之朋好實地方之慶幸相告之公言也況鄙人不佞敢文辭以重諛知已耶悅聞人云士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君子之交要歸于道故朋友重繫乎人倫窮則貴以德義相規勉以修其身達則貴以官箴相警戒以共其位庶幾無媿于聖賢之訓無負于君命之責焉耳頽風鄙俗之見當在所耻聞也舊嘗有東達趙鷺洲公畧言及之謹呈稿以布腹心茲惟小邑暫辱牛刀之試允在治民罔不率化悅又忝竊榜末尤當戒飭子弟敬循約束第恐族衆人殊賢愚不類上恃仁慈下騰驕恣近干明公之紀遠繫鄙人之憂用是專啟有一於此必望律之嚴法以警其羣迺荷相愛之真相成之美感銘心背不知當何如稱報也向已嚴戒守家家人白仁及書達此意于鴻臚家兄詔矣韓年兄左右冗不及別啟便中乞叱名預道愚誠尚容續具以告茲因人便燈下草率附致遠心餘惟照亮幸甚

寄方少崇矯亭書

卷八

五

別先生六年于茲矣病冗相仍未得致一紙之書于門下以謝先生生死骨肉之恩枉辱先生手劄屢及每啟讀之莫非規訓竊惟先生之待悅如父之于子一念之及未嘗不欲其趨於善也顧悅之事先先生未能盡弟子之職於萬分一耳感愧何如昔也遭家不造墮于大壑幾陷之虎口藉先生以非常之力千尋之綆援而致之重綢之上先生之恩輕重大小悅雖至愚寧不知耶追惟先君同朝昆弟固非一二求其形分

卷八

七

相忘肝膽相照不以死生貴賤易心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老母家居時謂悅曰生汝之身者父母也保汝之家者方大夫也第吾日就衰汝輩得假犬馬之年於人世毋忘報大夫也悅母子雖不能效物類之銜結敢頃刻忘先生耶惟先生有以終教之不使悅恒肩隨于庸常是亦先君顧託之心也未間不勝仰望之至

與友人書

悅啓悅也少承先訓勵志進修取友親賢如恐

弗及是豈徒資口耳竊精粕以取科第榮而實將就正有道親依儀範庸園樹立以求自慊于身心焉耳又曷敢銜能通倖以萌競進之私哉鄉辱秉公拔擢殊出望外自分鄙劣有玷清曹然官階彼此何岐高下獨慚且懼恐上負當道用人之意未嘗色喜而心動詎惟讒邪流言積毀幸賴國是孔昭庶免中傷之禍幾欲因朱王二子晉謁門牆以伸不平之鳴尤恐滋益匪人之簧口腹心未布而貝錦先成矣用是含

卷八

六

情抱憤脉脉盈盈山斗之仰付諸臨風浩歎焉耳側聞公行有期未獲展奉教旨以吐生平傾慕之誠故敢以書達然悅也之誤知于公公之誤用悅也矢心天日耦俱無猜而猶不免于忌者之口柰何世道之危險也一至是哉清修素行之士又寧不激中而悲感哉公之為國官人量材授任悅固不敢私其公心而德之亦不敢因見嫉者之嫌而怨之昨聞諸寮案道公所以辱致鄙人之故蓋亦有以擇而取之也悅猶不

敢自謂公為知己也然悅誠非能忍詆訾蒙笑罵習卑污以就功名者也秋風涼冷畫鷁江南觴尊贈于湖山之勝將自樂其樂以終讀書之宿心是可以笑見先人于地下矣又安能開口曲躬終日兢兢于睚眦間耶此悅所以奉報當道見用之真忱也悵望冥鴻于滇南之區徒託夢思于月梁雲嶠焉爾矣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復宗瓠川

卷八

七

悅與執事別久以悅思執事之心揆之知執事亦不忘情于悅也憶昔髫年與執事為友意氣相雄矢心金石朝夕切劘每以古人之節義勲業自期待視天下事若遐邇巨細無不可勉為之者非特秦漢其文詞晉魏其詩而已也及與執事一別跋涉飄零豪賢相失艱辛困頓疾疢孤危離索生憂漸覺初心之多負矣況攸行弗利雖起居食息若有不能自遂者屢欲遣一使詣宅問候起居然蹤跡靡常塵紛衡慮日月因

循竟成契闊耳往歲寓金山者三閱月切欲攀仙駕顧我中江討論舊學共圖北征山僧有訪溧陽馬子歸者謂執事東遊會稽探禹穴而未返坐是又失一佳期會遠惟蘭袂悠悠我思不識果亦能揆之不忘情于悅否也悅也雖幸竊一第于茲柰何官箴視昔加嚴士風迨今茲薄兼之俗冗雜擾弱軀實有弗克堪者況慈嚴並棄岵岵悽其猶之痛定思痛五內崩裂哀傷周極為之柰何秋風涼冷亦將假公役而南展

卷八

辛

謁松楸結廬棲止也蒹葭雲水方切宛在之思忽奉華牋如對顏色義愛並陳規獎交至情深感慨繼之涕零益知執事之于我真解以道相終始者矣況復秦漢之文晉魏之詞爛然惠我耶郎川集序深荷注心增重侈矣中間竊欲僭更一二字而未遑欲俟執事來京面談訂正謹虛榻以俟霞裾又不識果能灑然昂舉扶搖北海否也劉縣官事畢日暝適來言歸明發勿遽乖睽究竟欲言悅方病痢未能執筆聊命侍僕

畧布素心相見不遠餘俟續陳不悉

與友人論門第書

悅聞古語曰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烏能砥行立名哉今不穀方尊介石之貞以定情營職曷敢輒僭踰攀附以求彰行名也第道路傳言頃者當路諸賢大夫厯論曹郎謬及不穀獨緣門第頗切譏評悅聞之愧悚薰心每自顧而增慨亟欲為知己一吐露其生平夫姓氏流傳各有攸致粵自先世甲科綿聯歷仕累朝莫不靖

卷八

三

共匪懈策勲當時生死蒙恩襲耀邑里又家庭訓誨謙讓相承薦紳先生同朝同寅同舉科第者世締交好友誼無虧薄言眷念故寒門姓氏自不容隱理則宜然非若江南富盛鉅族久積厚施廣交遠附流張名譽者比也竊念悅少孤罹苦諸難備嘗勵志修進不事家人生產飄零跋涉擇友親師夫以人情揆悅豈好勞之士而惡逸之人哉誠恐志行無成家聲是隕死無以報先人於地下故聞人有一德可法則者每輒

輕千里忍饑寒讓衣食求教益以圖自樹期不後於常人耳胡可因門第虛稱而不廉覈夫人之實行將例視曰公卿之後哉槩而論之此誠難矣夫父子兄弟至親愛也而不能保其皆賢也于越夷貊至疎遠也未必其無善類也今以世家流裔而獨嚴訾議悅誠私心為先臣痛恨之且自先人背棄門祚衰薄舊業凋殘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勉守田廬飽煖無求若鄙人者雖弗至於饑寒然丁奴畝畝之入尚不足家食終

卷八

三

歲之供顧乃誤為殷厚而疑之豈卿相之後將皆不得為才賢丈夫耶嗟乎嗟乎疑則疑矣悅復何言悅又何求獨不忍先康敏之子孫不為當時君子之所取信而令空虛門第受鄙俗殷厚之誣此悅所以中心激烈而增慨也值今奉使西涼將適萬里歸期尚遐舍垢懷慚無以自累竊恐嫉忌之口益滋當路者之疑媒孽形影之言遂成鑠金銷骨之毀故拾塵擷蜂殺人墜斧雖古之仁聖慈孝賢人間之諂邪亦不能相

保信果斷斷無疑也況孤立無與如不穀者又
安能與智術之士角談鋒以自表而求勝哉夫
悅不穀誠知足知止知命分人也有知己者或
知之也執事者有不予言是信請試咨之渭厓
涇野諸君子諒亦不廢其公心

荅漁石唐制府柬

悅也少從先中丞宦浙已聞我公之文章學術
輒懷願見之誠矣嘉靖初載至京師又聞我心
遠王中丞年伯劇談我公之才猷政事超越羣

卷

三

流會當模範一世悅也益切願見而不可得自
後我公入京緣以舍親東明交誼且幸竊比華
居叨承禮遇第彼時我公方典詮衡分嚴交際
是以仰教雖切而候謁殊疎執經之請尚懸情
山斗焉耳頃者奉使西涼欣即遠道匪直以關
塞行遊周知險隘實以汾陽威令竊慕瞻依昨
者抵此忽奉華牋如衆顏範無任喜躍無任感
激企望之深雖未及趨走轅門而心旌飛動已
若快覩乎高牙大纛之盛矣我公之德望天下

之元老也三邊之形勝天下之奇觀也悅也
役適當我公雄鎮之秋其遭際之奇良亦不偶
倘辱賜之接引指示以仕學遵循之軌式且得
縱觀夫制府兵威行陣之整肅及遠陞戎馬之
精強實足以慰其平生之志矣茲值使還謹
令小僕齎捧舍親約翁中丞書帕上達并申其
仰戴之私是月望前恭行藩府禮畢敬於二十
一日執取學言雜稿趨侍臯座以聆訓旨倉卒
奉狀殊愧不恭伏惟原在幸甚

卷

三

白洛原遺稿卷之八

洛原遺稿八卷

浙江汪汝
璞家藏本

明白悅撰悅字貞夫武進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

江西按察司僉事悅爲尚書昂之孫家世舉貴而

獨刻意學詩句調華贍神理頗清視當時襲積者

差勝特格律未能變化往往雷同

蔣道林先生文粹九卷

〔明〕蔣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姚世英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蔣道林文

粹九卷》提要

蔣道林先生文粹目錄

卷之一

序類

送何生歸合肥序

壽曹翁八十序代作

送郭平川序

賀郡刺史方先生遷秩序

與賀惟允序

壽槐庄序

持恩序

蔣道林先生文粹目錄

楊母哀輓詩序

送覃生歸辰陽序

送辰陽三子序

別辰陽李西峰序

別約菴沈子序

送車仲賢序代作

岳麓洞序

全懿堂序

贈葉旗峰考績序

贈屠雲谷考績序



送定遠經歷序代作

送黃梓谷序

別汪周潭序

甘泉先生心性書序

泉翁續編大全序

台學原流序

律呂經傳全書序

泰和郭氏族譜序

奉壽甘泉湛翁九十序

書評泰魯江正郎七十序

送林先生文集序

卷之二

序類

送覺山洪子令永康序

別徐桂亭錦衣序

壽黃母聶太夫人序

送海石子序

春谷篇送潘廷評序

贈焦雪山督學序

送吳瑞崗子尹大邑序

送曾慎軒先生序

奉別南沙子序

別殷君稚載序

送西林柳塘二先生序

送南畿會友序

贈吳默泉督學序

壽秋晚劉翁八十序

榮壽篇奉左太君先生

楊翁還金遺愛序

侍御石洲李先生按蜀古維序

贈順齋林公進藩左使序

送林先生文集序

壽陳棟塘方伯七十一序

壽封君汪東川翁七十序

壽陳母七十一序

贈潘萬渠大參序

贈曾雙溪少參序

賀竹丘楊侯序

賀柳子孟卿序

賀向子望山序

賀曹子明卿序

卷之三

序類

壽古愚毛先生六十序

送覃生汝靖還辰序

贈總戎柏村何公進署都督同知序

贈約齋劉公進湖藩左使序

榮歸錄序

四川鄉試錄序代作

送燕崖李先生序

序政訓

贈亭村諸憲副退休序

通林先生文集目錄

贈貴藩左使洪西淙公進南京兆序

贈蟠峰子便省序

昭替詩序

贈中丞韓石溪公進少司空序

贈秋曹謝南湖公擢守蜀保寧序

壽封君局菴先生序

榮壽堂序

贈貴憲使顧秋山公進湖藩右使序

賀周子子崇序

贈李子貞守序

贈蕭子雙岡序

壁水咏歸序

別尹介石都諫序

別張東山序

別馬子心菴序

別少林章子序

送辰陽三子歸序

卷之四

序類

淡泉序

通林先生文集目錄

屏與胡翁暨方太淑人雙壽承恩詩後序

贈姜侑溪憲使序

壽大叅是間劉公偕宜人雙壽序

贈貴憲使胡承菴公擢東廣藩右使序

贈貴總戎沈紫江公得請歸潯序

甘泉先生家訓序

聖諭衍序

贈貴臬副駱溪石公上最序

說類

白兆山房說

立齋記

子漸說

原學說

政學說

記類

文明書院記

益陽縣龍洲書院記

懷虞山記代作

戒墜靈異記

一泉記

彭山縣儒學記

一隅記

眉州重脩儒學記

葵坡記

程番府改建儒學記

邵陽縣改建儒學記

慈利縣改建儒學記

沅江縣遷後儒學記

武陵縣學重修文廟記

綏寧縣學改建明倫堂記

枝江縣建四社學記

衡藏甘泉精舍記

簾山堂記

九山讀書記

林南記

銘箴類

慎獨堂銘有序

守默齋箴

慎節齋箴有序

卷之五

誌銘表

仁菴楊公墓誌銘

經府徐公墓誌銘

呂君復墓誌銘

明貢士劉沙溪先生墓誌銘

明紀善陳曲峰公暨配孺人杜氏墓誌銘

明隱士龍菊軒先生暨配田孺人墓誌銘

明周母張宜人墓誌銘

明鄉進士莫蘭齋先生墓表

卷之六

文類

祭孫都御史文代作

祭祖墓文

奠裴母太安人

告墓文

奠胡母太夫人

奠唐侍御

奠封君柯侍御

奠高海隱

奠冀闇齋文

遺林先生文集卷八目錄

奠榮王殿下

祭山川社稷城隍驅虎文

文明書院新成祭后土文

上梁文

建正學書院祭后土文

卷之七

論

仁人無敵於天下

大君父母宗子

學者須先識仁

君子喻於義

夜氣

卷之八

書類

奉方塘潘公

復朱代巡思齋

奉玉溪吏部

寄峨東江主政

寄青巖胡司諫

寄大洲趙內翰

遺林先生文集卷八目錄

寄林東城

寄南池侍御

奉甘泉師翁

復黃梓谷太守

答索立山進士

寄沈艾陵

簡余玉崖

簡王卓峰

復高鶴阿

簡潘笠江少參

簡陸平川愈憲

簡劉安峰少參

簡王前山

簡王清南

奉甘泉翁

簡顧秋山

簡李三洲都憲

簡謝侑齋

簡周木涇

寄程希南

簡陶鏡峰

簡石玉溪

答汪周潭計一十九條

簡羅念菴內翰三首

答何吉陽七首

復劉初泉督學

復謝高泉憲長

答陳子東遠侍御三首

寄向子望山主政二首

簡張須野中丞

簡呂中石大僕

簡金一所督學

簡呂沃洲侍御

簡胡梅林侍御

簡何古林侍御

簡梁魯江正郎

答陶子省菴助教

簡李蟠峰憲伯

簡徐東溪大參

簡胡石屏少參

寄胡鹿煙憲伯

答李芝田太守

簡錢泮泉太守

答吳子道南大尹

寄周子梧岡大尹

寄柳子孟卿大尹

寄周子仁甫

寄蔣子炸英

寄黃子文薦

簡尹介石都諫

簡石靜齋開府

卷之九

策

問聖學

問心性

問舉業義利之辨

道林先生文粹八目錄

十一

蔣道林先生文粹目錄畢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一

門人

姚世英

柳東作

丁有周

徐仲文

丁應賓

姚學閔

徽州

府

學

訓

導

蕭翔

編次

序類

送何生歸合肥序

燕人有欲適越者未知適越之諾一日謀諸婦曰我將
適越未知其路奈何婦曰吾聞好問者裕東家翁非嘗
適越者乎子盍往造之燕人是其計凡三往乃得見翁
詰之曰子之來將求適越之路耶曰然曰夫路知之者

道林先生文粹八目錄

一

亦衆矣固不必造吾而問也燕人曰先生何謂翁曰昔
有與吾同適越者每飯必盡食數升嘗不終日而百里
自謂能適越必矣卒未中道而助力疲憊奄奄且死故
夫致遠非難患在夫致之不得其道耳致之苟得其道
固不必夫力之強與弱也燕人辯之曰翁何迂也今夫
百步之射惟有力者能致之巧者弗與也千鈞之鼎惟
有力者能舉之知者弗與也而况數千里脩途哉翁何
迂也遂去不顧歸語其婦曰翁之迂乃如是耶明旦乃
奮臂裹糧褰裳就道行未幾兩股皆腫不可屈伸乃嘆
曰嗟乎吾力果非適越者哉遂返還而返語人曰今而

後其量力於天者人固不得而益之也一日遊於野見年少一人荷鋤引繩鑿井於道視其貌癯然若不勝衣因謂之曰吾嘗不量力而幾以自斃吾觀子癯瘦若是殆非鑿井者也子奚為自苦哉年少唯唯鑿井如故明日復往視且告之年少不復與言又明日復往視且告之知其終不聽也乃嘆之曰天下固有不量力如子者我再閱月而復往過焉意其人必困且死矣矧其井則周匝皆泉突然湧出昔之年少乃頽然盤坐於大樹之陰歌曰鑿井兮不已九仞兮益堅及泉兮已矣左右子逢源始驚怖流汗撫然自失就而問之曰子鑿井

有道乎我年少笑曰陋哉子天下之事未有不得其道而能濟者豈獨鑿井哉請姑以吾鑿井言之夫井鑿之欲深鑿之不深而望及泉弗可得也然深可以一朝至我故故強者易驟弱者易怠驟與怠井不可得而深也而望及泉有是理乎以天下所以多廢井也吾弱者也吾之始鑿也嘗試思之天下有求而弗得者乎求而弗得必皆出於天者也其不出於天者我固得而致之矣是在夫用力之善與不善耳於是相地之宜審時之便旦旦而鑿之遇暮則休不貪多不欲速土有堅脆攻有難易則視吾力而取之或先其難或先其易雖不自盡

亦不大勞是以終日為之而氣不至匱吾力雖弱而終以及泉此固吾弱者然也然即吾弱者之道而觀之則力之強者亦必有道矣吾不得而知之也燕人默然良久曰噫子之言其東家翁以告我者乎吾不之聽是以至此然復謀適越則既老矣嗚呼燕人量力而自敗年以不量力而有成然則量力之說其所以墮天下之力歟世之學者由常人而求至於聖人是皆適越與鑿井者也然而至於聖人者吾不得而見焉其皆量力者乎其皆不得其道者乎何生從余游顧其資有可與適道者茲其歸也是故以是遺之

壽曹翁八十序代作

壽丈曹翁子外諸父也性勤而惡奢凜然為鄉人重今壽且八袞鄉之人與諸姻戚咸走賀于處病廢中弗及預祝頌之末仲仲然蓋誠無以自禁也適親友二三輩且至屬予以祝頌之託予不得以病朽辭也乃起而言曰翁壽八袞於戲遐矣使翁壽而不健翁樂乎哉富而不逸翁樂乎哉吾翁形充充而不頽色溫溫而常粹獨行而不扶久立而不懈蓋得壽而復得乎健也衣不必豐食不必備夏常葛冬常裘而暮常醉益得壽而復得乎富也子姓滿堂僕從滿階一呼而百諾不勞而事集

蓋得富而復得乎逸也於戲翁其樂哉明者賓朋赴期
佳客萃止殷羞載陳幣帛交映壽翁於堂翁欣且起與
客獻酬終日不疲翁其樂哉獻酬既畢幕張筵開出中
饋之珍奇極山林之滋味有殷滿盈有酒莼芬厥聲嗶
嗶奏鼓於庭客樂而忘醉翁笑而不已翁其樂哉我客
既散翁歸內庭燈火熒煌有酒載斟合少長以咸集序
天倫而次進極頌聲之洋洋惟竹苞而松盛翁其樂哉
由是諸親友咸曰是可以祝矣予復言曰翁壽且健我
子願翁之健健而父也益壽爾精益求精愛爾形與世味而
泊然期恬淡以長存君然則翁之健未必不與壽而俱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一

四

增翁健且富我子願翁之富富而父也永重帛思貧者
之無完衣食厚味念窮人之不宿飽痛心乎負債之徒
賣妻而鬻子可憐哉無榮之家依巨室以苟存君然則
翁之富未必不如川至而日升翁富且逸我子願翁之
逸逸而父也覽萬物之盛衰凜上天之禍福晦智以愚
晦巧以樸若然則翁之逸未必不上庇而下覆由是諸
親友咸起謝且謂予曰以是祝翁不獨為翁壽而子掌
之知所警矣請遂書之以為曹氏世寶云

送郭平川序

平川子道林子胥處觀光惟三月日計其當別之期胥

為之懼平川子曰聞子之言多矣而思識之而未之能
逮也今且去子矣子為我識焉以什吾懼也何如道林
子曰子居平川子盍為平川耶平川子曰何居道林子
曰夫川汨汨洋洋四時行焉耳放諸四海耳其誰言之
而然爾也平川子曰子嘗云學諸天為學之至也茲復
欲子之為水也何居道林子曰子以水觀水乎以水觀
水則將以子觀子以子觀子子且二我矣子且二我而
求不二天可乎夫水也一天也天一水也子以天觀
水則子自知子子自知子則子復知我子我皆知則水
天俱忘水天俱忘則何名為有夫是之謂至學平川子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一

五

曰知水以知我也曷若知我以知水也道林子曰何水
而非子也何子而非水也故知水而未知子未嘗知水
也知子而未知水未嘗知子也父矣學之弗究於此也
子歸矣其求諸平川焉會而通之子其幾矣平川子曰
若是乎其易簡耶道林子曰天地之道易簡而已矣獨
人乎我彼講於什氏者吾不知其於易簡何如也

賀郡刺史方先生遷秩序

三代而上士多全德非士獨多全德也天下皆樂人之
為全德也何也士之脩於己者厚而責諸其人者薄也
夫惟天下樂人之為全德故士雖有一行之愆將且自

勵而求副而天下卒無有以其一行之愆而輒尤之者是故三代之士第見其成已者多而其成物之用六陰被於天下而天下莫知焉三代而下世寡完人非世獨寡完人也天下不如古之世樂人之為全德也何也士之備於已者疎而責諸其人者密也夫惟天下不如古之世樂人之為全德故士有抱尺之長而負寸之短者世往往舉一而廢百而尤毀報復之卒使天下有志於補其短者將無以自致是故三代以下之士第見其敗物者多而流禍之烈其究也或至於覆人家國而天下莫知焉故愚嘗論天下治亂之端以為不出乎天下

之好惡而已天下皆好而知惡焉惡而知美焉此三代之世之所以為治也好而不知惡焉惡而不知美焉此後世之治之所以不如古也然則天下曷慎其慎其好惡而已矣天下之士曷備其備其好惡而已矣備諸其身而家國天下之大業歸焉者彼其備之者不出乎一念之微焉耳矣或曰先生茲擢也貴之卿士賤之民庶皆所然曰此吾君吾相之好惡也第恨其公於先生而不克終惠於國也其以言屬于也余曰吾知將子矣匪頃則且規今于弗頃焉弗規焉乃固君有不夷於心者何耶曰吾有所感也已夫感為先生感也先生非有

德於吾邑者乎惟先生之來為嘉靖五年惟歲大旱農者曰一年旱不若是死者十且四五惟時農之哭於野時商之哭於市者弗勝聞也當其時被衣冠儼然坐於民上而出政令者吾尤能言之矣麾豺而走狼督舊而課新重梏而輕楚天理滅而人相食吁莫以甚矣先生至乃輒禁一切科索衣食於官府而橫啗於鄉里者令下為屏跡民賴帖然以安而先生方且計畫於晝夜通融於高下抗言於當道惟艱且力故民卒用以生而五年之旱死者無聞焉六年春夏再旱先生以為憂不能

釋諸口既而潦急為疏於朝民得減稅十之四七年旱較五年彌烈郡邑士適舉於省事謂先生行且觀非留先生民曷敢請於藩臬咸曰信由是先生志得盡其心力民亦信先生能生之莫派散者夫七年之旱則又加烈矣然而死者無聞然謂先生之力非耶曰然則有弗知先生者乎曰吾未之聞也吾第見夫薦先生者多而或問之耳也是故吾疑今之世之不如古也夫先生之政主於濟民之患而或褒富焉而或贖罰焉意有所存庸誤焉而錙銖毫釐之不得其平者或有矣夫憂民如先生使有告焉詎不能為拜昌言之為抑為喜聞過之

由乎夫乃寂無聞焉而或卒以是過疵先生使先生濟時之才小試於吾郡而惠澤於無窮者廟堂之上知之而莫或盡知噫吾獨得不感也夫曰然則何以為天下信曰天下守令之是非莫公於丘民之口吾敢私先生執吾信諸立民而已矣且吾何人而敢必天下盡信吾言乎執天下苟信吾之所信則天下固有不以予言為苟然者矣先生聞而嘆曰善惡在已是非在天下信不信天下之毀譽生焉而榮辱隨之榮辱命也為人臣子冒厥厚祿而牛羊其人民與夫計必於顯顯之名而不暇恤人之患害者皆惡之甚者也惡之甚者天之道人

建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之情胥弗與也吾何從古之君子蓋有冒天下之毀者矣詩曰公孫碩膚赤墻几几吾不敢希也書曰皇自政德厥愆曰朕之愆吾其能已諸蔣生曰知言執夫先生以是往庸知天下之不吾信乎

與賀惟允序

嘉靖己丑之秋淑浦賀子惟允來從蔣子游於道林庚寅八月將辭以歸蔣子曰可以別乎賀子曰未也顧吾子且出焉某欲無去而莫可能也然既學文於子矣若可能也抑欲學道於子矣若不可能也奈何曰謂文與道二手賀子曰竊聞其一本矣然二於道而見售於有

司者多矣吾姑學焉耳矣雖然吾豈終忘於子之道哉蔣子曰學文一志也學道一志也是二志矣夫志無容二也定爾志雖終日而於文何離道之有夫為九層之臺者貴有其基矣今夫子吾見其渾然厚矣慧然敏矣退然訥矣充其厚為大車之載養其敏為迎刃之解化其訥為玄天之默姦不在定爾志乎夫有其基而毀之者不仁恃其基而荒焉不終將為毀之者乎子歸執母二文於道也已母二志於文也已賀子曰敢不終教於是乎書而與之別

壽槐庄序

建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自三槐氏以來世鮮有以種槐聞者先生獨喜種槐因寓跡焉某於先生長器臨漳君辱有一日之雅故自昔挾冊較藝者聞遠邇年講業淮楊往來必見先生候其居起以故先生甯中之所存其豪偉爽潔而足以無愧於古之人者得之益詳乃知先生之於槐固非苟托焉者也嘉靖丙戌先生壽實惟八棄某方有四方之遊而吾鄉邑同志素均愛於先生者若龍坑陽介誠氏溪西何汝諧氏毛溪楊介禮氏太渠龍集之氏咸有奉觴之願而莫或遂焉至是咸有歌詩以寓祝頌而某厚以齒先諸君則倡一言於卷首是惡得以陋辭也夫人之

壽徵於德而徵德者不以壽吾以先生之壽徵先生之德乎哉嘗竊觀古今間凡有負天下剛直之氣而以境變則折困之以窮則餒及其老而衰也則又鮮或自強焉者先生少負不屈之氣雖孩孺莫不聞其自獲薰炙來每聽先生言論泓浩泛濫若注江海而類皆巖峻峻其赫然之先直欲凌逼霄漢與衡岳爭俯仰其論古今人物而為之是非善如其在已而惡如其病已及其自守則寧蔬食以沒世而不以涸涸願其于夫先生蓋所謂挫之以變而不折困之以窮而不餒老且衰而不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與之俱化焉者是故吾以是徵先生之壽久矣夫今而以先生之壽徵先生之德乎哉有知先生者以謂先生之德懿矣惜其潛而弗彰也噫嘻今臨漳君令一邑而上民譽於野縉紳譽於朝其為先生之彰孰踰焉雖然吾今而以是徵先生之德乎哉

特恩序

凡天下之事無所沿而創見者皆以特名舊矣茲特恩何郡二守吳侯為吾義陵高吾陳先生慶也慶以特恩何昭殊眷也舊藩守重臣例不得養病病輒引退先生以忠誠才畧按察滇南履績茂著而苦於勞瘁乃遂日

癯且病時山東左垣之命適下弗克恭命乃且疏請退聖天子方搜致老成用弘新治而內閣楊公吏部喬公咸惜其才弗許亟促其恭命虛左垣而俟其往且臣眷矣先生請益力由是山東巡撫陳公巡按李公各疏先生才識請得如京官例以處先生吏部喬公亦為之請聖天子即詔許之夫藩守之任亦重矣而制不得與官於朝者比豈獨庶於外臣執法固有不得不然者矣今聖天子乃一旦為先生取其不得不然之法變而通之而使得優游願養怡其心志而完其精力立俟其愈而大用之嗚呼茲誠特恩也哉自茲法之立也典藩垣而司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一方者不知凡幾人而惟先生獨蒙是焉於乎茲誠特恩也哉故曰吳侯之慶昭殊眷也雖然是固足為先生賀顧其私心所獨喜而願致賀焉者則固非止是焉而已也今夫世之人有與知於其黨里細人而偶獲其一揖之恭一言之譽其不動色改容卒然驚油然喜者幾希矣今先生荷茲寵命驚海內而震一時以雖雄視萬夫孟賁者流能無所駭愕喟嘆而一動其心耶然而先生乃獨居之若無事驟聞之而不驚徐語其賓客故交而了無喜色以其志夫豈無所在於古之君子蓋有功在社稷名滿天下而視之若太空浮雲我無與焉者矣

先生之志夫豈無所在哉或曰然則吳侯之以若慶也獨未知先生歟曰知也古之良吏於其事之最大而於吾之風教苟有闢焉者必褒而揚之誠以式後而昭勸也侯茲舉將無意昭先生之美以風吾邦之士也乎其姑序之以俟善鳴者歌焉

楊母哀輓詩序

吾師栢屏先生惟歲正德庚辰董教武陵越三歲嘉靖癸未教乃卒淡士心丕憚惟歲之冬太母夫人某氏考終於家惟兄以計聞夫人壽蓋八十有三矣先生一聞驚惶仆地不能起有弔之者先生哭曰吾千里而區區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二

以一官者徒竊升斗之俸以畢吾平生願耳顧吾兄弟俱無恙故不忍以老母犯鯨波之險詎知遂不獲見吾母執再哭曰吾自蒞教以來夙夜兢惕以從職事罔敢荒怠者求無墜吾母囑昔諄教焉耳矣自今雖不辱吾母可復聞乎執又哭曰吾兄弟惟六雖同出吾母而母之鍾愛於某者尤篤母易簪時安知不一一進吾兄弟而詔之耶進吾兄吾兄在旁也進吾弟吾弟在旁也母惟時念某如何執遂益踈哭明日即嚴僕治裝時巡按何公庶知先生才行飭有司獎勵先生公弗之顧也由是吾邑之士

是吾邑之士

則又各寓其情於詩而為之冊以萃之甫數日遂合詩

若干篇是故杜之優柔陶之冲淡楚騷之跌宕雖人人殊要皆非強作也是故俯而讀之仰而歌之慘然而傷神潛然而墮淚其調如嚴霜肅物萬動俱息天地冥冥山愁水悲其聲如登九嶷而歌招魂寒鳥和哀嘯谷應響錯而出之雜而呈之則又如鏗金石沸絃竹於一堂之上而商音啾啾聽者掩泣嗚呼苟非哀先生之哀則亦曷由至是耶是故某謹序之俾覽者知該冊之作其有不容已云

送覃生歸辰陽序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三

辰陽覃子汝靖將歸諸同遊弗能留也請辭於子以至別時覃子亦請益不已夫諸子之請重覃子之去也覃子之請重其去子也子於覃子獨無所重乎執顧覃子之從子遊蓋已數月凡可以告覃子者子既無所於愛而覃子亦且知其為糟粕矣復何贅哉且夫天下之信其患在於莫有以倡之也今之時子信以為既有倡之者乎倡而弗應恥也子之超然而思以自奮也其將應之也乎孔氏一倡而當時應之者蓋非特數十人而已也其得免於倡而弗應之恥同也子以為同得聖人之心也乎夫凡得與於孔氏之門者其自謂顧若有以得

其傳矣然語得聖人之心者卒無幾焉子且以為何歟
孔氏而下嗣而應之者亦畧可數其言語則皆未必同
於聖人而其傳卒不異也子復以為何歟然則生聖人
之時而苟弗得乎聖人之心雖謂之弗應可也生聖人
之後而苟有得乎聖人之心雖謂之親見聖人可也子
將為應聖人者試以吾言思之

送辰陽三子序

惟歲乙酉正月辰陽高子子漸胡子幼復宋子子常宋
子子誠家童來速歸明旦辭去時爭請益顧某方多事
且舟子弗能待各悵悵而別踰數日高子為請且欽某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四

各鍼其病高子之意美哉第其拙醫也而何能為役雖
然抱沉疴痼疾之為患晝度夜思審察其標本而斟酌
其鍼砭之宜實久矣曷敢不盡於知己者夫病為天下
患者二二者利祿也仙佛也今夫人之病於利祿也營
營而思汲汲而求戚戚而憂得失荼毒臨乎其前則又
恐恐然喪失其神守若或就其魄而奪其性命其求之
而終無得也則俛首喪氣對知己而嘆息視鄉人而羞
忤仰顧嘆昔與游而得志於一旦者真如駕虬轟雷邀
遊乎九天之上其或幸而得也則志氣洋洋目明膽張
極意欲於聲色傾懷抱於樽觴此其利祿之為病然也

若夫溺情於仙佛者實迷其途而自謂已得其門實失
其宗而自謂獨究其源聖人之言本近也鑿之使遠而
入於空寂竊冥之論異端之說本滯也強之使通而附
於純粹精確之旨以為長生久視出離生死為真度脫
苦海之要訣而不知實陷於害仁悖德之歸至其驅天
下高明之士展轉迷惑於其顛倒之中老死而鮮或自
拔其為罪又孰甚焉此又其病於仙佛者然也夫是二
病其一身而嘗兼有之蓋其始第病於利祿而已本無
仙佛之病為無知識而誤服其藥故無病而反致病今
幸審察其標本而亦既得所以為鍼砭者矣然則三子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五

者諒不無病也而亦豈逃於二者之外乎高子悚然曰
聞教矣然而三子之病得其異哉夫胡子幼復宋子子
常病利祿深矣自今而急攻治之吾審其必不仙佛也
宋子子誠知利祿之病之為痛苦矣自今而盡去之吾
尤疑其或仙佛也然則何以為三子鍼砭夫病之不同
者標也其同者本也三子者深思其病本則斯得之矣
斯得之矣

別辰陽李西峰序

西峰子嘉靖癸未拜吾師甘泉子於北都奉其教以來南雍
翼冬甘泉子以上命來為大司成西峰子因得朝夕侍焉而

凡講業於甘泉子之門者莫不與之遊至是將歸僉謀
宜有贈言屬蔣子某引諸卷首某既以病辭翼旦柳塘
子詣某謂曰子於西峰子有鄉好焉惡得以病免且夫
西峰子亦既有私願矣雖然豈惟吾子之能文也哉某
唯唯不敢辭夫某常人也常於辰為唇齒喻常則為辰
喻辰則為常是故辰能知常而常亦能知辰吾請以吾
所知為西峰子喻之夫辰人則工操舟矣常人則工治
田矣治田者之視操舟則危然而辰人視之則弗危也
是故辰人無弗從事焉者惟無弗從事焉是故生長於
辰者非必有嚴父兄賢師友之令之也而皆知學操舟

馬操舟者之視治田則勞然而常人視之則弗勞也是
故常人無弗從事焉者惟無弗從事焉是故生長於常
者非必有嚴父兄賢師友之令之也而皆知學治田焉
夫辰常之人性一也辰之人之舟常之人之田此何故
哉居辰而弗為辰弗可得也居常而弗為常弗可得也
某癸未之春始會西峰子於北都之逆旅視其貌確然
而實因竊識曰是辰人之謹厚者已乙酉季夏六月迺
復會於此交語未既輒奮然叩予以聖賢之學某怪之
既而曰甚哉其弗可弗近仁也已已而四方諸英彥結
會於觀光館西峰子輒先赴焉而又復唯予言之信於

乎西峰子蓋居辰常而學操舟治田之技其勢有弗容
已矣自茲恒居辰常焉其無有成乎或曰西峰子之歸
則去辰常矣奈何曰夫然是以茲辟雍為辰常也方吾
夫子之未至而四方諸子之未集也其茲可為辰常否
乎昔者夫子之語子貢也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夫大夫之賢也士之仁也雖一邦一邑豈無有
然爾哉且辰陽有沙溪子者吾友也其間翕然而友于
子者亦眾矣其孰非西峰子之辰常乎居斯游斯在西
峯子而已矣或又曰西峰子聞甘泉子之教而歸吾謂
西峰子為辰常可也誠使恒自為辰常又何往而非辰

常耶曰然是在西峰子某常人也將不日買舟還我道
林之麓是故辰常之懼某竊不免焉用以規諸西峰子
別約奄沈子序

予始有志問學凡厥同志有自吾師陽明先生來者輒
叩其用心之要往往莫有解予惑者尋因病卜築道林
日取魯論諸問答之語潛心默究而參以西銘定性之
旨計且踰四載其於儒什異同之際乃幸淺窺其端然
而友朋益莫有助予者予每病焉嘉靖癸未復見吾師
甘泉於京邸惟時鍾子陳子並侍講席每退與論辨所
疑言周弗同固若宿與之游而精神冥契焉者乃今再

見吾師復友約本沈子論辨凡數月其意之同歸而言之足以相益較昔之與二子將不殊焉夫何其嚆昔之同子者寥寥而今之同子者乃相繼若是也幸哉幸哉夫天下皆知憂其所不似而鮮知憂其所以孟子之世有楊墨楊子者勿論也乃若墨子以兼愛為道者也夫人莫不以其身自私而墨子獨以其身公於天下於舉世自私之中而獨見一能以身公天下如墨子者不猶愈於自私者乎進而取之以勵夫天下之自私者夫豈不可孟子乃不責天下之自私者而獨非一墨氏甚矣孟氏之智也墨氏之說得肆天下豈止自私之禍哉夫

通鑑卷之八

十八

今為吾道害者又非止為墨氏而已縱令天下胥陷於坑塹叢棘而莫之有極然覺之於孔氏斯足矣覺之於孔氏天下其無覺焉者乎夫何至舍此而取彼也甚矣人情之好怪不顧其禍有甚於天下之陷坑塹叢棘者矣且夫道在天地間猶衡也聖賢為天下持之而已耳豈容輕重其手以禍吾衡也耶是以古之聖賢不以天下之溺於至卑而遽駭以至高之行引之於中焉止矣夫子始獨同於鍾子陳子而今又獲同於沈子於吾孔氏之所謂中焉者思相與從事焉則夫為天下司其衡者庶幾其有托矣吾能忽然於沈子之別乎哉予固申

其說以致私願於沈子而并以告夫或睽於吾黨者云
選車仲賢序代作

車子仲賢講舉業於子既二年奉其嚴君大夫之命以歸仲賢之資質而警穎確而疏通獨可與進於舉業而已乎夫今之士舉業而已矣士而罔工於舉業孰與為士于嘉仲賢之資而期進於舉業之外將弗與仲賢為令之士與且子既為士於此世矣亦既業舉於此世矣仲賢將不以子為欺耶子竊有謂焉惟仲賢識之夫池沼溝澮皆水也可以為水乎何也坐而盈焉亦坐而涸焉是故烹養則無佳味澣濯則無淨色漏而塞之潰而

通鑑卷之八

十九

障之可以蟠鰕鰕鰕而不可以躍數尺之鯉以其水之無本則然也有異於是者不必其江與河也園不及一釜而深或數仞苟其有本焉清濁澄渇之色冽寒甘美之光天下之水將莫與爭況日取之而且無盡藏矣乎夫其鰕鰕鰕鰕不能至而神龍居焉以其為水固然也夫池沼溝澮不以先泉井天下不待知者能知矣然而今之業舉者寧為其池沼溝澮焉不為其泉井焉可謂智乎雖然是固有為之蔽者矣池沼溝澮不可以方泉井而可以竒鰕鰕鰕鰕之利彼淺丈夫者則惟其鰕鰕鰕鰕之得而已矣夫竒惟其鰕鰕鰕鰕之得則其室

為池沼溝澮也固宜是故苟有為其泉井者天下不謂之迂則謂之矯予也既蔽於鯀鯀鯀之利而重畏於迂與矯之誚忘其泉井久矣困塞磨礪之餘乃始惵焉而覺惕焉而恐日思與仲賢共求其泉井而仲賢且歸嗚呼仲賢其勉圖之哉其勉圖之哉

岳麓洞序

以晦菴先生守南康日以訓白鹿諸子者也夫先生之意豈直為白鹿談哉岳麓雖亦先生嘗所經遊而舊無以規提學靜菴陳先生過長沙躬造書院慨仰今昔肆命取而列之俾講學於該者知所從事厥意美矣某嘗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十

廿

竊觀此規實一本之夫子告魯哀公之語非晦菴先生意也夫聖人立訓之意雖其自身心遠之家國天下無所不該然邇而至於循道以仁則固已簡要精切學之者不謬其旨則人倫庶事莫非此理之貫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固知其有決不容以異端邪說亂於其間者故夫聖人學庸之訓要當與論語一貫之說合而觀之可也不然則內而自私外而忘本厥弊有不能免者其為天下禍豈淺哉某無似敢僭附於此願與同志者講焉

全懿堂序

士生弱冠甫操筆為文即能稱述堯舜發揮孔孟凡其微言大義皆若親承耳提之誨而獨心領之者至舉孟氏性善之語而與之共商訂焉鮮不漫然而思憧然而疑莽然而議若眩於東西之途而借指往來之口悵悵然欲措足而無從焉是則何說耶夫有珠炯炯遇物即照或障其一面則當其障處必有遺照者矣或障其全則珠雖明實與塊然者等耳今夫天下之性豈非珠之類也乎隨境而障焉者實多矣奚惟其弗自信也已某於陳母旌節夫人而有感焉夫人始終履歷之詳吾師甘泉翁既為之傳信復奚贅惟為編其室者曰全懿是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十

十一

可以三復云耳夫人為女而孝為婦而貞為母而慈夫孝慈貞一而爾也奚曰全惟心一而境殊焉境殊而心一焉見之者若曰此也照彼也弗照珠匪完明也茲也徹遠近道內外無或遺照焉珠斯為完明爾乎某於夫人生也殊域無一親之緣竊意其芝蘭之質必也恬然冲泊客處簡寡是以靈機湛定凡有觸即色色皆真意流動順而循之如放江河而下真意所注雖顛沛險阻臨之如夷一有不得其情之所安則如然如慕皇皇焉如有所求然則詩所為窈窕淑女者謂夫人非耶某昔聞之吾友莫君讚夫人平生出口舉足莫不動契古法

今其榜榜雍雍見勒於鄉君子之口碑者雖究心理學之士殆未之能易焉耳固其宜與固其宜與某且謂或未有以性善之說為質之者如其有質之者如問焉於越人丹膚腴實當不俟揣量而指畫如響矣某故敢竊論曰即夫人全懿之實可以悟性矣究夫人全懿之故可以悟學矣夫人令子少恭某育德於夫人問道於甘泉其契以此也深矣果以某言為如何云

贈旗峰葉先生考蹟序

自孔子以一貫語其徒曾子與氏天下之言學者或涉於庸近而履於細微則將議之曰是何其支離耶然而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升二

子與氏平日所以自致其一而由之終身者則忠諸人信諸友習諸師之斯三者耳也至其告孟敬子則又以君子所重不在乎他而在於容色辭氣之間然則孔子所謂一貫者殆未可易言也已或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聖人之智察以神故其學也旁行而不局賢人之仁靜以確故其學也莊敬而不弛然則為乾者不必如坤為坤者不必如乾曾氏殆為其坤者乎夫天下之學中正焉止矣天下之中正德業合一焉止矣聖人之學德以藏業者也故曰乾知太始而非遺其外之謂也賢人之學業以固德者也故曰坤作成物而非遺其內之謂也

也譬之樹焉其剝桑之材雖異而精氣英華未始二也是故忠信而脩辭也敬直而義方也其致一焉耳矣南刑曹大夫旗峰葉先生蓋篤志乎聖人之道者而尤欣慕乎乾知太始之為至學茲也考蹟以行信與別焉是故申其說以告

贈雲谷屠先生考蹟序

屠大夫雲谷氏將報政徵言於諸大夫之賢者爰遂及武陵之鄙蔣某氏客有難某者曰子則喜論學矣茲屠大夫以言徵子夫玉不琢不精夫言不琢不文子將琢而文之乎則子之志荒矣而何以學為子時某愧而默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升二

若無聞者而客難之弗置某乃言曰客以夫人之言為王之類也乎夫玉生於山也夫言生於心也琢爾言將琢爾心乎將琢山以為玉乎今夫有山歸然則璞玉生焉有水淵然則蛟龍生焉是故一爾情返爾真而天下之至文生矣虞夏之前其言噩噩其真完也殷周之後其言炳炳其真散也季世之儒慕其噩噩希其炳炳以言佞志也以言佞志情斯流矣情流則失正失正則局局斯器矣是故才美者其行雖卓卓信道者弗由也客曰子病夫琢言之累真也將與世俱游於無言乎而子則宋之能遽默也然則且奈何曰曷言而非思也苟思

也或曰何居曰夫道無親聞也是故至變而無體也以親聞求道吾未見有能者矣或曰何以能幾曰其乾乾手乾乾心也一息懈焉非心也或曰請言乾乾之狀曰難言也知乾乾斯知無親聞矣知無親聞斯知乾乾矣夫乾乾無親聞其一也夫故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此也者此也君子可以默識矣或曰中庸之言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何居曰何莫非乾乾爾也故學自學也問自問也思自思也辨自辨也行自行也不知學問思辨行之不可一缺者不可與語乾乾不可與語乾乾者不可與語中學是故知中學者詳

道學先生文粹八卷之一

廿六

矣或曰天靈自足也何事乎問辨爾耶將來之外以益諸向乎曰非求之外以益吾內也固將以致吾內也夫道體用一原也用之弗中體斯息矣然而學自學焉問自問焉思自思焉辨自辨焉行自行焉是故一聞一見沛如江河何惡乎聞見爾也故惡聞見以為學者禪也是自障其心者也梓谷黃子聞而喜曰吾方講于甘泉子之門而未能自得焉今幸吾子之勿于斯也請書諸軸庶日以見吾子

別江周潭

周潭告別欲予有言周潭從事涵養變化之學日入高

明不言而人信之于復何言哉聞語中夜周潭偶拈泉師先生詩曰所欣宇宙內萬里同此心此先生別時以警諸子者其兼至矣予因念程先生語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夫宇宙內同此心性何聚散之有然而幾千年至今在者惟堯舜之心耳則如濡沫然頃臾而盡者衆矣予與周潭得無重惕於斯哉

甘泉先生心性書序

以編吾師甘泉先生手筆也有圖有說有通凡以道心性也故曰心性書圖說之刻於都會郡邑各精舍各山館及心性微言之散見於先生平日酬應文字久矣茲

道學先生文粹八卷之一

廿七

何以編先生意也圖以象之說以明之通以盡之合而觀心性之蘊庶其人人知爾乎夫先生之學受之白沙陳先生白沙先生奮起於濂洛遺微之後盡掃支離忘言默識蓋以還洙泗之源也先生顧猶事於圖與言哉不得已焉耳也夫自白沙先生之忘言默識也世儒不已有疑為禪者乎自先生之以隨處體認天理為教也世儒不已有疑為外者乎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外則必遺形色而語天性外日用而談空虛不至於疾滅猖狂弗已也以忘言默識為禪則必舍本根而求之枝葉忽盡心知性知天而索之影響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天下

皆是矣先生其容無是編也哉且夫茲學也非白沙先生之學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孟子私淑得之周子程子與白沙先生曠千百年以忘言悟之者也先生廿七登第即焚會試之牒造白沙之門絕意榮達從事靜坐楚雲之上冷焰迸騰殆幾十年其齋戒神明忘言默識有如以上下千百年之間求其潛心斯道如先生者顧幾人哉若夫致齋請見以至服衰廬外執喪三年無異所生則古之事師者未之聞焉即茲精誠謂先生與白沙先生之以神相受授也將非耶此先生之所以超然獨悟服膺毫髮而愈不厭也夫先生之揭是

心性以示人也譬之日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遊而有以識其真面目真神來而指以語人曰此堯舜也此禹湯也此文武周公孔子也夫使蒙其指而猶不信焉非其明盲廢之極必其先有以蔽之直與盲廢等耳先生固柰之何哉或曰然則此編之合於孔氏也何徵曰立已立人達己達人與忠恕一貫之訓天地萬物一體之義昭如矣戒慎恐懼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與毋意必固我之訓勿忘勿助是為入道之門昭如矣曰子之信孔氏因以信先生也又何徵曰自心自性我也浩浩宇宙非我乎見自心自性之為我而不見宇宙之為

我可以為心性也乎可以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乎故欲信是編者在默識乎自心自性爾也是故知宇宙之為我然後可語心性知千聖之要指不出乎惟精惟一而盡於孟子之勿忘勿助然後可語聖學其不敏竊以為濂洛而上譬之皇王之治端拱無為自茲而變則猶夫舍本而末日夕皇皇講求法令第幸其猶有先王之法度存焉耳其又變不遂為智力經營併法度蕩如矣乎故是編也以俟百世不必聖人凡同此心以性為使其虛心而觀焉其誰不曰庶其猶見皇王之治也夫

泉翁續編大全序

夫人之身不能無盛衰者其血氣乎渾渾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時而無終極者其精神乎何言乎精神渾渾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時而無終極也此編蓋泉翁先生八十九退老中山隨叩應答之作夫八十九則即衛武與文王之年然而洪河巨海之氣折義辨道之精化工付物之妙雖配之孟子七篇可也不足以觀翁之精神與衛武同一肅聖將端軌而追文王矣乎渾渾浩浩配天地日月四時而無終極殆占之矣夫天下古今人之精神一耳八十九十而精神如先生越千百年僅一

見焉者何耶信矣夫入道有門詣聖有途不得其門不
由其途雖筆筆浚齒或未有能如先生者矣蓋先生之
學以天地萬物一體為本以勿忘勿助至默為要以勿
忘勿助至默為要是故不貴勞攘不尚語言孔子曰予
欲無言曰予非多學而識于一以貫之示人默識也先
生其以是為的乎夫惟以是為的是故天地萬物一體
心悟也匪聞見測度爾也心悟之精神斯至之矣於茲
存存而不息應乎而不磨聖是故天地以默而常清寧
四時日月以然而常運行聖人以然而天賢人以然而

聖至哉勿忘勿助乎其斯為作聖之要乎三聖之精一
孔氏之慎獨其皆盡於此乎周程二子之為能繼孔氏
之絕也其有得於此乎夫天地萬物一體者非聖人求
與二氏異也惟聖人之聰明自然之聰明是故二氏以
天地萬物為外聖人以天地萬物為體於手求吾心自
然之聰明以達吾聖人一體之仁舍勿忘勿助無思而
無不思也其何能至之哉故欲觀於先生之文以知先
生之精神當知先生之學自然之學可也門弟子集先
生之言始嘉靖辛丑訖乙卯凡若干卷共為續編大全

吾友中丞汪周潭氏適始蒞贛臺履而讀之喟然曰惟
先生獨得其至養故其耄年神明肅聖若是茲編也可
無傳乎乃馳書信俾序之

台學源流序

天下無私道君子有私學乎執夫天一而已禹皋陶見
知於冀湯聞知於亳冀與亳之天同也伊尹棄朱見知
於亳文王聞知於鎬亳與鎬之天同也使天而不同則
是數大聖大賢者惡得而同之夫天既同則後是大聖
大賢而生者亦惡得而不同是故由魯鄒而未有濂學
復有洛學以魯鄒濂洛一天而已然則台自二徐開之

石氏繼之一變而為義理之學始宋治平歷勝國入我
皇明後先相望凡若干人非以其天之同與然抑有說
堯舜之世宜其道人人知也而孟子獨稱禹皋陶湯之
世宜其道人人知也而孟子獨稱伊尹棄朱又後此而
見知惟太公望散宜生而聞知惟孔子則其故何哉夫
天未始有二也豈非夫人者有見有不見與夫見何見
自夫有天地萬物之後而睹夫天地萬物渾渾乎一天
而我與天地萬物皆忘也見知者見此者也聞知者聞
此者也使此而不同非其學未足語深造默識則必其
所講求者佛老已耳可以謂之同乎是故孔顏之授受

無它焉曰仁而已曰知止默識乎此已耳曰慎獨緝熙乎此已耳夫洛學孔氏之嫡也凡三傳而軌轍已遠乎別矣况後此未之師承徒想慕其風采者乎是編也凡以表台學由氣節而變君經經乎大雅也竟集論訂出於一而金先生見而梓之則郡倅某君某先生早以理學聞東南予茲獲邂逅厥仲器存卷君始得其論學語凡數條其論格物致知所以識仁則與予若合符節其編中論訂微義引而未發有契乎予心者尤多而予與先生則平生固未嘗一覩面焉何其相同有若是耶信乎夫天既同生其間者雖欲勿同不可得已夫格知身

家國天下統同無間之義以自得夫廓然大公之妙由之定靜安以觀家國天下之好惡而與之同焉孔氏一貫之學易簡之旨無餘蘊矣然則謂台之學至先生而始與洛學開關啟鑰直觀堂與同條共貫將為阿先生耶夫自昔聞道諒非豪傑不可然豪傑而不聞道則固往往有之聰明氣魄果可遽謂其足與於斯道哉予既恨知先生之晚而存卷君復態于序其編端用是僭言之後世苟有默識君子其得無取云

律呂經傳全書序

六籍厄於秦古樂經亡也久矣炎漢之興遺經漸出

樂記一篇載記存焉然亦非樂經正傳也茲律呂經傳全書者何經者吾師甘泉湛翁年望九十隱居樵山擬補古樂經為之者也傳者吾友呂巾石氏心悟圖書遂達律呂因而推衍為律呂古義者也經成於樵山之巔則即孔子與歟歸魯刪詩序書之日傳成於心悟圖書之後則適當養望晉都從容佚命之辰固非有意期相發明而先後之者其合之為經傳者何翁之經以律呂為本以長九寸空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鍾之律雖未嘗觀古完經然律以和聲本之虞書正五音必由六律徵之孟子則以其補樂經要之不可易也巾石之

傳推十二律五聲徒宮納音之制悉本天地陰陽五行六氣自然之變而不假夫絲毫人力之為雖其自為一家之言未嘗預見翁書期與之合然大本大原同歸律呂固已若嘗相與訂正一堂至其縱之橫之分之合之錯綜發揮以盡其變化之妙則聲律精義前儒或未之而不得其端或得其一二而未究其終始者蓋皆有以我之竭盡無餘其於翁之經真猶棟樑榱桷之於屋輪輻蓋軫之於車也其當為傳又何疑哉夫自茲翁有傷古樂之湮思奏虞廷之音以繼其美者取信於經因考之傳則夫二變六十調八十四聲之失與夫近世黃鍾

三寸九分清濁反易之緣固可一朝而盡揮之矣或曰夫絃經傳之合也殆翁之意與曰然然則其必合之者何居曰聖人感通神人之用寓於樂作樂之道盡於律呂律呂者天地自然之和托麗而傳待數而顯者也律呂不正則聲音之道乖而感通神人之用廢故絃經也者程伯子嘗有意焉弗及為待翁而繼其志者也夫若茲傳也者又非以繼翁之志者執即今

聖人在上德配中和而鳳儀獻舞之休顧猶未臻非以樂之道猶歉於虞耶此翁所以年已耄耄猶皇皇不能忘情也已曰樂之義微矣廣矣宜若是同與曰心學者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律呂

千聖萬賢相傳以盡性至命之矩矱之正五音之六律為方員之規矩者也故察璣衡同制度舜不待詔之先開明堂興禮樂周公未嘗求諸古者以其矩同也巾石氏非嘗親炙翁而早得其矩者與夫矩同則其心同心同則其同也獨聲律已哉故曰不聞性與天道而語制禮作樂者求矣文中子曰孔明而不死禮樂其有望乎其蓋以是也夫

泰和郭氏族譜序

予以嘉靖丙辰二月赴甘泉師遊衡之約至則翁已出岳而吾友平川以先至隨行因得相與盡簪紱二十年

契濶之雅蓋期之十年而忽焉濟之者殆奇遇也瀕別平川乃肅狀再拜以譜序懇先是嘗請諸衆翁郭之族出於汾陽王子儀四世中丞翼始由金陵徙泰和相繼徙邑之符竹徙西平最後徙今蜀江高平由徙高平祖而來四百年支派之繁衣冠之盛與其家學由積仁累義而約歸心性翁已一一為述之備矣復欲予何言哉將非歎予重為其族中所以續譜之義俾毋忽忘爾耶夫天之生物也一本故近而家遠而天下莫非同脉古之聖人其於天下也則有養老字幼恤孤獨之政焉其為法也詳其於家也則有愛親敬長之道焉其為義也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律呂

密夫愛親敬長與養老字幼恤孤獨以其事則固異矣然而其心豈二哉為天下養老字幼恤孤獨之心即居其家愛親敬長之心故九為天下而天下之老之幼之孤獨漢馬視之者則固以居其家其親其長有移其天性而天性之愛幾於泯焉者矣是故君子篤其恩於家也匪以其近私之也篤其恩於家所以普其仁於天下者固在是矣其以愛親敬長教其子弟與其族人也匪以其為吾子弟為吾族人故私之耳也仁人一體之公中國神聖之學本如是同其風於家所以同天下之風者在是矣夫平川講於天理之學而自得焉久矣其於

斯譜之續不敢後而急圖之者獨非是心也乎然則為其族者宜若何不慮不學孩提而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公此心也族之人此心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大聖大賢此心也愚夫愚婦此心也觀於譜明乎一本之義是心也其待外益之乎勃然油然知其不可已矣夫是心也即古之神聖所以達之天下履萬物與天無極者也夫苟勃然油然至不可已郭氏之族豈但聞於吉已乎夫然後天下始益信君子備孝弟於家而王道大備焉譜之為助大矣

奉壽甘泉湛翁九十序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廿六

真儒之生其必當天地至和混侖之運乎然而得天地間值之數陟顯庸驛期順道德重天下而大有功於斯道者實希矣此非由孟氏以來班班可考者乎然其理則何耶夫由吾泉翁先生而觀當天地至和混侖之運得天地千百年間值之數其不為千百年名世大儒一人矣乎信聞昔者有異人指乾象謂白沙先生曰以中星也今在粵中星所臨中氣應之其必有聖賢生其間乎夫吾泉翁與白沙先生之生徵於斯皆當天地至和混侖之運而篤鍾焉明矣是故白沙先生長身玉立而應斗文音士清亮大教中州之產而先生則其厚如地

其重如山其氣如和風甘雨夫嶺海之間中國極南處也非得中氣何以有此此翁與白沙先生之所以獨為世真儒也若夫翁起魁禮闈遂歷翰職為司成為禮侍為吏禮兵三部尚書今若壽局九十鶴髮童顏神視炯炯援筆細書動若江漢固又徵其壽維有未艾此則由孟氏迄今名世諸大儒所未有也然則為世真儒而復得天地千百年間值之數者翁不果其一人者哉或曰先生之學所以大有功於斯道者可得聞與曰先生之學得之白沙非始於白沙乃克舜孔子之學傳之孟子孟子沒微言絕徑明道氏啓其端於濂溪反求諸六經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一

三

語孟而大悟焉由是發為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說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之說以授其徒游楊諸君者也先生端坐焚雲幾十年神會心得絕意榮達白沙先生為之喟然與泰前倚衡之美歎者其非是也乎出之為場屋之文東白張公見之以為真儒復出講之金臺陽明先生輒相與卜隣論益以授學徒以進講經筵以疏之為天德王道之章以變遷之在收歛精神之章以著述之為心性靈說為功勿絕歲為掌席語孟諸訓測者其非是也乎自桓衣江門以至白首飲食夢寐無不與俱者其非是也乎夫為知先生之

學則知先生之有功於斯道也。大夫孟氏之其功配禹也。以其闢楊墨也。以今天下異說觀之。豈徒為我害仁。兼愛害義也。我豈徒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如宗果之以。教張子韶也。我迷心空寂。公相傳述。六經語孟。傍身治世。微言詆為粗迹。莽為無復顧忌者。聰明才辨。浸浸乎十而八九矣。自生民以來。異說猖狂為禍之烈。顧有甚於此耶。向使微先生正色以麾之。昌言以辨之。汲汲皇皇。救堯舜孔子不斷如綫之緒。於洪水橫流之餘。則民彝何賴焉。生人何賴焉。是故先生雖退老泉壑。而學徒散在。中外與其四方者。皆知由勿忘勿助。以達於天地。

卷之十一

十一

萬物一體之為至學。而服膺勿失。則先生之功大矣。夫身負斯道。安居朝野六十年。志未大行。而望重天下。使天下賢者由其坦然精確之訓。不賢者樂其和風甘雨之化。由是以推百世之下。又可知矣。故謂其功配禹而且當居孟氏之右也。誰謂為過情者哉。夫先生鍾天地混成之精。為世真儒。與明道白沙同其渾天地千百年間。值之數身之顯與壽。乃更二千年而一人者。不以其異說之害。將莫甚於此。天之命固有默行其間者。與程伊川有言曰。世無真儒。則天下賢智莫知所之。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此固為明道言也。

夫今誠使學者不源遶乎堯舜孔子之道。則又惡知先生之功之大。而天之厚先生。其真不偶也。我茲壽也。與者十有三人。皆以宦游便居處。近得先像相聞者也。其他或仕或處。各遠在一方者。皆不及聞也。然要其志其說。不以信之言為不可易乎。

壽樂書江正郎七十序

予昔之遊金陵也。識魯江先生焉。嘗及我陽明先生之門。為良知之學。師信之篤。則猶之乎耆龜指南者也。夫自良知天理之門。落凡為吾黨者。類喜意氣。英毅倡明。自任毅然勇荷。不必避避。而先生獨闇如默。如罕所論。

卷之十一

十一

辦徐察其志。則實將斷斷焉超脫以往。群子輩弗及也。予時心竊畏焉。已而出處稍別。遂與先生不復合併。比叨承之貴陽。與先生之鄉中丞。休溪公為賓。間為予道先生居家之行。始知其良知之用。徵於事親愛兄者有如是。則先生疇昔闇如默如。弗屑論辦者。非其有意於恥躬不逮哉。予以是益畏焉。而恒弗忘尋聞。佐鄂聲譽藉藉。予既喜會秩滿。被徵入為南工部郎。予又喜無何則聞飄然拂袖歸矣。夫先生良知之學。見於用何其奇。偉峻繁也。如是至是。乃承我少方伯蟠峰先生手書。賜予。兼之厚幣。謂先生松柏之齡。適登七策。信舊知也。宜

代為壽且為言先生及兄江收公與其尊封君醒樂公
自結髮即為里閭蘭芷之交醒樂早見幾江收不事被
濡旋荷洗滌跡雖偶異顧今三人齒相亞德相並軒眉
塵表如逍遙野鶴則固均邦人望而師焉者也而予又
得因知先生之歸也以奉 恩例得榮其先君故也非
徒絜其身焉耳也夫先生良知之用見於出處又如
先生不謂本其愛親一念神明之乃與古之君子同一
善藏其用者乎甚哉先生所養非夫人所可及也或曰
子之知先生若是將無庸壽乎哉曰良知之學壽學也
夫復何加焉曰然則子之獨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學也

得無與良知二乎道林子正色喟曰夫謂之知也者非
即其天地之氣之精靈我得之為心焉者乎謂之良知
也者非以其純粹至善盡天下之方圓而天下之方圓
由之出焉者乎夫以其純粹至善盡天下之方圓天下
之方圓待之以出而謂之良知如使其於天地萬物猶
然未親其為一體也其可以為天地之氣之精靈而遽
得為良知也乎夫天地萬物一體而我存焉此知之
所以純粹至善為天下萬事萬物方圓示則也如使其
未達乎此則何以辨於釋氏之靈明妙覺也乎其何以
能使天地萬物之痛癢之休戚盡屬乎我而我之知無

不貫通果異於釋氏也乎是故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
人孔子之語良知也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孔子
教人為良知之學也明道學孔子者也曰學者須先識
仁識仁識心也即識良知也良知固自有頭面矣又曰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廓然大公
者天地萬物一體無所容於我也物來順應則規矩在
手方圓萬變存乎一運焉已耳如以為與良知二也則
良知不將為異學哉抑我陽明翁有言曰大人者知天
地萬物一體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哉斯言
百世以俟聖人不惑者也是故信由先生良知之用而

知先生深有契乎此也先生之壽將必齊於古之六賢
大聖也其不可知也哉敢以是復於端峰寓諸先生以
為壽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二

序類

送覺山洪子令永康序

嘉靖辛卯之秋道林子旅於南畿覺山洪子訪以學道林子雅敬焉壬辰之春乃同捷於禮闈遂日同侍於甘泉子道林子每與論學而唯唯若不欲事辨說者然而其氣則淵然藏泊然舒矣道林子私喜曰以此其有得於甘泉子乎由是以進焉道其幾我至是乃又同選於天曹洪子乃拜永康令或憂之曰永康浙之號難治者洪子之質誠美矣未習於政奈何道林子曰洪子知志學

矣知志學則其政易舉矣曰今之志學而與政二焉者多矣子於洪子孰微而信諸曰洪子忠信忠信德之基也君子之學廓此而已矣夫洪子忠信是故見甘泉子而悅且信焉日化其氣而淵然藏泊然舒焉是吾有徵於洪子者也曰自人情日畔於真而天下滋多事矣子謂廓忠信而足以治乎曰然則子謂鑒人情達事變者非忠信乎執忠信而不足以鑒人情達事變其忠信也猶人也非天也是猶有蔽焉者是故韋卡其蔽而天忠信見矣天忠信見而天聰明發矣天聰明發而天下之人情事變莫能遺矣是故忠信聰明一體也聰明而

與忠信二焉者其聰明也人也非天也人而非天則不足與於同體之仁不足與於同體之仁者雖有絕世之能君子猶病焉而況其餘乎是故知人情事變盡於天聰明而後可與論才知天聰明與天忠信一而後可與論德知天忠信與天乾乾一而後可與論心知天乾乾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一而後可與論學是故洪子之於政也在知廓而已矣而奚有他求乎問者唯唯而退洪子來告別道林子遂持以爲贈

別徐桂亭錦衣序

南錦衣桂亭徐君叙氏魏國中山公之族姓也一日持

公節來金臺公隙乃過謁予惟時錢海石氏程顧齋氏潘春谷氏在坐叩予爲誰予曰以某也寄自甘泉師學焉者也三子即躍躍然喜如將見甘泉子明日二子乃踵拜焉同志嗣聞者又明日踵拜如三子積數日聞而拜者凡若干人僉曰宜有餞乃卜日張宴於海印寺之西館惟日風清景和諸子皆晨馳至候迎乃揖乃讓乃酌乃獻君叙氏以熊南沙氏左東井氏武選也不敢當客諸子固客之乃就位於是相與盡歡比撤席天已就暝矣夫子知君叙氏舊矣乃若諸子則皆未有三日之雅者也胡爲慕君叙氏不睽於予若是乎或曰諸子慕

甘泉子故有是或又曰君叙氏貴公子也克抑志而閑學且知擇所從焉宜諸子有是夫是則誠然矣然而君叙氏先以豈無邂逅而遭焉者乎其見而慕焉間有如是焉者或不能如是之翕翕爾也豈豈無從然乎哉夫布帛之溫天下不能一日違入市而觀則或不以先天下之錦綺逮夫隆冬盛寒擇衣而衣吾知其與觀於入市之情必異矣以何也為其利於寒也古人之學平正而確實是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闇然而日章天下高明之士或反遺焉然而不終歸焉者寡矣是天下布帛之溫之類也今諸子於君叙氏一見而齊慕焉乃

若是得無以甘泉子為今天下布帛之類也乎夫天下而知貴布帛是天下之福也即諸子而同為布帛安知天下不同為布帛也是予徵諸諸子而私慶焉者也或曰然則布帛之溫與錦綺何以異曰孔氏不云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是所謂為其布帛者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所謂為其錦綺者也夫布帛也者美在內者也是故闇然而日章錦綺也者美在外者也是故的然而日亡非美天下之忠信其孰能辨諸此或曰與在君叙氏之為布帛也則何如曰天下無二性也文武

有二學乎哉且夫君叙氏質厚而才美志確而行脩蓋有瑚璉之望而尚遺於俎豆之列凡其反情正志之幾是固所以充其布帛之溫之類也豈豈非諸子所共期於君叙氏者乎

壽黃母聶太夫人序

遂寧黃子秀卿階官戶曹惟母聶太夫人以先公大司空紀事之重守田廬如故今夏五月某日惟厥誕辰黃子以不獲奉觴戲綵恒惚惚若將馳焉者以語大理評潘子子抑惟時薦紳之彥聞者咸樂為歌詩以寓遙祝之雅惟大行錢子來之迺夙戒於工氏爰軸爰圖俾罔

弗恪或問於蔣子某曰夫是可以壽乎哉蔣子曰凡備物皆孝也凡悅親皆壽也然而有大焉世未之或講也是故壽之壽之將俾之無疆焉者其在黃子矣曰何居曰惟天無疆惟善弗朽體無疆之貞致弗朽之善以仁人所以壽其親焉者也而黃子獨讓乎哉或曰然則予既知黃子矣黃子有壽親之道三而芥拾科第弗與焉今夫黃子不薪薪以邀名不混混以同俗通而不阿守而不器其處於鄉縣大夫之賢者高其節而士之忠信者諒其志是故其行義卓卓矣始束髮即肆為文詞然而不繫故不刻奇法度每整整而用意多其胸臆所自

得視世之統統於一技而以工儼相軒輊者弗屑也是故其文詞沛沛矣其蒞厥政事人或練而我惟容人或困而我惟暇然然糾糾倉卒並至規條謀畫皆如宿具其恣手游刃終日而無留礙者也是故其政事察察矣故夫特是三者以壽其為壽可量耶黃子聞而怡然曰吁甚哉吾何有吾何有雖然吾嘗觀於古人之行義而學焉然而將或為制行者匪古之所謂德行者吾病焉吾嘗觀於古人之文詞而學焉然而將或為精藝者匪古之所謂道藝者吾病焉吾嘗觀於古人之政事而學焉然而將或為勵政者匪古之所謂達政者吾病焉將

送海石子序

五

子曰黃子其思壽其親於無疆也乎夫是三者一也自後世離而二之而間道者鮮矣故予觀於黃子而知其用心者大也諸子歌詩既集將次焉將子為之序

送海石子序

嘉靖甲午秋九月

天子詔脩典禮於楚廼命大行錢子徽懋垣往焉錢子以進士拜大行越是凡七月始聞命延惕惕然若有懼色曰昧劣小子叨承宗藩使命則何以堪既延懽懽然若有喜色曰述吾二親越既三暮惟明年六月實吾父七十之辰吾母亦七十有四竣茲王事庶幾獲壽諸庭止

矣雖然吾嘗講壽親之學於師友而未之能信焉越明日廼盡簡諸書與論辯之彥取厥所以自信者以壽厥親蔣子基於錢子夙有深契焉有論於蔣子者曰吾聞吾壽親者仰取諸乾俯取諸坤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成其全歸之懿壯哉錢子斯役也汭江漢之洪波望衡嶽之奇峰且將瞻

天子龍飛之區由之以陟太和之巔以涉洞庭之尾要其所為取者莫非天下之極觀而古今間高人哲士所願一寄目焉者也甚矣成錢子壽親之志其在斯役矣蔣子曰有是哉然而錢子則既知壽親之本矣夫知本斯

送海石子序

六

無事於博取矣乎曰惟知本而後能仰取俯取近取遠取而弗遺焉耳也曷言乎錢子知本也夫錢子今天下之聰明者也吾獨於其既見甘泉子而心悅焉故觀其厥枝葉之習究返約之途務收斂以翕其精崇忠信以端其基察日用以履其實是其所得於甘泉子者深矣夫以是觀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九俯仰遠近之法象得無洒然契沛然應相與忘而莫知也耶是故斯役也覽江漢洞庭其洋洋乎盎然派矣睇太和衡嶽其渾渾乎翕然靜矣是故極剏柔之止備易簡之善以臻日新富有之盛以畢壽親無疆之志在錢子斯役也吾固

微之矣王事既竣歸拜厥庭奉彼康爵以祝眉壽于焉
誦武公之什歌太任之章油油熙熙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錢子將無然乎執錢子聞而再拜曰微不敏敢
不夙夜以尚期無忝

春谷篇送潘廷評

春谷子潘子生一十九年而登進士第廼厥雕繪之習
筮勸業之友辯進脩之途爰以講於道林子蔣子既廼
喟然曰孔氏之學其流也或濬以禪然而禪猶近也擇
術可無慎諸道林子廼為誦中庸天命篇春谷子曰君
子有獨握其幾而至造弗能外焉者其斯戒慎恐懼乎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

然而弗達於所弗睹所弗聞焉吾懼其猶跡焉耳也道
林子廼取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條而三四復焉
春谷子曰五學備而弗睹弗聞之全殆其幾矣夫五學
匪他也約之於戒慎恐懼焉盡之矣故內外者一焉者
也是內而已焉者未之睹焉耳於是廼洗其心廼潛其
神罔擇於靜罔間於動將自與居食息之常以睹乎一
陰一陽之妙日有孳孳蓋確乎其不可拔也嘉靖甲午
冬十月以通大婚既疏請歸廼言於道林子曰吾舊居
春谷是故於春谷有取焉廼今知春谷蓋未吾與也子
將吾贈乎曷即斯以訓焉而俾吾之顧以警耶道林子

曰嘻難言執夫爾谷也陽氣至則葩春而敷草春而腴
鳥春而嚶雲春而浮子固是之取乎然而有時而變矣
當其變也天地肅殺之氣猝焉廼至膏者以稿華者以
悴當此之時有不變者惟溶溶溫泉瀉出兩崖之間泂
泂蒸蒸而春獨存子固是之取乎然而可悲者衆而可
欣者獨也夫春也子固惡得而恒居之雖然古之至人
者混陰陽之化齊四時之變一萬物之觀是又何為者
耶今夫梅春於春蓮春於夏蒲春於秋指梅而曰以春
也夫人固將曰春也指蓮與蒲而曰以春也夫人且以
為何執色象以觀春久矣世之嘖嘖焉者多矣如使有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八

人焉濯耳目之障於江漢之波處乎一谷之中而覽乎
六合之表噫吁呖彼其人豈徒見春於蓮與蒲之間耶
雖凜然而霜冷然而雪凡與春不相肖者將入乎目而
胥化為春矣然則子一谷之中英華朽腐夫容有四時
之變也耶子歸而試靜觀焉願有以復於我

贈焦雲山督學序

道林子閒居而嘆曰堯舜在上而教學弗崇堯舜弗
能治也是故專一職而默化潛功獨出於百執事之上
足與相臣論後先者其今之督學與或曰何居曰天下
教學之師正而後天下之才庶幾其近古焉耳天下之

才近古夫然後於朝廷有推讓之懿焉於郡邑有循良之美焉夫是之謂近古之治然而惜也論治者不於其本焉論教者不於其身焉論才者不於其器焉雖天下不無教學之才而獲與於教學之選者蓋幾希矣嘉靖甲午冬十月焦雪山氏以兵曹大夫拜貴陽督學使或問曰子於雪山氏為同官知用人者之能有茲懼也其意則何居道林子曰吾不知用人者之意吾惟知雪山氏且貴陽當國家西南之陬而實今人才朴茂之區也自是近古之才庶幾彬彬乎盛矣曰曷言乎爾也曰雪山氏劉塞而寡求然則若是乎與今之賢者班與曰有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九

大馬雪山氏博學而約取曰何徵曰吾徵之矣讀白沙子而嘆焉讀甘泉子而慕焉雪山氏固期心得而默成之矣他日與二三子辨學吾猶識其語也曰君子之學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如斯焉而已耳彼徒用心於多途者奚取焉夫履易簡之途以日擴其劉塞寡求之質庸言庸行必有慎也造次顛沛必有存也明動變化必有志也道術堂奧必有闢也功利橫波必有防也知愚賢不肖之各膠其氣必有裁也意以相示神以相授必有漸而入也於子貴陽士自是其幸哉夫嘉穀之種苟惟得一粒焉以投之於地一而百百而千萬相禪以

極於無窮嘉穀將不可勝食矣雪山氏今得興貴陽一方之才而進之於有造有德廟堂司用人者為之翕受而敷施焉他日為朝廷福宜如何耶或曰子之期雪山氏若是乎其至也安知用人者之意不猶夫子耶道林子曰察於世道升降之由而力幹其機者斯惟天聰明矣舉天下之休戚而通於一身者斯惟至仁矣夫是心也曁能自私爾哉吾固冀雪山氏之克有成績庶幾嗣是司用人者益自信而俾世道益永有賴也已

送吳瑞崗子尹大邑序

桃源吳瑞崗子尹蜀大邑請言於道林子道林子曰天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

下郡邑不同其疆土同其民子昔為子言子桃源之民始也萌萌爾既也感感爾今也萋焉日就稿矣若之何道諸夫子固身觀之云爾也子今尚予問耶吳子曰夫吾桃源其譬諸一指耳今天下不獨一指之為疲吾既觀諸吾桃源焉知之矣顧夫今之牧當其未仕孰非身親之者然而當其既仕而轄焉者實多也吾是以問耳道林子曰嘻吳子其可與牧民也與哉夫一人而可以生萬人者非牧也耶是故天子以其禮與法驅天下郡邑之衆而使之出力以養若牧彼天下郡邑之牧莫不奔走而聽之天子曰禮與法若是是吾所以養民無

也天下郡邑之衆固亦曰吾奉禮與法若是是吾所以
泊求養也為若牧者以其聰明為一郡一邑之衆之耳
目而經營其一郡一邑之衆之身俾無失所焉故以一
人而望食其一郡一邑之衆之力舉其身之父母妻孥
重帛而衣重肉而食加諸民庶極而什伯焉固亦曰吾
賴天子禮與法以有是今幸吾民不子毒馬庶幾我免
於咎矣夫禮與法胡然有於天道也天子亦奉之焉已
耳是故牧養其職上以成其忠下以成其仁夫能成其
忠與仁以事天而不能及其後者必寡矣牧應其職上
以固其君下以固其民夫固其君與民以悖天而能庇

送曾慎軒先生序

十一

其後者必寡矣吁天可無畏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備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親民思親民不可以不畏天是故
辨於吉凶之途者然後可與順天可與順天然後可與
夷泰吾子身親之必欲身履之故曰可與牧民也已吳
子懷然雖曰至我子之論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至吳
天曰旦及爾將行敢不佩之朝夕以從吾子

送曾慎軒先生序

士生叔季之世非崇資峻階則不樂仕間栖栖進弗
擇於官則如赴壑之潦往而不返夫若人輩獨無有重
於一官者哉志為昏於利勢能自援而就其所重者寡

矣慎軒先生于同年進士今都察院都事曾子惟馨
翁也子覽其引退之決不無望塵而感擊節而賞焉先
生由太學生筮仕為廣東按察司知事既考績擢尹山
東利津視篆凡三月即請解印歸人訊其故先生曰吾
無他吾子官於朝吾母老於家當吾子未第時背母萬
里外猶可諉也今實天以成吾志也而可違乎夫古之
人固有重一日之養而脫屣三公無難色者今先生辭
一令以歸養其垂老之母猶之釋閭閻之負而就息於
茂木之陰此固人情也而曷異焉夫蛟宮鱷窟得一珠
不足以易其性命世固有輕此而冒彼者利為之障耳

送林先生文粹八卷之二

十一

故夫利勢之所在萬鍾不為多一介不為少君子大觀
可謂釋三公難而釋一令易乎惟夫人凡有輕也必有
重也凡有舍也必有取也先生始得一令亦足以行志
而自見其所有顧汲汲求解去之若弗當其情者以其
所取而重者先生且自奈何我先生惟不能自己其寂
水之思故不能一日安乎其官不能一日安乎其官故
求去之章凡屢上而不止或且以為方先生有利津之
擢適子都事以誥封榮及先生先生固急於養且就封
耳是得為深知先生者耶或又曰先生居按察日憫繫
囚直寬獄其卒也幾臨危禍蒞利津日月無何然而獲

宿弊罷官羅民固已賴之使道蒼月古循良何讓焉故
翁非一節士也予申論之曰於乎九此何莫非先生弄
水思也惟君子愛其親是故無所不愛有所不愛者其
於親可知矣是故人人愛其親而天下理矣是故相天
下者知崇進孝弟之士而天下嗜利之俗可挽矣先生
自利津以道近會子都事於京師茲其還也予固得以
意白先生之進退以為世勵顧子都事方以三代忠信
之道質而為孔門求仁之實學他日以義制進退而無
與於天下之利勢宜優為焉乃若苟有希仰而邇其淵
源者其孰不歸諸先生云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二

十三

奉別南沙子序

世蓋有傾蓋而語神感意交乃輒易其平生而相許並
驅於大道者是何為其同之易耶亦有連席而居積月
彌歲語笑相懽飲食相狎而幽隱之所期寤寐之所存
則判若楚越之人各安其土之所適而不能相通焉
者是又何為其同之難耶論者曰謀博萬仞之上則負
溟鵬之翼者皆將奮躍而從焉以謀諸鴈鷗則掉尾而
逝矣天下惡有不同聲而固相應者乎予初自戶曹入
兵曹司選繞數日而南沙熊子適以起復進士亦拜兵
曹司選南沙子磊落有氣魄恣口論天下事雖不盡當

人意而激烈橫實奇偉動人予心取焉予時有論說
南沙子雖不盡然而不退而思者寡矣既乃喟然曰
究吾忘友可少執以是子之得南沙子猶孤鶴翔空或
益之鵬翮焉南沙子之視子猶輕舟泛海或進之指南
馬印山子初見南沙子而嘖嘖以退既而曰道林子其
諒知人執荆川子間為戲則曰將無負道林子甚矣子
之偶同於南沙子有如是也夫傾蓋而語相感而遂相
同焉使天下觀其同之易者謂子與南沙子非耶雖然
予尚有疑焉南沙子今以憂去子子終無言不可也蓋
子與南沙子以官同曾以退食同所九一五一豆晨夕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二

十四

必相須今且餘二載傾蓋之歡已乎間嘗自省而因以
省南沙子則每見其琅琅然誦鏗鏗然吟未或倦焉試
旁窺之多諸家汗漫之經末代靡麗之什迺私駭而嘆
曰使南沙子第求諸糟粕乎雖六經可廢也顧以類何
為者夫君子所貴乎同者幽隱之所期寤寐之所存而
已矣苟南沙子之於彼或出其餘力問一覽焉以觀造
化之生意雖一枝一葉亦或偶得焉可也不然則展轉
濡溺將不免為迷方者予能強誣之為同耶若然則天
下又將以同之難者在予與南沙子已夫取天下同之
易與難而並集於予與南沙子宜若無害也獨如或者

難易之辨。鴻鵠之喻。何哉。南沙子固不苟為盡同於人者。將不欲同聞大道乎。夫棄至樂。玩小技。忘神鑑。即迷海。不可以言智。予固信南沙子之終予同也。

別嚴君稚載序

嚴稚載氏生長湖之德安。歲庠校日。即得聞古學於浙之南。若常子德安。先是白兆楊子大安。何子俱已嘗及甘泉先生之門。確然有興起古學之志。得章子起。適來倅郡。事由是一時之士。翕然應聲。稚載氏乃其負幟而先登者也。嘉靖乙未夏。以歲薦謁予京邸。視其貌莊雅之度。純厚之氣。不事強矯。問學數語之外。凝然內守。不

復更及他事。徐探其心之所安。則惟欲抱靜守寂於深山窮谷。以養其怡愉澹漠之真。久之復聞其尊翁洒然先生。亦既從事於仙釋。而脫然不欲以世事嬰懷。九望其子者。皆令世之所諱。講而古隱德者之所從事。嗟乎王教息而功利滋。浸淫滔天。雖天地生物之氣。亦駁而不絕。雖謂猶復得見。以良質耶。予既為之嗟嘆。愛悅若一旦得古尊。壘於塵土。而顧賞不置。乃復為告以聖賢內外合一中正之學。使之即日用而精一其心。以為萬化之本。及其將筮師儒。以從尊翁教者。而猶有疑於心。予乃為之力助。而決焉。今既拜觀城之。

命且束裝而辭予去矣。顧予何言哉。孟子曰。君子之教有

成德者。有達才者。夫德與才皆性也。性天命也。養而盡之以達於命。是之謂學。是故無體無用無德無才。語德曰成。明達之謂也。語才曰達。精純之謂也。豈如世儒所謂因其性質之偏。而姑成就其一偏者哉。信如是。則聖人之學。亦有二本矣。是故內外合。是之謂養德。才合是之謂化養。而能化然後隨其才德之質。而成就於中。雖語其分。不無差別。而精純明達要之一而已。今稚載氏既以聖人之學。自養其性。以求至於化。自茲又以其自養者。覺其在門之士。俾咸知所以養其性。以達於命。豈

非國家之福。而予相知之一快哉。稚載氏固篤信斯義者。其尚俾同斯志者。而均無繆乎孟氏之旨。則斯學庶乎其可望也已。

送西林柳塘二先生序

西林子邢子選。判黃柳塘子薛子選。承陳留辭於道林。子各言其難。有憂邑道。林子嘆曰。九人情得郡。則喜得邑。則憂者。以郡邑之崇卑異也。得守令。則喜得判丞。則憂者。以判丞之貴不及守令也。今二子難不及是。難在政矣。難獨在政。非古之為仕者與。客曰。非然也。二子蓋謙謙爾也。我知二子矣。邢子朴外而慧中。易足而寡嗜。

吾微於其履舟之事顛沛夜資枕岸熟卧以與墮既不顧者上下何如也是故吾知其易於判矣薛子慷慨而有氣明果而有執吾微於其事母之行怡志承顏垂白一致以殆庶幾乎出言舉足不敢忘親者也是故吾知其易於丞矣故二子難其政者其謙謙爾也君子之事也道林子曰吾知之吾知之諒我二子不難於判丞也然吾不惟其平日乃惟以今難其政筮之耳以今難其政微平日之養是吾有喜於二子乎今天下顛蹶於平易之途而尺步不能自致者非以其操心不危之咎與鶴鵲卑棲終身鮮及於患者其瞻顧審也鷹隼凌厲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七

千仞人或得而格之者其瞻顧不審也人徒見夫為吏於斯世者莽莽而令罔罔而措儼儼而取赫赫而威以為彼胡不臧若此而不知其操心不危實尸之耳是故二子吾知其免矣免於為吏之疚而弗克信於上下以行其志者未之有也道林子於二子舊有講習之雅喜而為之詞者由乎中也二子寧無重有警而釋然於其難耶

送南畿會友

道林子生四十二年遊南太學東南之雋允有意甘泉子之學者皆從論辯焉自是歲每一至雖至而輒還然

合簪而南業者蓋歲加博矣五十登進士官兵曹東南故嘗與遊之士來謁選銓曹輒過而論考故業當去則巧言以別踵踵焉未有已也客有為道林子計者曰諸君之固有須也殆於子君見甘泉子馬夫人有四方心無四方仕有四方道無四方子括而例贈之俾人人得所須焉不約而可繼乎道林子曰嘻吾意也未幾竹岡時子王華陳子景崖徐子各拜鉅邑且辭去道林子曰吾今斯無容然也已且諸君疇昔之學也為仕乎執於甘泉子既有聞矣其殆非徒為仕也乎今日之仕也為貧乎執如其為貧也古之人固有為之者矣雖然君子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八

之仕也初無擇於為貧與為道也何也為貧也者為其不可以大行而可以小行也非徒竊其養焉耳也如徒竊其養焉耳也志士固有時而忘溝壑矣三子曰敢問小行如之何曰行也者謂行乎自我者也制於人我不得專焉者無與焉耳吾嘗見夫良守令矣初未有赫然奇偉之政惟非其恒祿則弗求以食也而吾胥吾正苟有橫索諸吾民者輒痛譴焉而弗以貸是故微求多途而民不告擾焉民不告擾故民稱足也夫微求多途而我欲裁之是已之不得為者也我無所漁於民而剛戢其下俾不得逞焉是已之得為者也未嘗為其得為者

而顧以不得為者自諉曾是為貧而可為邪於乎然則
今天下郡邑之不治果徵求暴之與抑守令者自為暴
也吾固以為徵求之暴十二三庸守令與滑胥黠正之
暴十六七使去其六七而獨存其二三郡邑不尤可望
乎雖然非察於天道之故而明於義者其誰能立類波
以幸斯民也耶惟諸君於甘泉子既有聞矣其庶有迪
於三子曰敢問天道道林子曰吾誠未見良吏而罔後
者矣亦未見暴吏而有後者矣士必察於此而後就義
也決夫是之於體認天理也其殆庶乎

贈默泉子吳子序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九

道林子友於海石子而聞默泉子之賢心竊慕焉于茲
三年矣始獲一接於部僚之宴再見於稅駕之館既乃
私嘆曰夫今之賢者也吾見其有餘焉而已也未見其
或不足也今默泉子聞聞乎弗章也訥訥乎弗辨也卑
卑乎常俯而退也其於道也幾乎或曰默泉子曾學
使也今之語督學也工文詞則賢博隱僻則賢輕銳豪
邁則賢子獨不以為是求默泉子然則今之語督學者皆
非耶道林子哂曰甚哉是吾惑也夫曾學也者以督天
下之學焉者也學也者學夫天之與我者也天之與我
者理與義也故理義者生民之命也曾學者理義之植

也植不植可乎哉是故心得理義是謂有德身服理義
是謂有道惟忠惟信是謂可與入道德求理義之植於
道德求道德於忠信是明王之所以治也吁久矣滋吾
惑也曰然則文詞將無取乎曰理義人心也有理義之
心斯蔚乎其有文詞矣惟不出於理義者吾懼焉耳無
何默泉子有廣東之命道林子喜曰理義之昌也其有
獨成乎哉廣東古越也自白沙子闢其門甘泉子循級
而履理義之學炳如也默泉子今復督學其間非其域
獨得天地之盛有是耶故茲往也乘天地獨盛之運明
二先生獨信之旨成一方翕然望道之才植理義以植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

斯人無窮之命夫然後天下乃始信默泉子望之而如
不足者果哉其中有餘而幾於道也

壽秋晚劉翁八十序

客有談秋晚翁於道林子者曰偉哉有翁秋晚結茅於
潯江之上處焉鶴髮童顏不知歲年望之如神仙有子
翹然佩之紫矢訓之法言頃焉變化鳳翥鸞翔乃亟止
之以知足之戒得飲翼以就早息之安彌晚而鰥或進
之出入隨以婦人之義則掉頭不顧嗟指其九節之節
曰是與吾日夕周旋者也復何求焉以是脫乎無憂信
口成詩有時弄孫有時灌畦然則信以為何為者耶道

林子方覽乎天地無窮之變而遐想乎大道之世乃拊掌曰有是哉彼方如醉如夢沒溺乎深淵洪濤然則命茲翁為神仙流不可耶又一日道林子方整衣而坐俄有二客翼然來顧一劉北華氏則翁子也一馬明山氏為道林子宿契馬讓揖甫畢劉子乃稱幣展刺前揖曰勲也不肖敢以家君壽辱吾子謨言馬子曰翁春秋今為八十言輩宜有祝教以丐諸吾子其幸無讓為于時道林子唯唯翼日之旦劉子復來顧乃言曰勲也貧弗能養用康茲斗粟弗能去又顧冰天萬里吾家君老弗敢奉也是故以一僕自隨而委吾筮帚婦於家用代務

水之供焉今復已矣言未既乃泫然而涕嗣又言曰陟岵望雲往睹於載籍有感焉詐謂乃今若爾甚耶道林子曰古有陶唐之世大朴未散嗜慾未開見利不歆滿則知戒澤澤壘壘游乎澹漠故無天札而咸壽樂三代明王之興其始也大朴漸漓嗜慾已開惟導之以理義重之以勞采故其既也俗用還淳民亦壽考以吾疇昔之所聞秋曉翁庶幾陶唐氏之民與三代盛世之民與其克臚茲壽揮手如幽壑之松矯手如瓊海之鶴誰謂其偶致耶夫劉子也就祿仕以紓其貧委妻孥以代其養寧其身之踽踽涼涼瀟然客邸而不忍翁以桑榆之

景遠觸嚴寒其於古人不得已而通變之權良有符契焉所以怡翁之心神而益充其天和又安可謂不有助也然則拘拘焉徒以壽歸諸天而不要諸人者其信非矣夫以是斯又知翁之壽猶未有極也雖然世之語壽者語其久視云爾殆難免乎朽矣古有弗朽者斯其為壽果何道致之耶傳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夫苟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壽其親之至也斯弗朽之道也不在劉子與劉子拜曰昔者家君嘗以是命勲矣道林子喟然曰秋晚翁能以弗朽之道望其子庶幾可與期於久視之外也哉

榮壽篇奉左太君先生

嘉靖十有二年

天子以肇誕

皇儲推恩溥海惟時諸薦紳耆父承恩京邸矯矯黼黻髮丹面人望之而爭悃悃者司馬左君尊翁也訊其年廼為五十諸與司馬君游者相語曰翁福其茂矣乎請祝焉司馬君辭曰靡靡劣質叨茲休命爰及家君懼將弗堪願惟規誨是承以庶幾免於咎也有造司馬君之堂揖翁而拜之者請曰翁福其方旦矣乎敢祝焉翁辭曰神既既盈懼將及頃其何祝之敢當願惟規誨之辱

今十有四年冬大司馬以頒武臣誥故事請間屬吏往使南甸司馬君獨承簡焉及期將奉其尊翁暨太安人以付諸嘗願祝者咸曰茲役也司馬君得盡吟覽之興翁與太安人得慰懷土之思若夫踐華堂集嘉賓陳几筵列尊俎歌四牡繼以南山錦誥爛爛綵服翩翩輝映上下和氣充庭迺休疑往其有極乎顧今則不得不追而祝之也是則在道林子矣道林子曰夫祝以願其保戍而永之久也故祝有慶義焉有懼義焉夫吾觀於翁與司馬君而釋其懼也久矣茲祝也其惟致吾慶義已乎雖然夫慶以樂其有是而慶之耳也吾今固樂其有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三

是也而固猶未已也客曰願聞子於翁與司馬君而釋其懼者何居曰吾嘗承教於翁矣語某則曰吾憂其積而弗能散也語某則曰吾憂其滿而不知持也天道人事之際其有親哉吾幸承切磋於司馬君矣禮義道薄士習其必變乎塊塊以居罔所燕狎吾於司馬君有取焉夫孰是以往鮮或失矣是吾觀於翁與司馬君而釋其懼者也然則子樂其有是而猶未已也則又何徵焉曰天之命定於夫人人之命定於夫志志也者精神之極而天人之會夫斯之不易言久矣吾於司馬君庶其有望乎爾是故嘆詩詞之工麗而想慕乎淵明自得之

作其不欲為詩流爾乎博觀百氏而雅惟石翁之好其思崇本實爾乎少年魁天下而退然不以為得其思獨得其大者爾乎夫以是定命天其違乎哉是故志之精神通於天而通於親矣通於親矣通於天矣是故翁壽由今而百而無疆而奕奕之思有赫自天與壽咸極俾斯世斯人欣觀其曠代罕儼之美而歌誦焉以傳於無窮斯其徵矣斯其徵矣或曰翁自弱冠畏義慕仁潛德冥通厥惟舊矣乃今司馬君之臺臺於道翁自植之耳道林子曰信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愷悌君子福祿攸降請敬歌之以為翁壽司馬君聞而拜曰敬承規誨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四

其斯為家君榮壽至矣某不敏夙夜敢不佩

楊翁還金遺慶序

士脩一義一行於躬而足以格真宰幹化權造嗣世之福於無窮理有之乎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夫積也者固非一朝一夕云爾夫非一朝一夕則其非一義一行亦明矣然則以一義一行而每獲慶報者果不足信與曰奚其不可信也世蓋未之深究焉耳予於楊翁還金事有感焉翁桂林望姓今憲部大夫順泉君曾大父也翁同群有崔姓者通官租官督之急乃盡鬻其產得金九若干已而詣城邑過翁僕市酒所飲焉辭而遺

其金以去僕欣然持以報翁翁戚曰人不幸遺金而我則據之不祥且安知其非遺公租而將以償之者乎翼旦候於門以侍頃之崔果過門泣愬故翁即出金歸之崔感泣請留其半翁笑而遣焉諸崔相語曰是大造吾家性命者也由是歲時則祀翁而祝之于時翁生子震克世其家震生子孟胤昌仲胤隆隆生現與胤昌先後登省第季胤禎實生今順泉君尤奇偉不群望之隱然卿輔器由是論之者咸曰楊氏該慶也實翁還金所遺耳夫然是翁以尺寸之施而獲尋丈之報也諒乎於噫嘻以蓋世之未講者耳設於以有人日尊尊焉以攬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利為事而不違計人之如何卒然而遇遺金能輒還之乎必不然也是故士凡以希奇曠絕一節之行騰譽天下其為人必也真朴之性弗鑿於習紛華靡麗澹不之好翫然惻惻之風度世誠無所較計於我而我亦無所較計於世有時而為希奇曠絕之行何思何勉乎爾斯其人其得於天地之善氣蓋根乎其心達乎其貌充於其家庭以及於里閭以是召和氣迺休禎一水濕火燥自相感應之類耳是故士凡負希奇曠絕之行未有不感通乎天而延福於來世者也顧所以感通者非直以其希奇曠絕一節云耳達於以天人之義其庶乎哉故

曰世或末之講也予以質諸順泉君君曰三代之論吾聞吾魯大父好仁而急於義鄉人爭稱之曰是三代之遺民也已信如子之論夫好仁而急於義則義之積久矣楊氏惡乎弗昌

侍御石洲李先先生按蜀古維序

今制五歲一簡科院出按天下督理諸邊財賦重邊計也嘉靖丙申司計大臣以

制請

上輒報允爰是咸慎選以充時偕按蜀貴則侍御石洲李公與都諫西村七公既按貴將竣事石洲公先至蜀乃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

直趨威茂躬蒞焉威茂古維州之境崇山峻峰連絡松疊番夷諸種類叢窟理薄實當蜀極西要害之限先是當其事者或即制兵憲臣覈實以報或遣有司之良而遙替之未有奮然特往者故公始至鎮人咸爭相駭愕已乃竊嘆曰驄馬公固自天而降也然實置茲鎮以來未之前聞也時參戎餅山李君適在鎮間得獨侍公坐見公每疊疊道誼無倦色乃喟然曰茲鎮也乃克有茲昌會也其曠事與曷可無志乃命繪工圖公按維狀于軸屬道林蔣子序焉道林子曰於乎休哉允茲曠事哉且夫覽茲圖者可以觀使臣靡及之懷焉可以觀王臣

匪躬之義焉可以觀君子綜理之智焉可以觀仁人過惡之公焉曷云乎爾公萬里至蜀繞數夕即揚旌策蹕翱翔焉道自藩臬羣公以下每一咨評輒傾倒務克有相是謂使臣靡及之懷先威茂次疊又次松樹斥瘴霧冒犯夷巢已而嬰疾瀕於顛沛猶皇皇以誠意激勵從事群工相懋勿怠蓋若忘其身之戚也是謂王臣匪躬之義定宏規削苛節叅伍以窮本錯綜以知末上下十餘年間勢若紛結而不可卒解者應手條析渙然各順吾理是謂君子綜理之智其於神奸鬼滑苟得其情必置重典罔赦自昔虎吻他腹法網不及嘯嗥然倚藏而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

跳躑者不啻倒索而空之是謂仁人過惡之公是故覽茲圖也而公之美並彰彰矣雖然公之美其有本矣公講聖賢之學於甘泉子舊矣聖賢之學吾身與家國天下一脉焉者也故宜公之富有衆美而並出之也餅山君聞而喜曰子殆知公之深者與是又茲圖之幸也已

贈順齋林公進藩左使序

今越廣藩左使林順齋公始自蜀憲使進蜀藩左使也人曰公由尚書郎荷

簡出參藩政以來所至聲績炫赫即使左使之必先及公無疑已而弗然人以此公之望無負掃除其惡希世

未酬之績以豈後者耶意者行將以撫臺處公矣及茲得報人訝訝非已或以問道林子道林子曰將謂公薄左使耶曰非也以公宜得超拜顧今秩不循循循常格爾乎曰且謂公聞茲報也則如之何曰吾實敬之矣蓋躍躍然如其有覩焉而驟獲之也道林子曰嘻公之喜也非以其得壽竹石翁與夫人於堂以舒其陟岵望雲之思已乎非以其得及方嶽二品之貴薦觴於八袞並白之巖慈以娛其一日千年不易得之景已乎吾聞古之明主之於臣也常體其情而恤其私古之賢相之為君用人也常惟其國家之利社稷之計苟有所當固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廿八

不暇論其秩之如何也公秩已貴視部卿

聖天子方求才如渴

密幄咨訪之餘公萬里懷歸之私固宜悉之已熟且越廣西蜀雖均之重藩顧

霄旰之慮尚屢交南則借雄才以待卒然之機會二藩之

緩急固殊然則茲之僅以是處公也安知非出於

廟堂一時之權而因以便公之私也耶雖然公豈汲汲寵

榮而急

君相之知遇者哉吾得親公於蜀于茲二年吾固瞰之深矣蓋每見公之議大政也苟有不便雖兩臺之重不荷

從及其接遇瑣瑣禮文之度恒持常分惟確時有未合
每獨行自信不必人之同也夫公才猷之異其見於事
業者固足徵矣然由吾暇於蜀者以推則公豈夫人汲
汲寵榮而急

君相知遇者之儔哉夫人臣不惟其能惟其正公年始踰
艾旦夕應撫臺進秉鈞軸或

聖天子憫其久勞藩務亟擢貳卿以往蓋未可知惴惴焉
敢祈履以師表天下挽一世人才而登之三代之上固
知公不但已也夫然後蓋不獨明吾之足以知公而吾
君吾相今所以待公之意斯益徵其為重公之至也已於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廿九

是問者唯唯而退適公將戒行藩諸公屬道林子言顧
不得辭也乃為序次其答問云

壽陳棟塘方伯七十一序

澧別駕程君惟益調自安吉乃自澧走使修二十年之
問於道林子因緘其所得棟塘公贈言稿以來且曰公
於霖有陶鑄之賜焉明年某月某日惟公誕辰七十有
一霖也繫官於茲顧神則馳矣敢請一言奉之以壽不
什伯於稱觴爾乎道林子喜曰自一二大賢倡明斯學
一時正色昌言相振奮而起者吾得霖知之矣然如棟
塘公半承全懿太夫人之訓以其卓然忠信之質問

於甘泉先生之門以砥於涇野東廓諸海內之望病世
儒之騰口害道退焉內焉從事於踐履之實者吾見實
罕矣故信於公雖隔千里萬里東西南北海之遠固未
嘗一日不心相通神相游也則因君以寓無疆之祝於
公也豈非其至願乎哉或曰然則子宜翼祝夫壽莫大
乎道義之期惟公從事於茲實久矣道林子曰嘻子與
公非同為濟海者與然而子竊愛之矣自夫孟子論見
知聞知而來至於今慨然以斯道自任起而或倡之或
和之者不知凡幾然固皆所謂天下之豪傑也使復有
如孟氏者自其百世之後而考訂焉其時人人而曰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廿一

而知之者乎人人而曰聞而知之者乎其必有然有不
然有與有不與者矣吁可無懼也哉且夫自堯舜至於
孔子上下已二千年其間望軌而馳承風而走詎止於
禹皋伊萊太公望散宜生數君子已乎其惟以茲數君
子相後先而接踵者固以此心此性精純之至非其人
者莫可也然則孟氏之所謂見知聞知也者其斯為立
命者與其非以其聰明特達跂足超悟凌高厲空土首
世事而固以其惟精惟一體用同幾制事制心傳約同
功始於尚綱絜然而終於不顯焉恭矣乎夫子與公相
期優游乎茲也譬之泛一葦凌滄溟以期無恙而道遠

也是得無憂爾乎或曰請聞立命曰以百年為命者是衆人之所謂命也夫命也者即天也天無盡命其有盡乎是故吾竊悲夫衆人者以其無盡之命而六七十年八九十年已耳曰何徵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壽與天之壽固一耳又何徵曰克齊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克齊之壽與天之壽固一耳然則安得而必諸曰亦隨亦係是文王之所以為精純也兢兢業業是克齊之所以為精純也故心而詣乎精純無疆之命自我立矣雖天其能與焉也孔夫公海內之望聖道已深其茲誕辰吾意天必為開麗日之輝地必為應和風之爽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海上吳人必為獻瑤池千歲之桃其可無桃源野仙太運騰說想豆手金石之間令公一賞其音而軒眉撫掌乎乃累之歌曰伊有人兮在彼天目鹿豕為侶兮雲霞為履瞻黃唐兮邈邈從吾志兮行獨慨群哲競兮燭火紛乃耶日月兮照坤軸恒默然以幹運兮交與子異風展霄每交我兮一何速乘玄鶴兮游八紘十二萬年瞬息促彭殤八百豈足數閭閻與之同轉較從之不得想見之一屬遙寄天山曲

壽封君汪東川翁七十序

異哉天之生神物也其荒之也其昏天地太朴之氣乎

是故開物成務之神聖比肩接踵於初古之世而叔世道德名世之矣往往皆其朴茂淳德之裔固同一理焉耳東川翁其南畿同年今方伯汪周潭氏尊翁也容輝聲歆予雖無由一見顧聞其至性古朴不受智巧之鑿若生於葛天無懷之世由其太羹玄酒之倍而不識不知為之興慕而仰歎焉實久矣由今觀之翁為之父而周潭之為其子也天生神物之聖其不益徵矣乎或曰請問周潭公之為神物者若何竊聞公以弱齡大魁幾旬尋輒收捷南宮猶之矢無虛發其為文也根諸道而變化天奇其文不亢也固神物類也三十而出典重郡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狀義命抑宗藩人服其度位憲分轄胡馬衡斤之區措置機宜若從容有餘暇焉是其政不亢也固神物類也自釋褐即問學甘泉湛先生之門冀求海內豪傑而盡友之豈非道德不謀非聖賢不師是其志不亢又有如此者謂之為神物也誠宜子之羨慕於公也將無在是耶君夫旦夕入陟卿弼謨謀廟堂則固公之餘事子之以神物况也豈徒是哉逕林子曰吾之有慕於公也因誠以其志也然自夫道德之門啓闢風而興者豈少哉顧志如公者吾不多見也卓哉其辨大道之門而先得之者乎曷謂大道之門唐虞三代君臣相與齊論錄

一言之中乎道也即下拜而受之君不知其出於臣而為之臣者為事不知其出於稷契伊尹不知其出於某朱周呂不知其出於太公望散宜生豈非以道相帥而同以天之心為心者與若宋橫渠氏要明道兄弟則皆倡道於一時者也聞其論易即道其徒事之為之撤卓此為見其所著西銘謂其有合於孔門求仁之旨遂取以訓學者不復別立門戶焉此其心不已發於唐虞三代之君臣矣手自書聖賢相傳大道之門其在此蓋昭如矣善矣吾愛公之志有得乎此也或告之良知之學曰此不可與體認天理同觀也即喜受之已求諸身心

道林先生文集

不孝之二

卷二

有合焉曰此即天理之旨也何二之有或告之體認天理之學曰此不可與致良知同觀也即喜受之已求諸身心有合焉曰此即良知之旨也何二之有因以告予曰良知天理其孰非以名斯心性者與良知天理可二也心性可二耶致良知體認可二也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可二耶吾幸知之矣其惟躬行斯乎其惟辦大道之門而自由之手彼是與非相敵歟而未已者或求之觀也已夫即是蓋可以觀其志矣公之志如此謂公為天生神物由太朴理之公之道德其必為明道兄弟而上而東川翁之壽其必為大中公一世十世以至百世而未

已豈非理之必可信者哉或曰世以聰明氣魄求聖人久矣夫公貌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子固亟慕焉何哉曰范文正公平生未嘗開講學之門吾尚論於數百載之下以為使在孔門當與冉閔諸賢比肩而立蓋以其先憂後樂以一身視天下志已得乎大道之門其為聞道大賢無疑夫斯說也吾友大洲子有合矣顧如公不可謂得其門者乎抑孔門然成之德行卒歸之閔閔與如愚之二子敏如賜果如由不與焉此又何耶氣蓋一世而勝心未忘與外若退然而中不可拔君子以為於道執近於於是沉太守李君芝田禮別駕程君午

道林先生文集

不孝之二

卷二

谷皆翁鄉人夙嘗承公一日之雅聞而喜曰道林子以是壽東川翁壽之至矣某某敢不與乃請書之附公行李獻之翁以寓無疆之祝

壽陳母七十一序

陳子茂卿歲丁未禮闈不偶乞祿養得領蜀富順學諭道常乃謁道林子言曰吾母春秋七十有一吾茲幸得以祿養矣顧先生嘗誨某曰甘旨以養觴餼以怡孝之末也請畢其說使某得心省而膺服焉不為圖報先生之大者乎道林子曰心性之與身體髮膚孰重記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夫身體髮膚尤不敢毀傷

而況於心性乎故存心養性焉孝之大者也壽在其中矣且吾何以言壽在其中子之於親一本也子之心性與親之心性一本也然而其誰能不二於天矣乎夫壽惟天其至矣夫人焉能詣其心性於天則壽其親也庸有疆乎我意以此殆世之所未暇講焉者也茲不在吾子我陳子曰願聞所以存心養性道林子曰其幾乎其幾乎察於幾天明天聰斯其與天並運乎雖然顧世之語存心養性者吾惑焉今夫語志而遺氣也語敬而遺義也語忠信而遺脩辭立誠也將不使心性為虛乎不將蔽爾天明塞爾天聰乎故謂鑑明而方圓曲直之形有

蘇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所不見無損於鑑之明者必非知鑑者也謂日月至明而洪纖小大之物有所不見無損於日月之至明者必非知日月者也是故其惟聖學乎教義合一也德業合一也無他察之於動靜有無之間焉爾已其實非二也故察之於動靜有無之間焉者此顏氏子不遠仁之道也繼顏氏者其孟氏乎是故告子知空守其心而遺其耳目視聽之用則並舉持志養氣言乎合一並至以故其空虛莽蕩之病然而卒約之於必有事焉而忽正心勿忘勿助長然觀之天明天聰之境固已無時不洒然廓然極夫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其用不與日月之

明同普萬物而並照矣乎故苟謂孟氏之學二於孔氏者其必未嘗知孔氏也已於是陳子悚然曰敬聞志氣合一之教矣某不敏敢不奉以終身以勉圖無疆之壽

贈潘萬渠大參序

予昔已酉之歲與萬渠先生遇於岳麓遂聯舟溯瀟湘之波登紫雲湛翁駐遊節之臺訪朱張二子板屋歌吟之處二十年契闊之懷益於斯洒焉豁矣予時馭順風陟羅浮觀飛雲興固益飄如也先生由是得邀予過石鼓召林下之老集庠序之秀陳詩書開講席而終之祖豆其事顧不為希曠矣乎予之還自羅浮再過石鼓而

蘇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卷六

別也則期曰先生他日茂權子必携一觴飲餞於此先生宜志之睽違既久引領正切或者乃傳先生已被新命參貴藩即喜曰如其然石鼓之約其不在桃源洞天乎無何則衡太守蔡子白石貳守袁子南江丐言之使至矣夫即使予二人誠如曩昔之約飲餞蒸湘之上亦大幸矣乃今則固再晤屢晤殆未已焉天之於吾二人何其作之合而締之動乃如此耶念惟往昔與先生論究學術之年蓋實再同壬辰甲榜之後每遇暮則相過過則必盡夜分其相期備道以率性而詣於命也則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宗其功則戒尚口誇誕之習也

緝熙之旨尚記先生之言曰炯炯天靈呈現於勿忘勿助之間一物不留離明乾健以予驗之僅頃刻耳世之方技學而遽謂從心所欲不思不免乃為良知而不恥其為大言者不為害道之甚者乎夫由斯言也先生是時其於孔顏之學蓋已觀其深矣迨丙申之春先生乃以上疏論權奸被謫去而予亦以年資授按察使者董水利於蜀自此則聲跡日遠論益不復繼矣此先生起縣倅歷郡倅以至為守汝陽予時通崎嶇蜀貴間先生所至奇節偉績皆不及聞惟通者持憲湖南本剛明正大之心運霜雪雷霆之用精對越神明之志屹末流貪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黷之防俟政成化行乃盪之以甘雨和風容之以廣澤巨海則予得之耳目為稔夫自時境變易離羣索居靡靡焉隨俗而化顧瞻疇昔論孟之英中怛怛而外漠漠者實多矣如先生不謂麗水之金鑌錙之劍經百鍊而不變者與夫子炫於先生則復何言也惟道天地萬物一體至矣惟化則大人正已物正至矣求之孔孟之後誠中而形外暢於其四肢發乎其聲音學者信而師之一時論治之雄敵而服之舉世以為不可及者明道氏非其還與求其自則固以其默識專而渣滓融氣質化而和氣薰於人者深也夫古之大聖大賢其出而弘濟

斯民固不廢乎法度紀綱以為肅下之防其所以行乎法度紀綱之中而使人鼓舞不倦者則固默成之德行發物之天和為之本也已夫子與先生相期於盛德至善誠白首以之者也顧予老弘濟斯人無與也其不在先生也哉

贈曾雙溪少參序

雙溪先生持憲節按湖北三年會

上俞大臣之請大新潛邸當臨諫簡才望堪為藩少貳者皆其事衆咸舉先生可由是晉少參分轄荆西報至明日郡學授汪君某武陵學諭李君某相率其徒謁桃

道林先生文集

卷之二

周繼曰公於諸生歲時有燈膏之惠日夕有耳提之訓匪借一言其何以報時炎暑正燠道林子默然已乃留二君飲食相與論儒術者久之二君懇不已乃言曰夫道有正有通通與正非二也離而二之道斯敝矣何謂正守經之謂正何謂通通超時之謂通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言超時也是通也者豈非聖人之所貴哉然或以之而破義滅經則知通而不知正是故其通無取矣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言守經也是正也者豈非聖人之所貴哉然或以之而失時妨暴則知正而不知通是故其正無取矣夫知

通而不知正則世之登寵鑽穴以至於棄君賣國皆將為之矣是故不獨聖人賤之天下共賤之然而以考夫國家之所以敗則未始不由於此焉故通固聖人所貴而亦禍之本也知正而不知通則世之踰垣閉門以至於自經溝瀆皆將為之矣是故不獨聖人非之天下中智之士亦非之然而以考夫大道之所以亂則未始不由於此焉故正固聖人所貴而亦道之賊也然斯二者豈儒術固宜不免乎夫吾儒之學在止至善者天地萬物一體之公天理之極也心之與天地四時同其正大而通其變化者也曰至善本無可名而強名之者也古

之儒如伊尹語其正非其道義祿之以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而語其通則相湯伐桀放太甲於桐皆為之不疑焉是果何為者哉以其學止至善之學也是故其弗顧也弗視也非為索也為道也其相湯伐桀也故太甲於桐也非為湯也為天下也要皆以天之心為心也記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固吾儒之學所以兼正與通而時出之者與是故化裁通變原於默成之德行天地萬物位育成能必本於慎獨以致中和世儒各以其偏禍國家亂大道豈其然之罪哉以其不聞止至善之學卒墮

於肆欲僻行耳矣二君聞而愕然曰請問言及此有為與曰先生官轍所至如風竹雷動則疑於通然淹抑郡邑殆幾十年則疑於正及考其平日師信則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其所交游則多海內講道之英夫良知者即予之所謂至善也得無樂聞予斯言也乎遂歸之以為先生賀

賀竹丘楊侯序

孟子嘗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與也者自其凡民之中特然挺拔而起以斯道游其身也即其意是固欲人人以豪傑自待庶其

與於斯道也已及觀其敘述堯舜湯文以至孔子則又曰某也見而知某也聞而知然後知其所謂興者又必其有以知此不然則雖其能興固猶徒焉已耳夫道人自足者也必見而知必聞而知使其無見焉無聞焉則將不得而知也乎孔氏之徒如七十子者皆親見孔子者也發其蘊唯其傳自顏曾之外無聞焉者又何耶今夫斯道也斯學也擬之昔其將為洙泗之際乎抑將為濂洛關閩之時乎孔氏之道問諸其徒則惟顏曾二子能言之能聞之子貢輩猶不能言也顏曾二子能言之宜其可以人人告之宜莫先於子貢輩顧不聞子貢

筆能言之何耶夫今之講於斯者不幾於人人能言之也乎人人能言之不必人人能有之又何耶無乃古之知者不在言而今之能言者或未必盡知也乎抑或古之聖賢宣使其徒不能言吾之道而不欲以其言病吾之道而今之君子則急於其言吾之道而不慮其病吾之道也乎然則必如之何而可顏之知也以愚曾之知也以魯子貢之不知也以多言黜乃智守之以默凝乃神藏之於冥其庶幾也哉不然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難矣乎竹丘楊君蓋慕正學而興者問所與游則皆海內知名士其以公節過常與予相見凡再禮恭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一

言溫若不欲以所有自見及聞其退則每歆然如自失焉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又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侯之志將無與予同乎哉故因吾友子裕汝明筆之請言也而輒以予意申之若夫侯惠養之政口碑之績則固自有鄉大夫紀述之也

賀柳子孟卿序

柳子洞陽捷禮開報至桃園諸子請賀道林子曰美二鳥一飽之光榮此韓愈氏之所以不及其徒李翱氏也諸君為洞陽賀也顧猶為其光榮喜哉咸應曰非為其光榮喜也為其學得乎先生之道出之以及天下則

自茲始是以賀耳道林子曰嘻堯舜之為天子也合九族畿甸與萬國而並生之俾之咸得其所天下有一不得其所堯舜之心戚焉夫是道也汝以為堯舜之道乎哉孔子之在春秋汲汲皇皇思得明君而相之以還文武周公之治及其言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乎斯世斯人已夫是道也汝以為孔子之道乎哉今夫日月之往來也四時之運行也昆蟲草木之變化也可謂非堯舜孔子之道也乎人之生也孩提而知愛其親知敬其長見孺子入井則莫不林惕而惻隱可謂非堯舜孔子之道也乎故道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二

也者堯舜孔子不得而私之者也豈惟堯舜孔子固天地不得而私焉者也汝欲為吾私之哉今天下為良知之說者曰此陽明子之學為天理之說者曰此甘泉子之學夫甘泉陽明同在一宇宙之內甘泉見之謂之天理陽明見之謂之良知如以為二也可私也宇宙其有二乎哉故道也者渾之為宇宙散之為心性謂宇宙即心性可也謂心性即宇宙亦可也夫豈可得而私之者哉是故春秋戰國之兵爭也漢唐宋之出於權謀功利也皆起於私之耳也夫茲說也孔孟而後見之者其惟程明道兄弟與張橫渠氏乎勇撤羣比與取西銘論仁

之旨以泚其徒則皆同以宇宙為心者也夫以宇宙為心則即堯舜孔子與天同一於穆之幾謂其為天地立心可也夫茲學也予嘗以告洞陽顧子老從之弗能默而識之以覺斯世吾於洞陽實望焉諸子聞而喜曰以宇宙為心即堯舜孔子之道則陸象山氏謂聖人之學顧子傳而曾子不傳者好高為之也然而洞陽氏先生期之也不亦重乎請即以是賀為先生申再三之祝

賀向子望山序

辰向子望山與常柳子洞陽同舉禮闈報至道林子色喜桃岡生有進而問者曰先生以柳生喜也某則竊知

之矣向生侍先生未若柳生久也宜均為之喜乎執道林子曰居相萬里生相千百年而神相交志相通者古有之矣惡在夫侍之久不久耶且夫望山子者吾一日而大期之者也惡乎待於久也必以久則從之累年吾不敢為之喜者子不將疑之乎桃岡生曰請聞先生之於向生一日而大期之者奚以曰吾以與論大學格物之旨知之也以與論聖賢心法之訣在於慎獨知之也今夫世之學者非早近而固滯則泛濫而蕩莽非先入而有主則附聲而詭眾故自吾以三十年之力而有悟夫大學之訓時因吾黨之有問而出以語之蓋不火矣

顧如吾望山子一日之間一聞之餘渙然而信若決江河且為往者一二豪傑輩三四大息焉者世可多得耶故望山子者吾一日而大期之者也不待久也曰向生行且蒞官矣請以先生有悟於大學之旨即其蒞官而明之也如之何道林子曰夫人忍於隣之子而不忍於同室之子者為其同室與隣之子有間也見諸人之寒者側目而過之見兄弟之寒則解其身之衣不恤焉者為其為兄弟已之身與兄弟之身等耳誠使夫人有見於吾之與家國天下同出於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其純粹至善之矩在吾心者不能異於家國天下

而在家國天下者亦不能有異於吾則其視家國天下也不亦猶夫人之視其同室與其兄弟矣乎其所以處家國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所者不斷然信其必不吾純粹至善之矩而不待求之家國天下矣乎夫是合身家國天下為一物之知是即古神聖廓然合德於天地之心古之賢人君子汲汲焉存之而不敢息焉者矣夫既知之矣有不思如古之賢人君子汲汲焉存之者乎定靜安斯存之矣有不能稱物平施隨其所存而得吾純粹至善之矩者乎故曰能慮能得今夫望山子之蒞官也有為其上亦必有為其下苟知上者下者之猶吾心

室也猶吾兄弟也則所惡於上必不以施於下所惡於下必不以施於上事上使下皆其矩之運而上下之情有不如身之痛癢通於吾者必寡矣有為其前亦必有為其後苟知前者後者之猶吾同室也猶吾兄弟也則所惡於前必不以施於後所惡於後必不以施於前處前處後皆其矩之運而前後之情有不如身之痛癢通於吾者必寡矣由乎身之左以待乎其右苟以此知也則必亦以此矩也由乎身之右以待乎其左苟以此知也則必亦此矩也夫吾欲使家國天下好惡之情咸通於我而無乎不遂固在於吾之矩吾常有以操之而不失夫苟

使徒見夫上者下者前者後者左者右者之猶夫隣之子與路人而無有乎同室與兄弟之系屬則吾之矩非佛老則管商其最下不為世俗謀其身而已焉者幾希矣其能運之上下前後左右而無不準哉是故大學之旨其至要在於慎獨而其始之也在於格物而知止於乎此吾以三十年之力偶因遺編幸而得之者也一聞而渙然吾於望山子遂大期之茲且為之喜而不已者豈過耶向生退桃岡衆生請見曰先生以向生喜某等安得不喜敢丐一言奉之以賀道林子遂為次第其卷問之語命書之

賀曹子明卿序

士以其文詞莽拾上第于其鄉國于其王朝也則天下類以豪傑稱之矣可以為過乎曰過也然遇而或惟以其文詞焉君子弗謂遇也遇也者志在我而得時行之道在我而為天下沛之上以濟其君下以濟其民仁義之效充塞天地夫是之謂遇也夫苟徒以其文詞遇焉藝在我而道不在上無濟於君下無濟於民則司馬相如輩之遇其君者也夫司馬相如之遇也可以為過乎或曰自先王貴德尊士之風既遠士而思以用世孰非以文詞進者而可例譬之耶曰吾非病士之以文詞進

也病夫有美於其小而無見於其大也程明道先生為御史於王荊公當國之際與之論政事不合輒請之論學夫荊公蓋世之資其盡讀天下之書而周公致治之成法熟爛於胸中又久矣後世之擅文詞而稱豪俊者豈復能出其上乎明道顧猶惓惓欲與之論學此何為者耶甚矣病夫無見於其大也大也者道也即心也荊公肯自謂不識心乎而明道甚憂之者非直為荊公固兼為天下也夫今之士固皆以文詞進者誠使嘗反求諸身而超然有見於大則其進固所謂一賢人進天下將蒙其福焉其仁義之澤將使百世頌之未已也可不

謂之遇乎如其無觀於此其志固惟其一家溫飽焉已耳一身富貴焉已耳使庸俗人羨慕以為光榮焉已耳是則所謂一庸人進天下將蒙其戚者也由君子觀之遇耶將非耶是故士以其文詞進而皇皇焉以其不聞道為恥其入也不為大聖人吾知其必為大賢人矣吾不當豫為國家慶乎如其未也其將為彘乎其將為利乎吾固不得而知也吾得不為國家一愀然变色也哉曹子明卿予里閭之秀歲時每予謁焉三知其資足以適道父矣又與之遊者多出予之門而嘗聞予之說者夫茲以文詞取上第則不安於俗學而必期有見於大

當不因茲遇也而重有警哉

蔣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類

壽古愚毛先生六十序

君子之於所尊敬也可以壽乎曰壽壽尊敬之至也生人之大義也古道也弟子之於師也則何壽夫師弟子以道而合者也以道壽斯壽之至矣楊生文仲輩之壽吾古愚子也而屬詞於予得非以古愚子師也宜以道壽而予於道若將有聞焉庶幾其能壽乎是故予之弗能辭也已且夫今之仕者也非嘗以道師於其鄉其邑其郡者乎百萬漁獵民膏已涸弗加省也道何有焉快

心董楚民怨切骨弗加省也道何有焉妻孥厭棄甘肥溝瘠之相枕牛羊視之耳道何有焉聲色滿盈耳目哀鳴之替替草芥視之耳道何有焉是故師可以道壽也而又未可以槩壽也若吾古愚子吾何疑焉吾何疑焉且吾於古愚子何徵也嘗徵之於其今定遠也蜀東之邑小而瘠莫加於定遠其始視邑也適歲大歉民羸者以就溝壑泣壯者以去邑井泣古愚子以身任而力救之民之卒免於死亡流離者何可勝數也在邑幾二年別奸爬蠹植弱鋤強第知急吾民之疾痛而不暇知有勢家之毀譽微李子地曹出俗之豪則為民受禍古愚

子將不免是則吾之微也。子者素矣不以道為古
愚子壽其誰壽然則道惡在昔者明道程先生之為令
也扁視民如傷四字於庭每曰類常規此四字文王盡
道之聖也而孟子稱之亦惟此而已吾師甘泉翁嘗釋
之曰如傷者傷已也只了此便是克齊氣象夫奚為若
是其大也視民之如傷也心之與民通也與天地萬物
通也與上下古今通也存是心也司一邑者以一邑為
一身司一郡者以一郡為一身司一方者以一方為一
身有國與天下者以國與天下為一身此心之廣浩浩
其天此心之公對越上帝此心之樂春風浴沂此心之

渾淪肌浹髓此心之感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以之為
已富貴不能淫禍變不能休而軒冕金玉直一塵視之
耳此其為壽也一日而千齡一歲而萬古可以尋常脩
短之數拘我故吾期與古愚子遊乎是矣楊生曰吾
師之令續也猶其在定遠也今之倅寧波也猶其在贛
也得先生之言而壽之不足以盡吾師晚而彌篤之志
而引其壽於無窮矣乎遂拜而受之登諸軸

還羣生汝靖還辰序

道林子自蜀憲觀於

上京還道梓里辰羣生汝靖來省留再月以母命見還

辭去且請益道林子曰夫心天地萬物一體至矣夫學
戒慎恐懼至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知及之仁守之莊
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何云乎一以貫之以詔魯
子子貢傳其學者曰一為要曰主一學斯昭昭矣夫何
敬義內外之云又何知及仁守莊蒞動禮之云儒者不
達曰靜存動察曰內外交養謬滋甚矣吾嘗竊論之古
今學術之弊二是內是外而已矣今之慕釋氏之空寂
而竊聖言何思何慮以文其私說者主於一悟而謂孔
門下學之功皆可盡廢則所謂義方所謂動禮與夫精
微之盡中庸之道不盡為支離乎是則是內之弊也已

今之誤認孔門博文之訓研搜乎載籍講求乎法制思
以盡古今事物之變者實則蕩其心於糠粃形器之末
而不知反則所謂敬直所謂知及仁守與夫高明之極
廣大之致不亦為空虛乎是則是外之弊也已足故夫
聖學也者敬義同體而並至焉者也夫敬義同體而並
至其幾乎幾也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焉者也執斯以
往則精明四達渾合宇宙一念非禮神與雷迅化與水
融精微盡天下之曠而未嘗往也裁成盡事物之變而
未嘗留也夫是之謂敬義合一夫是之謂德業垂至何
內何外何動何靜何約而不悌何博而不約何知非行

何行非知何學非心何心非本體其致之異也不違
與安仁而已耳是則吾孔氏之心學也其所異於二氏
者以此也于是羣生拜曰吾母今壽六十誕辰且邇敢
請以是歸壽吾母道林子遂書之

贈總戎栢村何公進署都督同知序

今皇帝御極之十有八年為嘉靖己亥賢俊畢登禮樂並
作爰顧西北烽火特舉乃集

廟筭用恢武功廷議咸曰自昔神聖奔走文武之將建一
代安攘之績非有三錫之寵彤弓之報未易臻也於是
大司馬上疏曰塞外犬羊憑陵侵暴代為中國患者北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

虜為最西尾火焉竊聞松潘一鎮居寇戎心腹之間有
焉卯孤懸之勢顧阻山帶川之險外制諸戎內蔽全蜀
形勝要害之計實莫先焉往者將帥非人部曲解體我
鋒既鈍南路遂梗由是首尾之分漸乖輕重之權倒執
不測之賞翻為假道之資代戍之兵莫免寡妻之痛威
武之不兢於西於茲極矣賴我

天子神明爰有帥臣何某勉策忠義奮竭智勇首摧五寨
嗣刻深溝鋒刃所加無不如意遂使蠢茲羗裔張喙邀
喃者俛顧而喘息磨牙稔毒者壞潰而先崩由是數十
年豺虎盤據之窟一旦為貴送絡繹之途十戡于茲邊

稱安堵昔者李唐之季元臣李德裕建節劔南特開藩
邊樓以備土蕃然但謀遠欵或虞其負盟啓釁戍卒如
林乃不能止涇原之收歟其在昔多事可知已今也一
鏃不及於碣門

密禁得專於北顧是非某之力耶書曰功懋懋賞惟茲名
位尚若未稱惟

天子其試圖焉疏上報報曰可於是進秩為署都督同知
食俸正二品兵權仍其舊報至蜀兩臺亟遣賀于時方
伯恭川李公憲長西麓田公都閫石涯鄧公相語曰吾
黨其庸後諸憲副前漢劉公顧于曰屬筆其在蔣子矣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

夫子昔側員武署間與同志之彥論海內知名之將于
西北稱都督王公梁公于東北稱都督馬公稱于蜀則
惟公是已梁公每以身先士卒擣虜酋吉囊之虛驍勇
罕比然或者議其未免驕悍之習王公深厚有度有古
良將風烈智勇弗論也馬公義氣挺挺牧水村公一疏
君子亟取焉若公則或謂其驍勇可方梁公乃不聞有
以梁公所短疵之者故予每嘆曰自古將才之難不其
信乎尋予以資得補蜀憲或聞論議有及公者輒傾耳
而聽之久乃得益稔知公自起揮帥公廉自礪威惠並
用罰不阿近賞不遺遠雖戰功赫奕名位漸崇接士大

夫未嘗見其有惰容驕色然則其智勇之雄雖未敢遽謂其與王公上下如何顧其大都之行翹然西蜀固殆相彷彿矣是則以公之望蓋蜀之重輕以之今報愈隆則望愈重所以震外夷風萬邦而壯國勢不在茲舉乎夫盛代文武之將往往名聞四夷以身繫天下安危每數十年蓋其志以天地為體以四海為家以一身榮辱為太空浮雲故沒齒邊關浩然自得此則近世功名之將所未暇講也子於公固將以郭汾陽望之公將不謂子為知公者哉

贈約齋劉公進湖藩左使序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六

湖楚舊為巨藩迨我

皇上龍飛由是毓靈鍾秀之區遂與鳳陽中都並尊南北兩畿為匹而為海內諸藩之望蓋益加重焉近者

皇上法古南仲徧閱山川之勝親定

慈宮之議孝思罔極尊榮彌至由是徒庸調度之族財賦出納之繁運量區畫之勤視昔殆不啻百倍然而總督部貳卿固皆先謀之藩左使而取決焉則藩左使之任在今湖楚不極重乎及是銓部當簡代遂舉約齋公往疏

上祿報允報聞蜀於是安峰劉子燕崖李子南崖高子顧

某言曰吾楚無四陸之警千里之餽而民不怠肩日費萬金識者有隱憂焉而茲得良岳牧矣非幸與觴餞之郊詞而祝之不在子乎於是石涯鄧子以世系自楚思亭沈子以桑梓密楚咸請預觴餞聽祝詞以樂觀湖楚之慶夫某不敏何足以祝公惟顧公知待之雅義固未可默也已且夫士之才以養而足以負荷天下也有三助焉清華可驟至而饒口之忽加名位不當意而復稽之以歲月才器本英特而又經之以世變士而得茲三者故其才全而可以大受公始由名進士簡入銓部尋擢考功郎漢及八載距卿貳地特咫尺間耳夫何憐壬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

側目公不得已遂有晉都之請雖曰避禍顧方升而沉所以動其反省而飭勵者茲不有助耶其繼也出參藩或夫遠巡避禍之餘得此已不堪矣使為之計其資而處焉寧容以久淹乎然而展轉藩臬遂將十載躡取超進之恩公蓋於是乎斬焉熄矣所以堅其素履而退聽於命者茲又不有助耶若夫公之才某每見其倉卒之際而酬應如響當事之難而籌畫立至此不猶屠牛垣之銚刃運之而風生者乎然自公之飲翼平刑他山之石盤錯之節所遇不知凡幾則所以深潛其智慮鄭重其施為者公又能無助於此乎夫公既藉是三者以大

其才而今也荷

廟堂之知一暮而三拜以至今秩位益高而志得行望愈尊而才可盡則吾楚之被公之澤而享公之福也顧可量乎哉是故公茲往也必也以國家根本為急以一方生靈為念懷至仁以體

孝思崇直諒以贊部卿將順方急必裁之以當道之義督責方嚴必濟之以寬大之政下吏承風思以抑之貪人巧竊思以杜之寧以身為國家徇民而無寧以身徇譽寧以身為一方任惠而無寧以身避毀持上不拂乎尊親下不揺乎國本之見而終始以之于焉洒江漢之波

通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八

以殺膏火之勢固惟公運之耳然則公之造吾楚也寧有極哉或曰公豈能久於楚也左使之加特為撫臺地耳雖然安知不以撫臺而廢公於吾楚也乎審如是則公之造福愈博矣於是諸子咸以某之言為可書也

榮歸錄序

榮歸錄榮中都守帥沈侯勇於歸老之懿也臨破釜而或至失聲者同人情也况損其成器乎鶴髮蒼顏矚矚塵外則增弋之懼孰得而干之是故其歸為可榮也榮之固宜錄之矣夫侯武流也勇於退則重於進可知已今之詩書之士乃或千慮而進洋洋自得不以為恥則

不但不知侯也抑獨何哉侯孫某質秀而靜如金玉方出塵土寶色精光灼灼可愛早舉於司馬尋以屢薦得佐蜀閬政見之者皆曰遠器弗疑也其無愧於侯必矣克而就之常又不止為侯也已于故因其請序書以歸之

四川鄉試錄序

代作

皇上建極作人十有九年于茲文明之化固宜漸被遐域茲試也合提學副使毛所簡士二千五百有奇而得七十人文詞之彬彬論議之精遠視兩畿曷讓焉某河洛之鄙人也想慕蜀邦昔賢之風烈久矣今得與教授

通志先生文集卷之八

九

某某教諭某某聚大邦之瓊瑰而盡觀之不其幸與方其始入院也巡按御史王以監臨重任求才大事宜胥失於神乃事提調官左布政使李右叅政監試官副使柯餘事將及豫簡諸執事之英彥擅陳詞以徵神之聽蓋誠稟乎若上帝之鑒觀於茲矣某以是固已知茲試也其必得真才矣夫今何以為爾多士曷乎惟爾蜀邦自昔顯名之士遐軌邈矣簡用有裕焉多士稽古之餘寧無曰吾邦有若神禹者乎極天下之患至於三過門而不入是汲汲於仁天下者也有若司馬相如揚雄者乎子虛上林甘泉河東之作詭麗極

矣是以文章儼取聲利者也近代有若張敬夫者乎春風沂水有遠與焉是希聖之流也又寧無曰禹之功烈昭昭天壤敬夫雖未大施用顧其幽馨曷可泯也彼相如輩憐息之聲利視此何如耶夫是則然矣抑嘗就若人而究其始否乎孟子曰鵠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鵠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禹雖萬世稱神要其心其始也惟孳孳為善耳相如輩則不免於孳孳為利獨使能變其所趨將不厭于虛其泉諸作而為董仲舒正義明道之論以與六經並傳乎此心義利之趨誠弗可以弗辨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一

也已故惟其為善其進也必上為君父下為生民而弗違身圖世道用楨焉惟其為利其進也必惟便利是圖上負君父而下誤生民國家用否焉是故竊端其趨如敬夫氏功烈不必如禹而可以無愧於堯舜矣夫某以爾多士之文及茲當道為

朝廷求才之意而知爾多士必皆其才也可以某言為費詞乎抑茲盛舉先事揆度允典裕需則巡撫右副都御史率以進工部右侍郎還京而巡撫右倉部御史劉適至飭舊數新髦士作氣其禮聘司衡恢拓陳式於巡按御史堂若工部員外郎戴則以公事至道

觀厥成其調度規防則右布政使張左參政郝右參政侯左參議潘右參議孫副使劉富張王僉事李方周苟陸戒嚴運衛則都指揮僉事鄧若右布政使劉按察使田僉事段則先事預勞以彼擢去右參議劉僉事潘都指揮僉事沈則先以奉

賀入

觀皆不可不書云

送燕崖李先生序

燕崖子李于以名御史承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一

天子簡命柄戎備于蜀之安綿既三載入曰燕崖子其大拜乎實勝而聲茂質厚而文炳且

天子之大卿與凡諸當途執事之英如燕崖子之賢其孰無聞焉顧安綿雖重托茲恐其不足以濡子矣至是以例奏最入

觀或謂道林子曰燕崖子之在鎮也以威信待番夷以平恕待屬吏以禮讓待士大夫以不近嫌疑自養名節子固與之有宿契焉將無以是煩之耶道林子曰君子之贈也固于其所敬也子其所愛也其以言贈也固將以代承置之特也矧吾與燕崖子有道義相期之素非止

同鄉同官之好而已無所於期而顧以頌為不將為贊詞乎且夫燕嵬子講於正學久矣然而老氏養氣之說吾每暇其樂聞焉是故吾請以吾說之近于老氏者為燕嵬子試誦之今天天地間鼓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露摧萬物者莫慘乎霜雪雷也風也雨露也霜雪也其孰為之固天地浩然之氣之為之也若夫舉混沌磅礴塊然九地置之乎冲漠無朕之中屹然巍然二曜列辰相與循環上下而萬古不為之震搖者又孰為之哉夫固亦氣之浩然者為之也今夫吾之氣得非茲氣也耶孟子曰有大丈夫

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均是氣耳胡為其浩然如此哉孟子固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歎於心則餒矣夫茲氣也善養之天地可塞則夫闔闢大機固可執而運也而謂富貴貧賤威武之境獨不可以泰然行之也乎是故見天下之大者可與語氣達天德之剛健者可與語壽天臨天下之懷臂以爭而退焉如孺者可與

語吾儒之仙釋夫茲說也吾與燕嵬子有宿盟焉今茲別矣燕嵬子將于吾許之乎諒弗可也吾于燕嵬子可志茲祝乎良弗能已也燕嵬子方與吾期掃祝融之巔相尋乎朱張二子未探之境如其然豈非吾之至願哉同鄉白嵬周子石嵬鄧子南嵬高子以燕嵬子之行宜有言遂書之

序政訓

陸平川公既集古經傳論政格言與宋氏諸儒臣言行之切於官守者以為政訓遂復梓之於蜀俾吏於蜀者得成親焉道林子讀之乃嘆曰往籍所載嘉言懿行若

是乎洋洋爾也然而可勝集乎哉且夫往籍之嘉言懿行曷非自古之聖人賢人出邪古之聖人賢人去今之世遠矣其嘉言懿行之存於世者固其陳跡也因其跡以求觀古人之心謂公之志有在於是將非與且夫古之聖人賢人又奚從出邪六籍未備之前天下固相忘乎嘉言懿行孰記之孰傳之然而聖人賢人相望也果曷所考而師之謂不以其心之越百世而相同也哉是故古之聖人賢人凡其言行之大者細者莫非師也善師者蓋必先有以得其清明廣大通乎衆志之心徐取而觀之然後見其一言一行孰非先得乎我心之同然

神而明之時而措之將知其出於我乎出於古之聖人
賢人乎夫然後茲編也久而讀之人而可與古之聖人
賢人同神將乎千載之上固不必一一求與之肖而感
乎其心發乎其政罔不若合符節是則茲編也豈但如
痛鵠倉公已試之方僅足以驅卒然寒暑之邪而救一
旦之病於危急者哉不然譬之將大都通衢而觀賈人
所售燕楚之珍雖知其良非吾有也特使公之志荒矣
序成以質諸公公曰然是吾意也遂書之

贈予村諸憲副退休序

予昔刺員司馬嘗求壽志於海石錢子乃告予曰吾鄉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四

有莘村予者始以名進士出令邑邑惠政溢入口微為
刑部郎惟茲臺署亟推讓焉視其貌固如在璞之玉其
光闇然不易得而窺也然而扣其泝焉無傳者豈少哉
夫士惟澹然寡嗜好視責富無足重輕然後能決去就
然後能不忘君父能不忘君父然後能推賢讓能以濟
其家國而利其社稷故朝廷不可一日無此輩天下不
可一日無此風俗

孝廟之朝股肱元老皆以濟時行道為賢臺諫庶嘗皆以
紀綱敢諫為忠至于今稱盛治必曰弘治云茲其非有
風俗然後有太平之一徵乎博如丘文莊乃曰教天下

皆君父者皆此輩也我當國必殺之於手陌也甚矣夫
今之風俗則實有夫可慨者豈其盛衰之勢往往相尋
當其變也雖力救之有不可止與是故君子有隱憂焉
夫公平歲嘗及陽明先生之門先生以良知為教為其
學者皆毅然欲承斯道而公平日獨過然如怯及茲求
去則若壁立萬仞不可動移視責責之勇何止過之然
則公豈嘗慕一舉諸公之風而為之與起與抑其澹然
寡嗜好豐於天者庸固有相似也又或有感於風俗之
變將獨以身障之耶獨公可無辱於陽明子殆不可與
或曰惜人才如楊文貞公要情遇如王三原今可謂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五

廟堂遂無其人且予所知者公也如公鰥獨不春應於一
官而勇退者安知其不多耶嗟乎如其然則風俗之變
極而復始又有徵矣世道成不足漠然釋手雖然吾姑
傳文之更以規世之干進忘止者是固一道也

贈貴藩左使洪西宗公進南京北序

今制外方面惟藩左使為重故由左使進則即得為南
北院寺堂上官京府尹即前代京兆衛品秩與寺卿並
而為

天子治畿內承化理以式四方其繁尤切故左使常進每
以代京府之乏由茲進陟部貳卿而往與寺卿並

輕焉雖然仕而為藩左使而進是者亦間矣非才敢乎
異治有殊績則弗可進是非譽望宿著受知

廟堂則弗可進是雖然今時以二者得進是而天下之公
議胥歸之者亦又間矣是故西滌公之拜茲

命也吾竊心喜焉或曰子蒞貴南匝月於公非有切磨之
素觀公之進是而喜也奚徵焉公嘗守紹興執政者嘗
第其最為天下第一卿貳之簡雖未遂而其望固在也
子之喜將以是乎哉應之曰必以是然後知公是知公
之淺者耳古不有傾蓋而知者乎蓋吾之為公喜凡以
公之賢而知公之賢也實以二事焉今夫天下孰難得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六

盡其公法於胥吏為難藩左使操一方財貨出內之權
而旦暮與胥吏共之此尤難吾聞貴藩戶吏乏例惟貴
人得代先是或以私蜀人遂為故事及是有窺其乏欲
得如故事者時公已聞報將去卒裁其數無少私夫蜀
人之為貴吏多如媚毛其豪者每能持人短長論議其
後使公之心事未能如青天白日則其不能有是也必
矣且公卿之德執有大於為天下惜人才者吾聞貴守
將有廉而勇者公勤無私貴人咸多之公聞之即心嘉
焉他日或以苗寨弗靖論於撫臺欲深罪之撫臺下公
議公私念曰吾寧以此速怨若置渠於禍也吾弗忍為

也卒賴其庇以善去彼固一武弁耳公初未識其面
惜之有如此夫聖賢天德玉道之學公於一念之好惡
已耳公固多得於天賢之近以是覓公公之人品何如
耶又以是例公之乎日亟獨其為紹興可稱已乎夫南
畿服與北並重以公之望澤固易流顧宿靈之盤結而
不易解者不有公待責吏之心恐亦未能一日剔去而
盡之然則用入者以是待公豈嘗深知公也乎或又曰
子真知公者已則何以規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公每喜臺臺論天下事無倦
色天地聖人開藏之道宜不如是吾方期公推吾之所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七

知以達於為部卿為閣相以收古人無疆之譽則茲說
也公惡得而吐之問者既退適諸賓公過于屬公贈言
遂書之

贈蟠峯子便省序

蟠峯李子射策

金門芥拾上第乃承使節適蜀及滇以達貴竹既至貴乃
明日從容解裝出贈言若干篇以徵詳公次第和焉酬
神逸興脩脩然若有得乎岷峨滇海之勝而忘乎上下
鳥道之勞訊其歸程則將指星沙望九疑于鳥息駕梓
里奉朱顏黑髮二親于畫錦之堂而觴壽焉道林子嘆

曰將乎六合之外者然後能以天地為體以一元為息
以一身為物以萬物為我是故不知宇宙之為大而蟻
蟻之為細清明之為常而晦冥之為變若夫耿耿即即
迹四時之變與齊年繼繼而爭鳴者又何有於我也以
是壽觀是故稱主壽為壽孝子陳陳法法漢海縱目乎
祥河雲虛烟起之來自塵乎環堵而觀固已薄太虛而
翱翔乎萬仞之上况其境境神神國富超然有形解物
化為自茲駕長風入機雲來已也然則蟠峯子不庶
幾將六合之外者乎於是蟠峯子喜且讓曰吾聞駕風
鞭霆歷覽無際屬之不出戶庭之儒謂其能神解耳也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今吾特跡將焉耳已雖然聞予之書則既有省矣敢不
奉之周旋以圖盡善乎既乃東以七言律一章慶星天
上夜如何瞻影西庭太白步金清明咏初得價金牛蒸
雨欲懸河雲霄為道經三月湖海詩篇滿一賦歸路九
疑春色裏緩勢揚取洞仙歌

昭潛詩序

今人論古隱君子皆以為陸光沉鬱世不及知自生人
以來宜弗可數也某亦往往太息於此乃今知有弗然
蓋於今亞卿石溪公考東竹翁感為翁先世陝西河也
人自宋季有世富者來東于蜀今南充始有韓氏累數

葉乃至翁翁天性坦坦不習機巧早夜弗遑惟以讀書
灌疏為業至於處宗人之橫放友于之愛重義方之放
間以直道平里隣之訟固賢士大夫每强事而弗能者
不可為古隱君子流乎翁翁垂易簣石溪公輔領鄉薦尋
乃第進士典計曹歷重郡大藩以厚撫臺今復被
簡入佐旦夕荷香鑾腐柄用且來已也夫公德宇粹然肯
中所粹莫可涯浹以是所至利澤旁流聲靈峻發嗣今
又將補

命家而福天下然試推而溯之公之賢謂無本於東竹翁
可乎公之顯謂非翁之潛有以副之可乎嗟乎霜冬寒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

涇之嶠而或投種於地勢豈能運發哉然春氣既至則
固勃焉以茁茁而條達森不可禦觀者固忘其先有手
茲種於地者矣由是言之翁之潛實已大顯於公無疑
矣待昭乎哉是故君子雖患其無所贈也世寧有隱光
沉鬱而終泯泯焉者乎公雖翁之德乎探其考也作昭
潛錄海集大夫樂其事爭詩歌以傳之某不敢放以是
為之序

贈中丞諱石溪公進少司空序

今天子明聖留神制作乃正禮樂乃新
郊廟惟厥經營極度飭工布材惟司空用器焉乃側席

圖任弗遑惟長及貳往往簡自

聖心以部臺之彥才望尤著者補之公茲以撫臺擢拜少司空初銓部實循例兩請馬公名且居其左則公茲擢出自

簡在不甚白乎或曰今之司空實有未易為者權璫勲貴得參預焉而伸縮動息輒或撓之狐鼠溪壑互為奸市名實之禁亂疇克詰之甚哉不易為也然而公報至而無難色者何耶乃應之曰是盍觀公撫茲貴陽爾手夫貴古荒服之夷今雖列為重省然其俗之喜侵暴樂戰聞憑陵猾夏桀驚于紀甫戢於此忽發於彼未嘗終歲

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一

帖然無患者固其常也而可以易易撫哉惟公德盛而量洪心平而氣和凡其有為皆其所不得不為未嘗先事以動以新尺寸之舉經綸大畧固一主於鎮之以靜而恩威之用卒未始不互出焉譬之精岐扁之術所求惟參朮之投而時或佐以烏頭大黃人固弗覺也是故量形而負過者自安威形而異圖者悔惡恩形而奉紀者愈勸凡此公何心焉而公固悉得之蓋以公之德為之也今夫司空之任誠未易為也

今天子方勵精在上鑒目前克渠自履之轍而效忠赤以易一日之安誰獨無是心焉以公之賢正色其間本之

以懷倦天下國家之心而畜之以渾渾無涯之量斷之以禍福無怨之義而行之以不動聲色之和震之以中外倚重之望而處之以行所無事之智則安往而不濟哉夫是足固公之所以無難色也藩臬諸大夫聞之皆曰是足以華公矣遂書之

贈秋曹謝南湖公權守蜀保寧序

南湖公以

上命視刑漬貴乃自貴始屬巡臺方崖公後公至凡再月公緩以待故三閱月始克竣事先是吏曹已奪公守蜀保寧及茲卸報適至公乃越明日輟束裝戒程計公入

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一

秋曹歲資僅望五載則茲權固特以公望也貴人士有問於道林子者曰公未貴陽辯死罪因凡若干人爭神之其他獲從末賊者勿論也夫使得訖事於滇賴公以生者不十百茲貴陽爾乎惜也用人者之弗察此也道林子乃解之曰子若知公者矣公之術子誠知之哉夫公蓋從事乎生人之術將與天下而終焉者也曰何徵曰伯兄割先世之廬遺之公不及四之一而不以為少卒歸其弟以息門庭之繁而不以為難是公之仁於昆季也族有富於貲而忽視其族者公以至誠動之即為欣然傾廩無係情焉是公之仁於族也令成都凡三年

規民之便為易簡之法民歲出錢減十之七八以是蘇息而免於蕩產思以死報公者無算也是又公之仁於邑也若茲仁諸罪囚於責固其術之餘耳是故公之術殆生人之術也為郡擇守者之亟奪公也若之何弗可哉問者曰被死刑而號與被雪政而號者緩急固有間矣就茲而權焉則遷公之調以濟漢之急將不為用人者之仁術乎而予又何執之固耶又解之曰子蓋徒知以脫桎梏釋縲紲之為生人而未知解雪政而更之者之生人尤多也顧獨不聞苛政猛於虎抑獨有父子兄弟寧駢死於蛇無憾者乎是故暴諸民旦令於上而

民夕不知死所者往往是也子固以為弗若漢之急與且夫保寧為郡吾知之多山而土瘠歲耕十畝所收不當澤田之一故其民戶以操縵為業十口之家終歲之計咸取給焉民之視縵固猶其縵也吾嘗竊訊之一夫之力凡數旬而成一練官以勢奪之與之直率不及私直之半一夫之家高縵幾何是故先縵而貸方耕整丁丁然執券取償者已紛然而集每數旬成之而曾不得易一飽者何限也夫縵縵之枝蜀惟保寧一郡耳凡夫貴有力以官直而往索之者歲寧有虛日哉是故保民之病於茲甚矣思得仁父母而為之所望望然奚啻水

火之急以公之仁術而臨之必也民之利害以一身當之寧失名譽於勢力無得罪於小民寧直道以事人毋寧徇人以厲衆夫然則公之生人也不尤博乎哉於是問者唯唯而退適藩臬聞辟公過予屬以贈言因為次第其語歸之

壽封君局菴先生序

滇海之間有號局菴先生者居常無所好獨寓情於奕若有托而逃焉者因自扁其居曰局菴人亦爭呼之曰局翁初以例得輸粟授散官迪功郎尋以子今僉臬石橋君貴封刑部主事翁生閱歲今凡八十有五喜奕之

興猶津津然與七十前未有異也石橋君一日忽動色而歎曰吾家君誕辰甚適也吾茲二千里外陟岵望雲耳已甚矣重吾思也時諸賓公聞者咸相顧曰祝翁之壽以釋君之戚匪吾黨義乎乃以屬道林子俾言焉道林子因問於石橋君曰古之論壽源者多矣曰得氣之厚者壽木之松柏之類是也曰得理之靜者壽仁者靜之類是也曰得後之昌者壽二程子之於大中公之類是也夫茲三壽一屬之天一屬之翁一屬之子屬之天者吾無言矣屬之翁者吾惑焉今夫校算多寡以料一局之成敗奕者事也翁日茲從事焉穠且勞亦甚矣而

顧得壽吾安得無惑耳也石橋君曰不然吾家君始以
奕壽也今夫智者勞於巧吾家君以奕忘智是故質直
焉耳已貪者勞於取吾家君以奕忘貪是故樂施焉耳
已飲者勞於醉吾家君以奕忘飲是故居常對客代之
浩歌焉耳已質直故常逸樂施故常儉浩歌故常樂夫
是之謂以奕壽道林子曰有是哉淵明之壽也以托於
酒也翁之托於奕也得無似之耶石橋君曰然則待後
之昌而壽者若之何道林子曰記有之立身行道揚明
以顯父母夫立身行道親之壽也其有疆乎哉顧未
可以易而言也然以予觀于外和而內剛其嗜義也如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四

飢渴然其於民之戚也如已戚然則公之為二程而壽
翁之為太中也何有哉於是石橋君喜乃拜受而登諸
軸擇使者而遣之奉之歸以為翁壽

榮壽堂序

生人之順曷為太榮壽為大生人之孝曷為大榮壽其
親為大夫榮壽可必乎曰榮壽出乎天者也吾惡得而
必之然則終不可必乎曰古之人備之躬榮壽其親於
無窮者往冊恒踵踵也惡乎其不可必耶得諸天夫人
樂之是可能也備諸躬以遺之親夫君子行之是不易
能也鉞山胡公尊君咏竹翁構堂於所居之傍將環柱

洪園之種以適其吟弄之雅扁曰龍田別業已而公以
商諸西宗洪公西宗曰公今為藩使食俸二品翁封例
固得如之况公方峻陟未已耶且翁今壽已瀕七袞鶴
髮松顏柳又上壽之徵矣公他日以公便問一展省捧
大官之醪舞宮袍之鶴奏金石歌南山為翁宣仁風而
近彭社顧非此堂不可孰與易之曰榮壽公欣然曰是
吾志也既以寓白於翁乃輒自滇走幣徵序於予詞曰
惟明年三月十有七日為家君誕辰實屆古希之期得
一言以重茲堂而奉以歸壽是成吾私也嗟乎榮恩壽
考古綱難必以翁得之固其常耳今顧以名茲堂公意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五

居居乎且翁承前之遺芳寄雅懷於幽竹固將希商
叟之清風追榮桑之高節當夫陶陶熙熙肩聳堂開石
公入侍壽祝隨舉揖龍峯於座間俯川流於席下感草
木之易衰羨造物之無盡斯時也凡夫可喜可愕瞬息
而變於前者翁寧無顧之而一嘆息耶若夫公平生大
節吾固稔知之昔者為民任患說口交起臺議失哲再
論未已人曰鉞山禍且不測公也凝然居之而無愠色
迨夫

重瞳偶面明鑒萬里公議逐白流言亦止人曰鉞山幸而
有此公也恬然居之而未嘗喜夫以是覩公則公之名

茲堂也其惟樂翁以得諸天者乎抑將有意乎古之樂
壽其親於無窮者也紀有之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
夫身立而道行遺親以令名是所謂榮壽其親於無窮
者也公年始及艾人固以台鼎望公而公之志方將以
天下國家自任而不疑則夫利澤被天下勲業勳鍾焉
公固不得辭焉然則公之名茲堂也雖謂不在是乎如
其曰不然翁咏竹之志公亦或發於荒矣而公豈居之
哉

贈貴憲使顧秋山公遊湖藩右使序

予之自蜀調貴也公時方總貴憲乃亟走使逆予渝江

道奉先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六

之上予讀其書詞甚溫比予使省丘壠假息故里凡三
閱月公已拜茲右使之

命自貴趨湖取道予里予復拜焉而竊視其貌見公紳和
藪人與前書詞弗移也已乃出杯酒與相論議世事公
探開誠傾倒臺臺忘倦公之人品予固已畧窺之及得
貴求公憲貴之政而取則焉則或告之曰公日出而視
事有頃輒盡每持律而議或退而相泣以為非毒者然
矣且曰公居憲持大體不胥屑瑣細然庶明御物亦亦
罔敢奸法予自是乃益知公固每恨予不及待公于貴
也一日又論公于胡公鉞山鉞山曰公之賢殆不止此

公昔勸徽嶺左人比之榛虺蛇之頭賤熊虎之尾而公
卒不以易志其難也哉夫然後公之賢子始得而盡知
之夫子胡人也胡茲得借公豈非幸與豈非幸與或曰
公茲擢藩右使耳右使與左使秩同而責不同子喜甚
何居子乃譬之曰一人之負以百斤之重盡日而馳雖
强有力知其僵也必矣若復益之以千斤有不朝負而
夕隨以斃者乎今夫湖被茲重後連歲不解是殆一人
之身益之以千斤之額也已吾聞凡視天下欣戚忽然
不一動其心者皆夫規利者也夫苟規利雖使獨當其
重與傍觀者奚異焉夫以予所聞微公平日其志存天

道奉先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七

下審矣以今湖之急若此使公泄泄然隨眾而議袖手
而觀新一正色危言不與湖民解倒懸之厄公為之乎
殆必不然也且夫公昔勸徽時一守耳貴固不專在公
猶能以身當之公今之責視曩昔如何哉是故予之所
以喜甚而不自已也故事藩臬大夫當易銜例有贈言
方公之被命也適廬齋王公代視篆總數夕弗遑圖也
至是以屬予予偶知公之詳用是不得辭云

賀周子子崇序

嘉靖歲丙午常武之彥舉於省者五人周子子崇其一
也客有問於道林子者曰常茲盛矣而他歲則不盡然

何與道林子曰川岳之精有獨厚焉謂夫人之秀異而出乎九衆者也故夫一邦之秀一方川岳之精之所鍾焉者也川岳之精之會容有不齊則夫鍾焉而為邦之秀岐嶷而朝湛神異而變化者焉得而無衆寡是故人文之盛非其偶偶爾也川岳之精實尸之耳客曰夫人之幸而值之也其有說與曰川岳之精氣之靈而游焉者也其謂天地之仁氣今夫天下語感應之神者孰喻於氣是故積德累行醞釀仁氣至於薰蒸暢達則天地之仁氣應之矣故夫川岳之精之秀於仁也固未有無故而值焉者也苟無故而值雖或挺然而秀然而見其

碩大而永終者殆希矣客曰動者為川靜者為岳川岳之用大矣由于之言觀之川岳之與人才固一焉耳然而人才之用肖諸川岳者其亦可得聞與道林子曰言君子之不易乎世也曰壁立萬仞夫壁立萬仞非岳乎言君子之應用弗窮也曰動而不括夫動而不括非川乎夫自其壁立萬仞推之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祿之天下弗顧繁焉千駟弗視以至克舜事業只是太虛一點浮雲過目者固皆充其岳之類耳自其動而不括推之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

幾而能豫否而能傾以至行所無事無智名而萬物蒙其曲成者固皆充其川之類耳是故巍巍浩浩蒸氣出雲雷而一方二方之人咸望其利濟而仰焉者則歸之川岳軒挺流動仁以為體智以為用雷雨天下天下之人咸望其利濟而仰焉者則歸之人才故夫川岳人才通乎一體者也然而人才之用則固有川岳所不能為者矣是又何耶人才也者川岳之精精也者神之謂也吁豈易得哉雖然會而鍾之存乎天壤而盡之存乎人士固有才名冠一世取上第如拾芥而稽其兩然曾不若環瑣細民以迄於泯滅無聞者斯不為川岳之累乎

於是客為盛客太息者久之方起謝適唐子惟禮唐子一鄉榜軸過道林精舍言曰某輩於周子某有切磋之責茲將安慶馬願惟先生之言奉之以往道林子曰子之雅契於周子者莫若曰周子沉潛而警頴曰沉潛得之岳者也警頴得之川者也由此進而擴而充之其可量乎請以予頌訂於客者書之以為賀

贈李子貞序

君子之於才也孰取其類敏乎其篤實乎昔者楊子中立張子思叔之學於程氏兄弟也言下即有省是類敏之謂矣故明道嘗曰楊君最會得容易伊川曰張繹俊

蓋喜之也。尹子和靖之學於伊川也，終日靜坐看一教字，策試問誅元祐黨人，則不對而出，嘗自言曰：「煒聞先生言，常不省再問，猶不省退而思，然後有省，是篤實之謂矣。」故伊川曰：「煒魯又曰：『魯者終有守，是蓋大喜之也。』」夫穎敏也，篤實也，豈非君子所喜而樂成之哉？然則二者於道孰近？曰：君子所貴乎穎敏者，以其穎敏勝篤實也；非徒穎敏而已也。如徒以其穎敏為而言乎篤實，或未也。若子將必為憂之耳矣。所貴乎篤實者，以其篤實勝穎敏也；非徒篤實而已也。如徒以其篤實為而言乎穎敏，或否也。君子將必為惜之耳矣。孔子曰：「不得中。」

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其殆穎敏者乎？夫狷其殆篤實者乎？知孔子有取於狂狷，則知穎敏篤實均之為近道之器，其不同者分量異焉耳。滇李子貞守自往歲得白沙子陽明子甘泉子諸書讀之，即有感嘉靖丙辰以會闈不偶歸過常乃訪道林更挑岡之廬，請學焉。道林與之默坐旬日，乃從容為論孔氏求仁之旨，辨異學似是之非。凡三月以尊君月池先生教授臨武，請往省焉。且期復來，於是挑岡三子代為請益。道林更曰：「吾接天下士多矣，聞子言輒有省，謂貞守穎敏過乎哉？其言確確，其行介介，謂貞守。」

篤實過乎哉？始予謁子，即喜有詩曰：「已占風骨非凡侶，合有仙名在玉壇。誰惜阿婆空老去，金針從此世須傳。」予蓋以斯道期之矣。茲別也，吾復何言？予雖然夫道神而已，夫學然而已。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孔氏之所以教而予與貞守終日言而永嘗離者也。夫茲學也，貞守既從事之矣，倪焉從之，日復省之，信爾志無復上春官矣。又數日，道林更以時之義勉之，赴春官始知其生八齡一日者，於楚會題其生庚數語，究與今合。若為前識，且癸丑居京師，嘗以出處叩關雲長祠，所撤

東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一

籤即同李子貞守昔所得第一籤，因之訪道林更而果與籤合者也。道林更為之莞爾者，久之乃歎曰：「斯理也，其神之所為乎？神何心？感應焉而已矣。高宗交傳說於夢寐，明良之烈，千載光焉。高宗傳說宿，豈相聞其夢也，以其一明一良自相感也。惟物亦然，著之生也，神龜守之，著與龜何心焉？以著神物龜亦神物，自相感也。是故河圖應羲洛書應禹，常也，非異也。感應之理，弗可易也。昔子始得貞守也，異之，今復得協卿焉，貞守滇產，協卿亦滇產，元氣之在天地也，常周流而不居，碧鷄金馬將與中州賢聖迭出之區，並稱焉，無異也。然顧二子清標，」

冷者非今王國之教授乎。曷言乎冷也。謂其常祿之數。歲不過數十石。以廩其妻子。為庶幾焉。已耳。如使廩之不止。其妻子用之。或徭於常。入饑寒。亂心。其顧不免矣。是故謂之冷也。抑又時顧夫控騎。擁蓋。廝僕。筑策。啟宇。土堦。萊蕪。長滿。以轉。睨乎。其他。居則重簷。別障。出則足聲。如雷。真猶隆寒。赤夏之不相及。此又何索莫也。夫是之謂冷。不亦今之仕宦者之情哉。雙崗子始以歲薦就祿。仕得補漢陽學訓。一冷也。尋遷吾武陵學諭。蓋再冷矣。乃茲又遷某王府教授。是不又冷乎。頃歲。吾邑大饑。郡邑諸博士。抱餒而憂。寒冷之色。散於其面。真異塵土。

遺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卅三

吾嘗試察之。獨雙崗子顏色油油。與居熱者無異。心固已私論之。曰。君豈獨不畏冷者耶。夫今以秩則遷。以冷則視舊益甚。因其一夕過。予再察之。既無冷色。又無冷辭。何其壯也。嗟乎。君豈非將有志求勝其冷者乎。夫天下士大夫之心。將憂與喜。正與邪。與萬物通。其榮瘁與天地通。其否泰與天子之神器通。其安危與斯文之命脉通。其流塞是可一日而有冷憂也。我卿大夫而有冷憂。則患得患失其究也。將不免乎。負君誤國士而有冷憂。則進不以禮。退不以義。其究也。將至於賊君父。棄人倫。是又可一日而有冷憂也哉。夫天下士大夫不可一

日而有冷憂。然而懷冷憂者。常滿天下。此何故也。天下冷憂之習。常若沉痾而不可療。而自古不羣之士。常以其身破俗。獨立雖居天下之至冷。而熙熙融融。若遊乎春臺。行乎化日者。此又何道也。雙崗子將無有意於是也乎。且夫以蘇湖教授著者。宋之胡安定氏。同其時為宰相者。蓋不知凡幾。人由今考之。安定冷耶。當時之宰相。冷耶。以蜀府教授著者。我明之方遜志氏。同其時為宰相者。抑又不知凡幾。人由今考之。遜志冷耶。當時之宰相。冷耶。天下之冷。不係於官。係於人。斯又明矣。或者曰。請問自古不羣之士。所以破俗獨立者。其道奚

遺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卅四

在。曰。一單一瓢。顏氏不冷乎。不改其樂。則以顏氏之天定也。曲肱飲水。孔氏不冷乎。樂在其中。則以孔氏之天定也。是故其天定。則居冷而忘冷。居熱而忘熱。其為黷序長貳也。則必明理義。以祛俗敦道德。以同風成就人。才惟恐不及。其為諸王教授也。則必感動以誠。開諭以道。進忠補過。夙夜以之。夫然。則其憂固在天下。在綱常。在君父。其於官之冷。蓋不惟不之憂。而且不暇憂矣。是則古之君子。雖祿位無與。而天下之重恒歸之者。夫士大夫可以一日而不講諸此乎。雙崗子古之永新產其邦。舊多問學躬行之士。進而不憂其官之冷。退而不憂

其門戶之冷不有先得我心者乎雙崗子之不變色於冷必有自矣是故茲因諸君之請喜而為之盡其詞

壁水冰歸序

嘉靖丙戌安吉錢子見蔣子於觀光蔣子曰夫學惟然至矣既越月蔣子曰美而其辨其辨荒學錢子曰然曰學辨曰學然則學曷主焉蔣子曰惡乎主惡乎無主夫惟然而後能辨惟辨而後能然吾見子之能進於然矣未見子之事於然也是故曰辨夫辨以孟子之然也非以戴於然也子觀古之能然者乎孔氏之徒能然莫如顏子然而曾子稱之則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五

是故然則之疑矣疑則之間矣問則之辨矣辨而後能覺是故養之以然養源而辨益精是故精義入神子於然近矣然而未之或問焉未之或辨焉無乃未之或疑也乎夫未之疑非然也未之然非學也未幾蔣子沛逾年復來錢子適戒程執卷以請於甘泉夫子乃為題曰壁水冰歸退以示蔣子曰夫子殆以教吾志乎蔣子曰害子察於病源矣諒我子其能事於然也已夫然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諒我子之歸辨於子者其日衆乎且子之鄉有練塘子者子嘗師焉有莫軒子壞溪子者子嘗友焉子察於病源矣歸而相與辨焉殆無進於顏之然

手札

別尹介石都諫序

道林子退耕桃岡越十有二年同年友尹介石氏來訪乃相與坐星亭倚大觀窺學術異同之論歸之一致忘旦夜焉繼則偕登江工部陳朗谿憲副觀旅峰金霞諸勝又繼則獨與道林隱入翠屏渡桃川訪方伯源楚之居尋又以朗谿之志橋觀萬塘河馬栢林而終焉至是戒行有期道林子喟然嘆曰吾與公可以無今日聚乎夫道成壞於支離之極救之致一反約而揆之孔門有遺論焉衆流橫衆實基之矣使非剛健篤實之英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廿六

相與明中正之途以達於六經使斯人有親乎堯舜孔子之道安知不盡中國而夷狄耶故予二人之聚也斯道之明將賴之矣豈獨予二人之私幸也哉介石氏乃言曰嗟夫道之明也以古聖賢身至之也匪以言也尚口而忽躬行語道而迷仙佛不猶影響也乎是故語知曰默識語成曰然成語識仁曰擇善語存存曰固執語心曰渾然與物同體曰立已立人達已達人語通於家國天下曰能好能惡曰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勿施於乎此聖的也故不與吾子共期之道林子曰知言哉蔑以加矣乃捧卮酒歌鹿鳴與之別因輯其語為篇以為

他日再晤左契并以前後所得詩一十六章合舊稿一章附焉公至數夕汪周潭光祿劉五泉都憲及芷江皆至朗豁則與道林同為主入並集桃園若期而合於手之奇矣然則斯聚也豈非天地西南自然之一大感應哉

別張東山序

予昔之視學貴陽也時則張君東山以明經教授程番予闢文明正學二書院簡諸學之彥館穀而與之講聖賢之大業洗倍學之迷障也故君亦以職事得徑謁講席請學焉尋以憂去予亦以病歸九三載以赴選便又

建昌先生文集卷之三

解七

一過予廬訊起居其尊卑問學固猶夫昔也比其補官建昌四載間簡書地問無慮數四然其詞意縷縷則固猶夫家之子弟出而商於燕趙之墟一博十倍衣食為裕而亟以慰諸其父兄家人也予每以其書示同志曰此以明經會選而援者也夫論才者顧可以其途限之耶茲茲忽携其家道予武陵以歸叩之則嘗以其卷戀丘壑之私數懸諸當路迫於轉調部檄當路者共惜之遂以成其志也夫用人者論其資不論其才其弊一至是哉予昔以予友莫君埭賡讚負經濟才拜別牧守隄於明經不得調飄然拂袖去極慨焉今又為君慨然則

天下之才如二君而予不及知者乎又安得而盡慨之君之過武陵也適西南之警未息故君得其內弟趙君子虛閣數過予桃園精舍止而憩焉予凡有感則即言君亦因言則以請一日問太極予則指虛空以示曰此虛空皆氣也太虛者氣而已太極陰陽折道器而上下之先儒之謬也君唯唯問告子孟子之學之所以異予則拈慎獨以告曰獨也者感通而未形天下是非之幾也慎也者精察而剛決之之謂也持志而無暴其氣者蓋於其動靜之間為慎之故即志而氣舉之矣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蓋惡動而求諸靜言乎志而與氣

建昌先生文集卷之三

解八

二焉已矣先儒不得其意而以孟子之學志與氣交養焉不將為助今之是告子而詆孟子者乎君唯唯問四勿則告之曰勿也者勿之乎幾也精明之至也是孔門不違仁之學也日日而勿焉時時刻刻而勿焉則固參前倚衡之謂矣問用心之要曰亥子之中至矣亥子之中也者動而無動也一動一靜之間也君又唯唯夫君今且行矣去此矣凡子之言君其以為信可以終身行之否乎如其以為可以終身行之不曰古人之言其猶糟粕也夫昔曾子論夫子之道江漢秋陽以濯以暴皜皜乎不可尚皜皜乎不可尚此天下之真腴至味而不

可謂傳者也夫予生六十有九矣固學而未能
為君其宜如何哉雖乎此以勿奪於彼契諸然以超脫
乎跡真積而久洞然曰此心以理果如是彼曉曉者果
皆捕風捉月類耳則予雖已乘化而游顧不當接手而
相與慶乎乃明日觴酒豆肉歌而與之別

別馬子心菴序

予昔嘗學貴陽時吳生民歸數為予言其鄉有馬子心
菴者資稟不羣喜向上性分之學以庚子鄉薦領乙榜
已諭蜀什邽使其獲侍先生教不庶其大有就耶嘉靖
癸卯冬予以病歸歸掃墓於峽之臺居焉比卜釣桃

同十年矣忽一日心菴子來謁青袍黑冠跪而言曰錫
自什邽獲讀翁文字及聆友人吳生歸言神從翁久矣
今願得卒業也居數日乃知其以內江尹赴調銓部以
疾不果遂其釋內江家居已二年其出也以大廓都御
史王公壽泉文選劉公促之察其志棄去故物不復顧
惜惟惟一榻一蒲閉門養靜以其平日所疑訂正而後
事焉則何異逝羽游鱗得返其故林與淵不勝其欣欣
自得也又數日乃知其縮組六年涼寒如故昨之往也
貸於人然後出門還及荆澧即以所貸寄歸故主裝所
餘廣文彌月俸錢耳嗟乎世人生髮未燥即有喜做官

人之志心菴年始四十官又古子男之秩委而棄之誠
非人情矣况又貧耶不尤大非人情也乎求之昔如尹
和靖李延平蔡元定諸君子蓋與之同一取足於性分
而不屑於仕進者此在古今間不希也夫故予喜有詩
曰稜稜異骨插眉端曾向蓬萊住幾年說法老禪今不
少度人彌勒我無然試憑盤粥聊供給更掃藤床任坐
眠亥子交時應自領敢云衣鉢與君傳心菴時有問則
舉魯論一二處與之點破使之即自心之性情觀焉充
舜孔孟萬物一體宗旨可識也心菴時喜不自禁常
為浩歌問之則曰六合之內上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元是渾淪一箇充塞流行無滲漏無間斷世人以未能
觀破此故有許多勞攘添出許多計較此忠恕所以貫
天下之道教者惟有此學之者亦惟有此耳予又喜有
詩曰何緣共此賞花枝酒滿金盃興滿詩萬片古桃吟
欲遍一川芳草坐頻移雲卿有夢來湖上孺子無心感
異時說與耆門老玄鶴百年觀化是歸期及是心菴請
歸欲一顧門戶再來為數年之計言已輒復徘徊去留
總緣然君有不能引決之狀嗟乎孔子為大聖人故能
使其徒七十子心悅誠服卒之日為之廬墓哀思至三
年之外猶不忍去顧予何人哉心菴居嘗慨歎當日諸

賢能從夫子於患難流離以為不可及顧心卷將非其人與或曰心卷茲歸其來與否未可知先生容無贈乎道林翁曰昔尹和靖既悟仁體言於伊川曰靜中觀萬事皆平等無碍伊川曰頭是動上有此氣象始得夫一動一靜之間此天地聖神同一至妙至妙之機要必勿失於動然後為存存實地聰明睿智達天德幾矣是故知終終之斯可以存義教義立德不孤然後不疑其所行此聖人之學所以異於佛老者也如其不然則與近世卑誠致貴靈明卒墮空虛者何異我明日將携酒一壺餞於郭門之外於是乎言以為別

通雅先生本傳卷之三

四十一

別少林章子厚

傳記孔子之言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夫孔子曾之聖儒子貢以為天縱要非過譽其固猶勤勤然足跡遍乎中國盡春秋之賢者不賢者而師之何耶道固本如是學固亦本如是取足乎一鄉一邑謂不必求之四方者世之尺寸之儒不足與於大道者也借使有過人之質將不為沮溺丈人自守其一節者乎是故學為孔子而能從其為東西南北之人者任重道遠於此固足占矣斯不足尚與蜀進士章子嘉言自與予相睽於庚子之冬聞予卜居德山與桃岡也往往有東風掃翼之想

茲之來固償宿約也然欲相依以究大業如大岷之於石翁意固未已焉非其志將從孔子為東西南北之人與是予固當且軋慶也已然顧予今固已行年七十寢寢就未能轉乎抑不能待乎章子又不得不為予悚然懼也已或曰章子能從孔子為東西南北之人子將遂以孔子之道期之與道林子曰濱鵬搏扶搖而上去下地則常九萬里者以其所負垂天之翼欲俯而就斥婁不能也夫如章子者吾能不望之以九萬里哉與遊德山既乃告竹邊書此為贈居桃岡及游德山予得詩九八首因書附卷左云

通雅先生本傳卷之三

四十二

送辰陽二子歸序

辰陽羣子汝明孫子子壽訪學於予予告之曰夫道一也一者仁也仁者無我之公善之本也害仁者己也已者有我之私惡之本也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克己也已克則仁矣物我同體克舜孔子之所以教也費而中節克舜孔子之所以盡性至命也知此則吾儒與二氏之所以似同而實異者其在茲乎二子退而深思久之欣然若有會曰吾始聞大學明德新民之旨矣踰數月請歸且以不克近予為懼夫予孤而貧者也二子孤不如予而貧與予相若予之愛貧甚於貧者

之愛富也貧之愛予甚於良友之愛予也予敢自私乎
予年未踰志學而與貧相遭予時情情焉貧愛予而予
未知愛貧也長而富聞見貴聲華若將去貧也而貧固
戀戀焉由是聲利之志為之一變而始知貧之可愛也
未幾而病復相求病與貧若相期而來也日磨而月礪
所得於病與貧者可勝狀哉今生三十有八年矣友朋
之信乎與予之自信咸若可以去貧也而貧猶若不能
棄予者將謂貧之於予蓋適然耳及夫痛癢力策之餘
而深加省求焉乃始懷然而懼脫然而覺蓋貧知予而
予未深知貧也貧甚愛予而予愛貧未真也嗚呼貧吾

將終吾身貧之終愛於予與否貧哉予哉二子有志而
貧子懼其厭貧而樂進則今日之志荒矣是故以貧之
說告之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三終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四

序類

淡泉序

吾實侑溪公自弱冠聞乃曾祖淡泉之懿於若祖母氏
輒服膺不忘比壯或觀其所遺居舍種植與凡歲時禮
義之度則每仰嘆弗暇以為子若孫雖復有賢者作當
弗能過也一日翻閱故紙偶得昔程太常為翁所作淡
泉卷首題墨輒喜曰百年故物得不毀於蠹魚飢鼠磨
非天耶及是以其事語予弓序之予觀天地間語潤澤
利濟功用廣博孰與淡泉若夫經世澤物之用隨其身

之所臨人莫不如取飲於江河而忘其足則亦惟淡然
寡嗜好之士為然非是則雖才智雄世所補亦狹矣夫
翁勸儉以植家孝友以累行恭遜以安身調卹以廣義
不慕譽組之榮而優游田野之間茲不於淡泉有相似
乎夫淡泉之用每至於不可窮使翁有一日之遇則其
經世澤物將為斯人所賴者顧可量耶惜也止於克庇
其族黨焉耳是則非翁所能也已雖然雲雷將興忽然
而翁醞釀蒸鬱積盈旬日其或倏然而雨則其破山岳
勵原野有必然者侑溪公儲諸身惟取足於內而無取
足於外固得諸翁淡泉之遺然其所負遺際

明時隨其所至雷動而盈涸鮒稿壤罔不蒙潤非翁經世澤物之用蓄於昔乃今固一大洩也耶是故君子求汲泉之用又曷可以其近觀也或曰公篤實彌光利澤行且被天下則翁之淺顧寧止是哉應之曰然然而世之人乃往往求經世澤物之用於茲淡泉之外媿於翁其多矣其多矣

屏嶼胡翁暨方太淑人雙壽承恩詩後序

筆峯于王子之宦遊於微也承蒼子胡子方以侍御順疇林麓以承屏嶼翁方太淑人昇養之惟詩觴之會蓋庶乎通家焉及茲承蒼子之長憲於貴也筆峯子適以

連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

侍御守內艱以伸蓼莪之痛相與道舊論新又真若忽焉神交夢接不知其喜之深也歲庚子翁進封大叅伯與太淑人壽並七十有二矣鶴髮翩翩松栢交勁而承蒼子且以父年益著風裁福履之隆引引未艾於是筆峯子既履吉乃偕侍御恒齋子鍾子博徵風雅於其邦之諸彥衷之緬悵題曰雙壽承恩以丐序於我中丞培翁謂于於承蒼子有寅交焉并以末簡歸之顧于實辱源於承蒼子者夫何敢辭竊觀宇宙清明渾厚之氣鍾於人則為貴為壽為德為才而或傳之累世且無窮焉然而天下之即與邑或多得之也必也大山長谷薄實

漢墟百里環抱襟帶乎外而風氣之蓄乎中者有博大悠遠之勢不然吾見也罕矣天下郡與邑之民其或專得之也必也飢食渴飲忘乎智巧之習依稀乎淳龐隆古之風不然吾見也亦罕矣吾聞微雖介居吳越之間然大山長谷風氣之儲獨與諸近輔不同則貴壽才德之鍾固宜備有抑又聞翁悃悃退讓得自天性太淑人亦柔貞罕儼則夫擅茲榮壽兼世之所不能有者而畢有之豈非理哉或曰子謂傳之累世且無窮也如之何曰是當於承蒼子徵之矣然則以其嘗疏斥權貴不遑計其身之利鈍也與哉曰是其直足稱也然而有進焉

連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

者已抑以其困踣嶺海終奮藩臬也與哉曰是其才守足稱也然而有大焉者已今夫長憲非寄天子威辟能生人殺人之者與小大之獄必求其情雖甚倉猝未嘗以喜怒乘之吾矚於承蒼子稔矣是天德王道之基也書稱惟良折獄詩詠愷悌君子得無似之耶夫古之君子仁于獄而用昌厥後者於傳可考也微之慶專於胡氏其有窮與其有窮與或曰夫然是固皆清明渾厚之鍾屬諸其天者也將奚取於人乎哉曰篤而鍾之存乎天擴而大之存乎人承蒼子晉陟卿輔行有日矣位愈崇則用愈博苟推是心以往則必思以天下國家為已任

而一物之失所固若侗疎乃身馬上以成乎尊榮下以成乎仁壽因天之能而大之以盡人固承菴子所優為矣夫然則又不徒為一家之慶也已或以告筆峯子筆峯子曰是古仁人壽其親無疆之道也請書之以為翁壽

贈姜侑溪憲使序

道林子始由司馬出視水利於蜀也見少參笠江潘子其人也靜而慤秀而溫規其中俗士之耀光榮而爭一飽者弗屑也乃嘆曰庶幾古執又茲被

命督學來游於貴也見大參侑溪姜子其人也質而和介

過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

而理徐觀其言動風致事變紛如殆凜乎其不可奪也又嘆曰庶幾古執潘子之居蜀也凡四年而後以副憲調問其自秋曹出為憲倉視學右廣則于茲十年矣姜子之居貴也踰四年而今始以憲使調夫大參秩重而員寡其一年或二年而即調或調而即為左右轄為撫院固例也而顧視潘子又遲客有知二子者過道林子而論故曰我知之矣廟堂之見與草野之論往往異格而殊調賢如二子而若或遺焉安知非為貴蜀謀耶又曰利與鈍者命也自古賢聖之才且有沒世而不見知者矣其又將奚尤焉道林子曰甚矣客之言幾於道也

惜未及於時也尊疊簋豆弗之貴而玳瑁琥珀之危爭致之若恐後者非以時乎記固有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者又何耶古樂新聲其調固殊使奏古樂於古則聞之而忘肉味豈獨一孔子哉夫若二子者蓋其器庶幾乎古之尊疊簋豆者也則其不便於今也顧庸非理之所宜爾耶雖然士患其不古耳調不調利不利於我何執彼洋洋然燕集於朱扉盛開之日榮光寵奕固自以為得志一旦棟宇焚則或見及者亦多矣梗楠十圍飽風霜歷歲月匠氏或過之而不顧人將謂深山已耳清廟明堂則或有時而需之者

過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

固時也是故士患其不古耳其不在我者於我何執博觀前古恬淡寡求之士方其睥睨時態漠焉自守異於拘儒曲士者幾希若夫天下多事慨然以身許之壁立萬仞而國家之重輕卒賴焉往往非若人輩弗與也是故時方器器我獨稿稿君子固且為特戚之不暇而暇自戚乎執客曰二子者固時也若是同手曰大同而小異者也易豫之六二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言九四方得時有為初與三皆翕然上比而二獨超然守正若將挽焉其志愈確而見幾審也斯義也姜子以之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陽氣甚微之時上六皆陰而四獨復

初處正與善為類不逐時而變也斯義也涵子以之故
二子者時義小異同歸於正焉者也然而姜子其難矣
乎於是客乃悚然作而曰敬聞教矣客退通諸寅公過
予斬一言以華侑溪公之行遂為次第其語書之軸將
以信予言它日之必有徵也

壽大叅是開劉公偕宜人雙壽序

中丞培菴先生世為蜀渝著族先太保文簡翁其尊翁
也今致仕大叅是開公其季父也先生事公如事文簡
常歲遵公誕辰必思以觴綵之怡不獲盡於文簡者怡
之猶夫觴綵文簡也雖宦游數千里之外往往豫期製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六

詞走幣致勤懇焉臨賁鎮凡九月威德一新貴為改觀
顧公與若配蹇宜人誕辰並遇每懷冲冲間形詞色於
是諸司屬相顧曰壽是開公以廣吾培菴先生之孝在
吾黨獨不可耶以請於巡臺方厓總戎紫江咸曰固所
願也遂以祝頌之役屬之外史某某因詢于都閫宋君
曰是開公今壽幾何曰七十有九也蹇宜人今壽幾何
曰七十有八也於乎偕老難也偕壽又難也其希事哉
夫某信頃歲嘗獲游焉其山駕虬湧濤飛舞激薄自岷
而來秀拔雄渾姿態萬狀而江漢二水左右奔注盤束
其麓是使飛舞者止激薄者夷如虎如龍蟠踞不去蓋

蜀第一形勝也夫人之秀傑貴言孰非兩儀清明渾厚
之鍾由渝之川嶽以觀西南清明渾厚之精融結而完
萃可知已則夫域其間者秀傑貴壽兼而有之也固宜
然抑又有說焉清明渾厚蓋天地善氣也故夫人善氣
勝然後清明渾厚之氣應焉而秀傑貴壽從之固不可
以人人例得之也先生之世其遠者予不暇扣姑即其
近上下四世間登進士舉者凡六金紫奕奕先後輝映
求之蜀殆罕其儔也茲公之壽考復如以非所謂秀傑
貴壽兼而有之者乎抑非所謂清明渾厚應焉而秀傑
貴壽從之者乎由是言之劉氏善氣之積其必從來也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

遠矣是故觀先生愛公如其文簡劉氏善氣之積之遠
又徵矣宋君曰即請以是為公壽如何曰先生以天下
為家者也怡公以觴綵者所以廣其孝於門內焉耳先
生之心宜不若是遽已也惟先生茲方以其光明正大
之心夙夜兢惕思淬勵辟司為

當亨紓西南之顧推是以往監梅舜德霖雨一世以垂鍾
鼎固先生志也且先生以文簡事公公獨不以文簡之
心望先生乎故某也敢請以是為公壽并以告于劉氏
之子若孫使知先生廣孝之大又專在於觴綵已也

贈貴憲使胡承菴公擢東廣藩右使序

士之重於進也曷觀之曰觀其退而已矣士之安於退也曷觀之曰觀其進而已矣觀其進又觀其退士之大節也其庶乎夫今則執轡馬曰微諸承老公殆其入乎哉公釋褐佐名郡被簡為御史攬轡齊魯風采凜凜焉以疾歸卧林麓凡五年及再起轉顧英英驍勇則固已衰然居前使其雍容緘然姑勿與羈刀爭利以養望待調固人情也其執鞘之惟不忍忠義之憤奮擊大奸因并指斥當路遂得擯外踣屢濱海殆盈二年是則公之退也將不可以例公之重於進乎夫以其在臺之實理輔之望而加之以被譴之深一歲而再遷未為破格而

建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八

固亦執嫌之害因間而扣馬乃知公之起也循循然一階一級未之或踰累七徙始為貴憲計居貴春又四月始有今擢是則公之進也將不可以例公之安於退乎夫自伊傳周召之風既遠世之君子有能以其身為國家當大事者往往屬諸剛偉恬退之士若夫脂滑藤附神變巧化於聲利之間而其有補於國吾見實罕矣然則如公者所謂剛偉恬退殆非耶予之來貴也先公一月公憲貴之政因得稔觀之大率持天體不事小苛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番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公實並有焉夫貴雖郡衛雜列土夷實居太半

寬嚴舒慘之宜要不可不審也自置臬以來長憲者不知凡幾盡比而先後之如公者寧當多讓也耶是故士君子有重於進安於退之節而不足以建事立功者蓋未之或有也夫天地之理屈伸消息每相乘除况公位已重而望益著旦夕偉東總鉞進陟卿座人固豫以占公公以其重於進安於退之節靡之以宇宙一身之義凡天下吉凶之患痼瘼乃身為之自我者盡其心而成敗利鈍委之命上以報

建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九

當宁之春下以荅天下之望則人寧無曰為國家當大事屬諸剛偉恬退其信也夫與信也夫公將戒程諸賓客咸與餞席于承外吏不得辭載筆之役然因公進退之大節而近望之以辨范之業則固所以酬公之知己也於是遂書之

贈貴總戎沈紫江公得請歸潯序

予昔聞廣右有參戎沈公氏者雄膽氣饒智畧古名將流也暨來鎮貴予熟瞻其神視炯朗及聆其論議慷慨心固益奇之已而獲讀大司馬東塘毛公所為紫江傳與督學三劄李子所序事畧乃嘆曰即使公提十萬衆雖馬湖朔漠何有哉無何公乃上疏引疾乞閒再上猶未得

俞旨最後藉兩臺之請

詔下許以原秩暫便願攝蓋殊數也予嘗因暇從公假履歷私志為備觀公之始末蓋公自參思田調柳慶綏一年已上疏引疾得去嗣強起再參柳慶無幾又上疏引疾得去凡先後諸當道惜公智勇勉番之者殊極溫雅至後迤西之

命則遂堅卧不起矣踰歲乃荷以貴鎮總鉞歸焉夫公年方半百臂力未衰顧受知於時又若此豈非英雄之士所宜竭忠報主之秋乎而公固引疾猶昔者何耶自隆古既遠學士大夫率急進取鮮知恬退往往非見棄逐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

必老死然後已達人君子寧復以止足之戒望之介冑梟雄之士抑又嘗竊觀老氏者流凡其弛之闔之皆有深意而後世功名之士每祖述焉故亦往往樹勲業於當時收名譽於後世蓋老氏用以藏身而智士用以立功也夫吾每接公論議世事見公莫不隨口矢發響應而獨語及功名之際則每若引滿難勝皇皇求置又若負千鈞行赤日思急就清涼之蔭然則公之思鋒錐介冑中將以紹哲人止足之光而其跡遂偶同於老氏藏身之術已耶夫人與其以身為慕膺之蟻孰若以其身為避丸之雀是故達乎此論公斷案固可一言而定其

它固宜畧也雖然賢者進退之義如人一身冷暖自知英雄舉動容有深意拘拘然以故常例之亦淺矣或曰公之乞閒非公之得已也百戰之身金瘡滿體風雨時作呻吟踴躍人固共知之且以公疇昔使國有非常之警掃除攘却非公莫可則公必將以身許國誓死弗顧豈暇為去計哉故公之乞閒固允非公之得已抑顧夫時之可以請也於乎審如是彼盛代文武之將公固將底幾焉如唐郭汾陽者公豈多讓耶公茲歸也撫臺培翁巡臺方崖暨諸司僚案雅共惜焉予茲云爾者固兩臺及群公意也用是敢敬書之以侑觴饒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一

井泉先生家訓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政也者正也以正萬物而使之得所無間於內外遠邇者也何莫非仁心也是心也孟氏之後超然有契握而運之濂洛數君子之外蓋已希矣若夫瑣瑣冥冥蔽之以聞見之粗而格之以形骸之累又奚暇責乎此編蓋吾師井泉先生運休之後所以示訓子孫而仁其家者先生道德名天下承風想望之士奚啻泰山北斗然顧其請老從容維世之賢者固且曰何其春春如此其他固無論已夫使由此編以求先生之心則夫汲汲遇

主毅然自信以俟百聖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不以其獨得是心已乎夫大人者大其心焉者也所謂天地萬物一體是已是故天德王道之學至易至簡先生獨得之精始於讀易大人一章而有所神契養之既久忘我忘名以與造物終始是蓋不容已焉耳故夫學術之大小古儒今儒之判天人毫釐之辨也然則讀是編者苟徒曰此濠氏家訓云爾奚異於會面錯過睹驥黃牝牡而遺其神氣者哉

聖諭衍序

序曰有天命斯有民彝有民彝斯有道術有道術斯有

道林先生先生卷之四

十二

純才有純才斯有至治其惟觀諸養士乎三物之教德行道藝之選道術昭矣是故德至而行亦至焉行至而藝亦至焉降是則惟藝焉耳已代非無美才焉義利王伯離焉耳已夫古今以天地則古今以人才而顧相遠乎惟其所以養之者庸有間乎爾是故古之語善養士者必崇乎道術道術勝而後天下之惟從事乎藝以為學者其庶乎可挽已甚也伏讀

聖諭而若有啓焉是故為之衍

贈貴泉副駱溪石公上最序

今制藩省惟十有二營西南之隅龍仲蔡苗鍾見危危

諸夷之屬雖居焉而以漢兵守之者曰貴貴析四鎮居其東南連據廣右與其僮僮之屬參焉而常歲弗靖數勤大師者曰都清公以憲四品大夫領之固制也始公之秉節而來也適凱口破滅之餘赴闕轉餉勞懷連歲所部之內十室九空惟公雍雍抑抑聲色俱泯先之以安靜行之以忠信佐之以威克以是勞者以息飢者以飽嬉然怡然都稱無事殆自昔鮮睹也及是公乃循例以上最入

觀實諸大夫將如故事祖餞之郊皆謂某外史也宜有詞以張公之美夫某何言哉竊聞觀德者于其政觀政者

道林先生先生卷之四

十三

于其民此不易之論也夫勞者息飢者飽嬉然怡然曠悍之習蓋幾于馴而柔矣是不可以觀公之政乎先之安靜行之忠信佐之威克偕時之用蓋幾于懷柔之義矣是不可以觀公之德乎夫通一無二者宇宙之理華夷辨焉者其分也寬猛異施焉者其時也當夫威震太過而民既然弗寧橫刃挺戈至滿山澤有能從容揖讓招徠而降之固仁人所與也矧公承掃除之威瘴疴方潰元氣正也操重舍輕與之無事是固于其病羸之餘而飲之以菽粟清其之波參木和平之劑如公者不謂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者乎或曰子若知公矣盍究言其

本曰予嘗關公眷眷乎溪石之幽將若就而濯纓焉按竿焉岷其潛于神慮可知已夫聖賢之學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公其感而通也為仁義時出之用為剛柔迭運之幾為與天下同吉凶之憂患靡乎大哉蓋未可易言也已以公眷眷乎溪石之幽於茲不有默而契之者哉昔者夫子語子張蘊蘊可行之道曰言忠信行篤敬至矣而復益之以參前倚衡之說此豈贅詞已乎皇王大道之原夫子平日發憤而敏求者固在是也然以公眷眷乎溪石之幽於茲不有神會而心得者哉公行矣將取道乎桑梓之墟公之鄉多淑人君子若左溪子昆季

蓮塘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四

南沙子仲敬子又予之嘗與游者蓋以是共商而訂焉於是諸大夫聞者皆曰是可以贈矣請遂書之以侑觴

說類

白兆山房說

楊子仁夫求志白兆山中既有年矣是歲丁亥余與之會於南雍觀光楊子靜默謙冲渾然似道其論學週周程以上尋孔氏不墮於近世語言門戶之病余既買舟楊子出白兆山房卷屬余為說以寓朋友規警之義且以志相得之歲月白兆山余莫究所從始且余素不能

文其能為茲山曲繪面貌耶惟易之艮有山之象余每讀其彖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竊以為此求易之要作聖之本千聖千賢體用內外合一之旨也故十餘年來所致力者惟在於此既以正諸楊子楊子不謬今欲復為山房之說抑豈能易斯言哉顧余且自期數年之外將索楊子於白兆山中相與登第一之峯盡風雲之興計楊子明年當還山願以此為我致諸山靈他日山靈無見而咲曰疇昔之言何如哉則幸矣

立齋說

蓮塘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五

人何以立曰立身身何以立曰立德德何以立曰立心立心其立德矣立德其立身矣曰立一也而身而德而心曷謂焉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立身之謂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立德之謂矣中立而不倚立心之謂矣故夫三者一也曰語心而中立不倚不淪於禪寂乎曰禪寂者求照於無物之地掩其鑑而語照者也內外二也中立不倚即物而照而鑑常炯炯爾也內外一也是故動而無動精一其至矣致其精一立心其至矣曰業舉者日不免乎紛驚而旁擾也柰之何其進是也曰業舉照也塵其鑑其能照乎故夫中立也者時而業舉焉時而

應耐焉而鑑常不失其為鑑也德業合一也體用合一也內外合一也斯其為立心乎曰今之業舉匪鑑而能照者有之矣曰然此望十一於千百者也雖然可以為立心乎其業之精也可以為道藝乎故業與心二業斯敵矣而况於病心乎此以立心彼以病心顧出此而入彼匪智執甚焉是故讀孟氏之文其氣浩然矣孟氏固曰先立乎其大者也立乎其大而其浩然者在我矣獨獲於文詞乎哉陳子秉正業舉而有志於立愛書此以貽之

子漸說

辰陽高子舊學於雲盤子雲盤子嘗講正學於陽明子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六

之門是故高子之來遊道林雲盤子力贊之高子蚤名等嗣易為竹字為子虛來遊南數目請曰等先君子所命也顧宇而復之道林子因字之曰子漸夫漸之為義有序而弗驟其等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漸之謂也高子曰等實稟蓋極弱者也漸之於學誠知其不可易也而亦有中於弱病乎哉道林子曰甚哉高子之善問也第未察濟天下之弱者莫良於漸也高子曰等聞諸雲盤夫學始於誠意而其功主於格物等於是殆竊有志焉顧坐此弱病而弗之能也子且以為濟天下之弱莫良於漸吾固姑從事乎哉道林子曰甚哉高

子之善問也樂來與知弱之為已病也夫弱心病也今夫人有病而醫治之汲汲焉猶恐其或後者蓋真知其病足以梗吾之榮衛而害其飲食不治則且死矣子之戚夫弱而思有以強之也亦猶若人乎哉如未也子固未嘗實用力於漸耳而可自誑乎且天下之病於弱者不少矣知苦其為而不啻其身之病者弗多見焉子且以為何耶夫人於其身之偶病而知極苦之又急治之者彼實嘗觀其不病之身之誠足以為快也子未觀其不病之身而徒欲去汝病焉吾敢信子之能漸哉高子唯唯起謝曰敬聞漸矣是故茲其歸也申而識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七

原學說

學術之大同天下之幸朝廷之福也君子之好德治平之漸世運之占也然二者亦未始不相須何也學術大同夫然後人人聞大道之要是故好德者眾矣好德者眾夫然後天下學士大夫非學不問不講是故天下之學術一矣天下學術之明也其始於君子之好德乎天下好德之眾也其必由於學術之明乎明興承宋濂洛大儒倡明正學之後由之以邇孔氏一貫之旨以達於三聖之精一譬之循故道而往宜無難者惟夫大難之餘天下學士方離干戈之慘有能博習詩

書所搜物理遊而行之周越於度則固未末之矩也奚必辨其察於孔氏與否乎百餘年天下治平乃有大儒白沙陳先生公甫一掃支離忘言默識由是孔氏之門始於識仁體而緝熙於誠敬之傳燦然為之一光嗣茲蒙哲並起講辨益精天理良知之訓遍於天下亦可謂金聲玉振矣然默識默成不言而信論者猶有憾焉何哉夫天理良知也者非吾心吾性名與字之類也乎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識者識此也學者學此也是其下手之始固在於默識其真面目不必其拘拘然名與字之辨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成

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八

者潛神之極倏焉化矣非夫天下躬行君子其孰能與諸是其終之成也亦惟默之熟焉已耳人力知思弗與也是故其誨諸門弟子也惟忠信惟戒慎恐懼靈明弗遺也夫不云靈明非其智不及也惟誠敬而後可以語心之存心存而知止是真靈明也已其提揭真面目示人達也惟曰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空無弗道也夫不云空無非以是不足貴也渾然與物同體乃始合德於天地內外卦用合一是真空無也已孟子曰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傷異說之為害也夫使拘拘然天理良知之辨而不求諸心求諸心矣而不要諸

默要諸默矣而弗察乎光輝孔子合德於天地之幾方且附影和聲貴靈明而賤誠敬主空無而弗察仁體此其去橫議無幾矣雖其質之良其有能達於盡性至命者哉抑釋氏與吾儒其命心為覺同也然而聖人之覺也體萬物以為公釋氏之覺也外一身而守寂公私大小判矣夫使奮然有興起斯文之志而顧於吾儒戒慎恐懼之幾天地萬物一體之公無暗焉則不知吾聖人所以異於二氏者在此也其混儒釋而一之又或敢於推釋氏於聖人之上而顯然從之也復何足怪哉西蜀孫觀溪先生持憲荆南忽走一价及我桃園重幣溫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九

詞若欲過公車叙宿雅而不可得公之好德殆天下不多見矣且具良軸以丐鄙言謂行遂歸侍之請將懸之東臯精舍以為新德之助予時方與吾年友介石都諫商相別二十年新德之功於是對使徘徊歎慕久之夫公之粹質遠期予昔雖以憲務妨奪未及深悉然顧蒞荆清肅之度徵諸往者與吾介石蘭交之締契許之深則公之學術不有先得我心者乎惟其老矣學術之憂徒慨焉耳惟公方道明德立之年或出或處身明斯道使天下曉然知周程二子接孔氏無疑而外此者皆析雖精語中正無取焉豈非千古之幸乎

大學說

瑞亭子劉子為益陽南溪歲乃遣人走書以其政告于道林子道林子喟然曰夫令造民者也非徒治民為而已夫民教於令久矣顧茲猶有若人也哉或問曰何謂也曰善養稼者去其害稼者而已善養民者取其害民者而已瑞亭子非達於是者乎比覽其書詞則謙謙乎若將惧其弗勝而且曰吾非不有慕於先生之學顧未有靈骨焉或者其終無以進於是矣道林子詫曰嘻瑞亭可異也豈其不欲自處於知學者與既數月俄而周子仁甫偕其弟禮甫自其邑來謁道林子問學焉相語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

既輒為言瑞亭子之政愛戴之秉見乎顏色若不啻其口出問之曰瑞亭子既心民隱吾既知之矣於作士何如曰已擇形勝開書院樓觀屹屹將集多士講正學矣且復稽往牒參士論以來夙昔才德之望而樹之風聲某高祖大理公已首被表異為大題其建復之坊矣倘先生勿靳一言俾戾之風得永永於敎邑也不亦美乎道林子聞而喜曰於民隱則然於作士則然將不謂賢士夫與吾於瑞亭子而勿言將復誰言耶且夫瑞亭子始親蒙無幾即為民搜其不得休養之故而盡剔之都里一二豪猾不奉法者又按其罪而重誅之茲其心何心

耶將不謂民之恫瘝即其身之恫瘝而民之欲惡即其身之欲惡也與哉夫既視民之恫瘝即其身之恫瘝而切切乎民之欲惡猶其身之欲惡則瑞亭是心固即道也已而猶曰未有靈骨焉瑞亭其不可異也哉於是二子避席而起曰願先生終誨之無徒引而不發也道林子曰夫人知四肢百體之為我也而知浩浩天地為吾軀殼而天地間品物萬形之皆吾四肢百體也乎而知推而上六萬四千八百年推而下六萬四千八百年之為吾一息也乎而能因睹吾是心上覆皇天下載厚土日月不足為明而宇宙不足為大也乎如其未也則是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

猶無睹於道也瑞亭子吾聞之矣居京邸即海內道術之英而論學焉凡若干年其講於茲必素矣其尚有疑於政與學也何居焉是故吾聖人之學非如老與佛清淨虛寂而已焉者也即萬事而其無方無體者在矣即以身視宇宙而天德在矣即所惡於上下左右前後而勿施而王道在矣即兢兢乎一念好惡之幾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至贊化育在矣其要不在於默識而自得之哉是故聖學至約也博極於萬化一心而已矣知乎此則知至學知至學則知至樂知至樂則死生晝夜一也而況於聲利乎然則又何慕乎仙釋之攘攘乎根

塵之除而與天地萬物邈無與焉已也越明日二子告歸遂書之以復於瑞亭子

記類

文明書院記

貴學憲公署之左有舊文明書院荒址焉詰所從始正德間督學使毛公既闢公署即置館於此以育蒙士今書院之前門暨過堂尚其遺也額為文明非公始公得古額石於土壤中篆跡云云故公因之其地實公以直易諸居人意者或即古書院弗可考也自公調去篆師遂散其公署則時借為往來停驂之館最後乃易題

建興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二

為清軍察院其茲齋楹則爭取以為諸衙別舍故不可取則或聽其下撤而為薪予始至從署窺之自過堂以後惟敗瓦殘石顛倒隱伏於亂莽叢棘之間乃嘆曰夫人之無意於風教也一至此哉予既感慨于此無幾諸來學士遠近日集人自就舍以居乃進諸士謀之曰興荒址弗可違也顧費將奚徵或曰故牘歲通幣金可覈也再謀曰以責二宣慰使助之何如愈應曰可併從之閱再月果得金百兩有奇爰即故址而高而卑而堂而舍凡六月而工告成諸僦舍士欣得所居乃爭言曰非先生其誰庇我予乃告之曰子以是為若輩庇乎夫庇

有大焉即之無像展之無垠橫之則覆天載地是自古神聖之所以庇宇宙也子知庇之有益於子矣可無進於茲大者乎於是諸士咸喟而請益予又告之曰有像之庇其庇也有限無像之庇其庇也無涯庇而無像非爾心乎悲夫世儒之以有像求心也多矣是故知無像之庇夫然後匪天而高匪地而厚六合之內何物非吾物何有非吾有夫多進於是其於風教也有不皇皇然爾手而曷忍從而加毀矣乎孟子論君子之樂曰得英才而教育之其三樂也解之者曰君子之樂樂斯道之傳之者衆也噫心腹四肢之相應其容諫擬爾乎甚矣

建興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三

世之聞道者鮮矣諸士悚然曰是先生疇昔之教也讀鏡諸石以詔來學

益陽縣龍洲書院記

教興而後六經之道明六經之道明而後天下之異端熄甚矣教之不可已也夫六經之道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今天自其六經求之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非其同以天之心為心者與非其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與堯舜禹之授受聖學相傳之始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一也人心道心何云乎人心言乎動以人者也道

心言乎動以天者也動以人者感於物而物得清之者也物得清之則何適非陰故曰危動以天者感於物而察然順應者也察然順應則何應非妙故曰微何云乎惟精惟一也此開慎獨之源之始也以明乎聖學至要在慎乎動用之幾焉已耳精也者言乎其察也一也者言乎其守也知至至之同之為戒慎恐懼一念也譬者曰雷電並至夫雷電猶二之也何云乎允執厥中也中也者中心也即所受於天地之中也在天為中氣在人為中心其為道也不亦重乎執之者舉之也言乎其能勝之矣故道心者非他也即中心也惟中所以為道也

近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

易貴中正非故以中正喻諸人也天也者自道者也心也者自中者也夫無用而不中然後可以語中心譬之鏡焉無用而不明然後可以語明鏡是故精一之功至而後中心立矣萬聖一心精一同焉耳然由孔子邇而至於堯舜其誰非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乎其誰非以天之心為心者乎故一心者其仁也精一者精一手此而已前乎千萬聖後乎千萬聖未之或二也由此者謂之真儒假此者謂之伯術異此者謂之異端夫真儒教興則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大夫夫婦婦人臣恭小臣廉士人有實行閭巷有善俗和氣達於兩間

位育微於上下彼駕其虛幻之說塗世耳目內之不足以輔天性民彝外之不可以為家國天下者其能或之乎甚矣教之不可已也尹益陽劉君瑞亭某始下車即訪求民瘼次第釐革已覽學舍卑隘未足以羣育多士即思有以拓之視古書院故址皆不可乃度地於郭門之外遠近之間顧江南岸四龍峰自浮丘蜿蜒而來舒為龜臺擇江抱郭勢如扼江之狀而十洲者連綿帶吞吐江心共為邑左下流鎖鑰曰天作地藏鍾秀之區其在是矣卜書院于茲羣多士于茲庶其有當之者乎以白諸郡太守鄭公少章某公曰吾方以士群知學為

近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五

憂宜亟圖之毋後惟時太史趙公大洲某適過而登焉曰龍峰蟠如羣洲鱗如易頭曰龍洲書院君喜即即日往規畫焉前為大門四楹門內為講堂六楹堂東西為師舍相對各若干楹堂背為尊經閣凡三層高可五丈深廣各以其度最後為五賢祠名宦鄉賢附焉蓋自郭中徙而祠於此也亭榭廚庫各規所宜為之繚以垣墉凡若干丈距郭雖僅數百步許而負山面江高明爽豁加之巨材良藝聲如煥如規模之勝蓋侵軼石鼓微於矣其費則自捐俸外區處良材舊五賢祠居學傍其地久浸侵併君廉知之實其罪第令抵修祠閣令下

不替而集又視民所犯情甚輕力能贖者聽其以瓦木諸料抵贖人亦稱便故是役也經始於嘉靖辛未之夏落成於茲歲壬子之冬據山川之勝則若鬼神啟其謀承兩暘之時則若造化成其盛美感上下之孚協則徵夫曠典有待於豪才初學諭梁君某樂君茲續謂不可無記以懇諸大洲公曰宜歸道林子乃介其徒郭生某等以其狀來謁道林子義不得辭唯焉夫君旅居燕薊博友四方凡君千年其汲汲於茲舉也將無大有感於中者乎夫吾前之云者固千萬世聖學的也學而不準諸是非外之而遺其內則內之而遺其外其為迷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六

於中路一耳其不在多士深察而慎守之哉

懷虞山記代作

嘉靖乙酉冬琴川先生來為南雍少司成惟時大司成甘泉先生剗舊敷新協士於道先生乃規宜從便不疑於異同惟義之安既匝月教用益揚士罔二志天下聞者咸曰惟南雍盛矣然而琴川先生乃復克濟以道其真天下士之幸歟其尤國家教化之幸歟越二年丁亥先生引疾乞歸

聖天子飭吏部留之既圖再疏辭益懇諸耆知先生者咸不可共強起之先生不獲已乃出視事居常抱悞於

不擇擇然者諸生或請其故先生曰南山有鳥能為人言世爭異之或得而養焉盛以華籠繫以柔絲食以梁肉諸園深山密林所未有也然而俛啄起搏常四顧而遲回若將有思焉子且知之乎夫吾今則亦有然矣諸生有進而言者曰嘻先生其有思乎哉聞竊聞諸先生之鄉人先生常居邑之震山矣夫茲山之為勝也闢大江之洪波俯崑承之淨鑑挺拔秀特巋然尊居而鳳嶽龍峯遠近翺蟠蓋彷彿豐德克道之士玉色金聲而環侍者自不能不為之俯伏拱揖也至於草木燁其文章煙雲駛其變化箇籟負夷齊之清松栢抱比干之節芝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

蘭謝桃李於深谷鹿豕避豺虎於叢林急泉破石而致果鳴焉和聲而無猜其為取萬狀舉健之下衆美畢陳先生將息往來於丹岩翠壑間不知凡幾然而或靜取之以弘其氣或動取之以貞其志或博取之以盡其變或約取之以執其要培根而達枝養精而造深人固不得而知而先生亦不得而自知也夫是耳得於先生之鄉人實久矣然則先生今之思也得無在是乎哉雖然抑又聞諸先生矣達人者一身不為局一隅不為滯是故觀寥廓以大其虛觀日月以大其照觀易簡以大其學觀剛柔以大其用觀日新以大其德觀富有以大其

業觀寒暑往來以大其感應夫是之謂達觀是固又先生疇昔之所詔云爾也夫今也固且春者乎一山之樂先生其何居乎先生曰吁子之意則弘矣惜未知余思也夫鳳凰高舉縉緇莫施麒麟雜游抵觸奚免昔余之屢茲山也弔巫咸之往獨訪虞仲之仙居踴躍涼涼浩然自樂不見其是世莫得而非不有其譽世莫得而毀今也名與實乖動乃遠咎而立而毒矢先加影存而吠者不止夫與其為嚙噬之鷄孰與為昂昂之鶴與其吐艷而采折孰與抱馨而自怡是則余之所以思也子識之哉言既乃為之歌曰大道兮闊遠大音兮寂寥瞻故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十八

山兮渺渺抹吾馬兮逍遙于時對者俛仰嘆息再拜而退記之者為誰武陵某生某也

城隍靈異記

代作

嘉靖癸未湖省大飢常德為郡土瘠民勞而賦日加益至是死於飢者十之四群呼而犯巨族資粟者十之三張旗露刃神出鬼沒突然如山崩河決而人無不禱其魄者則十之二曰李廷柯者蓋其間之魁傑也太守師公甫蒞郡殊以為憂時當道胡公朱公適臨郡一聞輒相謂曰飢殍枕藉道路而盜賊乃肆熾如此未死者何以自保顧彌盜匪荒政急耶遂以其事責之於指揮

丁某周某且諭之曰自昔有事於誅伐捕斬必於神衛焉以頌其功爾輩宜具白之城隍之神庶幾有顯應焉吾嘗為張之俾無朽也某某遂如諭既而率所部詣賊出沒之所南陔旬果獲廷柯及餘黨若干人夫郡封平曠開豁甲於湖北諸郡南一面數十里外獨多山山皆峻絕巖阻延袤接諸夷踣長實以故他郡之避徭役而流徙者爭居之東南為長沙之益陽俗尤橫狂驚悍健訟樂聞一夫或跳梁於茲則大吠而響應者不呼而集為是得以神出鬼沒司捕者往往莫敢窺伺方廷柯呼其間人視之如神蛟怪鱷不可得而制也二公違官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九

兵臨之正如入无穴而直探其吻其誰不為之駭耶然而不費一鏃取巨滑如取小兒而束之謀發而機自轉計決而賊送死於手非神之默相而冥助焉其曷克有是哉由是大守師公謂二公嘗有意於神矣乃屬記於余有疑而問余者曰夫神誠靈矣顯尤待於禱乎哉微禱神終無誅乎哉且夫獸心而人面巧切而奇奪為世巨靈而莫或敢顯然仇之者紛紛是也將無得通神之誅耶噫嘻何其知神之淺也夫鬼神之靈上帝之靈聖人之靈一也前乎千萬世而知後乎千萬世而知吾於聖人蓋有微焉而謂神弗然乎哉謂上帝弗然乎哉

故陽善陰惡老死而人莫知其爲而卒得奇禍者人莫之鑒而神固鑒之也况陽惡者乎然則固無所事於禱乎哉噫嘻世第兄夫神禱而輒應以爲茲神之靈焉耳矣其未禱之前厥靈孔聖擊之而莫聞其聲摧之而莫觀其形者則未必知也夫凡任天下之事者每爲利害之所持故瞻顧望訖無成功二公不忍民之困於盜賊毅然思捕而擒之期於必獲而靡恤其他然則二公之蒞茲部也安知非神之爲而二公之獨無惑也安知非神之啓歟於乎誠由吾說而推之神之靈豈獨靈於禱之後而已乎神之罰豈獨可畏於禱之後而已乎茲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十

舉也尸之者二公贊之者大守師公若夫出入賊巢則指揮丁周諸君與有勞焉夫皆不有其功而歸諸二公二公復不有其功而歸諸神於戲豈誣神哉豈誣神哉一泉記

高平郭子得泉於其邑之南其名曰一泉嘗喜而徜徉於其間若有所契適言於蔣子曰夫泉洞洞爾冷冷爾吾獨愛其混混而未始寤即吾足跡所到目捷所睹殆數百里許凡諸若靜鑑流若奔馬激若鏗玉浩浩焉而未觀其終者何莫非斯泉爲之也且夫天下之水極於江河焉至矣以予觀於斯泉岷岷之源固隱然在吾目

中耳吾不能爲岷岷之源將學爲斯泉可乎蔣子喟然曰嘻郭子其知學也與哉顧以子一泉而二於岷岷則又非也已且子以六合大而一塵渺乎瞬息近而千古遠乎是故古之善觀泉者以一泉觀萬泉以一泉觀萬泉是故能忘泉夫能忘泉是故能以泉觀我能以泉觀我夫然後能忘我夫能忘我則曷泉而非泉曷泉而非泉則子一泉又何讓乎岷岷也已郭子聞而喜且拜曰吾廼今知學一泉矣請亭於一泉之上而揭子之言以爲訓

彭山縣儒學記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卅一

嘉靖歲丁酉冬道林子按彭惟學官適成于時令周良弼氏暨攝學事眉學師楊思震氏具狀請記及茲再按彭蓋匪暮矣周令暨學師龔甲氏再請益篤乃爲之記彭學舊在今城南門外距縣治里許自正德已卯歲饑盜熾舊城夷廣弗利於守有司疏諸當路乃縮其半故學宮擯置城外幾二十年師生咸以爲病值歲屢歉改遷之議當路每致意焉而咸弗克果逮歲丙申學師高節氏以請於撫臺西野張公公乃親爲相其地而決之少衆南池李公遂身任而圖焉于時眉守方端氏暨良弼氏承志矢勤咸罔不力越丁酉之冬而役乃告成爲

學門者一居廟門之東為廟門者二前為櫺星次為戟門中列六楹為先師廟左右各八楹為東西廡廟之西為教一亭為啓聖祠為鄉賢祠廟後為明倫堂左右各為齋一堂之後為麗澤堂用儲

制典焉以及神厨神庫倉廩解舍罔不井然以序陳列而制度規模大小廣狹又各惟其稱一周優其間匪樸匪侈而雅肅觀豁若在塵世之外卓乎美矣於手事之興廢人也而實皆天也而况茲學宮又斯文之所關與今之偉然而一新也無乃茲邑川嶽之靈秘鬱涵蓄之極將為煥發文明之盛故茲人事若適然符會也耶且夫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二

茲學宮之新也固特以新爾彭多士也新爾宮弗新爾止爾其曷居爾宮爾居也顧匪爾天下之廣居也日居爾學宮而曠爾廣居可得謂智乎學宮人也廣居天也若爾人弗若爾天可得謂仁乎今之士日汲汲焉以新其業者吾知之博聞強記曰吾新吾見也歲鍛月鍊曰吾新吾文也夫使其見其文誠新也而可以謂之業乎而可以庶幾吾所謂廣居者乎以是階青紫謀利祿成庶幾其能副矣可以為斯文之興否乎是故爾彭多士其尚新爾見惟見道斯可已其尚新爾文惟根道斯可已道者何心是也夫心可以遽謂之道乎今之語心者

皆自其有蔽之心觀之也有蔽之心非心也與道二也乃若湛息於夜氣而發見於平旦是其是而天下同是焉非其非而天下同非焉是則夫人之真心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謂正道也是則吾所謂天下之廣居也是則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儒之所以為儒一失乎此則鄉人焉已耳又其下則夷狄禽獸焉已耳故夫心也者即道也外心以求道者世儒之惑也是故見自心則謂之見道盡自心則謂之盡性達自心則謂之達天德是故聖人之學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與行皆心之感應也之信之謹心之精也惟精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廿三

故一惟一故不息自大賢以往清明洞徹日與常居其此而已故學也者皆心也心之用其神矣哉爾彭多士謂爾心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二乎否耶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與爾心同乎否耶知其不二自爾心而求之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氣以達於盡之所為以無息其夜之所息日新又新與天同運政事文詞淵淵乎出矣而謂斯文之興不可異乎夫然則彭之川嶽得借以重焉而自茲語氣運之盛衰或亦將取必於人事矣爾彭多士其尚自最執良弼氏乃拜而受之錄諸石

一隅記

古黃之原有自號一隅先生者或異而問之不答固問之乃從容應曰吾嘗朝出而漁於溪得盈尺之鯉亟歸而烹之食未盡尾固已充然填腹矣又嘗斧桂為榻其長不及七尺吾每伸足而臥蓋慨然有餘地焉是故吾一隅之所以名也客異異執于是問者唯唯道林子聞而嘆曰太古之世民俗渾渾故其欲易足吾不圖今之世有若人也然抑又聞之古之致澹養神之士居環堵之中而慕席天地處一室之內而周流六虛斯人將有意於是乎哉或以告一隅先生先生曰是將進予矣敢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增四

不亟拜以從事

眉州重脩儒學記

嘉靖戊戌冬十月道林子按眉乃學師率諸生執牘而請曰眉學自

國初創復以來臺司郡守屢有脩拓乃今方守端尤悉心焉而學宮之制于茲益備矣夫學明道以淑才地也得巧一言不為眉之慶邪乃閱其牘學之敘一亭啓聖及鄉賢名宦諸祠皆前守所建規畫草草方守端乃改建教一亭於明倫堂後以啓聖祠次焉而又以名宦鄉賢二祠翼於前為士再比弗利乃更其門而大新之門內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五

肇建風化本源坊一座是冬大水二忽湧出於江守異焉乃取而建旗樓一於櫺星門之前題曰金聲玉振其廟廡堂齋學舍辟宇因舊而加葺相宜而更置者多矣乃進多士而詔之曰方守重改作而事迫其常吾舊知之顧茲於爾學獨勤勤焉若有不得已者何執夫真世常衡莫大於理義約民循執莫急於風教無亦以是用悉心焉已邪夫諸制備而規模之宏條理之整偉然秩然將其中者固自以眉之學宜甲於蜀或不可得而方矣抑思斯人理義之極借是以昭明流衍所以于茲厚養而豐植之者不可一日弗講已乎抑思理義之極爾

心自足所以由講而自得之者不可一日不先於蜀以自神堯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千百世之上以俟後聖於無窮已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由盡心以知性則知非聞見之粗耳也由是而存心養性以至之臨死生之變而致命精義以終之則行之篤而不違於終食顛沛耳也所謂不可一日不講而先於蜀者非是之謂乎爾眉多士微卷瞻古操筆修詞固謂事君由是也夫苟念慮之微或際於孟氏之訓則雖以其藝先全蜀而名天下至語立

萬物之表以將乎皇王大道之前其功極於昭民彝壽
人家國以其身繫天地之否泰君子諒弗與也夫然則
學制雖備甲於爾蜀不猶為虛器乎夫誠使有司勤勤
修飭之意或亦若是焉爾也則亦均異乎古矣於手其
尚胥監諸古於方寸暨師生乃請拜受之銘諸石

蔡坡記

都閩王公寓居羅浮之麓長坡際天望之而翠葉披披
赤英纍纍者蔡也公樂之因自號焉貳貴閩一年矣乃
請記於道林子道林子亟觀于公視其惻惻無華質任
自然公家事無巨細一臨之以赤心勿貳之以人殆仿

佛葵若也因扣曰子之取諸葵也其義何居曰吾見今
之為將者張網而漁走狗而獵皇皇然白晝而輸以博
一壘將肆登焉以盈其欲者無算也甚哉弗葵若也吾
耻之臨陣對壘內顧妻孥惴惴息如臨湯火逮喪師
失利又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戚焉者無算也甚
哉弗葵若也吾耻之夫吾惡此是故于葵取焉蓋非曰
肖之也將希之云耳道林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葵
愛日臣子愛居葵也者忠之似也使臣子而皆為葵何
國家喪亂之有公起麾將專銳嶺右凡幾年休聲戰功
受知當道不以其得于葵乎乃為作蔡坡記

程番府改建儒學記

夫學明倫而已焉者也明倫明道也學宮美矣而多士
之心苟情於道猶昔也將不為虛舍乎曷謂道夫廣大
而善應者心心即道也曷謂情於道夫吾廣大之心其
有吾耳目乎有吾口鼻乎有吾四肢百骸乎其有物與
我乎其有富貴貧賤威武乎其有元會運世上下古今
乎其有皇帝王伯事業乎是故有吾耳目則情有吾口
鼻則情有吾四肢百骸則情有物與我則情有富貴貧
賤威武則情有元會運世上下古今則情有皇帝王伯
之事業則情然則奈何蓋古聖人憂之也是故為之學

校焉為之師儒焉學校師儒固所以講明乎此而發其
情也夫今也糟粕而餽餽之臭腐而鉅釘之糞土而藻
繪之則固不祇足以增其心之懣焉也哉是故學弗明
雖充舜不能回天下之俗志弗辨則雖資如閔冉固終
於懣焉耳今天下美質者何限踵俗而習故出此而
入彼寧泯泯焉老死為禪中虱而不欲見天地四方其
誰之咎乎王生悚然曰是足以訓矣請遂奉之歸教鏡
諸石以詔多士

邵陽縣改建儒學記

古重改作此改還邵陽學何義也相山川風氣之宜而

為之城郭為之宮室古聖人固為之矣况學宮乎按志邵陽學即古邵州學舊在今府治之東負北而南向宋大儒濂溪周子攝州事日嘗為遷之郭外東峯之麓其又遷而復之故址也蓋不可考其歲月矣十餘年來學諸生數以弗利白當路請遷復郭外故址俱不采嘉靖庚戌火泰場公西渠某來守湖南諸生復申其請公雖領之顧猶鄭重其事未即果也越壬子巡院胡公梅林某出按潭諸生走白馬遂移西渠公議公乃躬即其地相之曰自民得徙居之高下變遷久矣奚其可方擬他卜之諸生翕翕復走白巡院於衡梅林公曰曷從諸生

請西渠公乃為偏相之已乃曰東峰擬按西顧邵資二水合而盤迴即以其南向之址改而東向面揖東峰之秀俯瞻二水之清於山川向背之情不有宜乎與太守方公甚同觀之太守曰允其宜哉弗可易也於是戒有司令徒庸課日而舉事乃廓其隘乃增其所未備始事於壬子三月落成於是秋七月視舊址則閭中方外不啻倍焉其制則尊經閣經義治事齋與夫誦舍櫛如泮池壁如皆昔所未有故游其中者罔不心豁神憚矣厥令張君某暨學諭某學訓某某以西渠公之命介蕭生某劉生某來謁請記道林子曰成天下事其在聲氣同

志意同乎夫諸生以茲白諸當路不知凡幾矣至梅林公乃始確然果之公之心何心哉固即濂溪先生之心也至西渠公乃不以諸生而白巡院為嫌欣然為圖之卒終之此其心又何心哉固亦濂溪先生之心也夫二公之志通而克有攸濟乃如此凡天下事之成也豈偶然哉二生之來請記也西渠公授以言曰此梅林公教旨也夫梅林固誤知予者其以是屬之予也豈不以茲學為大儒精神所在之區明其至學於學宮一新之始是固興起正學一機哉夫濂溪之學揭之圖書者備矣其曰無欲則一言舉之者矣夫其曰無欲也者非心之

謂乎何也心無欲也有欲非心矣存其心勿使之或昏而還惟精惟一無在不然如日月之常明而不息焉是則其無欲本旨也後儒不達而曰學者遽以無欲入恐無依據不幾于誣其心者乎孟子之論學也言仁義之心則使人驗諸平旦其曰好惡與人相近蓋即其平旦清明之氣而指其仁義之幾發乎其好惡者如此也夫濂溪之所謂無欲也者非夫人平旦之氣也乎學之道在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氣勿失之耳矣知學惟在致保其平旦清明之氣則知作聖之要在於無欲矣夫然沒濂溪不由師傳而得之者固得之自我矣何有於富

貴貧賤之累懷懼焉理與欲恒交戰而無已於於是因
二生以復於西渠轉正於梅林俾瀟溪之緒即士有聞
焉庶無負於二公作新之志云

慈利縣改還儒學記

谷菴吳侯為慈利蒼年政成前學諭向君實言於侯曰
明興以科目雖才甚盛典也惟慈之薦六十年於茲邑人
文否斯極矣夫山有時變川有時改常也故論者往往
謂咎在學止弗利或者其理有之乎夫改卜謀新以與
一邑人文造命厥惟豪哲侯之惜慈慈之遇侯將非天
有意興慈耶侯聞惕焉如或弗寧一日騶從郊出過東

建於先生文粹入卷之四

四十

寺坪澤澤然喜乃指而謂師生曰蕩蕩平野一突聳如
陽迺挺挺峙其背鯉零二溪盤盤瀝其前鍾神孕秀慈
其無喻此矣人文之中興也或其在是乎故事九郡邑
有所興造必先會計財用請諸當臨待報然後得發庫
儲從事侯曰凡以請為其費出於官費出於官則雖當
路弗敢專也况其下乎夫慈僻居湖陬夷力視劇邑固
稍暇木與石諸材皆邑所有而磚瓦黝堊諸需又皆吾
邑氓所能辦者以一邑譬猶之一家然令其家之長而
民則其子弟也家之門堂館舍誠敝家長與其子弟共
其勞而更焉夫奚不可是在吾與吾民各相信焉耳倘

虞人之議其後而必拘拘文法或不得請則徒委咎於
上以自免纖縻豈古所謂良有司哉明日乃集邑父老
諭之衆咸欣欣俟命於是乃即筮日舉事申之相度準
之舊章因地之理順天之時豐其突使增而益高枕乎
丁趾乎癸以挹前峰之秀文廟位右明倫堂位左兩齋
並乎兩廡儀門大門並乎戟門櫺星門而啟一亭啓聖
名宦鄉賢諸祠以及神庫庖湍廨舍之所亦各惟其宜
布列整整門之外為泮池庠長盡乎址之東西泮池之
外為天下文明坊又為奎壁聯輝坊又為雲龍變化坊
相距各若干丈尺而泮池東西又各為坊表焉始於嘉

建於先生文粹入卷之四

四十一

靖甲寅之春迄冬乃輟告成學訓王君某王君某乃集
諸士言曰美哉堂堂乎入斯出斯侯之功其誰不心頌
焉夫事關興作史有記野有述古也茲不在予與若輩
乎且予聞武陵有道林先生者海內問學士咸就正焉
曷往丐之於是楮生某王生某奉其命以來道林叟戒
作文久矣聞而喟曰與學校痛癢下相關一棟一瓦告
之而君不聞者皆是也詎圖猶有如侯者耶乃出見二
生登其幣與狀破例唯馬己乃速之入與之酌而問曰
若知守令與學校痛癢相關即道矣乎知為學校棟毀
易一棟瓦毀易一瓦即道矣乎二生謝不知曰棟毀即

為易瓦毀即為易者為其痛癢切於身也雖是心也易見乎吾郡吾邑與天下之廣有一饑寒者有不思食之私之也乎故為學校易一椽與一瓦之心即道也是故由是言之侯茲新學之心是蓋即古仁人之心即堯舜大聖人之心亦即爾諸士孩提愛敬其親長之心亦即途之人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如侯者其殆善推矣乎今夫人乍見孺子入井皆知怵惕惻隱而於其人民則視之如牛羊然饑飽勞逸不相關又從而加毒焉者何與虛明之神寂於物不能充之耳也是故幸而為士而弗聞正學以廓其虛明之神士斯下矣即使連茹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十二

而起如奎壁如雲龍懸空而行天也於國家何補哉二生乃再拜謝請書之以復於二師以告於多士以永使無疆之譽以為記茲舉也尸之者侯時蒞程督以襄其成則邑倅任君某實任之承侯之志播告鼓舞則二師與致仕學諭孫君某咸與勞焉侯蜀之內江人諱某字某谷菴其別號嘉靖丁酉鄉進士

沅江縣遷復儒學記

蜀雍子龍臺某為沅江二年親學宮之頽敝詮文運之乂也慨焉思有以興之屬多士以復學舊址請遂為偏觀之今學為古僧剝址歲剝江漲崩圯已甚而古學

址則枕高俯曠體勢豐完曰必為卜其容易此乎乃以請於兩院暨守巡諸當路咸下郡議太守黃公壺淙某方以作才為任雅嘉之與分守曾公雙溪某論而定焉君既得請乃即手為措處不足乃許士民之樂助者聽廟廡堂齋高卑廣狹之度準其舊而視舊材之可者仍之不可者易之邑偏僻而稍暇役晨集而昏散制斟酌而從宜由是其成也勃焉蓋煥然新構矣至是學諭周君某率庠生三四輩謁桃岡請記其事道林子曰川岳之秀發於人人得之故為道德為節行為文章功業凡夫道德節行文章功業兩耀斯世孰非川岳之秀資之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十三

遠或數百年近或數十年而一盛者六其理也夫沅江吾聞國初科目羅才之始文章亦彬彬盛矣夫消熄久則畜鬱而渾凝畜極而發必蕃且碩固物理也矧今有導而迎之者哉且夫人事天運殆二而一焉者也即雍尹與壺淙侯之相成而氣運之必將復也不足以占之也乎周君作而言曰邑遠於郡幾三百里維南多山維北多澤侶樂漁稼薄進取以是士鮮薰炙藝就荒落此論人事者所為憂也曰有是執通都大郡浮華勝而木實忘不如偏城僻邑之朴野近古久矣且不聞古之秀民取諸農而以耕釣奮者多表表名世也與夫守令

揚其風者也師員者植其標者也楚楚章縫則爭自矜
磨者也風動標立為多士者本其朴文之禮樂節其性
養其恒心固存乎志耳英華發於文章實用徵於功業
誰謂不可取必於沅邑哉夫茲舉也前尹張君雲田某
嘗有意焉弗及為也今也尸之乎雍尹裁之乎黃庚諧
之乎曾公固遇也而抑豈非氣運之有待乎與事於嘉
靖癸丑之秋訖工於甲寅之夏董其役者千戶梅君復
乾者祭素寵達誠黃元亨樂助之者庠生郭琰素梅黃
禾邑民某某等是皆宣勞効義於成得書者也遂併記
之石云

武陵縣學重修文廟記

凡天下學宮必廟祀先師孔子所以報德報功風人心
明道化也夫孔子之道何道人之性天之命發於日用
為喜怒哀樂為陽舒陰慘萬變不齊之用君由之仁及
蠻貊臣由之蹇蹇匪躬父由之孫謀燕翼子由之善繼
善述夫由之陽道以倡婦由之陰道以承兄由之友于
其弟弟由之克恭其兄孩提之童不學而知夫婦之愚
與知與能即使喪於富貴利達維於術數權謀遷惑於
虛無寂滅異端之教而卒不能使之磨滅煨燼者是則
孔子之道也是故學宮於是廟貌於是夫苟儒紳者流

有不望之而興感過之而起敬者乎王通氏曰通於夫
子受罔極之恩由夫子之道觀之凡夫人者其孰非受
夫子罔極之恩者是故堂齊高廣繚之以垣墉環之
以泮池淨潔而邃深者育夫子之徒之宮也雄傑而尊
嚴俯大道而嚮離明冠冕佩玉興伏跪起其前而莫敢
不肅者則夫子之廟貌洋洋厥靈之所棲也歲久而或
蟻虫蠹之風雨凌之世嘗有過之望之而漠焉無所動
心者乎或有之其必譬諸心腹受病四肢木強之人也
已夫人血肉之身苟刺之其誰不痛惟其心腹受病四
肢木強則亦有時而不知痛矣夫使天下士人之心苟

類是則豈無過之望之而漠焉無所動心者哉武陵學
其東舊矣厥廟之圯延緣於嘉靖丙丁之歲大敞於已
酉辛亥之間棟楠毀敗風雨凌轢神座之前不可灌獻
觀者良盡心焉惟時太守黃先生壺淙某適以代至由
是一旦孔新視舊增美至是學諭李君忠率諸生某等
以狀來請記按狀維學僻在城隅冠蓋罕及其易蔽也
固其勢然也嘉靖庚戌前太守陳公雲野某積公羨五
十金謀於前尹梅君世輔將營之會以還去弗果越辛
亥秋壺淙公來代謁廟既惕然不寧歎曰是何以竭虔
妥靈厥責在于詎可尚諉諸時歟某謀於前別駕許公

某數月得公羨百金請於巡察胡公梅林某報允乃卜日興事命稅課鄧世浩董其役時蒞程督則覲委之學諭李始於廟次及東西廡又次及戟門櫺星門啟一亭去其朽惡易之堅好飾之丹雘凡十月而告成蓋起嘉靖壬子之春至冬而訖工焉樂而贊之者貳守王公某節推劉公其祗承而繼之纂泮池之園垣若干丈木架陶瓦並計堅久者縣尹關君其道林子曰觀於斯臺淙公其信夫子之徒也與彼過之望之而漠焉無所動心者其殆竊夫子之糠粃徒以糊其口者與夫今苟無紀述其何以使有聞於後也或曰公之志在於興教化成

人才徵諸始蒞篆即旌孝友正鄉飲諸凡振作固可槩見于於破化諸生可無訓諸曰諸生之心即太守先生之心太守先生之心即先師孔子之心世有古今心無古今方有東西南北心無東西南北今夫先生茲舉也豈非自省其心哉於不能已之幾故時雖孔歎亦為之耶夫發於不能已則先生是心謂其即孔子皇皇春秋救一世塗炭之心將非耶夫使諸生觀於先生而自省於其得於天而壞於習者皇皇焉脩而復之亦無異於先生自脩自靖發於不能已之幾則其心獨不可謂其即太守先生之心亦即先師孔子之心矣乎學師生聞

之喜曰是足以永戾之聞夫遂請而鐫諸石以告來者

綏寧縣學改建明倫堂記

帝世者之於人才學校以養之科目以羅之學校科目交相為用夫然後川岳所洩世目之為才俊者得為天下利用之器

朝廷四方咸賴之矣夫為學校養之累數十年錄有司登薦書者無聞焉則雖有利用之器朝廷四方將無由籍之以佐理經世司郡邑者其能不動心耶以綏尹張侯古濱某睹學宮之頽壞諭多士之久困因審形勢即廨址改建明倫堂所不能已也侯嘗咨父老稽往牒綏

自洪武訖景泰登進士者二人登省薦者四人境內川岳鍾靈萃秀發於才俊亦既徵矣中雖遭遇匪良學宮已非故址然川岳精靈之在其境內猶夫人身之血氣未始不融通周流阻於改卜之難因仍前作審擇其勝稍為變而新之古今以此破久荒之厄收連茹之慶者多矣侯得不為之耶惟侯始至屬當麻陽用兵寢處弗遑民且勞瘁徐徐有待非其志也及是內外不發改用丕孚乃以捐俸之義倡諸寅僚與屬內士民聞者莫不踴躍遂得金若干兩乃以聞於當路咸報嘉允分巡雙溪曾公某又益以罪罰米若干石乃遂課日市材鳩工

春鍾斧斤翕然並舉始事於嘉靖癸丑某月訖工於甲寅某月繩蕙級階壯其基梗柵杞梓重其材輦飛鳥葦盡其制以及維廟維齋維祠維亭維門維廡維泮維周垣靡不次第敎者更之隘者廓之未俗者增之而舉而體勢之端規模之雄蓋勃然改觀異貌矣侯以時蒞講於茲師生日夕相與上下於茲不亦目曠神懌矣乎由是納靈灝幹冥機諸章縫雷動蟄起薄霄漢雨下土彬彬先後已預可徵矣是故有以見政教之兼舉焉有以見上下之孚應焉有以見川岳之運之必有合於人謀焉非侯之賢其孰能致之或曰侯茲興學匪徒利進

取也將以作士也其以記請匪徒志改作也固將聞往
聖之學伴多士有所成也其容勿詔諸道林子曰其明
倫乎明倫有要其明心乎明心斯明倫矣何言乎明心
之要也天下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非人一
身元首肢肱耳目口鼻類乎父子知親君臣知義兄弟
知友夫婦知別朋友知信非其一心知元首肢肱耳目
口鼻痛癢類乎人而或病狂妄喪心則元首肢肱耳目口
鼻已不知為吾物何有於痛癢之恤是故百體痛癢之
屬乎一心以一心之通乎百體也舍爾心君謀爾口昧
奔奔營營以豐爾節以塞爾天竅其能於父子君臣兄

弟夫婦朋友視之猶其身之元首股肱耳目口鼻刺之而即痛觸之而即應也乎是故親義序別信也者非它也即心也刺之而即痛觸之而即應之類也是故今之學校猶古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則其心術之不逮古遠矣安望其人倫明真才出俗化美而天下治乎乘人謀氣運之協辦義利舜跖之途期必為古真才以副夙作新美意是誠在多士川岳之靈閉久而發卓然以事業聞天下以光於侯則固行當見之矣是役也費不出官民不告勞盖侯以義倡而某官某君某某官某君某某致仕某官某君某國子陳生某庠士某生某市民某某

等樂助之也宜併垂諸石用為好義之勸云

君子之視其民也其有成人小子之別乎曰莫非民也則莫非吾之子也成人則愛而小子遺焉非其為民父母之心矣君子之教其民也成人小子宜有緩急乎曰民之賢不肖之切於吾也猶痛癢之切於身也身之痛癢不容有緩急也教之於成人小子如其有緩急焉是其身有癢痺不仁之虞矣或有以蓉山子枝江之政來告者曰如若人者其賢乎令枝江再月而民信期年而政成首下車諸學宮敝壞不待師生之請即為易其敗

而大新之俾童終之士超躋而忘倦尋病公暇延士靡
所乃即文昌祠構精舍為庠諸生有志者咸得游息於
斯相與究心性之學庶幾拔其好古也夫道林子曰昔
者南昌程宗錫氏問學桃岡嘗為予言為枝江蓉山子
者質近古而學於心齋王子者矣心齋子為良知之學
吾意其必有契於孔門忠恕一貫之旨固宜其徒學道
愛人有如此也俄而疾以邑建四社學成介其友程宗
錫氏走狀來請記四社學一居郭中一為泮溪一為草
埠一為董灘軍民鎮蓋舊址久廢而疾特興之方始咨
賡覓其便宜民聞風乃即奮義捐貲迨之恐後旬月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一

間遂翕然告成夫苟非蓉山子於其身無尺寸不愛於
其身之痛癢無尺寸不為之痛心疾首焉其何能使其
民猶手足之於腹心動之而即應如此也或曰請問社
學之教與庠序之教有以異乎道林子曰自夫小學與
太學二而今之才遂與古之才異矣社學之教與大學
之教曷可二也然則社學庠序奚別焉曰曷請以山木
譬諸今夫童蒙也者非山木勾萌之時也乎成人也者
非其根幹具而枝葉花實將不可禦者乎夫勾萌根幹
同一山木則固同一生意惟於其勾萌而禁其摧折焉
拔其根幹具而禁其斧斤焉是則其所以養之者異耳

夫自其勾萌而養之也欲其直則直矣從其曲則曲矣
觀之山木童蒙之教其不尤重也哉或曰請問社學庠
序之所以同者奚在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孩提而知
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是心也謂秦之小子與越之小
子異乎哉夫是心也秦之小子不異乎越之小子謂秦
越之成人或異乎秦越之小子然乎否也是故洒掃應
對咏歌舞蹈小子之教也而入孝出弟者其本也春夏
以禮樂秋冬以詩書成人之教也而事親從兄者其本
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因其愛親敬長之良而訓以
申之禮以理之樂以樂之是謂養正孟子曰大人者不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一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之心豈非即其愛親敬
長有不容自己之心戒慎恐懼盡而知之存而養之自
富貴貧賤以至終食造次顛沛而不違是謂不失故成
人小子無二心也社學庠序無二教也社學也者自其
勾萌而養之使之勃焉進於條達者也庠序也者自其
根幹具而益養之使之翹焉極於倚天摩漢者也曰愛
親敬長此愚夫愚婦所與知與能者也可以舉天下國
家而盡之也乎道林子曰吾未聞愛其親有不愛其他
人之親者未聞敬其兄有不敬其他人之兄者夫愛其
親而不能愛他人之親則其於親也其必有時愛有時

不愛其愛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愛達之也乎敬其兄而
不能敬他人之兄則其於兄也其必有時敬有時不敬
其敬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敬達之也乎是故愛其親亦
愛他人之親則老老之敬必行焉天下之老有不得衣
帛而食肉者其為圖之必不已也敬其兄亦敬他人之
兄則子庶民之政必行焉天下之民有不獲時使而薄
歛者其為圖之必不已也用是以觀居其位忍於牛羊
其人民而弗之恤者其固以失其愛敬之心非一朝一
夕也乎是故由愛敬之心充而至於惡可已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雖以配天地可也於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三

天下國家何有哉夫自躬行之學日微士而蒙空言之
誦者何限矣能以其愛敬徵諸改訓諸其成人小子其
不徒取茲名也審矣是豈惟足以風有位爾乎予聞而
不覺為之三擊節焉敢不敬述此復於侯以為四社學
記歐山子撫安樂人姓董氏諱某字某起家某科鄉貢
進士

衡嶽甘泉精舍記

由衡嶽廟西北行可二里許為宋胡康侯祠即其隱居
著書之所由祠西北行數百步許有峰巒然伏而下垂
曰紫雲峰其麓為古衡嶽觀廢址鞠為草莽殘石僅存

其山脉發自祝融天柱歷南臺蜿蜒而來其左右支山
各若為龍虎蟠伏不去右支即康侯祠坐山也後峰當
其左後為芙蓉峰者勢尤聳拔若將蔽護之者前峰環
遶望之如展案其左脇有泉涓涓流而為澗遶右而前
紆曲可愛其右脇則奇石峭立泉滴其下此紫雲洞之
大槩而衡嶽之最勝者也先生始解南京參贊歸途即
謀徑赴衡嶽不果後謀別門人洪侍御覺山垣於韶因
即至衡嶽不果頃感某南遊之請遂自羅浮携門人樂
昌駱君堯知順德周君榮朱宜興黃君雲淡由西樵山
擎舟微服而行不過其家亦不以謀諸家人所過自僦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三

民舟不令官府知之踰樂昌而柳舟僅容身從者多病
居之裕如也將觀祝融之朝一望紫雲即指曰鍾秀之
區無過於此不可以終吾老乎訊之道士始知為無主
廢觀址馬約十餘畝遂計其直買諸官乃募乃闢乃構
乃築堂舍門墉踰月而次第告成講堂凡五間寢室三
間大門一間二門三間墉垣周遭餘二百丈右脇之岑
巒巖中有大石如人坐題曰甘泉坐石左傍有方石
曰瑞點石洞曰甘泉洞其後與曰甘泉上洞皆刻識崖
石以寓鄉之泉石於目前示不忘也遂買附舍左中將
世興田十四畝與道士蔣明昶居瞻脩理之供立籍載

馬先生承親承江門陳白沙公之學公嘗寤寐衡岳竟弗果而卒先生有懷茲遊寢五十年于茲堂成又於其上築臺別構以祠白沙公其中蓋先生與白沙公之志於是並酌之矣若觀山之形勝康侯祠適居右支說者謂時當故觀未廢康侯惡得有焉然則茲山之靈顧不先有待與又先生往嘗為詩遺門人李珍託尋胡氏父子隱居之處而卜隣焉驗之今又已先符於二三十年之前矣或問曰先生春秋已躋八十南海之限羅浮黃龍青霞蓮洞西樵諸勝何適非樂而奚必乎衡微眷眷爾也某應之曰非先生其誰兼有此乎何居曰先生之

道以六合為其戶闔以泰華衡廬為其顙脊以溟渤河漢為其榮衛以飛潛動植為其膚髮百體以寒暑晝夜為其往來以一元闔闢為其終始是故自其為翰讀歷司成以陟卿座總留都忠懇謀猷疊疊不已進退之際亦或舉世非之而不顧真猶孝子之於嚴君曷能一日而去諸而忘諸退而龍蛇蟄藏忘著述於言語奇至樂於山水飄乎若苞鳳之適意千仞而不知其身之老與其地之遠蓋邵康節氏所謂真樂攻心不自由者豈可以語諸人人哉昔明道兄弟倡道河洛得一龜山道遂以南而傳之未有已焉先生不獲究志於時固思得四

方嚮道之士而裁之三晉之傑先已有願移家而來依者此又非先生之微志乎問者曰然則何以能是曰先生不云乎求之勿忘勿助之間至矣夫忘助泯則一矣無物之至也心之本體也是故明覺而自然太公而順應語克復而不達乎此惡可與幾語參前倚衡而不達乎此惡可與神故苟無得乎先生之學則曷可與語先生之心之樂與其出處哉雖然先生得之白沙白沙得之明道明道得之孟子今世之士類知尊明道矣顧於此忽焉而莫信豈其有蔽之者與夫明乎聖學則可語天德而王道至治胥從之矣然則世移而論定先生茲

堂安知不與衡微並重嘉慕而慎守之者將無已哉先生曰堂成矣不可以虛設也其將為兆乎蓋倣張橫渠故事以門前之地一方畫為井田周洧八生耕之中入為公用以示周公之法之可行乎蓋設圖以習射使鄉子弟來觀之以養其中和之德乎其與諸鄉父老行聖訓約乎使知遵上教下也蓋從庠師教諭王君奎訓導孫君統請開講新堂乎使聖人之學大明於一方於後世也信曰一一舉而行之於是章尹遂隴石請記

垂諸永久云
魚山堂記

大哉心乎至哉聖人之心學乎其盡於易之艮乎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孔子傳之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於象則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止其所以明乎艮其背之為心學設也思不出位何謂乎洪範五事為貌言視聽思而思固為五事之本思不出位則止其所不待言矣故合卦與傳象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故聖人之心學觀於艮盡之矣何言乎思不出位之即為止其所也氣之精靈為心心一天也天無一息而不運心有靜乎否也自夫有賢知者之過也則

卷之四

五十六

有舍人倫外家國為二氏之虛無寂滅者矣夫靜而離於動也思出其位而非其思之正矣是得為止其所乎心之運一天之運也天以默而成運心有動乎否也自夫有愚不肖之不及也則有棄性命徇外物為世俗之陷溺不返者矣夫動而離於靜也思出其位而非其思之正矣是得為止其所乎是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天之所以於穆不已也心無動無不動聖人之所以順天行也順天行心其不天乎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不獲其身非真不獲也靈智發而吾身與萬物一體也己之身天下之公共物也行其庭不見其人非真

不見也天光昭而萬物與吾身一體也家國天下之痛癢皆其身之痛癢也是故思不出位即止其所矣止其所即仁矣故動靜之間也者天與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之心學也心止乎動靜之間故體常公而用常溥體常覺而用常神故混天地萬物而一體通元會運世而一息者其仁乎一動一靜之間者其仁之門乎俗輩苟苟外托釋氏以文其口而內行其自利之私者不足論也然乃有尋端之厚不甘流俗探索幽玄志將長駕遠馭而乃眩於釋氏謂其言與吾六經同條共貫甚者信其誇誕之說且以為高出乎儒者之上不知其於吾聖

卷之四

五十七

人艮之旨其有親乎其無親乎乎川先生子昔與之連舍南雍以聲氣相從固已若芝蘭之相與為勗子雅敬先生而先生亦惟予之信已而先後登仕籍雖苦蓋簪之難然顧交孚之志則固夙寐恒通焉殆所謂神交者矣近歲頗幸以便得相問訊尋以書來告予曰吾取諸易名吾堂曰兼山吾志有在矣子不當為我發其義乎夫先生方教履簪組專意出養又嘗早聞明道先生忽忘勿助無絲毫人力之說則茲義也奚待予云然顧予垂盡之年日省於斯實學之未能焉安得不因先生兼山名堂而致申之哉

九山讀書記

蜀有師斗陽子者嘗遊道林子之門聞萬物一體之學以為從之莫由也乃與其徒卜牒而托棲焉曰吾以讀書其中就樹而風就泉而浴庶其有得乎乃明日呼二三子與俱造衆山觀焉觀廣德曰吾樂之吾當居廣德觀靈泉曰吾樂之吾當居靈泉觀鶴鳴曰吾樂之吾當居鶴鳴觀梵雲觀巖山觀箕頭觀音光觀瑞相觀上葉曰茲諸山者吾皆有樂焉吾其能勿居自茲惟其興至則携冊而往不限歲月故二十年之間而九山者未嘗不探其深足其巔披拂其烟蘿而摩娑其泉石或與諸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八

子商經論史或從野僧看花觀竹夜或開軒納月獨坐冥心或浩歌送月傾觴賦詩九山之景雖不同而其懷則無乎不相與適也有太一丈人者哂之曰子以足乎一丘一壑者不若四觀華嶽東覽岱宗者與何其務博而寡約也則應之曰吾非務博也將以致約也丈人不聞仰觀而俯察近取而遠取者乎又有無名先生者論之曰夫天下可得而名者必其可器者也惟大道不器是故不可得而名故至人者無名者也子豈欲法象九山以成名乎執與其為九德之英孰與為玄德之舜之為至也則應之曰自吾之與九山游也澹兮泊兮然

穆穆日月在上河嶽在下吾與萬物處乎其中放曠而觀吾固不知日月河嶽萬物為我耶我為日月河嶽萬物耶而何有於九山而何有於有名無名矣哉一夕道林子神游焉則見夫九山磊磊如九華焉縹緲乎雲中斗陽子手一琴振衣而從之游清風颯然頃刻而遍道林子歌無聲無臭斗陽子歌文王陟降陶陶然蓋不知其為夢也既覺則桃岡依然白雲滿戶俄而斗陽書至發其緘則以記文請也遂併書以為記斗陽姓章氏評其名嘉言其字

林南記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十九

周生禮甫世亨從游於道林而歸即扁其所居讀書之齋曰林南因自號曰林南子或訝之曰王通氏講道河汾從之游者固多河汾東西南北人也其以河汾東西南北自命者未之聞焉豈其皆不欲為王通氏者乎程明道兄弟講道洛陽從之游者固亦多洛陽東西南北人也其以洛陽東西南北自命者未之聞焉豈其皆不欲為明道兄弟者乎甚矣君之好事也無亦求之跡焉者與客有以其言告禮甫者禮甫曰自吾益而望道林則誠南矣顧亨之有取於斯也敢謂先生之道其將在予執惟以予不獲日以身侍先生而徒以心日侍先生

夫子之亡筆而偶覺思反之而猶迷其方蓋不免矣其敢自信能以心日侍先生乎是故予之取於斯也因企若先生朝焉夕焉時焉刻焉陟斯降斯而亨也朝焉夕焉時焉刻焉陟亦降亦降庶幾乎心侍之者無頃刻而離也客曰請聞心侍之者將求之先生乎抑求之子之身乎曰竊聞之矣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非秘之不欲傳也巧也者天之所與失之者我復之者亦我人無與也規矩者方圓之法故巧不可傳可傳者法也如必求之先生焉是求巧於工師矣工師能與我此必無之事也昔者先生讀瀟洛諸子而有感聞其

朱先生文集卷之四

六十一

泉子陽明子而益憤先生之鄉傳陽明子之說而以告者多矣先生置而求諸心靜居道林者幾十年其一旦而悟也若駕白日凌大虛與元化升降乎八紘之中往來乎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上下然後嘆曰斯其孔氏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之心也夫斯其義農克舜之所以為義農克舜也夫夫其生生不息之機則固在一動一靜之間不可誣也自茲又數年走京師謁甘泉子焉乃知茲秘也甘泉子已先得之夫嘗因是而求先生之有得乎此也蓋在乎順衍道林之日雖先嘗一拜陽明子而陽明子實未之及焉由之以觀千聖千賢其默識也

其默成也孰非真積久神明全自識自成有莫知其誰之所為者乎故吾之取諸林南也實有感乎先生而思反求之也庶幾於予心或見先生也已道林子聞而為之錯愕者久之已呼二三子語之曰禮甫之言曷志之夫精神之極可貫金石由其言則即謂吾道南也豈過哉二三子志之已歌曰彼有人兮濱之干洗朱輪兮揚清漣美北林子秀嶺屹駕雷電兮移之南孰為門兮孰為牖子之前兮亥之後金盤玉露不離口月窟天根長在手會須沐髮東溟頭眼者扶桑生又老明日禮甫聞之喜遂請之以為林南記

朱先生文集卷之四

六十二

銘箴類

慎獨堂銘有序

夫堂何以名慎獨也夫堂晚而與諸子寃志作也克舜以來傳心之學慎獨焉至矣獨也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人所不見已所獨見處也慎也者其心之常惺惺乎是故慎其獨而內外合矣悟斯旨也夫然後知進德脩業故直義方各兩言之者其為學之偏內偏外者設乎夫至要則慎獨焉盡之矣故以慎獨名斯堂者尊之耳也

銘曰維桃之岡尊居有堂慎獨高扁高扁中央慎獨

始惟古唐虞精一相授再示惟幾惟湯顧諟惟文小心
不見是圖異世同神爰暨洙泗師弟祖孫揭示指南如
日而明惟獨曷云幾乎未形喜怒哀樂如物始萌千金
一歛厥惟克慎曰慎伊何我心惺惺我心惺惺是為真
宰萬事感通無往不在察如湛如雷電同居毫厘差失
電掣雷驅曷云至要虛涵宇宙靈變無方譬矩方物如
矩方物曰致中和中和混混位育乃應二氏空寂俗學
紛如內外判裂其何位育我銘斯堂奉以警心有來登
涉請視斯銘

守默齋箴

中心憧憧言鮮由中中心默而言寡靡支默乎默乎天
地以之運四時而生百物聖人以之窮神知化而贊兩
儀嗟嗟衆心何以能然定爾浮氣禁爾多言靡忠靡為
游乎萬物之先以從哲人亥子之間動而無動與天自
然夫然後神宇湛而有契乎性命之原毫釐差失明炳
幾先久而熟矣不言而信德行同天是故靈明曰心惟
默乃真聖仁浩浩然乃其教學而未能予豈其人嚮哉
起予陳子近衡

慎節齋箴有序

龍生伯貞自扁其所居讀易之齋曰慎節蓋取諸易曰

山下有雷順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人願所有事言
語飲食盡之願放言易者世之通患而飲食則人之大
欲存焉夫苟一慎之一節之言出由中賤不害貴存心
養性之道孰過於此夫是義也豈非吾人所宜終日顧
諟者哉於是因其請遂為之箴

箴曰惟口之出惟是言語豈其口出神明實主曰慎伊
何匪緘其舌兢兢業業視我天則視我天則非禮勿言
非禮勿言夫孰尤焉惟口之入惟是飲食豈其口入神
明實職曰節伊何匪茹蔬素秉我靈龜以御口腹以御
口腹飲食咸度飲食咸度夫何有疚慎節曷取則彼象
矣震言其動艮言其止靜止而動如鑑應物言語飲食
云胡弗穀嗟嗟慎節至要在幾君子養德願言考斯予
姑修公之美以媿世之干進忘止者是固一道也

將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四終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五

誌銘表

仁菴楊公墓誌銘

叔世四氓之秀不為士即為胥至為胥諸有識視之固已若淪棄然蓋謂其櫻利之習易浸漬其真朴之性而潛移之也然而往往妻其終其不如其所慨者幾希矣君吾仁菴楊公謂為三代之遺質不以濁俗變者獨非歟公生四歲父某背世恂恂慈諸長者多愛之以弱冠渡漢克練事如嘗涉世故者屬有司令農子弟得補胥里人疏其可者公與焉時今致政大司寇劉公方為

武陵令究心梳剔羣胥少或貸者察公廉慎勤密獨待之加異公必每事必釐竭智慮多所贊益終劉任解或糾議及辦事留都會母某喪計聞號泣瀕絕居常惻惻以不及侍屬續為恨既歸營葬先結廬穴傍居之彌月曠成之夕適冬寒甚携其子衿卧曠中是夕夢一老人持一金帶脫之辭不敢當請貽其從子梳老人曰梳已別貽之矣以當歸公後裔耳他日嘗病劇甚忽夢一青衣告曰君有陰德年富七十有六幸毋以即死恐有辜年卒如其數筮仕傳典真崇盈倉人以遠方難之公不為戚比遷檢鄧州青索先後矢心期於稱職嘗曰宣令



兒子輩飢餓若效他人多方培克苟且為溫飽計吾忍為邪公天性溫慈遇人謙讓多讓至接童稚必以貌家不甚饒督其子某以事賈某以事儒時或甚譴未嘗忍箠楚子自韶觀即與衿同講習得時見公心已竊知其為洲人長者今後君千年衿以狀來銘乃得其平生之大畧如此於乎自先王之澤既曠士而胥行君子不絕既焉矧公處濁淖易汙之中而貞朴之性刻勵不移其不謂難也已願衿方以古德業自期諸孫又復蘭苗蕙茂鏗然應和則公之澤足以蔭其來裔者又不待夢然後知之也公生景泰癸酉拾壹月二日子時沒嘉靖丙

成八月二十日子時子男三長即某父即某孫男八長應綱幹家之盛父應舉父應立為邑庠生父應選父應廉父應朝父應詔父應寬女三長適張淮父適郝淮三適龍纓孫女二長適林大茂父聘段氏丙戌年冬十月二十日葬河嶽山之麓乃為之銘曰惟宗奕奕惟影予子有恒其衷黑斯匪匪公得之天公公靡知疇曰刀筆諒其奔而吉夢以告神明賁止何以允徵猗麟之趾猗麟之趾受福不荒嗟嗟濁俗視此銘章

經府徐公墓誌銘

公生正統癸亥距弘治丁巳年纔五十有五公即歿世

距今又若干年次子最廼以誌銘託予予覽狀而嘆曰
夫人才之生朴厚其至與朴厚才之初也公世籍崑山
人洪武中曾祖福遠成銅鼓始家焉銅鼓為湖省邊衛
公生弱冠始詔得置學廼以俊充選尋闕臣請歲貢得
如郡邑例即首領薦游太學既卒業輒裹糧入蘓邇寓
山五世之祖以求桑梓之墟乃遂復遺業於勢家之手
出荒隴於荆棘之中既又白有司擇親戚定世祀以計
經父益公以曠四世而乃得之其謀之宜如以耳弘治
戊申拜蜀賓客經歷時御史某急查松茂諸倉檄推官
某往太守劉獨重公乃力薦其可遣御史取故檄易公

述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三

以行既至則慎防範審稽驗詰弊源畧細誤事既克濟
而人亦稱服由是知名當道諸旁邑今或闕即以公署
其事公亦每盡心益樹惠績焉藩臬嘗以翰京榜紙及
內帑金事涉艱大特委公公往即辦至歸其羨餘其持
已廉而裕於集事類如此自登仕僅及九載方以最聞
遂卧疾竟卒於官天性孝友父早世事母某伺顏色惟
謹撫諸孤必當毋志平生喜延禮名士致其款洽至事
上官未嘗越禮初事太守劉繼事史公見惟長揖不跪
史雖不悅不為少變逮公易簣史亦臨涕恩禮備至蓋
公不為激亢而所求不失已故人亦諒之也如此銅鼓

先是鮮有聞人蓋山川之精祕而未發始發於公而其
朴厚乃如以於乎其固理也執夫最今且由公之朴厚
以上溯古聖賢盡心知性之學則既發而斯文將炳焉
固亦理也公配孺人周繼配孺人童子男四某某某周
出俱早逝勉蒼梧丞最達州守童女二長適某次適某
孫男六某某某俱庠生某尚幼孫女五長適某次適某
次聘某某某俱幼先營在某鄉某山之陽公兆次其左
云銘曰山川翕精于公肇泄渾渾爾質初古伊匹大朴
在茲以莫不泐宜爾厥嗣璫焉良王銅陽岐嶷自公貽
之沃被松楸其永宜之

述林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

呂君復墓誌銘

君復諱德允君復其字今諫議呂諱懷第二子諫議廣
信永豐人予同榜壬辰進士初為翰林庶吉士甲午春
三月君復奉母夫人毛至京予因得亟見焉貌若癯不
勝衣而凝重雅飭神視尤朗朗秀滢諦觀之沉潛溫惲
之氣藹如也與治古學輒從容應和予意所及類若夙
契予固已遠期之未幾遽疾逾明年三月竟弗起予聞
棘走哭焉今閱歲乃得諫議手疏狀讀之悲夫所謂資
器獨近道者若君復殆非與而胡天獨靳其成邪自其
孝友至性見於當時祖賢鵠峰處士大奇之及從復君

訓之游又往往嘆賞之其叔質蚤見矣承孝弟謹信之教於家日習而不違謁甘泉先生於金陵而歸也奮馬而興起其途轍知辨矣病日就羸願諸靜寺題硯數語幽明之故蓋力窺焉志通依仁欲生死以之斯亦懇矣夫處末俗而可望以獨立者志也無賴於警發而天幾獨頽頽者質也負質與志振迅而往而弗墮於僻徑者師友所授有淵源耳也以君復得為諫議子諫議之學復為甘泉先生之嫡裔使得延其年其於道不可望乎悲夫若天靳之耳也君復為郡庠生於五經性理諸書已通其大義其為文不作虛語刺史韋公試而覽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五

五

特稱許焉生正德癸酉九月初九日卒纔二十有三年瀕卒猶以不動復諫議於平願沛而不隕所守斯篤學足徵矣兄弟四人兄某弟某娶王氏生女二俱在襁褓某年月日卜葬某山之麓銘曰豈無良質難得者道器豈無賢父寡遇者聖翼有器弗就有遇弗究豈獨子悲維道之疾矯矯汝志形稿弗稿悠哉精光庶徵原草明貢士劉以溪先生墓誌銘

予自正德庚午拜陽明子於吾郡之潮音閣即聞辰陽有劉易仲者在謁拜諸子中英發迥異陽明子出伊洛淵源錄示之輒請手抄焉越一年得其手簡於吾友龔

聞齋又見其意趣高遠將必為古聖賢之業視今世利祿文詞之習弗屑也尋裹粮就陽明子於南都既歸道常宿于講舍數夕乃為盡道其所聞格致之學深扣之則見其心神之契若出於吾儒六經之外而於什氏精微之蘊且曰近世宗佛學者莫之能窺也然其洞朗飄脫之性篤切勇往之志求之一時同志實鮮其儔儷焉自是郡壞人事相為違阻幾二十年間雖講磨希濶然心每期其必有進無中畫也歲丁酉予以入蜀道辰始復一再晤焉飲酌縱橫之餘因舉所學共商之內外合一博約同功吾聖賢中正之途論之且盡先生喜曰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五

六

吾去已見得此顧未有助之者然吾固謂甘泉子之與陽明子必有合也自是吾當渙然矣別二年而予以入賀得再省丘壠則計音適至方竊抱痛未已家嗣彥省乃具述其行來泣請誌銘予次第覽之貞介不群之行豪奮負荷之勇間關歸喪之孝雍睦友于之愛隨才接引之誠蔬食環堵而一貢尤讓屢北藝閣而義命自如又皆與予夙夕之所期者不爽也於乎自陽明子倡良知之學海內之士翕然從風者蓋不少矣如先生可多得耶予每有所感輒語同志曰吾鄉有劉以溪者悟入之途匪淺異要其志道之篤今之空言者多愧矣予

豈私先生哉然以觀其後日之同則其所造固已迥釋氏而粹焉反之聖矣天之遽見奪也不為斯文之厄耶悲夫先生諱觀時易仲其字沙溪其別號生弘治己酉月日卒嘉靖己亥月日以十一月三日葬沙溪漁山父某判廣西忠州母某弟某郡庠生男二長即彥省治舉子業次彥某銘曰疇啟良知疇自得師坦坦聖途終焉緝之時命弗與龍蟠在泥自我弗忤胡較其施弗顯其施有裕其藏彙彙若封疇我與光神之逝矣或昭在天我銘其宅訖曰不然

明紀善陳曲峰公暨配孺人杜氏墓誌銘

嘉靖歲次丁酉予以赴蜀道展陳生士偉與其仲父峨眉

君廷予過其山居父曲峰公時年八十聞予至杖而出鶴髮蒼顏雍容問答而款愛忻悅之情藹如也與世久忘雖無復豪健馳邁之意而貞樸古雅之氣猶得望之而知翼日士偉以母孺人杜氏歸晚泉壤浸及五載而閨閻之遺未有扎也具狀以請予唯馬入蜀以來按節無暇未之償也茲已亥得復再省丘壠未幾曲峰公訃音忽至未幾士偉又復走狀至然則視今世負藝名公往往為人銘其墓墓未嘗一識其存沒者頗異矣復何辭哉公諱某字某曲峯別號也孺人杜氏年十四即歸

公公始讀書即刻勵勤苦雖甚寒暑不輟父某頻年貿易江湖間母某與孺人共理家務砧杵井臼孺人皆親之而量節盈縮尤常得某意以是公得悉心肄業有款備校歲已卯捷於省闈九五赴春官弗偶庚午選蜀資縣時劇盜逼城公以身先戰士俘斬數百餘賊不敢犯資邑卒賴焉素性剛介果為監司所忌兩臺察其功得調江西瑞州府教授至瑞以身範士學宮舊無泮也輒捐俸創鑿之士舊屢尼弗售及是領薦者相踵二泉邵公特簡典山東文衡所得皆知名士再補南安範士如瑞尋轉晉府紀善王為加敬禮焉以奔繼母某氏喪去

遂弗起公性薄於財孺人尤善承其意自舉於鄉所

必以給家內外之費公嘗為族祖某貸金於王氏某弗能償王責之急孺人輒脫簪珥為償之公至孝母嘗病亟輒思剋股以進以孺人覺而止孺人孝公如之初事某繼事宋又繼事周皆得其懽心焉公篤友愛親屬君領庚午鄉薦至為令多惠政實公手成之孺人處婦如間亦曲盡恩禮終始無間公平生卓卓自樹不以剝鉅二志雖得於性稟居多而孺人之助亦不少矣夫公與孺人之行予得之士偉之狀槩如此顧士偉舊從予遊且父性頗質慙不妄語而辰士及予門者又每多稱公

之賢以徵諸予之所睹惡乎弗為銘之以信諸永世也
耶公生宣德甲子月日孺人生宣德甲子月日公卒嘉
靖己亥某月日距孺人卒凡八年兄弟四長即公次某
次某即娥眉君次某子男二長某國子生先卒次即士
偉女長適某次適某孫男某某女某銘曰維公劉介維
公惠腆惠腆得民劉介得貶爰及孺人金春王應以流
來齋惡乎弗慶

明隱士龍菊軒先生暨配田孺人墓誌銘

先生卒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越絃已亥實逾三年詎
孺人卒嘉靖壬辰七月十三日且七年矣仲嗣閣中君

卷之五

九

始擬其遺行之大者狀而請誌者何予素辱先生愛又
契閣中君深且久時方自蜀還省立櫬是故以見托焉
而不疑也夫昔人所謂繪若父母之貌而紀事之能使
無毫髮之不肖則君之狀貞無愧焉已予尚能操一錐
容損益於其間耶先生諱某字某蚤翺翼橫校有聲以
屢試弗利遂抑志就終養例不復規進取性澹於諸世
俗之玩而獨喜親花卉尤愛菊披誦之暇常對菊徘徊
吟咏自娛故以菊名其軒而因以自號像觀清偉清次
尤坦夷直截平居對客談笑傾坐然樂善嗜義不少假
借於惡見人將為善則急獎成之或有顯微著惡輒摘

絕不復齒論事常正色侃侃人有過即面規不事曲諛
族子姓或行輩有過率絕以大義以是里中時宴會遇
在坐譁噪者為斂容族黨有事不面諮請不敢輒行其
劉介為人所敬憚類如此孺人田年甫十四已諧伉儷
先生仁慈急於施濟每歲荒族多枵腹常為饘粥食之
歲癸酉人罹疾疫死者望於道見輒傭力痊之孺人慈
惠亦如之賓祭所餘及其戚獲必遍族人以事至未嘗
不飽而退先生故友愛凡先世常產遺物多讓諸昆季
孺人亦如之初先翁吟喪值歲窘喪具莫備輒解簪
急營之諸姪如弟以聞也先生綜理家政諸費皆有常

卷之五

十

度獨雅好賓觴飲無時孺人性至勤儉暮齡尤不倦刀
尺不輟棄敝垢然遇倉卒留客則未嘗不致精饌先生
誨諸子立身裕家第以研讀為業然閣中君弱冠已聲
才名登己卯第嘗魁太學為吾師甘泉翁所稱賞至欲
其仕則責以奉檄義不復令少待比遺書戒諭則一以
忠君愛民為說無一語及其私孺人最鍾愛諸子然遇
有勞即試有失即訓戒亦不聞以慈廢也自始伉儷及
於白首其交相倡和以成其內外每如此故家業初其
涼薄而漸以殷裕晚而子姓日蕃而芝蘭爭映則以有
以倡和基之也抑先生從弟德峰公赴甲科輔宗藩也

澤在常及今人思之不棄而評先生者每必以先德峰公不疑則濟時澤物之勲若先生固屈於數耳不重動識者之嘆息也耶先生生成化甲申七月十四父某母某生子五長某次某次即先生次某次某孺人生成化戊子九月二十六日子男四長某次某次某即閣中君今補尹滇南太和次某女一適閔氏子吉孫男六長某次某治舉子業次某次某尚幼孫女四長適尹氏子新民領甲午鄉薦次聘張氏子九皋次二女尚幼孺人蔡河狀高吾山先生即其墓右墓焉延為之銘曰有偉翁翁獨稟正氣而有惠溫以作爾配彼翁之馨不在具嗣

其忍傷

明周母張宜人墓誌銘

宜人予同年進士周謙之母以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卒于家謙之方守郡雲南計開哭幾死奔還抱柩哭又幾死予以按事過其里吊之見其哭又幾死蓋宜人自結髮歸封戶部尚書郎南山公鑒中歲乃生謙之初官南戶部以舟楫之便得與南山公並迎養焉比擢雲南始猶計奉侍以徃旋念以險阻遺老親弗忍也遂止不果是故宜其痛之不能禁

也予再過其里適將謀歸寧乃携其友人所為狀哭門外以誌銘為托予不能知母顧嘗知謙之以是弗敢乃於政暇取狀讀之宜人生而聰慧舉止異常南山公性嚴重宜人事之恒若嚴賓自始歸至於白首未嘗弛也其莊敬有如此南山家素寒事其父文母蔣氏賴宜人極力經營晨夕甘旨得不匱每倉卒或有需輒能如其意以進其孝愛有如此自南山始祖金從我

太祖渡江為千戶侯凡四世未嘗習儒業謙之甫六歲宜人輒贊南山公延名士訓之書史雖甚寒暑課督彌厲不事姑息其知義方有如此於乎即是三善婦德備矣

宜人不賢哉然以予觀於謙之宜人之賢殆又且不

士

朽矣謙之初官南戶部聞涇野呂子之賢輒師事之迨考績來京邸予適在武部因得數相過相與商聖賢之學每至日昃或忘其去乃知其操錢穀於南會計與人同而諸名公稱南大夫之賢必先之者為其學有本也茲假守雲南方爾匪基治聲流布下乎於吏民上乎於當道其匪私之戚而一惟以天下國家為志又可知矣予微于以而益信宜人之為賢又知宜人之賢庶其不朽也已宜人出廣漢張氏生成化 年 月 日 時距其卒享年九若干生于子二男滿即謙之之女荷某適某

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陽源之左郊諱之舉戊子鄉試登壬辰進士第應官南戶部以

詔得推恩南山公再封奉直大夫尚書郎宜人重再封也娶某封亦如之歲己亥以

東宮立得推恩進封四品而宜人乃先世美子男二長從龍次從雲女一某聘某乃為之銘銘曰婦儀維何如賓翼翼婦德曷徵孝養弗匱壽配范母壽知義方佳氣辭葱川原孔光

明鄉進士戴閣齋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亨字惟乾別號閣齋生四十年是為正德辛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三

已辛藩逆濠敗有感於先師陽明子之倡義討也遂見誣及臺諫暨諸當事者咸訖其枉事方白而疾忽作竟易簀於獄今

皇帝嗣位鑒當事大臣之請用加愍焉乃詔優恤其家及今幾二十年始表之者何先生以宇宙正氣蒙茲大難海內聞者莫不哀而況同志之士惟未獲一際有力者尸之耳茲適侍御朱公思齋按蒞湖北訪其家世稿落就替而徭役如故乃為檄郡太守張公一視興久聞之典移治墓之金以及邑尹何君體仁亦用翕然祇承亟謀磨石以昭潛德厥後子文明婿歐陽道相語曰知吾

閣齋孰與道林子乃狀其行以請某自弱冠與先生定交道術同異之講辨欣喜憂戚之相通以豈尋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三詞於墓間顧不晚哉先生生有異質自兒時人望之如孤巖峭立無敢與狎比能誦讀書史即慨然慕古有長駕遠馭之志性猶豪奮剛猛出塵絕俗之行焉喜於心輒勇為之不畏流俗笑侮親迎聯族之義久廢不講毅然以身倡之創行之日駭眾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讀古忠義傳每覽其從容慷慨殺身就義之美必為咨嗟嘆歎后將為之者視人之窮乏患難或孤遺之不得其所輒為謀之百方不極力不止其在

通林先生文集卷之五

十四

朋友猶其在兄弟也其在鄉隣猶其在族黨也歲正德庚午陽明子起謫道常與其同請見而師拜之遂荷裝從之廬陵踰年聞其學以歸喟然語同志曰走學術一本而已矣行誼氣節備非也况支離於糟粕者乎吾固憤恨得見陽明子之晚也自是日進其鄉子弟與之講廢誠意懇至聞者感動遠近爭師之尋常應接亦每有放發開喻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訓福善禍淫仁者有後之說責不隱於薦紳而賤不遺於童僕焉與人為善未嘗一日倦也平日為文雅好奇古頗厭俗格逮入丙子鄉試則以所聞於師友而獨得之身心者發之筆下

淵源雄偉之論皆近代儒者所未嘗及一時場屋號知文之士且目之為怪獨西野張公以侍御監試事謂必楚豪傑也竟置優選丁丑試禮闈主司大奇之以遺二判弗敢取由是聲望動京師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賴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暇焉既還遂以間道歸常越已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役南北幾貳年俯仰契觀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守者率為驚嘆聞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為忘其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姜寶輩欲重禍於陽明子鞠問之朝

楚楚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為忠臣孝子今不能為義徒乎尋荷洗滌開釋之命方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為辛巳五月四日同志梁日乎陸元靜張文邦輩爭為會金治棺治歛歛之日膚色如生養子養神以其觀歸余謀墓之崖橋尋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鄭龍崗於平素傑之生世誠希矣如先生蓋間一產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謂之何哉天平人乎君子之學始於盡心知性而極於立命夫學至於立命造化在我也豈其猶未臻於斯耶論者曰陽明子之學貴心悟也心悟者嘿識也然而先生之學則似專於踐履陽明子致良知之

說固嘗自謂獨得之秘告諸先生必盡矣而諄諄誨人之際獨於以未嘗一發明焉又何耶信嘗與論格致而及於明道程先生學者先識仁體之說先生亟是之且曰賴諸子頗能從事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坐何益也然則其學將自有見與論者又曰先生執義不屈卒免陽明子於禍殆古豪士之儔也然而死生之幾微於一髮者雖天下之明哲果誠難哉且將誰歸耶某獨以其平日而究觀之先生蓋負道甚勇而憂世甚切憂世切則胡暇一身之計陽明子初得被逮之報語報者曰惟乾平日獨憂世太切耳吁殆諒然也耶雖然特立獨行

而不懼卒然震之以大難而不變可以觀勇矣將終依陽明子於紹興也則輕數千里而欲移其家以朱守忠蔡希顏徐曰仁可與共濟斯道也則思以愛女遠結姻黨而不以為難聞蔡督學霞山論大陰之說則極從之聞一友嘗及李大厓之門則亟拜之聞司馬劉東山之風望則徒步而候之可以觀志矣鄉人服其義學士服其教族黨服其仁配顧氏奉其遺訓艱辛白首而真淵彌厲辱僕一三輩守其遺則力田瞻孤而愈於所出可以觀誠矣郡之良守牧司將有意於道術思以風化未俗舍先生其奚求焉茲表也思齋公實始尸之清戎姚

公澤山兵憲李公南池嗣鼓鐸之太守公實克成之則一
信之獲濡筆以從其後顧非幸云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五終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六

文類

祭孫都御史文代作

嗚呼始公之秉法持正綱紀斯土人孰不知獨某之知
公言之而良可悲也逮公之抗義執節身蹈逆刃人孰
不哀獨某之來公敕殿而冀之禁也方公荷膺簡命淬
勵群吏某實不才奔走其間惟時豺狼萌吞天之欲而
竊垂其涎乃威劫利啗巧覘奇覘實欲掣吾之肘而哽
吾之咽惟時我公知圖之已晚而思撲其釁謂藩臬之
有人尚可冀萬全於一旦故某之在職也公眷之雖密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六

謀而無隱某之誤運也公留之至特章而力薦夫以公
忠謀偉畧冠絕一時顧何須於某而某亦何足以副公
之知而公乃惓惓於春且留我蓋公之不忘於賊猶賊
之不忘於公嗚呼人知公死之可悲而孰知公未死之
可悲也有如以此既而某奉

宸命與公背違寒暑代易曾幾何時而公果死難矣清衆
之市公血未乾宸命夕臨我車展發而某復蒞茲土矣
惟牲載陳惟酒載傾凜凜正氣望之如生而某敢拜公
之祠矣嗚呼始與公周旋於茲公之眷某留某者何心
今也不及從公之難而徒沾公之惠然則某之來公豈

徒惟其能為睢陽常山也哉嗚呼日月兮為公無光草
木兮為公不芳宇宙茫茫兮孰知我傷一孟和淚兮聊
洩我腸自今鞭駑策蹇兮或庶幾登公之堂惟忠精與
鬼神而並靈兮其相予以用濟斯民之瘡惟公之全德
兮斯無玷而爾彰

祭祖墓文

某生而氣獨性復昏蒙雖近弱冠貌馬稚童始開家於
義陵者何祖累善而應食福報者凡幾宗罔詢罔次莫
聞其從流傳在昔派自鳳陽來判是郡厥源用昌遠莫
可徵中心孔疚電兔自今庶幾寡咎日月于邁五十伊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二

鄰廼叨一第煒燁畿京朝野之譽鳳凰翔止匪祖之遺
惡乎有此皇皇我祖如何其力乃今嗣孫靡耕而穫念
茲感德滯於長途今始即墓匍匐號呼嗚呼大父實撫
我身如彼棘薪飄風其動豈無諸孫望予則深忝也有
今惡乎使聞雖克有聞嗟不逮存陳桑毛兮酌酒啼荒
龍兮沾襟百年之遺恨兮吁嗟乎以寬安何以佑之兮
高冢塚於靈原尚饗

奠梁母太安人

嘉靖年月日鄉晚生某等謹以香帛庶饌之儀奠於
梁母太安人之靈曰於乎母沐何觀觀子之賢子賢何

微微仕之貧仕也為親胡仕而貧古有義士惟介而貞

矢冰玉以自佩晚穰腐而高騰嗟淳風之久喪徒慨慕

乎斯人於乎安人自委巾直翁繼奉案盛試越于今凡

幾歲辰茲承訃以遙真實有感乎愚襟於惟令嗣靈實

繼慈奮高翼兮惟楚之魁振化鐸兮惟蘓之師炳才美

兮臺憲交推震廟堂兮微徽飛馳登清僚兮國計是司

厯兩畿兮幾載于茲夫尚何為兮壑蓋孔飴里無屋兮

燕栖食無肉兮青葵豈不能易方而為圓兮與俗推移

委芝蘭而佩蓮藷兮吾心匪宜悵暮景之翳翳兮寧忘

甘旨之遺力清脩以為養兮前哲用規覽繼慈之踵踵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

兮鮮不惟子之望也瞻鳳鄒之矯矯兮豈其母之相也
俯濁俗之情情兮吁甘心乎妻妾之養視爾嗣之獨遺
令名兮振丹翻於雲霄之上某等忝鄉域兮異衣望楚
雲兮跼長風瀟瀟兮日黃感愚衷兮永傷悲陳辭兮薦
酒雲庶幾兮洋洋於乎尚饗

告墓文

惟物之生靡不有根惟福之翕靡不有積遐哉上世莫
徵莫考耳目所逮惟予顯祖亦既痛心亦既親貌廼今
云何有以寵榮黃甲崢嶸郎署清芬流譽騰騰若將沛
千里之澤若將補十二章之文若將為清廟之幹楨惟

葉沃沃惟根允深瓜本弗義豐則宜豈潛德隱光之
在上世者有不可得而知延及顯祖秩秩蛇蛇動期矩
規洋洋樸樸宜光耀而復富之以遜肥惟祖惟宗種而
弗穫懷予不肖食茲嘉穀戰戰兢兢敢替厥耘既秀既
實膏雨之功來格洋洋庶幾相予尚饗

奠胡母太夫人

某年月日謹以某儀奠于

誥封胡母太夫人之靈於乎蘭安兮蕙質玉度兮金規
嚴母儀兮門內端婦範兮深閨諒女史兮能述豈吾人
子敢知惟矯矯鄒鳳子為瑞世之奇匪惟徽降神子匪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四

帝傍而下之胡獨重與兮質子彷彿三代之遺合剛健
與篤實兮宜問學之光輝吁嗟世之多故子踴傾側而
險峻彼是非自秉彜兮或利害而喪之面稽古人子獨
立而不懼乃式貞吾志兮何余影之媿為鳳凰高翔子
于彼千仞神龍澹漠兮豈羶餌之能縻抱芳芷而淑世
子匪吾心之所安固將夙夜而惕惕兮行古人之所難
壽哉子親壽哉子冠不二者志不暎者道君子藉藉子
箕時艱之尚濟通塞有定子吃靈萱之先悴於手人孰
無志謀義者希人孰無子聞世者奇若乃揮筆而成詞
黑頭而卿位在斯世為不才而太夫人所托以不朽者

豈其在是於乎太夫人庶幾其有慰哉尚饗

奠唐侍御

某年某月某日謹以某儀奠于

侍御萬陽子唐子之靈於乎萬陽子曷產哉樹嶽洞庭
之西丹砂水銀之窟虎躍鳳翔高山長谷方其壯角從
冀子於羨陵不遠千里執經問學敗廟蕭蕭鬼嘯鬼號
無侶無僕咏歌中宵雲疊寄食寒無著袍於乎萬陽子
生而壯獨若是哉嗣聞陽明講道滁陽負笈從之雍容
升堂條窺其竅聰識勃勃發憤舉業三年大就江河旁
派駭心驚目雷峰甬川共知子奇一戰遂捷皇皇楚魁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

爰角南宮孰與子雄再戰而捷未當子意假麾臨海春
雨秋霜一時才英歛翼噴噴頽頽起職臺憲士類交欣逢機
抗疏臺閣喪神於乎萬陽子之才胡奇偉獨若是也耶
覽時撫病乞歸果確人曰萬陽見幾而作豺狼盛怒梟
復貢諛咬咬白壁亦混碓硃人曰蒼蒼有意王汝聞子
從容義命是主慨然遠遊天貞衡嶽以覽八荒真神于
漠萬里茫茫計焉忽至凡與子游孰不揮涕於乎萬陽
子天機穎穎不早發一發即炯炯莫與儔使天養之以
憂患不遽奪其年而俾得究志於茲學豈非斯世之大
幸哉於乎萬陽子歸矣尚即平日所與游者而試計之

或為雲升之川沉雲升而欣川沉而悲無弄也當其
乘化而歸之移升沉何有焉於乎安知萬陽子不上從
孔顏於之合之表俯濁世而一太息耶尚饗

奠封君柯侍御

年家晚生某某謹以束帛之儀寓奠於誥封侍御柯先
生之靈於乎計先生辭京師之故土距今甫過一載令
子侍御尋以獲譴解職去今纔七易月耳萬里西聞一
夕奄至寥寥折簡哀血淋漓於乎是尚庸惑乎於方先
生圖歸時侍御留之懇懇終不為少違然則默默之數
先生其預有卜耶抑抱遠識者處老固有道也先生既

進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六

歸時方以重任期侍御然迺遂獲譴以譴故迺獲歸省
匪是則固莫由侍先生易簣也於乎是誠偶爾爾耶抑
或有陰相默主於其間而不可知者也某等忝廁年家
跡慙疎遠其何以知先生惟瞻靜重之姿知其為近古
之奇望嚴肅之氣知其為抗俗之才然則範諸其鄉閭
泚諸其門牆其潛德隱行翔池陽而壯九華者其可量
耶於乎今已矣九華其無輝哉夫先生不獲大發其躬
而猶及榮其侍御之封人固謂食德之報庶幾於先生
而有徵願侍御任道之志方如洋洋大河奔騰而下觸
勁破堅莫之使沮則先生耿耿之志之平九華之長

於乎九原漠漠精爽尚愴曷由寄哀侍以緘章尚饗
奠高海隱

於乎海隱謙謙抑抑溫溫煦煦出言兮若端乎有畏舉
足兮若弗勝而退人曰好讓公曰是禮人也多憎公也
恒喜於乎是則公金玉之懿人得而見之者也二豎告
凶鵬鳥人戶爰啓公之橐之儲錢不及三千爰治公之
歛之寔大籍乎群公之賻邇公筮仕九幾歲年亦陟駕
部亦歷衡銓立可懸三寸橫金之帶家尚無十畝負郭
之田於乎是則公冰蘖之操人不得而及知者也越稽
公壽百歲方中歲彼鵲鳳未識西東主饋兮髮垂白而

奠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

失依小星兮光慘慘而無從然則司造者僅以是報公
也某等安得不顧之而恫恫邪我僚翕翕奮義相先乃
圖梓里乃卜稼田以貽獎孤慰公九泉於乎以是占司
造者之於公其定耶抑未定邪公其尚有慰哉

奠龔閣齋文

嗚呼先生之志欲以身任斯文先生之仁欲以手援天
下以茲及禍夫復何言惟昭乎皇王渾噩之心浩浩
乎天地剛大之氣恢恢乎西銘同體之學卓卓乎百世
可風之行泯泯弗光伊誰之恥謀及同志竊有歲年茲
也桑梓之駕偶來自蜀侍御朱公適逢其會當先生門

祚之方衰煥

聖帝綸音於文閣使寡陋有待之筆得洒於墓左之俾
黠黠久辭之光忽發於十有八年之後庸非理之偶變
者卒及其常天之茫茫者終焉以定故事之不可人意
者遂復俟焉改觀使人心快而神懌耶嗚呼蜀車已駕
聊申一奠之私宿草寒原詎盡百年之痛尚饗

奠祭王殿下

天篤

皇明麟趾實蕃於

憲廟符應寶王東平忽降於荆陽始以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愛弟建藩式重湖湘之欣戴繼馬輯寧垂範茂貽祁裔
以寅承咏策竹於淇園實切耄期之望儼仙旌於上界
遽聞龍昂之悲某幸處素封適逢歸變兩階良馬曾瞻
淵默之容一束生芻敢効蘋蘩之奠尚饗

祭山川社稷城隍驅虎文

自昔神聖建國居民凡國內神祇咸罔弗祀實以天覆
地載之間雄猛靈怪之物為民害者非一驅除呵禁神
得司之虎豹潛山蛟龍潛淵各安其居勿為民害是為
神舉其職民之賴於神豈不重哉邇者蠢茲虎豹弗安
深山憑恃兇吻恣行噬毒屋居火食之處樵采商販之

途無辜之人往往遭其殘害爾神獨無知我匹夫匹婦
之命孰非上帝所付或被開殺天子必下司獄執而殺
之以相抵報今茲殘害虎口百里之間一歲之內不知
凡幾爾神顧可泯泯焉弗之問也夫使其等慢神害民
以召茲孽作福作災罔弗在神倘以職守之咎濫及衆
庶爾神獨無恫焉夫以為民捍患求助於神古有常典
用茲虔告爾神神宜上祇天威下憫民禍亟禱亮魄俾
之盡蹈機矢無滋禍殃如其不然亦宜驅之潛伏深山
自食其類以彰爾神威靈夫然是民允有賴於神也已
尚饗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六

九

文明書院新成祭后土文

惟茲書院舊為文明興復幾年遽圯而榛仰惟聖哲作
人是圖矧伊遐荒奈何弗修昧予小子惴惴弗遑爰視
舊址乃舍乃堂聿焉底績但夏自春孰曰相止匪神之
靈於昭神靈尚贊茲勝大昌人文為邦之慶

上梁文

日吉兮時良四維兮並張泰徽兮高擎列由兮嶢昂爾
梁兮龍騰尊居兮中央庇羣英兮講藝納清灝兮上方
撐青天兮萬古容日月兮常明祝曰上梁東扶桑一點
明珠紅頃看萬國晉照中東以東春雷震起蟠蛟龍上

梁西金天佳氣來我眉俊髦爭吐千丈輝西以西岐山
丹鳳鳴相隨上梁南孔孟巨筆高揮天揮洒萬里飛雲
烟南以南古書科斗家家傳上梁北一水遠從天極落
羣龍爭取兩家廓北以北草木無邊盡生色

建正學書院祭后土文

天開地靈人事廼會爰闢書院育才講藝日吉時良衆
材咸具曷尊匪堂于焉戒豎辟穢凝祥兩神之司奠酒
陳詞尚其鑒之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六終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六終

十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七

論

仁人無敵於天下

天下有無形之強惟天下不知而外求焉君子始不得
不闢其微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情亦至渙矣天下之
強於此者亦不少矣是豈有形之強可恃而服也哉故
夫天下戰鬪而不息生民糜爛而不已者正以其不知
強之在我與天下有形之強之皆不足恃也如使其以
知強之在我退而脩之雖區區弱國脩之菴月之近平
日負其強大以加於我者尤且望而畏之歛而避之况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七

所謂仁人者乎仁也者天下同然之心仁人者先得天
下同然之心而與天下為一體者也是故有仁人於此則
天下爭歸之矣其誰與為敵焉有與之敵者必天下之
獨夫天下且共誅之矣孟子晚當世之意蓋如此且三
代之世明王迭興禮樂之化洽於天下不可尚已嗣是
而降為春秋再為戰國其間並起而爭角立而鬪者不
知凡幾國而國亦不知凡幾變也然有不務盡收天下
強勇之士以與天下角力者乎有不務盡收天下詭辯
之士以與天下角智者乎有不務盡收天下說說縞墨
之士以與天下角兵者乎有不務兼拜天下之士以與

天下角富者乎與天下角力者謂力可以勝天下與天下角智者謂智可以勝天下與天下角兵者謂兵可以勝天下與天下角富者謂富可以勝天下及由其勝敗之數而徐考之負力者卒敗於力負智者卒敗於智負兵者卒敗於兵負富者卒敗於富極其平生之力日夜謀之而使倖成之者誰耶足以明天下有形之強之不足恃而吾孟氏所以皇皇為天下懼也且夫所謂仁人者果何謂乎仁之在天下也其有形乎其無形乎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仁也者仁人與天下同得之者也與天下同得之是故仁人者常以天下之心為心以

天下之心為心是謂以天地之心為心夫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合德於天地之心則無我無物無遠無近無大小無強弱無中國無外夷皆惻隱憂憐於吾仁之中而無有外之者以其為德也天下有大之者乎此其為道也可以形象求之乎夫所謂仁人者如此是故天下無仁人則已苟有一仁人者天下方爭而居然無為以處乎獨吾知歸之者必盡天下而往矣何也好生而惡死好遠而惡勞父子欲其相保兄弟欲其無失所室家欲其無離散此天下之同情也夫是數者天下必取足於仁人而後可得然則有仁人於此而天下有不盡歸往

者必無是理也是故吾無心於天下強勇之士而天下強勇之士爭歸焉吾無心於天下詭辯之士而天下詭辯之士爭歸焉吾無心於天下輻略之士而天下輻略之士爭歸焉天下之士爭歸之則凡天下之士吾士也富可知矣是故是惟無征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所事戰也湯武之師是也湯之為敵者桀也武之為敵者紂也桀紂天下之君也以其君臣之分而號令天下其誰不從然牛飲之衆不能禦臺漿之旅如林之士不能倒虎賁之戈者天下無形之強在湯武而桀紂不能以其強加之也故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孟子告其徒以齊

王猶反手及他日自任以平治天下而不疑者何所取必乎固取必於吾之仁也固謂吾仁之強天下莫有強之者矣夫富孟子時強莫如秦顧猶未大得志於天下其後卒以兵威掃除六國又宜若強可恃者然未幾一夫作難而七廟為灰夫然後知聖賢之言其信非誣天下也夫

大君父母宗子

論曰君天下者其道未易盡也故善為論者必自其理之一者而廣之夫以天下而統於一人以一人而君乎天下孰不知其任之大哉然吾每見其忽之於小也孰

不知其責之重哉然吾每見其失之於輕也是何也徒見其大而未知其所以大也徒見其重而未知其所以重也夫以其身操天下至尊至貴之器而未知其所以大與其所以重焉則其於君天下之道固宜其有不盡者矣是故善為悟天下之論者不復讀之以至大至重之說而惟示之以至一之理示之以至一之理固將使之知其所以大與其所以重也夫所謂至一者非儒者強一之也理在天地間本至一耳理本一而人始二之二則小小則私二則忍忍則暴二則爭爭則亂故吾未見不知理之一而可以君天下者也未見不知大君為

天地之宗子而能有以仁天下者也未見不知天地為吾父母而能有以事乎天地者也嗚呼子張子之為是論其亦有所不得已哉且夫有一家者君一家有一國者君一國皆君也而非君之大也合天下之萬國而臣屬之合天下之萬民而號令之合天下之疆土而經畫之合天下之財產而貢賦之合天下之賢俊而冠裳之合天下之夷狄而撫安之合天下之有家有國者而盡奔走之此則天下之大君而不可有加焉者也然而世儒之為說者不一或者曰人君者天地之主國未有以大君為天地之宗子者也或又曰人君代天而理物亦

未有以天地為大君之父母者也天地萬物父母之說惟武王則一嘗言之而亦未竟其旨嗚呼此愚於是所以嘆張子之言之大也今夫人主以一身之微處天下之上舉動一賞罰一號令或出於一己之私而未即乎天下之公則天妖見於上而天之威怒加焉地怪見於下而地之譴告至焉人怨作於中而天下之禍亂生焉夫是者世之人主舉能知之矣然知懼天之威怒矣而弗蹈之者誰與知懼地之譴告矣而弗冒之者誰與知懼天下之禍亂矣而弗啓之者誰與故與其為至大至重之說而使天下之為君者知所懼不若廣吾至一

之理而使之悟之之便於人主也大君父母宗子之說其殆廣吾至一之理而使之悟之者與今夫自一家而論之一家之中固有父母焉亦有宗子焉合天地萬物而論之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也家不得而限之也何也通天地一氣耳天以之而為天地以之而為地第天之所得則純乎陽動而其理則剛健而不息其為用則專以發生長養為事而萬物之始於是乎資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故父之道存焉地之所得則純乎陰靜而其理則柔順而有常其為用則專以翕聚收斂為事而萬物之生於此乎資故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故母之道存焉然當其未有萬物也則惡有所謂父母既未名之以父母也則又惡有所謂子惡有所謂宗子自夫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萬物於是乎生矣自夫萬物既生而天地父母之名於是乎立矣是故自其父母之一而觀之至靈者雖謂之人而子之名不得而異於物也至蠢者雖謂之物而子之名不得而異於人也推而上之大君亦子也推而外之夷狄亦子也即其一體之中取夫物之靈靈蠢蠢者錄兩而尺寸之則又有難乎其一樂者矣是故有所謂子又有所謂宗子凡天下之服屬統合於大君者非子而

何為天下之服屬統合者非宗子而何夫吾父母於其親然獨類之中畀之以服屬統合之權而使之以合夫衆然不一之勢則吾父母之心其望於我者固已厚矣吾於此且將若之何耶吾不欲為父母之克肖者焉則亦已矣必欲為父母之克肖者焉詎容一之悖吾父母耶吾於是而有以知張子之善為論矣彼世之人主執不思事天乎然徒見其蒼蒼然與我不相攝也執不思事地乎然徒見其茫茫然與我不相屬也執不思安中國而撫四夷以及禽獸草木乎然徒見其狂狂然與我不相統也天固自天地固自地我固自我而萬物自萬物

夫天下之理一則大而二則小一則公而二則私一則仁而二則暴一則信而二則欺一則讓而二則爭彼既見其為一矣其為小為私為暴為欺為爭為悖為賊為不肖則亦何所不至耶吾固有以知張子之善為論矣持張子之說以告世之為大君者吾安知其不曰天地吾父母而我既為宗子矣父母之事吾何述之父母之忠吾何繼之天下之老皆吾父母之老天下之幼皆吾父母之幼天下之鰥寡之孤獨皆吾父母之鰥寡皆吾父母之孤獨吾又何以安之吾固以為張子之說著則雖秦越且將為一家矣而况大君之於天下乎暴如桀

紂不仁如幽厲者將動念矣而况未必如桀紂未必如幽厲者乎是故其仁如天人徒知堯之善事天也而不知其自親睦而推之寸和堯固以居父母之心為心矣其德廣運人徒知舜之善事天也而不知其升聞而及於慎微舜固以吾父母之心為心矣知堯舜則曰禹曰湯曰文武者可知矣至吾孔子雖不得宗子之位而其以吾父母之心為心者則未嘗一日異於堯舜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程子得其意而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子之說固亦張子之意雖然二千豈徒為大言者哉觀張子聞皇子生則喜見野

有死人則終日不樂而程子於出處之際則亦未嘗不拳拳以天下國家為念二子蓋真知實蹈乃克有此氣象有宗子家相之責者尚請以二子為法

學者須先識仁

天下有易簡之學而求為聖人者能知所從事焉則幾矣夫求為聖人者非求諸聖人也求之於我也求之於我之心也我之心其去聖人也遠矣吾宜易從事哉古之聖人其始去聖人也亦遠矣然而天下尊之後世仰之者夫豈皆性生也乎於此有學焉而聖人者獨得夫至易至簡者而操之而已耳是故學術者不可不審焉

者也必審焉者以求夫至易至簡者也至易至簡也者吾之所當從事者也學而得之所謂至易至簡者而日從事焉其不至於聖人者必寡矣嗚呼學至於後世其多門也甚矣執謂千載之後而賴有明道者乎吾嘗讀其言而有感焉其有感焉者竊以謂聖人易簡之傳賴有明道者發之奈之何尋復晦之也且吾何以知程氏之說真得乎聖人易簡之旨而不可易也吾嘗讀魯論焉由魯論而求吾孔氏之所以為學者夫蓋夫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則曰仁二則曰仁當時學者之學於孔氏也一則曰求仁二則曰求仁是故立而立人達而達人

者語其體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參前而倚衡者語其方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語其功也一貫者語其約也天下歸仁者語其大也擇善者擇乎此也固執者固執乎此也造次于是顛沛於是者語其不息乎此也曾子之一日三省志乎此而省也子路之樂與物共志乎此而共也顏子之無伐善施勞志乎此而無伐施也嗚呼聖門之相受授者如此然則聖人之學其至易而至簡者果在是耶抑不在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之為聖人者其果求諸聖人矣乎抑求之吾心矣乎夫知求諸吾心而不求吾心之仁吾固以為惑矣今夫老氏之以無為道也學老氏者必宗焉有不於是焉者其不能為老也必矣釋氏之以空為道也學釋氏者必宗焉有不於是焉者其不能為釋也必矣學為孔氏而不於孔氏之仁求焉吾敢信其能為孔乎哉且夫吾儒之道上下與天地同流是故無內無外靜亦定動亦定也是故上下四旁古今之無不包一塵一息之無不貫也是道也吾心之本體也是故其理一夫其理一則其學一理不可二而學可二乎哉嗚呼孔氏沒而二之者多矣或失之內焉或失之外焉失之內者體自為體者也失之外者用自為用者也夫體也用也一也是故為易

簡也判體用而二之而可以謂之學乎哉嗚呼其有由矣孔氏之所謂仁體用一內外一者也吾實未察乎吾仁而固欲吾學之不謬天下有是理乎是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夫知仁則知道矣知道則知樂矣知樂則知學矣知學則知吾孔氏之所以超乎二氏矣又知二氏之所以亂吾孔氏矣又知支離之學之果不足以入道矣又知吾儒之學之所以配乎天地矣又知富貴功名之果不足志矣又知詞章俗學之果不足學矣雖然其理則橫渠之西銘博矣明道之定性約矣其功則孟子之勿忘勿助要矣學者宜何求乎求諸吾心而自得

焉可也

君子喻於義

知君子之所存而後可以知君子之所喻夫君子惡乎存存吾心之天理而已矣義也者吾心天理之妙用也感物而生焉者也物有萬殊是故義無定體君子之喻之非其聞見之粗也志一於此而神凝焉神凝於此而天理融焉是惟無感有感遂通神明妙應無微不至是故義之所在而天下之物舉其至可欲者而莫或二之以其所存有異於人焉者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學者通於前代之文所可與語神矣今夫自吾之

一身以至於家國天下凡其視聽持行之則與其入倫庶事之宜孰非義乎即一義而以問諸途人固鮮不知者然而利害怵乎吾前而決擇於斯頃之頃沛然如游太阿而罔有凝滯者實寡矣此獨何故哉是故惟君子之獨喻於義而非衆人之所能與也今夫閑曉而觀竊壤之間萬形並育飛者與飛躍者與躍動者與動植者與植孰非天之義乎然而於穆不已之命實尸之出而有本是故化而不窮苟其無本焉天之義亦有時而息矣是可以推君子之喻於義也蓋嘗以驗諸吾之心矣頃更而得其正即頃更而明生焉當其明也舉天下之

物巨巨細細孰得以道其形頃更而失其正即頃更而闇生焉當其闇也舉天下之物巨巨細細孰得以辨其實故明生而事有不出於義焉者寡矣闇生而事有不出於利焉者亦寡矣是故義非外也而喻於義亦非自外也蓋夫君子洗心以藏諸密齋戒以神其德寂然不動以妙其感通之機即吾之一身吾且不自有而何有於萬物是故無意而無必無將而無逆物之所感明即燭焉明之所照誠即至焉是故義在於死則蹈白刃猶就几席也義在於去則辭萬鍾猶脫敝屣也天下貴擇義而輕利者天下不知收伐之為義而君子獨喻

之天下雖共非之君子固自若也天下貴親愛而有睦
誅伐焉天下不知誅殺之為義而君子獨喻之天下雖
共非之君子亦固自若也舉吾之日用隨其所感銖與
之為銖兩與之為兩尺與之為尺丈與之為丈夷陰順
逆狀態千萬變於前而君子惟自樂其樂而若常處乎
無事焉此豈可以襲而取強而得哉蓋夫人心一天理
而心之鑒焉一至明而已矣鑑遺於照鑑失其明
焉耳心遺於義心失其理焉耳故天理存而萬事感通
之義備矣夫然後可以言喻也夫然後知君子之學本
之至一操之至要莫用非體也莫顯非微也彼世儒不

察銖銖而稱焉寸寸而較焉以為折之極其精而不亂
然復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不知析之苟精亦猶取生葉
而綴之枯幹朽株之上况其旦日展轉於支離而并喪
其所有乎或曰然則聖人何貴乎問察爾耶曰君子之
學即用即體也是故即問察皆一也知問察之皆一是
故即問察而皆神即問察之皆神是故終日而聞見終
日而沛然若决江河焉故問察何莫非存也何莫非養
也嗚呼此吾儒之學所以異於二氏之空虛世儒之支
離也已君子可不辨諸

夜氣

夫人之氣其不能不復于夜乎通乎此者可與論學矣
夫畫動而夜靜者天地之大分也聖人不動乎蓋有動
而無妄也有動而無妄則何者名失何者名復是故聖
人無夜氣夫人則異是矣有動斯妄矣畫安得而不失
夫氣貞而靜者其本也當乎夜則氣斯靜矣夜安得而
不復是故孟氏夜氣之說以夫人言者也其固夫人天
理幾息而賴以復生者乎夫氣以畫而失以夜而復則
聖人之未嘗失未嘗復也非以其動亦靜乎故曰通乎
此可與論學矣今夫人之氣固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
果有晝夜乎遠而一元近而昏旦皆天地之晝夜也顯

諸仁非畫之謂乎藏諸用非夜之謂乎是故有晝夜而
無失與復也晝夜皆太極之流行也惟聖人也亦然清
明洞徹上帝與居當其晝也安得不動夫動而無動焉
當其夜也安得不靜夫靜而無靜焉何晝乎何夜乎是
故聖人之晝夜皆天也夜氣不可以語聖人也孟氏之
云乎夜氣也其自夫人言之也乎今夫人之氣固亦聖
人之氣何言乎失何言乎復孟氏固曰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蓋寂然不動氣之本也感而
遂通氣之用也時而惻隱時而羞惡氣之所以為仁義

也以天下之好而好焉以天下之惡而惡焉氣之所以動而與天行也自夫形骸特之有我蔽之於乎動而不清焉者幾希矣動而清則感而通者塞矣寂而定者馳矣惻隱息而忮害生矣羞惡息而無耻行矣大公微而作好作惡罔有極矣是豈氣之本也乎故夫人之失也以畫之動也以畫之動而妄也惟天夜以畫變形以夜息神以息凝當斯時也無所於競而何有於忮害無所於取而何有於無耻無所於喜怒而何有於作好作惡譬之水泥沙濁之當夫風止波定則泥沙沉而水之本體復矣於乎是固所以為夜氣也以夜而復以靜而生

者也吾固謂孟氏云乎其夜氣者自夫人而言之者也夫夜而復天理之幾息者續矣人心之幾死者生矣孟氏何嘆乎與禽獸不遠也復者自復也非其能復之也是故平旦之發見者微而旦畫之所為得復特之發見於平旦者草木之萌蘖也旦畫之特則尋乎斧斤之牛羊也人而至是則夫所謂夜氣者不浸以薄而夫仁義之良不將遂絕而不可續也耶此固孟氏之所以哀也是故夫人有失也是故有復有旦畫之氣是故有夜氣夜氣之云固孟氏幸之也亦哀之也嗟乎夜苟以靜而復也畫不可以靜而存乎古之論學者曰戒慎乎其所以

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夫苟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何動非靜何畫非夜孟氏亦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原固出於此學者必從事乎此而後能旦畫皆夜氣必知乎此而後信聖人無夜氣吾固曰通乎此然後可與論學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

書類

奉方塘潘公

過荆獲進謁旋荷臨顧緣抵家旬餘輒復拜疏快手書之辱蜀使至又枉華刺某惶懼惶懼謹東望跪謝京居士大夫平時漫議咸謂內之閣相易親而外之督撫大卿難事故每臨外遷則雖賢者猶有難色惟某獨謂不然吐握如周公誠不易得乃若韓范名流遂謂世無其人可乎夫世既容有其人則夫督撫大卿好善而忘勢如韓范者所在亦宜容有之矣故臨外遷而先難焉者

皆惑也乃今不益信乎執惟執事曩昔負抱建立某仕也脫無由叩問獨近者撫鎮西蜀內肅外揅赫然在目某實延頸而倚望之矣某昨者進謁之初以朴野之質久隨朝紳之後而未聞外寮俯仰之儀應對寡倫禮節多簡惟執事不加斥亦已云幸然而乃蒙遇之如此其謙恭誨之如此其傾倒念之如此其不忘俯惟晚進真於高賢無一日之雅而循陳踵故之學立談之頃又初無奇絕之論可動觀聽惟執事何緣而有是也意者盛德者忘勢忘勢故接下恭而不暇問其人之賢與否也執事無然乎執李司諫過府相見又為道執事於某微

有假借之詞若洞察其平生云爾者若是則是執事於某固誤有所知矣夫某疎淺何足道惟其志恒耻不及古人以是時之善類雅多契好而未嘗一通跡於今之顯公卿比得外補好事者妄尤今公卿何不愛士至此而實不察某之不可也乃今執事固於某有取焉豈公卿自有韓范若執事者真其人歟夫察士於素交世之賢公卿每多見焉察士於一見而天下共服其智者吾見誠罕矣此某所以承執事之愛徂怵恐懼至廢寢而不自安也惟以某之疎淺獲誤知於執事緣此以推執事好士之心雖舉一世才德之士而盡收之門下蓋未

已也然則繫天下之望而真可以仰負

當守旁求之托非執事其誰耶惟執事益自諒而允持之則世道幸甚天下幸甚某陳吉趨任緣一二家事無託方圖料理終不敢出初夏間風便欲凡布私感激之餘言覺猥瑣瀆冒威嚴不勝悚仄之至

復朱代巡思齋

奉違無任馳仰冀聞齋唐萬陽並荷垂念珠渥風化湖湘至矣膠柱之愚未即裁謝多媿近辱手教先枉適以避冗在庄弗及對使拜領然道義拳拳之雅伏讀悚息之餘惟覺神馳左右耳竊計此時地方之務或已備省

朱陵洞天之勝必寓目矣童冠之追隨咏歌之相續披
黃落之草木而收天地生生之春于然諾無物之肺肝
樂當何極第恨未能駕馭長風為一訊山靈前此勇節
曾有是否耶奉陪之約覽來諭尤仍不忘然庸行庸止
自有時義不得草草向已面請之矣近時學者直認空
寂以為本體而念頭毫釐千里之差漫不知省已不可
以言此心之存而顧復自高其說以為出於近世儒者
之上則其病道喪真反有助於世俗詆正之流不亦甚
乎來教自省其多悖於旦晝而欲精察於念慮之萌虞
廷精一之學孔門博約之功何以加此服膺寤寐滯形

萬里而神游一堂固所期耳敢員敢員西行在即引領
瞻雲豈勝企望

奉王溪吏部

在京拜辱寵賜非一以此待門牆士不已過乎惶悚惟
謙遜之跡進止有嫌復惟臺下留神仰副宴息少暇故
頃雖數侍光霽未敢悉布衷曲夫迂拙者寡親膠固者
多謗此亦理之常耳今復何言哉惟臺下鑒察之耳還
家得覽邸報李大參已再轉山東教憲副亦轉舊省乃
不覺仰嘆臺下於世人才其汲汲有如此則夫善類名
流陰荷其扶持而不知者可勝計耶彼斗筭之士不度

時勢而過為責望遂疑臺下若無復有天下之憂祇見
其淺妄甚矣冬間已得還任給由在通進退惟谷莫知
自裁奈何適王正即便謹此申謝并候不勝瞻切之至

寄峨東江主政

青羊別後即以卧病連日文旆遄發遂無能執手郊外
嗣辱德音誨愛何極適觀江水漸落北上之駕想不能
為故山久番矣顧試勞方息按役又迫東望渝雲嘆息
嘆息緬惟金玉之姿立可遠到翰藝之場古豪傑之士
未嘗晉意而片簡隻字乃為千萬世至寶者必有道也
千萬加察無任企懸

寄先生丈第

四

寄青巖胡司諫

頃者紫崖之游會意想不淺獨不能荷杖以隨何恨如
之得番中川翰劉知道義無窮之愛較鄙人不能忘於
門下者加切矣然竟無由一聚相講磨而盡之不可嘆
乎曰未試役甫畢顧江水漸落想北上之駕當在此時
惟京師同志正爾蒞莫之餘百凡甚於往昔者可想惟
幾惟深無快一擊以先斯文是在於門下慎之耳至人
以天地萬物為體故能行所無事而天下國家賴之寧
也者惟自得乎此而已一身起念往往見今之賢者類
不免屬疑其於聖學宗旨或未之有得也門下試以爲

如何臨風馳此布懷無任悵切

寄大洲趙內翰

知已音問曠聞再時塵車無息有之暇可知已何媿如之頃聞將以秋中北上私擬早解川北一道尚可續連榻之雅不謂又復有試事之勞轉瞬經月惘惘如何已聞江水漸落想北上之舟當在旦夕顧茲集務方殷川北按役又逼良晤難續固至此耶嘆息嘆息學問大原得就極靜中體認一番想自得更深矣後生輩乃或謬傳門下尚不免仙釋之惑下至竊黃老之糠粃以誑世俗者猶喜聞而樂聽之果真有是耶抑傳之者過也使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

門下必欲為大乘釋子鄙人且不敢助之而况講求其下者乎嘗聞白沙子習靜春陽一時名士多疑其為禪學而病之門下茲見疑於後生輩或者其此類也必後生輩之妄也已聰明如門下好學如門下豈尚未得底止而求之他耶歲月如流後會未期臨風無任悵望

寄林東城

初秋得還部邸報殊慰懷仰近日羅節推有事試院得再領手教乃知太夫人壽體已康令即學業亦有進此皆大可喜者何慶如之來書見誨諸語皆是入天德以後功夫吾兄深造如此則前日之汲汲於歸乃欲為吾

道結累耳何幸何幸向嘗請教此學只在幾微上省覺

便是動靜合一高不落玄虛卑不落事為近日來驗之似百世以俟可無惑也今觀吾兄見誨如此則又知彼此一致矣顧何由得復一面訂耶玉溪師翁如生之受德非淺近若有聞然者殊可訝大抵德不脩誠不至故有此今當何求焉求諸已耳天下之是非毀譽可如何扒風傳中麓兄比當事甚荷留意倘果有此求於今之世恐不多見也夫子如霖婚後又再婚同賤荆輩俱在家緝理田廬以待歸老任中惟一僕相隨甚覺輕快惟奔走之勞非衰年所宜姑勉強以畢吾志耳臨風布此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

無任瞻悵

寄南池侍御

別來南北限阻加之衰懶筆削生蕪負罪知已多矣頃者蜀使北還乃辱教翰遠及臨風三復進德之懇憂時之切與拳拳踈野之愛俱於簡短數言中見之豈勝為臺端慶幸為世道慶幸先此聞始借吾兄於臺端也實中麓兄破格行之乃今於司用人之柄者不有勸乎夫古今之難為者言官為言官於今之世又難矣吾兄既游心乎聖賢之術則古之言官如明道者固在所必法矣豈待生之多言乎顧其學術之粹實自謹獨始謹獨

是故能養其浩然之氣非徒襲而取也惟吾兄其裁之
願便草草不備

奉年東師簡

四月已得拜領賜來新刻二冊治權一論吾師精義入
神此足見之不害今在位群公讀此而能欽手心服者
幾人使富國者得此機括轉移
君心天下何事不可濟也

當宇嘉納不負

明主矣顧尚處之遠地豈其機固屬之天而

明主亦無能如之何耶參贊條約千波勢權居多擬時勢

似難得盡如人意諒至誠格物自能風行草偃不審南

歲百年來曾有此否某補蜀忽已三載撫按

奏留之疏已行未審如何近蜀使還自京卸具道舊文

選李中麓已嘗兩次議及蓋欲轉以內外清衡而竟為

人言所阻誠有此則某權侍恐即未可返也得非命乎

潘子抑居京幾見中傷今與黃秀卿柯遷之汪廷德俱

得外補皆幸也第願諸同志一時並出追想舊時氣象

良足嘆息頃讀刻中文字足見日來精力尚無減昔時

伏惟加愛以膺寵眷至幸

復黃梓谷太守

往候旌節於閩中三夕以撫臺遣人見促遂由塩亭匆

迫而還不獲再奉面教尋得此來口報道中麓扶持之

際堂翁甚不樂竊疑誠有此則中傷將不免急走簡訊

之則執事已出境矣徐思之某不能隨俗依人則人之

見醜固宜然禍予福予者天也人雖醜之如禍予福予

之天何哉以是勉強自安謀歸且未敢耳執事何以教

之承及屢任憂惕郡邑敵懷之極恐天下皆然惟松為

東南財賦之地想百孔千瘡更加甚耳然使時輩為之

稍能為民省事猶足以濟况執事以萬物同體之學興

利剔蠹舉行其所無事焉所謂芥月而可者不將見於

道齊先生文集卷之八

八

松耶百凡惟以漸圖之幸甚計入

觀不遠京師朋舊晨星散落之餘再復聚會不知凡幾臨

燭揮翰無任哽咽

荅袁立山進士

送死有道猶其力而已處貧有道食其力而已古之人

有為養而下從事乎商賈者時之甚不得已也君子何

從乎心時太古壁立萬仞後世智力經營之習澹如泊

如此其的也非是則豈某之所敢知哉惟高明裁之

寄沈艾陵

在蜀忽近歲平生知己邈若天外悵想如何閒中興

一二少壯輩漫話舊時嘆息哽咽耳自入蜀求求知已於藩臬中惟李谷平一人今轉撫山東矣道義之孤何可勝嘆以平日師友之力勉仗義命立此頽俗中所幸公議終爾不泯雖為部中當道所棄未免陸沉然則則命也已通來家事如何數窮理極大魁天下當在此舉天其忍終負之衆師行道之志竟如此世道絕望矣顧滯官遠地一面無由引領東望惟有涕泣爾藩十衆在憂葛延山史德化程子京洪子成諸兄想頻得聚首萬里天西有懷耿耿何以致之臨風揮穎草草不倫次

簡余玉崖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九

德人在野則賢愚共憤視之恐後召還報下則海內聞者相顧欣欣然則斯世也誰謂不可以為三代乎南考功之廢想當事諸賢必有深意然高賢所在皆足為世道倚重第得特起則此可姑勿論耳惟衆師先已還樵想同志輩如魯廓齋當無幾人感慨今昔吾兄寧無為之一動念乎生奔走遐方知己之嘆無日無之自來思有此貴陽之轉驕驕欲踪誠出意外想知已如吾兄必為我一慰也如何與吾兄相別以來同志可望共濟斯道者頗得數人今皆人各一天念之增哽咽耳吾兄一訊之廓齋則當知之矣江舟瀕發風便布此東望無任

瞻切

簡王卓峯

京師見吾兄歸志甚切竟不如願顧此皆數也十月以會決之便過貴里聞將有外擢還家消息甚喜有得復奉教之樂旬日忽有貴陽之報嗣此相見可復期乎殊悵殊悵近見諸學人皆以無念為宗以無念為宗此釋氏法門也孰與以無欲為宗又孰與以勿忘勿助為宗釋氏任心自在之說自達者觀之似惟有毫釐之差顧以此指示學子輩則誤人不淺吾兄忠信篤敬之質其必無惑於此每見諸師皆近道器寄一扣之似掌中此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

毒藥謂今恐不可不亟反之也克彞孔穎之樂識仁體而已矣吾輩日用工夫惟有此而已苟有得手此吾視老佛固猶悵悵尚在迷途中也敢復效之手歸舟將發念吾兄殊增哽咽番此布懷不盡

復高鶴阿

穎人代候冀領片教以為離索之警乃勞使從遠屈脫儀稠疊道義之愛更復何加感感愧某竊祿大邦所幸高賢咫尺警惕良多反身以求躬行君子終成有愧顧茲遠去貴陽彼雖朴野易教如淺薄之人未足以動彼何武轉顧歲月益棺無幾事之寒心孰甚於此自今

惟有秋韓信背水陣廢可了此免作泉下悲耳執事能許之否前月過中江聞卓峯亦有外補之志已番一簡致之宅上顧寧扣其子姪輒有任心快活之說後生輩遽申此毒藥亦可嘆也簡中已畧及之意者卓峯忠信之資此說恐未必遽能溺也設有之又在吾執事救之耳大洲前九月曾致問簡北上尚未有的期讀其來簡極是和平殊無向時不可犯氣象已可見山中所養自別又并間論交一節是非之界凜然無少假借此兄終是剛健篤實某因嘆今世講學之士但取同聲相和而不復辨其為邪為正者媿於大洲多矣前見部中兩次

集賢堂文粹卷之八

十一

推及六泉公亦有推私以為或仍補蜀則挽回興起之責當與吾執事共商之庶酬夙願耳今荷此遷又知必知已輩為某衰年計耳貴邦今漸有得力之士此學之興當可望矣獨某無由先後其間豈非數乎此時部檄尚候之未至若代巡公駐貴郡倘復十餘日則奉教尚有可圖弟未能預必耳使還草草不倫次

簡潘笠江少忝

萍合蜀邦忽踰二載同志之雅雖輟深於傾蓋之初然計其相與顧惟止於意氣之相通政事之相觀而公平則所以深造自得脫落於語言文字之外以俟乎百世

而不惑者則實以按轡遠并扣啓無由思得間而相為一傾倒焉固竊拳拳也乃今復有此遠去又適為迎謁驅迫絕袂皇皇事之可恨孰甚於此負荷斯道屬之忠信無疑自紫陽開竅理之門傳之者遂失其宗孔門求仁之學乃為之晦而不光是故世雖有忠信之質往往棄本根而從事枝葉雖其踐履樹立有相近似然以語涵養變化以達天德則固鮮矣夫凡此實信之所疑欲以一質諸門下者今皆弗及也顧不悵哉寵惠大篇金玉璨然的我文清心神孔惕道義無涯敢不拜賜雖然形跡云阻心神未遠長天片鴻想望未已如何如何

集賢堂文粹卷之八

十一

簡陸平川僉憲

別來貴體想已平復第聞川南川北二公俱以憂還則公代按之勞尚未可辭也道務借重固為蜀人之幸然顧簿書叢省金玉之質何以堪此良戚良戚侍蜀幾年每承以古道相期責望非淺第以生觀執事似其見處惟以勵行為急而忽畧於古人學問之源故其意每以甘泉陽明之學為不免立異好名之累夫陽明之學謂其踐履未至及其徒亂於佛老則有之若其啓發領要以上接濂溪明道則二先生之學均之為得精一之嫡傳本可誣也未嘗一究孔門克復求仁參前倚衡

一向歸之旨而遽曰無欲定性等篇皆周程二子立異之說且目游揚尹謝輩曰此道學迂闊流也經濟斯世安取此輩不為古今自謂豪傑者自信自用之過耶夫今之士誠皆知尊周程而不知周程倡道之時俗輩歟歟其誰不以為立異好名如今之議甘泉陽明也夫俗輩宜爾也乃或有勵行之志而不究乎古人學問之源是不可吃也已生無似何敢謂有得於道顧媿過辱古道之望思一盡其說久矣今既去此而復不以告不已自處於面交者乎千萬深思勿訝勿訝

簡對安峯少參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三

風萍偶聚輒忽飄散伏惟節鉞還鎮伊邇私計論心究業喜有期矣乃今忽先別轉顧嗣此之簪合未涯緬懷金玉豈勝嘆息蓋生昔者雖與執事同處京邸實以交廣而情跡希闊故知執事者尚淺近者蜀中蓋不但知其文詞知其政事又知其胸中淳篤高潔之趣出流輩者遠甚彼世之聰明才辨之士侈然以講學自命而稽其實無一可者顧孰為有近於道哉夫溪澗溝澮之淵見神龍乘氣而升非不昂然奮然終其身乃與鯢鯢為伍至於龍門之鯉悠然雲氣晦冥則即形變神化薄霄漢而霖雨下土者何耶物固有能不能也若執事非

所謂有龍相與仙骨者與故生之私敢期執事毋安其質性之所能而當求乎聖賢之所至夫聖賢所至雖若廣大淵深未易希望然其實驗之平心定氣之餘而喜怒哀惡之幾種種皆本心之發則知聖賢窮理盡性之要固惟在於此心之存而其所以廣大淵深者亦實由日從事乎此而遂勃焉至之矣近世儒者但知欲救高虛之弊而不覺矯枉過直遂使世之學者一切棄本根而從事枝葉舍身心而疲神傳註此其雖有龍相仙骨語形變神化者則實寡矣夫以執事之質近乎道若彼不審清夜平旦亦嘗有以慨乎此否耶某之愚則固於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四

執事為日望之倘以為不誣也南北雖阻尺楮可通相與濯舊障而出青天以幸斯文不亦美乎

簡王前山

新都領厚貺又得悉代攝安綿憲度嚴肅向之以私干請者雖失所圖慙伏不暇乃益信老成正直處天下以無事一日二日一切盡壞便當改觀敬服敬服生無似顧邂逅之始已望長者之氣而竊深冀慕今復得聞其施為之槩乃顧不獲奉片言之教遠適遐僻將何以為朝夕之警良懼良懼久聞還來寬弛培克漸滋待哺之卒不免枵腹雷電驅逐之餘想人人欣得所矣更望留

神為國遠圖幸甚人便布此申謝不備

簡主南

前有書附白崖公從者致上想久微覽別來德履何似
訟牒之繁出入之勞惟處之以從容暇豫則養生與應
酬自可並行不悖高明以謂如何數日瞻依尚未能仰
窺所養頗竊疑平日用心似涉稍泛六經皆我註脚前
儒此語雖過高然實有此理顏子大賢其為好學惟其
不遷不貳耳伯玉五十六而知非而化此其何所用
心耶執事古心古貌嘗欲既淺天機則深必有以見此
顧古人朋友之義惟以道相期用是漫及之伏惟照原

奉井泉翁

道駕南還湖山益渺想望神容可勝哽咽客春徐少參
便會附問啓人還未荷音示山中多暇眠食如何春間
偶得閱紀行錄字字句句多少精神此實遐壽之徵適
石大參應伯過此相與欣慶無已洪峻之方有此振作
遽為忌者調去世間好事難成如此惜子抑卑竟為群
小中傷此又非止斯文小厄也嘆息貴陽士儘有可教
且得巡臺趙方崖者留意興起殊為可喜此時書院將
成心性圖即當刻之以垂不朽但恨無由得新泉墨本
計秋間顧人候問不審舊篋中尚有藏之者否春秋正

傳此間士人亦請刻未已但檢篋中僅存原抄本一部
恐與後來更定者不同人便冀賜一定本如何桂卿二
位今德業想俱茂矣人還統祈賜示願望

簡顧秋山

貴軸使去附上啟儀想投記室矣五邊衛附科事前啟
中畧及之不審尊裁如何陸石翁題
請之疏部中不為覆說者謂貴舉貢士在部者懇沮之
此固一說然顧青解額如此非有所增拓事理人情誠
有不可令幸方崖公力任其事培菴翁所見亦同明公
張主其間倘力贊石翁再一題

連珠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六

請事當有濟如何此身與宇宙同體天下事凡便於人
者孰非已責况學校人才乎每見今之賢者多不然何
其一切以泰人視之也嘆息向見明公論安氏罪過公
移嘆服非公其誰有此責中事一切革創學校可整頓
尤多安得從明公細論之殊增企仰耳外會松山公文
移實出方崖公之意其實恐貴中藩司不急與明公會
議故借此促之松山公巡歷之駕恐多不定地方人才
之念諒必相同伏惟明公早賜睿斷以惠人才幸甚幸
甚

簡李三

欽楚親望雲雷久矣夏末聞節鉞臨沅不勝慶幸張生
啟參過沅承枉手翰又知犬子如霖已得辱長者之教
海內宗盟每旁夢想今忽荷此何喜如之衆師還山福
履如何道駕放行時曾一面否洪覺山欲與起斯文其
意不淺即以調去世事如此者多矣嘆息聞西樵翁已
見掌珠顧今時事又如此此翁想深自慶矣銅仁之寇
流毒非細為地方長計必勤何疑延引歲月坐令滋熾
以未有惻然痛心力任之者耳我公海內有道乃茲暫
勞以兵戎重任庸非天耶惻痾切膚諒不容已得亟贊
兩省一空巢穴以微道德餘緒固所望也平溪都指揮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七

高商鳳入品才識湖楚將官中最出色者地方事一延
訪之如何舊鎮草守備朱永雖以輕敵取罪顧為人好
善惡惡一念得於天性雖求之吾黨不多得也其剛果
之氣為地方任事諸時流尤未易及承誼之除縱未可
即薦若進之使與籌畫恐未必無補也東望咫尺風範
依依致此馳候統惟電照不備

簡謝尙齋

一入風塵便成飄梗年榜中如吾執事浩然剛大之氣
雖然金石之文徒每於諸論疏見之殊可嘆也伏審兩
露霜雪舒懷並行公蜀之區諒在在荷更造矣欣企欣

企邇來卸報虜騎日益深入恐不止為西北之憂顧覆
敗相踵乃不聞取一二將領特甚者誅之以示國法而
尚徐徐欲以虛文展轉國事奈何懷杞人之憂者得無
為寒心耶富順有劉布衣諱懌者蜀中高士曾試一詢
及否方索之行通博之識古之隱君子渠殆庶幾近之
其於康節之學尤極究心往雖未及深扣然聞之趙大
洲內翰蓋已得其戶庭久矣執事以經濟為心人才風
俗諒所懷懷倘即為一顧而使之價增百倍不足為願
風一勸耶向嘗以一字干水涇督學冀為轉聞執事不
審曾面及否近時江右有一劉布衣邇來者為趙督學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八

竹江所知薦之監試臺察遂得收之科目人以是極稱
監試能以今科舉之制羅致山林隱逸及今尚騰播未
已此固薦隱逸之良術也為天下惜人才矣賢作用諒
別臨紙瑣細狂僭良用悚息悚息

簡周水涇

夏間蓬溪吏便曾附問九月自永寧裁候人尚未返不
審并得徹左右否人自蜀來審文節已指川東巡歷之
駕想計日遠矣西蜀文獻鉅邦所得奇特之士諒不少
其間忠信篤敬勇於嚮往可與進斯道者凡幾倘即收
之書院以觀厥成則如梁山教諭程輒者延之與相繼

澤渠固其人矣金堂生彭子義者舊於泉師并東郭之門向者六衆公病其曠學例除其名此生貧而且依頗為蜀中賢士大夫所惜近日方洲公復有書至殊極懇切駿骨千金高明諒勿靳也即望破格一處如何富順隱士劉諦懌者近日人去徑白之脩齋大巡倘語及更望一贊之士習大教之餘不賴豪傑振作恐轉移無日矣噴筆莫悉遠懷亮察亮察

寄程希南

萍蓬各阻奉晤無由緬懷金玉悵惘何極邇來宜况如何師儒佳秩自昔不敢以卑瑣例者為大斯文所寄也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

十九

趙宋以來名位炫赫顧豈一二而蘇湖風致川嶽高深君子行志不係於位之崇卑明矣向承手教若將汲汲求去焉者無乃未之思乎千萬為道遠謀幸勿以去為紫風便東筆不盡懷仰

簡陶鏡峯

都下一別歲月如許天闊鴻希念之增悵五六年來時局屢新疇昔同志夢幻非況復如許斯文之否可奈何嘆息緬惟精確之志日就烈火鍛鍊想並精純顧萍梗之跡東西無定日月斯適合併何時徒令人哽咽耳方崖大巡入貴遠承寄意此公道氣源厚若得旌陽大丹

白日當即中舉為地分相嫌有懷莫盡亦徒勞注仰耳人去敬此附候凍筆不能悉

簡石玉溪

書來承示道體微恙想力太勞動火之故旅邊鶴健為佳諒常有金丹自隨敢復多囑所及主張常惺惺法似謂無上法門不可及而從其次者不知除却惺惺所謂無上法門者何法蔡前倚衡是惺惺否不遷不貳不遠復是惺惺否若必謂不遷不貳不遠復尚隔一層而徑求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為無上法門是則今世高明之士往往墮此未可以語言之未破其蔽挽而就實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

廿

者也執事嘗一疑之否乎風急天寒把捉不定自是本體存習未熟之故提醒即是此外更有何法高談為害不小吾老兄恐不可不辨也錢緒山問尚繁獄王龍溪傳者以為養病方匡公已下巡代期多在仲春初也人還匆匆布此倘復有教便風幸無靳靳

答汪周潭計一十九條

周潭在滇條列所近得索予言書以歸之耶見愛助來書觀洗花者而見真心染紅者必三次洗之去其滓紅而後出真膏子堪用作染若以滓紅為真膏子何怪其色之不朱光晃燦也

洗花者必三洗乃見真青喻洗心者必濯之又濯乃見真心切喻切喻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知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觀此便知聖人洗心元是法天之默還其本來神智故能如太虛無有一物便是洗心又觀退藏於密一言又知洗後所以緝熙亦只是一默故曰默識默成此恐未可與世之多言徒美精魄者道也

來書因念殀壽不二脩身以俟所以立命也人不知而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廿一

不愠不亦君子乎總是一物不嬰心真命乃立到殀命立造化在我矣

殀壽不二與人不知而不愠固是死生毀譽都不嬰心然既曰殀壽不二又曰脩身以俟便須臨死生時極盡道理不得云不動心便了如明道先生聞司馬溫公變法而驚嘆預知縉紳之禍未已溫公徒知宋祚脩短有命不當以禍福動心而不知利用脩身已有未盡則他日縉紳之禍實溫公有以遺之可以言立命之學乎後儒論學以直心而行即是道此即釋氏直心為道場之說引氏則曰質直而好義故直

而義方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豈可謂直心便了夫學術差之毫厘則殺身殺天下以之可無辯哉

來書有樂則有憂無樂則無憂乃見真性有所樂也而若無所樂也乃孔門之真樂也

樂即是真性以真性二字代一樂字最妙然不假絲毫人力亦鳥几几與手舞足蹈皆真性自然若有意故開即不得言樂矣

來書朋從爾思惡念更相引來如蠅集然不可解須是太陽照破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廿二

惟是這欄柄不可失却纔失却即惡念紛然集矣這欄柄元是太陽不待外求邵子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正與妙旨同

來書自極亂至極必三變自治而亂之然人心之邪正明暗定雜展轉亦然惟用功之深者常定亦有內外賓主之辨故顏子三月其餘日月至馬難哉微哉天下由極亂而治由極否而泰不盡由得自己縱使得聖君賢相如成湯伊尹文武周公稅之亦須有漸若此心全由得自己頃刻收拾即頃刻剷明頃刻欄柄入手即頃刻天下歸仁顏子三月諸子日至月至但

有生熟之間然當日至月至時已是宇宙清寧已見了太平世界其間斷處是如光明日月還被輕雲薄霧往來功夫不過一收拾即接續起來斷不至中國無主戎馬縱橫也

來書中庸一書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凡三言之是謂慎獨矣約我大我夫見而隱隱而見精我微我故曰戒慎恐懼又曰不見不聞備矣曰莫故曰獨天地人間惟吾獨尊之云也人所不知已所獨知此註疏本人之所不見乎來其意自在其中慎獨二字乃子思親授於曾子秘旨妙傳

續錄先生文粹卷之八

廿三

常服膺中庸覺得慎獨二字乃是吾儒不犯手段妙絕功夫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異於二氏者在此世儒說仙說佛至謂其與吾儒一本者亦以其未親乎此也心一而已曰不親不聞曰隱曰微言其軀也未發之中也曰見曰顯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言其用也中發而為和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乎以不親不聞至隱至微之體日用感通如許顯見妙用甘其為之天下之至著其斯隱乎天下之至顯其斯微乎曰故君子慎獨言乎此軀隱而見微而顯君子戒慎乎以恐懼乎以畢竟於何處下手慎其獨而已獨

也者幾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惟其幾也故神明湛一善必知之不善必知之是曰獨知惟其慎乎幾也故明德至知急電迅雷不及掩耳是謂不犯手段惟其不落動不落靜常在一動一靜之間也故致直義方進德修業一齊俱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總是一以貫之故慎獨者聖門妙絕功夫也外以則偏動偏靜功利虛無矣若以慎獨獨字不必指幾字即是再指本體恐功夫大饒侗多放過去易墮空虛路徑請更訂之如何

來書戒自欺求自慊二自字即獨處故曰慎獨即莫見

續錄先生文粹卷之八

廿四

莫顯也而隱微自在其中

兩自字須有辨自慊之知乃獨知之知即本體無纖毫障蔽者也自欺之知猶昏垢之鏡但有些子光微見其彷彿者也慎獨者本軀於念頭上自照也世儒都說戒自欺求自慊於學者最切若不知於幾上用功恐終是談說個誠意

來書慎獨者所幾也萬古生生不息之真機也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此是閑臨路頭從此善惡分萬事出也於此行持則功夫易簡是謂欄柵亦謂禁于發之謂豫從以而中立和生

慎獨者所幾也最是須終日應酬時時在念頭上覺念頭上精一如顏子不遠復方是故慎獨者博文約禮一齊俱到者也

來書慎獨更不須說誠意致知

慎獨是誠意的工夫不慎獨何處誠意上面格物一層甚緊要是人觀破身家國天下這個物事悟得自已廓然大公的真心夫然後能慎獨保守之也請玩知止一條如何

來書屈伸相感而利生故天下何思何慮止有精義入神崇德一事

東萊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五

思慮謂憧憧往來的思慮後儒便謂不慮而知乃是良知如此則不須學矣堯舜禹惟精惟一何謂安而后能慮何謂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要除一句除不得除却一句非墮虛無即落事為行不着習不察矣

來書盡心知性知天知及之也存心養性仁守之也立命與天一矣夫曰立命可不切哉

知及仁守本旨是如此看得極是然末一節亦備仁守功夫但存心養性自平時言與孔子言終食不違仁同致壽不二脩身以俟自死生難時言與顏淵造次必於是同

來書曰致壽不二諸九得喪皆在其中人不知而不怛曰人不知諸九有逆於心皆是

致壽是死生利害之大者也不貳功夫須從日用得喪毀譽利害之小者做來得喪毀譽能不動即死生亦不動矣人不知是遜世不見知孔孟終身不遇是也不愠功夫也是從日用行有不得處做來行有不得不怨不尤即終身不遇不愠矣

來書好仁者無以尚之如好好色也惡不仁不加乎其身如惡惡臭也毋自欺而自慊之學也

好仁無尚是言安仁之事聖人分上事惡不仁不使不

東萊先生文集卷之八

十六

仁加乎身是言利仁之事賢人分上事毋自欺而求自慊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始學用力於仁之事學者分上事也

來書此念是善更有何善此念非惡更有何惡君胸中

看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二意不亦擾乎只是虛明善念有間則照破之有滯則放開之是謂直養無害故必有事焉工夫而勿正勿助

只勿忘勿助四字道盡了隨時隨處如此便是真能慎獨矣

來書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終日體驗得熟
慎獨無餘事把截關頭不須許多工夫

慎獨是於幾上用功千古聖學只是這一路是這一路
豈復更有他事

來書孽孽為利利還似是而非今則分明自居盜跖
我孟子此章猶為志于為善者發不為自暴者言

雖幹好事念頭却別即是為利凡有氣魄要爭峙宇宙
的人品只一念勝心未忘恐亦不免此聖學之始所
以貴乎閑然而淡也

來書登太山觀水總是嘆道之大言本体也成章是功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

夫

孟子言成章乃達須是由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做去便
自會成章成章便自會達須是由善信而美大由美
大而聖神不是一蹴便成聖神聖賢之言何等平正
確實乃知凡謂學無階級只悟得便是者非誇誕欺
人即口談而未嘗一日用力者矣

來書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約之盡其大而無餘可謂得
文公先生之學矣泐我一勺水積累成大川蓋指此
也

白沙先生泐我一勺水積累成大川是謂由靜默觀見

端倪由此端倪而養之至於不息則聰明睿智與聖
人同文公先生乃是謂學須先所窮天下之理各有
頭緒不亂然後此心之聰明無所不該括而有以成
其至大之體其謂積累同而其主意功夫則迥乎不
相謀也此處當有辯

來書徐丈蒙泉曰不須苦辨同異但要立志教眾人者
也毫厘千里君子之自勵也大學必志於發矣可以
眾人自待我若語眾人且不論其用功與否勞勞同
異則無益是謂浚恒徒增多口

學必至于殺名言名言即如今之世有忠信之資不幸

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

廿八

先入乎異端之說而終身不識聖賢中路者亦多矣
友朋同異之際論辨豈可少哉然論辨須是弘須是
漸若如象山文公致用氣力爭辨聽其言如攻擊然
則恐均失之不但無益而已

來書範圍天地云云與天地相以云云中和之事也慎
獨之功也過偏也滯于一隅也能愛自愛也立命也
知周萬物則不過惟周則不偏於一隅

此是聖人純極中和篤恭之事即羲皇堯舜大聖人聰
明睿智開物成務事也

來書可與共學而後可與適道士必真心力學而後可

與辨道術毫厘千里之同異每不論學者淺深便論學術同異是強聒也言之不中節也心之粗也已是先失了舉矣

言不中節即是心粗聞者可以省矣

來書既是幾上求微我微我君子之容要得不舒遲儼若思

幾上求則內靜定而外舒遲皆是自然惟真能慎獨者知之

來書胎息經神存則氣入心氣與形相住性命乃立而延生心不動念則神住然則心住則神住神住則氣

連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十九

住大哉心乎生生不息之幾乎

以吾儒觀心即是神即是性命惟有欲則不得謂之神與性命二矣不使欲得昏吾神者其惟潛心於然乎

來書氣之精粹者理也其釐然者亦氣之流行也而非其精粹焉也觀於洗花最明切方見生之謂性為未

然然不是有兩樣氣亦難說釐然者不是氣

氣之精粹者理此深造自得之言是以破后儒析理氣為二之謬矣

來書思者心之昭昭中乎天則者也故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非徒然素而已

昭昭中乎天則未嘗思亦未嘗不思其周子所謂聖功之本吉凶之機乎

來書治極生亂其晝夜之道不能已乎天地何心我在人事必須防乎其防握旋造化以志一動氣

一治一亂一晝一夜理自如此聖人雖知得如此而常切切於未然之防者取必於人事也人事三命常合

一而未嘗二者也

來書外物感觸動其氣志用力猛戰一番自後當降伏甚於克己之難實用工者方有許多經過魔境與空

談易簡者不同

連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卅

凡人當血氣盛時情欲易動者莫甚于聲色貨利而色

為尤甚仲虺稱成湯之聖首言其不邇聲色不邇者謂其能遠之也故君子勝欲之道收斂靜寂以臻於

恬澹神明此其本也餘力親詩書之訓相摩借憑茲之良遊息常接乎水石雲霞寢處常在乎幽閒淨室

此其助也成湯不邇之道恐不出此魔境奮猛遏制

降伏恐猶是第二義

來書元不用功謾言形著動變景象何異說夢

元不用功謾言形著動變者何異說夢元不用功謾言

天理良知自足者何異說夢

來書今人之言人善惡多分過情為譽為毀鮮能適當
其人若論物理亦然殊欠分數由來非鑑空衡平之
體意之所至不無偏重是故流言如贊知者察焉
如何得鑑空衡平頂是靜定動定慎其獨然後能廓然
大公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加損不碍故能好能惡聖
功也學至於能好能惡聖人之能事畢矣

簡羅念菴內翰三首

夏間貴鄉蕭君來領華劄及紀遊佳稿急讀之再過不
覺心醉神馳拱壁入手何足為喻何居蓋讀華劄則覺
句句皆從和氣中流出宛然發物春陽至收歛審三字

道書先生文集卷之八

世

則猶括盡千古聖賢許多論說讀紀遊佳稿發明中庸
處大旨與鄙見同發明大學處詞旨雖稍別似亦不害
為同其中物之所由格知之所以至則若即向者見喻
萬物皆從此有法則之旨至於論救友人處則如華佗
異人洞視病者臟腑窮搜洗滌不遺餘力又如武侯出
師義正詞嚴華夷震動其嘗謂海內士多知講學固為
可善然滕口說而遺實踐主靈明而忽誠敬而晉派風
則尚有可憂不謂公今有此論救此編出浩蕩洪濤庶
其有賴乎已逐段逐句標出今學者觀看一二有識者
皆謂宜廣之以救世之迷溺良知言信看大學與

凡稍別處雖當不揣以古大學義呈覽顧今則似不可
不再正請正蓋大學功夫全在知止至能得一條而知
止則聖功入途之始尤為緊要聖學與異端所以分正
在於此伯夷柳下惠足為百世之師而未得為孔子之
時者亦以其未親乎此也故言在明德在親民在止至
善矣即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示人先要認得至善頭面庶能
定靜安慮至善可得而止猶未見所以為止也即繼之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所先後
者謂須知得物與事之本始於本始處用力也知其本

道書先生文集卷之八

世

始則知至知至者知止也故曰近道猶未見所謂物云
何也即繼之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
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是皆以脩
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未為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夫謂身為本
則家國天下為末明矣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則所謂

物者即指身家國天下明矣身家國天下同為一物而身為物本家國天下為物末則所云知本者是謂知身為物本也所云知之至者謂知身為物本乃知之至也又由此謂知本一言觀之分明即此謂物格以知本二字代物格二字格字固不容別為訓釋而其為格知之義已明證之通篇齊家治國平天下諸條反覆乎家國天下同一好惡之幾孝弟慈之理而約歸於準一心之矩通天下之志則身脩而家國天下可使之盡得其所以此其意不在於欲人大開眼目觀於身家國天下渾渾一物身為其本家國天下為其末而因以自得其廣大

之心廓然貫通乎家國天下有以為公好惡之本哉故致知在格物者謂欲復吾心廣大之知在觀破此物事而已乃所已知止也知止者功夫到極停當處忘助皆絕神鑑洞如觀此物事了而廓然廣大之體倏然以復有右目觀之也即孔子所謂默識明道所謂識仁體濂溪之欲尋見孔顏樂處也定靜安慮者示人知及之須仁守之也誠意條慎獨一言盡括之矣就四字觀之本亦無相懸節次可言定只是一見了便念念在此靜是遇外境皆不為牽動安是隨境皆泰如慮即致解所云百慮一致所云家之好惡不偏國之藏身皆恕天下

之上下前後左右所惡皆勿施夫曰知止則定靜安固已一時具足而所謂能慮亦不待言然必曰而后而各相因言之然後推及能慮者蓋知止之後知之所以常明能為天下之矩以出天下之方者其功固惟在於能定能靜能安將言能慮以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則不待不以序推而揭之其意則固以示夫學者夫既知止惟能不違於定靜安則其知之發慮以揆萬物之情固當如權衡之應物輕重毫釐之間無有不當者矣能慮矣則其輕重毫釐之各有攸當者固皆其天然自有之則而非有所損益也故即繼之曰能得夫由

知止而至於能慮能得則其於至善也乃可謂知之真而守之固矣夫止於格物而知則知聖人之學立心之始固即以與天地萬物一體為本其能慮而得也固即其有我之私亡而一體之公無不貫也先之以知止學之始於心悟明矣即繼之以定靜安慮者豈非示人以保養而緝熙之者哉故格物而知止云者所以審擇乎此也定靜安慮云者所以固執乎此也猶必懇懇於慎獨者蓋即定靜安慮之肯變其文約言之耳非二也故曰聖學全功知止一條盡之矣世之儒者第惟見夫聖人之學始於心悟與釋氏同而遂取釋氏之覺以論

聖人之覺不知釋氏之覺在契夫未有一物之先而聖人之覺則在乎天地萬物有形之外其為空為仁宗旨固殊其大公自私之不啻天淵判也豈強辨私說所得而混執證諸魯論子貢以事功言仁則告之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夫子分明指出心性頭面教當時門弟子矣其云默識而即繼之學不厭教不倦是分明示人物我同體之心即所默識之頭面也其所以告諸子為仁雖各不同而忠恕一貫為傳授之精義則未始遺也令尹子文輩忠矣清矣不為為仁以其未知仁體則先知止而終之以定靜安慮茲學也

東林先生文集

卷五

其可得而易於證諸二程先生教人靜坐纔有入處即令之看西銘其論西銘則曰人都從軀殼上起念只將自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由人只有一個身若知得是公共物事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真自私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西銘備言此理學者惟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窮高極遠於道無補其論定性則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由是觀之則明道謂天理二子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蓋措此也千聖萬賢見知聞知其誰能不以天地萬物渾然同體為吾儒宗旨乎某昔粗見此意時常

告同志釋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脚處吾輩若悟得物我同體萬私應即返聽時未有應者惟一日與故友冀閣齋惟乾論大學知止當即是識仁體閣齋躍然而起曰定靜安慮當公即是以誠敬存之蓋閣齋平日獨喜看西銘凡教妻子童僕皆舉西銘故一時契合如此嘉靖癸未春見甘泉翁京邸時嘗即以是質之泉翁之學雖主明道識仁體誠敬存之之旨至如鄙見論格物則猶謂不然夫今乃敢不惜多言縱筆縷縷者固承公誨之使言抑意公靜養久而折義精望道切而好察通言之量宜未有涯也雖然公聊以相質有合於高明

東林先生文集

卷六

與否如其宗旨同而其不同處止於訓解稍別則亦何害其為同哉外講義一冊亦平日所見與格物之說是相發明併奉請正有以教至幸

又

經歲未承教札懸企殊甚饑渴人至拜嘉扇詩章及盈幅手墨與銘誌尊夫人等妙作三復移時宛然如坐石蓮聆警效也何喜如之至於細察此心未能承當與萬古事業須萬古人品諸訓則所以警發鞭策衰頹者抑又至矣某感激當復何如已而諷玩教旨至於連日因證諸日用工夫參之性聖緒論則又若有逆於心茫然

不待其言者不知何謂以公剴勵精修寧至有毫釐差誤意者公見世之儒者類能津津談道如在掌上而稽其人品則雖利欲一關尚未超脫公茲訓也殆有所感矣不然聖人之學終日乾乾盡之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盡之矣孔門七十子獨稱顏子好學至語其實則終日如愚默而識盡之矣擇乎中庸奉服膺盡之矣從古聖賢為法天下可傳後世為萬古人品者將非以其由默識以自得乎天地萬物一體之竅奉服膺日從事乎慎獨者正乃所以緝熙乎此也歟故某竊以為公茲訓以警世之誇虛見騰口說未嘗實踐者可也揭聖

何如恃海度迥出世界不覺傾寫膚淺至忘形跡有以正之至幸

又

夏間領手教似是客臘蒞來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展玩至再何喜如之孔門物我同體宗旨至明道始盡發其蘊因之以觀大學何容一字增減細看來論則知公先得我心久矣此豈可與拘拘守言語者道乎惟生老矣蓋棺之期近矣從之末由時徒發一浩歎耳若公則方望知命之年早為斯文光大一綫之緒雷之無窮非公其誰望乎李省菴州守過此適與趙大洲春坊出遊不

及面晤顧重辱誨言則又足為饑渴一慰矣惟承及養生之秘是則鄙人未之學者尚記三十時病吐血丹方藥餌試之俱不效惟置却死生閑關道林山寺幾十年然後愈讀西銘定性大學論語諸書始若稍有見者六賴此耳兄海內畏友不敢誑不敢誑向承教深是瀟溪主靜之旨盡之矣盡之矣便風更祈示音

答何吉陽七首

客歲臘前白使回承手教同心之愛溢為德音信筆出之爛然盈紙讀之真令人神爽飛越也所論近時學術縷縷近二千言於渠輩受病之源變幻之狀可謂得之

真而發之盡矣自非自得之深愛道之切豈能有此隱然雷震斧鉞之勢不當與羅念菴公夏遊記遂並傳以垂世乎惟其末論學數語於頭腦未見喫緊提掇以感應而體煩與近時一二輩意見雷同然辨擇既正則此固當為兄略之矣旬日外滇使至忽爾再傳教墨急讀之一過詞旨氣象則何其與前書大異耶曰妙悟實修曰忘情離見種種皆禪門善知識口語與金剛經文字氣象亦大不類揆之孔門擇善固執知止定靜安慮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則猶為近之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下其基在天常而非天常所能盡其承當在功夫而

蓮華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十九

非功夫所能致其嚮往在師友而非師友所能為此子消息惟能者後之此則大可疑矣以是求兄不亦可訝矣乎千古聖賢相傳只是戒慎恐懼四字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然也者戒慎恐懼別名也謂之曰默則戒慎恐懼之幾固已即無聲無臭之妙不待言而知矣故以默而知謂之擇善謂之知止謂之盡心知性以默而守謂之固執謂之定靜安慮謂之存心養性後此能傳聖人之學者惟濂溪明道二先生為至濂溪提無欲二字則即孔門默之一字別名矣月道提勿忘勿助無絲毫人力九字則又即濂溪無欲

二字別名矣夫斯旨也斯傳也即使堯舜孔子生於今日其能易之乎即使千萬世之後有堯舜孔子其能易之乎何以不能易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命之本也天之所以神也順命之本以復性之神堯舜孔子之學如是而已耳兄從事此學不為不久必將挽一世有志之士同聞聖人之道同歸聖人之域為斯人揭民彝為天堯立大命無論身之顯與晦而功用與造物者等斯固兄之志也今乃不以聖賢至當歸一之旨為訓而曰有孔子消息惟能者從之兄此秘法何從而得之而急欲為世人傳之耶豈厭齋戒神明猶煩收歛不如一捧一

蓮華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十

喝之即能使人悟乎孔門諸子聰明莫如顏子卓爾之見由於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博約者即中庸慎獨之學舉廣大精微而合一于幾者也是則孔子上承堯舜精一之妙旨也然顏子亦必既竭吾才而后有觀焉則天常不如顏子者可知矣以今觀之儒之孔顏不猶為未領此子消息者乎近時論學者開口則曰悟入詆伊川諸大儒則曰莊敬之學考其實則不過繙閱釋氏經典竊其一二幽深緒論以鼓動後生實於禪無碍也轉相勝口遂至彌漫中智之士盡為眩惑其為斯道之害不可勝言矣其故大率皆虛浮淺薄之資未嘗有真求性

命之志始也。偶聽高明援儒而入釋，繼也遂以虛談為學，不復求自得於心，而證諸六經語孟於聖賢，所謂敬則若下，儒格式不足為傳心妙旨於孔氏，所謂仁則若未離色相，不及靜覺妙心。夫此輩不足道也。天資重厚如兄，孽孽問學，虛懷樂善如兄，而亦猶帶此風致何耶？豈異說浸淫能入人骨髓，雖賢者亦不能免乎？予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是通大賢以下其入道皆自神明其心始也。其不同者用力難易，困與學之分耳。戒慎恐懼者，乃所以神明之法，非心外別有此法也。即其

神明本體自然者也。譬之水之澄然無纖毫泥滓者，戒慎恐懼之幾也。水之於物，萬狀皆照者，則即神明之謂矣。今談禪學，輩貴靈明而卑誠敬，是徒知悟入為妙，而截去無住一段功夫，其能免於以身謗佛乎？雖然，吾儒與釋氏始於知性固一也。其所以為知，則不同。釋氏之知也，欲契夫未有一物之先，吾儒之知也，則渾萬物而同體。主夫未有一物之先，則其於四大也不能不外之以為幻，故其用也自私，而戒倫渾萬物而同體，則自一身以往，皆天下公共之物，故其用也與天下言而而同惠。此其小大公私天淵矣。是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堯舜孔子合德於天地之幾，聖學之宗旨也。慎獨者，惟幾之學，通乎晝夜而知者也。老與佛不得而與也。兄重厚英朗，足以範世振俗，檢身不怠，足以孚信同志。名位日崇，又將有格心致主之地。此其二十年來教之慕之所不能一日忘者也。不及此時，明孔氏之旨，立中正之的，以救速俗，以成善類，則將欲誰讓乎？夫不深造乎聖人之道，則不能知聖人之言。雖若淺近而實包涵無盡，不超乎二氏之外，則亦不知其言。雖極精巧而實皆其自私之原。聰明豪傑，世不乏人，語學之難固如是。其平日觀象山文字，見其與同志論學若操戈把刃，不

遜讓心竊少之。顧今乃亦然者，豈忘之耶？惟與兄一向為精神契合之交，不宜於形跡有嫌，且於兄而不盡則無可盡者矣。惟兄試思之，更有以教則至幸。主幸。

又

邇省承翰教，非一難阻。馳候然每審與居及為同志，幸重慰仰實深。真形遠而心則通也。自貴陽歸，兩領鄧芷江兄書，中間道及同志講磨之雅，甚推執事真切自別。以此倡率空高之論，不有救乎？何如何如？聞中觀孔子論學之說，多是為偏內偏外而設。高談玄寂以震動流輩，恐不獨今時為可歎也。救此惟有真實下手及身而

誠庶有可望不然徒均為秒耳於道何補乎林下瀟
散自非暴棄之甚或可終志惟海內同志無由論究以
聞所未聞是則足恨焉耳便風千萬無新誨言

又

養旦仁山二進士來皆謂兄責恙新愈容輝尚未復常
無任懸懸茲領附龍岡家人書乃至費兄數千百言兄
愛我藥我何當勤瘁若是耶悚訝悚訝妙札中所及種
種似皆兄精思所得敢不稱謝然大槩觀之似正是悟
入處與其稍別若只是默識二字則亥子之間一句盡
之此何用多多添註脚也向嘗請教看諸書不如看論

道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四十三

語孔門精神命脉所在物我同體四字耳請兄一掃舊
見姑一默識之如何前儒蓋有聰明氣魄足以鼓舞一
世畢竟勝心未除回視橫渠二程無我無人廣大心胸
如天地懸絕者豈其力不足哉正由孔門下手立根處
未之深觀耳雖其聰明間有及焉而未知其精神命脉
全在此也兄如許聰明豈其澄心契悟之功翻不及心
齋子乎某言語多其筆直致百不盡一惟兄亮之畧去
形跡收之同室如何

又

去歲末秋領附胡龍岡家人書疊疊千餘言佯非走筆

所成知良工心苦矣後此一二日即援筆聊成一簡轉
人騰駕奉上昨訊龍岡乃知附書人尚未到京則此書
必不能達矣請教之難有如此奈何奈何生於來札有
疑慮請舉大畧奉聞如何曾論默識二字默乃靜默之
默即動靜之間是也識乃知識之識即知止即識仁即
知性知天是也兄以明覺字當默字以生生字當識字
何據乎則將使人何處下手乎神悟不由于默則謂不
須體認不必調停矣無生熟諸說皆是矣然則自孔氏
而來曰擇善曰固執曰存存曰盡心知性知天曰存心
養性事天曰終日端坐曰澄心體認豈其皆未知學矣

道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四十四

乎天地萬物一體孔門立教之宗終日言學而不及乎
此則其為覺也為靈明也與圓明靜覺何辨乎某羞矣
入土之日矣與兄為三十年心神之交粗淺之見如何
足以助於高明惟高明之志則將為神聖也幸察之

又

去秋小脉及諸生自省城還具頌德教言教且知貴即
學已有成貴郡諸友多知興起喜仰無已恨無由一面
覲也吾省人才大率多質實但徃于習不慕古學苟使
易其舊習而慕此正學不賢於他省遠乎貴鄉楊溫泉
者意與甚佳必吾兄有以及之也都下志同道合者幾

人近見趙麟陽胡梅林金存卷三君及承呂巾石胡白
泉手簡甚厭諸講學者虛談無實其言多為釋氏誇大
若無克舜孔子泉翁書來亦然諒皆有據之言信如此
則張嶸峰總制以為其于洪水猛獸之災不為過矣然
則吾輩當何以救之向有書復胡白泉此非可以言語
爭也惟彼以口談吾以躬行彼以臆說吾以默識彼標
榜吾間然自晉宋齊梁而來推尊二氏者不知凡幾其
何損于克舜孔子乎是故吾之心能不異于克舜孔子
之心則吾之力雖未能使天下盡知克舜孔子而克舜
孔子之道固自明也戰國之際知孔子者孟子一人耳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十五

道之明不明豈係乎呶呶喧歎者衆哉故吾輩思以明
先聖之道解天下之惑在自反經而已矣此說如何便
風幸教之鄙人近日只與學徒輩講論語欲闢邪說無
如此書

又

胡龍岡回未承一字以故棄便輒復有請比龍岡瀕行
乃始得領華札批示諄復不啻提耳雖知精神之交元
無限隔然以踪跡參商有懷莫盡則可恨矣天於吾二
人何其丹之相受之志乃如此其契而簪合之緣乃如
彼其堅耶祇仰之解不覺增愧

知反身以求內翰石簾公書來亦拳拳及於反身實踐
而深病言浮於行徒滋學者之疑一時氣象如此非伏
兄身任斯文示之指南數十年騰口之習何由一变有
如此者此數千載斯文之幸不敢徒謂師門之光也乃
如某之淺薄相與講磨不過鄉之二三小子海內英賢
雖間有相知而從之商訂者實多以吾兄推獎過實得
之士習轉移承兄波及慙慙慙泉翁每有書來望於
兄亦不淺天下未有誠而不動者智力經營終歸伯術
惟兄益勇荷至幸

又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十五

領附孫憲使教札紛幣道愛何加外諸新刻猶多起發
所恨惟無由一一面請析耳海內自今切惠惟是民日
窮而化歛轉多風俗壞而培刺增急執事養深積厚望
重中外為江藩審察標本救治從宜諒特緒餘繹教旨
乃歛焉若未滿足此非所謂古仁人心與盛德盛德基
昔備員川貴每竊窺寅僚之志止以遷官為急主於愛
民者殊不多見至於有司賢否猶漫不加意若今日太
勢如此則恐又更別矣只如昨湖南湖北被調被黜有
司中間多少可慨大率撫按所以寄耳目者監司耳監
司不切於為民可望其盡心於人才乎鼓舞一方此其

機括請論有司賢否先定監司人品如何聞公於試場後進通省州縣生儒詢訪各有司賢否良妙用妙用更望多方求之如何又嘗竊觀天下民窮夫馬與供應兩事為害不細至於方面住劄地方則猶可悲痛嘗見周觀所侍御言及折乾之弊謂江西更苦之渠嘗作縣彼中故也請盡裁之法如何紆小民水火之厄似無急於此請更訪之大惠也外拙稿錄呈請正

復劉初泉督學

旬內丁有周補考便有書附上諒徹覽前奉教札有倘不即轉之云某正疑想已有旦夕必轉消息今承示

來春尚得周流湘漢則再屈桃岡或斷可期矣欣慰前書承及所錄錄昨附丁生書已畧點破請益尊見如何陽明先生平日默識心悟等訓與親民堂記畧旨姑未論只就錄中研幾二字尚亦可疑夫謂聖人知幾顏子庶幾是矣願又曰學者當審幾據其說則是研幾功夫又在顏子庶幾之下當與顏子不遠復有間不知除却不遠復尚得謂之幾乎尚可以言不遠仁乎夫不落有無不墮動靜而精一於萬事感通念慮微萌之際此吾儒之所謂聖功而異於虛無俗學各墮於一偏者也故凡聖人論學皆幾學也惟言語不同不一際顯言指破

不指破者俟人自悟自得此聖人立教妙處也不然舍幾學便是落事為到老只做得頻復各豈有了手時節耶故論所幾須即是慎獨論慎獨須即是顏子不遠復不遠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迅雷不及掩耳也故幾學者本體自做功夫孔門之妙旨也除却不遠復不足語所幾矣某竊窺執事慈仁穎慧性根實逼近聖賢請專於默識上用功如何默識二字王心齋者得好云默識個甚麼識得天地萬物一體此心齋吾體認也中離反以為叛於師門而攻之淺矣某舊嘗有說人苟心悟得萬物一體一切私意何處安脚悟此

至善本體而守之以慎獨以執事之望倡斯道以覺天下舍公復誰耶慮會晤難不得不饒舌惟公亮之

復謝高泉憲長

自柳子入滇已審滇臺中惟公於此學留神無倦始相見即荷詢及衰朽此誠之不可掩也仰切仰切段友虛舟來領華札玆既及論看精義拜嘉三復恍然如促席對語示我心神欣慶馳仰之私則又何可云喻胡文定先生謂釋氏與吾儒異處處覩得破許他具一隻眼以來札論淡字一段及論仁字統括之說今海內具隻眼者非公而誰夫惟悟契得孔門一仁字之旨則中庸二字

始有下落亦便能知淡而不厭三句皆此而已此公
超絕見也不易得者也敬服敬服夫此學不分潛與顯
出與處惟係乎志其功則全在默識至於六經語孟千
古聖神精神命脉則惟在天地萬物一體默識者識此
而已某三十卧病山中契此時嘗為友朋言吾輩若悟
得物我同體萬私當即退聽今海內談學者不少紛紛
影響愈詳愈晦豈非治賢者舍素難諸經而求諸末流
方術之疲哉陽明翁親民堂記文字最得孔門之旨此
翁心悟不多言者請細閱之如何外小集奉覽請正見
示養氣說奉去講義中已具與高見似無抵牾中庸緊

要似惟在擇善固執一句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則其他
精義皆可了了矣風便更望示音不盡

答陳子東達侍御三首

奉別未久即承自永州寄音慰甚顧但知為貴郡送人
不知為貴价亦足傲下人奉法一端矣拜華札所及宗
室暴橫官吏貪殘此正貴院切務一留神想地方受福
多矣然以往昔及自今耳目所聞見地方之害似莫甚
於各鎮住劄貪殘方面而尤若于撫按漠然不聞以湖
蜀且然恐廣右亦或不見請時留神詢訪萬一有之論
其一二以為清本之道如何承及問學此學元無巧訣

惟收拾此心不令一毫走作千古神聖要訣也此心澄
然無事即是戒慎恐懼即是無欲即便廓然大公宇宙
間何是不了觀常人夜間熟睡即平旦便好惡與人相
近可見明道先生為御史日所在誠意動人與安石論
新法不動絲毫意氣豈有別法只是此心常存常見萬
物一體耳故學以收實此心為要以默識仁體為至自
明道而來惟白沙翁知之外此而言學者非釋即老此
處未可以一言盡也近來儒者輕視宋儒淺視論孟至
謂釋氏高出堯舜孔子所害非細何日還節當與門下
細論之心性編大意多得于明道而宗之曾論得早序

刻之不獨廣右幸也

又

春間使者至領尊刺并泉翁處附來書教之乃有泉翁
寄執事書在內想止據外封數字遂不及開視也嗣使
至乃承華札及復泉翁雙江公一書足切按務勞瘁不
倦體認所及見得本體澹然無染亦是親切語欣甚天
理有何形像只收斂湛一習氣淨盡便是天理孔門所
謂默識亦是由此養去到極點處豁然有悟便是廓然
大公頭面早夜間收拾得靜時明道先生平日論西銘
數條可取細玩以門下靜質契此當亦甚易人都從軀

殼上起念只將自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只有一個身若知得是公共物事雖萬身何傷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此皆明道泥塑端坐自家體貼出來者學者不收歛得密於此處真實洞然恐終是平地說相輪然若無門下靜養與篤切之志恐亦未易言也千萬為斯文珍愛復愛復雙江書所引制外養中此雖伊川語但云制外亦未安孔門慎獨視聽言動非禮皆是幾上覺於幾上覺故云不遠復學者分力不同日用功夫雖不能不間斷落在事為然亦須直復到幾上做顏子不遷不貳功夫乃是不遠仁手

段也泉翁心性書其圖說是畫出仁體示人當與太極西銘並傳非尋常儒者所能窺也其餘議論皆中正純粹諸友註解雖多得之面授但章旨本自分明逐一註脚便使讀之反覺破碎不見本旨故不若刪之為愈門下方力任此學刻此以傳他日豈無讀學庸而仰思明道兄弟者乎既經翻刻似序文自不可少倘無暇墨為數語以見翻刻之意亦可也

又

黃壺宗公遠承附輪札折幣足仍至雅蕙得悉蒞任以來動定尤慰天下事自豪傑為之即旬日便當改觀實

治畿甸首郡風聲所及諒何可量耶承諭行止一節吾輩所志乃天地萬物一體之學地方利害重大之故恐非所論至於中外相習競為選結之俗賢者處此亦惟有行法俟命耳此外非所較也即承諭似所重在切切老親此處則又在門下自權之古人有為親緣仕者有親在不欲以身許國許朋友者殊未可以一端裁也相隔數千里所欲為門下懇懇者惟時刻乾乾端此一念以純天德以出王道由天德王道純如之心以制出處譬如運規矩為方圓百世以俟聖人無惑矣至望至慰

寄何子望山主政二首

新正陳戶部近衡相見極嘆服門下真切欣慰不淺隨願附盛价華札盛儀益於言外見切實下手之志確不可拔衰朽之身何幸見此此學只患攸攸講談不即下手焉即下手便使飯糗茹章若將終身何往而不坦蕩蕩耶來札所舉日錄中二段最於進脩有警惠得患失孔子以為鄙夫終日談學而天下卒不與者非其自欺誤之耶近日何吉陽太僕李石麓內翰書來似俱厭騰口之習相期同志共為友身實踐之學此病移眼錢薄而思鑄五銖錢之會也以今門下切實如此一人為之將使百人和之况復周聲者眾此學之明不可立而

待手柳洞陽已有報此同志一慶矣外後集奉覽

又

向以炎暑徑趨留都正事權宜嗣今便差恐難即遂請
安之如何新泉會甚好顧聖學只有一路元無東路西
路緣說東路西路便是不曾覩見正路門戶祇是黑夜
中信手摸也大學知止定靜安慮中庸擇善固執孟子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明道須先識仁識得以誠敬存之
總是說這條正路須悟破悟破後又須守得若非實下
工夫終日在波濤裏頭出頭沒便使性資十分靈利說
得這正路分明畢竟於受用處何益哉歲月易流留都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十三

清暇亦不易得請及今且做默坐澄心體貼天理工夫
自此後只慎獨二字便可結果矣慎獨即是顏子幾上
功夫進德脩業一齊俱到非真切同志恐未易言此也
簡張須野中丞

一自執手栢林三拜霄漢鴻音疊疊滿紙無非誨示心
得真切真切夫此至學閑要本如玄天垂象了了分明
惟自英賢倡幟欲自成家故雖孔氏微言盡為漫語人
矣而執事乃獨於此不待積以歲月洞然沛然有若神
啓然則執事靈異骨相謂非天授也乎殊令人心慕也
昔者孟子嘗以智譬付之以言強有力固難而巧尤

難也如執事不既為天授之巧者乎非佞非依抵貴鄉

後絕不聞起居想使軺便道者希也名成身退之餘懷

懷君父固未容即已然顧性分事業方如泛一航於大

海之濱稅駕之期未卜也則如明道終日默坐體貼天

理二字茲功也又其容一暫已乎何如何如夫惟終日

默識然後外物不能入而念慮之微種種皆察念與執

事相睽日月已多茲義也寧無更驗之益稔矣乎懸企

如渴柳長洲便布此固非止尋常問候已耳便風伏祈

批教或即附長洲使人隨便轉致尤幸至望至望

簡呂巾石大僕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十四

向承示律呂古義閱之見其皆造化自然歎仰不暇又
其中論韶武不同處與辨班固至治之世風氣正十二
律定之說俱與生平日意見甚合隨省象翁樂經或問
見其中必求鉅泰必待百年等說與古義篇中議論抵
牾者似頗多故前奉復有不必合為經傳之說人還承
教札因再取經首十三節觀之顛撲不破誠如來諭雖
或問篇中容有抵牾似無害也序文已輒勉強成之敢
奉覽其間模寫不似處即大更之至幸諒必不以形跡
拘也如何前請教點化學者須得如孟子非謂兄謀
論與孟子言亦非謂兄見分殊不見偏仁偏義等

氣質約歸動靜合一處即是至善蓋以向時友人相見
偶談及兄論學似全不知兄意指故鄙見欲兄啓發後
學且以教渠實下收拾功夫識取本來心性由此泰前
倚衡隨處默識則氣質變化自不待言矣惟奉啓語言
不能達意似於尊旨情然伏惟察之亮之不盡

簡金一所督學

昨奉壽鄙作何足以發明先生自得精蘊惟淺見窺測
竊以為是如此蓋與延平豫章同一程氏嫡傳此某所
以寤寐欽仰者也顧承不鄙誨之華札寵之嘉幣不亦
過乎感忤感忤作承示學庸二義學義主張格物致知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十五

為識仁體此高出千古之見世之儒者豈能望其藩籬
雖看物字與某小異然顧大旨同則訓釋可無論矣中
庸義所論戒懼與慎物二條鄙見稍別此却微有說然
非敢外於程氏也實由明道定性一書與論天德王道
其要在謹獨諸條合孔子平日與諸賢論求仁諸說及
克痒精一惟幾之訓觀之乃彷彿見得孔子於乾坤二
卦分德業教義言之者蓋為世之學術偏內偏外而發
即普論知及仁守莊蒞動禮之意非以動靜為可分而
二也其告諸門人專就動應言之者非遺其內也正欲
其慎諸獨時刻於幾上用力於幾上用力乃是欲令內

外心事一齊俱妙蓋舉德業教義合一並至之也因以
竊以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聖門始而擇善之功程
氏諸高弟專以是教人者為學者開方便法門也非是
則欲功夫進於幾不能也孔子專就動應言而示人於
幾上用力者則堯舜以來不偏動不偏靜合內外中正
之矩是所以異於二氏者也故某於中庸二條前一條
不敢專以靜養言後一條則斷然以為即前一條功夫
下手著落處雖間與程氏遺書所記不盡合不疑也又
觀前一條既曰不可須臾離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自
不得專以靜言後一條既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萬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十六

萬化一切顯見皆此隱微之體為之則其曰慎獨精察
於動靜有無之間者正所以養其所不睹所不聞似益
極為明白若夫今之儒者徒聞孔氏之學以慎獨為至
而遽以默坐澄心為非往往恣憑口耳作弄精神甚至
如破屋漏缸潰裂橫決而猶侈然以知學自命是則所
謂附和影響莫知其非者而安可與語慎獨也哉伏承
來札誨之使言此大賢提挈盛心也敢不兢正倘尚有
疑伏乞不倦批教萬一偶中更望詳訂以幸來學至懇
至懇

簡呂溪洲侍御

已亥清夜之教念之如昨惟一別以來時局更殊善類
幾人日入凋落何斯文不幸至此嘆息嘆息往歲得春
谷鏡峰二兄書皆道吾兄造養甚深憂時甚切嗣晤仰
齋兄則又具悉所論殊益超詣精確斯文重荷不當為
一快耶今世高明之士非少為時議所不滿者蓋踐履
篤實行乎利害之境而內省不疚者甚難為吾黨計可
盡責諸渠輩耶向在貴中頗與道方崖兄心神相得間
有書札往來渠所論取亦正如此惟脫去支離徑於約
處下手須尚以形跡有嫌未及扣論今林下每一思之
猶覺恨事也吾兄曾一與切磋否為世道求真確之友

通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五十六

此兄當未可畧也何如去秋赴泉翁約遊觀衡岳居踰
再月山水之樂固非楮穎可悉若翁之精健則誠天獨
原之也已擇山水勝處建一精舍規制亦甚弘廓尚有
夏秋再遊之約某倘不即朽得借以終老又意外之幸
也兄聞此不為我一慰乎萬里緬懷何啻饑渴風便更
望惠音

簡胡梅林侍御

世有傾蓋而知者求之今固鮮求之古則有之矣若夫
未傾蓋而神先交者雖求之古不亦鮮乎某退處田野
之日久矣海內舊遊近之而借色遠之而惠音屈指無

幾焉何也世求知已者希也其於執事則固未嘗有一
日之雅昨者乃承先之存問繼之枉駕按務既暇又辱
必訪桃岡講習之居而為駐節焉是則自邇年退處來
所未嘗有也已而承披腹心論海內俊傑與學術異同
或偶或和如出一口則又若金石異器而同調芝蘭異
質而同臭是則又自昔接海內士論學來所未嘗有也
然則可不謂未傾蓋而神先交者乎夫性學領要與正
伯心術之際某之究研蓋垂四十年矣顧今始獲稍稍
自某不疑執事之生後某固若千年而卓然有見毅然
不惑乃如此靈胎異骨視信不猶馬之千里百里者與

通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五十六

念惟把袂郊寺忽已再旬顧耿耿心神奚啻飛越此固
亦平生未嘗有者執事得無同然爾乎夫自世以講習
論述為學故語漢代則獨以儒術歸董仲舒而畧諸葛
武侯夫由知德者觀之正義明道可貫金石臨敵對壘
意思安閒武侯人品學術在孔門豈多讓顧閱者乎是
故負靈胎異骨者固不在於終年論述也且某奚取於
此以煩執事之聽哉執事之資實與武侯近其志必欲
正義明道而不屑於功利又與之同故敢為論之且以
預賀執事之必有副也多言臨楮無任踖踖

簡何古沐侍御

自頃歲附貴州承差起居後馳問遂關執事教札亦自此不復踵及然而耿耿心神則固非五嶺重雲所能限也乃茲手教忽至道雅藹如不足以徵其中如結者不在於形跡遠近乎札中所及王子者何人想是名若蘇者去夏羅近谿書來亦先歲曾附書其人竟成相負海內知己之托重聞此不令人悵乎伏讀來諭數過望道之切宛然如聆警款所謂自以為是即無復是處尤超然自得之語以此提醒何等精神兄功夫如此則向之論事論人以為必不然者今必以為不當如此向以為不盡滿人望者今必以為古之豪傑德壽未至大賢出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十九

入容有之固不當舉一廢百於孔子賢者學其大不賢者學其小則必以為必如此而後吾之取善無方必如此而後吾可以自信其與天地同體兄之必為大聖人也其不可遂以此徵之耶向見兄忠信樂善臨事惻怛動人深婉薄劣何能企及比見兄於所不滿處斷然自信則又若與僕平日自是忽人之病火槩彷彿如兄者固不當與僕並論而如僕之稍介直遂則固宜其有是病也今承良誨云爾敢不共以為慶夫道一而已苟未達於天地萬物一體之義而或發於嚴毅正固之偏則流而為客氣勝心作奸作惡蓋有不自知者而其所以

望聖學即僕嘗觀夷惠二子使其同時必不相取孟子論之則皆以為聖人不疑執此固可以觀取善之通矣僕今猶病人承兄大丹不覺喜而有此兄諒之否恭諗雙白並康朋從和應兄方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華摩弗違所謂三樂者蓋得之矣豈勝歡仰若僕則甞死之年惟此學問事欲細細商訂於兄者不啻饑渴海天之里每以為恨顧今乃有孫二守次薇之緣豈天故作之乎至幸至幸

簡來魯江正郎

往得悉兄動定於程友南奎恍然如見顏色乃茲忽辱

蓮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

教音則又如登兄之堂親聆臺臺教詔何幸何幸人生轉瞬白首誠如來論雙手擎日月直就堯舜惟精惟一踏上去容闊步棹背而行者幾人此鄙人所以垂老而悲不自勝者也兄非淺知我者能諒此否乎白以翁有詩云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翁平生所從事者固此無欲之學其所謂一番新處翁能語諸人否乎匪徒言之實自得之甚矣未易言也吾與兄當深造而默識焉可也不然見知聞知何古今寥寥數人爾乎懷長紙短臨風悵望悵望

荅陶子省菴功敬

音問久梗頃承華札嘉貺如見顏色為慰不淺但承貴恙初愈諒所感必非小小寒暑之疾平復之後不可不重自愛護也覽附來佳稿足仍留神豈脫稿于未有貴恙前耶敝鄉二進士劉養旦劉仁山過桃岡已知諸同志有靈濟宮之會吉陽與石麓二公書來又知近時同志皆知欲反身實踐不貴言語夫道豈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人既有此切實向衷之志每相聚時只大家同默坐收拾此心精神歛處光輝自見何等相益正不在人人各出所見恐無益也學問只有一條路更無兩條路孔子告門弟子言人人殊却總是一條路只要人

道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六十一

肯老實出門行路不患不見得也鄙人學門路頭因卧病道林山寺始稍稍見得門下厚質又原來好德真切程門初下手默坐澄心功夫近來如何若已領會得只慎獨二字便可結果矣不多盡

簡李蟠峰憲伯

法網未暖千里緘音道誼心神藹然可想何感如之相逢歲月如許回首真如瞬息執事傾蓋一念乃自責竹已然契闊抵今尚如饑渴真令人歎仰歎仰時事漸別山林誠足為藏拙之地顧春秋戰國之際孔孟猶爾皇皇倘如執事而盡懷引去則世道何賴焉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此固孔子之心實即吾人之心所望即經綸萬變益弘備身立命之功達天德之和以濟斯民俾世之迷夫者取則焉是則老朽所不能得之於身而猶望之豪傑如執事者也非佞非佞盛使告旋匆匆布此外近稿奉覽請正

簡徐東溪大參

臘除承道義隆渥附謝後三便申候殊歎仰間忽辱手教示及聖學約處在濂溪無欲二字此千古指南會此則知孔門戒慎恐懼之云乃吾人天然活潑之幾無思無不思之妙釋氏無住妙旨不須論矣然就中悟處

道林先生文粹八卷之八

六十二

却是與釋氏迥別未教謂聖人乃是渾然與物同跡造道之言如是如是教服教服某近日為友人作一文字末一段謂二氏者性根與吾聖人大異者也故其為教也如是要之皆孟子所謂巧不如力者也吾嘗怪劉元城陳了翁二子一念惓惓在朝廷天下忠誠惻怛發自天性性根非與聖人大異明矣顧每外誇釋氏而於聖人天地萬物一跡之義無觀焉豈非有聖人之巧而自棄之耶聊請正尊見如何客歲承初象公見示研幾錄信畧有復謂陽明翁平旦心悟默識等訓與親民堂記一篇妙旨正吾儒三昧錄中皆未見發明則恐研幾處

猶更有說初泉公尚未蒙批教敎併請正如何親民
記未更云大人者知天地萬物一體夫然後能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此處真淺破天機矣頃承公亦謂研幾錄
乃先師正脉公豈未暇細觀耶經世釋氏原自有此說
非象山加之若謂就中亦有經世處恐未然俟面請
經世二字某常見同志類言聖人之學主於經世信竊
以為此猶似皮外語聖人只是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
事皆如一身痛癢故開物成務許多經綸事業自住不
得豈有意要經世也故惟明道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說
得無絲毫滲漏史氏謂堯其仁如天皆一言盡聖人心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三

蘊者也不贅

簡胡石屏少參

自客歲領手教無任注仰高賢以真切之志秉憲一方
不使身將就木未有結裹者益有所警乎乃者伏承華
札多像道愛藹如心神攸通雖萬里常如接席真不在
其形跡離合也增仰增仰善類常孤所遇豈能盡無抵
梧來諭自反歸於忠信篤敬未至此大人正已物正之
學也聖賢惟有此故德誠而無物不動惟益緝熙斯文
至幸古大學其大義以知止為始而慎獨終之參之論
孟千古心法如在目前公暇更望留神有以教之至望

海石相念祇領韓縣丞感戴憲恩領無已人旋統此誠
不盡

寄胡鹿崖憲伯

蘓東坡規韓特國數言雖聖賢未之嘗言於人亦甚有
警惕其言曰急急幹臨行帶得的今人終日勞勞亦未
嘗不急急幹不知是臨行帶得的否以吾夫聰明於此
處觀得如何歲月不待人吾輩不得不懼也宋崔甬坡
人但稱其人品好觀其所作勿歲何者非見道之言吾
丈想玩服之久矣何如何如能依其言則禪家所語葛
藤必一刀斬盡之矣恃愛聊附忠告幸亮之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四

答李芝田太守

貴治以一郡獨當三省戎務酬應勞瘁可知顧猶遠動
吏人訊及疎野燕之厚貺則豈薄書俗吏俯仰當路之
外於自己身心漠然者可較尋尺耶欣仰欣仰聖學與
二氏不同處正在動處用功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乃
是時勢艱難中王道雖然非有靈胎如執事者恐未易
論此也千萬珍重湯鶴峰太守想時得會而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相觀之餘樂如之何吏旋草草附謝

簡錢泮泉太守

仁賢遜世已下世道嘆息詎意麟子鳳雛乃一旦

復為造化奪去天於善人何其無意一至此耶驚惶
但老兄如之何賢聖人遭此多矣物之來去天也樂天
不憂我也求不失我而已此外雖賢聖人能容心也我
豫章翁無後無家登千仞羅浮點觀元化是吾師也已
何如何如地理之說不可謂無亦不可全謂有以為無
帝王與聖賢之生皆本山川靈秀何得謂無以為有則
郭景純子孫世世為帝為王又何以泯泯無聞故世
之吉凶與其子孫壽昌皆天定者也地理有符焉者乃
其與天奏合耳此不易之理也聖賢之道堯必慎卜者
盡人謀也其書則玉髓經之外堪輿舉要妙之妙者也

建康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五

君夫與妾媵相見有時澄心淨慮完固精神則廣嗣筆
一義至望至祝

答吳子道南大尹

鄙人去貴陽忽忽十有四年願心竟則常耿耿未忘貴
陽也承華札腆幣千里專使懇切嚮往之意猶在急聞
性學微旨則鄙人之感而喜也何止徒以貴陽門牆之
雅已乎不覺恍然神往恨相聞弗早也貴治多賢卿大
夫之邦觀法切磨諒久矣正不在講說高妙但須切實
下手期於內省不疚就中於民即是起死回生手段舍
慎獨而語學術此今之儒者之所以悖於聖人恐於治

無補也何如何如張太嶽一晤桃岡即別去其人則大
車以載者他日於斯道當必與世儒大異門下以為如
何聞沈二子惟竹泉時有書至然皆載道器即二子知
門下篤志有自也不盡

寄周子梧岡大尹

別來奉訊無由時切耿耿壬子冬一叩斗陽第為道啓
居猶昔不遑及來書變故承示及良不覺酸楚也高才
偉器竟遺甲第又復屯連如是豈非命執春伸率大邑
之報得之救郡劉四府雲岡風範施為道之甚悉喜不
盡喜不盡數擬寄候苦乏便鴻惟有悵而已忽辱專使

建康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六

逮及道雅疊疊喜何云喻所及同寅之故此則在在有
之所責乎賢者固惟在體王者以善養人之心弘大賢
犯而不校之量故大人正已物正之功不然則形跡之
間安免於相疑而懷他志乎夫門下待渠之義已竭盡
僕猶以此言之非不亮云爾也顧至仁至誠之道未有
窮已賢者既有信道之志其得遂自己耶千萬諒之草
草不能悉也

寄柳子孟卿大尹

民事入手磨鍊當日就精容甚喜大學知止慎獨於此
驗之如何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二句要除一句除不

得二句混合一片孔門慎獨六如是說其終極處
却全在動定故時時隨處收斂是第一義也民事不忠
不知惻隱乃身久則毫釐皆察矣悉心民隱外作學校
人才亦是切務出我真切牖彼天衷中間未必無感發
興起若得一二贊美者相為和應則士習一變不獨功
效速而政治亦有助矣幸加意加意雖不美之俗賢者
過之則化今人事事求諸人而不反求諸身雖號為世
之賢者究其實寧免為俗吏扒陶省蕞轉國學最喜書
問往復俱便矣此中諸友只如常益支賀松澗周仁甫
禮肅之外如郭虛將符益明皆知懇切尋求可喜近已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七

就桃岡共成開蓋軒未居之矣貴陽有馬心蒼廷錫者
年剛四十舊為內江大尹夙有靜根今棄官來居桃岡
定期四五年之計此真風月佳伴也

寄周子仁甫

昨與仁甫語須擇一靜處居之即能行之否徒問路頭
不肯行路猶不問也嗣見令親賀友文瑞甚雅重其中
善端必厚朝夕相聚一處共為恭默之學如何明道先
生有言學者惟處不見自己要見自己不難切要只是
收拾纔一收拾便進步有地矣禮肅即不苟隨人一事
占得地步已闊可與充舜之道者正以此

自信即由此擴充勿令時刻放過如何後古英發之資
不少究其無成何故惟得失二字耳不可不懼也禮肅
擴充地步不在全放下此乎

寄蔣子林英

先儒有言學者不治舉業却是不脩人事而責天理許
曾齋則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雖皆有為之言要之實
切於學者之身吾契於世事不以嬰心是何等美質然
顧於斯二者例以外物視之可乎如必欲為出家釋子
則一杖一盂足矣無所事於他也今吾契斷不能舍人
倫從夷狄之教乃於斯二者忽焉不屑為聖賢之所為

道林先生文集卷之八

六十八

即使所交皆皆范文正輩其能為吾契謀耶即使能為
吾契謀如文正之挽留富弼待傳學宏詞科舉憫石曼
卿而付之麥舟然必二君者有以承之也如使二君無
以承之雖文正其能有繼執事理曉然明哲諒不待廣
譬幸急圖之至望至慰

寄黃子文薦

知有放舟來遊桃岡之志喜甚人之貴在此心耳豈在
區區皮毛間乎春秋時冉求輩不以仕季氏為泥猶以
皮毛為榮辱也仰視閔曾諸賢人品相去何如哉故君
子在自識其所貴自貴之耳他不足論也

簡尹介石都

人來承手教且仍存念時習驅人譬之波濤涵湧中無駐足之地所恃屹然其間惟豪傑耳顧今不當望之兄耶所論諸講學誇大之病亦是近時道學套子若不落此格套其所自得必深矣其人可多得哉知德之士古以為難狂狷輩尤不足與於中行必待聖人裁之而後可以語道今之士儒繞講得禪家一兩語便欲為孟子自承三聖不為害道之甚者乎何如何雖然天下惟劉健篤實之風勝則高談無實章亦自消歇若徒知彼之非而猶未免出入於倍學之中則恐其失等耳此學

道林先生文粹入卷之八

六十九

將安望其明耶林野之跡括囊分固宜爾適承教云云敢輒傾倒不覺其言之贅也惟兄諒之教之

簡石靜齋開府

節越西發以司府並隨不敢送多歎韓范出鎮西賊喪膽裴老臨戎諸將効死此正執事今日事信衰朽垂盡之年誠不意觀此固不當為三省鼓舞獨慶耶昨游大叅臨別論及苗患言曾親問永順老宣慰彭明輔屢次大舉何故不能平苗渠答云若實心幹苗亦不難平此言固以明輔老成有此識見然實足為往事斷案蓋前此任事負荷溪負嶺峰彼敵其心術屢矣今仗執事成

靈文武屬員諒皆含舊圖新共濟大事萬一猶有偷惰異心不以掃除為事如前之負二公者不審題請易置

在今日尚可行政秋青平智高之亂以其誅陳曙也執事忠義之志英雄之才所見自別何如何如某又記鄒一山分守湖北時嘗以忠義之言激彭明輔渠答云本司若選精兵可得三千但恐保靖心不同耳由此觀之兩土司自向攻勦與防守之兵皆尋常俗數非精兵可知久聞五寨防守率民兵與土兵相參兵既非精固宜其苗出即失事也鄙見以防守今固不可遽議撤去且盡汰其脆弱而獨存其壯健以古一人教十十人教百

道林先生文粹入卷之八

七十

之法責將領從實訓練之如何既皆壯健則即以汰去脆弱之廩倍廩之六無不可俟其訓練數月又於其中求其最與次而分別之其誰不可為敢死士乎執事養家丁於榆林既收其効矣如某所陳諒已勞神慮何如何如夫天下無不可平之難無不可成之事惟顧當其事者如何湖北苗患計時雖久然由某所見考之忠義之志英雄之才實未有如執事並懋而兼資者然則今日將非天意乎惟公承天意憫民窮急圖之至幸檢出將大叅議稿二冊併致上以備採酌

將道林先生文粹卷之八終

東

問周公無逸之訓七月之詩此有周文武盛德大業之原以揆諸前代迪哲之主所以克祈天永命者何莫由斯道也顧帝王之學淵源莫測神契於千載之下詎不難哉恭惟我

皇上夙膺景命嗣大歷服無逸之殿幽風之序皆非有所效慕因襲而為之者謂非

淵默神衷洞契千古其必無是也不知

聖心獨契之妙亦有可窺測而言之者歟有謂聖賢畏天

一

命而悲人寤者夫聖賢胡獨於人寤而悲邪無亦其心庸有不容已與孔子於大易發明聖人之學曰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夫天廣大高明之極也惟聖人之知如之故能操

聖心廣大高明之極而後知我

皇上之有取乎詩書者蓋出於聰明睿知之所照臨彼區區希慕往迹而為之者皆不足道也此豈非執事之願有聞于諸士者乎幸毋曰帝王之學非常布士可得而窺也

對知帝王之學而後可與論帝王之心知帝王之心

而後可與論帝王之制作觀帝王之制作而弗得乎帝王之心猶弗親也欲知帝王之心而弗究乎帝王之學終無知也雖然孟子邇克齊湯文而併數夫見而知之之臣禹皋伊萊太公望散宜生凡數人耳孔子大聖人也能以大哉贊唐堯而不能名其德則夫以草茅章句之儒由

皇上之制作而欲以仰窺

皇上之學之心豈不猶株守一室而妄談天地四方者哉顧嘗聞康懼擊壤之流莫非當時草野之氓而猶能歌咏乎聖帝之治愚也固草野之氓陳編之所

二

習聞燭火之所竊照每欲效之歌咏而無由也久矣今請自比於若人輩可乎且夫無逸之訓七月之詩皆周公為成王作也其為訓也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焉次之以三宗文王之迪哲焉又次之以小民之遠怨詛說焉何其簡而嚴直而切也其為詩也本之乎星日霜露昆蟲草木之變化焉詳之乎蠶績耕稼及時乘屋之勞苦焉備及乎上下長少相與忠愛之情焉何其近而遠婉而該也自有周訓幽詩以來凡二千年于茲矣恭惟我

皇上當貞元之會聖

上聖之資天授

龍飛夙承大統乃因西苑之開遂啓殿宇之制命名取義咸出

淵衷左右元臣贊揚不暇假物象以寓憂勤因燕遊而親稼穡此其制作豈非高前古而震後代者哉愚請以書讀典謨而若有見者姑鋪張而揚厲之帝王之學蓋自堯舜而始啟其源其見於經曰允執厥中也曰人心道心也曰惟精惟一也何言乎精也語夫清明湛一之神常定而萬感之幾微畢照如寶鑑在手而天下之妍媸莫能遁也何言乎一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

也語夫常明不息之貞而流行乎日月無窮之變始而不是其合終而不見其離也夫是之謂堯舜之學是故其成位乎中而俯仰乎造化也形於上者其天乎父道著矣形於下者其地乎母道察矣形於中者靈者其人而蠢者其物乎同胞吾與之義彰矣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闔闢其一元乎堯舜之一息也上下四方之極其天地之量乎堯舜之邪廓也天下之呻吟愁慘與夫夷狄禽獸之或乖其理其物之不得所乎皆堯舜之疾痛疴癢痠痺不仁也當時之臣贊之曰帝德廣運蓋有以

識此矣宋儒程顥曰至仁者以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皆其四肢百體蓋亦嘗窺堯舜而知之者也夫是之謂與天地合德夫是之謂堯舜之心又嘗伏讀我

皇上教一之嚴而竊有覺焉

聖歲曰教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其堯舜之所謂精乎曰一者純其心而不雜之謂也其堯舜之所謂一手唐虞代遠精義湮微何其越千古而合轍也夫我

皇上之學即堯舜之學則知我

通雅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

皇上之心即堯舜之心我

皇上之心即堯舜之心則凡先天下而為之憂者宜固無所不用其極豈待觀古人之詩書而後能切切為天下計乎是故覽無遠而構殿非得之書也書之精義

聖衷實先得之顧因書而相感耳取臨風而命序非得之詩也詩之精義

聖衷實先得之顧因詩而相感耳昔者伏羲嘗因河圖而畫卦矣世儒執不以非河圖則卦無由畫也不知河圖未出伏羲嘗中因先已具有成卦矣神禹嘗

因洛書而作範矣世儒執不以非洛書則範無由
作也不知洛書未出神禹甯中因先已具有成範

是是故畏天命悲人窮以是頌我

皇上之制作似矣未盡也嘉唐虞樂商周以是頌我

皇上之制作似矣未盡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我

皇上之知其效諸天乎

淵襟獨契之妙其合德天地而與堯舜同其廣大乎其

由敬一而得之者乎彼宮牆之隙結總之場榘材

藻煥理扁星輝納薰風而解慍率倭父以游歌其

建康先生文集卷之九

五

先天下之憂有不容已因感而發之者乎易又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正我

皇上今日制作之謂矣昔我

皇祖控僊未暇屢詔勸農為旱祈天曝晝寢地迨我

成祖親馭六飛掃除殘醜乃命

仁皇周爰巡省此其憂天下之心堯舜何加焉愚又知我

皇上制作之心蓋上繼堯舜增光

烈祖矣若夫後世人主如漢文帝之屢賜田租晉武帝之

焚裘前殿唐太宗之吞蝗宋仁宗文之觀麥比跡

而觀雖與文王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不殊然未

聞乎堯舜之學則必無得乎堯舜之心是皆所謂

希慕往跡而為之者不足道也夫生太平之世親

見

大聖人之制作而又服習乎皇極敷言之訓苟不能效一

詞焉以從事乎見知諸臣之後寧不為負生成而自

棄於天地者耶予思子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

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愚請以是為

建康先生文集卷之九

六

今日歌

問天下之不易言者性也孟子後孔子而生獨曰性

善豈固有所受之云乎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

不移固孔子之言也然則其說得無與相戾歟先

儒以孟子發明性善其功配禹先是果未有放其

端者歟自張子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之說朱子

因之嗣是談性學者皆以為無復遺論矣不知人

性果有二歟且所謂天命云者果何所指歟孟子

而後究性命之蘊莫如周程二子夫二子平日皆

未嘗疑孟氏為非然而則柔善惡之說善惡皆天

理之說則又若與相反者何歟諸生皆誦法孔子者其必有心得也若夫規規陳言則何以為深造自得之學

對性可以易知乎昔子貢固親師夫子者也猶不得而聞焉果難知乎夫子固曰知止而后有定止也者性之謂也是知性固學者之所先矣可以其難而不知耶雖然易詩書春秋禮樂皆盡性之書而於性且未之明言也吾夫子為盡性之宗而於性亦未之明言也由夫子而來談性者則又紛紛矣是與非其孰從而辨之蓋嘗讀孟氏之書而竊有

覺焉其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言乎知性必自盡心始也然則孟氏之言性善也顧嘗由盡心而知之者乎周程二子不疑於孟氏而容有異焉者顧皆嘗由盡心而得之者乎自餘紛紛或出焉或入焉而未足以取信於天下者則固強探力索之過也已且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語性之源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非語夫源之同而其流之異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智下愚之不移也固即夫性之流而言

之者也夫源與流弗可二焉者也天命氣質之論上稽諸夫子而下揆諸周程無亦容有所未盡乎今夫性也者即道也道果何物哉昔夫子懼天下之不知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焉又一陽焉言夫陰陽之合體也言夫氣之混合陰陽而不偏也是故即氣即道也故夫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太和即性命也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乾陽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以言乎其為天德也故道也者即氣也人性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也可謂其非天命乎夫源

與流又胡為乎異也今夫太和運而陰陽流而剛柔之變於是乎萬有不齊矣剛柔之變萬有不齊而夫人之性也豈得而盡同乎故一剛一柔之不同者此其大分也自剛柔之大分而又別之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剛中柔中又若是乎其不同矣夫以言乎其稟受也則固惟有剛柔之偏與剛柔之中耳就其剛柔之偏又惟有多寡參差之分不盡同焉而已耳而可以惡言乎其形生神發之後而觀之則隨其剛柔之偏與中多與寡而善與惡中與不中之類判矣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緣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其確論也蓋
非不是性也謂非性之初也故又曰善惡皆天理
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皆其灼見而
言之者歟夫孟子之言性也則自夫形生神發之
後而言之也何專言乎善耶孟子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誠欲知孟子之不誣也曷自其盡心而
驗之乎蓋夫天地之性也動而無動焉靜而無靜
焉動靜合一而未始離也故曰無聲無臭也杳然
太虛也是故剛矣變而為柔柔矣變而為剛剛柔
不居也固神之為也夫其形生神發也感於物而

動靜斯離矣動靜離則剛柔之性固已泐於聲臭
而非神於是乎剛柔善惡判而非復天地之性矣
然固非果一於初也以夫動靜離而二於初也盡
心也者即孔子所謂致以直內周子所謂一為要程
子所謂約其情使合於中蓋即吾剛柔善惡之性
而復乎吾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初也動靜合一
之初果復則虛圓湛一之神全而聰明睿智之機
發剛之惡者化而剛之善者中矣柔之惡者化而
柔之善者中矣於茲而驗之將信其果善乎否也
是故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仁義禮智之性

固未嘗言不待求而得也亦未嘗言不待盡而知
也故孟子之專言善也周程二子與之同而各有
異也異言而同旨者也皆真有得於孔氏者也張
子知太和為道而乃有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之說
或有詞偶出入而旨固未嘗支也朱子因之或者
偶未嘗究極言之耳豈固二於周程二子哉昔告
子以生之謂性也孟子詰之而闢其非闢其非者
以其謂人與牛馬之性一也由是觀之性一而分
殊源一而流殊就其分之殊而反其湛一之機而
性之源即在焉合孟子全書而觀之蓋鑿鑿乎未

始與吾夫子二也先儒以其功之配禹也不亦宜
哉雖然非從事乎盡心之訓而實有見乎吾性之
真雖其說之已詳固猶影響而已耳愚非深造自
得者也偶得其似而言之而近與否固不自知也
惟執事其進教之

問舉業義利之辨

對舉業之習古無有也自後世始有之夫舉業之習
不習非以為義與利之辨也義與利之辨存乎習
之者何如耳自夫習之者迷其途而後士之心術
大壞士之心術大壞而天下之言治者始無所措

其手矣執事將有意覺天下之迷而顧於愚生倦
倦焉無亦曰救天下之弊必自吾黨始乎夫今之
士之不能不為舉業也亦明矣上之人舉天下之
士而網之以科目固將曰有實而後有華工於道
不工於言者天下無是也夫上以是求我而我固
卑其習以為不足為而冀之為焉則雖有堯舜君
民之志固莫可得遂也而抑豈理也哉故使孔孟
而生乎今之世吾知其不能不由乎今之制也是
故生今之世而由今之制不害其為義也亦惟辨
吾所以為孔孟焉者耳今夫貨色之為物視舉業

何如也好貨如公劉不以病公劉好色如太王不
以病太王者蓋其貨色與天下同而心術念慮之
微有與天下異焉者也是故日用心於舉業苟其
有與天下異焉皆舜之徒也苟其無與天下異焉
固跖之徒也而可以弗之辨乎且以今之為舉業
者言之所讀者非聖人之經則賢人之傳也夫聖
人之經以明道也賢人之傳以明經也其致固一
也吾將為孔孟焉固以道為事也而于聖人之經
賢人之傳其信以為糟粕而棄之否乎是故舉業
之在天下非若老與佛之道與吾為邪正焉而不

可以相一也夫今也舉天下而汨沒乎其中弊之
大河泛溢而涉之者動有濡首滅頂之患誠未見
有褰裳而誕登於岸者寧不動執事之憂乎愚固
竊以為茲天下之大惑也已夫使吾志於道而即
舉業之利鈍以為吾操存磨礪之地則終日而舉
業固終日而進德脩業也夫何悖乎古人之學况
自踐履而達於文詞本根枝葉之謂也聖賢六經
之至文且將歸之而何有於今之工拙乎使吾專
於利而精明果確之志眩奪於得喪榮辱之場聖
人之經徒借之以為罔利之具則終日而舉業固

終日而習攘奪之行也柰之何不為小人之歸况
剽陳言而為小枝燕石魚目之類已耳雖其有幸
焉者而何足以為貴乎故夫舉業不惟其習不習
之辨而惟其用心義與利之辨義與利之間君子
小人之判家國天下理亂盛衰之故皆于茲決焉
而可不畏哉嘗試以為生今之世病夫舉業之拘
繫而不能肆其力於身心者是不知學者也知舉
業之皆學而困於其利鈍之紛沓終無以自立焉
者是無志者也無志則盡不知學則瞽瞍與瞽此
士之習所以日弊而天下之治有不可為者矣吁

豈細故哉愚也幸承明教粗若有覺誠不忍以天
下之所賦至重而至大者隕喪於一舉業之小乃
若由是以往覺天下之迷以還三代之盛則固執
事責也愚生何與焉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九終

蔣道林先生文粹卷之九

一三

蔣道林先生文粹後叙

語有之綠花金裝鴈語驪行
謂其當於用也文緣實吐之
與行俱名曰慙之即宜父為之
矣吾鄉道林為先生倡明理
學躬行精治言之語心學士義

蔣道林先生文粹

後序

一

多傾心焉先生性矣景仰然塵
求觀不獲幸詞心撥顧所為
象德也吾戚友龍伯貞氏出
所手摘卷觀余方刊行而
先生門人姚汝孝氏已將付諸梓
乘契之好因通函後我心若此

也而先生之感人者亦深且遠矣
余雖古因共成之題曰文粹而直
粹云已也勝台說遺躬行主
明忽滅於敵也述矣先生有履
馬粹而學歟治業焉決久大
大原於易簡非先生紹揚易者

道林先生文粹

後序

二

之原躬行精治也矣為乎愈久而
彌光也志學者當自淺焉

萬曆丙子歲秋九月之吉

賜進士以按直隸監察御史

武陵唐鍊謹書

蔣道林先生文粹跋

翔野之鄙人也數聞寡見才劣而學疎詞
林藝苑僅僅窺其藩籬爾何敢探堂室議
間與我輩伏草莽嘗與二三同志論楚中
豪傑學能宗法周孔者聞武陵蔣先生舊
矣然於其文辭未少概見也萬曆癸酉來
官新安郡庠廼歛之姚明府則先生及門
徒也每晤語輒談先生懿德泚行愛慕不
啻口出越乙亥冬授翔文集若干卷命為
之編次而重校焉翔讀之卒業見其根極
性義不涉雕虫苟當于理雖事不必天地
有而說不必今古道者毅然言之而不以
為疑可傳之美具在兩序中非翔淺陋者
可得而揄揚評品之也惟明府自為童子
時即景仰先生而受學焉迄今備已治人
多效之政暇復捐俸以梓是集固仕優之

學亦紉衣改為意也朔適謬得服役其間
復酬宿昔之所嚮往幸矣玆因僭綴數語
于簡末用記歲月云

萬曆丙子秋七月朔日沔陽蕭翔百拜謹

書



蔣道林文粹九卷

兩江總督
孫建本

明蔣信撰信有道林諸集已著錄是集為其門人
姚學閔所編其文不事華藻惟直抒胸臆期於明
暢而止蓋信嘗從主守仁於龍場驛後又從湛若
水遊所重惟在講學耳

午塘先生集十六卷

〔明〕閔如霖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閔道

孚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閔午塘詩

集七卷》提要

午塘先生集序

世廟中葉謨濫竽館選時奉

命教習者實詞林鉅公曰午塘閔先

生先是松谿程先生既正師席矣

上從閣臣之議遂迂推先生先生乃

以官端少宰綰院章與松谿先生並

兩先生同負重名旦夕且入相諸吉

序

士日從游立館下束帶執業聽教惟

謹然松谿先生惇大寬裕日與諸吉

士講明正學旁及時事循循誘以問

難遇而充然各有得也午塘先生方嚴

振厲志在經濟雅尚博綜戒諸吉士

務典學毋空談迺至藝文必遵槩矧

諸吉士則惕然奮躍無敢早夜舍業

以嬉一時館閣竝高此兩公謂教下
相龍乃相成云踰年謨遭家難歸而
先生亦各以忤

旨賜罷鼎鉉之望重繫蒼生而歸無
幾何後先長逝嗟乎嗟乎天不欲世
人見用儒之效耶胡奪我兩先生之
亟也松溪先生自有集茲集為午塘

序

先生遺文若詩其子道孚孫世譽輯
而刻之先生少稟穎異之質蚤馳雄
贍之譽性喜記覽兼長紬繹自官吏
局吏事鮮少因得窮研理窟深探詞
源泓中肆外沛如也
朝廷有大議論大製作出先生手筆
者悉當

上意每一奏御必蒙賞賚諸學士

莫與並其文皆關係國典練習

朝章補散皇猷潤色鴻業藏在

天府炳為國光非私家所得有而

人間所得傳者以是諸稿並不在集

中茲所錄獨贈送之篇賡唱之什交

際則尺牘相貽死喪則誌狀相恤大

序

都皆應酬作耳然先生之淵識宏抱

傑才精詣此足以窺其萬分之一

矣先生文以意勝不務藻績理到之

言味自雋永與夫艱深鉤棘而中實

萎蕤者相去天淵蓋斷然自成一家

者詩發自性情古調正音無往不合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先生官法送

二十餘年為時名卿不為不過而詩
律之細乃爾所謂兼才者非耶乃知
先生曩日之教誠身有之故有味乎
其言之也嗟乎先生志在經濟匪徒
以雕蟲之技自銜自名者受知
明主貴通台司朝野目望其愛之而
迄以讒沮位不滿德年不待時獨此
篇章煥然遺後戚矣戚矣然松溪先
生卒之長嗣孱孱弱孫子立靡依
先集存止湯未可保門下士之罪也
而先生之集有子若孫校刻精好必
傳無疑先生之道雖不盡行於當年
先生之志庶乎善繼於身後矣尚何
憾哉謨奔鴛座歎學殫日荒敢以穢

形廁此珠玉夙承陶鑄所願執鞭附
名集中藉以不朽竊有榮幸焉顧安
得序刻松溪先生集令兩先生並傳
也

萬曆甲戌嘉平日

賜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院

國史編修門生姚弘謨撰

午塘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灌園

後嚴宅食族

宿能上人房

王時槐李汝立過訪留飲

留顧翁二子飲翁有卜隣之意

同夫子出郭

初雪

送趙雪屏太常

贈陳文祥沈叔良四首

送陶生君揚

七言古詩

送張滄江秋官

送王石沙按閩中

送嚴判官瑞夫

寄贈丘太守

春洲題何少府卷

題画四首

遊龍山遇雷雨而返

行

白鯁行

五言排律

恭迎大駕

駕幸文華禮先聖師堂

題雲水行亭卷

題烟波釣筏卷

陽峰草堂

世芳樓

慶源堂

陽谷吳封君誕日賦贈

官保姚東泉七十奉壽三十韻

贈陳秋官乃翁受封

太僕少卿左遷

送趙春

送吳中河鴻臚還留都

送湖廣僉憲錢叔初

送太史使封淮府 返元杯

贈高翁誕日

卷之二

五言律詩

長安春望

遊貞谷寓輟閣寺奉東

雨後同諸友遊城南寺

目錄

送華鴻山侍讀歸省

逐涼

夏日城南寺

遊靈濟

送蔡白石移官南曹四首

送鄭封君還瓊州

烟村為顧壽夫賦

客舍

宴翁夢山宅送惠益協

又疊前韻

送楊起潛宰貴溪

題李海隅真隱卷

送陸幼濟謫海北提舉二首

病中喜秦子亭過

秦二選陪洪何二侍御病不起

秋望

再用韻東子亭

送馮汝言宰宜興

目錄

苦熱東白厓

用前韻再東白厓

再疊前韻酬白厓

和白厓喜雨之作

送惠慈上人還山二首

秋日

送江上舍

中秋同郭勿齋集陸州守亭中翫月

謝溝阻淺趣勿齋舟不及奉東

送劉子起中令奉使便觀

七夕兩二首

題謝雲門上南秋官重謁華清卷

送凌雲谷宰宜祿

近田為許二都事賦二首

題畫竹

送雷教諭

送表兄王士明赴淮陽

齋居二首

送陳司諫

送伊教諭

送許四峰掌教

送陳仁夫守歸德

真覺寺前翫溪水

遊香山寺

送王紹夫山西提學

月下同翁夢山訪胡梅山

晚起

與秦白厓訪友不遇暮歸

除夜書懷

卷之三

五言律詩

正月十日小述東子真仲愚二太史

題浦後巖堂中画

口號答白厓適范栢峰至

送邵大行白菴使關中三首

題陽峯卷

途中憶諸友

泊松陵

泊京口東同行周進士

晚過高郵懷郭檢討仲愚

呂梁翁水部留飲

觀何叔防夏官校射

遊迎恩寺甯氏園林二首

萬福寺餞王侍御世文

送張子羽教授應州二首

殊勝寺次壁間韻二首

送馬少府

送傅司訓汝北

送簡一溪都憲巡撫河南

送毛推官

過翁夢山夜坐次日有詩見示次韻

壽張一竹翁

行海子堤上

謝翁夢山惠水

雜詩

送龍坪張大尹赴歸安

送羅金吾

送節推凌正伯赴福州

送亢水陽提學

送李訓導

憶茗溪

送徐仁甫

秋夜同李敬方王柘湖燕翁夢山宅

獨酌

遊喜賓寺

登舊館橋小酌

夜飲南山宅二首

春日漫興

海棠

送游默齋明府

送王太醫

秋霽

秋曉

雜詩

題張學士仰宸樓

送黎少府

送沈別駕赴邳州

元宵

挽張舍人

吳雲谷封君挽歌二首

送南城陳訓導汝學

送閩又泉謁陵

送東齋兄謁選南歸

書萬丹序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同壬辰諸年兄侍女玉翁於陳氏第二

首

登上方山

遊迎恩寺窺氏園林中口占

立春

目錄

梅岡晚隱為徐侍御乃翁賦

九

奉書桂翁少師二首

又和桂翁韻二首

同諸公乘金水河入內書堂

壽熊引之乃翁

送鄭長史

陪諸公登鏡光閣次白厓韻

送魏淺齋中丞巡撫河南

送衛茶山左遷扶侍之邵武

送鄒東郭學士視篆南院

二月廿四日再陪諸公次白厓韻

送沈內方庶子給驛歸省

送廖東雪提學山西

送臨淮令錢梧岡

送吳慈塘尚寶得告歸宜興

送龍石許少宰赴南都

送張貞齋學士張水南之弟

奉酬王翁齋夕見懷之作次韻二首

目錄

十一

壽聞人封君

秦白厓中允誕日次韻

謁陵

贈秦白厓遷居

送顧于漸水部

遊碧雲寺用沈生韻

早起讀書寄翁夢山

壽王太孺人

次韻酬白厓元旦感述見寄

立春日 賜宴

燕遊行簡侍御宅分韻得朱字

再用朱字荅游可齋

雪中劉西厓見招不赴

靜觀亭

小雨

翁德宏來訪以足疾不能迎款寄謝

送胡冬官仲信赴荆關抽分

送陳一中赴成都

目錄

十一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少方伯張復菴之任因歸壽父母

送徐侍御遠卿校兩淮

次王槐野卜居韻

道院次韻

贈鄭魚溪提督江西學政

送瞿師道太史使封周府

送秦華峰太史使封徽府同簡乃

厓

送亢水陽太史使封淮府

送胡劍西太史使封遼府

送謝諫議使封蜀府

送太史胡日門使封懷府

送太史殷棠川使封周伊二藩

送張諫議使封懷慶二府

送太史朱象玄使封楚府

目錄

十二

象玄不果行用前韻簡之

象玄許和不至復用韻促之

象玄復使楚用前韻

送王符卿使封徽府

送張太史出使

同尹洞山宮允遊方氏園

同徐子和朱守良林敬夫送高座主

送凌懋行表章赴應天鄉試

送少司成王石赴南都

同翁夢山報國寺餞孫夢

送金九山學士

送孫南湖

送宮保顧東原使祠太和山

同翁夢山訪傅少翁見謝之作

壽史年兄恭甫祖母

王合川誕日次韻

送徐子厚之遼西川唐人韻

送

錢南隴

錢南隴北渠石塘弟原明子融姪赴試

壽何沅溪司冠次韻

送司冠盧後屏

顧太孺人九十為玄泉御醫賦贈

心山詩贈趙醫懷獻

賀歸安李臨郊擢戶部

夏日張明厓過訪

送王別駕

送徐龍灣秋官江南審錄

浦後巖誕日次韻

卷之六

七言律詩

閏月廿一日卧病聞 皇上視朝

和陳編脩約之五日侍宴闕下

壽沙育民乃翁七十

夏日

錢別王節推

報國僧房次韻

送宮允郭勿齋左遷延平別駕

秋日書懷應制閣試

送蔡白石使君赴衡陽

送徐吾溪使君之辰州

送朱鹿原提學福建

送閔水東憲副提學山西

送閩又泉祭酒

立春日

賜宴次徐少湖宗伯韻

冊立敬妃紀事次徐少湖韻

壽邊中丞

寄壽封君陸南山六十

朝天宮習儀值雪和尹洞山宮允韻二

首

送尹朔野守河間

送衛使帶君子學之任

送王稚川司業

送別駕沈雲溪赴鳳陽

自錄

送太史李石麓歸觀太夫人

送萬安丞嚴邦瑞

送臨淮宰許後南年丈

寄吳文峰

送孫毅翁尚書致仕

送王思質中丞

登碧雲寺用程松溪韻

送唐伯咸

暮春

和南坦翁韻送姪行可赴試

春遊

夏日園中即事

端午

初至省中

贈長興黃及泉

送侍讀瞿師道請假觀母

送李景山侍御擢江西僉憲

送大宗伯王端溪還南都

自錄

送王吉士學顏

送錢醫官

翁夢山司馬誕辰携酒稱壽

卷之七

七言絕句

茗南餘思四首

柳溪詞送潘子二首

送劉西厓館長三首

西征賦贈李恭川憲副

送蔣訓導瀝

送呂巾石諫議次桂洲宗伯韻

送徐三溪赴辰州四首

曉亭為羅克度賦四首

謝郭檢討仲愚惠茶

五日 駕遊西苑

送張時禎

贈琴軒伯父二首

四目錄

十七

送勞謚二首

遊邵氏園五首

九日送范少府錦

廬給事中父母雙壽二首

刻瀛洲亭主小印與程松溪

戚曉沈太夫人誕日辰敬賦二首

上元五首

病中雜詠五首

送謙齋兄南還

觀種芋

送吳上舍子明寄姪行可二首

題橋橋

送賴永黃良二首

盧毋九十奉贈二首

送陳天祥赴沙縣二首

送鍾西園赴平樂二首

黃毋七十壽辰賦新詞四首

寓直舍司禮張內相惠菊有感三首

四目錄

太一

謝顧遠齋惠新茶

卷之八

序

送潘君時良赴九江理刑序

送別駕一山嚴君赴汝州序

送東山陳君提海北鹽政序

賀封工部員外郎並翁偕上太宜人雙

壽序

賀郡伯夷軒蔡公七十壽序

莊懿公文集序

送繡山陳君守蒲州序

送金吾球山馬君之南都序

贈靜菴王君七十序

卷之九

序

贈福建憲副憲姚君序

山錄

先

壽封君南山吳先生九十序

奉賀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塘聞公七

十壽序

送陳鳧川姻丈之撫州序

送二屏嚴君姻丈之官福建序

奉賀大總憲東洲屠公七十序

送沃洲呂君赴留都序

卷之十

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封按察副使然齋游先生偕太宜人雙

壽序

送二溪張君之瑞金序

贈符卿東狀徐君七十序

贈山峰阮公平倭還序

賀封君白溪鄭翁偕陳太宜人雙壽序

送大中丞雙泉劉公巡撫宣府序

目錄

壬

卷之十一

記

湖州府修城記

鄭忠端公祠堂記

右山記

崇正樓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明故封南京兵馬副指揮琴軒閔公墓誌銘

明故封太孺人張氏墓誌銘

明故慶陽府知府王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誌銘

東城兵馬副指揮閔原禮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大理寺左寺丞見潮陶公墓誌銘

鄉進士張君墓誌銘

呂太恭人馬氏墓誌銘

樊太恭人潘氏墓誌銘

卷之十四

行狀

故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盛公行狀

祭文

翰林院衙門祭張龍湖文

祭党雲厓年丈文

祭孟門高公文

祭南泉吳姻丈文

祭南野歐陽公文

卷之十五

書

答翁夢山

與陳子木

與王合川

答孫東臯

與朱雙橋

答馮西原

答鄭玄溪
與駱西溪
與王盱山
答蔣石菴
與鄭若齋
與張吉山
與楊虞坡
答楊虞坡
與符萬岩
與唐小漁
答史燕峰
答趙龍巖
答楊才菴
答五溪
答俞七峯
答沈少湖
答李對川
答董澤陽

與錢南郭
答趙峻谷
與李敬夫
卷之十六
書
答王在菴
答童南衡
與凌藻泉
與凌藻泉
答凌藻泉
與張秋渠
答殷體山
與方十洲
答王槐野
與盧涑西
答吳丹園
與袁元峰
與趙雪屏

答趙雪屏
與郭勿齋
答方近沙
答游可齋
與邢雉山
答顧箬溪
與劉南坦
答張白湖
與胡梅林
與華鴻山
與呂巾石
答姚石林
與周郁峰
答趙玉泉
與李敬方
答閔水東
與李荆陽
答阮山峰

與華鴻山

廿五

午塘先生集目錄終

與華鴻山

廿六

與陳午山
與蔡夷軒
與蔡鶴田
答蔣兩峰
與劉弘齋
答俞足堂

午塘先生集卷之一

作六四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閑如霖著

五言古詩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死校

灌園

日出帝城東。光輝徧我屋。行視園中蔬。含露紛
或或。呼童汲寒泉。井近往來修。數畦溉方終。列
樊編葦竹。寒冬留賓朋。已欣有旨蓄。

後巖宅食蔬

風吹餘雪晴。紅旭滿巖窟。飛飛雙鳥鳴。澹澹殘
霞沒。寒徂氣漸柔。眷此孟春月。尋君聊淹留。空
心懶于謁。坐烹清冷泉。共食南山蕨。想見山中
人。羽衣影綠髮。我欲從采采。整駕候明發。

宿能上人房

朝遊出閨闥。暮入碧雲宿。景晏西南風。秋氣集
林木。萬里滅烟埃。望豁心目。中庭廣以閒。聊
借楞嚴讀。山僧袒右肩。燃燈具饌粥。忽聞幽鳥
鳴。月露皓東麓。

王時槐李汝立過訪留飲

季春天氣和。卉木發華茲。良辰觀我友。形骸蕩
無疑。論事如連環。拔俗諧襟期。重茲百朋錫。婉
婉樂有儀。日落山色佳。衆鳥投深枝。谷風吹海
水。蛟龍起遐思。感來慮已分。理適心自怡。客遊
若萍蓬。聚散無端倪。願言及茲暇。達曙酣芳卮。

留顧翁二子飲翁有卜隣之意

亭午日色昏。空院猶積雪。嚴寒思清醑。况復值
英哲。列筵對同寮。時聞風竹裂。博爐爇蕙蘭。嘉
羞進魚蟹。論文穿溟滓。析政罕浮說。為歡開以
奕。戰勝匪由謁。好我願卜隣。出入許同轍。景行
諒自茲。撫志慚薄劣。

同秦子出郭

曉出城南門。逍遙沿神臯。日色照我衣。寒風厲
飈飈。長林鳥雀喧。峻阪熊羆咆。入市各有營。不
厭奔崩勞。撫事思遐舉。感物心鬱陶。歸還掩荆
扉。從好須吾曹。

初雪

晨興雲不開霞雪交而至薄暮猶未休積雪
隨地燕山白皓皓魏闕光喇喇立冬未法句乾
坤結集氣倏然失奔騰鳥雀抱愁思山林多凍
何原臨汝遺穗吾聞先民言天示豐年意所嗟
燕與吳田功節候異腰纏冒嚴威勞生敢揮淚

送趙雪屏太常

金陵肅 卓居樓觀高雲霧嵌峯石頭暗決潏
長江注跨曙吳楚間襟帶美哉固既罕縉衣塵
復多賞心趣趙公天曹英千里神遊素黃麻拜

卷一

清卿駟牡首征路秋風吹錦帆超忽維揚渡天
高爽氣澄蒼然豁四顧宿鴈起寒洲輕烟幕江
樹突兀城南臺白日靈花雨登臨憶壯年風物
宛如故吏隱古難兼于今愜所遇伊余牽絲初
濫接金門步一朝修翮騫形影傷去住停杯悵
然歌日落不可駐圖南倘可遂佳期詎云暮

贈陳文祥沈叔良四首

伊余謬通籍薄劣亦冠簪故鄉三千里三載值
知音和風吹綺席一壺聊共斟連宵慰寂茂披

心彌春深

其二

春深會疇昔束髮同遊教詞翰羨精妙意氣凌
崧高金刹坐佛日碧波漾仙舫睽久欣會晤別
促何憂勞

其三

憂勞不可解况乃夏日長舲船無停橈何時越
維揚行子相媚愛留者日瞻望金陵秋風厲整
翮聯翺翔

卷二

四

翺翔雲漢表芳譽動八區青陽催杏花並轡長
安衢嚶鳴響相和蘭蓀臭無殊怨別空自傷修
忽當歡娛

送陶生君揚

陶君赤壁去八月風蕭颭欵曲南浦言持觴不
能酬落木滿前林殘月懸沙洲杳杳孤帆影暮
泊河灘頭大江接洞庭烟波廣且脩音塵日以
隔跋望空離憂惜哉垂雲翼尚阻天池游天池
何寥廓欲往誰為儔母嗟歲云晏努力崇令猷

七言古詩

送張滄江秋官

金陵自古稱佳麗，長江萬里來天際。
鍾山牛首兩相高，宮殿參差開國制。
白雲司在城北頭，澄湖古樹清且幽。
君到正當炎暑日，馬前塵似長安否。

送王石沙按閩中

石沙侍御仙中人，長髯白面巡南閩。
鳴鞭發舟兩初霽，兩岸旌旗夾去津。
清濟南奔呂梁壑，錦

卷一

五

帆直下淮陰郭，摘星樓前白鷺飛。
鐵甕城外丹楓落，園廬故里整迴車。
朋從挈榼還牽裾，探奇思逸吳都賦。
懷古閒披越絕書，曲江八月濤如雪。
七里灘聲咽明月，武夷峰樹遠參差。
閩海陰霞屢興沒，知君到處霜風生。
鷹隼高騫百鳥驚，亦應回首長安道。
莫使狐兔行縱橫。

送蘇判官瑞夫

君家何在蒼溪東，國初耆碩稱嚴公。
八座勲名薄霄漢，三錫寵渥蠲租庸。
嗟夫君詩氣雄

一見已決追前蹤，報恩不辭折腰吏。
浩浩沂水揚仁風，三歲杜門垂素練。
今秋鼓柁游燕甸，山清懸鑑別群才。
閩州剖竹推英選，川原佳麗羣欽旁。
不殊漢室淮陽君，君向神州播清芬。
我留禁苑悲離群，停杯悵悵不能御。
極目曠野凝寒雲，亦知丈夫易分手。
為蘿松栢情元厚。

寄贈丘太守

燕山秋日氣鬱蒸，南詔太守凌晨行。
惟良共治古所重，分以虎竹居專城。
一麾不嫌千萬里，柔

卷一

六

遠應悉。君王情風中，雙旌子牙舉。
烟外五馬蕭蕭鳴，豈論王尊驅九折。
直視海徼為簪櫨，我朝策空望火雲屯。
太清不見君歲已六，感君意氣如平生。
無因親贈鏡。

春洲題何少府卷

春溪一道出天目，陰陰夾岸榆槐綠。
溪上芳洲交芷蒲，鳬鷺鷺群飛浴。
丈人心將溪水同，獨占春洲結茆屋。
屋中古書數千卷，羅琴開向南窓讀。
案牘神功早解龜，鄉間壁立能推粟。
二月

酒熟花正妍。携客酣歌傍脩竹。有時放舟漾晴
流。還訪名山騎白鹿。為問幽并豪貴兒。風塵馳
騁誰相促。何如此地侶烟霞。杖屨蕭然樂幽獨。

題画四首

丹峰翠嶽高極天。春雨乍過浮輕烟。曲洞新泉
紛灑落。深林雜樹森芊綿。有客尋仙問丹訣。坐
卧倦房淹日月。微言已悟却旋歸。回首雲山重
為別。

其二

黑雲壓山天急雨。萬樹冥冥失村塢。蛟龍騰躍
鳥不飛。丈人扶筇獨出戶。新流循寺灑灑鳴。紫
洞橋下清可聽。戴笠緩步心自適。何必遠濯滄
浪纓。

其三

露寒霜白天寥廓。萬壑千巖氣蕭索。日照江流
泯泯清。風吹木葉紛紛落。塞門鴻雁不可留。高
飛冥冥向南洲。人生有幾歲。云暮舉目送之心
增憂。

其四

地坼風寒雪盈尺。千山積素迷松柏。披策出洞
弄扁舟。釣絲一縷湖光碧。湖上四顧無行車。泛
泛隨波意自如。乃知此翁有真趣。不是臨淵羨
得魚。

遊龍山遇雷雨而返

二月七日天晦冥。阿香推車百里行。電光炯晃
雨滂沛。草木甲折龍蛇驚。伊余欲往山之麓。扁
舟漏濕波不平。將進不進對孤燈。返棹已聞豺
犬鳴。前日氣煖已衣袂。今日黑貂還覺輕。世間
反覆亦如此。清溪一曲陶吾情。

白鯁行

清晨漁子叩我門。手持白鯁三尺長。乍出波濤
色如玉。雙目炯炯飛紅光。此魚托生江水中。槎
頭禿尾同洋洋。胡為萬里鬻燕市。欲買復罷心
增傷。憶昔毅帝巡南國。萬艘駐蹕鍾山陽。有詔
漁舟集網罟。截江取魚無留良。爾豈此時蒙帝
眷。龍舟賜載還長楊。天地浩蕩恣游泳。雨餘喋

嗟菱藻香至今遺種滿四澤人間作鱸鮮芬芳
嗚呼豈知當日觀魚處財力殫盡民逃亡

五言排律

恭迎大駕

仲月巡方罷 皇輿返蹕時 孝隆玄寂真仁洽
舊貳思榮路經河洛軍容盛虎貌鈞天遙辨樂
列校近分麾華蓋榮晴旭長旂卷曙颺歡呼三
輔動踴躍百靈馳佳氣接臺麗榮光草木滋欣
從章甫謁濡筆紀鴻儀

卷一

駕幸文華禮先聖師堂

翼翼文華殿弘開 先聖堂規模仍 列祖秩
禮自今 皇世遠心相接經傳道未亡日暹春
色暮天保聖躬康北極臨朝罷東廂警蹕長微
風黃幄動細草翠旗涼對越誠如在居歆豆孔
芳麟爐通御氣龍衮照雕梁道德符千古儀文
範百王小臣真喜極引領望宮牆

題雲水行亭卷

湖上開桴楫行時傍翠微此身元不繫涉趣每

忘歸雲氣浮蘭酌波光逼菱衣橋危迥古寺松
密隱斜暉檻外群魚樂簷前獨鳥飛興移興遠
近蕭灑俗塵遠

題烟波釣筏卷

乞竹編江筏垂綸及霽潮烟波何瀾瀾沿泛自
迢迢短棹翻青荇清歌颺碧霄花飛時點鴈
睡不驚桃芳樹籠孤島新葭開六橋真如沙桃
水何必武陵遙

陽峯草堂

卷一

傑構岐陽下遙臨江漢清彩雲圍綺戶白日麗
雕楹負郭絃歌接綠蹊漁弋行書藏瑤軸富
誥列錦函明樹杪看飛澗林端聽早鶯露濃花
曉重風煖桂冬榮俯仰成佳致窺臨足勝情幾
年淹宦轍不日宰台衡鄉夢宵徒作迢迢歷楚
城

世芳樓

別業臨嵩野高樓俯洛城地傳風雨會人似梓
橋榮八座重懸鑑三台獨秉衡家聲聞伯也經

街皆玄成不假冥搜力能極肯搆情貴庶遠市
井空翠落軒楹樹茂堪依賴花繁莫辨名蓮池
魚其樂梗徑鶴徐行遊目河山麗娛心卷軸盈
清微常不賤奕葉總才英

慶源堂

昔有高蹤士觀書開小軒風雲亨會阻堯李茂
陰繁靈降嵩山氣祥疏洛水源多賢卿族盛一
德相門尊地自藏簡舊堂無創拓頌百年頻易
主環堵復歸孫日涉因成趣時聽鳥對言烟光
迷近郭樹杪出前村鸞鳳冲霄起芝蘭統砌蒼
商詩歌濬哲今此可同論

陽谷吳封君誕日賦贈君嘗為太醫使
落落僊遊客曾趨建禮閣像迴殷帝夢恩解漢
王衣留舄聊為報吹笙未擬歸莊鯢看變化謝
樹傍芳菲寶錄烟霞護龍章洞壑輝金丹成
已久來往駕鴻飛

宮保姚東泉先生七十奉壽三十韻

川嶽融靈秀英雄降甫中懷珎通籍早題柱盛

名振禮樂扶當代寅清絕等倫文風動交廣學
街正甌閩蒼漢多鵬鸞明堂足棟樑諸侯府屏
翰列郡賴宣旬建霖岷山下籌紙易水濱軍監
周歲額夷落靜風塵經濟樞長策勤勞委此身
感恩寧忘報出鎮敢辭頻靖北名猶在征南氣
若神中軍三略壯黠虜一朝馴五嶺通燕冀重
溟入楚秦干戈無復用氛祲已全湮共識中興
理仍看風俗淳寰區萬象麗泰宇六符均蓋世
殊勲著酬功寵命新階資周少保出入漢朱輪
漫發青山興旋裁白氎巾乞歸投澗谷放迹討
鱸葦廊廟孚公望邦家仗老臣薦書交鳳闕徵
命下龍宸自古論全節如公能幾人紅顏娛壽
域白髮葆天真夕息丹丘侶朝遊綺里親庭盤
鸞鶴影屋覆薜蘿春勝有幽棲趣其如望治民
幾時和禹禹拭目西麒麟左右朋三壽明良契
莫隣還將有臺雅歌咏從儒紳

贈陳秋官乃翁受封

作廟歌周日明功詔漢辰雲司初錫命象闕久

情陳孝理君臣契榮光父子均展展騰騰范露泛
荆鷗乘春異數傳江左芳風動海濱散衍應天
甯瑞氣霽庭椿禱頌儀尊溢委蛇驚錦新百齡
纔過半三壽永為隣震澤烟霞麗松陵鳥雀馴
綠垂門外柳紫篆渚中尊撫景遊何厭緣情詠
自頻義方行報國不負作閒人

太僕少卿錢南郭左遷貴州泰議病不
及送漫賦長律

沉痾杜門久忽報故人行飲餞嗟何及離居恨
轉盈風塵投兇國官闕戀神京浦草烟華碧江
舫月色清汀洲看鷺浴驛路怯猿鳴冬雪孤城
少春雲疊嶂平千蕃聊薄宦守黑有餘榮宣室
旋應召皇心知賈生

送趙春官使蜀便道省母兼焚黃

上使辭華省分封入禁城人看題柱客吏識棄
繡生故里川原接歸蓬物候清雪消堤柳並日
暖谷禽鳴春井仍瞻象風烟覽息征不勞將母
念已愜祝年情天寵黃麻重春光宿草榮樓臺

與丘隴佳氣鬱葱盈

送吳中河鴻臚姻丈還留都

千里乘秋色彤庭課最迴孝稱吳猛行禮重
叔孫才達業長江遠孤帆細雨催仍看龍虎嶺
還上鳳凰臺曉策金羈馬宵酣玉笋醅陟明虞
典在定有鶴書來

送湖廣僉憲錢叔初年丈

巴陵吞七澤洞穴滙三湘軫翼躔猶故荆舒俗
未忘屹為炎土鎮妙簡法曹郎身服諸侯貴熊
轡去路長暫隔鷄人唱還隨鴈侶翔被霜楓葉
赤泫露菊花黃卜晝進初設悲秋別轉傷瞻言
持劍贈開匣烟寒光

送陳太史使封淮府

城郭鄱川外江山楚地東維藩磐石固申命
聖恩隆王節從天降金函映日紅高才詞苑
遠道使車雄好鳥喧初霽長林帶晚虹題詩經
過處清興孰能同

返元杯

伊誰陶水土幾歲侶尊器墮地兒環顧收散匠
獨精鑽堅心應手轉敗策謀行晚晚無纖跡團
團類始成不須煎鳳嘴重見炯龍睛煉勝女媧
石從齊季子名漏卮慚已醜歎器說君平聚散
豈非數缺圖如有情外聯金薤募中受碧漿傾
恋主敢投老娛賓還獻誠未隨沙磧棄永與玉
盤并極異范增斗珎同李白鑑閒居聊一酌懷
抱覺常清

高翁誕日賦贈

七翁塵外客顏如桃花雙眼碧黃庭字細
白玉屑芳晨自齏不辭青鳥乘雲迎且
將穀辟賜鳩杖朝何足云遨遊汗漫應

午塘先生集卷之一終

午塘先生集卷之二

禮部尚書烏程午唐因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晝溪姚一元校

五言律詩

長安雜興

長安春望迥無雲
明烟火通秦關河繞
漢城晴光三殿柳
九門紫雲多事閒
應頌太平

邊貞谷寓報同寺奉東

負郭青蓮宇高人白日眠時參支遁法獨尚子
雲玄花嶼囂塵外松風几席前百年空物役吾
亦欲安禪

兩役同諸友遊城南寺

閑寂林中殿瓊瓏郭外樓鳥啼應選木蜩咽似
迎秋伏檻浮晴靄方塘瀉碧流未泰三昧法先
預七賢遊

送華鳴山侍讀歸省

毘陵五湖外雲嶂與烟波柳色春未暗鶯啼雨

後多鄉人看錦服江日麗金珂為觀雙華髮款
騰萬壽歌

逐涼

鬱熱厭房櫺披襟坐夕風林烟迷宿鳥簷網罩
飛蟲露墜僊人掌星流太乙宮遙聞城闕漏聲
疊夜過中

夏日城南寺

淨宇開金地幽尋度石橋覺花迎咲語甘露洗
炎燄水長荷佼徑林深鳥集條平生蕭散興到

此忘還鑣

遊靈濟宮

休暇訪丹丘芳春綠樹幽院深香不散洞古乳
常流仙境藏人世玄飈散客愁何妨林逕晚歸
軫借青牛

送蔡白石移官南曹四首

少年懷吏隱歸迹大江東漸覺緇塵隔無嫌粉
署同烟霞春色裡軒旆夕陽中看渡秦淮水花
應夾岸紅

其二

霄漢神僊去郊原風日微殘漸流御水芳草曳
晴暉上谷鶯將出三江鴈未歸知君題柱手到
處和人稀

其三

金陵曾駐馬送子思無窮寺閣鷄鳴曉雲山虎
踞雄人烟通海上官榭繞湖東佳麗今猶在登
臨孰與同

其四

驛道明殘雪驪歌屬早春十年連轡客今日兩
都人夜共雲端月秋懸榻上塵古來論意氣何
必在比隣

送鄭封君還瓊州

山郭歛微雨江津艤客舟言招谷口隱不戀日
邊遊里樹臨蛟室人烟接蜃樓隨星潮後別倚
杖聽西流

烟村為顧壽夫賦

一室俯長川清絲性所便海峰初上日村樹尚

籠烟花氣生簾外。漁歌颺浦前。濯纓時獨往。未
數竹林賢。

容舍

客舍背雲山。春深午夢閒。不才慚紫綬。多病損
朱顏。官樹當窓合。盆花滿目斑。何如茗水曲。鼓
枻弄潺湲。

宴翁夢山宅。遂惠盆榴。次日小雨。花甚

麗有作往謝

諫議耽幽趣。栽榴近酒進。長歌清夜寂。分惠草

卷一

四

堂前帶雨珊瑚潤。迎風羽蓋偏。預憐秋色至。紫
實飽踈烟。

又疊前韻

奎林何日別移植。照書筵星炯。青雲際霞張。碧
檻前。兒童驚。瓣濕蜂蝶趣。香偏常使靈根固。年
年盤曉烟。

送楊起潛宰貴溪

楊子今詩伯。情親別轉難。興來應有作。書罷共
誰看。飛鷗江天遠。停棹春殘。

君王重詞賦。待爾從郊壇。

題李海隅真隱卷

習隱多嫌祿。惟公隱是真。入山群鹿豕。居海絕
風塵。果啖安期棗。葵調張翰蓴。千年孤竹子。意
緒間相親。

送陸幼濟謫海北提舉二首

直詞心救世。翻作海隅行。日落離尊盡。風來旅
棹輕。硯飄游子路。淚濕病夫纓。何處孤燈泊。長
歌江月明。

卷二

五

其二

縣邈珠冠郡。南轅到此窮。山猿啼暝樹。海蜃結
晴空。望國常依斗。思家獨遡風。九夷猶不陋。聲
教况元通。

病中喜秦子亨過

薄病卧來久。清秋客到稀。書齋多散帙。世路已
忘機。綠蟻尊常滿。金丹火燄輝。獨憐秦仲子。相
見語依依。

秦二邀陪洪何二侍御飲病不赴因題

以燭時閏七月七日

堂列青瑤案門迎白豸冠良辰仍七夕高義正
交歡寒鴈鳴秋漢林花落暮壇卧病空悵望共
燭到更闌

秋望

清秋原野開晨眺萬形來古木鄒生谷荒烟郭
隄臺蟬聲含露斷鳥影負蟻迴園舍別來久應
蕪震澤隈

再用韻東子亨時子亨亦病

卷二

六一

平生耽載籍寢際檢時稀趨避窺星緯遊談謝
鏡機林臯浮曙色庭戶曳秋輝寧知賞心者疲
病亦相依

送馮汝言宰宜興

江上萬家邑風前五兩舟安民寄明宰受命泊
南遊飛舄雲霞曙彈琴山水秋具區有陽鳥短
札慰離愁

苦熱東白厓

重重炎氣積片片火雲凝端坐亦已倦斃食真

不能空傳河朔酒欲跨天池鵬借問北窓卧
心獨似冰

用前韻再東白厓

莫避炎威逼翻思朔氣凝陰陽自相禪淵熒豈
無能幽靜南園竹逍遙北海鵬吾生有羈絆
說一條水

再用前韻酬白厓

來詩起予卧知爾玄思凝清麗宋靈運清新唐
薛能律諧鳴日鳳氣迴搏風鵬冷然出塵累何

卷二

七

用挾寒水

和白厓喜雨之作用前韻

疎雨滴簷際山光翠欲凝隨風千里徧潤物一
朝能霧雜疑藏豹雲生似噴鵬何當日飄灑涼
動玉壺冰

送惠慈上人還山二首

禪林推闢士淮海有慈公早悟三乘妙能觀五
蘊空恩波欣就日祖席懷臨風迢遞經行處香
浮花雨中

其二

杖錫歸金地，乘杯渡碧川。大千聊出世，不二迥離筌。樹香臺外，江花法几前。夜深鐘響靜，清梵散人天。

秋日

祝融司矩，蜩蟬鳴曉風。道幕燕無求，語雲鴻有去。愁葉月楓浦，日花白杜園。秋消渴宜涼，冷相如病歎瘳。

送江上舍

才清似公幹，早振海隅芳。灑落生秋興，飛騰返故鄉。晨風皋鶴唳，細雨澤蓂香。邂逅舊遊者，應談上國光。

中秋同郭勿齋集陸州守亭中翫月

客裡秋霄集，雲消轉桂輪。林宗興不淺，陸賈語能新。露白蟲吟切，枝寒鵲遶頻。金罍且停酌，欲問月中人。

謝溝阻淺，趁勿齋舟不及奉寄

咫尺殊深淺，仙舟不可留。成途吾悵望，利涉子

夷猶路隱，臨津樹人驚。觸石流夕陽，風更急。結纜宿汀洲。

送劉子起中舍奉使便覲

四牡去駢駢，人稱劉孝威。鳳池初入直，梧掖暫睽違。谷鳥迎春轉，江梅著雨肥。北堂雙鶴髮，喜覲老萊衣。

七夕雨二首

靈媛感良宵，停機理翠翹。經途一水淺，先駕兩旗搖。誰使今情促，因悲後會遙。陽臺情不減，雲雨竟連朝。

其二

靈女佳期至，停梭駕鳳車。無妨河掩綈，但恐日揚華。橋渡填烏鵲，庭祠設果瓜。徒然人企望，來往密雲遮。

題謝雲門南秋官重謁華清卷

寒日照林臬，朝天駐彩旄。宮雲瞻復近，閣漏報仍高。深榮三錫，刑寬重兩曹。丈夫期報主，出入未云勞。

送凌雲謁寧宜春

乘輅出漢關，冰泮水潺湲。鄉路經吳苑，江城隔楚山谷。喧鶯歌語雲，曙鴈初還。想到宜春日，桑原雉子斑。

近田為許二都事賦二首

閒居藝禾黍，阡陌傍簷楹。自識為農樂，非高避世名。隔橋看婦饁，倚杖聽禽鳴。微雨過墟里，曉看春草生。

其二

常懷甫田戒，秉耜郭南村。遲晚羊牛下，天秋鳥雀喧。柳疑陶令宅，瓜似邵侯園。隣父時相訪，斑荆倒綠樽。

題画竹

何人貌此君，意像迫難群。真性寒能定，清音靜可聞。嬋娟初映月，蔥蒨欲捎雲。倘遇伶倫採，還將六律分。

送雷教諭

征軒指樞李，千里詎云勞。井邑當形勝，衙門集

俊髦。曉看滄海日，秋賦曲江濤。尚有垂天翼，終搏九萬高。

送表兄王士明赴淮陽

淮陽控齊魯，風土信幽哉。士有登壇畧，人傳草檄才。河流鳴郡郭，樹色暗池臺。念爾登臨去，高歌首重回。

齋居二首

晦息清華地，寒凝感發時。斷雲低列戟，新月滿前墀。道勝蓬心寂，談深樹影移。忽聞霄漢外，鍾漏度杳愚。

其二

高齋敞畫屏，朔吹激踈櫺。城雪莫逾白，海天寒更青。馬嘶殘草逕，鶴步古槐庭。不寢瞻佳氣，葱葱映月星。

送陳司訓

秋雨淨郊鄧，征軒指海壖。蟬聲繁驛樹，蜃氣雜人烟。學遂傳丘賀，官清似鄭虔。他時千里思，宵月向庭懸。

送伊教諭

秋日承恩去，冥鴻伴爾征。
江雲浮驛路，山木繞鄉程。
文旆緣溪轉，官衙對海明。
周詩歌髦士，聖代復同聲。

送許四峰掌教

殘暑燕山道，新秋澶水陰。
嗟君懷白壁，何事對青衿。
酒盡驛亭暮，帆開烟樹深。
停雲他日思，誰與慰孤吟。

送陳仁夫守歸德

卷二

十二

承恩初佩印，五馬入睢陽。
襟俗商丘舊，孤城汴水長。
觀桑春雨細，問竹野雲涼。
欲慰相思恨，題書覓使將。

真覺寺前翫溪水

湛湛清溪水，疑從天漢來。
盤湯翻碧藻，新漲浸蒼苔。
樵逕橋西去，鐘鼓樹杪開。
濯纓聊繫馬，吾思轉幽哉。

游香山寺

捫葛凌危磴，長林開曉扉。
鳥聲虛谷應，樵唱隔

山微古殿松千尺，禪房竹數圍。
天花隨處落，不著比丘衣。

送王紹夫山西提學

才華周內史，節鉞漢諸侯。
吾道流西極，名都歷壯遊。
霜飛分水白，雲度太行秋。
歸到黃扉日，知君尚黑頭。

月下同翁賣山訪胡梅山

故人南巷裡，乘月共招尋。
坐久寧須燭，秋高不斷砧。
露華明萬瓦，烟氣暮遙岑。
但恐鸞聲過，頻看五夜參。

卷二

十三

看五夜參

晚起

官舍晨慵起，閑閑類遠村。
犬迎稚子吠，鵲補故巢喧。
午日疑輕幌，寒雲度短垣。
自憐幽意愜，寂寞復何言。

與秦白厓訪友不遇暮歸

危堞鳥爭集，寒衢客晚歸。
含情思轉切，對酒興多違。
樹撼山風急，沙籠海月輝。
尚憐同返路，聯轡對荆扉。

除夜書懷

四載金臺客一年玉署郎
那堪坐茲久不斷憶
吾鄉舍宇臨江靜
楸梧覆隴長雲端
無鴈下遼雪只滿湘

午塘先生集卷之二終

卷二

十四

午塘先生集卷之三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書溪姚一元校

五言律詩

正月十日小述東子亭仲愚二太史
雪後入逾碧春初屋尚寒
短草生松徑蒼烟抱
竹塲展書宜就日出
郭可觀瀾燈夕無多
夕誰家禮數寬

題後巖堂中四

卷三

愛爾丹青客何年掃勝圖
霞明連海岱日氣射
蓬壺綠岸苔衣潤
排空松蓋孤僊翁有真意
端坐咲乘桴

口號答白厓適范栢峰至

春日勝冬日三看瑞雪飛
樹高風撼撼雲過日
輝輝日暮門雖閉
盍簪車豈稀有情如范子
其酒酒疏微

送邵大行白菴使關中三首

絲轡函陽道駢駢馬首西
野寒驚學語驛雪柳

初萸秦蹟殘碑在漢宮荒草迷禮成還吊古思與嶽蓮齊

其二

形勝開千古遊觀及仲春南山雲度蜀北斗夜臨秦龍虎曾狂開麟鳳豈隱淪如逢碯水釣應為遶楓宸

其三

論交亦多士愛爾道腹深賦準馬卿體玄窺楊子心微風吹徑草落日照孤琴預欲上孫返愁

卷三

彈遊子吟

題陽峰卷

峻嶺標南服僊居逼翠氛交荆牧對軒落洞庭雲春日鶯啼切秋天猿嘯聞主人方濟世回首意空動

途中憶諸父

祇役指

皇都行行路繡紆烟霞猶嘗水舟楫已具趨岸澗青楓暗沙晴宿鳥呼故園憶諸父花塢定傾

壺

泊松陵

江漲浮烟渺城孤返照開遠遊非去國飛思欲登臺樓閣雲中辨帆檣天際來周南可留滯却畏蘭書催

泊京口東同行周進士

江舟夢不成起坐聽潮聲鐵甕烟將散金城日未明秋槎慚奉使魏闕遠含情借問連檣者何時到玉京

卷三

晚過高郵懷郭檢討仲愚

修程牽百丈渺渺遡秋風湖碧浮天際山青入海中佳人期不適落日思無窮欲覽神居勝攀躋孰與同

呂梁翁水部留飲

水部能留客修程且駐軒遠山當繡戶落日滿金樽巨壑雷霆開長林鳥雀喧吹簫明月下欲賞復西園

觀何叔防夏官校射

明時不廢武射苑集群英矢挾垂楊破瓜開過
鳥驚登壇應卜日出塞可橫行甘蠅與飛衛羨
爾並知名

遊迎恩寺寧氏園林二首

山水開芳墅亭臺入化城得泥風燕下選木夏
禽鳴客到松間僧於竹外迎何妨抱微疾觀
賞慰平生

其二

還轉金沙淨壇依石洞幽樹深寧受暑調咽似
迎秋空翠含雲落新泉帶雨流歸驂楊柳陌十
里暮烟浮

萬福寺饒王侍御世文

黔中驄馬歸三晉復駢駢悵別青蓮宇留連白
豸衣野禽乘露語林葉遶秋飛日暮仍賒酒故
人情莫遠

送張子羽教授廬州二首

萬里行何易慈顏待祿飲未須論邑理且從陪
儒官霽月殊亭白春雲銅柱寒絃歌今比屋炎

海靜波瀾

其二

同客憐君在臨觴慘別袂鴈聲辭塞杳椒葉帶
霜疎路遠西吳郡城間南海墟士衡詞賦客傾
蓋定相如

殊勝寺次壁間韻二首

泉泉垂楊裡禪宮面水田野禽春共語山鶴晝
猶眠瑞草九衢秀靈花四照妍詎知千室市此
地獨蕭然

其三

殿裏龍團蓋窓前鳥啄田我來香閣坐僧借石
牀眠湖水晴還漲林花晚更妍日斜清興發意
緒覺幽然

送馬少府

溫陵山水色君去正宜秋地僻鷄衣少風醇雀
角休鳥啼雲外寺蜃結驛前樓不獨能榮宦分
明是勝遊

送傅司訓汝北

傾蓋方嫌晚，離情覺黯然。文旌駐江外，官舍開山前。絳帳聲名重，青衿禮樂傳。商霖君可作，物色訪何年。

送簡一溪都憲巡撫河南

侍御聲名久，漢南中丞節鉞新。

朝廷資重鎮，河洛布陽春。已報邊陲靖，仍期簡練頻。漁樵有奇士，一得不妨詢。

送毛推官

毛義何遊遠，漳江浩蕩中。明刑先世業，直道古

卷三

六

人風。官舍鳥還下，諍庭花欲紅。幾時歸

帝里，蹀躞六街驄。

過翁夢山夜坐次日有詩見示依韻賦之

憐君多意氣，留客帳揮金。秉燭孤琴靜，傳杯小院深。豈為長夜飲，共有惜春心。歸到鷄鳴樹，倚楹猶獨吟。

壽張一竹翁

留侯不受爵，長揖老林丘。跡與赤松杳，心同翠

竹幽。凌虛風入袖，嚼蕊菊蕪俦。九轉丹初就，五龍齡可傳。

行海子堤上

策馬

草城北，真同野外幽。鳬鷗清瀨浴，榆柳綠春稠。水浸空中閣，橋通雲外樓。冷然心與靜，何用訪丹丘。

謝翁夢山惠米

卷三

七

藏室峨千尺，開時徧百司。乍聞春韭薦，忽示夏蟲疑。光奪玉壺瑩，涼生朱戶飈。拜嘉驚颯爽，幾欲易纖絺。

送龍坪張大尹赴歸安

望望仙鳬去，因懷舊里城。雲開岬岫列，樹映雪川明。百堵今安宅，三農復耦耕。餘波及隣邑，相和頌賢聲。

送羅金吾

羨君官建業，佳麗得遊遨。牛首青壇古，龍蟠紫氣高。五雲低觀闕，孤月漾江濤。清興應常發，隋

珠落彩毫

送節推凌正伯赴福州

乘春上木蘭片席路漫漫越稱都會

天王重理官戍樓山日煖書閣海雲寒吏散無
公事金科應自看

送亢水陽提學

書聯青藜舊袍裁白豸新捧綸辭

殿陛垂傳渡何津旭日花香細薰風鳥嘯頻都
門一樽酒惜別為同寅

送李訓導

冠帶辭天出軒車候曉行官同泰博士德化
魯諸生海氣凝還散山嵐暗復明徘徊有高咏
莫忘故人情

憶茗溪

茗水出天目縈迴繞舍前清光涵夜月甘澤潤
春田浦草迷樵逕堤楊隱釣舡曾於微醉後相
對白鷗眠

送徐仁甫

送別燕山道言遊建業城帆懸秋水濶對隱暮
烟橫匣劍雄時動囊詩燦欲盈知君登眺處懷
古有餘情

秋夜同李敬方王柘湖燕翁夢山宅分
韻得清字

城柝嚴初警天河耿半橫庭虛秋色早山近酒
尊清露氣侵衣潤星躔帶燭明誰家樹寒素遙
雜夜歌聲

獨酌

自喜微病愈清吟小閣閒芳菲三月暮蒼翠萬
山環露葉開荷沼風花落柳灣鳥啼人吏散獨
酌且酩酊

遊喜賓寺

兄弟共舟泛聯袂酒微醺一地分紅樹諸天散
白雲比丘還進菜昆季且論文不醉休分手笙
歌日未曛

登舊館橋小酌

舊館臨清野危橋泛綠尊橫霞明遠岫茂樹辨

前村萬瓦索斜日長川帶廣原誰家有茲樂王
季與金昆

夜飲南山宅二首

清夜燃銀燭華堂吹玉笙方還天上坐復暢友
于情新月疎簾影微風老樹聲百杯傾未已忽
報鼓三更

其二

月沉林鶴定霜落砌蟲鳴砧杵誰家思絃歌昨
夜聲菊花開尚白竹葉對常青莫笑狂夫醉明

朝且濯纓

卷三

十一

春日漫興

髣髴半生雪歸休兩見霜開門起常晏濁酒坐
偏長青春禽變響白日花飛香却笑馮唐老低
頭作漢郎

海棠

庭除雙樹好京國十年情此日花相對芳樽客
共傾綠滋春露濕紅綴晚霞明如何穠艷質不
種錦官城

送游默齋明府

傳道睢陵縣孤城面廣石林烟聞雉海日見
浮屯耕鑿三時業衣冠舊室村而今得循吏卧
治復何言

送王太醫

憐君多禁方客舍受長春醫國遊燕市寧親返
石梁霞標分曉望灑沫賦秋裝誰共翻仙窟雲
深得木香

秋霽

卷三

十一

薄暮微涼集千峯細雨收高齋延暝色頽岸漱
新流老鶴摩霄去斯螽入戶遊誰知閒散興城
市有滄洲

秋曉

千山西郭外曉色澹蒼蒼鴈呌聞前浦蛩吟滿
近堂寒風吹柳斷細雨送蘭香獨館嗟遲暮拋
書卧竹牀

題張學士仰宸樓

聯架羅湘帙憑虛敞碧樓恩光分

北極勝樂壓南州。繡嶽連雲峻。荆江抱石流。登臨多感激。身許贊嘉猷。

送黎少府

承恩出

帝畿城闕散晴暉。樹覆離亭合烟含。度鳥微曉。歌山日落。促駕野塵飛。化理先清淨。蓋公言莫違。

送沈別駕赴邳州

憐君遙佐牧。望望入淮徐。風物中華盛。城池霸

業餘。花香襲劔佩。草色映輪輿。若過圉橋上。應

詢黃石書。

元宵

聊共長安俗。春宵倒綠樽。絃歌何處急。燈火匝城繁。地僻風鳴砌。雲消月在門。北征知直搗。無罪痛元元。

挽張舍人

瑣枝何秀拔。早歲竟沉淪。長謝區中業。空懷席上珍。西風蒼佩冷。落月總幃新。憶爾遊西掖。臨

池詠躍鱗

吳雲谷封君挽歌二首

服王年踰耄。承

恩錦作裳。義方看嗣子。秉哲領江鄉。劍躍滄波去。舟遷巨壑藏。翩翩飛燕侶。却土屬秋涼。

其二

稼穡空春事。衣冠罷晝遊。玄虛深寂寂。丹旆晚悠悠。泉溜含風咽。林花浥露愁。獨憐五雲誥。終古映松丘。

送南城陳訓導汝學

別酒青郊道。泠泠游子吟。看君能拔俗。到處有知音。城郭吁江濶。烟霞孤嶺深。春風正披拂。桃李長新陰。

送闕又泉謁陵

君謁康陵日。深山雪未融。龍莊千古勝。鳧海五雲籠。進几開塵殿。冠裳泣曉風。應將感慨意。寫入雅歌中。

送東齋兄謁選南歸

歲月俱為客江湖那復遠潸然今夜別行客
星稀嶺樹猿聲斷江雲雁影微良時各努力報
國始言歸

書萬卉亭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榮枯自
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事空
吟後楔詩

午塘先生集卷之三終

午塘先生集卷之四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七言律詩

同壬辰諸年兄侍宴玉翁少宰於陳氏

第奉和玉翁韻二首

青宮賓客秉衡年式燕軒車下木天長夏歌鐘

喧甲第清時珪璧萃高筵河山畫列疎簾外槐

棘涼生曲檻前報國已知功獨感末論開閣引

才賢

其二

朝寒僊居燕賞年珠簾高捲碧雲天地偏絕勝

迎風觀興逸翻疑避暑遊好鳥隔烟啼竹裡斷

雲含雨過花前慶歌不盡遭逢感肯使麒麟屬

漢賢

登上方山

野服登山坐碧苔藤蘿紫樹綠陰迴東溟蓬閣
排雲出西嶽蓮峰向日開老衲觀空香閣閑樵

人爭渡。喚鐘催。停杯為問。勾吳事。遙見。柁烏下。舊臺。

遊迎恩寺甯氏園林途中口占

曉來跨馬出河橋。選勝寧辭馬跡遙。極目烟霞迷鳥嶼。誰家松竹上雲霄。神宮自有何顒好。池館非關習氏招。岐路每逢人指點。青蓮朵朵隔林搖。

立春

去年春日承元日。今歲元宵過首春。金闕土牛

卷四

迎曙進。玉盤絲菜被。恩新未銷戈甲愁。仍在

不負年華道。却真朝罷長安嘶馬處。柳條弄色鳥聲頻。

梅崗晚隱為徐侍御乃翁賦

幽居舊傍寒梅築。遙對稽山禹穴明。風雪夜深頻入夢。衣冠歲晚好藏名。溪涵疎影供詩句。笛弄飛花足野情。長往不關當世事。獨將嘉實助和羹。

奉壽桂翁少師二首

清時獨立台垣峻。綠髮應含靈氣長。倒峽文章鐫琬琰。調梅勲業貴旂常。高槐影落朱門蔚。桂雲生畫閣涼。歲歲進開初度日。金罍玉醴溢恩光。

其二

樞掖深沉接太清。卿雲長捧日華明。謀恢殷武。美夷附禮洽周邦。海水平。題劍自天星欲動。賜衣當暑霧同輕。宸區延首中興運。一德千年協聖情。

卷四

三

又和桂翁韻二首

南極光流紫閣朝。蓬萊燕賀集仙僚。堯天甲子迴初曆。漢室元功濟兩朝。禮樂乘時多損益。賢才握髮盡延招。具瞻直與山齊壽。千仞巖巖倚碧寥。

其二

左相耆年弼亮朝。九霄恩澤異群僚。歸軒燭。賜深宮製委佩香。携別殿朝海內。正懸時雨望山中。未許白雲招。

塤遶絲竹新涼入舞鶴鳴驚下沙寒

同諸公沿金水河入內書堂

緩佩照翻出鳳池禁城東轉路逶迤周廡寒色
搖水鏡複道春香發露枝草長御堤烟濛濛鳥
飛靈囿日遲遲却憐十里紅塵斷疑是東樞天
漢時

壽熊引之乃翁

聞道洪都有隱淪逍遙遊似上皇人眼看即署
連枝秀身被

卷四

天書再命新蓬島雲開青鳥下章江波煖白鷗
馴亦知澤國多靈氣肯向風塵損谷神

送鄭長史

函陽形勝舊皇州

聖代英藩控上游國相思承三殿日軒車路遶
萬山秋烟浮漢時平沙遠風撼秦關古木稠聞
道梁園盛池館君才能賦並枚鄒

陪諸公登鏡光閣次白厓韻

坐對羣鷗覺爾賢披襟極目蔚藍天凌虛樓閣

何年寺負郭溝塍幾頃田北極雲來叟樹屋
西山日落半規懸更憐衲子能留客隔竹烹茶
鶴避烟

送魏洩齋中丞巡撫河南

獨坐思承霄漢邊牙冠熊軾驚晴烟中天沃野
交風雨千里名都俯淵源諭俗春雲生翰墨臨
戎殺氣動旌旄周王已下蠲租詔佇聽人歌鴻
鴈篇

送衛蒼山左遷扶持之邵武

卷四

涼風落木江水清江上樓船萬里行左宦豈緣
天子意東征偏切大家情關山猿狖窺人過海
嶠烟霞入眼明吾道天涯有知己蒼苔濁酒自
須傾

送鄒東郭學士視篆南院

西都出入侍臣榮文雅名高漢長卿玉署迥依
天闕近金城平接海霞明樹深鈴索春雲暎帙
散芸牀夜氣清回首繁疲供奉地步楚蕭蕭切
君情

二月二十四日再陪諸公次白厓韻

金堤碧草往來通，講席晨開禁御東。
靜籥韶聞北極雲，深臺殿倚層空。
已有密葉翻新藻，即有芳華發故桐。
何幸此身同御水，常涵聖澤繞臆中。

送童內方庶子給驛歸省

江漢寧親休

王音青春紫陌駟駿駉，都臺殿瞻佳氣夢澤。
風烟辨舊林，郵吏共迎乘傳客。
官袍遙慰倚闥心，漢家司馬曾還蜀，不及恩波此日深。

卷四

六

舊六

送廖東寧提學山西

三晉崇墉萬嶺圖，春風駟牡正駢驅。
繫舟山下聞猿嘯，伏馬關南見鴈歸。
文鑑獨持秋月朗，憲臺高峙曙霜飛。
風烟回首長安近，清夢時應入紫微。

送臨淮令錢梧岡

試宰中都出禁扉，凌空雙鳥背南飛。
石梁河畔觀魚樂，雲母山前看鶴歸。
百雉樓臺侵海氣，千

村桑柘靜朝暉，風流未覺前賢勝。
白日鳴琴案牘稀。

送吳鵝塘尚寶告歸宜興

幾將旅思托瑤琴，暫沐恩波訪舊林。
千里王程芳草合，五湖仙舸碧雲深。
園池竹暗晴堪洗，巖洞花迷曉自尋。
世業原成應不泯，黑頭未許脫華簪。

送龍石許少宰赴南都

晴川畫舸挂帆行，驛路紆餘到舊京。
公望久歸金鉉重，天卿初拜玉壺清。
石頭樹辨雲中色，揚子潮聞月下聲。
形勝兩都豐鎬似，侍臣出入總光榮。

卷四

七

舊七

送張貞齋學士張水南之第

解綬南歸出漢郊，千崖秋氣晚蕭蕭。
冥鴻振翮楚天濶，叢桂生香淮海遙。
舊渚釣磯雲已待，中庭尊酒月堪邀。
挂瓢負鼎由來別，謾憶吹埴隔紫霄。

奉酬王翁齋夕有感兼見懷之作次韻

二首

急雪迴風少客過參差庭樹玉為柯靈壇祈祐
天非遠燕寢凝香夜自歌乍覩神光明碧落如
聞仙語奏金科匡時正倚經綸手真以憂令髮
早儲

其二

沉沉清夜齋華省共奉

君王禮上玄殿閣爐香聞下界山河春色動韶
年徵才忝躋青雲後高唱驚傳白雪前明發出
郊如騁望東風禾麥總丰稔

壽聞人封君

有客幽居山水鄉閒看飛鳥聽滄浪丹霄雨露
恩初降綺席笙歌日正長庭樹雲連蓬島秀林
花晴拂錦袍香僊郎遙寄黃封酒一醉全勝白
玉漿

秦白厓中允誕日次韻

玉署留賓櫪馬肥爐香酒氣午霏微端頭細柳
和烟裊天際餘霞共鳥飛笑舞凌風宜進笑

談入夜不相違慚予潦倒從君後紫殿同依月
月輝

詔陵

明樓岬嶺枕連岡天造雄圖紫氣長絳殿松杉
春獨秀綠溪蓀蕙夜多香衣冠月出瞻龍馭
亘星陳泣驚行宸極此時應悵望萬年清廟奉
烝嘗

贈秦白厓遷居

王堂僊吏好樓居別買高樓絕勝初謁

帝曉街徐策馬留賓寒井可烹魚上林樹拂晴
雲裏近署鶯啼細雨餘彈罷五絃何所作閉門
歌著一家書

送顧于漸水部

大瀆長波萬國通分符欲繼導川功三年同巷
憐知我千里清樽忍別公兩後乘轡山對碧花
開泛舸水雲紅未因薄領妨詩興何遜風流應
與同

遊碧雲寺用沈生韻

竹樹叢駢一逕深山接佛閣。曳秋陰。神龍吐水。經花洞。瑞鳥銜烟。下葛林。月照上方。分象洗風。傳清梵。共潮音。蕭然已覺。煩襟滌去。未能忘此日臨。

早起讀書寄翁夢山

寂寞雙扉啟曙明。流觀遺籍木窗明。唯憑藥石攻多病。敢以壹觴負盛年。獨樹兩過雷徑濕。山雲片片落池鮮。題牋為問南隣老。此日重簾亦草玄。

卷四

壽王太孺人

節甫母也時節甫將往按遼東

朝瞻官舍瑞氛揚。昨夜天津婺耀芒。柱史歌揮行郡斧。北堂初進祝年觴。白華歌動魚龍戲。青鳥書來雨露香。應向瑤池分上藥。老將金母復三光。

次韻酬白厓元旦感述見寄

元日樓臺徧景光。九陔雲物厲勾芒。玉衣肆覲瞻天喜。金馬歸來惹御香。媿我迂疎聯李郭。知君點染冠盧王。書齋自得陽春曲。翻入絳州雅。

韻長

立春日 賜燕

青郊迎氣轉旂常。詔賜臣工燕柏梁。遠近雲霞明萬國。岩巖樓觀麗三陽。周魚細躍米餘藻。虞鳳和鳴日下篁。監預頌筵承湛露。啣恩忭舞玉銟鐙。

燕遊行簡侍御宅分韻得朱字

羸馬烟中駐。暝途潦留入夜足。歡娛玉京春。酒花浮碧。烏府明燈燼落朱。寂寂不知門外雪。微

卷四

十一

微貪看壁間圖。風光漸美堪攜手。水曲山椒興莫孤。

再用朱字荅游可齋

玲瓏亭館枕脩途。勝日清尊亦太娛。焚草果看冠戴鐵。在館時曾書避人焚諫草之句職非柔風行送穀飛朱。春來歌賦愁花鳥。雪後窺臨入畫圖。有約不愆三五夕。月圓燈爛未為孤。

雪中劉西厓吏部見招不赴聞諸公歸途有作遂賦分餘粟字東厓

竟日回風吹急雪。翠厓丹巘素華凝。虎勞人曠
春相召。豈有扁舟夜獨乘。天際雲寒鳴過鴈。城
頭月隱燭踈燈。可憐詞客多才思。酒後猶聞大
雅興。

靜觀亭

山亭野外水雲微。寂寂山人竟日留。蕭午不知
花影轉。更深時聽鹿鳴呦。且窺玄牝甘長往。已
悟浮雲肯外求。客到便同憑檻坐。欄閉門揮塵說
滄洲。

小雨

閨閣玄雲浮碧落。微微好雨及青春。隨風忽去
滄江遠。入午還霑大地均。野外即看陳稼器。秋
來豈有翳桑人。更憐獨坐黃昏後。萬里無埃月
色新。

翁德宏來訪以足疾不能迎款寄謝

諫官退食出。天居寶馬金羈。問草廬來興真。
堪同一醉抱病無那。只長歎落花滿徑曾誰掃。
九鳥題門任爾書。不以故人疎禮法。月同重過

意何如

送胡冬官仲信赴荆關抽分

粉署神仙蜚駿聲。暫持龍節下商荆。九秋席展
城東祖。萬里舟從月裡行。漢水遙縈官舍曲。楚
山時對酒尊清。征商自古無多術。惟有清風近
物情。

送陳一中赴成都

李白曾歌蜀道難。時平却作坦途看。不勞駐馬
惜分手。且聽臨歧贈伐檀。山郭四時猿嘯近。江
風萬里樹聲寒。春君過花溪上。為問溪堂舊
藥欄。

午塘先生集卷之四

午塘先生集卷之五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七言律詩

送少方伯張復菴之任因歸壽平心封

君暨太夫人

揚旌吹角關西去驛道經過取次聞

迎節使鄉人持酒賀封君身披綵服宜春日

手捧

卷五

龍章綢五雲便向三巴施德政顯親千里樹高

勲

送徐侍御遠卿按兩淮

才雋蘭臺似爾稀繡衣持斧出邦畿謾臨蕭瑟

開離宴無那鐘聲送落暉淮海預愁鷹隼擊簡

書遙帶雪霜飛須知闕下多奇事指佞同心待

早歸

次王槐野卜居韻

愛汝遷居共一街過從况復素心諧捲簾酒對

白雲嶺隱几鶴行瓊樹階翰墨早傳王粲思江湖無事子牟懷良宵如奏高山調應有清音到小齋

道院次韻

僊家寂寂世塵稀竹樹蕭疎面翠微歲暮種田收白王夜深搭榻有玄衣鼎中丹藥神應護窓下棋聲客未歸更羨烟霞常滿戶閒行老鶴亦忘機

贈鄭篁溪提督江西學政

卷五

經術康成一世宗遷官曉出掖垣東天書日照文衡重澤國風生憲節雄故里移舟秋色裡長亭別酒夕陽中明朝青瑣懷君處諫草猶看補衮功

送瞿師道太史使封周府

詞臣奉使大梁遙罄石宗盟降聖朝盛事總書王子表風流還採國人誰黃河岸折冰將泮嵩岳峯寒雪未消冠蓋發春猶在道燃燈何處遇元宵

送秦華峰太史使封徽府同簡乃兄白

厓中允

紫泥封冊下蓬萊玉節衝寒過次臺同姓世為
王室并中原人識狀元才夢回故里多芳草行
到長江未落梅遙羨橫雲散邂逅論文夜夜醉
春醅

送亢水陽太史使封淮府

早春樹色麗雲霞桐葉前裁去路賒暫出鑾坡
持使節還令龍種沐恩章因仍舊社真如曠

舟泛澄江却勝槎此地有樓能聚遠知君登眺

句偏嘉

送胡劍西太史使封遼府

長安雪霽值春初太史新乘使者車路入荆南
波浩蕩城臨夢澤樹蕭疎金函受策星辰麗白
馬中盟常厲如旋軫從容訪幽側楚才應滿薦
賢書

送謝諫議使封蜀府

諫官西使馬蕭蕭帶纈新盟降

聖朝青瑣抗華卿暫歇錦城持節豈為過參差
樹映雙流水香霽烟含萬里橋楚蜀由來壤地
接應多負弩迓歸輅

送太史胡日門使封懷藩

詞臣忽駕輜軒去同姓藩垣軫
聖情寶冊通宣分上寵青藜輓轍校書程燕山
臘盡寒雲少楚國春回好鳥鳴姓字傳臚人識
久此行一路有逢迎

送太史殷棠川使封周伊二藩

大梁城郭鎮中原麟角振振此最繁金冊幾出
馳遠道衮衣聯步拜明恩三槐堂外雪初霽八
卦壇西日未昏對酒抽思不停綴妍詞枚馬豈
須論

送張諫議使封懷慶二府

簡命分封出諫垣行經鄉國更西轅旄垂玉節
踰千里冊鏤金書錫兩藩茂桐竿頭迷占洞洪
河峽口入中原歸朝正好乘春色早以風評獻
至尊

送朱象玄太史使封楚府

楚都雲擁萬山尖，馳傳何辭風入幃。赤社分封天澤厚，金函拜啟冊詞嚴。毛詩已誦能專對，賈橐空垂却去嫌。最是石渠殘簡待，歸程須及柳纖纖。

象玄不果行用前韻簡之

楚山徒說繞城尖，猶自書齋坐曉幃。豈戀

帝京風日好，未緣岐路雪霜嚴。朝朝天瘦馬行如昨，覓句閒門閉不嫌。冠蓋去留應有數，江南

春草任纖纖。

卷五

五

象玄許和不至復用前韻促之

孤吟官舍凍毫尖，望報瓊瑤數捲幃。

帝里雲霞春色早，禁城鐘鼓曙聲嚴。知君賸有

千言思，長我休將一日嫌。坐對松窓濡楮墨，便

應點綴間濃纖。

象玄復使楚用前韻

楚峰今豈漫云尖，萬疊青青總映幃。持節載驅

緣魯衛，曳裾相迓有徐嚴。頻年拜應心還遂，此

日銜寒路不嫌山。祖都門惟恐晏起看殘月，一灣纖。

送王符卿使封徽府

符璽初收出禁城，雲山驛路迤南征。古樹馬嘶天欲暮，平沙鳥下雪初晴。高才按節能專對，近屬分茅却賜盟。聞說梁園修竹好，賦成枚叟定齊名。

送張太史出使

持節乘輶漢使行，燕臺曙色動旗旌。諸藩喜見

卷五

六

文章伯，萬里驚傳帶礪盟。建武雪消添綠水，豫章春早轉新鶯。知君詩賦應無數，金馬還朝許

細評。

同尹洞山宮允遊方氏園

青春出郭共幽尋，此地彌清物外心。屋宇無多雲不礙，松槐相間畫常陰。空濠水落生新草，一徑沙平入遠林。野鳥亦知道客意，飛來飛去有

嘉音。

同徐子和朱守良林敬夫報國寺溪高

座主

青春雙槳送征車。郭外禪林路不賒。並馬入門穿柳陌。高僧迎客具茶漿。雲間宮殿天花落。風動琅璫日影斜。

聖世別離何足恨。文翁況不厭西巴。

送凌懋行表弟赴應天鄉試

春城送客思悠然。新柳灣頭繫彩船。烟鳥嚶嚶鳴戀侶。風鵬去去遠翺天。高名真自文章著。舊榻那經歲月懸。江北江南空萬里。何時聯步鳳樓前。

樓前

送少司成朱文石赴南都

新拜司成出路河。樓船鐃鼓動春波。圖書暫罷燃藜照。色笑應同采藻歌。署對鷄鳴雙樹苑。城臨牛首白雲多。亦知吾道今南矣。相送其如芳草何。

同翁夢山司馬報國寺餞孫蒙泉方伯

次蒙泉韻

送客相携入化城。禪房景物動幽情。鈎簾不礙

雙飛燕。把酒初聞百轉鶯。落日郊原春色徧。長風樓閣暮寒生。明朝問俗仍東去。鐃鼓徒傳雲外聲。

送全九山學士

幾年簪筆侍清朝。忽綰銀章下九霄。燕地離魂紅日近。秣陵飛蓋白雲遙。樓臺古渡喧春鳥。烟雨長江急暮潮。想見玉亭簞竹盛。月明相對韻脩脩。

送孫南湖

兩年家塾訓諸孫。學術該綜道亦尊。祗是下帷看古籍。何曾修刺走侯門。除書忽拜江東職。祖帳寧辭日暮樽。淮海甲兵應已息。鶯花一路引征新。

送官保顧惠巖使祠太和山便道歸昆陵

詔捧香函建節行。僊都宮殿迥新成。山橫南國占靈氣。神降玄天識聖誠。夜月獨尋餐玉訣。春風遙送步虛聲。毘陵

親舊歡相迂燒燭持杯話太平

同翁夢山司馬訪傳少巖叅政次韻見謝之作

旅館相逢白髮多留連不記夜如何
折鳴城關風聲香樹隔隣家
月影過千里幾回驚去鴈
十年今復觀懸河上林西畔堂依舊
乘興還來一醉歌

壽史年兄恭甫祖母

中江萬丈龍龜宅建業群山龍虎姿
生長碩人元氣合遂疏遐澤寵封馳
魚軒翟徽迎青鳥楚舞吳歛送玉危
留滯帝京空極目願將歌咏祝無期

王合川誕日次韻

柱史才名雄海內鐵冠白簡玉為人
封章賈誼心同憤染翰王維語逼真
壽域總邀三島客仙風元降九河神
情盤脩景猶言遷坐待蟾光映北辰

送徐經歷歌之遼西用唐人韻

遼陽作吏故人稀華表應逢丁令威
簡練貌貅趨幕府巡行魚鳥怯儒衣
孤城近海雲常護疊嶺多風葉易飛
何日徵書到關外拜恩早向帝京歸

送吳上舍子明

遊子朝來返舊林雨晴風暖正春深
蒼溪柳色迎歸棹璧水芹香滿客衿
萬卷經書還自讀一庭花月共誰吟
西吳喬木家君盛貴顯無令白髮侵

卷五

十

錢南隴北渠石塘弟原明子融姪赴試
兩過閒庭草不芟蒼蒼秋色滿林巖
交于詞賦慚康樂祖薦壺觴對阿咸
虎豹九關藏巨麗鳳凰千仞出塵凡
德星今夜誰占候明日長風各錦帆

壽何沅溪司寇次韻

海日初升照綺堂朝回春酒薦桑榆
駐顏何用金丹秘持法由來德意長
院靜山禽遺好語天晴禁樹藹新芳
明朝便曳尚書履繼世重添浙

水光

送司寇盧後屏

棘署兩都為漢尉雲司今日貳周官朝中盡識
公才大筆下能令

聖澤寬千里江行鴻影背幾霄野泊木聲寒草
堂把袂還傾榼獻歲應來洽舊歡

顧太孺人九十為玄泉御醫賦贈

三伏涼生微雨餘慈顏歡動老萊廬尋常不厭
窺丹竈九十猶能御板輿令子近朝傾賜酒群

公來賀駐高車城中疊草知無數年紀風光總
不如

心山詩贈趙醫懷猷

江上青山人共見煙霞誰道在君心千仞振衣
清思遠三春載酒勝遊深神農藥品應皆採王
子笙聲不待尋何日許吾隨玉趾從容着屐共
登臨

賀歸安李臨郊擢戶部

若水悠悠落絳霞縣城四面有桃花兩年治劇

風流在三署含香

寵命加候曉鳴珩趨

帝闕行春回首隔天涯傳家平賦書應上海內
謳歌起扎璫

夏日張明厓過訪

憶昔長安對咲歌數年契濶意如何自憐疎拙
明時棄不道荒涼上客過一徑蒼苔晨垢少千
章綠樹夏雲多尊中濁酒飲酒盡新月始娟上
薜蘿

送王別駕

吳下由來盛賢俊王君才氣更稱雄何妨戰藝
秋闈北却拜監州曉騎東岱嶽雲高青未了潛
河兩過碧無窮佩刀解贈憐公望旋聽人歌別
駕功

送徐龍灣秋官江南審錄

明刑羨君是劇賢奉使江南路幾千
龍勅在函多雨露駟車飛旋歷風烟花氣香浮
初日裡鳥聲輕隔茂林前園扉從此生青草仁

恕高明處傳

浦後巖誕日次韻

雪作肌膚水作神，延開初度日。驪申蘭臺金賜，君恩重蓬島。柯香客嚼，雨霽水聲清。晚席雲深，槐蔭落比隣。看君已得長生訣，常奉慈闈喜色新。

午塘先生集卷之五

卷五

十三

午塘先生集之六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閣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七言律詩

閏月廿一日卧病間 皇上視朝

金闕鐘聲度曉雲，遙瞻北極氣氤氲。詞臣兩月思龍衮，仙仗今朝擁鶴群。病卧柴門空戀戀，喧傳京國盡訢訢。竊歌周雅南山祝，願得千春奉聖君。

卷六

三

和陳編修約之五日侍宴闕下

蒼龍闕下會群工，太史承恩拜舞同。臂約靈絲騰五采，班分錦席近三公。天池蒲節浮觴細，御苑榴花入座紅。獨有淺才遠伏枕，空歌麗藻對薰風。

壽沙育民乃翁七十

種杏仙人遊玉京，獻桃官舍雨初晴。童顏七十今朝是，靈境逍遙大藥成。六月薰風吹几杖，九霄青鳥度蓬瀛。眼前拜舞金門客，絕勝萊衣五

色明

夏日

北窓倦卧汗滲滂南陸徐行毒熱深滄海老龍
沉古窟青雲飛鳥墮喬林冰漿不散微軀渴樹
杪徒分矮屋陰因憶故鄉風景別竹荷深處可
調琴

餞別王節推

欣逢寶馬入王畿恭捧金牋拜禁闈月下羽觴
頻勸酒風來香霧尚飄衣右軍書法源流遠摩

詰詩篇屬和稀我欲從君問真訣軒車無那向
晨飛

報國僧房次韻

高僧出世愛幽居雙樹扶疎綠映廬分食與鳥
鳴午磬養花供佛引寒渠輝輝竹日經臺靜颯
颯松風塔院虛到此留連談妙理不知門外有
征車

送宮允郭勿齋左遷延平別駕

供奉同趨紫殿前移官獨上木蘭舡極浦浮雲

迷去鳥古堤芳樹亂鳴蟬思深豈謫長沙遠地
僻堪容學士賢病卧河橋不相送題詩空有淚
潸然

秋日書懷應制閣試

氣肅天高玉露濃時乘鳳輦御秋風千山蒼翠
未雲外萬象新鮮入望中在鎬已知周主聖卷
阿自媿召公忠

九重彌切遠關慮不獨宸遊儋藻雄

送蔡白石使君赴衡陽

寧城曾試洛陽東虎竹重分地更雄江水春流
已嶠雪郡齋朝入楚王風紫冥嶽峙傳屢典青
嶂碑存識禹功應有好詞題處處莫忘緘寄與
歸鴻

送徐吾溪使君之辰州

歲暮霜郊五馬驅帝鄉重郡赴名儒朝天尚
憶含鷄舌選士行看合虎符二酉晴雲連楚嶽
諸溪春水下巴淪風流應繼庾公後明月樓中
興不孤

送朱鹿原提學福建

手捧 天書下赤墀
七閩文教仗君施
神羊冠 疎燕山道彩
鷁舟經淮海湄
兩岸蟬聲啼落日
前林梧葉墮涼颼
行行却愛王程緩
到處應多題好詞

送閔水東憲副提學山西

太史才名衆所推
聖朝作士付君宜
芻衣開 筒香如故
龍勅登函去不遲
三晉雲山飛旆
外滿門桃李下車
時同寅更有誰同
姓忍向河橋遽別
離

送閻又泉祭酒

懷金結綬出嚴城
養士 皇心重舊京
千里侍 臣遠北極
一朝吾道慶南行
石頭樹辨烟中色
楊子濤聞月下聲
遙想青衿趨近日
海天雲淨早凉生

立春日賜燕次徐少湖宗伯韻

侍臣春日沐恩偏
委佩登筵鳳闕連
餅壘瑤盤 承朗月
饌烹金鼎散芳烟
宮霞低映知天近
苑

鳥和鳴得氣先
醉舞年年何以報
羞將淺薄廁英賢

冊立敬妃紀事次徐宗伯韻

金門曉闕半華偏
佳氣春浮觀闕連
持節上公 鳴佩玉
扶輿中使襲香烟
西清衛仗行初轉
內殿鈞韶奏已先
此日

聖顏應有喜天釐
女士夙稱賢

壽邊中丞

中丞旌節早來歸
長夏初飛介壽盃
甲館烟霞

臨綠野清時詩賦
動燕臺九天日麗
瓊枝秀

三島風和白鶴回
絲竹匝筵迎賀客
宮袍猶着舊

時裁

寄壽封君陸南山六十

湖山清遠地僊居
每出登臨不用與
歲月已當三壽始
雲霞相對暮春初
開筵花落賢人酒
戲綵門停使者車
憶在郡齋曾邂逅
朱顏綠髮有誰如

朝天宮習儀值雪和尹洞山宮允韻二

首

朔雪徘徊僊境開。朝儀曉拜啟重關。鈞韶聲度瑤華裡。寶鼎香浮玉樹間。陞楯漸凝迷虎旅。衣冠初點合鸞班。冒寒拜舞中鬴熟。願得正元觀聖顏。

其二

宮殿憑高羽衛分。鷄人曉唱雪紛紛。殘年共識三元禮。福地先宣萬壽文。鳴鶴在庭俄失素。飛花繞仗不知芬。陽春一曲才難盡。獻歲還從

卷六

六

頌 帝勲

送尹朔野守河間

五馬凌風蹴曉埃。專城新領簡書催。

九重曾識平胡策。三輔還推理劇材。退食齋中雲岫列。行春河上野棠培。間間已厭誅求急。銅虎符函莫漫開。

送衛使君子學之任

少年名姓徹宸居。佩印登壇拜命初。秋近每看三尺劍。夜分曾受一編書。談兵

氣欲澄滄海。報主心常戀玉除。遙想前旌過浙水。萬夫爭出迓軒車。

送王稚川司業

官重成均紫綬華。金陵佳地去非遐。傳經應對橋門樹。鳴玉聊違禁掖花。別酒一樽臨綠水。贈章盈篋帶春霞。

聖朝作相多由此。計日楓宸降白麻。

送別駕沈雲溪赴鳳陽

送君重沐九天恩。黃綬翩翩出禁垣。惠政豈

卷六

七

歷寧國。頌儒風。咸美隱侯孫。欽賢別榻還誰設。愛禮屏星却自存。最是 先皇興業地。常瞻佳氣滿陵園。

送太史李石麓歸觀太夫人火孫季泉

韻

春日寧親玉署還。廣陵歸路有光輝。上堂歡戲黃封酒。負弩先迎錦繡衣。江岬含風芳草細。園林過雨碧桃肥。明時供奉須才俊。佇聽鳴珥入禁闈。

送萬安丞嚴邦瑞

黃綬翩翩出帝城相逢忽別不勝情
風流共羨司空裔政事新傳少尹名
南浦雨餘聊立馬前林日暮更啼鶯
却思弱冠同遊處芹藻飄香泮水清

送臨淮宰許後南年丈

未央鳴玉共朝正却捧天書返故城
千里雲霄見鷁青三春江水鷁舟平
彈琴綺閣音如昨馴雉青郊子復生
微拜諫官應計日不須對酒

別離情

寄吳文峯

故人遙在五湖南流水湯湯綠繞菴
勝日開樽邀客醉玄言揮麈對誰談
嘉園雨過新篁亞近市烟濃細柳含
戰藝即看名第一離情已恨歲更三

送孫穀翁尚書致政

連奏封章返舊林青春乘傳主恩深
趨朝已脫尚書履祖帳爭誇大傅金
澤

國秋萼非浪憶華亭野鶴是同心
却憐東府長松樹明日空敷滿院陰

送王思質中丞

保釐東土付儒英白簡彤駟出帝城
莫作途人看使節曾令胡虜避神兵
一樽日暮燕臺迥千里雲隔岱嶽明
問俗若過先聖宅應憐琴瑟有遺聲

登碧雲寺用程松溪韻

盤空磴道入花壇夏木千章蔭石闌
蟬鳴鳥歸天欲暮龍湫虎穴客還看
雲來紺殿侵衣潤泉落金池漱齒寒
往事細聽增感歎方袍禦虜却桓桓

送唐伯咸

銅章曉綰辭天闕錦席秋懸入水雲
戰勝雄文魯快觀別離啼鳥豈堪聞
九霄何日瞻鳬影阡陌隨車擾雉羣
莫讓史中稱卓魯須令劍外頌唐君

暮春

寂寞高齋亦晏如。花明柳暗莫春初。懶營世事
常稱疾。愛對雲山獨著書。稚子墻邊洗新竹。故
人城外與嘉蔬。風和因憶蘭亭畔。正是群賢修
禊時。

和南坦翁韻送姪行可赴試

出郭觀濤不覺芳。詞場戰罷氣森豪。天晴旭日
龍龍吼。江未秋風鷺馬高。麗藻共驚枚叔賦。長
竿獨舉任公鰲。司空却有綠情贈。慙我何能比
鳳毛。

春遊

卷六

十一

溪上芳春景物幽。清樽與客泛扁舟。幾年載筆
多愁思。此日尋花得勝遊。兩岸樓臺紅旭映。千
家楊柳綠烟浮。忽聞漁唱喧前浦。更鼓蘭桡遡
上流。

夏日園中即事

北堤垂柳拂前牆。南畝新秧出水長。戶外烟籠
鶯樹老。席間風落燕泥香。身閒遊莫携棋局。地
僻何須着繡裳。一道清溪流不住。數間漁子唱

滄浪

端午

火雲片片度遙天。邸第還開五日筵。綠竹新添
庭院裡。瓊枝高出苑牆前。肯纏綵綫同兒女。聊
束青編對聖賢。想憶去年當此日。金符角黍沐
恩偏。

初至省中

堂印初開曙色分。廣庭嘉樹帶輕雲。三千里隔
長安道。方寸心依大聖君。江繞鳳凰波浩蕩。
山連龍虎氣氤氲。往時校士曾遊此。城柝樓鐘
今復聞。

卷六

十一

贈長興黃及泉

黃子探玄搆數椽。開林鑿石得靈泉。寒聲逐雨
經簷外。素色和雲到席邊。曲渚霜天清露石。餘
波春日潤盈田。如今決瀉歸滄海。度量應將吞
百川。

送侍讀瞿師道請假觀太夫人

賜告恩綸降玉除。蘭舟鼓柁屬涼初。且收制草

停揮翰先以郵書慰倚閭古木新蟬烟錯漠夕陽秋水路紆徐到時東海波濤息饌薦金盤有巨魚

送李景山侍御擢江西僉憲

柱史觀風入奏初名高忽又領除書辭

天仍看神羊服按部新乘驛馬車占閣臨江雲縹緲西山繞郭樹扶疎由來論績先豐稔應使三農盡荷鋤

送大宗伯王端溪還南都

卷六

十一

寒風捲旆到

王畿奏最秉春忽又歸共羨鳳毛凌遠漢更多龍詔叢幽輝千家樹色分鄉縣一路山光映賜衣聖主由來重耆德徵書早晚下彤墀

送王吉士學額

一封移疾幾經旬歸去鄉園養谷神採藥行拋中秘帙臨風卧學北窓人天低楚澤峰巒簇雨過湘潭草樹新知爾平生心許國夢思應到王堂頻

送錢賢官

曾遇長桑授紫方濟人無得此身強登山不用拖筇杖對月頻教酌羽觴籬下落英秋色蚤門前喬木午陰涼仙郎遙寄黃封酒勝着班衣戲膝傍

翁夢山司馬誕辰夢酒稱壽

年踰半百入文昌畫戟流雲劍有霜秉鑑共推唐李迥埋輪曾識漢張綱千山樓外晴偏好雙栢庭中夏亦涼我是隣家應介壽濁醪莫吝過

卷六

十三

百三

南牆

午塘先生集卷之六

午塘先生集卷之七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七言絕句

荅南餘思四首

太守清秋解綬歸，長溪青雀驚斜暉。可憐甘雨隨君去，却洗沂川舊釣磯。

其二

紅蓼灘頭烟淡淡，白蘋洲上月娟娟。杖藜三嘆

卷七

百八十八

當年事，春日誰令我種田。

其三

浮玉波濤雪作堆，峴山雲日錦屏開。襄陽未必

能勝此，不見山公騎馬回。

其四

蜿蜒神龍歸碧海，冥冥孤鴈叫蒼旻。山中自歎尋松子，河內空懷借寇侑。

柳溪詞送潘子二首

細柳溪頭雲日淡，蒹葭十里曉蒼蒼。主人肯雀

天邊下，不為秋來鱸膾香。

其二

錦服承

恩出溪關故國秋，色滿溪山採菱歸。藕村村急濁酒清歌日日開。

送劉西崖館長三首

山明鳥語雨晴時，夾道清陰苑柳垂。唱罷離歌分去住，不堪佇望馬西馳。

其二

卷七

二

平陽形勝帝堯都，雲白山青路鬱紆。日暮驛亭何處宿，獨看明月照庭蕪。

其三

晉甸舊封存曲沃，漢家遺燬表汾陰。安仁亦有西征賦，君去應多感慨心。

西征歌贈李恭川憲副

穿服親風漢大夫，提兵伐叛晉陽都。纔看羽檄徵諸將，已報轅門獻萬俘。

送蔣訓導漁

五月

皇都風似薰風醒別酒思氤氲却憐親舍隣官舍回首朝朝望白雲

送呂巾石諫議次桂州宗伯韻

君為聽爾轄間關渺渺風烟歷萬山却憶詞垣聯步日幾回春酒洽歡顏

送徐三溪赴辰州四首

幾回下榻迎徐子揮塵高談若轉環無那官程留不住洞湖西去更千山

其二

城外池蓮淨如拭雨餘山色晚來新羨君馳向桃源道不似當時為避秦

其三

朱轡遙出金堤柳錦袖猶携玉殿香

聖主

恩深何以報仁風應逐虎符揚

其四

層巒古木連雲夢芳杜幽蘭激楚詞風物不殊

臨海郡登遊併入謝公詩

曉亭為羅克度賦四首

孤亭弘敞散朝暉城柝聲殘林鳥飛世事浮雲都不管酒醒思上釣魚磯

其二

海日江霞入戶明亭前風物總幽清蒼松露沐深於染翠篠浮烟画不成

其三

對嶺臨溪曉著書傍人指點子雲居城中車馬空馳逐何似先生常晏如

其四

江上扁舟擊汰來落花門逕靜初開月明疑是山陰雪客興還勝王子迴

謝郭檢討仲愚惠茶

午困拋書步石壇忽聞學士餽龍團清香絕勝僊人掌徒倚庭柯子細看

五日 駕遊西苑

鑾輿西苑翫芳時上相春官特

詔隨鳳吹忽聞清別殿龍舟更道泛滄池

送張時禎

湛湛長江抱石頭龍蟠虎踞萬山秋高才登眺
多題詠來歲聽君說勝遊

琴翁伯父年過七十其強健無恙如五

六十練溪表伯曾讚之以詩霽使歸

奉命亦賦二首

吾宗伯父七旬強無病無愁閱歲芳白髮不還
童子觀清尊常泛遶尊堂

其二

逍遙

聖世老皤皤新拜龍章寵澤多莫道封君無
管領四時花鳥入遊歌

送勞謐二首

木葉蕭蕭秋色來孤帆風送歷金臺憐君舊在
西隣住此去還誰共酒杯

其二

石鼓山邊官舍清金牛亭外海雲明莫言薄宦

川途迥到處登臨可慰情

遊邵氏園五首

園林佳麗

帝城東亭榭參差開曉風登眺任教遊客占留
連真與習池同

其二

檻外晴波澄似練座前雲石列為屏雙雙魚躍
驚人眼哈哈鶯聲喚酒醒

其三

交加密翠挺新柯左右殘花映碧波百歲同遊
能幾度金樽不盡欲如何

其四

白日將沉樹鎖烟微風颭至鳥鳴簷更調弓矢
穿楊葉且藉莓苔坐水邊

其五

把盞翻思舊日遊長歌正對遠山秋何如此日
乘春興醉折花枝插滿頭

九日送范少府錦

此日登高復送行，瀟瀟風雨暗山城。
菊蕊初開，重陽俗木葉分飛，萬里情。

盧給事中父母雙壽二首

拾遺堂上兩童顏，翟鵲袍老更閒。
琴瑟在庭，春酒碧正逢萊子日邊還。

其二

僊都山下結樓臺，日永花香玄鶴迴。
嘉客年年，頌松栢老人夜夜照蓬萊。

刻瀛洲亭主小印送程松溪此亭公所

建也

瀛洲亭上俗塵疎，管領羣仙與秘書。
一寸牙童，新刻就鑄龜摘鵲未應如。

戚畹沈太夫人誕辰敬賦二首

水晶簾外樂歌長，雲母屏前錦綉香。
手捧玉杯，介眉壽擁旄開府少年郎。

其二

中使擎來玉饌芳，泥金帖子出椒房。
歡聲佳氣，人間少只許瑤池宴可方。

上元五首

鳳闕龍樓淡鎖烟，鰲山火樹上熏天。

君王念與民同樂，弛禁

恩宣十日前。

其二

長安三五太平辰，士女分曹樂事新。
鸚鵡杯流，迎甲夜魚龍伎逞度陽春。

其三

玉漏沉沉銀漢斜，燈光月影助豪華。
歌鐘散地，通侯宅羅轂旋風駙馬家。

其四

慶慶星毬似畫明，珍珠雕鏤巧難名。
貂裘遊客，爭來看纔過南門又北城。

其五

歡娛一歲首，元宵落日過逢宴。
澈朝自是都人，慣行樂踏青已熟並鸞鑣。

病中雜詩五首

衾枕經秋動越吟，孤燈何處響霜砧。
故園兒女

三千里歸夢難成思轉深

其二

陰迴蒼迤月初斜戶外喧傳駐碧車應是故人來問疾呼童燒葉煮新茶

其三

去年至日若溪上今在長安却卧病鳳閣駕行遠拜舞空瞻臺上瑞雲多

其四

朔風吹雪滿燕臺病客荆扉午不開隣舍錯疑

卷七

九

袁子卧却來問逕掃瓊堆

其五

禁樹風飄葉滿門藥爐煙煖映朝暎自憐形瘦渾如鶴誰信翀霄志尚存

送謙齋兄南還二首

吾兄佐政兩秋霜京國相逢喜欲狂無那王程留不得燈前頻勸盡離觴

其二

南浦烟消遠樹分蕭蕭匹馬恨離群人生不及

寒空鴈長泮聯行度晚雲

吳上舍子明寄姪行可二首

吳生蚤自霄川還猶帶芹香兩袖間寄語阿咸圖棘近論文相與閉柴關

其二

青山坦處有僊廬鶴髮方童八十餘漢室伏生應得似不妨頻問古文書

觀種芋

亭午東晴雨霽時葛衣閑看斲磚鵝清秋炊黍

卷七

十

供吟詠可是岷山獨療饑

題橘菴

青谿道士着霓裳種橘軒前秋實黃即貢蓬萊聯玉食未云氣味減蒲湘

送贛丞黃民二首

火雲炎赫鳥深藏君獨驅車道路長祇為王程難可緩一樽南浦劇離觴

其二

贛州城外水潺潺萬井人烟繞碧山佐理訟庭

應少暇可將詩句咏松間

盧毋太夫人九十奉贈二首

高門邃閣百花香，片片春霞入壽觴。
鴈外徐來青鳥使，膝前屢舞白雲郎。

其二

仙郎才藻並王楊，九十慈顏燕北堂。
頗鯉紫房還自賦，峩冠長侍板輿康。

送陳天祥赴沙縣二首

天台片片赤城霞，何似河陽滿縣花。
請君早佐

卷七

十一

三

神明宰，莫向卿山駐碧車

其二

江雲五月赤如赭，南浦青袍馳駿馬。
回首燕臺憶舊遊，燃藜曾照石渠下。

送鍾西園赴平樂一首

故友南征不可留，長江六月泛孤舟。
九疑七澤看應徧，始信人間有勝遊。

其二

紫山近在郡城東，歷歷群峰翠藹中。
為向深林

尋木客衣裳，何似世兒童

黃太夫人七十壽辰賦贈四首

青鳥翩翩下紫烟，萱堂海畔露華鮮。
何須搢臂驚新藕，五色斑衣日在前。

其二

敬姜方貴績無休，文伯承家業倍脩。
不道千年吾重見，高風應與大江流。

其三

滿堂筵燕客情深，為政能娛壽母心。
山筍江魚

卷七

十二

二

青玉案吳歛楚舞赤絲琴

其四

具區決瀉吳山長，城郭星流寶婺光。
我亦高歌胡考頌，一樽遙寄有椒香。

寓直舍司禮內相惠菊有感三首

離立脩莖含曉露，叢生芳萼對寒雲。
穠來金殿東廂下，長伴高松與此君。

其二

莫言廢土摘盈把，還笑騷人餐落英。
桂籍從容

看不厭幾迴明月上高城

其三

簾外亭亭列素粧風清露白送微香
試評纔罷
旁相示豈特登臨值侍郎

謝鶴遠齋東新茶

高僧捧鉢仙人掌入馬嘶如響
便命煎清
焚香注壺來一壺潤詩腸

集卷之七

午塘先生集卷之八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序

送潘君時良赴江理刑序

印川潘君時良，余之鄉人也。以進士，拜江理刑。推官主訊鞠刑獄，不獨其所轄之郡，官理即他郡之訟有禁者疑者，久而淹者，監司悉以屬之。片言之下，或當或否，民之休戚關焉。故其任甚重。潘君明智辯博，是以理繁應卒舉，是職有餘裕也。然其心恒謙卑，抑畏自視，若不及行，乃請於余。余應之曰：吾久叨侍從，論思之官，不治民不知法律，吾何言哉！即言之，無益也。雖然，吾嘗讀漢書循吏酷吏二傳，稱文翁黃霸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邛都寧成之倫，深文敢擊，以斬殺束縛為務，而民不聊生，盜賊並起。由此觀之，刑所以輔治，可用而不可過也。其後翁霸位進通顯，而都等竟不克令。

終此又循酷之效君固知所適從矣弘治時吾從祖莊懿公起家御史歷遷按察使都御史刑部尚書皆刑官也莊懿公恪持憲度濟以寬和故所在稱平及稽

本朝故事疏為條例則行之至于今以為便君嘗不聞乎夫莊懿公君之所自出也昔司馬遷作史記其文雄偉跌宕而外孫楊惲輟得其法言能無厚望於君乎君之兄時來以太史出佐瑞州與君同也時秉明以察奸恕以行法其民

自以為不冤而上官亦屢有舉能之疏家法相授又孰與君君能考漢吏之前鑒循外家之實議躡伯氏之高踪則吾不獨為九江之人慶而令聞廣譽慰吾遐思不啻若路車乘馬之贈矣時良曰敢不從教於是與之飲酒而書以為別

送別駕一山嚴君赴汝州序

吾郡去歲迄茲太學生謁選者僅五六人而三倅于州州有守有貳有倅負與郡同以其有屬邑也倅佐乎守臨乎邑以行乎其道不亦榮且

重乎丁君靜之首得鬱林而地介百粵五嶺之間故人或遠之次吾兄秀夫得潁次嚴君得汝潁汝皆中原勝區君子之所樂仕也不徒榮且重而已焉嚴君既歸束裝而之官背天目之溪揚帆大江攬金焦之秀酌中泠之泉吾知其心爽然欲廬以望盱泗之野聆浮磬之聲則憂世之懷烏能已乎歎馬潁郊徘徊四顧欽興業之基仰垂統之仁退而與吾兄論政焉其撫綏保乂之意又必勃然而興矣于是星馬邁

邁以至干汝汝固成周之王畿也鎮以方城崕峒之山帶以廣成太史之川人尚淳朴士悅詩書有先王之遺風嚴君按行風俗而興慕焉豈不曰我

國家做周以為治而吾之所治幸當周之故甸分陝之化吾庶幾其紹之乎矧嚴君道途所經既足以發其素蘊憂世之志而又有感於興業之基垂統之仁則所以撫綏保乂復古之盛以忠乎

本朝者特舉其所蓄積以敷達之耳何難乎佐治之績將十倍于吾兄可知也余日望之或疑曰一州之政守所出也倅有專職不得而與焉余以為不然苟存心於行過期復古以忠乎本朝則州之利病民之休戚守有問焉吾可告也守有委焉吾可為也守有往焉吾可行其事也古之賢人履約而志遠者蓋以此又安知嚴君他日之不為守手疑者釋遂書以為送嚴君序

送東山陳君提海北鹽政序

談者謂世家子弟嚴梁肉曳紈綺處高堂邃室出則羅車騎從豪俠未嘗覩田畝勞瘁之艱聞饑凍怨呼之聲一旦仕而在位其儉事敗名者多矣余竊以為不然此獨可以論常人耳若夫明智宏達博學君子其謀慮既足以集事而又習見其先世立身行政之懿則其仕也施為樹立必有卓偉過人者焉烏可以例視之及余觀於東山陳君而益信陳君故大廷尉矩齋公之

子也初以矩齋公廕補南京光祿丞才浮於仕聲譽藉然往往兼攝他署勾會明允用有奇贏課最遷廣東市舶提舉去京師八千里人或重其行之遠也君毅然曰人臣惟天子使何所不當往乎領牒輒行至則振其條綱黜吏屏氣海夷番賈之往來必稽其實奇香明珠之貢獻必杜其偽校庾藏而盈虛不爽定吏徭而上下惟均巡史藩臬諸公無不稱美獎勞若出一詞君本世家子而治績章著如此非明智宏達博學君子而能之乎君性敏好學弱冠時已為名士文隨侍矩齋公中外二十餘年聞義方之訓甚熟其所施設豈非其素所蘊蓄哉三載以績最入考于天曹天曹擬超擢之而君以憂歸及是改授海北鹽課提舉海北去京師九千里人又重其行之愈遠也君毅然曰人臣惟天子使何所不當往乎陛辭輒行夫仕不憚遠君之忠也動遵義方君之賢也治績屢著君之才也特是以往其舉離政而裕國用功成而內擢羽儀于

天朝也。必矣。然則談者之言。果不為通論。而人之重其遠行者。其心庶可慰乎。於是鄉大夫士既相率出祖之。復屬余序以贈之。

賀封工部員外郎范翁偕王太宜人雙壽序

嘉靖己酉八月既望太史九山全君春官。即西川開君過余。言曰。吾鄉有隱君子范翁者。其為人。也真而確。虛而得一清。而家物居於江之南。曳杖行歌。逍遙阡陌。其為稼也。善。人咸稱之曰。西疇先生。先生有子曰欽。字堯卿。登于朝。為郎於繕部司。

天子營建材賄之式。創焉而備。出焉而不竭。工商奔走焉。而適然不倦。

天子奇之。以為是必有賢而教之者。於是

勅先生受爵號如堯卿之秩。而封先生之配王

為太宜人。既拜

命。則誠堯卿曰。吾弗仕也。于今獲被

鸞龍之章。曳文繡之衣。猶仕也。小子仕也。今而

後使離敬忠之道。隳職秩之守。猶弗仕也。念之哉。念之哉。知所以承

君之官。則孝矣。知所以承親之志。則忠矣。小子

其往。執任乃事。毋以家為。堯卿乃再拜以行。刺

于郡。郡之人頌其仁。泰于藩藩之人稱其能。令

聞達於京師。

天子特晉其官。按察江右。按察古諸侯也。由是

入而為卿。為公。始若歷階而升耳。然則先生與其配

恩之薦。沐而進封於極也。詎可量乎。今

年冬十一月廿有九日。實為先生誕辰。得年七十而太宜人又加二馬子位諸侯。而偕老于室。

當世之所罕也。願一言以為賀。余聞而嘆曰。嘻

余何言哉。以若所謂觀之。翁固抱朴而葆光者。

歟。遊萬物之中。而攫寧者歟。明乎仁義而物不

內其靈臺者歟。泊乎淡乎存谷神而長生者歟。

翁之得於天者全矣。嗟。吸禽戲以為壽。翁且弗

屑。而又何用余言哉。雖然。翁之所能者。長生也。

壽而不朽者。非翁所任也。其在堯卿乎。昔者魯

壽而不朽者。非翁所任也。其在堯卿乎。昔者魯

點壽未百歲也。敬姜壽亦未百歲也。得曾參季孫歟。繼之則點與敬姜。壽千萬歲不啻已矣。何也。子孫賢所以光其先也。余同克卿。嘗於鄉。推於禮闈。雅知其賢。先卿政益廣。翁與太宜人。之教用於世。以有大功。震耀天下。天下之人莫不推原其所自。而稱翁與太宜人。則翁與太宜人。身名並壽無窮矣。克卿所以壽其親者。其孰大於是。而何假於余言哉。二君持是以為翁賀。翁必以為知言。欣然樂而觴之矣。

卷八
郡伯夷軒蔡公七十壽序

夫壽人所欲也。然索之天下千百之中。皓首者不一二。而吾湖獨為多。蓋自宋李方直已記之矣。矧今

上施寬仁之化。和氣蒸融。於是耄耋徧寰宇。而湖人愈益多。若德清夷軒蔡公。則其一也。豈非山川秀淑。既甲於他郡。又遭遇乎其時耶。然吾每觀湖之人。龍鍾老羸矣。或困于微發。或宴於滌。適多累而少佚。則竊嘆曰。斯人壽斯人得所。

欲而獨不得其所以樂乎壽者。即若此壽何益乎。公今春秋七十矣。佐理延平政成。而歸我冠鳴玉寶於郡邑。甚尊且榮也。而又居有華堂。出有蘭舟。稻田魚陂。瓜疇果園。環繞左右。閑暇則策杖以宣和。歲時則張組以會燕。熙熙然無慮而無求。公樂乎然。此特其小小者。世俗人之所較耳。而可以語公乎。若公之嗣子子木。英敏博識。文學吏事。並臻其妙。仕於

列三事。大行其道。樹勲業薦承。九

驚龍之誥。以進公階。而公之名益彰。豈非公之所大樂哉。吾又觀湖之人。壽而且樂。復得賢胤如公者。亦或有之。其身未必才智。但能美服而甘食。則於所謂奕世載德者。有歟焉。公於書無所不讀。瞻詞翰。好古今。事得失。既謝政。則偕司空石菴。蔣公。南坦。劉公。中丞。若溪。顧公。為社會賦詩飲酒。年皆七八十。而德與之齊。公尤愛山水。而湖之名山水。以百數。公于良辰命舟登遊。

倘得有感輒寓之述作得其片牘者皆藏去以爲寶故當世士大夫目公父子若向歆之在漢環顧之在唐顯休相紹而令聞不匱矣然則湖固多壽者而公特盛焉豈徒以其年而已哉子木既入覲將便道歸湖奉春酒於初度之辰余美公慶公特序之往焉以侑公觴

從祖莊懿公文集序

少保莊懿公如霖伯大父也大父致政時霖方總角曾聆其緒論磊磊落落迥不可及弱冠較習文藝遂頌其詩讀其文私竊慕之及居館職每出大父遺編反覆諷詠思欲取則而未能也乙未冬應制稍暇偶閱南郊陪祀入侍經筵等篇乃喟然嘆曰嗟乎文章有關於世運詎不信夫大父登天順甲申進居臺端掌部院累遷官秩疊進階勲適當

憲祖

孝考而朝重熙累洽坐致太平四十餘年故其發言立論每持大體不務苛細宣之詩聲渾厚

和平冲澹典雅不假彫琢不事激烈而忠愛之意憂思之情蹇蹇諤諤則固有確然不可奪者退朝之餘時與西涯方石木齋諸老磨唱迭和雖其即事玩景托物起興以鳴一時之盛要皆有關於世道補於風教而非徒一家之私言也宣詩人騷客纖詞繪句可得同日語哉乃若軍國遠猷刑政大典如條例等書至今可行於世者炳如日星

聖天子臨御以來所以決大事斷大刑未之有改也其功勲德業銘鼎石垂太常則固永久不磨者而豈特詩文僅可垂不朽耶霖生也晚憾不獲追隨朝端侍立談麈而播閱諷詠之餘則大父已命之矣觀於此集者苟得其詞氣之渾厚則知其際會之熙洽而世運之在昔者尚可想見也夫

送繡山陳君守蒲州序

蒲之爲州隸於平陽平陽堯之所都也蒲舜之所都也故其地大行揭之首陽起之黃河遮之

大陸靡之景霍分濟以經其壩信乎豐厚險固
形勝之與區也而又矛戟鉤鏃之器備焉堅骨
助之馬產焉材木魚鹽之利殖焉其饒富謂
之陸海沃野非歟故山西之州大小二十有一
而蒲最善是州之守非進士不授進士而無赫
然譽望者亦不可得今年孟夏吾友繡山陳君
由庚戌進士高第守是州無乃太宰知君之深
為蒲之重而期君以復聖人之化乎君為人溫
良而忠信疆志而婉容其趨事靜以敏而無佞
妄之心蓋有道之士也以有道之士治聖人之
都復其化不易易乎吾嘗讀柳子厚晉問子厚
無取於平陽之形勝饒富而獨以其有聖人之
遺風曰其人至于今儉齋善讓好謀而深和而
不怒憂思而畏禍恬以愉焉噫若是則風俗信
美矣信非聖人不能遺也今去子厚七八百年
不知其俗猶然其否乎夫聖人之澤罔更歷千
萬世而弗泯者也矧我
國家之治動法堯舜久而化成而是邦之人士

亦莫不談唐虞履仁義其知言視子厚又何如
也君往乎吾意蒲之俗將直還聖人之舊矣豈
惟有遺風而已耶

送金吾棣山馬君之南都序

我

聖祖受命擇符作京建業表以鍾阜牛首之山
帶以長江秦淮之川其宮殿觀闕盤礴鉅麗而
周廡微道百司庶省拱衛于外若星辰之環紫
極規模宏遠超邁古昔矣百數十年米典章制
度文物風教燦然具在夫人孰不以瞻觀為快
乎然遐陬下邑有終其身不能一至者縉紳先
生拜命于

朝而之官任職各有分地則雖欲至之而弗得
不可勝數幸而奏績轉遷庶幾一寓目焉或又
外補則由京師直達四方亦無因而至矣豈無
矯首歧足之望乎曩余嘗為太學弟子講業訪
道不暇他適居無幾何則違疾請告以歸乃癸
卯歲以官官奉

命校士撤棘之後僅得展拜

孝陵登燕子磯臨江水徘徊鳳臺之上睇天地之王氣攬江山之勝槩辨都邑之雄圖如是而已餘不及徧馬至今猶以為歎今球山馬君筮仕輒得至南都其職為兵馬指揮實漢所謂執金吾者其所轄又為中城戡寇佩劍密邇

帝居從容微巡之餘得以考求舊制歷覽形勝有觀光之樂則是行也他人所不能至余所不能徧者皆將為君之周悉厭飲矣然則君平生

壯觀有以踰此乎行之日吾鄉人士咸以君之去為遠

天闊遠日月之光也更酌酒以進君而戀戀留連不忍別余獨以為不然故特述君之得遂壯觀者以俟其行以釋諸人士之離情云

贈靜菴王君七十序

太倉州在吳會東界而瀕海海上蓬萊瀛洲方丈史所稱三神仙者蒼然在指顧中甚邇其地之所產物多珍異人多秀而壽豈非靈氣之所

感會耶余癸卯歲校文南畿所得士是州為盛

其最少者王子世貞世貞之文雄俊有光芒所謂多秀者其果然歟而壽者則未之見也又三年而識世貞之父今侍御思賢君又三年而世貞登甲科官刑曹時侍御君衣繡持斧巡行畿甸一日持一札乞言於余其略曰先司馬公生其與兄兄長於某三十六歲少時失所恃而先司馬又以聽事歷嶺表巴蜀險遠之地兄則敏慧夙成操家政大小有條先司馬不煩內顧及

先司馬謝政歸欲置義田以贍宗人兄能營度以佐厥成奉後母極孝謹然不嗜榮利意泊如也嘗拜官山東藩幕竟不赴自號曰靜菴晚節益蕭散別治園館疊石象虎丘洞庭引陂池紫注而梁之列置亭榭時時嘯歌其間客至則留歡竟日不厭倦喜談天文地理醫卜諸家旨要乃不復問世間事及家之有無而嫂氏溫懿勤敏克順克助今年適皆七十矣神氣愈壯即少壯不能及某也繫官于

朝無由馳以奉觴願丐一言以展祝頌之意侍
御君之言云爾噫嘻所謂多壽者其萃於君家
乎夫人之生也神以為根氣以為衛神氣全而
後可以引年可以長生然神太用則竭氣太勞
則憊故曰恬淡寂寞體其純素者斯壽矣靜而
莫之為養壽之道也靜菴君既以靜自命而晚
節所為入若此是真能遺外勢利守一以居其
靜之至者歟靜之至則不汨其神不虧其氣憂
患不能入邪厲不能襲其壽也固宜自古至人
之道如是而已矣君豈徒得靈氣之感會哉意
者其所與遊必有安期羨門之流以文食以玄
液而人莫得而知也於是士大夫交侍御君者
咸為歌以頌美之珪璋聯累華采炳然余也受
簡安可無言乎因述以為序

午塘先生集卷之八

午塘先生集卷之九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晝溪姚一元校

序

贈福建憲副晝溪姚君序

按察之職所以秉憲制平刑獄以輔佐德化其
設官有使有副有僉事略與御史臺等蓋中外
以法相應而相維者也故其遷擢亦互相出入
以今年春福建缺副使福建太宰李公之卿也
擇推其人尤慎於他省於是以晝溪姚君元山
曾君列名請於

上二君固皆當世名御史也

上則

簡命姚君往焉姚君尤

上之所雅知也初姚君奉

命按陝西陝西故多大郡鉅邑山川險固比控
三邊西連羌落於天下為劉姚君按之林年而
政平刑清義威洋溢吏畏民安夷人款貢不絕

能聲聞于

上已而御史大夫為請代

上命復留按馬夫御史循行滿歲而代載在令

甲若姚君者非

上所深知有如是哉姚君申脩舊條重歷諸郡

又而化洽謳頌四起及還縉紳先生無不指目

曰是再按陝西姚君也然則今日之擢良有以

哉人言姚君在陝西有振窮正俗之仁也糾惡

汰墨之威也補敗興利之知也其政之美固若

此而所以使上下久而益感乎者非有誠信之

心為之本而能然乎吾觀姚君儀正而氣一言

懋而行純是誠有誠信之心者也姚君推是心

以施於福建不以地易不以時化則其治效猶

陝必然也報

九重之殊遇副太宰之慎選不亦大乎如是雖

欲辭內臺之入難矣

壽封君南山吳先生九十序

夫君子負盛德而不待用於時被爵秩章服之

寵則宜有子而仕躋陟華要蒙荷

綸褒以揚其芬而彰於世亦足矣然而仕最蚤

者亦幾壯又率數歲始封則年已老或有不及

待者焉而况封至于再乎再以子封已難而况

於見其孫之仕仕而遷進封且未艾乎此不獨

其子孫奕世濟美照耀州郡為可慶而眉壽耆

老得以久享夫昌大環海內可多見哉吾鄉南

山吳先生實無而有之先生敦厚靜懿抱道而

居以信義交於鄉以忠孝教於家古所稱篤行

君子何以加焉不慕祿位高蹈丘壑於是以其

伯子允祥蜚聲憲府而初封為監察御史仲子

允際秉衡天曹而再封為考功郎中

寵命在躬簪紱儼如士大夫謂者車騎盈門迎

不以杖時先生年蓋七十矣先生固怡然樂也

奚必身為時用哉又十年而允祥允際職佐藩

臬秩比諸侯念先生之養也解組謝政飄然歸

侍娛以畫錦羞以滌漣而允祥之子申甫亦登

第宰邑綽有令名又十年而申甫課最比部累

推為郎中先生則年已九十矣懸孤今日在冬
之季中所以不得從父叔薦觴為歟上余惟先生子若孫咸貴固盛德之報也若夫壽
之高致之伊何先生宅在金曜玉華之間蒼峰
列峙廣溪中流煙霞幽竇萬塵不到意者有君
南陽菊水青城杞能常服食以為助歟或遇異
人授禁方呼吸吐納恬淡守一脩道而養壽歟
訊之申甫申甫笑而不答越數日則持圖示余
中繪五老人而請余書其上方余乃悟先生之

卷九

四一

壽得於天者也五老人世傳五星之精也五星
之精降生于地而為人先生其猶五老乎吾嘗
見先生長軀而脩髯其聲似鐘其步似飛吾以
為神仙中人也而今其壽果若此稽康所謂特
受異氣稟之自然先生以之助於地脩於人又
何足云然則先生優游而長生也豈惟將以申
甫封其雲仍之顯遼固歷閱之必矣庸書以賀
奉賀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塘聞公七

十壽序

大臣者天子所與其為治者也惟其居位任職
張使天下民皆安俗皆厚而事皆集則所以報
其君者為甚隆而天必畀之以遐福夫安民厚
俗而事集也身為之有弗及焉無亦眾才是賴
乎而進退之柄大臣寔司之故必具寬裕肅恭
之德秉堅凝靜遜之操而濟之以明察擴之以
寬容夫然後眾才各適其用而治成矣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塘聞公真其人也公由
甲科起家即署歷應天尹太常卿刑部侍郎凡

卷九

五一

為三品九年而始遷為尚書又九年而轉吏部
當是時公卿大夫有如此其滯者乎未之見也
滯而有弗動於中者乎亦未之見也公坦坦施
施惟知靖共厥位而已略無幾微見于言面出
入而都聲績茂著其盛德雅操何如哉則所以
表率庶司者已有其本矣及握銓衡乃慨然以
天下國家為己任曰吾之職古所謂純百官均
四海者蓋治忽所關也吾將行吾道以觀其成
於是宣其德行以示之軌儀告於故實以一其

章程綜覈九流品藻百職上賢顯能崇實抑華
振淹黜倖補其敗事而去其苛條使為善者有
所恃而為惡者有所畏天下于是曉然知公之
所以表率進退乎人物者其道如此故外而藩
臬守令疊疊焉以惠民為心敦行撫字使天下
攝然安于富庶內而諸曹長屬協恭奉職動無
秕政而庶績咸熙士習丕變守道巡分不為速
進倖免之圖而敦朴廉貞之風以興夫是三者
誠太平之基而社稷之衛也公之功大矣哉用
是翊贊我

卷九

六

皇上中興之治赫然隆盛邁古昔焉然則所謂
天子所與共為治者非公其誰歟故
皇上之寵眷日益加巍乎位極人臣而純嘏肩
壽天之與之也又且惟日不足焉詩曰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於公徵之矣
雖然惟天惟
皇上于是三者固思其終而圖其永也安得不
使公之後祿豐崇綿延益進而不可量乎是歲

七月十有二日實公七十初度之辰京兆胡某
光祿張君太僕盧君偕來屬如霖為言以賀如
霖於公忝為鄉後進且有姻安敢以不文辭故
敬述公之所以得君得天者以慶今日以期將
來云

送陳鳧川如夫之撫州序

夫懷利器者必用于時其所遇有早晚則數也
吾少時與鳧川陳君為文章之會見其下筆輒
數千言滾滾無停綴竊謂利器在君握中一戰
而魁天下必矣然屢試屢不捷竟以選貢貢于
廷凡貢計其廩於學之久近需次而登者其常
也君獨拔不以次其重與甲科等寔惟今
上始制也然行之數年復變如常故人咸羨君
之遭而不知非君之志也君乃再試京闈又不
捷嗟乎何其遭之難耶去年冬君來都下謁選
適松泉夏公以大司徒遷冢宰鑑空衡正初政
濯濯而君出其利器以就試冢宰則撫案嘆曰
此明達宏博才士也曷為起家于貢不可以不

大用之遂拜君撫州推官撫於江右為劇郡而推官佐守平刑獄非明恕並用者不能使民無冤故往往以進士為之進士精儒術洞吏事也乃今家宰以是授君豈非以進士待君乎雖不錄于場屋而卒取重於銓曹非教耶吾故曰懷利器者必用于時雖然家宰豈以是徒榮君哉期君能舉職以惠民心夫撫地廣而人稠或者謂俗尚氣多訟不易得其心果若是于君最宜何也君之先大夫為廷尉決疑平法常懷審慎之心多平反種陰德天下感而頌之至今不已吾知君之得面命事示者誠深矣行而效焉沛乎其必達也撫寧不大治無訟乎行之日鄉士大夫咸為詩以贈之吾與君交既久又君之子為吾之壻故特序焉

送二屏嚴君姻丈之官福建序

藩司之有理問其職猶古之司法也方伯總政事之綱視其成要導宣人主德意撫綏一道之民以贊政太平而削爭折獄之事理問掌焉

重垂絃科律是綜蒞專署以嚴聽斷置六吏以給案牘實重且繁一道民命之所係也得其人則刑清事治而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簿書叢委而冤無所控甚或過而猛焉則百姓畏如夏日手足無所措矣故天曹于茲選恒加審慎非有文學諳條令肅給而慈和者弗授也今年春吾鄉二屏嚴君庚陽王君訥選得是職並時司法於閩廣二藩人咸美之而余與嚴君曩又同補學官弟子遊從久之其為人明而不刻和而能斷有謙退君子之風信天曹之得其人矣雖然吾聞聖人立法所以糾慝詰奸禁民為非使之入於善焉耳故刑一人而萬人懲蓋仁行于法而非於法戕民也矧今天子屢下欽恤之詔蠲除煩苛專務休育論者以為庶幾刑措之美則持三尺者逞其才辨勇於驚擊甚未可也嚴君達古今之典承天子之意是將發哀矜於得情之訊施平反於獄罪之書俾肺石無冤諍庭閑寂而方伯之仁

化有所助矣。然則常仁壽之平恕。徐有功之恩信。豈得擅芳於前史哉。余深有望於嚴君。而述之以贈其行。

奉賀大總憲東洲屠公七十序

嘉靖己酉。左都御史東洲屠公七十矣。仲冬日。則其始生之辰也。吾浙之大夫士。自宰輔南渠李公而下。凡百二十人。咸詣公之堂。奉觴稱壽。而屬如霖序之。如霖嘗讀漢書。見漢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竊謂丞相佐天子進退百官。寅亮天地。尊且重矣。而御史大夫顧獨出卿佐上。與丞相等何哉。及究其行事。然後知古人之意。至深遠也。夫天下所恃以為治者。惟道與法。

天子與丞相論道。密勿而布其政令。使無御史大夫維持糾繩于外。則紀綱不肅。天下不將無法守乎。故重其任。所以尊法也。當文景之世。海內稱治。平然考其時。丞相皆寬仁質直。而御史大夫如衛綰。直不疑。悉以長者稱。是以教化脩明。法度齊一。天下獲休息焉。由是言之。論道執

法之官。交相贊以成功者也。其並重宜矣。而有不賴於老成人哉。我

國家設左右都御史。即漢御史大夫也。坐蘭臺。握天憲。不以一事為職。而六曹諸務。有不法者。咸得總察而糾正焉。又每歲遣其屬循行省郡。以整肅百度。上下相維。累世熙洽。逮正德末。禁網稍疎。姦偽萌起矣。今

上中興。慨然用英毅者。威以擊斷。二紀以來。風靈藏奸。姦慝殆盡。則復思委任老成。濟以寬和。

用養平康之福。乃特命公以大司寇改左都御史。豈不以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操。慎重之心。宏廣之量。為一時老成之冠。非止衛綰直不宜。恂恂謹厚而已。公既受命。總方畧。一章程。廣教化。勵風俗。務持大體。不為苛刻。而諸御史奉使于外者。亦莫不率公之志。循法守正。樹其風聲。於是

朝著肅清。海宇乂安。即文景之盛。不足言也。公雖以年至。將授禮以乞身。其可得乎。且自昔老

成人往。富貴壽考久而猶昌。蓋天道報施所必然耳。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公以老成執法殿

天子之邦。非所謂邦家之基者耶。由此秩益崇。壽益增。皆天之必報公而公所自致者。何假于祝頌哉。雖然如霖所以受簡而不以遜者。誠念弘治時我從祖莊懿公嘗居是位。躋是壽。迄于今五十載。而公位與壽適相合。其歷官年數又同也。夫五十載之間。吾卿仕宦不為少矣。若是者僅再見不亦難乎。然公之道德功業。過我從祖遠甚。而時又有李公為宰輔。偕卿大夫士以壽公。此尤今日之盛事也。是用序之。既以慶國家之有老成。永太平也。而因以申吾鄉之私

送沃州呂君赴留都序

呂君以進士選庶吉士。罷而宰溧陽。政成而徵為御史。在臺中十有三年矣。今年秋吏部推擇可為南京光祿少卿者。上其名。天子簡而任之。且行其仕而同榜者三人。交而

同志者亦三人。會饒于陳氏之第。退而予以言。贈焉。予惟士固有懷奇才淵識而敢於有為者。聽其議論。若超卓能成事。及至而為之有成。而名彰。有垂刺決裂而敗績。何則。係于養何如也。故典籍所載。几樹茂庸。建大業者。率養之。于素而推行有本。夫然後處天下之事。沛然有餘矣。吾以此論天下之人。百不失一。若呂君者。其居望也。百司有慝。則糾之。

朝廷有違。則匡之。政關利害。則陳列之。疏一入

而

天子俞焉。惟其言之當也。及受

天子簡書。巡行蘊松諸郡。蘇松諸郡役繁而賦重。百姓凋瘵。下吏舞文。桀民傲法。其難治也。君至。發奸摘伏。興利崇教。風俗丕變。民生優裕。先君而按是地者。莫能及也。其最大者。蘇松種稻。稻以水為利。地卑水東北入於海。邇水道多堙塞。淫雨數日。輒漲溢。害歲比不登。君條其疏濬五策以告于

天子下有司而行之蘇松屢獲豐稔之盛歌頌至今不絕去秋虜入為患大興師旅君適監視十二營出謀設脩振揚軍威不獨勦俘馘審功賞而已日獻議慮咸中機宜虜既去而君請築外墉環城之南誠以城南四方之商貨湊焉與三隅不同尤為虜所垂涎也

天子嘉納之經營有緒而或中沮焉久之則創為墩臺垣塹實因君之言而小變其制今歲虜果不敢覬覦伊誰之力君之所為其彰著者如

卷九

十四

此他不暇悉論縉紳先生以是皆羨君之才識而豈知其有所本哉君為御史十三年往往移病歸沃洲山中前後凡七年屏居一室考先王之典辨治亂之原稽

國家之制究性命之奧久矣若夫山間之烟霞變態卉木榮瘁皆足以察天運識時序而得順動之義其養之不已熟乎故出也動而道存行而有功往歲奏課為臺中第一豈偶然哉吾嘗竊言若以君居廟堂委之大政而聽其設施則

太平可立致今何以摧而置諸散地哉是職也

簡而易人可為之而奚必君或曰銓選之序不

惟其人惟其資君之資固當得是嗟乎異哉雖

然天意無乃使君愈增益其所養乎君佐長僚

掌邦國飲食酒醴之事脩其儲脩而謹其出納

則職已盡矣況總之以長分之以屬君何所為

閑暇寂寥與沃洲山中等耳豈非所謂吏而隱

者歟君之養於是而增益固也然吾則以君之

養既足矣天之意殆欲及于乎君在京師士

卷九

十五

感君而善養者頗多予其一也留都之士豈無

慕而興者乎有問養道于君其以君之素所養

語之安知感君而善養者不如京師而天之所

欲及於人之意庶其慰乎若然則君固欣然於

茲行而吾可以為異日任事而成名者之慶矣

書此以質

午塘先生集卷之九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以來恢弘

祖業夙夜兢兢惟賢俊是任治功大彰然賢俊之任其初進也羅以科目而始於鄉鄉之貢之也第其文而舉錯之量其地之產而多寡焉此

卷十

我國家制也是歲秋臣如霖恭承

簡命來主應天試事士之操觚挾牘而進者四千五百有奇三試之閱其文可取者殆數浮于制乎而制不敢踰也嗚呼

皇上作人之效盛矣哉夫自古天眷興隆之運而人才乃生上有躬行之化而人才乃成成而盛者非化久而人深弗能也備是三者其惟文王乎故思齊之詩歌詠文王之德交神人居官廟慶陰夷至詳且悉而必以古之人無數譽

髦斯士終焉夫無數敬之謂也文王所以敬其萬化表儀四方者咸本於敬而又引之以壽考其承休而興者烏可量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有由然也文王既沒道化之隆不在今日乎皇上握符凝

命履中興之運脩已治民惟敬惟一而又著為箴訓以示天下

聖澤之所浸潤淳風之所嘯拂於茲二紀誠與文王先後一揆矣是以徼外之夷猶知回面慕

卷十

義遐陬之人無不竦企而談詩書而况於南畿根本之地乎乃今績學之士思躡風雲之會若是乎其多也固宜然臣之所取特以文耳其德與造詎亦有與文不相協者乎臣聞之文者心之經緯也孝弟者其詞溫剛毅者其詞雄直亮者其詞切通敏者其詞辯廉介者其詞索夫溫而有理也雄而不肆也切而不訐也辯而不騁也索而不傲也則其中之持敬又必然矣諸上之文夫孰不類於此乎臣於是因其文徵其德

與造益慶其遭時奮庸而無遺伏之歎也雖然
臣復竊有慮焉昔者子夏孔門之高弟也悅夫
子之道已深一旦出見紛華而心動焉甚矣執
德之難也諸士行將試春闈對

大廷登於庶位有祿秩之榮使遷于外物以變
其初豈所望於諸士哉其尚恒思

聖訓而以敬一相勵翼演之文者勤而行之以
昭其德造全其譽望而顯庸其勲業則不惟弼
成太平有道之長以副

皇上任賢俊之意而主司亦與有光矣諸士勉
乎哉

封按察司副使默齋游先生偕太宜人
雙壽序

嘉靖庚戌春方伯游君行簡朝于京師余過行
簡館問其嚴君默齋先生起居筋力飲食加否
行簡曰家君今年壽七十矣視昔愈益健三月
十二日寔其生辰也而母氏則長於家君一歲
然皆已承

封命家君為按察副使母氏為太宜人某今已
於事而旋將過家奉觴稱壽以盡人子之情子
同年最厚者盡惠之一言余因憶曠叢同行簡
為庶吉士數謁先生於邸第先生方巾古服步
止儼恪時先生年已五十矣形臞而氣充其目
炯然其髮黝然談古今得失久無倦容余退而
語人曰先生必壽也今果然乎余嘗讀莊子書
及素問矣周之言曰吹煦吸吐故納新熊經鳥
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術也先生豈嘗為之
乎岐伯之言曰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終其天年
度百歲乃去此保壽之術也先生豈又嘗為之
乎皆未也果若其言必遊方之外寂然守一絕
當世之務其動於中者也豈聖人之道哉先生
聖人之徒也吾觀先生之為人而確清而
能容明乎仁義而物不納其靈臺德則全矣其
令睢寧也示之以畫一篤之以慈和博之以禮
教六年而民之困者饒殘者化流離者還其居

政成而乞歸功則茂矣。夫德全則神不虧功茂則報之豐。故慕蕭以壽考歸不爽之德。南山以眉壽歸民之父母。蓋聖人之所謂壽者如此也。而先生以之。豈若莊周岐伯拘拘引保齋避世離類哉。夫蹈道而得壽。天下之所共仰也。余言可已乎。然蹈道而得壽。先生之所能也。壽而不朽其在行簡乎。行簡往時在館苑則以文著。陟烏臺則以能著。參大藩則以惠著。總外憲則以明著。可不謂賢乎。而推本其所自者。莫不稱先生。且為先生與太宜人慶焉。矧是行也。旬宣兩浙。勲澤峻大。又將由此而躋廊廟。益廣先生與太宜人之教以佐

天子致太平大行其道。則先生與太宜人身名並榮。垂之無疆。行簡所以壽其親者莫大矣。而又何假於余言哉。請以是言歸而脩先生之壽。觴何如。行簡曰可。遂書之。

送二溪張君之瑞金序

國家設縣令付以赤子使拊循長育意至厚也。

然地有大小才有長短故往往因地而擇人務相宜焉。旋其治為易而其澤遠究。

萬一有不宜則既試而又旋更之以必稱其才。此銓政之善經也。去年冬二溪張君來謁選得瑞金令。瑞金于江右偏邑也。疆域不過數十里。賦寡事簡而張君之才則宏博敏達遇事輒裁。如利刃新發於硎。辨折古今議論得失如水赴壑而鑑照物以彼才識即赤縣神州十陪瑞金者治之有餘裕也。而僅試茲土誠用之小失其宜矣。行之日鄉縉紳先生餞於都門之外。咸惜之。舉酒以祝曰。庶幾其一試而更之哉。余于是揚言於眾曰。諸先生知張君可謂深矣。而豈薦於愛者何則。因地而擇才。

上之所以任下如此者為民也。然而士君子之自處惟其所任焉。出其才以應之。盡用以彰其能可也。蘊蓄以俟乎時亦可也。何彼此之擇乎。昔子賤孔門之高弟也。其才為何如而乃為單父宰。單父非邑之鉅者而子賤之才浮焉。故事。

理民安終日鳴琴而已矣而其治之善稱之至今卒莫有及之者夫豈待大孔子大聖人也其才又何如而乃為棄田為委吏棄田委吏視令又卑矣而大聖人為之不以為非其宜方是時歛其經世之具而不盡用也及其宰中都任司寇也其所施設固自其前牛羊當會稽者以充拓之豈嘗有所增益乎張君聖賢之徒也吾願其鳴琴而治臨蓄其宏猷茂略俟他日躋顯位而盡用之以樹經綸之業不亦美乎今日之更

卷十

與否又何必論縉紳先生咸作而稱曰信哉愛張君莫若子乃復酌以飲君既醉而別

贈符卿東洑徐君七十序

余少時聞長老言少師徐文靖公在弘治時相天子致太平功銘鼎常久而且偉自昔丞弼之臣鮮有其儔及余官翰苑則見其孫東洑龍潭二君司符璽於禁中贊謀猷于督府比肩鳴佩咸有能聲人以方陳紀謚云則曰休哉文靖公有後而賢如是非其化導之善而能然乎今

年春龍潭君過余字東洑而言曰語德帝前國家褒寵先少師官于中書供奉

王言惟敘恪累遷至尚寶少卿食祿五十年春秋七耋矣正月二十九日實其初度也某無以為祝願乞一言余曰唯唯余惟文靖公歷事三朝其在國也以忠貞輔君德又敷善政薄海內外濡澤而寧百姓罔不頌之其在家也捐祿入錫資置義田以振不給請命于

卷十

朝引之弗替宗黨又罔不頌之功隆德威食報必大天豈無意乎是故不但使公之子孫多賢而必畀之以遐祿綏之以眉壽余嘗觀世之為壽者吐故納新以鍊氣虛無恬淡以養神渺然絕俗離世者也而東洑君何嘗為是哉方且趨蹌朝著夙夜脩職其年七十矣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彼鍊氣養神者卒不及焉豈非得于天者厚耶然則由茲而躋期頤齊鑿松不可量矣時維上春我冠錦衣俯視庭階蘭玉森然青觴疊進其樂何如文靖公黃以元老居大位居世

其祿而年復高詩曰不顯奕世其君之謂乎天之報施功德信不爽也今因龍潭之品而知東洲君之所以壽日嘉龍潭之並美于是乎還書以贈之

贈山峰阮公平倭遷秩序

明興一百九十年天下無事兩浙三吳之民惟上農不識爭鬪一旦倭奴入寇遠近騷然無以為禦其虔剔芟夷之勢連歲益張居者奔竄戰者瘡痍

西卷十

九

天子震怒乃選忠實有才畧者以更督撫之任維時山峯阮公以憲副擢僉都御史撫治閩浙行軍用兵之令悉自公出公至則諭吏士曰聖圖廣大如天日本實我貢獻之邦奚可容反吾必殲此小醜以報

國恩于是繕戈甲飭旗鼓訓吏士以見可知難之策威聲日振未幾

天子命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甬江趙公來董戎事與公謀合遂會總督軍務副都御史胡公合

四方之兵搗賊巢不三日而誅捕靡有遺虜聞天子嘉之三公皆加秩而公實為副都御史諸郡賴公全其城土寧其人民莫不奔走稱賀而我郡守潞南李侯屬余為文余惟行軍用兵之道惟攻惟守不失其則武之善經也初公提兵至桐鄉賊數萬圍城設具九攻公距以矢石沃以鎗鐵鉤其雲梯鋸其撞木相持四十餘日城中膏火絕公乃筒燭由水而入陴上列明如初賊驚以為神解而去兵法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公其得之矣及賊據乍浦之沈庄掠蓄金帛子女嬉笑無忌憚沈庄之堂室多而大環以水濠三匝又樹柵焉賊自以為金城湯池之固也便則出剽否則晏居公選千金之士數百先渡濠薄其柵因鼓大衆進戰數十合賊不利退保乃縱火賊復出將士疾力戰斬首二千幾百生捕者數百焚者奔而溺者不可勝數沈庄之賊於是一空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公又得之矣有此武功豈偶然哉昔韓退之論淮

西卷十

十一

蔡之功曰惟斷乃成觀公下車諭衆數語其威
賊之志已定而斷然不肯惑於他議善守善攻
特其能事耳公嘗提督吾浙學政收行道義論
說經旨學者慕而興濟濟焉嗟乎文武並茂周
稱吉甫公越千載與之齊駕美哉余是以因李
侯之請而論叙之特使萬邦之憲公者如憲吉
甫焉夫豈但為閩浙之慶已乎

賀封君白溪鄭翁陳太宜人雙壽序

若齋鄭公嘉靖丁未守吾湖未及林而化行人
悅又明年其同寅別駕三山盛公督饌抵京師
已於事而竣則語余曰若齋公莆人也其父白
溪翁溫恭樂善純孝著聞有道而隱者也以若
齋公貴累封至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與厥配
陳太宜人義冠繡服偕老于堂翁今七十有八
矣而太宜人亦七十有四其初度之辰咸在仲
冬若齋公握虎符受專城之寄能以二千石祿
豐其脩隨而不能頃刻離其守土奉觴上壽某
也且歸敢請一言寓祝于翁庶幾慰若齋公懷

思焉耳余惟具慶之樂非特人子深願雖

朝廷亦為之重之每錄進士名第必書之曰某
也具慶某也嚴侍某也慈侍以冠於宗系之上
世之覽觀者至具慶則歆艶嘉嘆以為人生之
至榮也若齋公推己未進士其同榜四百奇而
具慶僅二十餘人當是時已稱為難得矣迄今
二十餘年能無恙若時最者幾人乎其荷

綸褒至再而優游祿養者又幾人乎若齋與太
宜人可謂純嘏全盛士大夫掉鞅仕路者鮮能

攀而倫之矣吾聞仁者靜靜則多壽翁雖未嘗
識面而因若齋公可以測知其養身繕性之道
若齋公之治湖也綏以惠愛蒞以平恕緩征簡
役專務休息而百姓恬然寧居而不匱跡其行
事大都類蓋公之清靜云必其家庭之間素所
授受者若是也蓋公善治黃老言黃帝老子皆
長生而蓋公亦高年世故尊之而不名翁其得
老子蓋公之道歟仁而靜者歟吾又聞莆之陳
高壺公諸山為仙真窟宅自昔而記之今其石

有古篆奇文隱隱作龍蛇狀如岫嶠碑尚存也
翁時時往來山中豈嘗遇所謂僊真者而傳
術歟不遇其人必讀其古篆奇文默而悟歟宜
其年愈高而身愈健與太宜人偕老並榮也由
今為耄為期而封號薦加焉以坐觀若齋公之
晉秩廊廟勒勲彝鼎必矣余繫官于朝既無由
謁賀翁又不能從三山公祝於郡堂謹述翁之
所以壽以徵翁之後祿焉

送大中丞雙泉劉公巡撫宣府序

卷十

十三

今年秋胡虜諸部落入塞寇順義昌平殺掠入
畜

天子震怒遣將出師禦之而各鎮貔虎之校四
面並集霆擊風偃汎掃出境奪其所驅已而議
者謂薊州宣府大同環京師東北屹然大屏蔽
也往者巡撫得人兵威大振虜畏遁且不暇况
敢妄覲覬茲咎在巡撫宜擇沉勇有材智之
士往代之而宣府尤重且急于是我同年友山
東按察使雙泉劉公適徵至遂拜都御史授節

鉞撫宣府馬頻行其同寅一江顧公屬余為文
以贈之余惟戎夷之患詩書所稱自古所不免
然未若胡元盡有海內而君之此其勢橫橫橫
狙何如也而我

太祖不階尺土提義兵誅滅其主返中國帝王
之地

成祖遂都于燕攘却殘黨踰數千里大漠之野
蕭條無遺寇於是驗圖考傳脩秦故塞因山川
之險增繕序堡威暢而勢尊至於今百數十年

卷十

十四

邊陲晏然無大吠之警而况於畿輔乎故夷狄
遠遁而久安無事漢以來莫之及焉矧今以金
盛之力制之宜若摧山壓卵至則靡耳而彼顧
得深入以逞何哉乘我一日之弗戒也夫撫臣
統率吏卒務備塞者也不戒之咎誰諉乎
朝廷更用才賢責效將來之意殷矣余觀宣府
西連恒代東接遼海延亘千里帶甲數十萬選
車驍騎數萬長戟強弩莫能當天下一精兵所聚
也公行矣養其勁力而鼓其銳氣則隨所用之

一可以當百何事而弗濟乎公嘗為山西參政出入邊徼歷覽宣代其險阨風俗知之既悉經數歲使虜不敢犯晉地謗客效驗又章章為縉紳所稱說也乃今建牙開府操張弛之權使盡出其所蘊蓄以見諸施設豈徒遏寇而已哉將必佐

天子討罪敵愾以嗣

成祖之宏烈殷克見方周襄獵狻異世而同符

矣余雖不敏尚當濡翰咏歌中興君臣之盛紹

卷十

十五

雅頌垂之無窮贈行何足云乎公其奮然而為

之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一

四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記

湖州府修城記

湖州郡州一縣之東連吳會西達金陳碧湖盪

其胸貝區潰其尾民藝稻秫桑麻土產繅繅四

方之販夫去留閭閻惴惴哉浙西一都會也知府

潞南李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登城周望曰

卷十一

嗟乎湖之為郡山川闐闐清遠殷賑而其城若

此弗稱吾其可以已乎乃召其僚屬而謀之僉

曰唯唯此保障之急務也當舉于是鳩工庀材

增高倍薄創築箭臺五十有二其南北水門庫

而地南受百川之滙舳舻往來尤為要衝公檄

歸安知縣李子任其北烏程知縣蔣子任其南

蔣子則奉公區畫朝夕匪懈夾城而隄岸以百

車洞其深淵化為平陸乃下巨木以負貞石洞

開三門厚加于舊尋有四尺高加三尺上建二

亭翼如煥如凡用金三千五百有奇而公實捐俸以助之其工肇于嘉靖丙辰十月某日迄于丁巳某月某日乃饒二石于亭中屬余記其事余惟斯城自秦漢間有拓于唐歛於元廣輪之數至於今無改而蕭臺水門之制茲歲始備以壯雉堞整齊樓櫓弘敞輝夫之泊者駭嘆縉紳先生經是而之官而入觀莫不瞻眺推重邇者野盜竊發城中人恃以無恐家於鄉者咸願入而保焉即使倭寇窺伺如曩日有不途巡而退

道哉公建茲宏構四境以寧其不朽之盛績也歟南門之役甫畢而北不愆期東水門又將度而葺焉當是時尚書致仕郡有兩人幸其遭而觀也若溪顧公紀于北而余不辭紀於南以示永久公名某通判左君名某蔡君名某楊君名某推官吳君名某蔣子名某李子名某凡有事於茲後法當書者列於右亭之石

鄭忠端公祠堂記

工科給事中南海鄭君

嘉靖某年以鄉貢

士入試春官過德清謁其宗人訪求先世故居則已鞠為荒壤君徘徊周覽咨嗟涕淚謂其宗人曰吾聞諸先君云吾先世自汴徙浙之德清者為忠端公自德清謫廣之南海而復返者為靖惠公二公皆能亢吾宗者吾常識于心今而其居顧若是手矧吾幸紹二公餘休以奮身賢科又安忍無祠以祀之傷哉吾力之不逮也又數年君登進士授冬官遷諫垣乃克成厥志翦其地之蒿藿而經營焉為堂三楹中一龕忠端

卷十一

三

公居之南向旁一龕靖惠公居之西向又前為堂三楹為合族之所堂之左右為庖庫繚以周垣植以嘉樹既成合宗人登拜于堂肅恭灌樽神悅而享燕私獻酬人和而孺僉曰宜有文字以垂之無窮君於是請余記之余按鄭氏譜忠端公諱泰其先汴人也其父渤海尉顯之死于宋建炎之變公方九歲乃從舅氏流寓浙之臨平紹興十八年中王佐榜進士授臨安教授遷湖州通判湖歲輸餉餉既重於他路而秦檜再

相又審諭諸路加賦湖民殊困公上疏言本州賦有常額今視祖宗朝已倍三之二以致歲逋十餘萬緡若復徵稅納茶緡雜錢折錢增丁緡民何以給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孰與保國高宗嘉納其言特免湖之增丁緡在湖數年多美政此其尤利於民之大者遷國子監丞致仕曰臨幸四術非吾居吾嘗官于湖湖人必德我愛我遂買地德清五福圩家即今之祠所也公好學工詩文門人經其指授者下筆皆有法既歿門人最其行私相謚曰忠端已而其里因名忠官端與官聲相近蓋稱久而訛焉或曰里人尊公不欲全呼其謚故去端而著官云靖惠公諱通

國朝洪武時有誣訟其父景賢者公挺身代之坐戍南海常居善藥以生人推餘財以振匱南海縉紳咸愛重之年至留長子英補戍而身携衆子歸德清盡復其舊業益勸贖產日富以大以壽終其友揚行素以靖惠謚之實給事君五

世祖而給事君則英之裔也夫二公生值流播遷之際能振華飭行有光於世歿也能使灰生第子哀慕聚崇相與易名之典可不謂賢乎然非給事君激昂通顯輕數千里踰海涉江求遺墟以建新祠則二公雖賢亦將幽忽而弗童觀於此而二公之有後給事君之克孝又可尚矣雖然忠端公雅有功於湖民而靖惠公則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是也即有司與鄉人猶宜世世祖豆之以應祭法而况於子孫乎是用書之以詔來者祠祀二公而題曰忠端從尊也

右山記 比部凌藻泉舊號

今士之必有號號之義大率有二或以志或以地如斯而已其人之情性靜躁出處好惡不同則志物以箴之其居臨帶山川環接林麓佳麗特出於世則假地以章之凌子懋行所謂右山者殆以其第之西皆山也凌子與余共學十年抱道舍和動息俞俞治物無機其始嘗以漫鷗自號余謂子志在廟廊而比類於江湖浩蕩之

物隱淪之徒則似之矣。而非子之倫也。請更一
凌子以故更以今號以語余。因而詰焉。湖之
名山延郡而西。以百數。曠而寥廓者遠。而幽巖
隱者日星籠烟霞。嘉卉奇木羅列而綠縹。禽飛
鳴乎其上。異獸出沒乎其下。壯特譎詭之狀。不
可殫述。真至勝矣。然吾第去子僅數步。子得而
有之樂之。吾獨弗得乎。子而專焉。吾不信也。凌
子笑而不答。余又詰之。豈以吾弟則南其戶而
子戶則面之耶。一捲簾而可見焉。即隱几而亦
對焉。凌晨遊目曙色滿崖。薄暮散步烟嵐。盈胸
而吾或未之能邪。若是則號於子為宜。凌子復
笑而不答。余乃窅然深惟。豁然悟曰。吾何窺子
之淺哉。曾不思子之有取於山之德也。湖之山
其水為若。雲灑萬物。而不以為澤。其洞宿蛟龍。
作雲雨。而不以為功。其材產竹箭。棟橡羽革金
砂。通利匱乏。而不以為利。他日子坐廊廟。展大
德以安天下。雖有大小之辨。而功用則類之矣。
或曰。右者尊也。勸也。子將不獨以第之左於山

而於其德又尊之。以為勸則吾所謂號有二者。
其兼于子與其兼於子與。凌子曰。嘻。有是哉。為
我記之時嘉靖癸巳仲冬望日也。

崇正樓記

諫議戴君獻之族於新都最鉅。賢者輩出。咸嗜
古績學。以故家多墳籍。而君又愈益哀聚填架。
而溢。置君嘗令吾烏程卓然有功德。行舉課最。
天子嘉之。錫之封章。因追其先刺史階刺史公。
為大行副時。亦以考績得封。其先大尹公如故

事

驚龍之文炳蔚三世。士人之榮莫先焉。君于是

歎曰

王言至寵也。聖賢遺訓至範也。不可以與諸器
物雜處。其圖所以尊崇之。乃即其第之左夾巷
而作重屋。復為兩翼。規模顯敞。丹堊鮮麗。而以
向所受

綸命及諸經史。咸貯之。各得其所。蓋始謀于某
年月日。凡幾越月。卒工。榜之曰崇正志。所由作

也先是其地為某寺之間壩棄弗向者數年來僧舍以自便故東向戶而鑿南垣並間壩以臨通衢與邑人駢肩而行行者皆側目弗敢禁及是君購買區如其輪廣與易之僧利而領焉遂復其故戶而君得以興茲役往來者唯觀君之樓巍然而不知後之為寺蓋君能費已以順衆而正俗者也乃若登鼓樓以瞻望則負以朱岩表以三峰大障翠眉左右攢倚蓋環樓皆山也春居而嘉卉飛香夏處而清風自生不陵危不驚遠而晚麗殊勝君得擅焉而君所以名樓之意豈在於是乎嗚呼後之以似以續者能繹思君之意則戴氏之忠孝不墮矣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二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晝溪姚一元校

墓誌銘

明故封南京兵馬副指揮琴軒閔公墓

誌銘

閔氏出河南世有聞人宋寶慶中遭兵盜不能安其家業族屬分散或在烏程或在休寧或在浮梁其在烏程者曰某以貴為將仕郎將仕之

卷十二

子德淵以文學為歸安教諭公其後也公諱聞字行之號琴軒高祖性魯祖綬祖節父珪起家御史歷遷都御史尚書少保謚莊懿自高祖而下皆贈官如莊懿公公生而穎敏不好弄莊懿公以為類已獨鍾愛之學文脩行不待強教經籍子史方技小說無不涉獵習騎射曉音律然不樂應舉數從莊懿公於官親朋書記各以意裁答無不合莊懿公旨莊懿公以都御史督兩廣軍務有權貴人奉千金壽公公曰此物何以

至我我不敢墮家君之訓峻却之未幾莊懿公入總臺憲陟司邦刑位尊勢盛公愈益折節下人出入敬恭不為華靡邀故事宗族效之皆恂恂惟悌人莫敢侮即有侮者置不校循禮而畏法世家莫及也故莊懿公政勩家聲赫然並茂號稱名臣公有助焉正德庚午歲饑公施粟千石救活饑者不可勝數嘉靖初又饑穀價翔貴復出粟千石以貸貧民不論于本已乃焚券棄責人咸德之有踰垣而竊公藏金數廵至數千者公知其人竟不告捕第書其齋壁曰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見者問焉公亦不言其故其能容類如此公能飲飲至數斗不亂坐談古今或雜以諧謔未嘗譏評人家長短或有言者公輒趣行觴以沮之凌練溪司訓嘗讚其像方之漢于公信哉關中孫太白一元豪邁士也一見公語意合於是數與公及陸王厓侍御龍西溪魚憲施菁陽進士凌練溪遊觀名山佳地而公與太白魁梧脩髯動履閑雅甚都望之若神仙

或謂兩人得內卷之術然公壽而太白早世豈其然乎太白既歿公梓其漫稿行於世公生于天順癸未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甲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春秋八十有二莊懿公薨之年亦八十有二所謂類已者殆不獨指其才性耶配吳氏繼王氏子男三宜勗南京兵馬副指揮轉上思州知州娶潘氏封孺人公初輸粟授四品官後以宜勗貴勅封文林郎兵馬副指揮而西配封贈皆孺人宜勗鄉進士娶大理卿陳矩齋之女繼沈氏宜力府學生娶潘氏女三許州同知吳鳳翔太學生潘夔嚴濂其壻也孫男十延慶縣學生娶吳氏德慶府學生娶徐氏大慶娶蔡氏寶慶縣學生娶沈氏有慶娶嚴氏允慶娶崔氏弘慶聘嚴氏公慶道慶廸慶而延慶大慶先公夭逝孫女八許聘沈某沈某唐某賈某莫某餘尚幼曾孫男七一夔聘嚴氏一麟聘陸氏一應聘施氏一龍一清一鳳一敬曾孫女八長適嚴應祖次許

聘慎其餘尚幼公善訓子孫晚節益不倦故皆多才而有文云宜勵等卜今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奉公柩塋於金蓋山莊懿公墓右而以其外孫潘太史仲驤狀屬其從子如霖為銘如霖曩時少孤落魄公知而器之加愛焉今請告而歸也不及見公顧執筆為辭以識公墓能不痛哉銘曰

人恒怙勢維公持卑人恒慕祿維公使之恢乎有容積而能施載永其年以豈本文繫德之讎

匪天爾私

明故封太孺人張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張氏家潯溪在湖郡六十里其間名族以十數惟董與張最著董翁某少負豪氣疎蕩有奇節張翁鳳醇厚力本豐財以禮自約束此兩人者為行不同而意則洽湖人並高之已而董翁聞張翁有女賢為其子請委禽焉張翁曰吾而姓世為姻而翁可人意又如以吾女宜事之遂以太孺人歸其子贈緇脩墓榆公環時

董翁好賓客宴遊久之贊漸乏而好不厭翠榆公乃謀諸太孺人太孺人輒賀益具治鮮羹繼之而張翁數餽遺亦復進不敢私吝是以不知翁之乏而翁亦自忘其乏以是宴遊終其身姑陸氏御諸女婦嚴解有常意者獨愛太孺人雖患怒見太孺人即閤憚太孺人每晨謂畢入庖講竹雖惟恐上食有索或翁宴客夜深罷必躬滌器屏除然後即安姑憚之使休終不休曰吾分也姑既老奉類樞侍藥膳未嘗離左右

故湖人莫不稱孝敬用為儀式翠榆公篤學不得舉邑邑成痺而子份方役於官官之貪冒者又日侵之公憤而痺轉劇太孺人引義開諭勸以醇酒公為聽之飲而歌自適然太孺人見公即好容相寬見子份即泣下責之曰乃父老且篤孺子弗樹立何為于是份月役且學十年而舉於鄉公猶及見之也份為翰林院編脩以重建

太廟恩公與太孺人獲今贈封而太孺人則恨

公先逝每歲時嗚咽歎息或至廢食去年冬至
日展公像拜之色慘慘俄而痰鳴喉中口目不
張更三四醫療治稍稍啖粥矣決旬忽異風掀
幕撼牀病遂甚翌日竟卒實嘉靖二十八年十
二月六日也余聞翠榆公卒時有風亦若此豈
太孺人思之極而氣相感耶太孺人性端和常
於靜室中絮几榻焚香坐不喜綺繡其嫁時綺
繡衣尚在笥往往改製以衣諸孫其撫婢僕尤
有恩卒之日份慟而絕既甦數日又慟而絕余

卷十二

六

相醫治之得無害可謂孝之至矣子一即份娶

顧氏封孺人孫男一允治聘茅氏孫女三許嫁

嚴應鯉子仁徐三錫太孺人生成化癸巳三月

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卜以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歸附翠榆公之墓在吳江縣小豈圩銘曰

維尋有翁稱兩賢乃契乃媾婦德宣有子而文

登于天振藻綸緯流八埏

封褒恩溢雙龍箋既顯亦壽從夫還水深土埴

安茲阡

明故慶陽府知府王公安人陳氏合塋

墓誌銘

王公諱佩字朝鳴文安人也九歲喪母端慧不
群長而力學名冠鄉縣登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奉

璽書按行沽頭河開排決壅滯啟閉以時漕艘
利涉僚夫歡呼境內旱蝗公率衆以禱甘雨大
澍禾稼不害沛人德之立石頌焉考最陞營繕
司員外郎監陶於清源兼理河政時

卷十三

七

太后梓宮南附從舟以百數而天久不雨水道

淺澁公相度疏濬遠引朝陽之水一夕而兩淮

盈溢至則乘流鼓棹連艦以行於是有所爭水者

欲起閘先發其人官於齊魯力能勝公公慨然

以大義拒之爭水者憑氣來聞公抗疏白于

朝詔逮其人廷笞之死焉忠直之名動于遐邇

陞郎中監通州大木無幾何陞慶陽知府慶陽

民多慣忤玩法公剔蠹剋弊勸學興禮平亭疑

獄誅鉅逋盜民俗大變咸懷愛戴而旁郡寃者

亦來新於庭無不稱平而去巡撫都御史趙公廷瑞巡按御史周公南僉其才識獎薦之縉紳先生皆與公輔期公而向之爭水家私憾不釋謗議沸興公因免官老稚悲啼遮道留行公慰勞再三始獲驅車以歸公性坦夷外若朴而內涵精粹以故所歷輒著聲績公能詩晚節益喜作然成輒削藁存者不多曾祖輔祖翔父深封工部主事母周氏繼母亦周氏同族也贈封皆安人公事繼母甚孝撫教弟之遺孤不異已

卷十二

出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以疾卒配陳氏封安人有德而克助先公五月卒實是年四月十一日也子三惟時太學生惟幾縣學生惟玄尚幼女一卜以三十年某月某日合塋于城西郭里村之原惟時不遠數百里走京師乞余銘其孝而知禮乎銘曰

維聖有言仕以行義義則由己崇卑若位公即于曹曹務不墜公判于郡郡人蒙惠推而大之何任弗濟我固望言惟公無媿伉儷同歸高原

伊蔚刻銘貞石以詔後世

東城兵馬副指揮閔原禮墓誌銘

嗟嗟原禮道未光位未顯而乃客死都下耶原禮於余為從子少余一歲是能亢吾宗者而竟止於此痛也何如去年秋原禮始筮仕而余之官南京天大雪原禮送余出彰義門外今歲之冬余家居而迎原禮之輓相別甫暮耳乃銘其墓不覺淚之潸然下也原禮諱嘉慶別號主敬松溪縣丞諱宜勛之子贈南京中府都事諱閔

卷十三

九

之孫少保蕪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莊懿公諱珪之曾孫也五世祖諱性高祖諱綬曾祖諱節皆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原禮少聰慧游郡庠入太學有才名人皆望其陟巍科躋臚仕而卒不得一舉命也原禮事父松溪丞母朱氏甚孝松溪丞既謝世執喪極哀朝夕侍母上食問衣服寒煖無倦富選不肯行曰母老矣吾豈忍舍而遠行以求祿耶毋聞其言為束裝強之行不得已而一至吏部輒棄而還數月母不樂曰汝願

不以祿養為孝乎又強之行不得已而復不
卸除東城兵馬副指揮迨冰泮即遣人迎外
抵天津而原禮疽發于背卒先是松溪君嘗疽
發於背更數醫無效原禮吮之乃愈已而原禮
亦生數疽卧逾月今年

三殿災原禮董課除礫之役勞瘁復疽始以父
今以

國忠孝之報君此天道何如也原禮魁梧自誓
而長善為容儻正直言語不阿亦不談人隱

卷十二

十一

慝故鄉族人咸敬信之鄉族人有爭者輒居閒
講解至出已貲以為媾又能周人之急特異母
弟友愛由衷各為治新第以滿其意視從兄弟
厚如同胞有其怨者出為姑之後好讀書無資
原禮教遺之錢粟生於弘治甲子十一月十七
日卒於嘉靖丁巳六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四
勤于

王事而死故得給傳置以歸有賢達之子不狃
於俗故能奉其柩入於堂而後議葬事吁亦足

慰矣配蔡氏大理丞中孚之孫指揮使希賢之

女有淑行子男二一鶴安吉州學生娶提學副

使陸君時雍之女繼太學生徐州之女一琴府

學生出為從父貞慶後娶參政沈君師賢之女

女四兵馬副指揮包君大夏之子縣學生汝麟

副使沈君蓆之孫鄉進士令開鄉進士沈君端

之孫府學生之陰參政陳君良謨之孫州學生

弘濟其壻也孫男二宗孔聘序班崔君碩之曾

孫女宗魯尚幼以十二月三日扶柩至張村之

卷十二

十二

原十一日寔馬附於松溪君之左禮也其兆則

原禮所豫營銘曰

閑於湖郡宋汴徙焉食祿

皇朝簪綬蟬聯迨我原禮里閭稱賢乃畢其官

乃畜其年匪人實天而吾又何言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二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三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晝溪姚一元校

墓誌銘

大理寺左寺丞見湖陶公墓誌銘

嘉靖乙卯十二月十四日大理寺左寺丞見湖陶公以疾卒于鴈湖里第又明年丁巳七月其嗣子九疇來告塋期而請銘奉公遺命也余與公戊子中鄉試同壬辰登進士同宦于京同往來道古今事論人物高下意莫逆也別五六年而公溘焉捐賓客遊泉下嗟乎痛哉奚忍執筆為公銘而又奚忍辭耶乃披淚而述之公諱謨字大顯號見湖其先世汴人也自十六將仕從宋南渡居嘉興之金橋至菊隱翁始徙秀水鴈湖之澣元遊兵入邑界剽掠菊隱倡集鄉之壯健者斬木為兵以禦之元兵聞而懼退若收電菊隱戒子孫曰吾家世衣食于宋土宋今亡矣汝曹慎勿仕於元故其子孫終無仕元者菊隱

生君疇君疇生宜中宜生生長原原生士敬士敬生鉦鉦生澤澤生楷贈御史楷生儼累官河南副使以公貴進階中憲大夫配姜氏封太恭人生公兄弟四人公少而聰慧喜讀書純粹謙恭言動不苟御史甚愛之副使正德甲戌登進士除陽信知縣姜恭人常隨而之官公晚而請曰陽信水陸行三千餘里而女弟年及笄宜留弟訓尚在懷抱遠行恐受舟車震撼觸風霧亦宜留恭人聽之居數月公出私錢盛為奩具歸女弟於許梁撫弟訓燥濕衣服必親視延師教之有成矣弱冠而歿其待諸弟妹友愛尤脩公既入庠文名日起遂登科甲除建德知縣建德地狹薄而民淳公為政務清靜不為細苛踰年監察御史聞人詮薦公才當大用乃調莆田莆田閩之劇邑也素難治公至則寬徭平刑察利病而罷行之重學校崇禮信人心大悅能聲籍籍在莆田二年而監察御史白貴方涯李元陽數獎薦之徵為四川道御史奉

命摧離山西經理有條法課不虧而鹽戶商者咸稱便還御史大夫重之俾攝六道事懷印疊疊人以為前此未有也時武臣怙寵驕縱行多不法故人士側目不敢言公獨抗疏劾之武臣竟致于理未幾公以病歸既愈復官奉

命巡按江西其年當取士與計偕故還而遣公公嚴率百執事得才士多于曩時贛州盜起黨與鈎連流劫鄉邑良久莫能制公設方畧令號勇數百人追至湖廣界擒之還

朝巡視京營稽尺籍清占役以千數卽伍克而軍容肅陞大理寺左寺丞階奉政大夫明于律令而立心仁恕獄三年無一寃者寺缺少卿公當遷其性端簡不阿奉當路竟遷其後者輿論為之不平公曰利鈍有數非人所能抑揚吾亦何心焉居無何副使公訃至公號奔恨不聞屬纊之言日夕號慟治喪塋有禮服闋當赴部以母八十侍溫清朝夕上食不肯行姜恭人為治裝勸之行公婉辭以對終不行故得與恭人

訣哀毀成疾未小祥而公卒距其生弘治丙辰享年六十公為人外和而內介不妄與人交不善飲酒然談笑勸酬竟日不先起也副使公與公連宦於外其家惟務耕織作業不貸貸起責不積者與時逐而所蓄饒益副使公嘗置義田以給族之貧者公推其意增置三百畝四孟月會而授之於是族之貧者皆溫飽或因以克家其好施又如此配李氏宜人無子公病革命立仲弟誥之子九疇為嗣卒後六月而側室張氏生遺腹子九萬孫男一壽曾孫女三長許嫁下進士錫之子次尚幼疇卜今十月二十四日葬於里中致字圖祖塋之昭位禮也其奏章并雜文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陶於鴈湖自汴而徙世有聞人以振儒執理承之父制科良士觀察河洛明章法紀顯允理丞式穀以似寬平端介達于義理再良於邑徵為柱史抗志勵行直道是履離政肅脩眾征梗已皂囊屢進驚驚無禮

天子嘉之棘司是陟平亭疑法辟以止辟究其所施仁流四極昊天茫茫乃壽之齋樂里之原蔚哉松栢百千萬年以為幽宅刻此銘詩昭厥宏德

鄉進士張君墓誌銘

張君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也從宋南渡居蘇之崑山

國朝弘治時析崑山之東為太倉州遷占籍太倉而家至今在崑山城中弗徙高祖能新城知

卷十三

五

縣曾祖注湖陽訓導祖鑾封刑部主事父寬進士累官至廣東按察僉事號碧崖初知錢塘有持當路文券投縣者君纔六歲從旁辨數其詐驗之果然而其人已遁去矣事頗聞僚友間僚友異之每與碧崖會必呼君置膝前君不笑不美疑然老成有所問敢應如響往往出奇過人自是吏卒見君出入庭廡輒辟易指目之曰是識偽券者幸毋犯君辱羸多病然強學不息以郡庠生應例入太學時甘泉湛公為祭酒以道

學自任殊嚴重弟子數百千人獨君進則與言竟日目為高等學者聞風咸願交君君既師湛公得學之要益咀六藝之腴為文有根本削去浮蔓嘉靖戊子中南畿鄉試學士內江張公甚器重之明年試禮闈下第乃盡出碧崖所藏書日夜讀之學愈洽識愈大自謂功名可立致然六試六黜不得行其道於世余嘗觀君所著玉山遺稿其頌銘記序古今詩凡五百篇皆清麗高壯浩瀚恣肆而不離乎正余雖不及見其舉子業因此可測識矣而竟黜謂非命乎又著詩說二十卷文章簡萃四十卷君既承世宦尤著事生產操切無所縱貸以故賢饒裕樂施與濟人之急碧崖致仕歸君數延賓客故人相與談宴娛樂身自奉食進觴惟恐賓客故人不為留碧崖嘗歎構亭園中未果而卒父之君為亭題曰碧崖以昭先志云其弟某苦更徭之繁不能安其居若數振救之棄碧崖喪費皆不煩諸弟可謂克孝克友有古道者矣卒之日為乙巳十

卷十三

六

二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三配金氏有懿行子士淪太學生明經工文詞娶柴氏京兆奇之孫女適生負吳詢叅政某之孫孫男文棟士淪卜以庚戌春某月某日塋君于藏字園祖塋之側乃持所謂玉山遺稿者介其友馮生來乞銘余因馮生而不辭銘曰

植醇行兮昌其文世莫用兮命則迥封茲壤兮吁嗟乎張君

呂太恭人馬氏墓誌銘

卷十三

七

太恭人馬氏為故鴻臚寺序班呂公洪之婦撫州府知府素菴公傑之繼室而今致仕山東按察司僉事懷健之母也當弘治中以其夫貴封宜人迨嘉靖戊戌又以其子貴進太恭人享年七十有三而卒卒之日實己酉九月二十二日也明年十月某日懷健奉其柩葬于京城西曩吾村之原附素菴公兆而以翰林院修撰李君春芳之狀來乞銘嗟乎太恭人孀居秉節四十餘年令德克備當有銘而余又與僉事君同舉

進士誼可辭乎太恭人其先東安人也曾大父大公以侍衛占籍錦衣衛徙家京師父興母李氏生太恭人穎慧而靜殊憐愛之曰吾女賢當貴必嫁官人故媒氏來議婚輒謝去父之素菴公喪其配陳宜人時已為刑部主事而太恭人年十九遂歸之事姑張太宜人孝而有禮素菴公由主事遷負外郎即中在刑部凡十年每晨入朝太恭人輒先起視衣治食以為常公以勤敏著名謂非其助歟從公守撫州公專務德化

風俗返朴

卷十三

八

天子且大用之而忽疽發于背不可救太恭人扶輿以還會張太宜人亦卒經營安厝動中禮節於是遣去僮僕鑰門躬爨懷健年甫韶齔令就外傳脫簪珥供費夜深伴其誦讀每戒之曰我所以不即死者欲成汝以繼汝父之業不成吾何面目見汝父地下耶言已即泣下懷健亦泣下益誦讀不懈既冠有勸之應象胥之選者太恭人咲却之謂懷健曰吾知是途誠易得官

然汝嘗讀聖賢書顧為胡語耶已而懷健果中
鄉試登甲科歷官金華推官大理評事寺副河
南山東僉事在所執法而能緣飾以儒術明允
而平恕皆太恭人之教督也以是太恭人得進
今封而素菴公亦贈中憲大夫嚮使懷健隨俗
習象胥官雖易得豈能通顯至此立功業大耀
其親乎故人皆高太恭人之識其撫陳宜人之
子懷秀若已出育遺腹外孫樊衛學成而婚樊
氏之祀賴以不絕尤樂賜鄉族之急治家有法
度懷秀娶張氏生二子登祥俱天懷健娶唐氏
封孺人生三子薦萌萃俱順天府學生而薦萃
亦早下世婿三為刑部員外郎樊文即衛之父
而山東副使蔡芝南京戶部員外郎張乾則陳
宜人女所配也魯孫男一尚幼銘曰
溫溫恭人懿醇粹嬪而食祿符父志孺閨早寒
壽則至
褒綸三錫象服備畏吾之原冬甫窆中有良人
左元配植其遺孤貞而智歸于其室色無色無

媿刻詩貞珉耀億載

樊太恭人潘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九年秋通政樊君希淵以胡虜入塞
掠畿縣陳守戰七策不合

上意免官歸謁其母太恭人榻下太恭人慰勞
之曰汝以言得罪歸哉吾婦人也。不聞師旅之
事。汝言之當否吾不知。然吾知汝雅誠直決非
釣名而言也。夫官未嘗不罷。以是罷其無負汝
父與吾訓誠矣。怡然甚樂。時太恭人則既疾也。

卷十三

十一

希淵朝夕躬上飲食視藥餌宜否衣褥厚薄之
節逾兩月乃卒。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享年七
十有四。希淵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啟其父
庄中。憲公之兆合葬焉。乃遺其子相以書狀求
乞銘。按狀太恭人潘姓世為太同中屯衛人。父
曰敦義。官母某氏。太恭人少沉靜有懿德。既笄
歸中憲公。事姑金孺人極孝。欲孺人有女殊愛
之。太恭人承其意。歲時餽遺服物至今不絕。中
憲公善營治宅產而太恭人內督紡織。僮婢無

開以故貴日饒裕然居常不為奢華嫁時衣被
迨老猶鮮潔尤好施與不自專必咨姑與中憲
公而後行正德丁丑歲饑道多殍太恭人輒勸
中憲公焚券不復責租負其教子孫以嚴為尚
察其交游賢則喜苟非其人即命絕之故希淵
輩所交皆一時名流由是業進而譽章希淵登
進士除蘇州府推官擢戶科給事中於是中憲
公封如其官而太恭人為太孺人又希淵遷通
政司叅議轉通政

卷十三

十一

廟成覃恩中憲公則已逝矣遂加今贈而太恭
人亦進茲封可謂富貴顯榮矣然待鄉隣姻族
愈益謙下人問其故曰吾幸而荷

褒封非望之寵也敢自矜耶晚節頗好佛事及
聞希淵言佛非儒家所奉則又棄去希淵嘗脩
族譜其先世有不及知者以問太恭人太恭人
即以所聞中憲公之言口授甚備而譜遂成子
男二長即希淵深其名也娶徐氏封恭人次潘
茂官娶林氏女一適太學生邊儀孫男五相松

檜機梅松以下三人皆庠生孫女五曾孫女一
余與希淵同榜又最善銘不可辭銘

有子有達教之率也

龍章象服適介福也逝逢其旋何患乎黜也納
銘于幽淑名苾苾也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三

卷十三

十一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四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行狀

故禮部尚書烏程太子太保贈程齋

盛公行狀

公諱端明字希通別號程齋潮州海陽人也盛

氏之先系出汝南有諱吉者仕漢為廷尉廷尉

之子孫支庶散而之樊鄧廣陵其在廣陵者桓

帝時憲以尚書郎遷吳郡太守罷居秣陵孫策

辟之不應尋為孫權所害其家乃避居鳳陽之

鍾離山子匡奔魏為征東司馬自魏至晉宋族

類蕃衍皆在鍾離人因稱鍾離山為盛家山云

彥師仕唐為總管封公食邑於葛度仕宋至叅

知政事元至正中鵬任內臺直言忤上謫官於

閩遷為海陽尹實公之七世祖也其長子某亦

以內職調某儒學提舉至海陽而卒次子珉遂

著籍於海陽海陽之有盛氏自此始也珉生洪

為五經院長士授經者千餘人有乾齋集行於世洪生孚

國初辟署海陽教諭孚生夔浙江餘杭主簿夔

生鳳儀號梧莊公之父也始授仁化訓導遷建

安教諭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母伍氏贈宜人梧莊公脩身博學

有師法化行而學既歸而兩學祠祀之公之生

也實在仁化梧莊公葺治官廨夜夢朱衣人語

云君欲治宅幸弗壞予宅旦日取土下數尺得

石洗視之其刻曰宋端明殿學士程公墓梧莊

公瞿然掩而弗動是日產公故名公以端明云

滿月有童子年可八歲者款門為公剪髮童子

不言姓名但言吾師令吾來問其師云在朝天

宮與之錢帛不受與之食不食出門忽不見亦

不知所謂朝天宮處斯事亦異矣公生而能言

前身事四歲通孝經論語七歲能為詩十三博

綜群籍學詩於林公誌受易於蔡公清問書於

陳公職講春秋異同於歐陽公某皆得其真弘

治戊午舉廣東鄉試第一登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徧讀秘書俄而聞梧莊公有疾亟乞歸至南昌而梧莊公已謝世矣哀慟幾絕奔營塋事以有禮聞正德改元服闋以宜人年老未行會進

孝廟實錄逆閹劉瑾素嫉史官抗倨因矯

旨令脩實錄官在局者出補他署不在者致仕

公得報常致仕忻然家居侍太宜人食飲衣服

暇則與諸生講學韓山書院瑾既誅吏部移檄

卷十四

三

起公正德六年秋授翰林檢討當是時劉瑾雖誅而政事猶從中制邪正混淆兵賊冗竭山東河南盜賊竊發邊士挫衄李文正公東陽在相位或者有依違之議公乃上書文正公言方今天下雖若太平而實有可憂之狀猶人一身脉已受病勢難久矣公宜引袂求退以至誠感悟主上以忠懇開論中官使無得預朝政任用正人以培植紀綱元氣未復極言弭賊靖邊守令將帥之要縷縷千餘言文正公感謝未幾以母

宜人年高移病歸久之部檄起公復職公念宜

人道遠難迎養請外補遷浙江按察僉事提督

學校先是督學於浙者尚嚴核以三等檢察士

有司得以行其胃臆苛斥良俊士氣索然公至

務行寬裕振揚道風前所註誤而黜者校其藝

可進行不詭者咸復之公每言有德者文自不

同吾因文而知行十常八九故凡受公之知者

竟為善士於是公復乞致仕歸養宜人而宜人

之訃已至遂跣奔生徒哀號扳援或追隨一二

卷十四

四

日或送之出疆若失所怙服闋陞南京尚寶司

卿尋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經筵講官進

明倫大典推

恩贈其親弟靖八年四月公當進講其講章為

大學士桂公夢所攬易公不從遷以已講章敷

悉因調南京尚寶司卿九年陞南京通政司右

通政十年秋陞南京太常寺卿十二年陞南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再疏乞休不允

初公督學于浙以東陽尹張某不脩職事切責之及陞都御史而張已為吏科給事中矣憾而劾公公致仕公自幼多病藥累不離左右以是數請休而同官者素知公恬淡及得致仕報皆為公賀公得禁方試之良有驗遂杜門以養生樂道為務晚節益強健事頗聞於

上上諭元輔為書辟之未至復命吏部遣官賫金幣趣公馳驛以副都御史視事實嘉靖二十年夏五月也既至陞禮部右侍郎即免朝請不煩

以事

卷十四

五

賜牙圖書記有所言令密識以進

賜金綺紙筆甚多公進攝生集要大都以清心寡慾為致養中和之本然其間語多祕世莫得而知也

上諭荅曰

朕召爾來專為上奉天時保燮

朕躬故不以政煩繫也初公以檢討雪中墮馬傷足雖既愈而春夏往往肋骨痛不可勝及是

趨召勞痛復作

上遣中使存問咨訪日三四至公就牀叩首謝復尋

賜飛魚服又手製良藥命公以酒服之曰此地寒甚晨服之必減寒痛時公年七十有六矣疾日加二十四年春公請告歸治

上允之賜白金五十兩給驛以還期以明年春仲復來公抵家縉紳先生咸作歌榮之公感然曰區區不幸有疾不能終事

卷十四

六

聖上此心豈一息忘

闕廷耶諸君顧以吾歸為榮非也

上思之八月即其家拜工部尚書且徵公明年八月公復至京

上喜賜白金酒饌諸物尋轉禮部尚書數進方藥輒蒙

溫諭賞賚然舊疾復作卧邸舍不能出乞歸上以公或托疾也詔有卿樂閒靜者去留隨卿之語公不敢再跪九月進萬年金鑑錄推明自

古帝王傳授心法祈天永命之要八月進永壽真訣養壽之本務戒喜忍以致位育公惓惓冀以儒術格

上心忠愛無已

上愈信而納之無何公病篤復乞歸入不報二十七年八月加太子少保其冬病復作食減力憊時時小遺每上䟽論他事於䟽尾輒稱臣病不能事

陛下但思深未敢言乞骸骨耳幸

陛下憐之

卷十四

七

上感悟二十八年正月許公致仕公年已八十勞於道路且觸熱至家而形神耗瘁矣然公雅善攝數月而身稍健又逾半歲忽病劇不可治公語其孫我旦夕疾革爾即馳赴

闕下進向所

賜圖書記因仰天泫然曰比年荷

聖恩深重又莫能報稱今而已矣然吾壽八十有一平生所學亦無媿爾輩毋過哀薨之日實

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也公在家凡兩遣人入賀

萬壽節必齋沐冠帶頓首具䟽候舟發乃已其遠不忘恭如此計聞

上深加悼歎特贈公太子太保謚曰榮簡命工部管治冢墓遣中書舍人某董葬事而

諭祭之者三夫生而優之薨而卹之

上於公可謂始終寵眷矣公生而體貌端偉襟度夷曠不忤不求與物無競孝友之德著于心

卷十四

八

本雖垂老之年遇先公忌日時祭必齋戒哀感夙夜不怠待異母姊如事宜人族有遺孤皆收而育之為畢婚娶樂施予親黨尤急其困四方知舊有需於公者公皆應之不以為煩其薦拔人惟恐弗及為人排難解紛甚於已災而不有其德賞賚金幣散與諸生故舊歸休之日笥中圖書數卷

賜衣服數襲而已公教人恒以躬行為先其言曰性命之道乃生人本等學問不過資益飾

文若以此為聞望標幟則失其本矣。又曰人而不知天人之學。徒營營然為名利充訕墮獲可乎。公好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才思通敏為文不屬草而典麗雄渾尤喜作詩歌有四丁集十卷程齋類稿二十卷玉華子二卷集自古帝王應運極興衰代謝為知微錄五十卷考據歷代名賢正其學術淵源泝其出處是非為叩湏錄十卷解道德經為老子真詮二卷公於盈虛消息之際意會獨真其詳見于五行論諸書又

卷十四

九

有醫抄兵抄綿抄數抄諸子抄一千五百卷禮部侍郎涇野呂公楠謂公得出入羲黃之道有移風經世之猷又贊公學以主靜為本道以好善為先兵部尚書浚川王公廷相贊公神情靜定幾朗內照曠心逸度準極鴻蒙進止出處一順其天夫王呂二公海內名流律人以道其言豈虛哉配許氏先公三十年卒贈恭人男一瀚廣西融縣知縣以獨子早致仕女四長適丁倫次適朱仲虎沈天裕皆郡庠生次適余藏孫男

三若林按察副使若樹鄉貢進士若果郡庠生孫女三曾孫一瀚侯墳成而塋公以公之世系言行屬如霖為狀以乞銘於名公大人以垂不朽如霖公之門人也知公為詳故謹論次之辭煩蕪以俟採擇焉

祭文

翰林院衙門祭張龍湖文

星沙毓秀嶽麓炳靈挺生賢哲為國之楨早擢魁於南省遂

卷十五

賜第於大庭鵬翮乘風高翔於寥廓鯨力破浪奮起於滄溟迨夫史館載筆講帷執經染翰王堂而纂

帝之制掄材藝苑而得士之英爰膺簡擢晉貳銓衡暨留都之載往遂正位於天卿惟帝曰咨作朕股肱

綸音特召揆席延登蓋公平生所志自負于經濟而縉紳之士想望其力致於太平嗚呼公之才也經文而緯武公之學也竄史而磨經公言

議之辨博也若縹繭絲而炎車轂公文章之雄偉也若激瀾海而鼓風霆望為時之山斗道為士之宗盟使假之年庶觀治化之成矣天胡弗憖遽殄其生凡我同志流涕拊膺方瞻依於儀範遽杳隔於幽明大川將濟念緝維之何折巨室既棟悲梁木之是傾悠悠楚道孤楓南征芳草萋兮極浦悲風慘兮危旌聊告陳於菲奠期俯格于輿情尚 饗

祭党雲厓年丈文

卷十四

十一

其官其等謹以牲禮之真致祭于

故監察御史雲厓党年丈之靈曰太行欽峯黃河涵泊惟公之生靈淑是集振藻敷文握醇懷德早摧禮闈聲華奕奕天官擇良俾牧大邑崇行寬猛示之禮則政以惠和人循法式乃陟烏臺侃侃正直文陛徐趨以糾以弼持斧巡行騁馬繡服始浙繼吳周覽東極里鋤悍獷署誅奸墨歲穰俗康瘼起仆立虞廷再考疇而其績進卿惟泊擬若躡級法星胡隕濛汜遽息獨斬其

年天道難識昔我同登寶踰三百茲宦京朝二十而一乃復失公能不麗泣情車風駕舊鄉即音容杳矣返于玄宅敬陳一觴庶寫悲臆嗚呼哀哉尚 饗

祭孟門葛公文

河汾之浩景霍之雄淑氣融聚篤生我公溫易而介慤直而恭靈珠在握名振海邦乃登諫垣脩共厥職目短器庸奏書屢入致

主唐虞天下蒙澤紀綱章明奸回滅息校文禮

卷十四

十二

關得士踰踰譬諸梗梓棟于明堂一麾大郡仁風茂揚家豐其粟穰化為良蕩蕩陽平作固畿輔

帝咨宏才往行緩組

簡書是錫光耀節谷公入其疆威震恩溥政成化洽頌聲載興野戶不閉武庫韜兵謠謠為殯如彼青蠅誰謂璧玉可損堅貞公嘆頌波詎容直道車駟匪榮青山可老絨章乞骸用恬幽討脫冠西去惟恐不早

九重有詔養病言旋病舍奏效亦服爾官公志
既遂勿藥而安林間水涯觴咏盤桓伊昔公
泊于柱史推薦連篇謂公當起公見其章不啻
色喜曰既謝政吾其知止

召命且下而先歸只嗚呼哀哉如霖忝在門墻
受教良深術德未報忽聞訃音仰天長慟裂肝
摧心吾道已矣此痛曷任繫官于朝執紼無回
還陳薄奠以展哀忱尚

饗

祭南泉吳姻丈文

卷十四

十三

惟靈天目鍾秀丰姿玉立涉獵典墳旁綜子集
弱冠馳聲籍然鄉邑屢試京闈高文盈笈昨歲
下第公歎數奇四十曰強弗仕何為捐筴謁選
鼎俎是司及時報

國談耆臚之余佐春曹公初錦服姻友之舊愛
均骨肉飲奕笑邀日繼以燭翼長保此胡遽不
祿嗚呼哀哉公之夫人洎公仲子盡舫南來欣
欣觀止自冬徂春齋談

帝里慶吊相似禍福伏倚公疾三日猶出于堂
醫則却走曰脉匪良翩翩二豎潛在膏肓鍼砭
弗及湯液虛嘗爰招相者察公神色驚指眉宇
黯然如墨余也守視徒忘寢食天與促齡人何
容力嗚呼哀哉輜車言返江路迢迢廩兮傳子
國有卹條原念往昔憂心忉忉拜以陳詞敬薦
芳醪尚

饗

祭南野歐陽公文

卷十四

十四

嗚呼維公希世儒珍應期名碩學啟性高道抽
玄壁丁午喬策載蕭載軒廼典司牧廼陟都官
棟梁者資榱桷者試詎量其才庸遠其器籍籍
金馬閑閑石渠暨茲旬服積望不虛清寺存歷
再正度則譽振斗山秩隆鈞石宗卿載貳爰踐
唐端南宮顯俊北門領銜
帝眷日隆輿望日篤家難孔嬰返於南服身幽
家食名重御屏東山念劇北海情傾維時秩宗
虛席疇當僉議屬公雅擇以上

天子明聖目無全才千里馳召侯公邇來公甫
釋吉式邇來止

天子曰都咨爾予毗殿廬保直夙夜在公公荷
殊渥矢瀝赤忠內陪秘議外總邦禮恩重身輕
良亦瘁只公方遘疾乞理就廬

帝亟念公饋使載途公疏謝義呈自逸厥躬
未捐建緒有日天胡不憖殄瘁告傷朝端震惻
士林倉黃

九重悼訊厚其贈賻嘉謚易名寔用異數矧伊

卷十五

十五

某等階昭後先俯仰瞻懷悲愴百千繫公之生
扶輿冲闕牛斗之精巨壚之氣式真九圖邦之
攸暨公斯即寧神遊太清下為方嶽上為列星
英爽不磨永翊

皇明尚

饗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四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五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書

答翁夢山

恭惟吾丈榮膺節鉞保釐荆楚茲又有江右新
命以大才撫雄藩正吾丈設施之秋舉平生所
蓄積以建功業弟竊目以觀夫江右雖無軍旅
之事以勤籌略然時勢恐亦微有難處者則柳

卷十五

子厚說車及與楊誨之書吾丈幸觀覽留意焉
承尊翰謂弟遲回翰苑成均識者歎屈此豈可
以屈言哉翰苑成均清華為百司之最弟何所
能而乃歷由其地惟切切愧懼勉強俯職猶弗
克勝而敢以遲速嬰于懷哉速者自速非拙所
冀遲者自遲實愚所安若以此動心而與彼上
下移其所守則不但負吾丈名實之教亦將自
貽終身之悔矣安敢哉安敢哉因翰論益知勉
勵更祈時賜箴誨以警其墮乃荷始終之愛在

菴兄近日遷撫淮徐專理營田喜其道由是而行必有可觀也使者立候回札草草具此不勝馳往

與陳子木

伏自車馬禁行忽踰時歲懷仰之私無便通候追惟雪夜登堂官邸侍奕霑被教言乃可得乎東魯山川佳麗文獻都會鎮之以大才真生民之雨露邦國家之藩維也獲聞政聲未嘗不忭躍欣喜竊為知己慶也非敢諛非敢諛秋風漸寒萬惟為道珍重以膺顯擢幸甚臨書不勝馳情之至

與王合川

甲辰之秋一別至今校奕數餅三人為懽而逮者尋至拆我鵷侶宛然如昨日事也乃者公脫身塵網優游林園令器又成立博學行且踵公青雲之武可不謂樂乎弟別來七年之中危疾者三不意復苟延竊祿然長髯短髮已數莖如銀恐終無所樹立以負至愛也幸公教之陳

子還附布區區不悉

又

春來屢屢苦無雨頃乃得之雖未為霑足良勝于無貴地何如耶夏麥秋禾賴此以滋想芳園梨棗根潤葉茂霜天必垂垂滿眼矣比者動履何如馳情匆匆勒狀不悉

答孫東臯

生之生也無能云為以裨當世嘗自媿其年之徒長卑願承記其主之日而遠垂賀焉媿益深然辱公厚愛感亦益深公之譽望素著當路慕之浙人慕之以是有茲遷章發訃謀以樹其功則不獨有大造于浙人而吾道煥然生光矣台翰所諭即訃謀也推而行之是祈生亦當以是告于任事者去三蠹以重二職以為公之助勿勿裁狀不悉

又

曩因邸報知執事紀兵至吳浙近者會周崦山知四月初兵過金陵彼青鶴師謂軍容整肅生

竊喜之執事必有成功吳浙人賴以更生也茲得華翰與前二言相合殊慰不知即日兵事何如蕪松無平曠原野非馳逐之所執事往時曾歷其地固備見也須先令能者周覽廣狹又深知賊中事體頭領強弱窟穴出入之道謀定而後發一舉而勦之乃萬全之道也執事高明善筭半洲公又持重預期成功生非妄喜也拭目以俟生竊祿無所建立徒以翰墨效勞豈足為執事道執事必亮我也匆匆布悃萬祈順時珍攝為吳浙人除患為

卷十五

四

聖上釋慮則功業重無窮矣生不勝幸甚不宜

與朱雙橋

南垓來得尊翰示以寇亂夫湖人今家家困矣而島夷之劫掠殊慘有司之誅求殊多何以為生非四月晦日一捷則且復至湖夢不可救矣聖心念此甚切既逮半洲又責石厓令嚴如此想必成勦滅之功也令器青衿在泮雲衢可廢慶幸今俗皆讀時套之作不法程文不究題理

虛詞稚意識者厭之惟高明之教指示正路幸甚生受撰述之

命儒臣常分不敢言勞然此心則公必量之近已白滿鬚髮形容癯矣邸舍凡百令姪能言之不多贅執事體健而子賢聞園亭又修拓宜日逍遙為樂不徒寂寞林下而已是為得便宜生想望此而不可得故以勸執事執事亦自知之也

答萬西原

卷十五

五

旌旆南行以來坐乏便缺奉狀頃辱尊教殊增感媿長興素稱易治而又賢者接踵臨之道化益彰風俗丕厚幸甚幸甚南坦劉公有超世之德出塵之致能使我山川增重者也退食之暇時與晤談否舍姪吳如心有志藝文數寄未達惟督教之庶可望于他日三比而一捷則門下之賜多矣使旋裁狀不悉

答鄭篁溪

自執事往典江右文事江右人翕然頌之謂執

事持身端和談經以正能使諸生丕變生竊喜
幸吾鄉之人品之卓卓如是也通者執事遷大
藩則又喜幸甚度德量才畀以重任公道其彰
矣盛使來乃有歸養太夫人之疏生以為道正
行而即求退非君子濟世之心也私欲阻之而
盛使固不肯茲已得

旨孝思既遂清風丕著亦足以感動夫人不謂
之濟世不可也但我未有侍教之期不勝馳往
故里近被寇亂殺人如麻執事其亦念之乎文
佈倘過非復曩時景象可慨也生素食如昨無
一可為長者道草率申狀不宣

與駱兩溪

潘子來辱榮示慰諭懇懇兼錫精幣感荷良深
此生正苦滯下之疾乃今始愈南望文旆此心
日懸茲者獻春肇和誠君子道長之時也矧執
事林居歷年蓄德益粹豈可堅尚高風復攀
桂耶鼓棹乘流為
國而出緩步王堂弘建儒業以光鄉曲生至願

至祝鴻便謹布下悃台亮幸甚

與王盱山

伏惟執事宏才碩望飛聲朝著文旌左宦陋郡
使山水增重黎庶蒙休此固一方之幸也然而
公望巍然

顯命在即竊恐東山之人不得留周公之衮衣
矣小兒南還謹勒小狀奉候起居萬惟為道珍
重不宣

答蔣石菴

久不奉狀每於鄉人處聞台候佳勝殊切慶慰
茲承尊翰兼以賁貺益用欣感然老先生耆德
上壽優游林泉而令器謝政侍養橋梓高風湖
郡今昔所罕也榮樂何如生辱教引頃者復還
詞林謬叨師席媿無以稱望賜誨故使旋裁狀
不悉

與鄭若齋

郡中水患聞甚於庚午之歲百姓憂惶無以聊
生然而未即轉徙者賴門下仁愛素孚且有蠲

租賑粟之疏故皆懷更生之望以待之耳乃今果蒙

聖恩盡允所請獨所謂徐淮臨德四倉者不與撥補祇因高疏稍後大巡而覆章已上雖生與潯陽再三言之而例無再覆者故不能如意耳然郡人荷

主上之寬恤執事之全活已無量矣覆稿奉覽生竊以附郭二邑災害特甚倘藩司視同嘉興頒惠惟均則臺執事勘以全災之盛心萬祈命駕面析輕重使二邑之民實得以荷嗟枯潤槁之澤不勝幸甚試錄二冊附奉清覽兒輩屢辱尊愛感激無任不宜

與張吉山

久不奉狀馳往無任敬郡大水害稼歸鳥尤甚一望淼漫溝塍不辨昨蒙奏災戶部覆令減折及借貴司預備銀以補京折南徐等糧事與嘉興並行竊念嘉湖均為仁人之所惻隱然湖寔門下舊治之地而湖之歸鳥被害更大非門下

深憫而徧惠百姓決不能活敢陳下情伏乞尊亮大施仁澤以紓其急不勝幸甚不宜

與楊虞坡

別喻三載追念昔日顧盼言笑之好思何可支頃聞

鶴書徵召秉

國兵柄將使北陲塵息三軍晏眠東山一出大功立成晉之安石見于今茲馳仰馳仰初夏伏惟台候萬福謹脩狀申賀萬乞台鑒不宜

答楊虞坡

仰聞忽辱台翰兼以腆儀感荷昨讀買粟遼陽借兵江南兩疏生竊以為此二疏者執事權宜之策公大之心蓋嘗聞之古而不見之今也不勝欣幸然卒不得竟其施行則又振腕嘆息人情事勢如此謂之何哉頃者主上以西北弛備赫然發怒詔恤窮匱贍芻粟為富強之計此正志士可以有為之秋吾知淺謀者茲不得挽之矣執事所領轄雖與西北不

同而豫圖周飭兵家所貴也。執事固自有高識，生亦竊有大願焉。草率不宣。

與符嵩巖

聞旌旆以獻績且入都而

新命忽下，深為欣忭。然侍教不及雲山，阻脩如何為情。頃聞人言太宰雅知執事才畧，風裁以為常州鉅郡，賦重事繁，鄉多雄長，平治之責非執事不可。故有此擢，則又復為常人慶為執事見知於當道，慶情至之言，誠非佞水西公捐世

卷十五

十一

其子在學，幸得執事臨其地，彼不能無厚待之望。此固吾黨所當加厚人，亦不以為私也。鴻山家近縣中，編其徭役凡二百人，執戈荷甲者半之，皆封君名也。弟竊謂京宦優復行之已久，新例初出，鴻山適遭焉。縣中自宜調停慶之，而又乃若是人情，似有難堪，使此例他日復更而初則後來者皆幸，而鴻山獨受虧損矣。身為學士，家出百兵於理，未安。鴻山雅相知，且秋闈同事，鴻山實常懷感于中，故弟敢僭言及此，惟執事

垂神裁省，萬幸。便中草率具狀，不悉。

答唐小漁

別來乏便，奉狀時時想望。文旆入都，不謂復有請告之疏。天曹不獲者，冀執事責然來思，不耽林壑也。乘春以行，增重我玉堂，幸甚。碑誌敘述先尊翁德政文章，詳備誠實錄也。又書以名筆，其昭示天下，廣遠不朽矣。辱賜讀之，再三嘉釀。乃京師近日絕無統此申謝草率不悉。

答史燕峰

卷十五

十一

倭寇入犯吳淞之地，驟然不寧。司兵事者畏法遷延，謀筭寡昧，遂使黎庶官軍駢首就戮。閭里蓄聚靡有孑遺。甬江一行兵氣稍振，既而聞執事出粟為饌，克濟軍興，寇窺太湖，又招聚義旅以遏其行，斬首捕虜甚多，乃保宜興境中晏然。安堵執事之功大矣。顯矣。弟初聞之，忭躍欣幸，茲承藻翰，尤喜无荷。竊謂當有渥恩以答執事，今晨乃見明詔，擢以符卿，進以命服。

國家之待有功如此其隆也雖然且有後
命此特其端耳謹附薄儀用展賀敬伏惟台鑒
不宣

又

玉潭佳麗得執事而顯仙蹤遽宇標題自天當
與蓬萊方丈爭勝矣恨昔年不能如召茲又羈
於微宦不得發興一遊歷也令器文雅老成海
內所少茲來必有所遇矣使旋草率附謝不盡
欲言西厓復被論罷官買田卜居知其必依左

右也不宣

答趙龍巖

蜀形勝之地也使節往來益增述作之興然望
隆當選恐山川不能留公耳弄璋之慶在邇尤
為欣忭弟承乏教習庶士每至王堂便思往事
同時良友只有公及巾石可齋在仕路又不能
聚會一處曷勝悵望巾石在滁近將轉秩矣使
旋奉狀叙心兼甲感謝惟台亮幸甚不宣

又

弟迂愚淺陋竊祿青坊十餘年不能萬分報塞
自知無益當世審矣不意承乏轉官館章玉署
位浮于才懷懼益深顧蒙褒籍何以堪仰冀門
下俯念舊雅頻賜教言使之弔勉自脩以期寒
過則荷門下之愛倍矣裁狀申謝并布微悃惟
台照不宣

答楊才菴

遠教數年生既養病山林而執事亦復宅憂音
耗杳然追惟雅愛馳仰曷勝邇者輿論推重

聖心眷懷中原百姓賴以保釐慶甚慶甚未及

脩賀顧承先施尤切感荷頃聞妙筭周詳冠蓋

援首五兵不試千里晏然執事功芳當銘鍾鼎

顯擢大賚不日膺矣謹因使者申敬并布微衷

惟台照不宣

答五溪

遠辱手翰抃誦感荷逮教以來忽復逾歲瞻望
風烟未嘗不馳神左右也三晉之地胡騎出入
城郭騷動居人奔避其患不減于去年高明預

度瞭如燭照可謂智者見于未形矣然而在奪之虜秋冬亦必非無事者信可憂也仰賴門下深謀遠筭為

國保障以安關中之民行見文武吉甫復頌於今生忝在教下欣慶何如邇秋漸寒萬祈珍護以建大勲幸甚幸甚使旋草率勒狀伏乞台照不宣

荅俞七峰

遠承藻札教慰溫懇捧誦至三如侍道範感激

卷十五

十五

感激齊魯為近畿要地而觀察重任付之明公政化素孚民安兵足胡人雖懷狼鼠之慙亦知我

邦家之有屏翰折慮而不敢南窺矣士林方以為慶而來論猶復有憂仰見執事備既周而慮尤遠忠誠愛

國何以加焉重辱書幣尤不能堪使旋草率脩狀不勝悚企餘俟嗣陳伏乞台照不宣

荅沈少湖

辱教貺感荷昨議者頗言公東土有盜則誘之民窮然又不請賑卹茲大疏之來甚愜輿論且慰生之懸望第司徒以便藏皆乏故久不發耳自此齊流者可歸居者可飽皆公之恩也又聞戶部有荒熟代糧之議其地之士夫咸謂此不免生弊惟仗公明禁預處庶小民沾惠而不擾敢以奉告以為仁政之一助河南之寇殄矣魚臺亦聞捕獲幸甚誠錄奉覽匆匆不悉

又

卷十五

十五

生承乏量轉遠辱腆賀媿感不勝微聞山東歲歉民饑流徙賴有賑卹之恩勞來之政得以全活旋聚甚盛德大功也比者淮邳有劫掠之警或謂出自交人

聖上以為有司之咎今茲停俸已從寬蓋議者以盜雖充起或偶一為之而歸即解散充之上官何由知之故得寬處如此計此日執事必已捕其尤魁而撫其貧者境內靜安矣使旋謹此布悃并致謝忱惟台照不宣

答李對川

仰間忽辱藻翰殊切欣慰淮徐之民饑困良久
茲想旌旆所至雨露隨之歡呼而霑溉者不可
勝數矣幸甚幸甚未緣參侍馳心霜臺萬惟為
國珍愛不宜

答董潯陽

郭都閫至得手教諄切慰諭感激神往嗣又得
盛使再示華翰乃知先太夫人窀穸尚阻生嘗
聞曩歲執事卜佳城風水甚美今若是豈其土

卷十五

六十一

新築未實耶日久堅垠則漸成黃壤矣今雖有
水亦不宜慮然而南方具柳則宜出地二三尺
封高尋丈然後大雨決旬無患生嘗見古書論
葬法如此念偶忘其為誰言也敢陳以俟採擇
若夫地既藏風納氣得龍正脉則宜從青烏子
之言不必疑焉以遠上穴近閔介菴名旦者令
人詣孫春溪領封軸而春溪過生言雄文無從
查錄意者閔中失之也乞另示一通以副介菴
之仰望萬幸郭公行便奉布餘容使旋另啟不

宣

與錢南郭

別來未嘗奉書以入都無幾即卧病數月乃能
起又復公私匆冗故不及作書然時時馳企不
置也數會令坦知門下有不虞之訟牽連歲月
鄙懷甚憂今已別白殊慰此蓋突如而來非公
所召命運不利之故也執事其開襟度若浮雲
暫翳不為留滯芥蒂庶不累其心耳高明以為
然否三山先生待弟過厚皆推尊愛也回具行
便附狀布悃不悉

卷十五

七

答趙峻谷

別來缺脩狀候起居然接見維揚之人無不頌
德政殊慰企懷曩承執事談論知執事高明確
慎有古人之風出而蒞政果藉有高譽信乎吾
鄉之多賢而華族為尤著也幸甚幸甚倭奴之
患近日專在吳浙而不敢窺貴境執事威謀有
以攝之耳而能然乎心雖勞而土地人民則有
賴矣尤見執事之治勤也敬賀宗南所言已悉

不敢不留意厚恩統此申謝惟台照不宣

與李敬夫

春來動履何如山中花鳥必多入評詠亦足騁懷也少巖兄過仙境得奉顏範弟心與之俱往附此當一嘉會不宣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十六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六

禮部尚書烏程午塘閔如霖著

順天府尹長興畫溪姚一元校

書

答王在菴

領教墨知經途履任月日殊慰懸仰夫淮徐為南北襟喉而鳳泗又

興業之地民之安否關係寔重故當守特以安集之任畀執事想下車以來散於四方者莫不

慕德政而全歸其鄉井鳩鴈之歌此時已載道矣此豈獨弟一人之私喜哉天寒萬萬為

國珍攝未緣奉侍向往曷勝不宣

答童南衡

首夏奉違忽爾素秋此離之感思何可支昨者胡虜之入遠近騷騷而僕以為執事素抱經濟督戰議防必有長策吾人可恃以無恐今果城郭無恙人民完安而其後至者又旋復遁去則經畧藩翰之功孰能加焉然竊惟胡性狼貪驚

擊秋風氣肅正其馳逐之時再犯邊圉未可必也惟執事計于未然以折其萌幸甚幸甚對使裁答不悉鄙衷萬祈台照

與凌藻泉

今日雨霽頗涼坐院中西亭燒蒼术翠栢開窓四覽聽群鳥之聲忽枉松溪公短札拜孟別駕帖生笑曰公與南玄公雅厚別駕過慮乃爾無亦冰玉之情乎然生與南玄亦厚與松溪又厚松溪與別駕又厚則言之者不為贅聽之者不厭遂返書閣中併封以上冀台鑒焉前月得公春書容另答

答凌藻泉

辱藻翰贐既仰荷不遺至意小兒叨侍令器時承講誨不意質鈍不進聊為小就之計且得親自督課庶可冀於後日茲乃輒廁畿榜誠出望外蒙諭藉感媿邇者執事政聲籍甚占和石里極口稱頌想并居薦剡列高等必矣練翁集生但欲効力作對讀生豈敢附名以垂不朽為媿

多矣然官衙只宜書察陽訓導生書禮部侍郎惟高明裁之公私冗劇未及作數字以跋卷尾有罪不宜

又

盛使齋華翰至而前使已還數日高摧之音想聞之久矣

命下之辰適與生之更秩會然生無所事事而執事兩任皆有惠民之澤安可以外而少之汚楚之大州也昔隸於省頃聞改屬承天重

卷十六

龍飛之地也然富饒淳厚甲於凡所謂州者詩稱南有嘉魚即其地耳執事下車其嗣周雅以詠之乎榮劄專僕馳上匆匆不悉

與張秋渠

比者台候何如想當暑雨之餘東瞻海雲西對嵐翠致自適也謹因張雲屏地官行便附狀奉候地官嘗治敝邑善政不可勝言兼有厚德茲行也與執事數相見知二公必相契莫逆也獨恨不得參預其間以承二公之談咲臨書惟悵

悵耳不悉

答殷體山

辱翰教感荷下車已久絃歌之聲當不減武城矣執事憫念元元意切蠲租仁人之大惠也但此須申之撫按撫按具疏則司農方得議之惟高明裁焉謹因使旋申謝并布區區惟台鑒不宣

與方十洲

近聞海寇牯他地而蘓松稍靜皆執事經畧之力也春色將暮東作當興若得不廢耕耘以足國賦功尤大矣比來動履何如茲因風便附候萬惟茂膺多福以副輿望不宣

答王槐野

辱尊翰感荷生疎愚不學每鄙咲于人而獨承我公知而愛之生故銘心自勉不敢暴棄期以答乎知己若夫來諭云云則非生所望亦非生所能也公比慮胡寇南慮倭夷方以文翰為事而憂時若此他日登閣秉政必思患豫防以成

富強而致太平安得即下爰立之詔則天下幸甚也石君行促草率裁狀惟亮之

與盧深西

辱尊翰嘉集感荷閭又泉近遷為同寅計初冬當上任兩賢相濟文化益興矣吳雲泉亦將有留院視篆之行金陵山水故多佳麗良辰聯興想盡入詩囊中也健羨健羨時下淨暑萬萬珍愛不宣

答吳舟園

令孫來辱台翰腆幣拜領增感且知動履康泰尤慰近日試令孫一文才思暢達但欠記問耳生欲以師道自任時時督課不知尊意何如生恐責善或嚴則傷親愛之意吳中倭寇未除柰何柰何令孫固未有還期也幸示數字勉其向學無嫌生之聒聒庶不為虛居於此試錄息香侑緘而已尚容專謝不宣

與袁元峯

奉別又經兩夏追惟雅誼思何可支昨春極蒙

垂念生自知命蹇招尤莫可為挽然此亦生之
願也昆季朋友朝夕談話不在花鳥則在桑麻
無憂責固悠悠然矣春仲曾至貴宅與令兄歡
飲數日登山泛水致足樂也去秋敝廬又遭回
祿之變稱貸營葺今方就緒此一者頗增愁勞
惟其命蹇倍加災咎如此亦付之無可柰何耳
聊為知己者道之未緣會晤惟順時順養以膺
寵命是祝不悉

與趙雪屏

卷十六

六

往者吾丈解組南還途中有相見者為弟言尊
顏頗癯弟日夕懸念不置昨歲詢之貴鄉人士
乃知吾丈不但肥健復舊而又有弄璋之慶明
珠在掌開尊點蒼之下其樂陶陶則三公不與
易也弟不知為闌干姪生耶抑他姪生耶有才
能有福祿其在斯人歟不覺喜而言至此風便
附狀不盡積懷伏惟台照不宣

答趙雪屏

生去歲入都自夏迄冬強半卧病今歲雖愈亦

復時時檢方買藥無好情緒久不上狀愧仰增
積貴同寅蘓菴至知起居清勝殊慰生遷職北
扉實為承乏何敢辱賀悚感悚感除故為佳境
執事與會溪蘇菴又賢者畢集清談妙奕高吟
雅歌以至四時良日則登臨共酌仰觀俯察樂
不可名不知永叔在當時亦有此良友否今載
籍無傳則固不及公也然朝將大用公公去滁
不久矣可不及此為古人所謂秉燭者乎巾石
地通數相聞否豐樂諸墨本有便寄惠是望秋
暮漸寒伏乞保重不宣

卷十六

七

與郭勿齋

追憶乙巳之歲公病愈遭謗而遷閩弟病謗交
侵而返舍同心之人如南燕北鴻相背而飛眇
默千里音耗阻絕其企仰之情不言可知矣弟
去夏入都僅八月而復強半伏枕更劇于昔信
乎命之蹇也頃聞轉秩敝省清才儼品猶不脫
簿書之累真所謂驂駟綠耳伏於監車雖然由
此過都歷國追電逐風固無妨于千里之付也

自古賢豪之士遇讒顛蹶已復振起而建功揚
名者何可勝數豈但今世哉弟才志固不及公
萬一而所遭偶與公類故敢為此言實出衷臆
非漫以奉慰也惟亮之所寄又泉季泉二書俱
已轉致來使昨投尊翰而今日即來索答弟適
自史館還乃燈下裁狀殊草草無任馳往

答方近沙

辱教翰腴賜感切吾丈至蘓未朞月而賦事就
緒感化疾速德政可知國用軍需皆有所賴此
吾丈莫大之功也邇來北虜易粟之詐不遂知
我有備四散遁去不敢為邊患南方因可以少
紓而

皇上聖明至仁又止來歲加派之賦百姓將樂
生如故矣此皆吾丈之覆庇也幸甚幸甚貞山
陸翁道義高妙超乎塵淖之外姑蘇偉人不審
曾相會否謹因風便草率附狀申謝乞台鑒不
宣

答游可齋

去冬王都閫還敬附小啟想徹門下春來伏審
台候康健茂膺景福欣慶無任弟大病之後元
氣未復杜子所謂藥裹關心詩總廢者誠有之
耶耶錄近作二首求吾丈改正示下圖黠衍義
補化為烏有先生雖豚兒亦不得覽可咲昨啟
已悉矣周禮抄本在寒舍茲附數字煩使者逕
至寒舍取之苑詩類選弟方訪覓而未得承賜
下又兼嘉幣感荷殊切未緣侍教臨書馳往

與邢雉山

別來忽復二年日月何易徂耶生衰病多愆宜
歸田野而米天仙客亦落人間事如此不亦謬
乎然猶幸仙駕在陋邦庶或有謁教之日昨承
寄聲深感生患疥半年旋愈旋發手股斑駁藥
而弗效瞻望雲霄不勝戀戀謹遣小僮持狀奉
候伏惟茂膺多福臨書不勝馳情之至

答顧簪溪

春來日望尊使至不意復有科論而勢不能久
待尊使能悉言也執事以此歸休清風泠然終

始一致誠仕宦者所難得况有又南坦半溪二公相與往來湖山之閒一觴一味皆足為樂晚節如執事羨慕何可勝言尊使旋謹此奉申惟台鑒不宣

與劉南坦

比審道體康健殊慰山中遊行相從者有如沈竹里其人否耶箬溪翁謝政而歸復巾笑歌舊盟為懽良勝僕恨不得侍杖几以領高論言之心馳薄物獻芹惟台鑒不悉

答張白湖

昨者已辱台翰茲又承專使錫以腆儀示以要務感荷不可勝言未墩塹之設所以捍戎馬之馳驅利家軍之出入誠安邊之上策也而執事謀於心任于身經畧營治此工一成萬世永賴昔城齊城朔方詩人咸歌之春秋尤嚴書城之法重其武也執事大名當與前賢不朽矣時下炎暑萬惟珍攝茂膺天祉不宣

與胡梅林

恭惟雄才神略總握兵符驅貔虎之衆蕩鯨鯢之穢澤流吳浙功勒鼎彝

楓陛疏恩位正馬府與方叔吉甫今昔並駕生偶歸僻里無任慶躍弟以微病未能趨謁臺下恪脩尺牘略表賀忱伏惟台慈俯賜鑒亮千冒威尊惶悚不宣

與華鴻山

昨歲甲第為倭寇所壞心甚憾憾然又竊謂秋試令器高捷亦可以為慶慰此實區區之心也

不意又失鄙望聞執事平日課令器頗嚴令器質氣清秀未為厚壯宜從容調養為先且為學不當太苦故昔人必游馬息馬以發其興趣如此則思益高而文益工此固執事所既知者通家微情是用復申告耳聞仲器先英敏生喜益深然士達遲捷莫非命也令器八字便中幸示教生近推星數似進于往日可為之一快也邇來倭患何如日夜冀捷音顧每每以敗報殊可憂敝郡將不免矣奈何生去冬以賀疏忤

上意蒙寬恩猶復苟延竊祿媿無間可求歸想
執事必垂念也試錄十三冊奉令需觀覽惟照
亮不宜

與呂巾石

未得台教之前已聞貴體違和茲已得
賜歸之命完節清風超然物表極切羨慕之私
而不知何日得如公也季子高才弟雅知之久
矣明秋努力一捷踐公宦轍尤幸山林多暇乞
時時惠以箴規之言臨書馳往不宣

答姚石林

入夏以來倭寇犯貴治知吾丈經畧防禦勞勩
多矣今幸已退不知後竟何如東吳民居蕩析
田土荒蕪吾郡苟安明春恐亦不免奈何奈何
聞半洲七月下旬親歷蘇松為勦捕之計若果
大滅彼奴明春方可無患延首以望捷音殊切
都下雨水甚大異於往時北虜雖住牧塞上大
都不能深入也使旋草草奉狀餘容嗣啟

與周都峯

執事雖寂寞林泉而直聲正氣尚在

朝宁之間于吾道有光矣所恨不能時時寄書
以展我懷適孫子至辱藻翰殊慰且貺厚儀執
事家食生無能為助而反以此遺我又殊媿孫
子誠篤有道之士也棟栖河東與鄉遠遠生愛
莫助之若遇其上官當為延譽以副執事之論
時下炎暑萬萬珍重不宣

答趙玉泉

辱藻翰知霜旆已涖散地殊為邦人慶也先收

才以充

國用繼震威謀以靜海波大賢一出而文武並
耀忻戴何如未緣奉晤惟切馳仰幸垂台鑒不
宣

與李敬方

昔者執事在都弟得時奉顏色或聯騎而行或
論文而聚或接杯酒之歡或眺山川之勝契深
情嘔竊謂此好可常繼耳不意忽為別離遂喻
九載每一思之不覺惘惘若有所失昨因令弟

累布情悃又不知短札之浮沉比來道候何如
山林之興何如令弟政譽令器文業皆所願聞
謹因朱太史行便勒狀問訊萬惟回以嘉音用
慰懸仰弟之迂拙素餐太史或能面陳不敢贅
臨書不勝向往之至

答閔水東

三晉故多傑士蓋唐之遺風在焉茲又加以吾
丈之道化不惟返朴還淳而文雅亦彬彬矣
聖心簡任夫豈徒哉兩政之請寔重師弟之誼
然愧悚殊深生自春來再叨遷秩迂愚拙鈍恒
以負教誨為懼顧辱賜賀曷以能堪啣感啣感
祈吾丈不忘舊愛時賜督訓幸甚未緣奉侍臨
書馳往之至

與李荊陽

去冬辱翰教草率奉答殊不盡積懷也首夏道
履康泰譽望日隆行當茂膺節鉞進陟巖廊以
綬寰宇豈直幽薊一方荷執事之澤而已哉非
謏非諛頃者風霾屢作不雨不雷百官恐懼修

省冀回天意以慰

聖衷獨聞冀方靈雨屢降楚麥暢茂執事政化
休美感召太和可知矣不勝欣仰因便奉狀未
緣侍教萬祈為道自愛不宣

答阮山峯

久闕勒狀申候適者再命寵擢授之節鉞皆未
及脩賀顧先辱台翰感悚昨歲浙中被寇嘉湖
殘破獨多今又蔓及越區諸郡人士所恃以無
恐者賴有執事耳乍浦城守相恃曠日城中膏
燭告乏矣執事鑒存浮水以入忽復萬炬列燃
冠驚懼解圍而去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與耿恭揚水何異此一節仰知謀畧百出動中
機宜兩浙之寇不足平矣

與陳午山

奉別數年未嘗脩狀每張詳節諸書以觀恍然
如在左右古人謂因物興懷良有以也雖然恭

無居人之歌端為其人之美且仁耳豈專繫于物哉邇來台候何如因舍甥之官大邑之便附布區區惟重鑒不宣

與蔡夷軒

遠教八年懷仰殊劇令器昨以蜀浙之隔且疏乞歸生重其至孝念其實心故不敢阻茲擢江右吳楚相去僅僅千里耳台旃同行俯就祿養既避島夷之猾又慰令器之心殊便生以通家至情輒敢贊公之行而止令器之再疏古冲亦以生言為得時事人情之正伏惟台鑒不宣

與蔡鶴田

自遠清謐以來久踈脩問緬懷高誼殊用馳往日者董之推羣言歸銓衡有知人之明誠所謂度德而官其真拜豈遠哉僕每於白屋所覽誦制作辭旨高遠闊博齊肩晉唐作者未嘗不以醉如執事可多得哉幾欲書俚語數通以求教益輒復中止良以自增其醜望西施而掩面也茲因里人趨役之便裁此附候起居萬惟為道

珍愛幸甚外書叙指南一部奉覽白屋言從者嘗索諸肆而未得故敢輕上耳餘不具

答蔣兩峰

旌旆南行瞻仰殊切忽辱台翰知執事收入河洛之地駟車駸駸白雲漸近錦服拜慶其樂何如小春滄治嶽愛日同照于四境士民在光輝溫煖之中矣幸甚冠事近有嚴旨不許以撫為詞秋月必大舉以威之執事下車戎塵靜海澄矣生昨所言專遣人致書督撫在下車之前也匆匆勒狀不悉

與劉弘齋

自旌旆蒞政以來寒暑載易路阻寡便候問久踈然追想雅愛未嘗不往來于懷也竊惟執事含弘之德練達之才持憲大藩刑清政肅頃者狡夷憬悟回首納款皆經畧所致不費一鏃而國威大震功莫大焉弟忝愛下能不忤慶雀躍耶秋氣涼爽動履嘉勝行當大陟以登鼎司未緣侍教曷勝馳企乞白亮幸甚

答俞是堂

辱教捧讀數日聲律和厚誠趣卓邁而懷古憂
時之意溢於言表豈直與唐人相上下哉井陘
為中原要關茲屬之大才壯謀盛威屹然為邦
家之障矣字甚粲狀稱慶伏惟台鑒不宣

午塘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閱午塘詩集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閔如霖撰如霖字師望號午塘烏程人嘉靖壬
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集為其門人吏部
侍郎姚宏謨所編詩多應酬之作雖清圓而乏骨
力古體尤不擅長千頃堂書目載午塘集十六卷
殆尚有文集九卷而佚之歟

冰玉堂綴逸稿二卷蘭舟漫

稿一卷附二餘詞一卷

〔明〕陳如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冰玉堂綴

逸稿二卷蘭舟漫稿一卷附二

餘詞一卷》提要

夫禮書聖人之文也剝蝕煨燼之餘使人至今有殘缺之恨造化精英不盡洩於世間大庭如是今天下文章如午江先生有子如許氏兄弟平生著述豈無寶持之者而竟焚滅其僅存者偕仲篋篋司間物耳豈非天乎錫壽晚得此讀之既以不見全帙為恨而尤幸什一之存得以想見達人長者之風且以歎許氏之多賢也先生宏才碩學表一時者往矣獨其文字爛然在目而子孫或不善寶持之即不焚且滅未必傳也焚且滅矣而漫不復收拾即僅存於縉紳之家亦未必傳也嗚呼許氏今有子矣錫壽所見者必傳無疑矣苟傳也豈在多乎詔鈞一鳴而達者傾耳至如鄭衛繁音雖終日囂然復何益矣是先生之文章天舍其英人發其秘謂之未嘗焚且滅也亦可嘉請庚申仲冬朔後學王錫壽謹書

題冰玉堂綴逸稿

今世縉紳子弟多不能守其先業間有能
守者計較銖銖無失先世金帛田廬而或
稍為充拓自名曰孝人以此孝稱之至於
先人著述詩文直弁髦棄之矣午江先生
著述甚富歿後遭回祿遺稿悉付煨燼其
三丈夫子不遑它惜而獨搜輯散佚於人
間者若干篇日積月累竟成完璧嗚呼
異於世之所謂守先業者哉余生也晚不
及識先生而識三丈夫子三丈夫子與余
為內親尊行且相從筆研稱忘年交一日
出此卷示余且命序而刻之余素不能文
何能知先生即有言云何能為先生重姑
識此稿復完之故而併以為縉紳後人勸
焉

後學毛在謹書



書冰玉堂綴逸稿後

冰玉堂綴逸稿者予亡友福建叅
議午江陳君之作也堂曰冰玉者
何君所居堂之名也稿曰綴逸者
何忘其掇拾于散逸之餘者也嘉
靖壬子君以疾得請既歸于鄉至
九月某日卒其子謙亨偕弟節亨
萃亨相與輯君詩文若干卷丙辰
冬介其友馬思亮氏授予俾為編
校予謂此後死者之責也其曷讓
諸未幾子亦病弗克事事丁巳之
夏病日彌留自分不起恐一旦不
可諱必至放失後因思亮氏歸之
于其昆弟倘未即填溝壑當為償

此諾也至冬病維少間未底勿藥
意春麻幾得展閱也戊午正月某
日君居第不戒于火凡其所藏古
今圖籍不啻萬卷悉付煨燼謙亨
等所輯君稿所謂若干卷者亦皆
蕩為灰埃翌日亟往弔之則既歸
之子每何有之鄉矣為之慨嘆惋
惜不能已已因自咎曰是予之過
也與是予之過也與向使予不病
維病不甚或尚留于予必不遭是
變也意者文章在天壤間是惟光
岳之氣奎壁之精其復還于造化
不可知也第惜君夙抱經世之志
維登甲科官省臬用弗究其所蘊

而沒其傳于世者不過言語文字
而已而造化者顧後新之若此故
凡知君者恒多惜之况予與君託
文字之知敦世交之好而契誼最
久且厚者哉謙亨等不忍使之終
于泯泯迺遍訪諸縉紳交游間得
其諸體歌詩若干首辭賦序記雜
文若干首總為一帙復俾子類次
之嗚呼是什百之一二耳惡足以
盡君哉維然窺豹一斑全體具見
後之覽者於此或可得其槩云既
成題其端曰冰玉堂綴逸稿復以
其蘭舟漫稿一卷二餘詞一卷并
簡末仍書其後而歸之傳曰子

孫保之乎又于謙亨昆弟之後重
有望焉戊午秋九月東海時叟徐
震書

嗚呼許固君先世始賜姓也君
高祖福忠公由常熟徙家太倉
以父命後陳氏歿後子孫遂蒙
其姓君自釋褐宰名邑踐郎署
僉臬憲議藩政圖欲請後者屢
矣格于時事不果既卒謙亨等
善繼厥志迺克復之君子謂
許氏于是乎有後茲仍書陳姓
者蓋以君策名通籍胥是焉著
則夫人之習于耳目也稔矣是
用復申表之俾可以互見云震又識

冰玉堂綴逸藁卷一

賦

感遇賦

緊

昊天錫我

明祐兮翊

聖作之相仍揭重華於九葉兮啓

嘉靖之中興

握寶圖而秉玄樞兮 箴敬一以服膺諏王模

帝範之懿兮紹三五而咸登觀法象以制作兮

求玉堂錄逸藁卷一

昭禮樂其交貢通變以裁化兮屏紛紜之詭義

恢德教而潛孚兮暨華裔以偕被肆體信以達

順兮萃靈貺於玄黃藹桃夭之敷化兮肇螽斯

之啓祥屬柔兆涖灘之歲兮屆十月之陽糞茁

華於六莢兮時邁惟良 前星浴少海而溢采

兮仰

皇嗣之誕生逆釐於萬真兮國祚殷昌沿慶於

九廟兮 祖惠馨香洽和於 兩宮兮

慈顏豫康騰歡於六合兮頌聲揄揚益合幽明

遐邇而無間兮胥歆於有道之長於是

國本聖兮 皇情憚閭闔辟兮雲煥赫

紫詔頒兮慶烏奕敦宗好兮厚黃脉敬黃耆兮
優粟帛表節孝兮揚義烈蠲逋負兮賜難阨擇
淹滯兮解縲紲思尤厘於股肱禮廼鮮於臣隣
篤一體之誼兮沛錫類之仁豐祿而顯秩兮登
庸其身推孝而勸忠兮榮逮其親凡與一命而
偏驛使兮莫不涵濡於湛恩藐金匱固跌宕兮
偶乘運而躍鱗縮墨綬往拊赤邑兮恒黽勉以
清白而持循承徵詣陟於執法兮叨奔走於簪
紳兼身家邁其盛兮荷 寵光之荐臻緬念於

宋王公孫達集卷十

一

大人兮蹈履之惟飭剛毅以行志兮抱儉朴以
爲術悟真詮之玄靜兮頤神畜氣以含息振義
方而繩我昆嗣兮靡岐表於富植茲年躋於七
袞兮蒙 天養而膺王敕丹函高度而陸離兮
日月輝煌以耀色烏紗錦服之委蛇兮杖履優
游於壽域矧 贈余毋號以號兮貴泉局而慰
余遐臆閭閻歡呼以胥慶兮咸曰休哉

天子之德詹太平之有象兮 少陽啓離運於
重熙覃慶澤於埏垓兮 王道浹廣大而無私
公詩之何幸兮生廼際夫 昌期海承

寵而受益兮豈帝十朋之龜竝天高而地厚兮
渥施逾於分涯恒俛仰以跼蹐兮惟感激而
思願申戒而鞭策兮期畢力於驅馳揆駑駘之
弗前兮於大猷乎奚毗退而效彼華封人兮
形管而繪奇稽首百拜以致頌禱兮聊有述於
蕪辭辭曰於穆我

后建皇極兮 配天之命戩穀錫兮受

祖之慶貽燕翼兮篤生 皇胤克岐疑兮王裕

金聲挺膚質兮三善四術懋 天則兮 元良

奕德熙庶績兮減惠自 天施四國兮

宋王公孫達集卷十

主一

聖壽無疆垂萬億兮 子孫繩繩光 寶曆兮

南齋賦

伊主人兮含秀葆純頤真抱樸綜學志勤飭善
恥獨揚鄭魯之素文蹈巢由之高躅躬朝華而
悲促節覓玄境以謝羣局迺相荒卜居藉穢刈
蕪背坎濕面離墟帶楊林以東逝控王峯而西
紆匪崇輪奐之美寔樂山水之殊厥環於外也
徑通門兮游鹿石駕梁兮浮虹沼躍鱗兮堪釣
鸞翬秋兮可春梧竹兮合兮交翠芝蘭敷兮流紅
林鳥鳴兮巧韻雲鸞變兮恠容厭藏諸內也左

懸弧矢右設琴瑟醴罍茗灶丹函藥笈戢兎穎
於筆牀吐龍光於劒襲芹泥落兮燕掠簷芸芬
散兮蠹走帙若夫戶凝午照榻引薰騰簾承弧
極壁依斗杓欽奇咫尺開勝周遭固將竝懿於
武庫而已接迹於書巢也於是閒守孤楹高超
世網藏息優游屈伸消長藐軒冕而未辭脫乾
坤以獨賞撫景象焉咏歌招漁樵乎蒼響歌曰
嗟嗟東海兮垂綸遲清嗟嗟西山兮采薇茹辛
嗟嗟北山兮怨鶴移文嗟嗟南齋兮自全其真
不降其志兮不辱其身孰得而友兮孰得而臣
英標蠹蠹兮孰得而與倫予將與爾卜鄰兮又
孰從而問津

宋王忠文公集卷一

由

序

太倉文畧序

陸仲子博學好古嘗選吾州諸先正詩文凡若
千篇題曰太倉文畧蓋刪繁舉要以示有水云
太學生王子夢祥敦請以文選請而刻之屬余
爲序序曰夫道經天緯地而紀人運於心曰德
措於務曰功宣於言曰文而詩則文成音者也
隨致異名原於道則一爾細惟古昔聖哲繼興
天縱其德功配於天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義畫
禹疇尚矣臯陶之謨伊周之訓誥以德以功爲
文者也孔子之刪述六經孟子之著七篇以文
爲德爲功者也嗣此而降道與世趨風緣方染
習因化遷固有作者以文自命曰秦曰漢曰唐
證之於道未見其盡協也至宋濂洛關閩諸大
儒倡明經術爲文不必若秦漢而粹乎澤於理
義爲詩不必若唐而渢渢乎有風雅之則其德
與功槩可見焉是故論文者率準於道則文之
在天下爲之亦豈易哉吾州山海鍾靈風氣會
勝而人才之生恒多博雅勁直務德樹功修文
以顯於天下者代不乏人其前業可考而華自

宋王忠文公集卷一

五

國朝偶先生桓以下若而人者顯庸廊廟掄揚其謨猷肥遯江湖揮霍其曠達深處闔閭宣洩其幽憤體裁格調未必盡合於古其究也則皆暢理與翼風教通物情而卒不詭於道所謂德與功者蓋自具焉陸仲子有言曰詞理兼至藻實相副此之謂也茲刻也又選其粹也可以傳矣或曰太倉文茲盡乎曰未也陸仲子選其所見者而未盡見者弗與焉余嘗聞諸長老云有袁先生華有耕學蒙馬先生夢有酌漁翠堂二集張先生恕有醖醕蒙陳先生仲有怡雲集查先生庸有槐園集高先生宗本有淮揚雜藁以逮胡先生承顏先生虎王先先生儵黃先生瑄曹先生泰馬先生慶何先生璧王先先生經履方劬學咸有著作茲皆弗與焉或以散逸燬棄陸仲子未盡見也若夫叅政姜先生昂廉而不矯有以振俗少司馬王先生倬義而不窒有以救時少司寇周先生廣直而不撓有以匡國叅政唐先生符寬博而敬有以達政國子監丞丁先生覲質直而義有以崇教吾師宜山朱先生星剛毅而禮有以成物為時名臣為時名師其所建

水玉集卷一

★

勳其所經畫其所講受皆德也皆功也所以為文者蓋自具焉揆其至也以德以功為文以文為德為功吾皆不得而知而論世者必有定議矣茲雖弗與焉而其懿不終泯也於乎道在德德可傳道在功功可傳道在文文可傳君子於茲三者不必於兼不必於不兼故曰三不朽茲刻也足以風矣陸仲子選也也有二善彰往知也勸來仁也或曰王子刻茲選也何如曰其善可同於陸仲子陸仲子名之袁州學生

送感亭徐子遊南雍序

水玉集卷一

七

君子之交也世斯乎睽斯思合斯驩規斯義乎弗變也思弗遺也驩弗昵也義弗詭也其善交矣哉予與徐子世契也益敦誼好以道義相期於所謂切切偲偲者恒劫茲焉肆品徐子者及唯予品予者唯徐子予於是得以觀已而徐子亦若有屑與予者益孚焉而弗可變也已迺嘉靖辛卯冬予赴南宮試徐子來送予弗忍予別予亦弗忍別徐子去遐瞻長思恒於徐子所徐子有所思未或於予遺也壬辰春徐子以選貢來予逆於郊相慰勞既止徐子宿驩語達旦藹

如也夫豈昭云居亡何徐子卒事言還予送之
弟忍徐子別去徐子亦弗忍別予去予語之曰
嗟朕合合睽跡恒靡定予弗敢子鬻予唯子
交予也適克迪予良砭予違不益於予予未聞
道弗子如也於子罔攸益茲子行矣將游國學
學群天下士者也天下士弗皆予未聞道也子
交若人而孚焉則良肯迪違肯砭不益於子子
行矣慎哉若陟科躋仕唯子之能予何言徐子
曰規也義矣哉非詭我也予將交天下士矣遂
別去時夏六月二日

東坡全集卷一

壽毛礪庵先生八十序

嘉靖壬寅槐七月十七日寔維大師相礪庵毛
公壽八十之辰也其叔子行齋先生守吾州吾
州士遊於先生門下者相與謀所以壽公問序
於某某嘗謂壽也者弗朽者也弗朽者三曰言
曰功曰德天弗輕畀之人而人未易臻於全也
間有畀焉而復克有以全之固天默注意於其
人將爲天下道化計爾迺今徵於礪庵公也益
可信矣公鍾靈胤淑嗜古鈞玄直欲撒賢藩以
寔聖域登甲科入翰苑獲盡讀中秘書而遂

其所學以此珥筆史館以此直講經幄編摩維
式啓沃良多所謂董賈之剴切班馬之文章可
以聯駕長驅固有後先也及其佐宗伯晉司徒
凡禮儀之隆殺財賦之盈縮悉能協於典要中
其機宜若夫叔孫通之綿蕞劉晏之平準舉不
能以窺公之際矣正德中閣奸輩柄國互相蠱
惑翠華出狩人心危疑未易卒定公奉

命畱守迺克鎮以雅重茹以籌畫朝野之間藉
焉無恐又抗疏數諫而

先帝於是平復正位矣未幾龍馭賓天賊彬

東坡全集卷一

九

握重兵伺隙構釁而左右陰爲羽翼公與一一
元老從容談笑撲而滅之無遺苗焉旣而緣倫
定策屬我

皇上踐祚配天張治更化公力居多云蓋與周
勃之鋤呂安劉其揆一也然委身狗難無營左
袒盡誠勸進何事請問其作爲正大光明匪勃
所能思哉公由茲名位日起眷注日有加君子
方延頸以贊重光以冀興天下道化公迺戒
滿蠲封脩然翔去築尋樂園結忘形社以申終
焉之志然而裴晉公天下安危之繫固有所在

而公亦不能卒私其身也迄今神明益完康
彌固而几杖之望猶在蒼生殆若文潞公之大
壑在庭虜使之驚問則公將有不得辭者其理
然爾又公有令子咸具國楨之器益衍家慶之
源彬彬乎秩秩乎冠裳奕奕簪笏繩繩竝諸萬
石君家即不知其孰爲盛哉抑亦公自食其報
焉矣耳於乎即此而可以觀言矣可以觀功矣
可以觀德矣夫天爲天下道化之計默注意於
其人必畀之經練如此其多駁歷如此其久艱
難險阻如此其劇夫然後有定見焉績文以立
言也有定力焉救時以立功也有定志焉厚終
以立德也弗朽之謂壽者公蓋承所畀而臻於
全矣區區歲月弗或與焉於以見天之成公蓋
非私於公實所以爲天下而余之序之亦非私
於公於守君實所以爲天下慶也

贈馮祐山序

越祐山先生馮侯涖太倉之三月巡撫中丞松
泉夏公嘉其賢移檄所司褒之爲諸守令勸陳
子曰嗟嗟古今人之於仕有實善者未或無
名也然必得志於知己而不能達於所不知故

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至於知與不
知則在意氣之異同而不係於相與之久暫昔
晉叔向之適鄭也醜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
往立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醜明也下
執其手遂如故夫醜明處於堂下而叔向得之
一言則夫君子之遇合亦有由哉吾茲有感於
馮侯矣侯之給事中也不章論當路大臣
天子可之然又重大臣之去併遷侯爲潛山丞
未幾改常熟令侯之丞潛山吾不知其政何如
也若常熟之政吾於侯得五善焉平賦均役恤
衆之仁也詰猾禁暴遏惡之威也剔弊防奸御
吏之明也履貞奉公承上之直也崇儉節持
己之廉也五善舉而益大治比吾入常熟與侯
訂曰美哉侯之政也吾不知與古循吏孰優深
以歲月要以始終吾見侯之俎豆於茲土也時
方期侯以薦達鄉用而監司入讒者言竟沮侯
卽莫能爲侯損益亦坐是不調再越年始自餘
干擢守吾州茲非困於所不知者與侯之涖吾
州也視常熟之政未之有改而駸駸乎鄉於
矣甫三月即見褒於松泉公蓋松泉公未與侯

相臨時已知天下有侯如叔向知鄭之有讓明也。矧爲政百里異於堂下之立而行之三月豈特一言之善哉。以素所知慕之心參以三月之政固宜深嘉而亟褒之也。雖謂文法官未踰年不得舉未能舉侯於朝而所以知侯者則真矣。繼松泉公而來者循名綜實必先舉侯則侯之陟黜雖華大都以太倉爲之聲所謂得志於知己者也。而讓者之氣不於是乎少折哉。於乎侯之政一也。久爲常熟而被讒初爲太倉而遇合君子之通塞信乎有時矣。吾鄉諸縉紳大夫謀以言賀侯謂陳子與侯同年進迺需言於陳子陳子以素所知侯者撰此以爲侯贈復與之訂曰弭讒存乎飭行達名存乎踐實完節存乎敬終

恤刑錄序

蒙泉教大夫爲尚書刑部郎奉

恤刑錄浙江路庶獄時平反而生者若干人今兵備太倉始刻恤刑錄行焉予惟大夫於茲役也其盡心亦勤矣而績之用成也宜哉蓋自刑而歸石吏法吏興而禁網密民犯有司罔

或解脫且銀鍊周繳比議偏詖巧狀飭情卒未易謝即易獄而膠固者沮引嫌者遜惟非其罪而顛愬無從恒多瘼死枉死市嗟嗟刑所以輔治也而民顛愬冤滯苦干和釀變抑何哉惟聖天子體天之道察民之隱選使掄良分路專獄以廣欽恤之仁以登刑措之治肆大夫於茲役也恭承德意勤於盡心而主之以惻怛運之以嚴恕出之以明威威之以忠信緣罪而質於法綜法而參於情其有情未孚法未協罪未當則破械翻案而爲之疏請焉咸與末減既疏下士服其公民頌其德而浙之東西不聞其民命有橫且冤者矣書曰惟德之勤迺明於刑之中大夫有焉予無似嘗與大夫比署見其政務之暇輒讀古聖賢書涵泳紬繹以證性與天道之旨間與論古今則振勵根本揚摧幾權惟道惟制若時與勢弗惑弗撓予固知大夫爲有本之學茲恤於刑也特舉而措焉已耳有以長於國而祈天永命及於民而植教厚生即此而訂大夫所以成其績者謂非體用協一而上下胥有攸賴者乎雖然道大者不侈於小試志遠者

不忘於久要大夫前所司者刑今所備者兵兵刑之大者也閭闔進退率此心推之上震

國威下戢民志海波不揚宵柝不警江以南皆帖席矣駿駿功烈其未艾哉凡嗣茲錄而珥筆以紀焉者可俟也惟天福善惟

帝陟明而大夫登要躋華流光衍慶又皆其所自致何假於予言予鄉有四川錄囚之役竟以憂奪茲讀大夫恤刑錄而重有感焉遂爲之序

壽趙一蓬先生七十序

夫壽之道未易言也天運不息之化以生人人

本堂集卷之六

壽

固成厚以壽也然人之生醇澆異稟修短殊期庭羸天札鮮窺耆艾恒願於壽未可必獲也苟所畀厚矣逢辰草昧而逐徙疲形托處瘠陋而苛饒蝕值旦夕弗克自謀何冀於壽也苟所生遂矣困伏數澤無所成名馳騁榮祿曷從弛擔則進退維谷維壽何益也苟所志行矣脫或配焉弗協井臼縈心嗣而弗肖門戶在念處人倫之際既詭於宜未可謂之壽而安也所際宜矣苟無德以稱之則狸首之歌已貽有道之耻又何取於壽焉以茲訂諸天下則人之所以爲壽

也難哉廼今觀於一蓬趙先生蓋承天之畀兼人之獲者矣予聞先生稟厚胤淑神完氣固莊貌修髯而望之固知其爲及高年者也且生逢盛世涵濡於成化之豐亨弘治之渾厚正德之豫大嘉靖之文明

四朝致治之澤有以生長休息其家於瑣澁之上爲我吳會之賢主賦無橫出役無汎求所殖於是焉益饒矣先生夙負通才不自隕趾嘗名仕籍一以行君臣之義卽解官而返葆和順真而林泉肆志弗羈絏於勢利進有所立退有

本堂集卷之六

壽

所歸固綽綽焉而皆裕如也配李孺人爲海文安公之子也窈窕而閒女則婉婉而執婦道慈惠而立母儀恒於先生家範有裨焉又有文夫子三人伯子汴入官服政樹績揚標仲子瀚季子淮種學修文藏器俟用益祿養有方色義不匱足以娛先生至樂存也先生平生懿德茂行藉藉乎鄉評重屬孔子所謂善人君子先生其儔也可以稱其壽矣夫畀之厚壽之本也生之壽壽之植也志之行壽之滋也際之宜壽之德之稱壽之成也先生兼獲焉

爲壽也甲辰之歲先生暨孺人皆躋七十仲子
季子樂嚴君之具慶進春酒之初嘉而諏二月
之良將稱觴以致頌禱迺繪圖問序於余余雅
厚先生愛又與三子有交分弗敢辭遂緝所嘗
先生者爲先生壽抑以見孺人之壽之自也
予曰余觀圖之貌瓊島珠泉瑤華碧丹鸞鶴
飛翔煙霞掩映宛爲海上三山也石上老人袒
而坐丰姿清瑩巾裳飄飄爲神仙者流也前走
童子有持而獻蓋或參之屬也余嘗聞神仙家
餌參之法必先入密室茹疏食三戶翦焉五漏
去焉收斂神觀調停真息而後啖咀其參而服
焉又復溫養弗忘握固弗滲弗撓其靈弗搖其
精七烹九煉可以證於長生其法真僞其效有
無不必深詰爰繹其旨即吾儒寡慾以養心主
靜以存極之說也余請以茲說爲先生引年之
助

柘湖遺藁序

王時魁既沒之五年吾太倉守馮侯惟良就其
弟校抄得詩文遺稿覽而歎歎曰時魁不可
作矣而傳其文是在我遂屬吳山人恂校編爲

水手堂集卷之六

上六

水手堂集卷之六

上七

二卷刻之時魁號柘湖因以名其藁云予惟壬
辰之歲與王子同舉進士始相識見其貌則溫
焉似於朴聽其言則確焉抗於正嘗讀其所
爲文則粹焉澤於理義固知其爲有道者也時
大吏疏儲養台輔時魁獲選爲庶吉士盡讀中
秘書所肄益充而彬彬焉樹聲藝苑矣居三年
例授刑部主事明習法比間出經術以飭之民
用是無冤咸稱其爲良法司一註吏議即謫佐
滁州時魁弗自墮問誌志以古道易俗興文勸
學而民駸駸焉向於化咸稱其爲良有司時魁
雅抱冲澹喜山水日徜徉郎邪諸勝處凡意興
所適即發於詩歌益與歐陽永叔相上下識世
道者猶以台輔屬焉天命弗延竟以病而沒所
爲藁散佚毀棄僅存一二然皆羽翼

皇猷敷切理要根柢人倫揚權時務風流焉有
裨於天下非爲藻繪章句流連景光已也且其
雕琢既工模倣渾成置諸古擬弗易辨其今昔
咸稱其爲有道之言君子謂之允則王子所造
厥亦深哉惜乎未見其止也或曰王子挺異質
負文譽麗清時弗獲盡所學迺困頓坎河卒死

於貶所豈天所以祐善人者乎陳子曰嗟嗟爾
曷知天亦曷克論王子夫孔孟終窮回歿而耕
疾皆變也王子際其變也於天乎何疑矧王子
爲法司稱良爲有司稱良則其功德在人雖無
茲文自能不朽茲有文可傳馮侯誼重存亡又
能傳其文則天所以祐善人者固有在哉若位
之顯晦年之修促於王子何爲損益也嗟嗟觀
茲稿也可以論王子矣王子諱梅字時魁浙之
平湖人

沱川洪節婦八十序

水至堂集卷八

太一

天下有真壽曰不朽焉爾天下有全行曰不二
焉爾執此以訂婦道厥亦艱哉蓋年矢難駐容
華易歇雖百歲旦夕也焉謂壽一念未矜大德
終黜雖衆美土苴也焉謂行夫惟振不二之行
斯克臻不朽之壽迺今徵於沱川洪節婦俞太
夫人則余論爲益定焉節婦爲養望族女也笄
而歸官源洪汝明氏所毋儀女範胥效於其家
無何汝明遭危疾節婦畢心力湯藥恒籲天願
以弱代之汝明竟不起節婦時年二十七遺孤
文公葉方飲乳熒熒於孤燈敗幃形影

心親交殄跡而惟與孤相周旋愛之以恩尤嚴
義方之教孰族人欲效之嫁節婦遂遷沱川父
母焉依茹冰藥以習齒舌質天日以揭肝膈所
守確如殆之瓦靡他焉幸而天相節婦伴厥孤
克底於成對爲鄉善士又生御史君爲之孫今
節婦年八十子孫環膝左右猶提身苦處子云
陳子曰於乎光岳氣分士寡金德用繩諸女流
哉節婦以粉黛笄櫛之資而蹈正大光明之節
在冒冠裳榮佔畢號稱丈夫者鮮或儼焉夫行
高者永譽守貴者流光固將荷 天恩典而表
厥宅里以樹風聲凡天下爲人女爲人婦爲人
母者聞節婦之風胥將歆豔而愛慕興起而嚮
往之也是故語其志則不二不二謂之全行語
其名則不朽不朽謂之真壽或曰紀叔姬歸於
鄭春秋特書之蓋喜其得所歸也節婦遷於沱
川抑或說於古道噫固哉曷以語節婦也夫灌
不失正智不矯名君子攸貴且與其臨事慷慨
以自決曷若先事從容以自全節婦苟株守官
源或有強委禽者雖無能二其志必將如古斷
髮以示絕矣萬一有不諱其如洪氏孤何

古語曰死易立孤難節婦籌固稔矣不得已而還室以圖存洪氏宗祧不絕如綫蓋自沱川爲之續也嗚呼鄰之歸沱川之還厥節同予固稱節婦必繫於沱川著所自爾余又聞古賢母剪髮畫蔬跡雖微也以侃與修始大聞於天下節婦之節天人相孚若顯揚之者厥責又不在於子若孫哉今封御史公丕浚慶源又御史君不衍德澤登甲第任言路而氣節文章將跂侃與修而上焉所以顯揚節婦者寔未艾也嘉靖戊戌秋御史君以監鹺政成由揚州便道歸將稱壽於節婦子與御史君辱敘同年後謹序其事

水至東漢書卷一

年一

爲節婦壽又竊以抒擊節之義

壽李母太宜人圖詩序

鈞荆陽先生李侯以御史論事出倅吾州越明年夏天官欽能振滯起侯爲蒲州牧茲將便道歸壽其母太宜人太宜人今年壽五十有六六月十有八日寔其設帨之辰也吾鄉諸大夫相與繪圖賦詩爲太宜人壽謂予與侯有年誼遂以序屬焉予展圖而觀曰美哉諸大夫其善言壽矣體裁異則頌禱同聲風淑乎纓纓乎咸克

水至東漢書卷一

年一

紹華封之遺音繙藝圃之雅調所以張侯之德稱母之壽者胥無常而予聞太宜人貞一完節慈惠翼嚴厥德昭焉厥名著焉可以引年而基命可以揚標而流芬也又鈞北扼嵩山西距洪河茹靈滙奇發祥毓瑞則侯皆可援焉以壽於太宜人予雖有所欲言抑亦贅贅焉矣耳曷以哉曷以哉予嘗原壽之自而竊有徵焉夫太上以德其次以名又其次以齒凡人所深欲而未可必獲者也矧婦德無儀而名不外見是故母之壽以有子而顯子固有前聞矣孟軻氏有母范滂氏有母稱其德者至於今弗衰雖由教其子爲大賢立大節寔以軻爲大賢滂立大節故也古今天下未必無賢母如二氏者竟湮沒無聞何也以無大賢之軻大節之滂爲之子耳若漢暴勝之有母辨善惡知禍福其亦賢矣曾未越世談吻弗及以有勝之子所以無其母也然今以太宜人而爲侯之母固有以成其子以侯而爲太宜人之子豈不有以顯其母哉蓋侯稟性中和易直執禮成學優入軻氏之域又兄弟相師友而達材樹德蔚爲中州之望既舉

進士官行人補御史正色臺端盡心釐政甄廉
擊貪憚頑冀惇慨然有范孟博澄清天下之志
茲也蒞於吾州則貞志以立準章教以示趨明
罰以坊淫風聲洋溢德誼轉移州之政於是乎
丕變而勝之之流未容窺其際也漢史稱循良
吏即不知其作爲與侯孰優哉夫學貞者道純
志遠者節峻政通者澤流三者全則昌其德昌
其德則成其名成其名則顯其親顯其親則太
宜人之壽厥有未光矣乎或曰太宜人有丈夫
子六人侯一也壽太宜人而惟及於侯其或有
遺美焉陳子曰侯吾州倅也吾鄉諸大夫壽太
宜人以侯德也原侯德以壽太宜人蓋有以系
吾州人之思云爾若夫廷評巖巖職方恂恂王
官翼翼諸郎議說皆具國楨之器而益衍其家
慶之源者也而太宜人由茲而耄耄而期頤顯
其壽於國於天下固未艾哉而其美又非吾州
人所能盡也諸大夫曰美哉吾子可謂善言乎
壽足以風矣遂書之用附先乘筆之義

送薄侯南還序

余甫勝冠從我先師宜山夫子游薄侯繼勲方

垂髫亦執贄來學廼克勤師訓弗或悖篤友誼
弗或戾予固許之爲大器也嘉靖甲午侯以武
舉於鄉凡識侯者咸以大器屬之蓋予所許益
有徵焉時余從於仕廼與侯睽然雲樹之思則
恒於侯所嚮往也丁酉春三月侯以祖蔭謁選
兵部遂相遇予止侯宿歡語達旦於夙攸懷者
亦足慰云旣侯獲選南還廼謁予別曰予儒生
也茲藉祖蔭獲有官職願有言俾免政謗陳子
曰予不敏曷以言哉予緬懷先師爲訓唯忠孝
唯廉節又吾黨所資以盡其誼侯嘗聞焉而以
已任之者也侯行矣其唯以忠修業以孝立本
以儉培廉以智達節沿是而行乎譽速動罔弗
宜曷懼於謗夫大器之利恒於盤根錯節別焉
侯未可以儒生自諉也予聞悅詩書者平晉之
難興禮樂者恢漢之業厥文武相資也久矣侯
器文武也其唯文以經謀武以緯務則動罔弗
獲曷謂習俎豆弗閑於軍旅矧我
王制之御武也世秩以酌積勳科以歛奇能蓋
有異格矣今之爲闡爲帥爲國干城爲主爪牙
皆其人也時或鄙而抑之者固自致耳侯

遠覽勇畧兼人再試於鄉再獲薦茲入神機場
比試三發矢皆貫革五疊萬口咸嘖嘖曰將材
將材所謂奇能者予於侯歸焉擬第躋華侯所
優也侯亦惟殫廼心勵廼行罔混於俗毋或爲
時所鄙而抑焉固予所望於侯也侯再拜謝曰
予不敢不勉毋或悖師訓戾友誼以貽吾子之
羞同鄉馮君器雅與侯善需言於予遂次其
言爲送薄侯南還序

送沈南泉守易州序

世論仕恒曰儒吏異途又曰南北異效予則曰
學與仕儒吏異矣而道則同剛與柔南北異矣
而治則同蓋君子學以會道道以通治以仕而
吏其餘也於南於北用罔弗效而未見其爲異
者吾儒合一之學固若茲哉南泉先生沈侯吳
產也以績學發科以親志就江西餘干教命以
亨發人蒙弗擊弗漬而師道立焉蓋所謂儒者
也既以考最而吏於懷安邑邑故稱劇而難辦
侯御以簡將以正不剛而棘不柔而弛且飭已
廉弗或矯也處事敏弗或炫也聽訟明弗或苛
也蓋儒術吏局侯兼優已是故民志益通上譽

益進而稱循良吏於南服者爲侯歸焉嘉靖甲
午歲之夏擢侯守易州州燕域也風氣剛勁艱
於訓訓而錫類修教因時齊政則在我耳侯
矣將舉夫所常效者乎柔以茹剛剛以革柔
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而復廉以貞之敏以裁之
明以通之適其斟酌之下民就於中事就於理
訟就於平易之治一變可以至道矣侯之仕匪
南而易匪北而難又爲天下最恐弗獲終惠於
易也陟明有典以盡其用則夫一道德同風俗
畢收吾儒成功予於侯深有望焉若彼以異途
論儒吏以異效論南北者其果然哉予非好諛
蓋於君子合一之學有所徵云侯戒行同官黃
子輩謂予爲侯同鄉分當執簡遂命書之爲序

贈陳外翰序

天下有美材夫亦貴善斲耳有美材無善斲壞
厥材也施之焉用公輸之門有名匠碩者常恐
以已私壞天下之材開公心集衆思依於法游
於說繩墨有定矩矱不亂量斤削燎刮成因厥
質故其大者爲棟爲桷爲杙爲楠可以待風雨
覆天下就其小者爲敦牟卮匱卣瑚簋璉亦可

以薦宗廟陳飲食上焉天子用享下焉庶人用
利而匠頑不言其功世之知不知匠頑無與焉
陳子曰惠迪陳先生亦吾儒宗匠也先生羅浮
之英氣蘇而質明學醇而行懿歌鹿鳴而來颺
鐸於候官予惟候當八閩上游人文道發非無
材之患惟無善鑄之患 予嘗錄其秀者俾
育於類雖與校閱道無從律先生能正之以
心矩以身度務刊枝葉而敦本實沉滯者疏揚
之亢者若刺裁之逸者驟之不越疆者和之不
戾又鎮厥輕猥寬厥躁迫揆厥忠謹變化之權
材焉耳矣故邑之人士鴻漸彙征龍光天下維
天子庶人是媚咸出先生範而功不歸諸先生
可詫也今簡於督學朴溪潘公巡察筆山方公
後先動旌獎夫二公柄伸縮人材者樹之風聲
固以示勸夫亦表異以儲用耳先生之功不與
匠頑終泯泯也予故序之曰瓊學淑身知也敦
學淑物仁也功在物而身不居德之大也化行
天下人不識其原道之至也先生有大焉焉
自謙以諛也龍蟄存神蠖以屈伸天下其孰能
知之子重戚嗤於天下

贈蒼峯杜先生序

太倉瀕江海之勝而據崑山常熟嘉定有三百
里士之服章縫而絃誦者悉拔三縣之萃而太
倉鎮海二衛分城以治其軍武士又皆奮起輩
出發銳科躋膺仕昭德樹勲馳休譽於天下州
學所從士雖不越三百里而人才每為諸郡最
天曹因士擇師必取諸海內之名彥重模範也
郊城蒼峯杜先生由安慶分訓擢掌州教事歷
五稔而教有成績士用丕勸侍御歐陽公特檄
優獎適郡通守蔡侯來視州篆雅敬蒼峯君廼
進州佐張君魁閭君儀陳君 金君江而語之
曰旌崇賢德有司首務也矧上官倡之可弗虔
肅舉行以為儒席之光邪於是諏吉備儀戒寮
夙駕綺帳泥金褒詞焜煌導以彩幢部樂具作
篚篚稠疊玉帛紛綸冠裳摩蓋後先承迎謁
融融宮墻以隆余時自江右按察轉參閣落
道省桑梓偶與茲會將持觴登堂追隨諸耆俊
之後而南川張君適委以執筆之役而余兒謙
亨節事從先生游因知先生深敢辭以不文惟
先生為孔門之鄉人洙泗遺澤游泳沾濡蓋亦

有年用賓於 大廷蒞官於南服總吾州四百
餘士而爲之儀表相與折道與談術藝揚述古
昔稽品世務學博而氣充才可劇任橫經儒者
未獲大有建明不無違其所長然先生盡心厥
職志在以人事 君罔萌幾微嗟卑之意可不
謂賢乎 國制憲臣銜命觀風督察郡吏而下
上之歲杪事竣則賢與否必疏列其狀先是學
官雖賢而每不見褒錄其非科目尤不見褒錄
先生以賓貢守今職特爲憲臺所知可不謂
乎賢而遇是下獲其上爲允乎上乎其下爲得
人兩相與而交相成也可不謂榮乎則斯舉也
信乎其美矣况今

宋李東坡集卷一

十一

當寧側席須才越常調以恢遠畧如先生賢而
升聞於上發庸其有待哉先生其益副歐陽公
之望以無負平生之所學則吾州大夫亦終預
有榮焉余不佞將續致贈言以請益於先生

送仰峯周先生序

昔鄒孟氏所稱述舜與傳說諸賢其發迹甚奇
其樹績甚偉其流聲甚遠後之談者遂據之以
爲賢豪之生必由困而後亨予則爲之說曰困

而不失其所亨其唯賢豪者能之也蓋士罹於
困也或期負太高弗獲有爲志意沮撓進退維
谷而遂遺世以後名獨俗而賣志無復振發其
或過於懲創貶道狗時泐忍脂韋甚者患在得
失靡所不至茲二者所行或過或不及而困而
失其所亨則均矣惟賢豪者學識純邃有以審
其宜德性堅定有以制其變量度恢擴有以茹
其曠惟道觀我惟義應物無過而激無不及而
徇則道久而彰行孚而達位晉而升不終於淹
蹇淪落即終於淹蹇淪落而道在者貴心泰者
樂何困何亨何入不自得耶故曰困而不失其
所亨其惟賢豪者能之也觀於仰峯周先生則
予言爲益徵矣先生賢豪人也登進士年才踰
冠即顯名於時初授紹興推官抗志振節鞠斷
明允當道者咸推轂焉會風憲負缺迺徵先生
入以年不應例陞刑部主事未幾以病 賜告
歸時忌者惡先生於天官竟出先生同知吾州
將以困之也先生蒞吾州也凡所行根於所學
無少變易嘗論事於上官侃侃諤諤弗詭弗隨
隨所展布咸底於績以理訟則訟理以濟河則

宋李東坡集卷一

十一

河濱以平賊則賊平秩祀以惇化興學以章教
治狀蔚焉時望有歸矣且先生涵玄濡冲無忤
無求政之暇輒數數過予予亦數數往報先生
每畢集賓朋淹留日夕或摘文或賦詩新詞妙
翰曾不加點對客揮毫動盈篇什其風流雅致
一時咸推服焉迺今覆其稿則皆發自性情之
正而卒澤於義理藹如也識者皆稱先生困而
不失其所亨君子謂之允嘉靖己酉春三月先
生將奏績天官適被 命通判鳳陽或謂府視
州而官則崇通判視同知而務則簡鳳陽視太
倉而地則重茲陟也先生其亦向於亨耶茲亦
未足以論先生也予聞之君子道不以官而汚
隆忠之經也心不以務而煩簡智之程也才不
以地而夷險勇之畧也先生賢豪人也辨於茲
三者久矣矧其學識純邃德性堅定量度恢
謂不有以審其宜制其變茹其贖耶夫出於太
倉既不以爲困而陟於鳳陽又豈以爲亨耶蓋
國由人也天也亨由天也人也先生無與焉先
生亦惟舉治吾州者以時出之耳夫

效於吾州謂不效於鳳陽耶沿茲而往先生道
日以彰行日以遠位日以升而帝道王圖所以
弘翼我

聖天子開億萬年太平之治者將與舜與傳說
諸賢揚標流徽同諸不朽俾君子信其行之有
終而忘者知其計之無益厥於世道豈小補云
茲先生戒行吾鄉諸大夫重其別謀所以贈先
生吾師晉川先生委予遂輯所嘗論先生者爲
之贈蓋亦探天人之際盡古今之變而與先生
所素履者相印證耳若夫頌德美播休聲固自
有作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送張雲庵還關中詩後序

吾師龍池先生關中人也莅教吾州之二年迎
伯兄雲庵先生於官舍吾妻諸君子嘗過從之
誼好藹如越明年春二月先生俶裝言歸因繪
圖聲詩爲贈且醪餞於吳塘西澣驪歌疊起別
懷咸有弗堪焉者時予從諸君子後進酒告曰
聚散恒事也奚足惜哉愚聞古豪士異才奇氣
恒有得於江山之助吾妻達關中凡諸名山大
川在在擅勝先生來也義急兄弟罔暇周覽茲

歸矣時方春和心亦開適迺出吳門挹泰伯高
風渾龍江訪華陽陸鶴銘屬睇砥柱以極壯觀
北浮淮泗瞻豐沛弔漢唁楚達黃河探禹蹟陽
嵩嶽覽漢遺封入武關問所謂扼要者凡諸山
水畢杖履之遇會意處則發諸味焉吾師行將
以續膺襪歸省桑梓道所游出謂某山某水曰
吾兄所樂也循舊跡其勝兄先弟後石鐫木刊
俾觀者喟曰美矣哉張氏二豪乎異才奇氣可
觀也已茲行也有得於江山之助益多矣聚散
恒事也奚足惜哉先生曰然諸君子亦曰然遂
書為送張先生還關中詩後序

冰室集卷之六

三

南門仲子集序

吾城南甘泉里有陸氏兄弟伯子肖孫溫溫而
弗比仲子象孫侃侃而弗羈季子參孫恂恂而
弗矯皆能文章皆抗節義匪徒聯芳於一門固
將揚標於四國者也予性迂下雖寡俗諧而於
三子雅投分數數過從訂詩論文攷古尚今析
疑辨難恒獲所裨益往歲大同卒叛予與三子
相為互出意見疊疊不絕口獨仲子退而負牆
立瞠目視予咲曰未也未也我自說問焉

蒼竟去予時惟仲子作何狀亦不知其所說作
何語弗能忘於懷歲月矣恒圖與究竟昨仲子
過予曰王奇徵為我刻所著詩文集吾子其評
之遂畀余集迺始獲讀其大同論豁爾若釋曰
仲子其能經世乎予有聞是錯抑七國弗克謀
其身裴度平淮蔡而動中機際至今談其功為
烈策之善否而治亂存亡繫也今觀仲子論大
同原敘體要區別利害運用機權振勵根本證
度之密祛錯之疎隱然有運籌帷幄折衝尊俎
之槩則鄉負牆而立瞠目而咲蓋睨大同為不
足卒而陋彼柄事者苟且於朝夕其問焉弗答
又慄焉守害成之戒爾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仲子有焉可以語經世矣或曰仲子今年
幾五十濩落不偶其文以窮而工也吾子輒曰
能經世毋迺諛夫曰爾曷知仲子爾曷知仲子
予有聞張子厚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以書謁
范希文以文爾既薦薦而出陳於君曰為政不
法三代者終苟道也謂其不能經世可乎仲子
學張者也予以經世屬焉非諛也固有所試矣
茲集也為詩為文贈送酬答寄託為言殊則要

冰室集卷之六

三

其致觀於大同論亦可得其大都云且源流體裁邵子弁序之備矣曷假予言予將表仲子經世之學示天下俾天下人毋徒以工文遇仲子遂書焉願質於伯子季子

東厓文稿序

嘗讀金華人物志見其文獻後先郁郁濟濟於理學則得呂伯恭氏伯恭生宋中葉夙承家學妙契道貞以關洛爲宗而與朱晦翁相上下其議論道遠任重爲當世所師表於文學則得宋景濂氏景濂生際國初我

東厓先生集卷十

序

高皇興化善治制禮作樂凡諸討論潤色而景濂咸有與焉至於今海內經生學士稱文章大家皆曰宋承旨宋承旨夫二氏名標其所長實兼其所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未嘗二之也其究也天生哲人以系斯文而三洞雙溪合蘇匯秀則山川之在金華者亦云有助所謂地靈人傑匪可誣已若今東厓先生虞公金華人也其嗣二氏而興者乎公自弱冠即究理學信朱晦翁遺書融會貫通深造而自得之特闢浴以底於洙泗且擇而後言踐而後動於

則有鄉譽於仕則有宦業對焉而望於天下也久矣肆其爲文也觀化以運思法經以植旨繩古以崇辭緣象以衆變隨所擬議曲中規度譬若寫物繪生各盡其狀又皆有以暢理興翼風教通底情而卒不詭於古昔益視諸二氏異世而問揆也矧公名日以起位日以晉撰著日益以多紀綱人倫黼黻皇極以佐太平之業而中原之文獻實公任焉厥於金華之山川益增所重何假於助已哉公歟歷內外以道德宣猷以文章昭志有奏議有講義皆別有集茲稿也

東厓先生集卷十

序

則自涖鎮於虔而移鎮於南昌所輯也僅得若干篇按察副使李子誦而愛焉遂壽於梓以廣其傳於平風雲月露華而寡要雖繁而易數救粟布帛美則可愛雖約而難蠲公之文救粟布帛也其傳也信矣

陳一川六十壽序

陳印溪氏謁予曰沙溪之延禧萬壽觀有一川陳師者雅與余厚今年壽躋六十余敢需言於子往壽之余曰夫壽以百歲爲期而六十恒齒也其壽雖然壽人有道而齒不與焉子之壽

之者亦有道乎曰有師幼從顧鶴洞氏游受其
道術勿屑輕試惟玄惟默將以神明其德也余
曰有是哉其法之慎乎師夙嬰羸疾廼克奮精
葆氣年雖及耆而健步強食壯者弗逮也余曰
有是哉其養之善乎師親賢嗜吟而於一切玩
好屏不着念興與景會間作五七言詩往往有
奇句且務撝謙遇同衣無暖姝色恒恂恂如也
余曰有是哉其行之飭乎師善迪後人以禮以
法肄學者咸有造焉其徒李賓竹氏王竹雪氏
竝有樹立不替宗風教蓋有徵也余曰有是哉
其嗣之良乎凡人罔肄於道罔攝於身匪爨而
動匪人而萃雖有齒未足壽也惟夫法慎斯天
定矣養善斯貞固矣行飭斯外順矣嗣良斯內
豫矣天定則道不漓貞固則命不仆外順則形
不勞內豫則神不匱天人夾持內外互養而優
游百歲未艾也君子於是謂其爲有道之士而
致台耆之慶也宜哉若夫導引服食吞吐屈伸
而謂身堅金石壽敝天地者或自有得焉余弗
能喻也陳印溪氏曰子其善言壽者乎其徒稱
觴時可誦之以壽也余亦有以藉手矣請書之

刻杜律題

杜少陵詩足嗣風雅正響凡註家謂其句有攸
據意有攸寓旁質曲證匪汎則鑒俾讀者心目
微莫莫克了了也然杜雖思閑而緒密語通而
旨函所以言志者唯此理耳以意逆志以我觀
理則人已同趨古今一揆隨其所見各有得矣
詎須註廼因杜律虞趙本抄得五言二百四十
章七言一百五十章厥註皆削焉於乎天下之
學敝於註詁豈惟杜哉豈惟杜哉予憮亦同歎
議也

傳

西溪翁傳

翁孫姓震諱字德威西溪其號也爲今太倉州人翁蚤承先業懇墜緒廼以勤率下以儉制用月培歲拓業益裕焉弘治中議荊州治凡諸營建翁與贊畫得勒名於碑孫氏族素號蕃大翁遇之惟恩惟禮事干門戶獨任之弗憚於劬訓子弟以義方課僮僕以力田恒身先之爾躋年於耆遽爲息肩計語諸子曰吾老矣吾事任之爾也曰某肆於士余惟良曰某服於農爾母情

宋王陰遠集卷十

十一

稼穡曰某服於官爾毋撓於公罔數厥次咸有指授既就西庄鑿池藝圃娛酒哦詩以適歲月門外一切事弗縈心也時有客過從而觴咏終日陶陶然若與世相忘者遂因所居號之曰西溪翁而人稱之亦曰西溪翁翁雅慎好惡於善人引之爲友以資向往於不善者拒之不少假至老益篤猶以迪夫後蓋性也肆人服其公正德戊寅爲年七十有七以疾卒於正寢子男四人孫男七人曾孫男七人予與翁同里而後其生也五十有八襁幼不知有翁既長與翁子進

辰父游稍稍聞翁而未悉也歲辛卯應辰父求翁之事狀請余傳翁於是翁卒十有四年矣子讀而贊之曰翁蓋所謂克家者與廼室廼繼敷佑於先者固不可誣抑亦翁之構穫有以迓承之也豈偶然哉因飾其狀作西溪翁傳

宋王陰遠集卷十

十一

冰玉堂綴逸藁卷二

記

太倉州重修啓聖公祠記

孔子道貫帝王德合天地功在萬世生成藉焉歷漢已降有天下者莫不崇祀而於啓聖公則畧而未秩宋咸平中嘗封爲齊國公矣而未及於祀其闕里所建有啓聖王廟矣固其子孫歲時伏臘致孝享耳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夫禮重報本是故先王祭川必先於河惟公誕生聖嗣而其立本之原發原之長匪祗數榮於一方衍慶於一世已也而顧未秩其祀則於本原之義或有未盡所以尚其道重其德報其功者亦有未備耶我

明之興竊道右儒孔子祀典極其尊崇而公之祀亦未之有舉先正謝祭酒鐸程學士敏政嘗疏請即格於時論或亦有遺議焉肆我聖天子涵泳道真翺翔文軌通神明之德操制作之權乃嘉靖庚寅詔正孔子祀典復秩啓聖公通於天下以先賢顏無繇氏曾點氏孔氏孟孫氏配享及朱松氏程珦氏蔡元定氏

祀祠因學宮翼風教也祭同丁日昭倫序也明析本原報隆道德比禮協義超古振今可以示有尊而教民之孝可以示有敬而貞士之趨蓋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典章歷

九葉而始備誠爲

帝王之高節宇宙之大觀也則爲良有司者仰稱德意敬飭祠所恭修祀事固其務也所以祗承有嚴劼愆無懈其心惡容已哉吾太倉州嘗建啓聖公祠在明倫堂之左再越年而壞嘉靖乙巳餘姚周侯士佐由進士來知州事展謁先師目擊之而嘆曰茲祠也

王制聖道胥此焉繫或壞弗葺何以妥靈揭虔予職在事神茲役詎容於緩既諏吉闢地選匠掄材費取諸贖繼無裒於官工取諸散卒無勞於民日程旬覈弗亟弗弛自經始以迄落成再越月爾祠凡三楹旁翼周繚益拓初規

啓聖公祠以

制也而其事皆作必繫於修亦以

制也予惟侯風悅孔子之道篤信罔數而茲官未幾即首先修建茲祠凡我官師弟子朔望

焉春秋享焉俯仰維度駿奔維恪觀德觀禮生
孝生敬極其效之所至興教弘化移風易俗豈
小補云君子謂侯知務於是為允時兵備提刑
按察副使新喻教公璠慎訪兵防聿修文教志
諧議允祠所由成同知浦城周侯鳳岐協心經
畫判官盧城周侯儀為金倭江口力勸相皆
與有焉大接禮替侯以肇事而礪石請予
以記歲則州博士郊城杜君允陽許君守誼
新昌胡君相靈寶董君輝先也

小軒記

周子應澤扁其居曰小軒或曰居以止躬宜乎
其大軒焉曰小毋乃陋夫周子曰爾言過矣未
窺吾所居也吾軒小矣厥有則殷異於庸構觀
夫木榮草茁風清月明厥有景也問奇質
弈盟詩厥有友也筆耕墨染經閱琴調厥有
也夫景以娛志友以觀德業以勤生吾居吾
吾適吾有吾忘吾小固慕於大爾固曰陋吾則
曰何陋之有周子語陳子陳子曰吾子知所居
矣而未大也吾人心不有廣居乎涵玄黃圓靈
蠢蠢大無外也吾子其基之維誠樹之維敬藩

之維孝則萬象含熙景益饒而志以泰焉四海
盡簪友益多而德以崇焉百為戢穀業益精而
生以順焉泰以行之崇以萃之順以考之所謂
廣居者我居而大在我矣茲軒也蓋寄之以藏
修者也而小奚曰陋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又曰此之謂大丈夫吾子勗諸周子起而謝之
曰大哉居乎吾將居之矣遂書為小軒記

太倉州重濬七丫浦記

蘇州府之屬有太倉州州之北三十有六里有
七丫浦西承陽城昆城諸湖之委東受海潮故
之逆其衡列支渠四十有六其田引而溉者有
萬餘頃皆為沃壤其始不可攷歷宋而元及我
明興則浦分隸崑山常熟弘治丁巳太倉立州
割二縣地而浦始隸於太倉蓋十七也通塞靡
常豐凶攸繫而識本利者恒首務焉既而利
障流無以滌源且潮汐再至日有淤淀
之構廬舍而水道束隘浦竟以湮廢
於濟屢歲大亡民用告歉州民有何樂者
闕上書請重濬七丫浦先是巡撫都御史丁公
某巡按御史呂公某疏修水利已勤

宸慮因而特降

聖書簡畀巡撫都御史歐陽公某專任經畧公
欽奉惟謹乃駐節吾州同兵備副使教公某集
知府范君某同知唐君某及州縣之長爰度土
宜爰詢民蘊皆議曰茲浦宜重濬不可緩也必
毀斜堰必置牌焉以節啓閉遂掄州縣之良各
董其役吾州則屬於同知周侯侯由刑部尚書
郎左遷初蒞任其雅志任天下肆於茲役也尤
勤焉乃因農隙以致期築界堰以程功稽戶田
以調役立耆總以率作止發帑錢以助饗餼置

冰田渠續遺集卷二

五十一

巡騎以偵勤惰設平準以測淺深隨所經畫動
申機宜而輿情既孚羣力畢効侯乃托野處而
時勸戒或曰任勞乎侯則曰予勤於衆焉辟勞
乃正故道而撤廬舍或曰任怨乎侯則曰予勤
於衆焉辟怨於是民益知德知威盡心盡力子
來者衆相忘於勞且幸天鑒下民雨不破塊川
靈効順海不揚波俾攻治各盡其能胼胝不益
其苦而弗亟弗弛功已就緒及其界堰盡夷石
碑屹立湖流東奔海汎西逆渠港皆盈灌漑咸
給舟楫相尾桔槔相因歌聲續續喜色欣欣遐

冰田渠續遺集卷二

六

邇無間胥以樂其成也茲役也自嘉靖丙午十
月始再越月而竣矣爲文凡四千五百三十有
九爲夫凡一萬八千四百四十有二爲工凡五
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有八民之耆長楊某輩
相謀礱石謁記於予將樹諸浦傍用紀侯績又
重鄉大夫周形齋先生爲之申言弗獲辭予惟
吳中之水甚易於治其流有定趨其濬有定法
其功有定程蓋異於江淮河漢悍汎橫出築滄
維施而功不可以歲月計焉者也第今云治農
者殫官曠職弗知所務卽知務其或畏勞者怯
辟怨者遜而弗克任其事卽任其事亦或議撓
築室毀恩厲階習視因循弗底於績嗚呼水果
未易治哉而治水者顧自難之耳侯也忠上之
託惻民之隱勇弗辭勞公弗歛怨明以持斷說
以孚民茲皆經世之大猷御事之至要也而侯
兼有之是故功成於易易矣予抑有前聞孫叔
敖鑿芍波楚惠其德文翁治泮水蜀獲其饒又
若召曰父杜曰毋其功至今猶烈大抵率治水
致之也今茲之濬茲浦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
阜民之務理會勢從費省功倍氓有攸藉允慰

永懷將見足食之休溢於四境恤功之譽達於三吳而孫叔敖諸君子詎專美耶後世必有視七丫之跡究其本利所從來者矣則侯之流澤遺聲胥亡窮哉胥亡窮哉侯名鳳岐字文徵號仰峯閩浦城人中嘉靖十四年進士

婁墅記

武殷卿號婁墅午江子問曰曷號乎殷卿曰余先世以奉天征討功起家金紫迨余先曾大父矢庵公膺檄開府總領太倉鎮海二衛戎務恩威並著裨卒咸服蔚有古名將風暇嘗就婁江

水田畝綠蓮葉六卷二

七一

上築墅構亭舍藝花卉供億咸備具凡或縉紳過從游俠投謁訂文論詩咨謀定議胥此焉館晚歲乃與鄉先生滄洲張公靜逸式齋二陸公輩為耆逸會於墅中歲時往旋賓從閑適而冠裳為一時之盛余先大父芝庭公先伯父循規公先父蹈矩公相繼前志克脩故事今余兄婁江子又振而拓焉墅遂復稱勝於東婁矣余少也奉蹈矩公命出嗣循規公後雖情弗克樹立而於墅則耿耿有懷也乃因而自稱之蓋用焉志云午江子曰懿哉殷卿其知孝矣乎余聞

君子之孝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夫惟存則弗忍夫惟著則弗忘是故卻棗不食避石不踐弗忍焉耳球圖必設柩園必飭弗忘焉耳皆所以廣孝也夫墅武氏先世卜築而居處咲語恒於斯者為子若孫身履之地也心思其人則弗忍弗忘弗容已也殷卿號之曰婁墅固將以因地以彰烈緒跡以系思申敬以蹈義而惕焉弗敢墜厥業也殷卿其知孝矣乎夫善植者豐於本善繼者勤於德蓋德者業之本本立而業從焉余聞諸故老云矢庵勇而有文芝庭順而有節循規毅而有愛蹈矩恭而有禮世昭今德而婁江子又敬乎有道則武氏所植有本可謂豐矣固非一墅所能槩也矧殷卿妙齡雅質負笈北游太學日與天下雋傑相周旋所得聞者又皆聖賢之道盡歸求之於家取於厥德誌於厥行以績歟砥節焉以博愛焉以修禮焉而以道為之植則式穀者似克肖者賢於諸先業固將增益於有光洋洋乎盛哉匪徒弗墜已也茲婁墅也所以進德而修其業者焉又豈徒標示其奇美於交游唇吻間哉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

水田畝綠蓮葉六卷二

八一

殷卿其念諸殷卿謝曰余號於言吾子進以行
余重於業吾子進以德厥惠於余涯矣哉望記
於聖以附書紳之義

弭盜記

吾太倉州屬邑有崇明邑傍有三沙鼎立巨浸
中重險絕遠恒易伏奸比歲秦璠王良據南沙
構亂所司請兵平之其後黨多遁竄又擁王棟
者爲長操據鱸挾器械沿海入江以販私

鹽爲事棟故稱俠多智畧恩信結人心腹由是
江南北假其姓名猶能隔聚羣不逞橫行剽劫

水田諸錄卷二

九

莫敢誰何江南督撫諸上官議曰剪惡在明邊
亂於漸棟不特爲椎埋劫掠之雄已耳非早圖
之恐遺後患爲之楫在在戒嚴懸重賞購棟急
吾州守平湖馮侯謂其警自其屬遂集境中耆
碩策焉或謂撫之便則傷威毀重或謂勦之便
則懼暴師煩費盈庭雜議固識攸從而竟委諸
無善策侯獨奮然拊案而起曰吾策已決必預
滅棟則此屬無能矣然可以計取未可以兵猝
勝之也於是召願翼者授以計其計秘余外莫
能得其詳翼本追胥以誣坐死刑侯察其可用

縱之去又遣兵策應以防奔逸再越月翼果擒
棟矣侯謂棟旣擒而餘衆未可窮治因而弛禁
蠲罪其衆始盡散而復生業時癸卯六月也予
惟吾州有番良之亂所司謀弗克審兵寄匪人
一與戰即以敗績渠率益猖獗震動京師議設
江淮總兵募邵卒僅僅斬獲王石罔辨且吾民
力疲於捍禦財匱於供億廬舍蓋藏蕩於焚劫
雖生息長養數年或未能還其舊也茲也聞棟
之警莫不惴惴然喪其有生之望幸而有侯不
動聲色不靡金穀不試兵革於從容談笑之頃

水田諸錄卷二

十

而能殄茲劇盜以奠我州人以紓東南之憂君
子謂侯於茲役也有四善曰任事之勇曰持謀
之審曰用人之宜曰取功之廉夫四者處事之
至要馭變之長畧也而侯能兼焉則其弭盜而
綏衆解難而底績非偶致已所以爲不朽者固
有在焉若夫茂實上達顯陟洊至又
王制御世之典亦侯所自致者豈吾州人所能
私哉州之僚湯君某劉君某丘君某慶盜之平
嘉侯之績謂不可無所紀也屬予爲之敘記如
此侯名汝弼字惟良起家進士爲給事中著直

名丞滿山尹常熟移餘千今蒞吾州咸有善政不備書云

予作記越經五年馮子亦罷官歸矣爰追往誼遂托貞珉附賓宮牆用昭厥勛予曰嗟嗟道尚含章仕在遇合才高多忌名盛易緇是故魯姬斷髮所憚為犧鼓瑟雖工未諧妙賞蛾眉妬寵竟致青指意茲飛辭無從籲雪所以哲人爲之滅跡而志士因而拊心也予於馮子重有感焉雖然龍伸蠖屈各趨其時流行坎止皆因所至蓋時時而不可留至至而不可卻君子惟順之已耳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則夫揆化觀際固將有達識哉後或論馮子要亦於是乎徵

澹泉記

吳顧汝承氏少學舉子以藝較於時弗售退而抱先世所積古軒岐方書廼隱於虎丘山中肄焉山中有石井泉四面石壁天成列而弗濁澹而弗漓唐張又新品爲第三泉蓋虎丘最勝處也顧子暇嘗臨其上或勺而飲或汲而濯若夙有所契已薦入太醫院爲御醫掌萬民之疾於

吳郡吳縣志卷二

十一

吳郡吳縣志卷二

十一

是繹古齊今運奇剗變生死安危樹聲醫林矣而於舊隱有睠焉若弗忍忘者遂自號澹泉云陳子曰顧子其知道哉夫泉水原也行險而有孚博施而無滯又泉而云澹則天一之性弗易其初所以篤士之操心哲人之制用胥此稽焉孔子思氏不曰淡乎必繼之曰不厭孟子與氏不曰原泉乎必繼之曰放乎四海蓋不厭者可久之謂也匪淡則易厭易棄弗得謂久矣放於四海者可大之謂也匪有原則倏盈倏涸弗得謂可大矣夫顧子者遠觀於泉近飭於身涵濡於孔孟之遺澤而漸漬有得所云澹泉亦緣物以明志假象以申警爾况顧子賦質惟貞無喪無得漂德惟良不汙不匱嘗上池神水滌其肝膈腎腸遂證於神聖功巧際

王明陟通位凡疲癯痿痺將並受其福若夫急人難弗恤其私己人疾弗責其報則餘潤所自及也廼於澹泉匪徒假其似固已該其實矣顧子其知道哉余聞負丘之山有赤泉可以飲之得不老凡慕玄者必將畢力往求之雖不往求而心猶慕焉以却病延年也余又聞崑崙之

山有神泉可以百藥澤萬物凡喜功者必將
盡力往求之雖不往求而心猶慕焉為以利物
致用也余又聞番禺之山有食泉可以為禾致
黃金凡嗜利者必將畢力往求之雖不往求而
心猶慕焉為以豐藏厚施也夫慕玄則荒喜功
則湯嗜利則亡載胥及溺猶掘其泥而揚其波
雖濡首滅頂無復省悟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顧子適無慕於玄無喜於功無嗜於利獨於澹
泉若將樂之終其身焉靈源維清潢流常定以
洗心則立德以濟人則立業所謂可久可大者
其殆庶幾乎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
德蒙者澹之所由生也顧子慎之哉顧子謂陳
子之言於泉之義辯請記諸泉上

墓誌銘

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胡公墓誌銘
嘉靖甲辰六月二十有八日乙未中奉大夫廣
西右布政使胡公卒於山陽之第明年乙巳二
月其子養晦養素奉所述公行狀不遠數百里
走予乞銘予時拜有江臬之命亦既瀕於行矣
念將辭之第予為公舊更嘗辱知己之遇而知
公為最深其尚忍辭銘哉按狀公諱有恒字貞
甫別號筠亭更號慎齋淮山陽人也始祖伯通
生文郁於公為高祖曾祖銘祖祐父淮以公貴
贈福州府知府母鄒氏封太恭人公幼敏悟同
郡葉侍郎公壽之業計其非凡兒云及長攻內
修學隱有時譽成展補學官弟子負已卯領鄉
薦癸未舉進士試政戶部尚書孫公簡使監通
州倉出納夙夜共職孫公益器重之比選欲留
官於部以母老辭乃授南京戶部主事甲申四
月也公始蒞政即巡督府軍衛諸倉先是官儲
兵悍悍出寔繁公設法禁之眾志始戢乙酉監
本部銀庫得室中穴金若干公稽諸籍其莫之
載遂白尚書俾編於籍咸多其廉丙戌巡督應

天衛諸倉歲大旱和州江浦六合巢縣諸屯不
登公 奏免其稅丁亥陞貢外郎己丑陞郎中
公徇翔郎署凡八年所領皆錢穀事公平周豫
世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集弊鑄而當道者爭
排毀焉辛卯擢守福建福州府府當會省政劇
困公則興禮釐俗賑窮恤孤鋤彊扶弱凡諸
利病次第罷行之又嘗議驛傳事宜一十有四
民大稱便列郡倣而行之至今不廢建寧有陳
威者被誣坐大辟一十九年矣公察其冤白諸
巡按御史釋之未春盜流劫所司誤獲五十餘
人謂其盜也拷掠瀕死猶不得狀下公鞠之公
見穉子一人嘆曰焉有盜劫而挈其子者乎反
覆詳讞知非盜也竟當不應罪皆得不死諸囚
感德聯臂籲天以祈公壽公任滿戒行諸囚泣
送數百里至繪像祀於家閩地多瘴古田羅源
黃田特甚公因病製藥遣醫分療之多所全活
公博學好文考道稽德仕優閑急暇則進諸生
講業之論者謂公善教可匹常衮蓋衮於閩始
興學者也戊戌陞浙江按察副使領溫處兵備
特 詔採銀礦公議開礦事宜一十有二疏於

巡按御史行之衢之開化礦賊竄抗阻甚猖
獗御史檄公平之公整眾以往乃宣德威示禍
福賊皆畏服即散去自是諸礦始歸課於國庚
子陞湖廣左叅政公事太恭人極孝凡所任必
奉太恭人就祿養至是太恭人以老安於家公
留諸子侍焉遂單車之任適造賦役黃冊冊故
飛詭叢弊公私病焉公奉 敕督理躬率檢覈
而弊端刷盡於賦者役者始有所準巡撫都御
史巡按御史咸上公治狀而時望蔚然有歸矣
癸卯陞四川按察使恪持憲度舉廉黜貪各得
其情新都有豪右以私憾殺一家三人久未成
獄公廉得其屍竟置於法人咸稱快甲辰春陞
廣西右布政使公得報輒躍而喜曰吾今得歸
壽吾母矣或以道迂尼公者公曰吾宣力於
國之日多稱壽於母之日少即得譴吾所安受
遂歸時痰疾作矣既抵家愈而復作六月七日
太恭人設輓辰也公猶力疾稱觴自是暑痢增
劇竟不起詎其生弘治庚戌三月一日癸丑年
五十有五聘倪氏配張氏封恭人子男三養晦
娶秦氏繼章氏養素縣學生娶馬氏養和聘楊

氏女一受盧守默聘孫男一鶴齡女三葬於安樂鄉石橋之新阡而葬之期乙巳十二月十三日壬寅也公性雅飭沉毅高潔自負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必協諸道而弗詭嘗從涇野呂公講性命之學所得爲深爲文章率平實渾厚有慎齋藁蜀行藁各若干卷藏於家皆澤於義理可傳者也所至敷政自躬行心得推之肆在在底績若夫糾官邪正吏弊拯民瘼則務欲盡行其所擬雖勤瘁日夕罔有攸恤蓋匪俗吏了辦於簿書期會炫飭於體貌逢迎始或可觀終則有

水田堂集卷之二

十一

弊者可比也今階既矣而志卒不得大行以歿其如命何其如命何雖然官至二品不爲卑年踰五十不爲夭又有丈夫子足爲嗣世之光予嘗以此誄公凡知公者咸謂之允矧其剛毅之德清白之操經濟之才尤卓卓乎顯於天下則公之所以不朽者固有在矣而年之修短志之行否又曷足以論公哉遂爲銘銘曰維淮發源爰自桐柏維地蘊靈誕此人傑維此人傑曰慎齋甫取資於今尚友於古自司徒人兼陟閩守並漢循良流風篤厚副臬於浙叅省於湖飭

兵經賦綽有令圖掌憲外臺化行西蜀晉諸桂藩維古岳牧方大厥受弗竟厥施匪公之威吾道之悲生有成名死有道德我銘於公永世無斁

明故雲巖先生張君墓誌銘

雲巖先生張君旣卒之十年爲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十二月十有三日其次子贊葬君於太倉城西包涇之原先塋之次先是其孫壻濱州守季子某撰次君行實具書幣走使乞予銘其墓予少同季子學嘗聞其父如竹先生與君交君見季子纔垂髫穎悟秀朗遂大器之而以孫女妻焉茲季子登科入仕文章政事名重朝野吾黨咸服君有識鑒季子甚德君而圖不朽於其歿也誤委於予予不敏於君寔亦有知己之感銘其忍辭按狀君諱嵩字廷鎮別號雲巖其先爲順義人曾大父永從

文皇靖難之師有功陞授太原前衛副千戶洪熙元年改太倉衛後所遂家太倉永生二子長勝次能勝襲官無嗣而官及於能爲君大父也父傑生君世其官俱封武畧將軍母劉氏封宜

人君儀容修偉意氣倜儻每慕古俠士而好輕財行亦稱之始入官掌所印綽有能聲其才長於汎應一切公私咄諾而辦尤喜結交大夫士太志士亦喜與君結交家素無豐殖而日治具請客四座常滿詩版酒籌歌鐘舞袖雜還交錯或竟晝夜倪南江守太倉方棠陵尹崑山以詩鳴過君倡和畱連信宿動成卷帙贈以張將軍歌極所推許沙民施鈕構亂提刑會事高公備倭指揮王公集兵勦之選君御中軍以斬獲奏功 欽賞綬鈔徽州有寇警所司聞有君貽銀牌禮幣調以防禦其地寇平而還巡按御史華公移文獎君曰通文通武知恥知勤鄉評咸謂之允比衛管操缺員君總其事申號令示恩信而行伍旌旗精采皆變總漕都御史孟公鎮遠侯顧公廉君智勇舉總衛漕有江彬者憑寵專柄縱其黨魏虎入京倉橫索聲張勢附莫敢誰何君適轉輸在京倉虎亦來橫索君拊地大叫曰我漕運萬里辛苦財力已竭爾復橫索奈何哉我直得一死為天下漕軍除害乃持虎擲於地毒拳毆之虎哀號丐命其傍睨者萬眾莫

不縮頸吐舌監倉尚書遂縛君明日彬敗矣天下漕軍皆稽首祝君壽夫軍政惟操若漕為大故指揮事也君皆攝焉可以槩其受矣江南嘗大饑巡撫都御史李公扶君往賑所贊畫多中肯綮由是君名日起人望攸屬凡衛錢穀出納訟牒是非差役上下君率與其議而人率聽君議或忌其軋已遂惡君上官上官竟奪君印而檄之巡視海洋海洋鹽盜數也往巡視者多通賄召侮啓變君盡革宿弊駕船器深入險阻而鹽盜徒皆欽跡遁去既而颶風夜作覆君舟若有人呼曰爾急持勝急持勝隨潮上下匝日漂依海岸始獲生居亡何又以誣構被逮法當坐死大夫士為君頌冤者幾百人迺得平反君於是始焉若失既焉若獲莞焉而咲嗒焉而歎卒證其友而語之曰嗟嗟余溺於水天更生子余陷於法人更生予而幸孰大焉若碌碌尚與勢利相競必將有陷溺我者於天人何所藉哉因退而自號二甦道人日娛詩酒弗復與人問事矣嘉靖丁酉二月二十有五日甲戌以疾卒逝其生為成化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六

十有五配陳氏封宜人貞靜柔嘉允爲內助子男三長學娶王繼車武章襲官後君六年卒次學娶陸繼王言次數娶龔側室郭氏出先君三年卒女三長嫁百戶沈奇次嫁太學生武尚周次嫁指揮曹邦孫男九燈炬灼熙炯學所生也炳煜燁炫當所生也數無子以煜嗣女三學所生一嫁朱進士子觀光學所生二長嫁即季子次未行曾孫男三女一君慕俠者也而克讀書知禮尊賢敬士深得其益所以平生大節多合於道姓名所及足以傾動聽斯亦可謂豪矣

冰玉堂集卷六

卷二

雖希樂之癖君子猶謂其有託焉苟使其達於用也或盡其才必大有可見者惜也罹讒而止齋志而歿嗚呼傷哉君故有官階或題其墓曰雲巖先生蓋著其行亦可稱先生於鄉云銘曰吁嗟雲巖才與志并用未酬志才未利行生爲將軍歿稱先生貴不於官榮惟其名歸全藏斯水白山青百年考德玄石有銘

封奉直大夫濱州知州如竹先生李公

暨配宜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庚戌八月二十一日 封奉直大夫濱州

知州如竹先生季公以疾終於正寢厥配宜人朱氏先公六月卒寔是歲二月二十七日也又明年壬子二月其子南京刑部員外郎德甫奉前東莞縣學諭奇隅徐先生所著行狀不遠數千里以書走使於閩請論誌其所以葬者綸時以病在告上疏乞身俟

命於建未任受簡第公與先大人游數十年惟道惟義綸與刑部君少同席研爲知己厥又重以嫺好而先大人之喪葬公爲助歛執紼不遺餘力綸用是念之不忘公捐館舍綸適走役江

冰玉堂集卷六

卷二

臬今茲祖載有期矣綸又走役茲土方媿無以自致於公矧遺命屬綸綸也雖病其曷敢辭及讀奇隅先生狀著公事行甚悉而核參諸綸所見聞者無弗合焉於是力疾援筆據而銘之曰如竹先生者太倉之隱君子也諱沐字朝恩姓季氏其宅之陽植竹數百箇日襄徊徙倚其間嘗語人曰竹直幹而虛中比德君子予也心竊慕焉因自號曰如竹人遂稱之曰如竹先生茲曰公若以 封秩也公先爲崑山人世家太倉城南太倉故崑境弘治中改建州治故今爲州

人云粵惟李之肇系所自不同一曰出帝高陽
高陽之後陸終陸終之子季連一曰魯桓之子
公子友是曰成季其後爲季氏蓋以王父字爲
氏也世爲魯卿著於春秋漢有季布爲任俠初
事項羽羽滅自匿漢召爲郎中布弟心以勇聞
嘗爲中司馬自唐歷宋代有聞人其遷於太倉
者譜逸莫考不知其何自始所可知者公高祖
澄曾祖子旺祖讓父鑑徑遂自將鄉人稱爲直
齋者也初州之未建也俗尚健武鮮事文術自
直齋翁始以絃誦興其子孫翁娶嚴暨三側室
各舉丈夫子一公其仲也公六歲母吳蚤世嚴
子之愛齊已出粵在羈紲機警不凡稍長偕伯
氏淳受籍里儒陳惟瑩氏並見甄賞旣而伯氏
選附衛學生公以親老弟幼遂隱於商爲事養
計往來荆襄間制行高明不爲利汚後以重違
定省亦不數數出也悼吳生不逮養茹戚沉痛
中夜飲泣晝則驢然語笑無幾微戚戚能蓋恐
感動翁心而傷嚴之慈也伯氏以禮儀事與右
階張某者持議不協爲所誣構公時甫冠即奮
起曰兄受誣吾不爲直吾弗克弟矣遂摘其陰

事赴臺使者憩時屬寒沍川途凝阻公慮事緩
則敗迺夜徒步抵郡城漏方下四鼓坐待門啓
風雪大作蒙犯僵仆同行者扶交扣比城家人
乞熅火煖焉迺蘇詰朝臺憲事不卒誣張竟反
坐焉自吳以東咸翕然謂季如竹弟由是季如
竹義聲因遂籍籍起吳之東矣公襟宇軒坦議
論明決任節俠已然諾言出而人信遇事是
非非不爲妍阿澠忍或有積恙不相能至於作
仇相軋不直於有司往往求直於公輒爲剋剔
紛糾得其一言皆帖帖抑首去倚爲平允樂道
人善遇有不可則面諭冀其改悔不爲背議人
以是多服而歸之里中賢豪長者莫不相因造
門願交驩惟恐後與人推誠不二洞見底裏雖
產務不足而趨人之急又沛若有餘於親黨尤
所致力甚於已私故人歿且有年語及輒涕下
經其墓若廬必省而式之其篤於舊誼如此友
愛二弟澤漳不忘規誨而其敬事平公繩以弟
道恒有加焉蓋有以感之也執親之喪必誠必
信惟慕惟戚不惑異教不事靡文比葬遠近皆
三服則涉獵前史見古人賢否事得失必爲評

隲以致其意家規庭訓惟孝友忠義是先焉伯
子德英業商戒之曰商貴明信義毋徒乾沒罔
射爲人所厭鄙也德英佩服公訓謹身飭行藹
有士風刑部君年十五即遣學學官且躬授程
執俾日夜學學成舉癸卯京闈鄉薦甲辰登進
士第釋褐授濱州知州已酉上初績擢今官而
公與宜人並顯被 錫命貴有號秩鄉邦榮之
刑部君之爲濱也嘗迎公養報曰汝仕當體
國愛民爲清白吏貽我令名足矣焉事迎養因
書辛玄馭戒子從宦之語以遺之卒弗行刑部
君登庸歟歷顯親亢宗宦業方未量雖其醇德
粹學足以自致而義方之教固不可誣也既老
而傳益屏世營值風日清美偕一二知舊攬纈
雲月眺傲林水雅愛天池石湖之勝往往乘興
而游興盡而返論者謂如竹公於是乎達州大
夫尚公齒德凡舉鄉飲輒以賓禮禮焉宜人故
國子助教誠之先生之孫年二十歸公不及事
姑事直齋翁將迎承體甚得婦道翁嘗病瘍宜
人日視湯藥必躬必親無間無替翁曰新婦孝
道願新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時公兄弟同居

合食宜人娣娣姒姒愛若同生終無間言德英
冲孺失恃宜人鞠視惟謹過於已出德英孝敬
宜人亦若已所自出也閭里兩賢之公生平個
儻好義宜人位以儉勤經其出入凡師賓贊饗
姻戚問遺歲時伏臘情稱儀協罔或滲漉遇子
婦若孫慈而能教待宗黨子姓恩而有禮或有
匱乏周之弗靳亦不必一一令公知也柔靜有
儀不苟訾笑雖處閨閣容止儼如自奉約稔食
不兼味衣不重綰子既貴享有祿養更益澹素
或謂其太菲曰吾性所安亦以示後人耳嗚呼
惟公惟宜人齊德幾美委祉承 休方升而未
艾夫何景命弗融相繼淪逝感絕何贖公生於
成化丁酉三月二日春秋七十有四宜人生於
成化乙巳八月十六日少公八年公初娶薛先
公卒四十七年宜人其繼也子男二長即德英
薛出娶林永康知縣宗美先生之孫繼孫亦名
族次即刑部君也宜人出娶張太倉衛千戶雲
巖先生之孫 封宜人孫男四德英生者曰養
正娶陳刑部君生者曰穎娶馬國子生啓祥君
之女曰穀聘陳即綸女也曰种聘王國子生奇

徵君之女孫女四一字顧鉉江西按察司知事謙之君之子一字王無違兵馬指揮子言君之孫一字王自新兵部侍郎虛齋公之孫一尚幼皆刑部君生也曾孫男女各一刑部君卜以是歲冬十二月十二日庚申合葬於吳塘原之新阡禮也薛之卒也葬於城南祖塋之次歷歲蓋久懇謀弗從弗克遷柩焉銘曰繫公行誼著鄉邑有相者賢德惟匹教子疇庸播而獲榮封祿養亦既食身後 貽恩未渠畢吳塘之原氣盤鬱新宮佳哉瘞雙璧聚靈發祥赫以奕尚

洪武通志卷六

主一

百千禩永貞吉我銘匪誣徵此石

馬母葉氏墓誌銘

江西興國簿馬君子陽既卒之三年爲嘉靖十九年庚子十月二十有八日丙戌其元配葉氏卒其孤如龍輩諏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正月十六日辛酉奉母柩柩子陽葬於雙鳳鄉莊涇之新阡先是如龍狀母行實屬余銘余與子陽以姻交而厚又如龍學文於余而大受要者可許焉者則銘母之葬也曷可辭按狀母葉氏世爲崑山人吏部侍郎文莊公盛以德業望於天下

洪武通志卷六

主一

母其孫也其父爲鄉貢進士晨娶於張而生母年十九歸子陽歸子陽十一年始生女已三育男而殤母恒以嗣爲憂遂卜顧氏貳室於子陽生如龍從龍母即襁褓之恩不減已出二子恩焉亦不知已非母出於是里族人稱母之賢無異辭陳如綸曰嗟嗟母之道克成其嗣爲重也自夫樛木之仁下國未淑妒之德日益彰矣弗復識母之道克成其嗣爲重甚或戕血胤滅宗祧靡不甘心焉并其身爲餒鬼也弗遑恤矣嗟嗟見何左哉余觀母閨於內則紹於祖德罔沉於俗而維有嗣之計則子陽之嗣雖非母之出所以成子陽之有嗣者母之力也余稱之曰馬母以克母道也故又稱之曰葉氏著其家範之有迪爾遂銘之將以爲爲人婦爲人母者勸若夫他善不盡書蓋於母又恒節云距其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四月七日庚辰爲年六十有五子女一嫁趙潼吏部聽選官男二即如龍從龍如龍國學生娶馮氏從龍娶黃氏孫女三長受委賴聘次幼馬之先亦家崑山既徙太倉遂爲倉人子陽諱健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公處長

也銘曰維女弗利於貞作妬維醜維母于歸克
成厥嗣維茂維有母有嗣維有嗣有母維載銘
于石以告于不朽

黃遺金壽藏銘有序

黃生印少學詩於余嘉靖己亥秋印來謁選大
司馬遂館於余雙馬莊寓樓間請於余曰我祖
前二十年嘗爲壽藏以雲終焉茲行時命印奉
丘南橋先生所狀行實謹乞銘於先生以圖不
朽余識遺金先生熟矣崇重其有行誼又狀自
南橋子核而弗誣辱諉余銘惡乎敢辭按狀先
生黃姓名端字正之遺金其別號也始祖豫籍
鳳陽徐州爲元帥我

太祖渡江豫率衆歸附從征計有軍功授直隸
金山衛前所副千戶生斌改授福建漳州衛左
所百戶封昭信校尉生顯祖調任直隸鎮海
衛右所因而家焉顯祖生通通生永震皆世其
官爲先生曾祖考祖考考也永震府君娶劉安
人生先生先生幼儻有大志嘗從鄉先生學
聽說古今人忠孝節義輒拊膺嘆慕若將起其
人而願與之游處既補太倉鎮海衛學弟子負

知章句閑於儀禮鄉評大器恒屬於先生弘治
己酉先生襲百戶封昭信校尉年方三十三
老成持重無佞佻俗態以名節自砥礪弗屑魚
肉部下人部下人依藉之若真父母由是賢能
日益有聞當道舉先生守禦崇明崇明有沙島
在海中鹽盜徒窟焉故守禦入其貨縱其惡不
復知繩察或養亂如施鈕甘與之同敗亡先生
至即布恩威申約束杜苞苴直風采轉移有足當
人心者里有豪舍鹽盜徒先生召豪來論曰汝
舍鹽盜徒罪罹罔赦我姑貸汝死汝當改行爲
善人若怙終我必撲殺汝且滅汝家族豪憚不
敢出氣退而盡逐去鹽盜徒其他鹽盜徒聞風
盡散去崇明藉之安都御史艾公撫江南廉先
生才勇異等檄所司司予金帛以示勸焉至今人
論守禦必推先生爲有功云先生嘗分領衛漕
運船尤能推誠示公振衰剔弊垢歲轉輸於大
司徒每先期集事軍有餘粒又獲蚤息肩矣指
揮使矢庵武公開府太倉總二衛戎務延先生
於賓幕凡公移私劄上達下宜必由先生所經
歷而瀕海建保障之績先生與有畫也先生素

抱冲淡獨耻與時浮沉競進取又見諸子長大
堪任事卽陳詞解仕籍或高之先生謝曰我在
官十有八年受國恩深矣朝夕兢兢祇求
以全所遺於子孫也今獲免刑章幸焉爾曷高
哉遂自號曰遺全人亦稱之曰遺全先生居第
在大道人衆中頗厭紛譁開園城之西日徒步
往課臧獲樹藝時事絕不入唇齒同里金碧筠
氏陸東濱氏陳聽泉氏華榴谷氏徐杏塢氏宗
雲坡氏朱桐山氏盡吾鄉望也先生與之結怡
老社歲時過從杖履閒適觴詠恒竟日望之若

洪武甲子歲次庚辰

卷二

神僊中人先生性尤敦孝友喪永震府君以誠
以信遇其弟瑞有恩義瑞蚤世撫其孤無異已
出劉安人捐館先生年已七十一猶衰麻飭粥
甚哀毀必扶杖而起武升家率領焉或取之爲
法先生嘗呼諸子語曰吾人生寄死歸胡爲乎
營營吾將爲菟裘之地倘獲保首領與汝毋同
歸固所願也遂就城北祖塋之次擇吉壤築剛
日召匠氏甃甃石爲壽壙二區時正德己卯十
月十日也距先生生於天順丁丑九月二十七
日申時益今年八十有四矣體貌矍鑠精神凝

全聽視聰明尚爾固自天祐之享壽寔未艾也
配王氏封安人內助有德子男三堂娶姜氏承
爵娶李氏俱百戶承祿娶陳氏女三嫁郭驚孫
漢金紋孫男二印娶單氏百戶次節幼俱承祿
出女三長嫁單序堂出次聘耿承宗朱俱承
爵出玄孫女二長聘李春福次幼嗟夫古道下
趨人弗慎厥修每辱其身以及其親或冀不拔
之業或詭不老之術死不知省悟雖冒衣冠肆
佔俾僭儒生學士不蹈茲覆轍者亦或鮮矣矧
武甯云先生寅恭盡職無流勇退以敬成其身
可謂共矣然於生死之際靜以俟之何其達也
平生行誼又多不讓古人其賢矣哉余爲之銘
曷嘗有媿語銘曰有美吉人居易俟命厥究始
終順受其正迺集玄藏於妻之罔於先塋之旁
負陰抱陽儲靈發祥累崇維宗迺樹迺封迺借
齊德百年攸同天鑒孔臨福綏靡極山高水長
翼茲壽域

洪武甲子歲次庚辰

卷二

行狀

敕贈文林郎玉山縣知縣陸公暨配太孺人陳氏行狀

公諱旦字武臣其先蘇之常熟鳳林鄉人曾祖士能祖瑜字公珮號怡晚贈奉直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署郎中事負外郎配徐氏封太宜人廼始遷於太倉即崑山之惠安鄉弘治丁巳立太倉州今爲州人怡晚生三子伯景字孟昭號薇庵仕至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其季昊字季昭號拙庵以衛學生應例助邊受仕服配顧氏爲

冰日當線通卷六

三

公考妣也昔薇庵敷歷中外抗節振義怡晚避伏林藪匿德藏光昆季仕隱各成其能而其族則蔚焉望於吳矣公生而沉毅莊恪無偽言飭行克稱名家蚤補鎮海太倉衛學生嘗應應天府鄉試弗利退而讀易深有所得因號易齋以著其志鳳林鄉有陳南隱翁顯有第二女即太孺人擇所配得公而館焉陳亦望族業故饒賦重役繁公殫力支持而業日以拓南隱稍割所業界公示報也陳之族有忌公者謀奪所界公謂太孺人曰嗟嗟吾安吾命曷用碌碌與鼠爭

競利而傷我丈人翁意邪遂捐所界業移傲州城之南即請削儒籍日惟課子讀書弗復齒世俗一切事更其號曰甘隱人亦稱之曰甘隱先生云公與人寡諧弗肯隨時悅仰鄉先達桑思玄悅負才尚氣雖當世尊顯貴重人不輕與接見即與接見亦不與款洽惟與公交甚審公亦愛桑書法摹寫之多逼真所爲詩惟務遣興不喜雕琢有思親寄弟訓子紀懷諸作皆有以暢理與翼風教約旨以植義縱言以敘心卒不詭於古風人之則公性存友以父不逮養時祭登降誠信有加奉母及庶侍杜敬養兼至母既沒則葬之以禮戚而不易處二弟爽望友愛尤篤同心一德終老無間言於先世嘉言懿行劄記之揭於家爲範又能儉約自將布衣蔬食惟務整潔延賓客亦不務豐腴謂求可繼耳嘗輯故紙成帙授諸子學書訓儉也若夫求田問舍居貨豐殖未嘗經於心而亦未嘗形於口取予必審不苟負人一錢尺帛或諷其踈於治生則笑而弗荅也平生與物無競而惡惡亦嚴凡遇時事弗如意輒隱憂茹憤有終不能自釋者識者

冰日當線通卷六

三

謂公爲猶蓋定論也公嘗疽發於背藥而愈愈而復發適吾師與其弟珣同補州學弟子員公歆欬視曰天地祖宗佑我猶及見汝等衣冠汝等勉盡忠孝以振門祚未幾疽潰竟不起爲正德丁丑七月二十有五公德誼中蘊謙光外搗凡聞其計者莫不歎傷而友弔之慟鄉相之哀里族談其善行至於今未衰也太孺人在室端慧恭謹通孝經小學列女傳凡鍼黹烹飪咸竭心思年十三侍母張治中饋既而配文林公張即以內政委焉南隱性過嚴家人少當其意者太孺人順志勤事不愛私藏獨克當其意兄并年三十而病死親朋弔唁遠近畢至自夫館穀以及芻秣太孺人綜理之皆無缺失雖積勞咯血割烹傷右臂亦弗爲厭倦始焉居家念舅姑隔遠嘗請於文林公曰饋旬問月省言由於衷物將以敬罔或少懈既焉從文林公出居則念張不置迎養於家考終則以禮葬之屬吾師合南隱世祀焉所謂忌文林公者逋官課筆是疎餓將瀕死太孺人不念舊惡命吾師極力拯之俾獲生全或謂太孺人推父母之愛於其舅

姑則隆所養於其生反舅姑之愛於其父母則厚所報於其死其孝矣哉自文林公歿之後也太孺人獨當其艱而傾囊脫珣以佐日用其內外姻黨吉凶慶弔曲爲交際無愆常儀至如誦佛飯僧之類絕之不妥費且躬勤率儉以倡於家亦未見其爲乏也及吾師與珣學問日積名譽日達交游日廣時或過從必供具燕款太孺人每治之酒醢肴核雖盡精潔無殄羨餘以需緩急遇諸子若婦有小過面斥之無少假下追臧獲廉其勤惰時其勞逸不踰閭域而人自莫能欺蔽時論有家法者推太孺人爲最吾師知玉山縣嘗迎太孺人就養彊而後行居亡何即言歸吾師請止焉迺戒之曰副汝遠念而來見汝服官而去飭爾官箴惟廉惟慎不當戀戀也卒弗畧留吾師將考績會吏部奏風憲負缺徵吾師選任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恭遇恩典寔以玉山績公贈文林郎玉山縣知縣太孺人並封今號吾師莅御史也亦嘗迎太孺人就養亦彊而後行居無何亦即言歸吾師請止焉迺戒之如玉山語亦弗畧留太孺人自年六

十至八十縉紳大夫士三致慶冠履跡交珠翟
輝映極一時之盛太孺人以文林公故每含哀
弗色喜州守鄱陽陳先生璜撰壽序嘗引其鄉
陶侃毋頌焉君子謂太孺人之德於是乎稱吾
師擢守思南便道歸省太孺人促其行勉以循
良德業吾師不忍離也則畱吾師毋錢孺人侍
焉越明年嘉靖甲辰六月十有五日太孺人忽
遽疾吾師亦致思南仕廼於明日歸太孺人驚
且喜曰我病起一日間汝歸自萬里外汝脫世
網我得死所矣吾師率兄弟禱神謁醫凡越三
月咸弗效太孺人屬以而歿為是歲之十月七
日子男四長即吾師瑚聘趙府長史直夫張公
女娶龔贈孺人繼即錢封孺人次璉娶李次即
珣學生娶馮桂林經歷君貴女次琨娶陳女一
嫁顧模孫男十三女三瑚生男二端明學生娶
毛太學生武卿女端復聘白春坊司直常州貞
夫女璉生男三端啓娶浦端材娶黃端寅贅於
王女一嫁朱鏞珣生男二端表學生娶周端楷
娶呂琨生男六端相贅於楊端御聘凌端章
陳端陽聘戴太學生華國妹餘尚幼女二長嫁

學生王夢徵次許王世光江西布政司都事民
思子曾孫男六女五端明生男三鍾山聘周太
學生益卿女二尚幼女二長受周邦聘南京刑
部侍郎王巖公之孫崑學生汝允之子次受楊
用華子聘端啓生男一女一俱幼端材生女二
端寅生男一端表生男一女二公生天順壬午
八月二十有四壽五十有六正德丁丑八月十
有三日葬於應岡門祖塋之次太孺人生天順
癸未十二月十有四日後公二十八年而歿壽
八十有二茲丁巳酉年冬十二月二十有六日
奉太孺人柩啓文林公兆合葬焉禮也先是吾
師撰述行畧手授如綸為狀如綸將弱冠時從
吾師學既長交思獻兄弟猶及登堂拜文林公
暨太孺人見其體貌端肅語言嚴正咸可師法
如綸嘗憶己丑下第謁太孺人因論昏禮豐贄
百餘言大都以誦財為戒又聞昨玉山士民思
吾師惠政立生祠祀焉或以祠記至太孺人取
而讀之謂其孫端明曰昔我嘗戒汝父飭官箴
今果得民心如此足酬我矣汝當效之即此而
推則其以禮檢身以義範家可類見矣文林公

刑於之化亦足徵云同德並懿萃祉毓秀爰有
名師爲縣而名爲御史而名爲府而名爲文章節
義政事皆冠時流子孫繁衆而學問行誼世濟
其美衍慶流芳尤爲朱文則其義方之教固云
有自而天降之慶更不可誣所謂發不於其身
而於其子孫者也如綸不敏謹按行畧序次成
狀俟太史公采焉

書

與教蒙泉書

昨辱明公枉顧議及廟學甚雅意也吾太倉自
弘治癸巳立州而廟學率因衛設之舊規制卑
隘歷今五十年餘未遑改作殊不稱妥靈揭虔
懋敷化之意茲幸明公留心修建而振起斯文
固一會矣或者以用財爲計限量多寡揆之愚
見恐非所宜夫有司六事學校首焉而敬祭興
學觀風者所先條察者也矧他建置義不得已
尚不計財則夫廟以祭學以學皆重地也而修
建之舉雖多費不爲靡雖增飭不爲侈蓋事干
風教顧不當以用財多不多繫爾伏念明公蒞
鎮以來清修恭儉振羔羊素絲之節實在見聞
名在朝野即茲以義舉事夫誰不諒惟願益堅
初見弗惑他說亟檄所司通行估計選擇賢能
而有心計者使之專督焉庶乎百年缺典有待
而行而一方人文於今爲備將見豐碑鉅筆紀
載成績固有作者而不肖不敏亦當隨和野謠
以頌盛美其敢默乎不肖發身本學又有子孫
悌懷之望以不朽之議爲明公贊焉倘蒙采擇

而決行之無任慰浣

謝徐奇隅書

如綸碌碌昧道罔克榮親恒中媿也茲得州報
老父為君子所與舉之賓飲

國朝盛典一旦及來榮何如邪榮不于子于子
之友則綸媿庶少釋矣敢摺謝尚俟叩首

與王虛齋書

兩辱華剗仰詹雅誼耿耿在抱昨臘月嘗具書

緘附至趙龍巖年兄所未審曾達記室否也王

司訓來備訊道履康豫風紀振舉深為遠懷之

冰江堂集卷八

卷二

慰第念正大老成天下繫者尚淹江湖之遠重

為世道慨焉既久而乎時望攸屬大拜可拭目

以俟也不肖在茲愛下無任欣願不肖入江西

將一年臥病過半雖吏事不廢而於時局殊不

便每圖歸計未決恐違老父意耳奈之何奈之

何然一念貞素固不敢負尊教也陶鏡峯年兄

處弔儀已致矣茲緣便申謝兼候起居草草不

備統冀鑒念外具宋名臣言行錄五冊奉覽

評

嚴子陵

世之評子陵恒重其樂道忘勢而於其全身遠

害或畧焉莽既篡漢借賢自助璽書印綬四出

搜羅一時清明之士多不能自全或抗節致命

或俛首就列雖云貞而不諂如薛方徒以言遜

而免禍而劇秦美新如楊子雲者竟貽投閣之

辱子陵之在當時又非落魄者流觀其答侯霸

數語可以樂平生矣固亦偉男子最易為人所

冰江堂集卷八

卷二

莽穢焰所及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陵其

人哉

祭文

祭黃足庵先生

於乎公今已矣哉惟公心術明白坦夷惟公德量汪洋冲熙惟公經學縝密精微惟公之佳會甲科而躋金紫惟公之隱安田畝而樂穠樸惟公之壽及耄望耄惟公之後聯秀從奇公今雖已矣哉而縹緲爲之悲惟綸也早忝摯趨最荷提携公貽我教曰慎是持規鞭策之弗前罔克副公之攸期公今已矣哉悵失所師所以綸切悲已公其有知乎茲薦山道嶮嶮一厄天地寥廓風月淒迷公歸乎來哉鑒我哀思尚饗

祭蔡西岑先生

綸舉壬辰進士爲我師半洲公所錄也既而出知候邑獲以通家承見西岑公觀其貌溫溫如聆其言侃侃如即知其爲有道者也公時時有事入省城必過縣視綸語坐竟日恒以古豪賢事業期勉其他公私事不一出唇吻乙未綸奉吏部行取檄戒行謁公辭焉公挈具與游妙峯禪寺及暮送綸還舟明日舟發泊於芋源公復來謂綸曰君行矣再蒞於閩固可卜恐吾老莫

能待也且拜且泣而別綸仕路匏繫弗獲入閩而復樞趨於公雖嘗書使遠通而高誼在抱殊不能釋其耿耿昨歲綸守制於家聞公捐館阻於山川弗遂奔弔心甚歎焉往來公所日夕罔間緬思芋源一別遂成永訣於千古嗚呼哀哉夫季子重纂劒之懸元伯踐雞黍之約古之人相許乎於物先久要定於言表者固人之契也而亦天作之合也若綸與公恒相期而不相值者抑曷故哉矧公於綸也知愛極深而綸於公也殫不憑棺葬不執紼乾坤茫茫道路漫漫則綸負於公也寔多矣茲綸承乏江臬瞻閩孔邇謹致薄奠竊附絮酒之義唯公生有明德歿有靈爽鑒我積忱來格來享倘天假我緣獲拜公墓而失之廼所願也又誰云惡夫涕之無從嗚呼哀哉

說

林子衡字說

林侯達襲祖廕來京師廼謁陳子觀其動靜雅飭詞款實固可與進者事竣復謁陳子請曰達聞男子生而父命之名及其長則先生字之示成人也達生而孤依母氏而長賴我從父王仲氏教育猶子情弗克振固未可以異成人茲者微明天子之惠以有官職竊於謂成人者願學焉唯先生有以字之也時馮君器輩咸爲從陳子曰爾雅曰四達之謂衢侯當字曰子

冰日當編通纂卷二

四

衢侯又請曰達既得字矣唯有說以勵我陳子廼坐侯而語之曰爾達於京師必由於路乎曰由於路曰爾由於路廼始於吳渡江經維揚沂淮而泗畧魯入於冀廼達於京師固爾所必由者乎曰必由之也夫吳也江也維揚也淮也泗也魯也冀也達京師之通衢也凡行之而車而舟而徒者胥由焉爾固有所見乎曰達固見夫車而輶舟而楫徒而趾胥由於通衢也陳子曰嗟京師四方之極也唯民之所止也苟舍通衢弗由則兀兀終年敝其輶敗其楫抵其趾吾

見其勞矣曷由達於京師哉是故揚嘸多岐阮哭窮途胥可鑒云夫道若大路也所由達於成人者也爾唯自念曰道我所當由也必躬行而力踐焉於畏途危機弗或蹈也則規行者鮮履錯之悔復步者無楫楫之勞凡獲上治下悅親信友勸罔弗宜而道凝於我行乎於人命完於天可謂成人矣匪維無忝爾祖而於明天子之惠厥亦稱夫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爾慙之哉侯豫然起謝曰達不敏敬服先生之說

冰日當編通纂卷二

四

蘭舟湯稿

嘉靖甲辰五月子以繼母服闋循例北上復
除十月有江西按察之

命始南還居舟中越六月凡思親懷友平古
吟今觀風問俗祛愁卻睡惟興所及湯爾成
句乃積若干首題曰蘭舟湯稿若夫語字之
工拙音律之諧否皆所弗計固惟湯爾視之
可也雖然予東海鄙人也可仕可耕碌碌湯
跡應牛應馬在在湯名豈惟詩哉豈惟詩哉
紫容山人陳如綸書于巢鳩書屋中

蘭舟湯稿

一

律

晚行

聞雞起結東離城天未明三年戀親舍五月赴
王程帝闕雲華淨官航暑氣清彈冠非待計
菽水有餘情

吳塘別院亭南溪形齋曉川易齋宴江

諸公

吳塘漲新潮孤帆肅南征川塗幸修阻風露凄
以清茲我遠行邁鬱鬱愁緒并桑梓豈不樂王
事嚴有程漂梗應迴波飛翼比同聲瞻我盍簪
友倏忽離別輕箴誨日云遠肝腸奚由傾握手

相繼錄最言崇令名

賈竹亭張南江李銘泉王少虛諸君集
竹泉李君所共餞各出扇索書為賦
此志別

芳時憐遠別同餞鄰家桑梓平生念鶯花上
國賒離歌遙怨鶴醉筆亂塗鴉對菊期秋賞風
迴江上櫂

見月

闔閭城上月今夜十分明照遍深閨裡猶憐刀
尺鳴

蘭舟湯稿

二

同諸友游上方山

西村何處可
雙溪漲滄江

勞勞未釋塵中鞅赤日登臨到上方萬頃波雲
流不盡一川魚鳥意俱忘烟霞元許僧家占山
水應憐我輩狂歸刺蘭橈載明月無邊興味付
滄浪

同諸友游一雲天池諸山

風抱林泉瘴瘴看山觸熱來碧雲匝虛塔白鳥下
荒臺梵磬隨風度歌筵傍石開同游有良友選
勝共徘徊

廷賞天池半雲華靜不移濯纓清可掬心渴憐

偏宜雀啄萍花老龜游蓮葉歌却疑河朔飲避暑似相期

禪叅最上乘寂滅本為真却有千年像曾無三劫因紛紛拜禪石往往滯迷津若悟西來意應超雲外身

陰崖聊小憩直度石門關菊嶺涵秋態蓮峰慰客顏雲飛蒼鵲外樹出翠微間流驪未云返應憐身世閒

拜揖后湖上風光晚更多極宜涼月出頻載酒船過飛鶴留清轡迴波度晚歌臨觴忽不樂其

奈別離何

尋易上人不遇

散慮入烟霞因過支道家經龕留慧照禪榻布雲華杯渡今何處鴉啼日又斜憑風寄玄思訂爾問三車

舟中集諸友話別

滂移畫舫畫簾陰十里荷風敲素襟湖上笙歌皆別調座中笑語摠同心迢迢雲樹迷鄉國萬烟花接上林莫向離筵倍淒楚相逢且盡一杯深

江上望金焦二山

江水漫天闊江雲匝樹寒金焦隔咫尺極耐倚蓬看

江上逢呂司直

楊子江潮帶夕陰相逢萍水慰孤襟風塵燈火三年話鵬鴉雲霄萬里心董賈文章傳館閣綺園踪跡重山林匡時已屬經綸輩魏我滄洲思獨深

有懷

深江修竹護吾廬風葉憑誰為掃除五夜夢魂

親歲月十年奔走客舟車清時欲乞身歸養白首寧甘窮著書非畏王程重拘束尋常心計儘迂疎

天寧寺登塔同呂巾后沈柳川毛介齊

諸年兄用壁間韻

江津長日繫星槎共狎浮圖興轉賒隔浦猶聞歌玉樹中天無復散曇華雲霞縹緲三千界烟火週遭十萬家極目 鎮京宮闕迥鍾山王氣鬱交加

即事

楊子津頭雨雙橈倚綠蕪江潮將客夢日夜到東吳

楊州

萬家燈火繞平川乘興重過一繫船潮長舊橋留夜月風生玉樹散寒烟隔江水調歌猶咽何處洞簫人欲僊莫訝繁華易消歇漫憑杯酒戀流年

楊州雜言

露華如洗月輪高光滿楊州廿四橋珠箔青樓人老去晚風無復聽吹簫

南唐書

大

五

汲得南溟三百壺酒腸詩吻不愁枯席丘石井還真品何用蘇家調水符

玉輦曾過九曲池唱殘水調碧雲低春風不管興亡恨紅白花開自滿蹊

獨立宮牆數仞高賦裁四栢煥雲霄平生田盡元同調孤節千年見後凋

渺渺滄浪如掌平權歌聲起濯塵纓只今亭外飛鷗滿却戀漁船鎮日橫

四帳生香散彩霞酣圍玉樹燭光斜迷樓夢斷當塘路到處蘼蕪亂白沙

祠荒秋老夕陽斜欲問瓊花不見花歌扇舞裙消歇盡獨留楊柳暮藏鴉

孤懷激烈獨勤王履運艱危力主張忠義不隨天地變行人猶說賈家莊

黑夜無家重自嗟已甘筋骨委黃沙貞魂不逐東風散長伴湘靈蹋浪花

風收雲歛水平鋪四面亭開璧社湖明月吐吞波激瀨隔簾恍見弄珠

游僊詞

南唐書

大

大

渺渺丹丘上雲輶紛往來紫衣迎虎節絳幘駕龍媒笑傲三山日驅馳萬劫灰瑤池新啓謨飛撒疊相催

瑤池隔東海萬樹結蟠桃草廕青龜穴花藏彩鳳毛異殺薰水陸玄釀沉荀荀邀得西王母凌風踏六鰲

早降西王母行行靜不諱寶珰明日月錦服爛雲霞左御浮丘伯右聯萼綠華萬靈相擁護同出太清家

百拜起為壽盡是大羅仙樂部奏玄曲洞章歌玉篇桑滄億萬載花實三千年天地相終始

樞誰與傳

讀朱前江遺稿

孤舟殘燭照更長
讀罷遺書思渺茫
萬里風雲皆涕淚
百年事業只文章
江樓夜雨陳蕃榻
圍地赤風召伯棠
劇想丰神重惆悵
鄉評時論尚餘光

稿中有鄉評時論故云

有懷

澤國風光滿故廬
桐陰松影下庭除
無端行役違親舍
不盡離愁載客車
負郭聊存糊口業
杜門何用絕交書
尋常耕讀皆吾分
莫怪歸來生

計疎

答吳鶴田山人用韻

五月衡炎赴上京
踴歌送我勝情
江南江北三千里
無數蘼蕪望裡生

答呂芝亭韻

促膝坐來久漏沉
渾未知緜袍應念舊
樽酒細論詩離緒
牽天末勞歌起水湄
臨風幾深省短髮共驚時

望雲龍山

西望雲龍山環山皆赤土
祇見山出雲不見龍

行雨

徐州

呂梁北接徐州洪
碌砵恠后勢爭雄
倒卷飛濤高百尺
我舟逆挽憑天風
風送我舟艤古驛
推蓬喜見月輪白
掀髯一嘯河漢低
流聲震破蛟龍宅
行行西去十里長
烟塵尚覆黃茅岡
無邊枯骨散草莽
殺氣沉凝古戰場
嗟哉子嬰失秦鹿
澤藪豪賢起相逐
楚公按劍叱風雷
四顧諸侯盡懾伏
泗上真人號沛公
鴻溝有約割西東
謀臣灞上獻玉璽
天意漢中蟠赤龍
沛公稱臣

南唐書

天

八

亞父老悵裡虞姬
顏色好富貴常思歸
故鄉錦衣走遍彭城道
翠華寶鼎曉登臺
薄暮饒歌戲馬迴
莫道重瞳能解事
翻因高視失羣才
悲歌聲咽愁雲鎖
却笑沐猴計皆左
已無面目返江東
咄嗟猶謂天亡我
國破臺荒下夕曛
臺西遙瞰范增墳
孤魂黑夜頻來往
玉玦徒悲未策勳
王畧霸圖不復見
朝市無聞陵寢變
只有河流截舟楫
青山每觀行人面
行人舟楫傍彭城
白水青山照眼明
欲為前朝弔陳迹
漂雲泊梗重關情

放鶴亭

漫傳仙牒到蓬萊月白風清不復迴
寥廓何從探鶴信獨留丹竈沒蒼苔

歌風臺

登臺齊唱大風歌王業當年較仲多
豐沛故人皆老大楚秦壯士盡消磨
鴉邊雲氣飛揚遠鷗外潮聲日夜過
莫嘆霸心轉蕭索長陵荊棘滿銅駝

七夕

天涯七夕重驚秋萍水猶鶻萬里舟
新月滿蓬空皎皎西風吹鬢飈
颼關山已見催砧杵可憐徒憐望
女牛只合平生守踈拙能乞巧復何求

履素恩齋東來復泉夢雲存誠諸君集

豫齋君而共餞賦此致謝

虛堂散午陰接席話分襟離緒繁無盡
悲歌思不禁迢迢游子路轉轉故人心
河漲沉雙鯉秋風無嗣音

河上即事

蘼蕪撩亂石磯明蕩棹隨流自在行
漁火高懸

移月影僧鐘遠度應潮聲風迴鵲觴中
天下浪激龍蕭半夜鳴忽聽隣船頻笑
語共占雲氣校陰晴

登太白樓

濟上高樓瞰碧濤謫仙詩酒興元豪
沈香亭獻清平調采石江浮宮錦袍
到處登臨留勝跡百季歌嘯屬吾曹
憑虛無盡懷賢意獨樹斜陽首重搔

有懷寄何二李大

曾與清宵醉虎丘歌吟今夕憶同游
尊鱸故里知誰共風雨他鄉重客愁
愁成角暗連關塞月驛樓高度鴈鴻
秋別來顏色多憔悴況怯涼生感敝裘

河上送葉氏

河上相逢即解携送君結隱竹溪西
十年仕宦歸來早一笑乾坤榮辱齊
未許蕭朱同結綬已從沮溺共耕犁
平生酒伴多強健爛醉春風花鳥迷

有懷寄李二秀才

同游無奈別離輕幾度相思看月明
驛路風烟

千里夢禪房燈火十年情飛櫻驛馬非吾分泊
水樓山即此生知爾已甘肥遲久歸來共約訪
滄瀛

寄陸季子

梧竹遙憐江閣幽詩精畫絕入名流高情不減
王廬詰生計還同馬少游篋笥獨留紈扇在關
河未見尺書收相思夜夜瞻霄漢處士星懸東
海頭

照鏡

晏起試照鏡相看心獨憐分明顏色老不比十
年前

南唐書

士

獨坐

獨坐苦無悰肌脉結憂端軌云戀生計乃急行
路難河流失故道狂風鼓崩端條忽蛟龍鳴黯
慘天日寒四顧覆溺多悖爾毛髮攢移舟依古
驛相慰獲苟完臨流動遐想俛首涕汎瀾平生
奉遺體戰兢銘肺肝云胡嗜榮名蹈險甘自殘
緬懷古哲士居貞尚盤桓叩喟亟迴車神武早
掛冠所期全末路曠矣遂投閑愧我執簿書十
年徒素飡高堂有嚴君菽水未承歡違親既虧

故竊祿亦厚顏忠孝無以據出處良為艱拜疏
欲歸來耕鑿老江干苟不匱親養賤貧固所安

寄訊徐奇隅先生

門對清江掩碧蘿文園臥渴近如何金莖露滴
秋光薄翠簾風迴涼思多曾貯刀圭扶病骨且
憑句律遣詩魔平生我亦滄洲伴歸去應須載
酒過

徐子才寓舍小集

河漲清源道聊稽江漢槎杯盤同上客歲月記
離家歌咽箏聲轉龍飛燭影斜相逢應劇飲明

南唐書

士

我各天涯

小游僊詞題畫

瑤臺踏月絳綃涼琴瑟齊調和洞章縹渺雲中
僊伏過萬靈環珮禮虛皇
洞庭湖上落霞飛黃鶴樓中醉夕暉獨傍碧霄
吹鐵笛露華濕盡繡雲衣
踏歌直過海東頭初日如盤出素流湧起紅光
高萬丈飛虹倒掛接瀛洲
玄圃新栽竹萬竿春風結實翠成團雙瓊拾得
亞羅袖飛向丹山餽鳳鸞

寄懷張南谿先生

早辭榮祿羨鴻冥，鄉里衣冠重典刑。
經濟盡銷西蜀志，歸來應慰北山靈。
碧雞金馬春常賦，茶壑詩壇畫不扃。
返棹我能陪妙躅，共游林壑接餘馨。

寄黃厚齋兼柬周小軒

共坐虛堂榻論心，夜欲分衆人皆忌。
我知已獨逢君華覲完，同好歲規發異聞。
遙憐踏明月，握手悵停雲。

甲辰初度

異鄉此日逢初度，心折雲飛東海頭。
獨憶高堂垂鶴髮，況因多病應貂裘。
蓬蓬曾抱四方志，松菊猶憐三徑秋。
踪跡周南轉留滯，湯憑風月散羈愁。

寄信

勞爾傳家信，莫傳行路難。
離情說不盡，祇是報平安。

別呂曰潛

春風疋馬君辭我，獨棹秋風我見君。
同在異鄉身作客，不堪分首立斜曛。

寄懷王怡樓

獨凭虛樓月滿時，蕭蕭梧竹靜相怡。
留人常醉黃金竿，歌妓新翻白紵詞。
湖海抽身維桂楫，鵝兒引興製荷衣。
秋風我喜成歸計，共舫鱸羹酌碧漪。

謝巾石學士惠酒

漂泊應憐客裡身，僊槽分餉洞庭新。
葡萄賦色浮銀甕，菡萏流香注玉津。
病骨已拚千日醉，詩腸先動滿懷春。
澤宮同舉元叨竊，長挹高情勝飲醇。

寄家書

五月離家款轉蓬，江楓今復見秋容。
瞻雲無盡思親意，書寄平安第六封。

寄丁心春內兄

蚤受田何易前身，即子襄經師推爾盛。
法語破余萊別袂，分初夏兒曹依木老。
無能成宅相，且莫縱飛揚。

獨立

獨立天津口，其如鄉思何。
砧聲激明月，棹響繞迎波。
歲事行藏老，人生離合多。
遠游非所欲，蕭瑟感秋多。

颯動悲歌

疊韻答巾石學士

百年慷慨屬吟身，滿室瑤華入眼新。
寡和郢中傳白雪，多情江上指迷津。
蓴鱸常引滄洲興，花鳥應饒上國春。
樞要見君持化鑰，歸耕猶幸俗還醇。

寄慰陸仲子

君不見荆山生璞和氏泣，又不見魯叢出麟尼。
父慈由來奇物易摧折，冥冥之柄孰者誰？
陸仲子，元卓犖，牙籤金龜承家學。
燁燁風標迫逼，

南齊書

天

人共羨鍾靈，自光嶽慨懷。拊劍走青蛇，落筆猶
憐兼數家。經畧欲支天，北極文章直貫日。
南華魯麟荆璞應同類，此身却為多才累。
感時憤俗頻咄嗟，仰天暗灑長沙淚。
形容憔悴愁緒長，二豎轉轉侵膏肓。
溘然乘化不再返，江湖歲月惟茫茫。
有子如此劇可喜，交游孰不哀其死？
况仲子懷重骨肉哭聲一夜嘗，十起阿仲罷哭聽我
語。歌人壽修短其如命，何白日難駐，黑髮易暗。
昨升高陵今視額，波造化分明迭屯復。
胡為乎歎頻常少愁顏多吁嗟？子夏賢者名哭子喪明。

空復情丈夫，身在有餘計。豈因衰虎翻傷生，我
聞商瞿為善由性習，生得五男年五十，骨法元
非無嗣者。阿仲行年正相及，我聞周家絡秀名。
固輕生男早得傳，簪纓阿仲春風有奇邁。
清渠便見金蓮生，我能料其前不能料其後。
大絃若急小絃絕，調停都屬阿仲手。
河東獅子重含悲，莫使驚天動地吼。

寄懷周形齋先生

共推雅望屬蒼生，到處官箴蔚有聲。
千里平成踵禹跡，百年吐握見周情。
解袍憐卻夷人變，虛

南齊書

天

索爭傳太守清，頭黑息機依舊隱。
谿煙渚月正經營，

巾石率兄招飲不赴次韻致謝

獨棹天津口，沿河又阻風。
愁縈千縷亂，幸許一尊同。
多病悲衰老，無緣狎醉翁。
孤吟不成調，始識阮途窮。

星槎共漂泊，未得竟乘風。
已谷功名異，翻憐出處同。
琴尊常負約，衰颯欲成翁。
世味先淪落，寧煩賦送窮。

寄周東皋兼柬仁甫

鴻鴈初迴萬里秋故人高卧只林丘尋僧夜出
雲中嶠乘藥朝過海上洲草華縱橫刪舊葉菊
花醅酌試新筍南樓燈火家常話應念風塵尚
遠遊

答張曉川學士

惻惻軫離憂嗚嗚動悲歌緬懷同心彦宦業常
蹉跎策仕握風紀飛章涼漢多難華侍青宮
日向鳳池過再獻瑞本書勸學廬塚燈孤貞寡
俗諧世變嗟江河蘊璞不獲售賦歸服芟荷閑
閑花霞想玩弄珊瑚柯春郊課耕作秋晚護嘉

南齊書

天

主

禾釀酒召四隣劇飲仰迴波丘園任偃息林壑
鬱以峨嵋寒結三益同調協天和笑拂白玉塵
引吭發陽阿散慮襟魚鳥翳戶惟松蘿無事獨
甘寢一枕游無何醒來拊雙鶴對影舞婆娑遙
睨三神山勺水泳青螺昨我赴王程送別臨江
沱開尊浮大白擊楫助清嘖共覽天地寬華復
論載軻芳杜媚顏色輕颺披扇羅握手重申戒
道義勤淬磨萍踪轉瞬息流止各殊科晨踏青
山路暮度黃沙坡延佇渺雲樹夢見每成譌忽
接瑤華篇揮染蟠金蚪耿耿聆德音灌耳如鳴

龍虎從慰遠臆端可起沉疴歸心競分陰欲援
魯陽戈相思聊短述因風寄吟窩

奉懷晉川尊師

險途回轍慰相思風裁猶全冰雪姿石馬歸來
無長物玉山伏臘有生祠青天白日惟心在貝
錦蒼蠅空爾為川上草玄多歲月侯芭何幸復
追隨

將進酒

華堂掩映銀燭光綺遶高設絳障張飛纓曳履
紛成行笙鏞琴瑟列兩廂主賓爾酢迴羽觴霓

南齊書

天

主

裳緩舞搖明璫玉節細按歌轉長爾歌爾舞始
遲遲我將進酒客莫辭從容接席氣味合放膽
須傾三百卮丈夫處世重知己結交莫結輕薄
子殷勤杯酒含鴆毒謂謂微逐戈矛起閃忽咫
尺鼓風吹笑刀腹刃落地多眼前勢利競相乳
雲翻雨覆其如何今夕何夕秋色新相逢喜有
同心人對酒愜意當快飲何須局促空勞神君
不見屈平仕楚執獨清澤畔行吟還自沉又不
見伍員報吳盡忠赤旦伏屬鏤暮鳴草草懷歡
耿量復諒無端機械投倉卒濁清忠佞混莫分

從未曉吻能銷骨况今耳目隨東妍姝聞致則
信聞譽則疑果由竊履竟成垢曾子殺人終見
喉蒼蠅貝錦巧得計令人扼腕生哀悲客莫辭
酒將進君子平生惟義命百千構毀徒爾為行
止窮通天所柄嗟哉人生不滿百共爾爛醉吐
肝腸風吹兩袖出門去長嘯一聲江月白

寄沈張總兵將軍

平生談氣凌陵豪白首從軍佩寶刀鄉夢南飛
裏曲月羈愁東帶海門潮戎機誤失千年恨旅
櫓歸來萬里遙獨幸首丘依舊壠松杉風露晚

蕭蕭

寄王虛齋先生

時謫判兩
湖並司

尋常官跡數飄蓬薄酒猶懷造化功南楚已傳
平賊壘西湖應見寄詩筒經綸復起管仲父吟
蕭還推蘇長公莫陋鹽輜淹歲月天衢騰跼足

春風

寄懷毛沈亭先生

綠野堂開嬰水頭橋畦花圃稱清幽尚書第宅
標新製太守歸來慰舊游詞賦我曾傳七測別
離誰解隔三秋風流重結耆英會玉瑟朱絃送

酒籌

河上有懷寄陸文溪

河上多風雨蕭蕭秋思新懷人望東海卜隱傍
南津論著潛夫久交憐鮑射真迢遙隔雲樹何
以話酸辛

宿李竹隅寓舍候朝

微來明發觀龍光過宿翻勞讓大牀不負平
生約雞黍已肅清夢接鷄行梧桐月轉虛窗影
蕊蕊風傳御沼香通夜與君拚廢寢聞鐘應不
倒衣裳

早朝

閭闔風迴涼思生早鳴環珮謁承明銀河星
彩連龍關金井桐陰度鳳笙萬國獻琛王
道普三邊奏捷虜塵清

天威咫尺欣重觀薄劣無能頌太平

寄懷陸伯子

濯罷甘泉塵玉揮蔽園長日抱書歸南陽龍卧
歌梁甫東海星浮見少微世路共嗟白石爛山
扉獨挹紫芝肥聖朝制作須名士學術如君
志豈違

見月

燕京月色照吟眸短髮蕭蕭萬縷秋報國未時
溝壑志思家徒抱稻梁謀文章有意窺三極花
木無能經二丘娛老處閑應自慙風塵歲月變
貂裘

遇雨寄友

平躍長安撲面塵西風吹破雨痕新驅馳馬上
青衫濕獨愧南窗高卧人

送武六赴牧馬所

燕京逆旅同漂泊兩指金陵先到家雲月滿空

南才書

主

離緒亂風塵萬里客程賒即看驂輦著天旋還
逐鸞皇傍日華留局分明兼吏隱簿書鞅掌復
何嗟

鶴窓贈黃高士

開窓夜誦黃庭經忽有雙鶴飛來曉月明露冷
獨相對湯約凌風觀上清

答贈吳山人

尺刺今看處士名璇璣昨見少微星乾坤意氣
頭將白湖海交游眼倍青燕市行歌彈俠劍吳
門生計註茶經秋風欲訪支機石獨教僊桂

紫冥

一別山人二十年相逢尚見氣翩翩詩篇盡終
千靈秘杖屨曾投五嶽緣杜甫無家驚歲月稽
康有分學神仙遙憐婁曲煙霞迥便拂綸竿踏
釣船

答賓泉雙槐二子

予卧病三忠祠者半月幸而勿藥即覓卧
輿就道賓泉陳子雙槐武子相送于舟復
留三宿臨別各限韻贈詩子和焉用致謝
意

南才書

主

板輿穩載勝於舟聯騎追陪惟卧游燈火綢繆
三宿話蘭金氣味十年投鴈迴南國秋將盡樹
隔西山興未醉雙槐曾約時
西山未果劇感愛余真懃切
勸教加飯重身謀

舟中寫懷

孤舟無事篆香清兩岸勞歌徹耳鳴白髮易添
羞薄祿丹砂難覓羨長生鴈聲入夜湘山遠月
色凝空潞水平獨坐有懷不成寢瑤琴一鼓寄
餘情

寄題三忠祠

三忠祠祠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王文丞
相也予卧病于祠無任仰企既而抵舟賦
此用寄所懷

丹青嚴象設水木漱新祠蜀宋偏安恨乾坤無
盡悲綱常昭白日靈爽閃朱旗卧我經時病瞻
依得所師

答贈陳賓泉

夙志枕頽波汪汪恢雅度心與泉相賓靜定無
來去發源自神池環流讀書處上游翡翠禽下
伏珊瑚樹臨馬鑒道容超矣脫凡慮載和滄浪

歌清濁總天賦

晏起

孤舟堪穩卧晏起未梳頭山色當窓媚鷗羣入
鏡浮悲吟聽楚調雅思玩吳鉤嫁嫁何時畢將
從五嶽游

九日

漂泊長安日月道紫萸黃菊又清秋龍山空抱
當年興崔舫翻憐千里游駝骸形骸常卧病風
波世路不勝愁何當重覓高陽侶縱飲還拚典
敵裘

寄謝周鳳南太守

卧病荒祠下高軒喜再過一尊厘慰藉五馬散
松蘿傾蓋交情洽披襟道氣多柱頤聆雅論深
灑脫煩痼

寄謝翟古峰御醫劉左溪評事王思賢
行人季竹鳴凌道山二進士呂芝亭武
雙槐王玉泉三太學

養病淹日月合併有朋簪義重延陵劍心輕鮑
叔金古今多意氣生死見人心感極翻成泣尋
常淚滿襟

答唐道士

西風病思轉沉冥送藥頻勞踏雨行欲結爾為
方外友玉樞丹竈學長生

對菊書懷

行旅驚時變秋光遙自憐暗香淨小帳艷藥媚
輕瓊案有醉醫券囊無貫酒錢芳辰恐虛度欲
著賞花篇

聞砧

月色滿船白砧聲喧夜深淒淒隨鴈度惻惻散
蛩吟思婦中宵淚行人千里心霸樓朝復暮華

髮易盈簪

對菊懷貞卿承業善甫鳴臯諸友暨復
言甥

卧病常憶舊袍青白日黃花伴獨醒迴首故園
秋色裡芸窓相約論義經

月

雲綠月滿輪下照寒江靜何人蕩槳來衝散團
圓影

聞角

河流繞空灘煙光下荒樹風度吹角聲沿村尚
天

屯戌

東昌道中同黃三峰僉憲楊胥江少參

夜話

孤鏡倚寒月二妙喜停驄乍見惟牽臂相看盡
似霜風塵顏色異湖海笑談同慰我多知己
途豈嘆窮

獨坐

獨坐潭不樂客心轉渺茫鴈鴻聽漸遠雲樹望
猶長官業成蓬鬢年華任藥囊獨河流不斷
黑尚鳴榔

易水歌

燕昭招士築金臺金臺空士尚來有志報秦
常激烈阿丹元是出羣才少年羈縻不得釋馬
頭生角烏頭白歸來始就田光謀廣散黃金多
結客荆卿屠狗落魄人結交漸離肝膽真丈夫
意氣在知已杯酒相逢便許身旦在燕市游幕
作燕丹友奇勛欲策督亢圖傷心先斬樊期首
白衣相送易水寒悲歌四座慘無權俄見長虹
貫天日壯士應憐去不還函首捧圖入秦國咸
陽殿前殺氣黑最怪舞陽本小兒何事倉皇
天
顏色殿上把袖忙驚呼平生劍術亦為疎慷慨
琴聲腰下缺燕家社稷已丘墟既死荆卿名不
滅未死漸離心更熱鉛筑再試竟失計甘心同
灑咸陽血吁嗟哉古人結交生死為所期今人
結交翻覆相猜疑眼前勢利水流逝焉用碌碌
爭雄雌君不見燕圖秦界皆寒灰又不見易水
久寂寞常令志士千古生悲哀

呂梁洪阻風

環渚蒹葭白長途客倦游呂梁元絕險淮海正
深秋風怒天樞撼濤奔地軸浮臨流不可度倚

權重含愁

三懷詩

三懷懷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王文忠烈
公也予嘗病卧三志祠俯仰遺蹟竊有慨

焉遂作三懷詩

我所懷者漢武庚平生志業在伊呂隆中龍卧
梁父吟王略伯圖皆自許豫州三顧何頻繁
水相投屬數言草廬雖決鼎足勢運籌直欲窺
中原開誠布公廣忠益關張席臣為羽翼滅吳
璧魏唾手中萬里風雲動顏色謂上屯田魚書

三

歸木牛流馬製備奇司馬仲達豈小兒使首不
鮮巾幘遺經略初成天下計營前倏忽將星墜
炎德無光不復吹咄嗟空灑英雄淚側身天地
予勞相望所懷不見兮白髮長隨風三復出師
表百年宇宙惟茲浩嗚呼我歌兮歌嗚嗚石壘
尚留八陣圖蜀江殺氣生寒蕪

我所懷者岳武穆赤手金戈結主知楊么既仆
李成死勅賜精忠繡字旗橫眸炯炯吞金虜百
戰驅馳心獨苦長城直屹朱億鎮一杯欲醉黃
龍府鐵浮圖破太子驚蟄書夜走邀初盟格天

高閣妖星出十二金牌報罷兵丞相謀成大將
殿北人歌舞南人哭君王無意復中原憑誰再
洗青衣原狄塚有樹皆南枝子規枝上鳴且飛
五國城頭烟月慘二帝遊魂不得歸側身天地
兮望蕭索所懷不見兮頭空白昨遇西湖拜祠
下曾將槍背鞭三百嗚呼我歌兮歌悠悠棲霞
嶺上風雲愁猶聞鐵騎聲咷咷

我所懷者文文山節義文章皆第一臨危誓戴
鐵脊梁號召英雄匡宋室勤王夜踏儀真船江
城山縣脫風烟間關嶺海瀝血撒欲柱東南半

三

壁天崖山巖作龍舟覆白髮青鞋親燕獄孤憤
惟託楚囚吟長聲欲效秦庭哭黃冠未遂五嶽
遊一旅常存興夏謀羯狗無心辨流謗紫市屍
橫誰與收鬼嘯鴉啼日欲墮帶中歌斷愁雲鎖
丈夫無地展經綸世道由來多坎坷側身天地
兮望綱繆所懷不見兮空白頭徘徊中夜瞻南
極正氣常從星斗浮嗚呼我歌兮歌翩翩趙宋
養士三百年徒容一虎經常全

見月

江樹烏飛江月生短蓑扶病試初行荒祠尚憶

虛窓卧花影朦朧度落聲

疏窓月照燭華寒卧聽尊前笑語歡今夜月明人遠去一江寒影倚蓬看

崑山別陳子劉子

江樹風迴落葉深江鴻遠度急霜砧漂蓬泊梗驚分袂共水同舟懸盞簾清夜未開枝輟興玄都重約看花吟尊前且話崑山月祇恐雲生天欲陰

還家志喜

彈劍還家喜不禁庭闈歸省慰初襟迴車自愧

王陽志

愛

王陽志來徽雄憐毛義心從古人倫惟父子平生骨法合山林喜時跡水供親養差聽長途步

站吟

沈亭七測

萬所主人釋官歸蘊令開蹈玄軌式先訓乃結沈亭以居有客謁紫客山人而問曰瞻彼滄江有亭枕東揭扁曰沈義有徵從予試測之于爾折中山人曰可哉客曰子測主人羔羊秉節米榮天心曉寵賂之穢彰適雅俗之陸沉乃閑侯泥泥誓我攬轡極六合之沉塗履八溟而普施

沈清流以激濁挹讓水以涖味引汪陂以溉頑以應泉以條緇以革舊染之汚以弼永清之治願或從于茲而沈乎山人曰子聞之皎皎者易涅曉曉者易缺主人仕且隱矣而于茲有弗屑也客曰子測主人觀物以靜行樂惟時乃弔禹穴游溪陂登巖瀨過習池或瀝酒而供醉或沈花以自怡或沈餌而引養或抹薛而摹碑縱饒于遊覽振長嘯于漣漪一欣戚以卒歲順大化而奚疑厥或從于茲而沈乎山人曰樂不可極先民有作主人慎之固不以隱為樂矣客曰子測主人嗜空慕無冥趣速悟假寶筏而濟迷川叩琳函以登覺路乃手掬曹溪口吸西江馳海潮音而灌耳泥甘露水以盥腔踰愛河離苦海脫五濁之汨沒通四大而灑灑淨土之清涼觀菩提之自在願或從于茲而沈乎山人曰西方之教墮倫毀質昌黎闢之主人弗迷客曰子測主人風抱仙緣勿索塵好握玄牝之機造黃庭之奧乃運河車激火輪注金液于華池鍊玄滿于丹津浴神沈髓吐故納新三華發秀真寢通真左驂彩鳳右取班麟畧赤國以云邁哉

濁世而含頻厭或從于茲沈乎山人曰呂政
武語怪溺荒主人斥之固惟道其常耳客曰
子測主人系遠植志韜畧成能而場營而甘下
枝冀鷹揚以珥中興乃裝服拒方啓房泮矢刷
戟于沙鉞劍于砥長驅沙漠盡掃王庭振軍威
兮落羗膽飛凱奏兮闡皇靈挽天河兮洗甲
燕然兮勒銘厥或從于茲而沈乎山人曰凡兵
猶火不戢則焚君子耀德弗觀于兵也客曰子
測主人蚤泳詞源肆游藝沼翔鳳毛於文淵發
鴻思于物表乃湔硯浮芬潤墨漱芳濡毫溢采
染紙流光鳴今鐸古綴白抽黃繪風雲之狀現
金玉之相嗣絕響于班馬賡大雅于虞唐厥或
從于茲而沈乎山人曰似也然募文枝辭乃道
之或世或崇焉蓋非主人所自迪者也客起而
請曰江河之量匪以彘測義理之藝未容淺稽
願囑爾衷以指我迷山人曰諾君子于言維德
之準辱爾借明敢謝不敏予測主人匪于仕而
耽隱匪逃禪而學僊匪縻文而黜武乃瞻浴德
之惟艱夫德也者維天之命維人之性履體本
固用因靜云胡靈源易撓物感紛糾藏垢積

穢園害召尤匪沈之力厭痼曷瘳於是申殷鑒
之銘鑒滄浪之歌沃泗澤之水揚三江之波以
禮智而澡雪以仁義而漸摩渥明誠以取潔執
敬一而攻瑕濯以江漢漱以麗澤日新又新涵
泳無斁起涸濁之萃奮高明之迄振清白以紹
美于箕裘踵聖賢而聯芳于竹帛茲為主人居
亭思沈而日夕所樂者予客憮然有間曰命
之矣藉爾善測以財賄從而今而後予知沈之
為義乃進德之功也客退予諭諸主人主人聞
而喜曰善矣哉緣物飭義假象達理願書于亭
敬哉永矢

歲寒居賦

太史氏張子延鵬萬化取友三植爰扁厥
構曰歲寒居以昭志也海虞陳生諧俗解
克同心寡儔而獸于張所居故焉遂為之
賦蓋將俟其美營而抑以抒夫素臆云賦

曰

繫太史氏子席珎抱璞陟要躋庸通芳籍于紫
闥翼台德于青宮懸駟馬之多患慕冥鴻之攸
同倏見幾以蠲寵即抗志而明農藉耒耜之云

暇動卜筮而鳩功相龍脉訂席鈴伐奇章于業
薄磬文石于隆顛支棟宇兮大壯莫楚桑兮維
堅準虛明兮開戶瞻則天地兮為方圓環以滄
江之浩渺標以玉峰之蜿蜒固將隨時而偃息
或與遁世者周旋斯時也睥萬有以寄傲憑衆
考之亂目矜堅白以自緣超繁華焉惟默曉通
明之高聳臨子猷之幽躅嗣絕過于逋仙希雅
鎮乎浮俗乃運嘉鞋于徂徠徙靈根于嶺谷撮
嶽山之芥菲萃五曲之沕穆或昂藏天漢或披
拂煙雲或橫斜水月或凌轢風霆或森森而羣
主或娟娟而踽行或偃蹇而龍伏或鏗而鳳
鳴貫四時而不改殿百物而彌貞茲非所謂後
歲寒而凋者歟而胡為乎與吾日夕而相親也
于是延三益招二仲碧几爰張綠醕交送拊懸
斲以再鼓後菴遂而頻弄清響迅兮心賞妙舞
騁兮樂共已而主賓浹洽童冠徯徯咸欣四美
之具偕游三植之菊杞玉柯之英露吸翠苞之
明霜擷寒香以漱齒咀冷艷而浣腸慨素期之
垂順冀白日之回光睨乾坤于一嘯縱身世于
兩忘丘春觴以稱壽各永言而申章客有為焉

松之歌歌曰瞻彼喬松託根混茫昂霄聳壑玉
質金相匪云難老以柱以梁匠氏斲之薦諸明
堂又續為葉竹之歌歌曰瞻彼葉竹孤節矯矯
其葉猗猗鳳凰來巢遶彼伶倫截之為簫載奏
載鳴允協鈞韶又續為梅華之歌歌曰瞻彼梅
華瑩兮貞白培以玄膏既以靈泉厥實繁縷綴
珠聯璧儼諸商鼎羹和維適太史氏聽客之歌
喟焉興嘆曰嗟嗟吾生詎安溝中之漸遂引吭
長謡因而為亂亂曰悲矣夫歲寒之候也玄冥
變律折木御時風號廣莫天發殺機品彙盡瘁
三秀靡遺脆者容隕堅者色衰斯時也苟無柱
三植者何以表耿介而猷立振委靡于群趨也
哉吾將居吾居也綠物飭義崇德脩德師傳說
以茹吐仰武公以恂悵緬欽古訓通慎吾術勵
晚節于彌完庶永譽于罔極

蘭舟湯稿

附刻三懷詩題跋

是詩迺少參陳午江所作讀之忠義激烈之氣宛在目前而其人不可作矣偶與石泉潘君論及為書一過以寄所懷云乙卯歲八月望日

長洲文徵明

許子受奉其先少參午江公三懷詩卷視予予展誦焉乃作而歎曰是詩午江蓋發三賢忠義之蘊衡山書之跋其後蓋又發午江氣節之著也其並可重也哉昔韓昌黎作羅池碑銘蘇長公書其後識者以為二妙予於此卷亦云子受其尚珍之壬戌九月婁江八十一翁毛希原跋

右三懷詩乃少參午江陳兄之作翰林文丈跋語在焉以徵君石泉潘子請也午江兄平生所撰文詞甚富且麗每過予坐談輒竟日不去或燕會相歡以故常得聞之後午江兄沒而遺稿則在冀其後當刻以傳忽遭火稿用併燬可謂長息其伯子子受徧索於乃翁素所往來者裘在嘉興檢殘楮得三懷詩子大驚喜遂寄之踰年回子受則偕仲弟子安過予手出是卷以示謂嘗請言於故郡守晉川陸公陸公病且殆名我等曰而翁所遺並

題跋

畀之烈燭幸此卷滯於我得存子可持還求之作者以畢子願矧公昔以寄我亦此詩也其何讓耶予交游其父子間雅善而晉川公若以是屬裘是宜其不可辭者且此卷之存獨免於火而衡山之筆具留昔人墮於水手右軍所書蘭亭記語人曰至寶在此餘何足惜夫水火雖不同而事則偶合亦足奇矣觀此則少參平生之所著庶可類推夫豈必多積然後懽於衷耶

嘉靖壬戌季秋望日南門仲子陸之裘識

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文忠烈忠
節著宇宙乃都城門之東偏有三
忠祠焉嘉靖甲辰予友午江先生
起復入京奉命撫察江西方武
行出都門忽疾作淹心祠之傷字
因賦三懷詩予時初得第試政棘
寺聞先生疾從告亟往視見其展
轉牀簀困不自支然它無所念而
是詩之作獨戀於三賢若將起之

九原而與之游者傳曰詩言志此
不可以槩先生之志節矣乎或曰
昔有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者
生當全盛即志節如三賢之安
用之何慕之深也予曰不然忠良
非二道人臣持貞一之心以事上
幸而主聖時康則雍容展采贊
治平不幸而時危執役則盡瘁捐
生以畢吾分二者所遇不同其心

一也先生筮仕縣令以循政得民入
為司寇屬獄多平反載歷藩臬旬
宣所至德布惠洽凡厥施措何者
非良臣軌轍三懷之詩殆偶瞻遺
像而有觸焉因以發其慷慨激烈
之氣非必欲遇三賢之遇也雖然
遇安可期哉不願遇其遇者良臣之
心遇而忠良臣優為之矣其先生
作詩之志與若夫歌詞之典麗悲壯

追古作者又第二義可無論也先生
既沒同郡衡山文公誦是詩而有
契於衷特為書之是時衡山年近九
十所向慕先生者良勤哉先生
伯子受氏摹刻於石以手澤存焉
耳聞出榻本示予僭論如此計甲辰
迄今度二十四春秋先生去人間
六十有六載感念今昔為之泫然
隆慶二年春日友人季德甫識

日予即遊中時嘗游所謂三
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亡論
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祀
若非其地然予謂忠義在人
心靡時不應且燕故屬冀州
操以冀州牧成募業又於金
為大酋所都彼二君子豈

題跋
木

能一日而忘恢復其地哉固不
幸生各不獲遂今陸沈於腥
羶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
洗之俾亂臣狡狄之區一變
而為薄海星拱之所二君子有
靈其不洒然而來游以享也予
既用是語客又嘗一再錢改

恭議陳先生於祠所徘徊繼
觀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以其
說請於先生後十五年先生
之子受出先生所為歌三章
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
者以示余讀之憤激用壯令人
慨然有白衣冠易水意太史

題跋
木

國信國裔孫其為樂書宜也
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沒
矣昔人謂孔北海嵇中散雖
九泉下凜凜尚有生氣非其
人與歌也耶

歲丙寅閏月瑯琊王世貞
物中書

辛酉春余赴

召至京師過三忠祠

下櫟以類而薦之問守祠

道士莫應齋廬寢舍

鞠為蕪圃惟三像歸

然蒼鼠緣四壁蹒跚

行如憩客者余佞佞

題跋
天

久之曰自歎入仕十年

而目中已閱茲初興廢

吾孔氏之後不能與浮屠

老子爭榮俎豆間如此然

壯夫慕義為此不為彼

豈其所恃而不朽者固

有在耶蓋古人稱立德

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以今

觀故多議陳公所為歌

辭尤信嘆二千載而後

臨茲刻者其謂與三

忠初廢興孰輕重也

王錫爵

題跋
天

士有當盛明之世服常宣猷其
粹忠義不盡概見而慷慨激揚
之懷必有所寄託而見則往之致
意於前烈而登之歌頌君子於是
乎觀忠斯義也微矣遠矣而炫之
者或近於自忠為之子孫者不忍
其闕焉而弗宣也則有播之金石

題跋

天

以廣其傳使後之讀之者凜然想
見其為人君子於是乎觀孝維忠
與孝許氏有焉始少叅午江公過三
忠祠而作三詩夫諸葛武侯岳忠
武文信國之忠兒女子猶能口道
寧待公之暴之哉嗚呼斯蓋所謂
寄託而自據其忠者也公歿後而

公之子受始以公詩石之書石者
則信國之後衡山公天下書家也
其傳之必廣矣余從得其石讀之
凜若公冠冕佩玉而登乎三君子
之堂凡公所不能自忠者天下後世
且知之君子謂許氏不世有其人哉
午江公始以陳姓今後為許公志也

題跋

天

故從許云歲丙寅春前二日里人
王世懋謹跋

為三先生書墓表大為章
 炳為我年江公作歌懷之
 曠世而哉耶余為之濯
 塘之演放情歌為協宣高
 金石草木恍動江水於沸
 左泣不見者先生非之先
 公將世體能公懷歌不為
 矣夫公以其後先生為懷先
 生余不以其懷公乎嗚呼
 公也往矣歌為獨存天地不
 朽此聲一考在重之墓妙
 子孫實之
 嘉靖丙寅春仲 孫煥

昌期兒時從曾大父游里中見貴人
 輿而前者哲而頗曾大父指謂期曰
 此盛德鄉先生叅議午江陳公也所
 至著有風節公小子其識之是時期
 晚且賤竟不獲侍謦欬私心竊恨焉
 後廿載始獲交於先生之令子子受
 昆弟三君三君雅善余稱忘年友一
 日子受手一冊雪涕而展示期曰昔
 我先君子天植忠義懷古作歌爰有
 三章此榻本蓋故太史文衡山所書
 而不肖兄弟勒之石以圖不朽者也
 期曰長聲而讀之則鏗然中金名飄
 然泣風雨已而凜然使人汗下流而
 髮上指太史公曰讀其書想見其人期
 幸而及見先生又幸而讀先生遺詩其
 所嚮往又奚啻想像於異世者而已夫
 詩以言志以基行故三百篇大抵皆
 忠臣孝子哲人懿婦感慨而作用以

其中心之所自有者而已迨詩人競以門戶相高而浸淫失風雅之旨於是奇衰小夫往々借古飾靡即如先生所懷諸葛武侯武穆王文信國凡賄簡編而瞻廟貌者率多悲歌哀憤之作而景仰在此覆敗在彼代恒有之噫藻績雖工奚益哉蓋文章節義初非兩事自文章有專家而節義始衰若先生者所謂合而為一者也先

題跋

生々平多磊々大節而薄雕虫小技於不為至於感時吊往則揮毫炳采燁如藹如讀三懷詩可以窺先生之一斑矣語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詩之謂也假使先生丁陽九之運鼎足未峙鐘虞為墟則其寥々匪躬烈々赴義視三忠當何如而詩歌之所噴發不將與出師表正氣歌滿江紅詞等乎先生懷忠而不以忠見遇也不以忠見

而所至以風節著微以見先生之忠蓋大丈夫負七尺軀策名事天子唯求不媿此心而已故此三大忠臣者以彼其遇則死生異故也功罪異狀也興亡異效也然千百載之下終不以彼而訾彼其心同焉耳孟軻氏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先生際熙履夷故忠義無以自見而懷古三詩夫亦撫其所自有者歟跋此刻者皆當世

題跋

文章大家所以昭揭先生之心者燦若日星愚何知而敢贅言於後無知而茲為之言亦竊比先生懷古之意云爾

萬曆壬午長至日後學沈昌期謹跋

三餘詞

吾州里諸君子行敦道義藝崇風雅凡燕集
過從必詞倡弼或用韻或限韻恒循擊鉢刻
燭故事而相角不相下駭壇稱盛焉予從諸
君子後其詞成必予及予必和予詞成必及
諸君子必和予茲輯予詞得若干闕固惟率
其意興所詣者耳若夫諧歌協音鍊句鍛字
夫我則不暇嘉靖庚戌春三月二餘居士書
於紫雲精舍中

萬年歡

二餘甫

元旦州司祝

聖壽

昨夜歲除喜今朝淋氣已回南國 寶座天開
曙色祥光交燭景象快人心目聽環珮鏗珠鳴
土正冠裳濟楚威儀何數漢官粧束 歡情盡
足樂聲忽縹緲飛來鈞天法曲近慶 履端八
百周年曾卜爛燦五雲相慶 天心愛物祥
續願三陽君子同升白駒不歌空谷

滿江紅

元宵

澤國春回正三五良宵佳節花市裡火樹凌寒
星橋逗熱香車寶馬驅馳遍繡襪羅襦粧束別
捲珠簾十二樂偏多難盡說 簇蓮球團團葉
開蛾兒盈盈蝶更鰲山上下景致奇絕萬戶千
門光掩映清絲細竹聲和切聽落梅踏歌歸去
也留明月

答贈周仰峰

五馬之官振南國羔羊雅節布陽春幽谷無寒
要津無熱義聚直追潛古盛襟期却與今人別
喜福星爛爛照要吏爭頌說 自君來桐剪葉
到今來花藏蝶蛺蝶屈指期年風清弊絕漢室循
良名不朽陽城撫字心尤切羨一點光明相照
映水壺月

黑首為郎擔平生素絲高節從辭了絳闕丹霄
不禁中熱白璧無瑕元自重蒼蠅有點終還別
信行藏由命不由人從古說 聚復散風前葉
無似有夢中蝶嘆世事難憑好緣易絕花鳥愁
深紅頰減琵琶淚染青衫切問 賜環何日下
東吳春三月

紀陸晉川尊師雅集

從前肯負了燒燈佳節最愛是彩華拈
錦屏圍熟寶劍雙龍湖海合崑山片玉教華別
羨主人人才藝倍尋常人都說萬餘株懷素葉
三百首謝逸蝶更多些韻度席頭癡絕對酒當
歌心轉遠閑閑投轄情偏切媿不才黑髮坐春
風非一月

贈陸復泉

平生尚友漢科度清風大節長日住芸屋香溫
寂園春熱道見程朱心自得詞凌班馬才終別
筭古今書有五車多曾誦說鏤三年成玉葉

上卷

大

三

背千金逐粉蝶總世界虛華分明謝絕共仰文
章山斗重已占劍履星辰切羨都林丹桂一枝
芳秋八月

答贈陸南門

天與奇才正相稱激昂氣節更從來見事風生
憤時心熱經略應教北虜淨文章却許西京別
論大同世變百餘年從頭說職文場猶食
振詩壇雪如蝶問歐蘇手段果誰雄絕到
世人識寡杞天却怪憂心切遇王明萬里
風雲夢日月

贈陸中虛

笑晚朝坤儘容得散人高節閑料理受竹風寒
烘花日熱野寺村橋行跡遍經床丹鼎生涯別
偶相逢高陽舊酒徒從容說吳江冷吟楓葉
滕閣晚描蝴蝶却花鳥盟深風塵交絕白紵新
翻聲轉妙瑤琴獨鼓情何切濯滄浪一棹夜歸
來乘明月

送陳鳴野

君去揚州唱新詞令儂擊節對燈前快飲懷開
仰天耳熱湖海由來多勝賞鶯花何事愁輕別
念十年姓字已神交非今說瀟雲烟書薤葉
染丹青描蛺蝶更斗酒百篇共稱三絕西出陽
關行道遠相看雲樹牽情切約歸時訪爾曲池
山同看月

寒食

江城百五正遇着禁烟時節西壠上風木生寒
露花凝熱黃壤重重見面難夢裁點點傷情別
嘆年來心事轉繁繁無處說倒銀瓶澆竹
焚金錢飛紙蝶對春暉淚灑暮雲腸絕芳草
愁緒長愁鳥高送悲聲切歸來晚坐想舊

形空梁月

眼兒媚

寄友

楊柳風吹檣聲柔離歌生遠愁花鳥多情江
高興未易教休何處吹簫明月夜飛夢遠
樓相思只在賣花橋畔勸酒壘頭

荅仰峰

一曲瑤琴春風柔百里絕無愁雨足勸犁月明
機杼民豫民休飛翻雙鳥凌霄漢直入鳳凰
樓相逢期在玉河堤上金水橋頭

上金甫

大

五

荅徐感翁

桃李門墻花氣柔春事足銷愁一丘一壑一觴
一咏韻度休休秋踪漸與紅塵遠懶下讀書
樓尋常詩興灞陵驢背采石磯頭

水龍吟

題晉川尊師別墅

韶華已到江南羨名園占領偏足景光劇好花
搗紅粧竹林翠簇芳徑迢迢朱簾隱隱清溪曲
曲聽調轉梅花歌翻桃李樂聲齊破幽獨也
曾飛纓食肉歸來早煩襟盡浴綠野烟霞平泉

木石杜陵珠玉過逢賓從綺穀春浮羅衣香樓
更風流笑語湯倒金樽高燒銀燭

隱括前後赤韋賦

細懷秋月既望游亦壁徘徊未足舉酒爲客樂
甚和絃歌聲綴簇桂橈蘭漿沿沂流光洞簫一
曲且馮虛御風洗盞更酌挾飛仙遺世獨三
國英雄魚肉恨曹瞞旌旗日浴席視繇劉醜酒
臨江賦詩鏘玉周郎破敵烏鵲南飛竟成空撲
無盡藏明月清風耳待重游秉燭

臨泉二客過逢瞻赤韋風月與足問婦取酒舉

上金甫

大

六

網得魚從游者簇果攀樓鵲宮俯馮夷山顛水
曲嘆日月幾何江山易變放中流慰幽獨長
嘯清風逗肉橫江鶴羽毛初浴客去我眠夢中
道士翩躚如玉謂游樂乎問其姓名凌雲高樓
開戶視不見其處照我獨留華燭

桃源憶故人

同諸子泛江

蘭橈蕩破春江曉十里浪花迷了飛去飛來白
鳥芳思添多少楊柳垂垂因風負天際青山
如掃鸞鵲相看未老雙鬟金先草

客至

三竿紅日春初曉
花外小車來了風送垂楊鳴
鳥肯謂知音少
隔竹茶烟青裊裊
荒徑今緣客掃正喜風光未老且醉眠芳草

弔陸敬正秀才

雨橫風狂春未曉
報玉樹摧殘了淚咽三更啼
鳥悲怨知多少
總帳沉沉雲裊裊
格竹空塔誰掃白日青山共老剩得文章草

風流子

別周鳳南

土音

韶光初着柳極望裏景色偏芳洲
奈愛日易馳春輝難報萬千情緒展轉心頭却不禁陽關人去去江漢思悠悠
雨裏輕塵花輝新暈雲迷莎
听風送蘭舟一杯須盡勸當年記清夢曾落
刀州又見草生南浦
葵語東樓嘆寶劍雙分相逢未準銀缸獨照欲說還休
莫道君愁別我我更多愁

過李銘泉園居

別墅成新築問景色恰好占滄洲
更溪水會心雲山送目松濤洗耳竹葉扶頭
羨個中紅塵無

樓清興有悠悠
花泊葦床芸香書架竹藏茶
窺柳繫漁舟
主人元嗜隱
暮高士雅懷只在
南州慣是日長散枕月滿登樓
我一立一盞從今作伴或歌或舞共醉纔休
且取及時行樂莫記開愁

登穿山同張滄江賦

玲瓏一拳石鑿混沌突兀立江洲
看樹浸七雅花迷雙鳳潮
通海口地接沙頭極可嘆塵囂元
漠漠風景儘悠悠
竹院鳴鐘杳村吠犬柳溪弄
笛挑渡橫舟吳中山水窟
羨此境形勝不負

二秦詞

名州正是天成鐵
魔神構瓊樓有避俗陶潛卜
幽杜甫尋仙阮肇學佛裴休
二月我來登眺萬古銷愁

荅何二春游

江南花信早問桃李踏遍幾汀洲
便繫馬村中聽鶯堤上買魚渡口沽酒
壚頭正滿目韶華冉冉樂事豈悠悠
別院秋千誰家笑語隔溪簫鼓何處歸舟
尋芳人競逐想春色十分只讓
皇州也有雕鞍繡轂翠箔朱樓更柳約花期明
朝重訂舞裙歌扇薄暮方休莫恠婆婆老子長

對春愁

憶秦娥

落梅

風掀暮曉來瞥見梅花落
梅花落瘦影疑雲餘
香粘鶴樹頭樹底春光薄
尋香覓影詩腸索

詩腸索綠筆閑停金尊高閣

張錦幕護花無計風吹落
風吹落冷蕊寒枝悲

烏怨鶴尋常自恠花緣薄
花神去去勞搜索

勞搜索逋老西湖杜陵東閣

花穿暮多情偏傍尊前落
尊前落吹殘橫笛驚

飛病鶴枝枝漏洩春風薄
薄逐夢梨雲轉蕭索

轉蕭索月暗江城參橫山閣

深深幕間中檢點梅開落
梅開落恨託啼鴂愁

傳飛鶴歲寒心性非輕薄
花期準擬巡簷索

巡簷索再拂吟牋重凭粧閣

小重山

題東川

綠漲粼粼接碧空
可入魚鳥境看閒翁
蓬萊只在海之東
烟霞迥杖履任從容
無分學屠龍
有時移短棹
任春風歸來蓬底夕陽紅
同酒伴

爛醉水雲中

送客

飛纓帶劍氣橫空
鏡裡朱顏去已成翁
十年來馬路西東
回家早丘壑抗塵容
有子附雲龍
錦衣歸省便舞春風
頭上花枝照酒紅
桑榆晚笑傲醉鄉中

長相思

有懷

花一枝柳一枝江南春早客歸遲
花前約漸移
花有期柳有期
所得春來信轉稀
空梁燕語

二秦詞

時

探梅

開一枝謝一枝
莫恠逋翁探得遲
春光暗裡移
開有期謝有期
昨日花叢今日稀
又是惜花時

時

醉落魄

春興

綠江春靜下伏龍
龍腥未掠濯纓曾向滄浪學
載酒中流日映青絲幕
雲華霞彩蒸花萼
笑倚東風巾折角
盈盈尚怯羅衫薄
一鶴橫空清

中落

綠堤春弱流鶯款款東西掠調聲晚曉簪如
逐伴踏青到處張游幕勸酒行籌折桃萼
草園基興相角歡呼聲透春陰薄屬語東君莫
遣花零落

綠塔春弱有客款門頻掃掠花期約從頭學
酒氣茶烟荏苒侵簾幕且愁多雨欺紅萼陰
晴相與占風角景光留戀情非薄菜燕泥香幾
度雕梁落

綠窓春弱鏡中蓬鬢頻頻掠甲兵大范無能
萬里烽煙存鼓驚邊幕十年寶劍磨星夢一
聲何處吹愁角破地悲歌天濤薄揮霍風雲早
見機槍落

風入松

答仰峰同南門過訪

華軒並過眼雙明玉塵語堪聽不嫌虛館無
給飛觥到吸盡烏程一闌新翻樂府五言再
長城百年肝膈喜同傾今古重交情白日
音潭湧興只索要酒醉詩成且莫鳴騶躍馬
須問燕留鶯

南庄即事

春眠初起尋常僻性慵梳洗過客敲門留坐東
窓共酒尊采麻白話那問城中柴米價隔竹
鷄聲風颭茶烟縷縷青

一犁雨足田塍浸透秧苗綠結伴同耕歲計從
來只在勤盈筐滿盎兩兩三三携午餉樹外
提壺頻叫村南有酒沽

風吹布穀短袂掩脰牽黃犢到處深耕正喜江
門新水生勞歌相勸及時好時秧田遍只怕

城中公事追呼又歇功
觀耕初罷隔溪又見牛羊下踏過溪橋楊柳飛
花粘髻毛臨江問渡中流欸乃聲無數歸去
黃昏燈火人家半掩門

風入松

答何繼美春思

玉爐挑殘燈半明漏點愁聽經時人在天涯遠
卜金錢幾問歸程枉負花朝月夕錯傳水驛山
城繡床獨倚淚珠傾脉脉傷情相思轉覺無
聊賴和衣睡好夢難成曉鏡慵粧翠鳳簪窗

黃鶯

仰峰同毛浣翁過園亭

一尊午汎映昨明梧竹閒聽獨憐九十春光去
憑杯酒且問歸程柳絮飛翻山徑梅花吹落江
城霎時風急雨盆傾總是傷情相逢肯減追
陪興灑雲烟又見詩成觸目稀紅暗綠驚心語
燕啼鶯

湘簾晴露逗霞明騶導遙聽荒園重辱高軒出

笑談處伊呂周程一曲月生竹徑十今春滿花

城風光盡付酒盃傾轉覺多情賜環召入

金明池

承明裡經綸手事業天成須省金門三鶴還思

粉壁題鶯

金明池

題贈晉川尊師南墅

綠水護田青山排闥草滿無媒徑路重門靜畫
永簾垂帶一抹柳烟桃雨問佳景天展盡圖飛
紅塵不到林丘深處更白雪郢中綵衣膝下何
待珠歌翠舞共羨先生松菊主把樂事賞心
尋常占住過溪橋漫話衆麻聽洞簫涼忘泣訴
總喜是身閑得早又嘗個菟裘畫燭辛苦惟尊

銀燭衣冠迎送恰有故人来去

柳梢青

郊行同尋壑賦

漲綠鵲沙燕江南去芳徑欲斜風光荏苒陌頭
楊柳洞曰桃花尋常樂事無涯春雲亂到處
啼鴉相語歸晚臨流問渡乘燭還家

送客

風捲晴沙蕭帆春滿去去斜斜別離情况幾重
江樹十里煙花今明尺尺天涯暮雲橫數畫
歸鴉相思人遠幾如何處沽酒離家

路落行

路落行

答李竹泉春遊

過杜若洲經桃葉渡踏青覓得春深處歌迷酒
戀共追陪歡娛不問天將暮柳舞偏嬌梨紅
太素韶華九十無多數一聲題鵲叫東風怕他
催却春歸去

風流子

答贈尋壑

武陵春占早桃花蒲樹封蔭芳洲正門傍西橋
空含粉蝶綠江濯足紅日斜頭問平生形骸元

放浪興興總清悠或註茶經或賽酒頌或填
府或弄漁舟 隨緣聊話計並不羨腰纏
揚州只有筆床丹竈幾笈書樓但見好風月
章初了遇佳山水看過纔休憑却五言寓興一
斗澆愁

鷓鴣天

答尋壑春思

風吹花氣隔簾開十二欄杆月一痕相思人在
天涯遠花月深沈總斷魂 羞鼓瑟懶開尊一
燈明滅伴黃昏惟底玉顏多薄命情誰妙手賦

長門

二

五

菩薩蠻

泛舟

篋漲一篙翻荇葉青山十里烟花匝風急布帆
垂鵝鵝撲浪飛 春色如何許楊柳搖金縷香
嵐隔岸聞又過浣花村

眼兒嬌

答銘泉春懷

羅袖輕盈怯風寒飛夢到長干蜂慵蝶懶紅粧
時春色將殘 三月家書猶未見錦瑟幾絃

閑相思無奈千重烟對萬疊雲山

清遠芳

頤東泉書屋

花滿東臯柳迷西岫春風靜掩重門南州懸榻
北海貯新尊駭客酒徒釣侶常來往杖履續紛
祝送杏種成萬對彈是董家村 吾園元咫尺
武陵勝槩却許平分喜交游兩世道誼終存長
日過從笑語相侶和醉墨濡痕深坐處鳴爐香
爐盡角報黃昏

望海潮

奉和

五

送怡槐

烟浮柳渡風生莎岸爭看竹節光華聯驪駒
孟傳鸚鵡排徊驚諸鷗沙曾侍五雲車喜天開
蕃育北壯平加三年勞勩一腔忠蓋報 王家
數聲何處吹笳更牙端舞燕錦纈牽花年少
功名春晴道路別離何用咨嗟 聞聞曙光斜
聽禁鐘鳴裡萬對飛鴨早書上考 鳳章拜領
到江涯

雨坐

一陣狂風一迴驟雨分明斷送韶華拋棄銷紅

梨糝褪白芥菲暗委泥沙長記駕游車正東塗
西抹芳興交加醉眠懷草黃昏月出却還家
而今坐聽悲笳恰燒殘香燼落盡簷花柳絮顛
狂榆錢輕薄無端物已堪嗟燭影斜窗斜悵留
春不住醉墨翻雅賦詩相送莫教漂泊在天涯

踏莎行

答賈竹亭春行

楊柳溪橋桃花野渡十年車馬同游處聯詩曾
對月華明傷心祇見春光暮散亂雙魚浮沉
尺素相思報轉愁無數東風聽轍子規啼聲落

二疊

訴盡空歸去

蝶戀花

話許翁

年老怕提年少事月榭花亭幾度笙歌醉歲
侵尋流水逝形容鏡裡多憔悴平生也抱
龍計白首速還何處鬻刀試高塚麒麟呼不
西風空灑銅駝淚

夜飛鵲

雨夜過銘泉別墅

牡丹春逗雨隱隱生寒重門靜掩琅玕相携

白頭路黃昏尚許追歡笑語盡屏風處喜
浮綠醉歌沈倚蘭銅壺會意縱滴下未報更殘
莫負文期詩會風流真不減李杜登壇更說
劍杯深彈棋意遠且共盤桓天香國色極宜燒
燭來看與花神重約明朝雲飲乘興偷閑

風流子

答贈魯嶽

四方孤矢志嘆而今踪跡滯滄洲愛咀嚙詩書
肯同鷄肋飛騰霄漢欲占鰲頭二十年心力多
勤苦功名豈繆悠手裡經綸綉衣華衮胸中麗

二疊

天

大

落飄瓦虛舟驂驪看獨步探花去一日路
皇州更要圖形麟閣贊化龍樓正際會風雲
華赫赫從容廊廟量度休休且願及時奮發莫
賦窮愁

破隊子

吳生持扇索書遂賦此

須認本原洞徹莫隨文字支離充奔規模相印
證孔孟工夫任執持聖賢皆可為脚踏直
實地口開便落他岐平旦清明無枯害冬至天
心無改移此時君自知

丹鳳吟

謝仰峰惠扇并詞

閑居夏日初長草色連堦荷香浮閣候吏款門
珍送一函掀幕純扇初裁瑤華新染金玉鏤錯
雲烟回薄携向北窓笑展素質生風直與祝融
相角 最喜掃却煩囂障絕汚人塵土惡羨奉
揚一路正仁風遠播炎威盡鏖瓊宇清涼見永
月從天落念多情無數吹噓出入常常握便遇
秋來篋笥牢藏著

蒲庭芳

答仰峰牡丹

翠葢凝霞牙籤逗日等閑換紫翻紅天香國色
綽約下瑤宮巧妙憑誰彩筆丹青染異樣形容
爛熳裡平章風月盡屬浣花翁 相逢羨當年
曲江得意走馬如龍正東塗西抹踏遍芳叢轉
眼春明門外重歡賞天倚簾櫳相携問洛陽佳
麗莫放酒盃空

小重山

春集

百芳園香霧濃海棠新暈膩正叢叢歌筵初

妝池東紅樓映初明汎東風 花氣襲簾櫳

酒杯醉麗景莫教空陽春白雪調偏同相留戀

爛醉月明中

三月岩扉瑞氣濃碧梧連翠竹已成叢風風將
集日華東傳嘉信雛鶯下春風 霞彩接雕甍
歸來華表月度瑤空鵲班驚遽許還同風力便
飛翥五雲中

好事近

兩夜見燈花

鳳吐丹榮媚黃昏盈盈未落月華耿耿多宿暈

春紅映閣 分明巧結奇葩今夜看輝如昨天

教報喜何偏肯因風飛泊

點絳脣

答尋壑醉歸

燕語晴簷春眠過午扶頭起閑話西鄰芳草烟
凝翠 共倒金尊花氣沾羅袂歸來晚踏碎月
明吟杖風前倚

鵲橋鵲

茶

鳳團新試蠟眼初浮冉冉烟光輕度渴吻潛消

何待吸玉川碗數 兩腋風生滿懷香沁衆忌
武夷春路一經南窗卻勝魔正庭對團陰未暮

風入松

晚晴

雨歇風迴渡口歸春事依稀夕陽逗煖偏堤下
洗紅光遙帶花枝一迳酒旗遠處數聲牧笛時
時問誰賦就楚雲期空壓雙眉十二闌干凝
望裡正彩虹高掛天西暮靄倦鴉相趁落霞孤
鶩解飛

江城子

答尋壑寄人

春夢驚回午思柔重榮愛淡難收念天涯何處
泊蘭舟語燕飛花偏攪亂在風流 朱絲翠管
任淹留去悠悠恨難休憑誰寄信問鴈幾登樓
縱有華箋長首尺寫不盡滿腔愁

小重山

風雨

問勝開從溪上來一溪烟色正肥梅鷗沙鷺渚
共徘徊極望裡縹緲水雲堆 獨上釣魚臺深
深桃浪煖沫魚腮紅塵元不染青鞋忙歸去風

雨又相催

阮郎歸

春暮

問春何日不溪山送盡韶光屬等閑頻將詩句
刪燕子語梁間 新綠暗亂紅殘飛絮點雲鬢
真箇全無兒女態脉脉獨憑闌

醉江月

落花

雨橫風狂見雲時斷送十分春色飄泊東西幾
迴旋惹得幽情脉脉歌袖遮紅舞裙映紫曾記
纖纖摘而今飛散盡入尋常巷陌 滿眼韶華
寂寂玉減香銷嘆蝶分蜂拆白日易馳朱顏難
貯莫問朝生暮息子規聲咽苦留不住明月懸
愁酌酒盡詩慳情緒萬千縈積

夏初臨

訪晉川尊師別墅

桃谷行春涉江汎午踏歌芳筵倚長五柳門開
輕風時送鶯簧一尊携向林塘正荷錢點點浮
香徘徊花下瀨氣凝空雪綺生涼 朱明受節
肯帝回輶莫驚頭白共聽昏黃相逢盡興彈絲

品竹飛觴何問紅粧喜追陪珠履成行吳胡小
臨風披襟月過回廊

千秋歲

仰峰同陸子伯仲過訪

疎簾圍砌雨歇苔痕細高軒過芳塵起開懷尊
酒與憑詩寄孤懷任酒洗槐陰畔荷香裡雲停
迷醉眼風轉翻歌袂揮毫迅硯池不住教添水

答贈形齋

疎花園砌日逗湘簾細槐陰轉荷香起交游頭

三疊角

圭

半白歌舞眉雙翠問字者尋常攪破南窓睡
寶劍高懷寄錦瑟孤愁洗習池上謝庭裡烟波
浮酒船蘭玉娛吟袂濯足也臨風一曲滄浪水
滿庭芳

曉川來鶴亭雅集

翠葆竹搖紅巾榴盛送香荷葉青鮮借開問勝
相逐駐華韞花下飛纓曳履喜追陪錦後珠前
歡呼起驚翻百舌芳封散晴烟 留連看鴉亭
翠浮綠蟻燭列金蓮更題闌分韻角吳爭先雕
鏤還晚明月清光映嬋娟羨東南賞心集

事總腐王堂仙

紫府仙卿碧山學士吟窩枕翠圍紅疎窓面而
簾捲菱荷風長日過逢笑語笙歌應玉振金樵
明月上鶴歸華表香霽滿瓊空 欣逢羨年時
辭榮 闕下逐梓江東恰幾忘海鳥夢繞雲龍
對景一觴一咏芳眉映寶篆蘭缸相扶醉涼生
紙扇槐影散重重

夢落江湖憂庫廊廟平生大范心期 青宮珥

筆風裁老南司便會急流勇退歸來占鷺渚鷗

溪筭生計漢陰灌圃共與久忘機 侶隨常覓

圭

圭

勝踏歌花陌弄釣苔磯嘆安能雌伏終見雄飛
沈繁蒼生雅望論裴度功著淮西耳莫問英雄
千古一笑盡金危

答仰峰

廿載科名九年法吏囊囊未脫塵鹽歸來廬次
遺伏絕機纖達踐任從性懶三竿日正照荊簪
打門吏瑤函遠送珍重動遐瞻 遲淹頻展玩
先生掌上喜見眉尖羨主賓並美風月平添樂
府新翻絕妙踏歌處一笑掀髯嘆幾回欲廣且
止嚴怯律清嚴

賀新郎

仁甫諸子過飲

看氣四書屋日初長槐影乍移燕雛新浴花天
月地重盤桓笑語座中飛玉正盡架紅櫻綴熟
逢快飲莫留殘聽檀板輕敲翻麗曲巧和切
絲竹疎簾日下湘紋覺且趁取朋好綢繆
除愁獨卜夜還應秉燭游風月元無拘束莫
臉紅眉綠底用空懷有歲憂興味盡憑光
觴尊有酒粗有蕪

喜遷鶯

二全甫

圭

送教蒙泉

早辭閭闔喜咫尺龍顏輝煌鳳勅節制戎
機拊循民瘼姓字兒童皆識玉馬竹空塵淨錦
帆壓海波息羨保障正功著江南心勤天北
明陟過齊魯餘戰流光笳鼓催行色薇省嘯歌
甘棠德愛早奏承宣績好趁風雲際會快上星
辰劍鳥聽頌說是清時山斗明廷柱石

滿庭芳

賀張司直得孫

道級並頭鶴來接羽天教先報嘉徵孫枝交秀

映芝庭疊掛乘放蓬矢見簾櫳喜氣充盈
地吹吹齊響英物照昨明學生欣快親
丹立鸞鶴玄圃麒麟奏聯珠五色合璧雙清他
日墳笏協奏競頭角異體同形問周空追隨八
子勛業共崢嶸

喜遷鶯

尋壑銘泉十一子夜集

月輪東發見清光浮砌盈盈梧葉酒送瑤卮歌
傳檀板那讓陽春白雪共戀金蘭契好直任銅
龍漸徹正從容挹四座高談一簾香屑聽說
遇佳景盡醉何妨肯使愁空結從古盛名酸酸
易汚曉曉偏易缺只索隨時行止莫問到頭雄
傑且歡娛趁笑口纔開詞源未竭

千秋歲

周李十一子過飲

班荆芳砌新月歌聲細竹雲過鸞鳥起風流頭
尚綠笑語眉偏翠醉還醒低低喚起桃笙聯
學劍雄心寄學書俗慮洗江湖上廟廊裡行藏
各隨分歡譔頻牽袂羨交情君子汪汪澹如水
醉江月

端午

竹樂汎晴江芳杜香浮輕紵照水驚看頭
白時序又逢重午艾布新裁赤符初戴風俗
停刻楚慨想靈均高節震凌今古何事村
夫子浪說騷魂高乘涎角黍獨醒清言在耳
肯怨蛟饒龍怒還記當年懷沙舊恨心與舊歌
苦莫論濁醪笑對青山起舞

疎簾淡月

晉川師雅集

洞簫聲細聽律呂相和因風吹碎陡燭孤懷曉

卷四

天

生

汎盈盈江水問誰獨醒誰皆醉想行吟形容憔悴
伴龍舟競渡角黍爭投饒蛟驚起又何幸逢
君花裡吳鉤結綠齊紈展翠笑口重開莫說難
逢人世從今洗却愁滋味總餘歡淹留梓里踏
歌歸去疎簾淡月攬人清寐

滿庭芳

答謝仰峰

藥笈扶年丹經消日薰風漸鏤肌膚閉閣習靜
身世總虛無瞥見故人佳句頻咀嚙珍出天厨
巧相應調高律細錦瑟協鸞竿酒史看變化

玉龍雲海寶馬天衢况不粘皂相已脫羈縻何
數當年琳檄振沉疴輒起頑駑羨藝府允推宗
匠今復見班翰

綠柳沿挑蒼松間竹歸來關徑三三從來先露
吟弄性偏耽兩腋風生凍透臨池上寶月中涵
想舊伴五陵年少裘馬任幽探盈簪今白髮
外交寡合內懼多男幸高軒長日枉過窮檐接
膝笑談今古試新茶雀舌香含獲雅調琳琅金
薤滿篋豈云貪

心園春

上傅請

天

走

送鍾菴

孤衷守鈍肯畧穎脫盡飲鋒芒羨北闕上書聲
名並起南州別駕琴鶴相將平易持心公勤行
事夙夜寧辭簿領忙正頌說道一壺冰月五綫
黑羊共看黎庶歡康又敬脩職貢觀龍光
聽驪駒歌發酒醉別緒風雲志壯劍掛行裝
聖主陟明天官論績除書晉秩重褒揚更吾民
念無由攀轍有詠思棠

滿庭芳

同陸仲子賦

銀歸來閉門通伏卧病帶褪腰肢長安北
荒焚佩文螭問勝過徒蘭榭聽說劍鋒却雄
是誰鑄干將湯理曾否有成規 解來重祀
斷金隨手截玉如脂者威行雷電光照茅茨
侍時而動喜朝野福履同綏管取見崆峒獨
業誰須推

一堤荷香十里少年曾走金陵而今潦倒
跡轉無憑五月江城酷暑拚赤脚踏破寒水
遇故人清風滿座涼思喜相乘 眼青真慰我
酒醉詩和舞倩歌徵正龍門詞林鳳侶芳登
日雕欄同倚聽清響鶴度雲層欲跨渠遊進八
極豪氣獨填膺

見事知機當場奮笑他欲悔無膽大同高
直欲滅羌改夢覺闕頭悟徹抱詩書竟舞相
問竹藏自甘吸醋不恨乞鄰醪 從來窺遠
鬚將虎將麟向龍批姜文章遇合機會非聯
我 皇明景運占五星珠綴壘壘好消息香
夫而金榜看新題
一涼風光半空霞氣分明歸鳥輕馱西山積翠
一城五石共倚笑語頻移席江上柳

好景欲揮斜照湯情帶陽戈 聽歌還暗想
清時輕擲短髮將端問平生事業轉轉蹉跎且
愧形骸骸骸閑蓬戶高卧吟窩江湖遠無從報
國翻羨蔡池鷺

風入松

立殊日集仰峰

祝融收暑未全歸疎柳依稀一簾花露初零落
金風動葉剪桐枝正喜玉輿登饌莫隨鮑扇驚
時 且鬪酒約與詩期對景舒眉雕闌暗見流
螢度瑤空淨大火流西甕鼓報更疊起羽觴戀

客類飛

李

望湘人

晉川師雅集

正白蓮辭社綠野息耕七月時光過半槐徑
裝莎江嶼幾十里歸來未晚盡閣重開綉屏再
拂鳴爐香暖共兒女饒話家常門外聞來朋伴
世俗難教教斷况城市山林地偏心遠遇美
景良辰雅興而今非淺風和月只在酒邊詩畔
不盡輒坤奇觀且醉却樂事賞心莫問秋鴻未

賀新涼

晉川師同訪仰峰中秋前一日

瑞應呈神鼎荷 朝庭清明有道海隅寧靜散
吏巾袍潤游衍恰稱琴堂鶴徑喜一枕黑甜初
醒門外客來成雅集酒和詩喚起文園病筆陣
掃斜斜整整 三秋過半驚還宿問姬娥三五
團圓清光先倩端的天從人意好莫說陰晴難
定且佇聽轆轤金井正一輪照徹河山影萬里
展玉臺鏡

石州慢

二律

天

五

答仰峰

閨闔風回河漢雨收碧天空濶梧桐葉墜銀床
何處秋聲初發羨君孤拙從教湖海羈縻遠看
京洛雲千疊又見鵲乘橋過乞巧佳節 悲切
問誰行樂傷情纖纖藕絲輕雪且趁瓦甌貯酒
茅簷留月杯盤草草却喜新詞絕妙襟期難與
尋常說促膝重綢繆休易成分別

望海潮

觀潮

寒風絮絮梧桐疎翠西風暗換年華地軸如浮

天樞欲撼怒濤吞吐千家且莫弔懷沙任靈胥
鷁華往事無涯戲駕舟航歡迎旗鼓興還奈

玉山銀漲偏佳看高連雲漢盡捲烟花隔所綺
羅中流笑語相逢酒伴歌娃鷗鷺狎橋牙羨詞
翻白雪杯汎紅霞問爾錢塘江上勝繁定誰誇

已酉初度晉川師既以詞謹用韻奉謝
剛過中秋正逢初度鬢毛臨鏡生華廿載承恩
一官執法消埃未報 王家事業似搏沙愧年

躋知命學昧窺涯曉走蒼頭詞貽白雪誼偏奢
極憐懷抱非佳奈愁牽風木淚灑霜花記得
傳經春風侍坐三千誰讓名娃陶鑄自童牙老

來操几杖共玩烟霞喜得盈箋珠玉留與子孫
誇

意難忘

閱臨川集臨川應尹跋云公墓不知所
在

殘篇三復伊周孔益飾義文章奇特可惟心機
多持學術無真識形流俗任胸臆講新法新經
重譯屏忠賢引用奸邪互起攻擊 見說那當
時廣積民窮經略昧長策只管朝更夕改勞勞

若何益三不足傾人國釀禍繫靖康騷繹問青
山埋骨伊誰草莽難覓

慶春澤

仰峰陸子伯仲竹隅過訪

豈澤饒肥洞庭橘熟正堪贈玉分金花徑苦荒
蓬門雲備誰尋騶呼忽報高軒過更邀來三四
周簪共追陪爾我忘形總是同心 茶甌香篆
清風榻任燒燈促膝說古談今行樂尋常只拚
醉舞狂吟幾多流水高山調且教付數曲瑤琴
莫問他笑口難逢易擲光陰

三余詞

五

多麗

仰峰陸子伯仲同子訪竹隅

記前宵雅會佳懷堪惜聽鄧中陽春白雲喜君
即席翻得展華牋斜斜整整灑雲烟染翠浮碧
寶馬鳴珂銅龍沉漏徘徊歸路一天曙色更今
日習池重過環珮集仙客留連處花生絳燭酒
泛芳席 羨共抱風雲逸思相看冰玉孤格愧
迂疎尊前潦倒老眼摩挲洞天隔詞海舟航騷
壇節鉞直欲追隨轉無力笑師道從來得句只
是閉門覓須行樂美景良辰莫易拋擲

宴清都

望西湖

江鳥迎津鼓回頭望景光猶記前度綠水週遭
青山掩映畫橋朱戶中流不斷笙歌筭總是詩
情酒侶共指點賣酒壚空受羨臺圯誰賦 劇
憐頻外棲霞派宛尚結風酸雨苦鐵馬霜嘶銀
瓶露泣英魂來去君王無意恢復贏得湖山
勝處且問取南渡諸陵行人辨否

永遇樂

贈魏及齋

休閑

六

五

節鉞登壇繞貅擁雄姿英發白晝談兵清秋
捐劍雅稱封侯骨警出潢池義生赤膽赫赫冠
衛髮便與師直擣窮追樽俎從容彈壓 萬
嶽凌波千颿蹴浪羣盜煙飛僣賊捷書迴除兇
功著笑晚滄溟窄漢閣圖形晉庭賜樂皆是君
家舊物應指日威掃穹廬謨匡 密勿

沁園春

贈陶玉泉

長軀廣肩綬帶輕裘躍馬飛纓愛學散禮樂不
結章句藝兼騎射果稱干城平易存心寬和馭

眾四境年來震大名臺許重見褒嘉稠疊
光榮際時不負平生正雅望遙將祖武繩
碧幢春麗洋洋喜色紫營風轉繹繹歌聲
翼勤枕戈奮志要掃胡塵萬里清功名遠
封節鉞馳譽丹青

鳳凰閣

月夜集李周十一子

正良宵有客芳筵張翠帷
望碧天如洗涼風迴薄雲時把炎歌掃却
輪滿處偏照朱門繡幙笑拈彩筆詩腸索對清

二餘詞

天

孟

光幾人間著且莫問東升西落

渡江雲

夜興

征袍分曙色單車疋馬鎮日走風沙
斷燭烟高起纔見有人家雲霞引望偏縹緲隔
住京華遙指驛亭尋宿地昏黑又啼鴉堪嗟
客程難筭節序易過任秋吟獨酌閒排遣一鉤
新月正映窓紗年時記得經行處江楓淨秋老
蕪葭今歸去春風滿眼桃花

兩同心

張子話舊

端日烘雲暖回南國迺土牛簫鼓青郊飛綠
綺羅香陌既停驂少憇分司正遇佳客極喜
烟霞重話風塵相惜照顏色玉燭搖紅曉魂傷
金尊浮碧明發行回音春山也應生憶

踏莎行

元夕

月鏡飛雲星球凝霧天街車馬紛來去一尊相
對驛堂虛別離愁緒繁無數殘篆銷紅薄衾
堆素銅龍漏水隨風注舊年同伴恁歡游天涯

二餘詞

天

孟

此夕春霸住

沁園春

寄同社

既過立春又過元宵二月時來况客邊尊俎久
辜花月鏡中顏色尚困塵埃舊話生疎故人老
大一笑相逢甚快哉長安憶記欲行未到先是
思回且教淨掃西齋有濁酒床頭臥次開正
野烟浮翠備宜班草溪流汎白也好觀梅和露
倚雲紅杏莫問誰從天上裁風光好要及

一還徘徊

石州慢

話別

楚水吳山行踪飄泊心期間闊天教合併盡船
鼓吹揚州齊發沙頭繫纜清尊重話平生相憐
相惜愁堆疊紫陌並鳴珂憶少年時節悲切
湖海棲遲鬢髮蕭蕭驚看添雪剛好倚闌聽鴈
停撓待月雲時潮長無奈換舵開船情牽牽絆
從誰說回首各風烟又一場離別

賦字木蘭花

別武子

子集

六

重

別離日久河上相逢歡執手君往金陵尚有川
途五日程吾還梓樂事追隨何與李把酒
思君目斷江東日暮雲

我船別去金陵曉是君游處兩地相思愁緒翻

多未見時君愁易散同行幸有青春伴難遣

吾愁又向鍾陵賦遠游

君家兄弟尋常通結婚姻界道義多君伴我金

臺卧病身荒祠長夜殷勤慰問孤燈下此意

難忘別後相思轉轉長

相思非謬願爾清操長似舊謹守官箴頃稱從

來數烈心風波早辨白首相知猶按劍莫怨

羈縻見說除書出鳳輝

踏莎行

永州阻風

蛟舞腥濤亂吹毒霧昏黃阻絕永州路孤航欲
接復違留逢人盡勸公無渡江北風波江南
雲樹盈盈隔水情空注燈前兒女算歸期歸期
何事多耽誤

二集

六

美

二餘詞

明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午江先生陳公墓誌銘

午江先生陳公沒二十年其子謙亨等始得吉兆將歸窆手廣寧學諭東臯王先生所著狀涕泣授余曰知先大夫者無踰先生維是不朽之圖敢徵惠焉余愴然受之曰甫不肖非有道而文者曷敢銘爾先公之墓然謂知爾先公則又奚敢多遜公之先受姓許氏崑山其世縣也曾祖鼎徙常熟之福山祖章生封刑部主事凝陽公玘少育於姑氏蒙陳姓家太倉今爲太倉州人刑部公娶王安人生丈夫子三公其季也旣沒而謙亨等奉遺命復許姓茲仍稱陳公以公通籍於朝者陳也公諱如綸字德宣別號午江人尊稱之曰午江先生生而穎異髫髻時能續刑部公五言韻語屬家難父兄皆就吏而母以憂遽疾公出護饘藿餉父兄入奉湯藥壯夫弗逮也及難解而王安人捐館舍公哀號毀瘠禮如

墓誌銘六

一

墓誌銘六

二

成人事後母周孝謹周亦撫之如已出年十八始就朱宜山先生學即稱高弟經傳子史目一二過輒不忘嘗從友人借書盈百棗泮旬輒還友謔曰亦能涉獵乎舉泰叩之應荅如響工舉業文整潔典麗尤好古文詞詩歌出語必中矩矧以州學增廣生領嘉靖戊子鄉薦登壬辰進士授福建候官知縣始至縣樸茂不見鋒鏑曹史易之藏姦百端一日悉召諸曹立堂下以次摘發如對案籍諸曹史膽落伏地謝自是不敢售欺嘗遺隸出辦還覺有姦詰之不伏令出髮中所藏示曰此安所來主婦誣坐殺婢而久不得尸公訊疑其冤沉思累日忽命駕之婦所見傍有僧寺因步入經簪井心動乃徘徊井側殺婢之僧謂公已得情惶恐首伏出婢骸井中而婦冤遂白夜方飯趣召邏卒馳烏石山廟中果得數輩乃聚爲攻剽舊有主名者寡婦訟其子不孝公漫語曰子不孝杖之死耳婦若有豫

色因使人微得三密語道左者則婦所與通不利於前妻之子也一縣神明之歌曰舉心動念自陳知縣然未嘗以察盡人之情事必持大體而先於教化風俗訟獄關倫理不即繩以法使謹實鄉老誨諭動其良心有涕泣而罷者楊某兄弟以鬻產交訟公曰民不親睦由教之不行乃召其弟役於官以所受直就兄食而畱其產不令分異尤屬意庠校每督課諸生竟日不倦創復諸社學嚴釋塾師授以規條時察勤惰而勸懲之禁夜遊羣飲有犯以贖鍰贍諸貧生閭閻多材自公振勵之視昔益加盛矣緩於催科司計者切責逮長吏家屬公怡然出所携僕就繫民間之感泣爭輸爲諸邑最初郵傳任富人爲役豪吏魚肉之每至破家公議籍畝徵銀爲雇役法請於御史著爲例檄諸郡準之惠及全省閭俗售田多積虛賦於貧家以逋賦繫者數十人公設策勾稽田賦各無脫漏仍請官帑所

華語錄

三

羨償宿逋而盡出繫者事上官仇直無所按察羅副使以苛禮不悅公陰使人求公瑕顙久之無所得羅乃歎服定爲深交乙未以治行卓越就徵備臺諫之選也便道省二親依應數月刑部公強之入京則已後選期陞刑部主事丙申冬得推誕皇太子恩封父如其官母王贈安人已亥進員外郎庚子進郎中皆仍本部公之爲理聽徵決疑傳以輕平而法有當持屹不可搖關民者俠雋也窺上意上變告戚里張某陰事事連宮闈下刑部治公折以大義實時所諱言獄上人且謂不測幸肅皇帝明聖乃得俞旨邊帥二人以失亡多對而武定侯勛怙寵橫專特私庇之部司累年不能問公召鞠立具獄明日勛遣爪牙校四人直入司取獄詞視意在喝公也公曰歸語爾侯刑部事非他司得聞少需旨下當自知矣嘗以爰書呈尚書唐公唐公不可者

華語錄

四

三公復呈者三唐公斂容受之卒無所竄易
慮囚淮揚與蘇御史共事蘇負氣喜凌折人
獨嚴重公所論報悉從公指辛丑奉四川卹
刑之命未行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丁繼母
憂甲辰除喪補前職仍按江西至則以風裁
自持鄉邑豪及吏姦貪者皆爲斂避顧性不
欲多撻人嘗曰有法在多撻謂何尤不忍輕
中人以法前按部者旬月論戍邊至三十人
公察其非辜俱從輕比屬吏諷止之公曰知
其冤不白乃徇人邪

墓誌銘

五

肅皇帝遣錦衣使者就龍虎山醮祭所過不勝
橫索巡撫中丞與巡按御史計曰非陳僉憲
莫能辦此乃檄公往公裁以禮法自常餼外
一無所益彼亦憚公至畢事不敢出一言
千秋夜漏下數刻矣召謙亨泣且謂曰適
大人心怔怔動明旦與爾弟亟歸爲吾省閭
行未數日則聞刑部公之計矣即日奔還哀
毀幾不欲生庚戌起復再補江西治狀大

類前任而惠愛過之方秋將舉大辟覆案諸
章廢寢越月家人以過勞請少休則曰人命
至重吾何敢忽遂以瘁致疾明年擢福建布
政司右叅議將引疾會閩有兵事因自奮曰
吾不可先吾身而後國家之急力疾赴官
居數月勤事靡懈乃大頓兩疏請骸骨得致
仕抵家百日竟不起壬子九月二十二日
嗟乎以公如彼其才少假之年於國當大
有賴而僅僅止此謂非命邪公孝友天植
於人倫四時祭饗及父母忌辰未嘗無涕淚
也伯仲早世公爲斂葬諸遺孤訓育婚嫁一
切身任之刑部公遺常稔田二頃及所居第
悉與兄子事姊恭時其乏即周之終身不衰
初配王已沒而其父母後亡無子皆公營葬
仍祀之別室友人弟素不識公以其兄之故
來告急即徹飲具與之性儉約食不二味
無重采宴會筐篚取成禮不隨俗華侈遊談
諧笑之客及俳優戲劇絕不入門所以示則

墓誌銘

六

後人慮至遠也與人懇款無城府至於論事
論文必求當理未嘗依違強合尤慎許可所
品題士如王叅政應鍾舒副使汀楊叅議一
謨葉員外廷萃鄭僉事元韶孫郎中坊多至
顯達或見人文章能決其所就為縣時諸生
林懋舉羅一鸞魏文煥以會文觸夜禁縣尉
持就公索見袖中文稿大奇之三君因師事
公後同舉進士林至布政羅魏並叅政生平
無他玩好每端坐一室手不釋卷學務實踐

東坡集

七

不事虛浮談說讀史至忠孝節義事輒廢書
慷慨思效之嘗出都門被疾止三忠祠三忠
者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信國也時困頓不能
執筆猶口占長歌以攄欽慕今所傳三懷詩
是也口恥言貨利在閩有事科場以宴中銀
酒卮歸室丁安人不知為禮宴物也驚詫曰
君故清白何為此染蓋素絕苞苴非所慣見
耳永豐縣令素廉吏稍尚彈治為其下所持
公保護之教以惠和遂稱賢令比公奔喪出

境遣子以茶裹百金為報公却弗視第曰方
水飲無所用茶嘻此與古所云四知者曷異
哉所著有四書易講義策政各二卷水玉堂
篇十卷蘭舟漫稿遊閩稿二餘詞各一卷藏
於家公沒而家人不戒於火稿盡亡謙亨稍
從人間緝得一二成編題曰水玉堂綴遺稿
公以弘治己未八月二十日生享年五十有
酉娶王氏未有出而卒繼即丁安人國子監
丞用行公孫女子男三俱州學生長即謙亨

東坡集

八

娶楚府典膳王君良秀女次節亨娶汀州知
府黃公伯玉孫女次萃亨娶楚府典儀徐君
繼之女繼騰驤左衛經歷顧君應經女女二
長適季穀不肖次子也次適崑山縣學生浦
君子嘉子士敏孫男女十二自謙亨出者男
一曰養仁未聘女三長適狀公行實者王先
生之孫效乾次未字自節亨出者男三曰士
泌聘州學生徐君元儒女曰士洵聘兵部侍
郎王公子崇曾孫女曰士浚未聘女三長適

州學生江君中伯子有功次未字自莘亭出
者男一曰士沆聘崑山縣學生周君顯甫女
女一未字葬之日爲隆慶辛未十一月二十
有六兆在陳岡涇之陽頃居寢火而殞宮密
邇得無恙似有天幸由公德厚默相之云銘
曰

陳公恂恂古逢掖三十奮庸令巖邑政無頗
僻民以懌昔云循吏於可匹司寇祥刑幽滯
釋威行觀察羣工飭長駕方馳道路阮駿業

墓誌銘

九

未終世所惜有斐君子儀靡忒身往名存猶
籍籍勒銘玄室美豈溢千百斯年徵此石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致仕奉

詔進階從二品姻生季德甫謨并書丹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

編修纂修

實錄兼

經筵分理

誥敕前兩京國子監司業王錫爵篆蓋

墓誌銘

十

門生林懋舉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祭于

明故福建布政司叅議平江尊師陳公之靈維公海
嶽儲英性靈昭曠雅步儒林爲南州望肆探綠牒振
藻歲難甲科早獵通籍瓊閣初試東阿民社攸寄鳴
琴在堂政平俗治銓衡考最飾擢雲司片言以折五
聽靡私出典外臺風霜執憲肅肅科條百條是彈
分藩服遺愛日棠循良愷悌邁古龔黃美陟崇階登
翼王室豈天不憖哲人云沒嗟嗟我公兩宦于閩德
來父母義感師生昔余舉鄉荷公首拔推轂恩深眷
言心結茲余簡

祭文

命佩印來蘇方將論報公也黃墟古今所難曰惟知
已幽冥之中諒余衷矣嗚呼小子曷其報之崇德建
勳努力前期日落寒軒玄宮辟窳白楊愁人涕零宿
草聊陳薄奠一上虛樽魂兮不昧鑒此微忱

直隸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孜同知戴通判官黃文
燁歐陽獻吏目杜希濂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
祭于

明朝列大夫福建布政司叅議平江陳老先生之靈
曰維公挺生南服璠璣之器魁岸倜儻英敏特異天
葩日章周情孔思名登上第身躋臚仕始宰候官治
劇理煩臆落曹史惠及黎元廼地司寇譽望日喧庭
無獄滯

祭文

國無民冤擢僉江臬風裁自植豪強股栗群工整飾
爰陟閩藩戎事孔亟力疾赴官鞠躬盡職照人白日
凝道清風勤事匪懈
天眷日隆謂膺鼎輔竟厥崇庸云何多疾兩疏潛蹤
厥蹤雖潛聲光益烈誰則如公完名全節致政盤桓
宜享期耄抵家無何胡卽隕絕公身雖沒疇孰與京
流風餘韻啓我後生翼翼令子赫赫有聲孝思不匱
裏事戒成改等來吏茲邦高山仰止儀容莫覩德音
在耳束帛臺觴敬薦靈几神其不泯尚祈享祀

直隸蘇州府太倉州儒學學正李韓訓導陳禹錫謹
以牲醴庶品敢致祭于

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午江陳老先生之
靈曰嗚呼長熙累洽文運滋昌崑山濂源巽東發祥
公生穎異氣薄穹蒼抱冲履素茹蘊擒章墨振魏科
出宰名邦吏畏其威民歌以揚摧屬司寇日崇令望
肅斷惟公折獄惟良簡在

帝心晉錫 龍章歷官藩臬志凜秋霜心存葵藿人
諫甘棠衆方拭目爲龍爲光炳幾先退聊以徜徉胡
爲一疾溘焉以亡蒼生絕望士林悲傷難等暇官贊

校承乏東倉公之令子咸在術庠克敬克孝肯構肯
堂輯公遺藁仰公流芳聞駕靈輶陳岡之陽薄奠誄
詞潛焉霑哀神其不昧尚其來饗

直隸松江府同知舊治下門生鄭元韶謹以牲帛庶
羞之奠致祭于

故朝列大夫福建布政司叅議午翁陳老先生之靈
曰於惟老師厥德孔時金玉君子其臭如芝清聲肆
發奮翼天池出宰閩邑旣嚴且慈厚生正德甘棠繫
思

天子曰彥女才世資晉官司寇弼教疇咨之綱之紀
民罔干司洪都授憲風裁益持漢法三尺楊門四知
閩方被寇執政求支僉云舊帥素裕民脂旋屏且翰
不磷不緇卅年懷想方切迎安仁不必壽逝者如斯

韶也奕戴治教兼之叨貳隣守盡盡我私唐公之像
三事素絲執公之嗣文寔在茲江東日薄海北雲滋
依依秋水愧落霞辭有芻一束有酒盈卮臨風弔祭
悵爾神馳



冰玉堂綴逸稿二卷蘭舟漫稿一卷附二餘詞一卷

江浙

孫仰曾
家藏本

明陳如綸撰如綸字德宣號午江太倉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議文集爲其子謙亨等所編初稿本十卷以弗戒於火稿盡亡謙亨搜求殘剩輯爲二卷故題曰綴逸其詩別名蘭舟漫稿爲如綸所自編乃嘉靖甲辰服闋補江西按察司僉事時途中所作其詩餘別名二餘詞亦如綸自編二餘者如綸別號也

包侍御集六卷

〔明〕包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包杞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包侍御集

六卷》提要

包侍御集序

包侍御蒙泉先生既卒其子杞彙其遺稿詩文總六卷作自臺中者署之臺中集作自謫戍湟中者署之湟中集是為包侍御集云莫子曰余讀包侍御集為閔然掩卷而嘆也夫侍御負雋才發自弱冠長益卓犖竟其志所自托以見於世者獨文辭焉已哉

〔包侍御集序〕

二

而文辭之存又多軼也於侍御撰著十德二三耳嗚呼傷哉余嘗究觀古立言家其譬諸得勢而益彰猶順風而呼矣至謂詞能窮人身在絀抑而時窮其羈紲無聊者亦多稱於世何耶夫人所遇顯晦不同材質之造就亦異昔孫興公擬賦遂初方赫然顯盛矣而虞卿以窮愁著書固憤抑之

所為也後世祖興公者矣廟廊之音
而乏幽沉之思祖虞卿者發立園之
責而闕黼黻之章軌轍既分各從其
適孰體兼長者乎余喜侍御之集於
臺中見遂初之致焉故其言麗以則
於湟中見窮愁之蘊焉故其言婉以
思方諸二子殆兼之矣其可列而傳
無疑也侍御平生博總羣籍屬意詞
章餘三十載嘗葺漢魏以來迄盛唐
諸名家為苑詩類選三十卷行于世
用志懃矣所交多海內之雋與其弟
南侍御吳石君以二包並稱籍甚則
世之知侍御而悲其志者孰不幸斯
集之傳而况知且暱如余者乎余以
侍御平生端方之操狷特之標不獲
世之滋垢迹其表著既已杰然在人

大包侍御集序

二

藉令天假遐齡益竟所就於功名之
會惡可量也而獨以文辭見哉故因
其子杞率其弟梓楨請校其集叙之
而重傷之侍御諱節字元達別號蒙
泉子與余同校者賀憲西谷張君也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
勅提督學校貴州按察司副使姻生
莫如忠撰

大包侍御集序

三

包侍御集序



包侍御集者華亭包君蒙泉所著也君名節字元達別號蒙泉子爲侍御故集曰侍御云君少負俊才總角遊鄉校弱冠取甲科有大志欲以文章勲業名天下其詩與文在臺中作者曰臺中稿後謫戍湟中所作者曰湟中稿總六卷君在鄉校時綜覽該博已能著述既而取甲科盡與海內名

入侍御集序

流爲友期相策勵以追古作者時取文苑英華而刪校之已有苑詩類選三十卷刻於楚臺中時有所作不嫌意者多不存稿故臺中稿僅僅如所存者在湟中時雖得大肆力於是然家有病母羈憂內顧不能如初志以究所欲爲然即所存者觀之麗才藻思克溢全發取材於六朝而追軌於漢魏其進殆未艾也奈何才與命仇志與

時遠而所就止是嗚呼惜哉嗚呼惜哉君少孤與其弟南侍御吳石君鞠於母氏母教甚嚴自少學以至於長有內程以督其課業無外交以引其心志故君與弟皆早成於學踴厲振發視天下事無不可立就故立志太銳任事太勇嫉惡太嚴竟爲讒者中傷遠戍以卒以君之才使少自遜避如湟中時則蓄之益深發之益重勲業文章何不可如所欲以成之而豈止是耶嗚呼天能生之而不能大成之謂之何哉余於君年差長余以貢至京師適君釋褐會晤於旅邸一見與語即意合自是傾意畢志雅敬愛余雖古之知己不是過顧余微且賤無能爲報甚愿焉其子杞等扶襯歸葬收拾遺稿將刻之乃謀諸姻家學憲莫君中江暨余爲之校余與中江校既定并

入侍御集序

序其事以付梓人庶以酬知己且申孝子之志云

嘉靖戊午冬孟之吉

福建按察司經歷致仕邑人張世美著

入包侍御集

三

包侍御集目錄

卷一

第一卷

臺中稿

五言古詩三首

平越夜行

宿樣備將趨金齒

定西嶺見雪

七言古詩八首

朱浦南秋官謝病歸賦憶昔行留別兼

懷馬司徒

征南行送蔡中丞總制兩廣

入包侍御集

一

樣備江阻水賦行路難

嘉樹林下聽無瑕上人彈琴

群玉堂爲屠康僖廼孫上舍宗玉賦堂

有臺榭山林之勝故備述之

天馬山雪夜同郭山人曹伯祿兄弟偶

集智公房賦長句

滄洲行送陳莪齋改南司馬赴任

賦得月下彈鳴琴應崇羽士致壽之請

五言律詩二十四首

同吳山人松林宴集

泗水夜筵留別吳山人

貽園爲李九賦

陪伯兄元度宿虎丘僧舍

宴石沙惠山別業二首

方塔禪院與張醫鶴溪夜集

常山道中

贈陸玉山

曉發夷寧

黃田道中

漳州行臺獨坐有懷

八集卷之四

龍巖曉行

代簡謝李五石過訪

哀謝道安二首

夜宴莫水部真州官舍

送毛介川侍御謫寧國賦得寶劍

聞周鴻江諫議有喪子之悲兼有乘龍

之喜用致慰賀

臨江官舍同王行人雨中夜坐因詢其

使滇所記山川風物之勝

渡湘江即事并懷王行人

王泉

憇王泉寺懷黃古潭侍御謫居欲約同

遊不果

石屋煙霞

五言排律七首

天馬山過二陸讀書臺十六韻

張公洞

重過黃田

飯太平觀

寄慰順慶嚴少府自明州左遷

八集卷之五

送朱大叅致事還金華

病起過何元朗園亭奉贈十四韻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贈南洲

夜遊虎丘

天平諸山

王女潭訪史玉陽吏部不過悵然有懷

贈史玉陽

元日訪朱山人仁叔

重陽后一日適同年周一君弼張二誠

之過訪因為觀海之遊

訓和周君獨過訪海上之作

訓和張誠之過訪海上之作

中秋同周一宗道楊二禮卿橫塘汎月
是夕再次楊二韻

夜宿金澤寺嘗尊

柳湖塔院

城南亭子同諸友宴集二首

燕京秋日即事

暑夜懷劉月山吏部高安人往同筆硯

八色存卿集目錄

四

送周鴻陽都諫叅政關西

同五石臺長宴泉翁林司空宅

九仙觀同五石臺長宴泉翁司空懷村

錦衣

九仙觀宴騶山侍御徙菴僉憲肖泉內

翰榕江儀曹約齋大行半峰進士

夜登釣臺

過蘭谿上唐漁石少保

葛陽呂諫議歐員外燕集皇華亭

送陳行人奉使北還因過天台省觀

五日同諸公控海樓觀競渡

奉陪江貞齋宮諭遊武夷公時謫閩提

舉二首

陳使君過訪因約北行

燈夕留別張西谷莊小山分韻得前字

臨淮遇雪贈劉漸齋侍御謫居

病宿在山有感往事兼謝楊二侍御携

尊過訪

將入京即事

庚子夏宴張王谿少宰于陳戚曉第因

八色存卿集目錄

五

會同年奉和王谿學士韻二首

開河道中同王編脩夜坐

彭城贈顧一諫議自居庸過赦還蘇州

上元宴張仁甫宅觀燈

同周岐麓臺長泛西湖遂宿藕花居

武林訓楊憲使見訪湖上不過并以留

別

過玉山讀許子春員外壁間見懷之作

兼聞其駐節上清將取道會晤志喜

江州道中逢許子春員外知王湛塘侍

御之任建昌簡寄

桃源洞

夏過沅州謝范太守惠橘

宴黔國昆明池館四首

大理行臺對菊

晚望蒼山即事

送同年張進士使滇北還二首

送李子升進士使滇歸觀

送諫議謝二右溪請告還蜀

寄桑子木謫戍九江兼簡沈麓村

八色侍御集

六

和謝與槐宮直同諸學士鏡光閣觀雪

二首

和趙方厓侍御過平夷衛見懷之作次

韻

興隆道中憇月潭寺讀金剛經漫述

舟次辰州直蔣少叅楊僉憲過訪因邀

燕馬伏波祠賦贈并以留別

湘江懷古

招張西谷

石山人過訪

喜石山人自雨中過訪西湖僧舍次韻

西湖宴集

湘江驛訊趙一侍御貴陽消息悵然有

懷

襄陽遲查近川諫議冊封不至遂趨穀

城

七言絕句四十九首

二泉懷王石沙侍御

暑夜懷朱仁叔二首

夏日書懷十首次五石韻

八色侍御集

七

詠荔戲簡李五石

壽蜀李封君侍御四首

次大安問訊石沙侍御悵然有懷二首

阻雨石牛驛

聞陳王二使君有招隱之約感贈二首

偶簡廖叔愚稱以京堂渠謂稱許太過

因復予云不敢以勇冠加兄一何等

乃以羊頭望弟耶予聞而大笑賦此

嘲之時叔愚以屯田郎擢貴州僉憲

有貴寵臣督工者從中阻之故

慰許石城選曹悼子二首

過武塘簡朱汝明二首

懷化道中憶洪西淙方伯

阻雨懷化

聞方厓臺長按貴陽走筆志喜

僮輦自貴陽還寄弟元愛十首代書

建水除夕

孫右文員外有請告之約戲簡

安莊道中書懷二首

謝楊于石惠金剛經二首

八包待御集目錄

入

寄劉西川員外二首

第二卷

臺中稿

序七首

送邑侯李青霞先生入覲序

白泉先生集序

贈醫張鶴仙序

綬征疏叙

壽太夫人熊母九十序

軍政類編叙

觀風篇寄壽楊翁

記一首

哀慕祠記

表一首

擬 賜宴無逸殿 命輔臣講書無逸

詩 臨風二篇 群臣 賀表

行狀一首

十二叔行狀

誌銘一首

唐行甫墓誌銘

祭文三首

八包待御集目錄

元

祭楊舅誠菴文

祭莫省軒文

祭屠母文

第三卷

湟中稿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代簡訓張西谷見懷四首

暮夏喜霽宴陳園

夜坐

對酒作

送靜老南還

與賴別駕論佛二首

和崇溪中丞寄題東嶠書屋

宴薛園

宴集魯園大醉賦得公子敬愛客三首

并簡栢峯

警至

遇鄉人南歸走筆二十韻寄姪景雲

寄贈何白坡謝與槐孔文谷李荊陽四

君子

哀江南四首

八世侍御集目錄

和孟衛原對月見懷二首

歲暮詠懷八首

門有車馬客贈吳生

結客少年場爲邊人作

夏日竹宴觀黃冠羽服之戲

雨中聞山人李翁卧病懷訊二首

雨中愁劇即事述懷數體三十韻

方朔圖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成將軍出示谿田光祿先生所惠長歌

因和贈

西崑歌

題莫都司廼翁東山八奇卷得長句

送吉將軍鎮寧夏賦得賀蘭山

梅塘歌爲盛古泉侍御廼翁作

塞上行送吳生端人自酒泉遇王中丞

因還姑蘇

酌酒行送申衛幕

仲春之夕夢侍先伯兄北樓游宴西湖

歡甚既寤始知有存亡今昔之感校

八世侍御集目錄

士

淚枕席作憶昔行伯兄以乙巳赴選

卒於京

石靜齋參藩范栢峯憲副姜東臯馬清

溪馮北城三帥共設宴郊園見招偶

有爲不赴既見靜齋謂東臯不能釋

然於予也賦行路難以謝之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

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

去降人僅身免予悲其窮而恨虎之

過暴也賦猛虎行

河西人極崇佛法大家布施小家齋誦

蓋漸染身毒之教然也客有風事佛

者一日過予叩以內典大旨愕不能

應予竊訝之不知其脩行精進何處

着力因示覺言遂成長句

尋仙行誦溫幼海別後見寄溫廼山東

登州人

中秋趙衛博招飲得長句

再有聞始知忠慎者保身盈肆者兆禍

賦長安行路難以存炯戒

八
人
包
得
御
集
錄

主

相逢行贈吳掾

貧將行爲青眼劉將軍賦

廬山高寄桑子木

東山圖

題西湖圖

與花亭

夏日園中吟

處世行贈友人

五言律詩七十一首

九日宴西寧城樓四首

寒夜

對客鐫白漫成

日者余生自成將軍所過予遲約經旬

口占贈之

睡起

春日薛將軍招宴王園觀蹴鞠之戲

憶家信

訓劉別駕自涼州見寄

贈陸叅戎席上彈琴二首

贈魯孫

八
人
包
得
御
集
錄

主

題平胡大捷圖

五日同雙溪小坐二首

訓李濟南蟠峯見訊二首

劉豫軒過訪因小集

與諸君子花下小酌次趙衛博韻

胡將軍携宴宛卜寺納涼

秋夜新月同張贊畫寺中飲酪酒觀胡

樂

訓與槐次來韻

送王別駕致仕還蜀

送劉將軍解官歸

秋夜

同范栢峯憲使宴集陳氏園樓二首

贈陳文尚恤刑河西四首

訊梓兒

和李山人溪上無題作四首次來韻

寄郭似菴二首

立秋日與客樹下對夕陽小集因聞琴

寄題都護大通別業二首

凱歌二首贈孫將軍

八包侍御集目錄

古

羈旅多愁長更不寐展轉枕席忽爾沾

裳蓋欲力脩忍辱仙人之行而未能

也漫占二首

訓武林石山人見懷二首

夏日雨後過陳園二首

過白厓寓

送邊判官致仕歸阜城

聞吉將軍招周白厓至喜而有作

得范翁海南書訓寄二首范絳人也曩

貳郢同予下獄

出郭即事

寺中同諸君偶集

送劉別駕自酒泉罷官還魯

與客野坐二首

得亭臯涇陽書懷寄三首

客居漫興四首

同趙衛博李山人過曹園納涼三首

第四卷

湟中稿

五言排律五首

送亭臯憲副自湟中還朝十五韻

八包侍御集目錄

主

詠徐鳳崗所惠美人圖十四韻

元旦十八韻

喜梓兒至口占十韻

頻辱方厓中丞訊札寄謝三十韻

七言律詩一百十七首

贈王亭臯憲使

壽薛將軍

贈魯都尉

謝張鶴山侍御遣問兼惠桑落雨茶

九月九日同亭臯出郭因宴禪寺

得侯介潭消息

春夜得趙浚谷見懷之作兼有惠洛陽
羽觴者因憶往事獨酌成醉

卜居李園即事

礧伯樓聞鴈

春日過成將軍別業

和鵝山侍御登河州鎮邊樓懷其鄉解

學士先生之作

九日與客小坐偶對鸚鵡兼聞笙

謝姚雪溪惠題壁

八包侍御集

去

早春謝張鵝山惠曆次來韻

送汪進士詩巖使甘泉還因歸越中

初夏即事

聞僧房歌吹並作戲贈成將軍

病起

李參戎園林晚酌納涼

贈閻濯篴

上元雪霽魯公子石峯邀宴城樓

送崔將軍北伐

崇谿公豫擬春日承恩之作見示次韻

寄謝

初夏李將軍壽宴禪宮

秋日即事

題魯氏書樓

招李邑博彈琴

謝與槐宮直兩度惠訊并示粵臺稿寄

謝

懷劉豫軒

聞表兄楊前峰降箕仙猶有失意春閒

之嘆賦悼

八包侍御集

主

白髮

寄謝與槐

張西谷先生頻示慰喻寄謝二首

除夕與舅氏靜老對酌

壬子元夕馬將軍招宴城樓

得金同蓮書知偕穀老北上且惠示雅

什有子卿牧羊之况漫占酬寄

春日漫興

和栢峯登樓即事次來韻

文崗招宴宛卜寺

別文尚有懷并索碧桃之作

登隣家翠微樓

訓與槐學憲原州訊

無極令譚子致仕歸晉陵得過游湖中

諸名山著逍遙稿一帙見示賦此贈之

得宗鄙憂貧之作有感二首

寄弟元愛

謝趙方厓大理訊惠二首

寄王亭臯予之初至河西也適亭臯為

八名作御集目錄

主人既更賢西蜀又數年矣感今懷

昔忽漫興言

秋日病起書懷

送王金泉清戎還京

始有聞

上南川公二首公自慶陽戍所復巡撫

延綏

訓沈鳳峯大叅

訓曲村焦山人見寄

贈羽客

為李將軍題懷仙卷次韻

病起偶成

謝陸寶峯寄陶詩

答呂龍山

與相者

甲寅元旦

訓吳鞏昌見示玄言

宋少宇過訪適卧病不值既又示見懷

之作賦此答之

聞孟衛原將至喜而有作

八名作御集目錄

衛原憲副招宴宛卜寺兼和即席之作

衛原過訪寓園因帳飲

再和衛原帳飲寓園之作次來韻初雖

奉和不能次韻者謂第四韻甚險而

三江釣舟之句又絕倒所以閣筆昨

獨酌醉後迺復步循似於其難者頗

工豈偶有見聞而發其性情者耶憲

采如凝霜遷失繫簷之馬詞濤如秋

水不辨隔河之牛王生變色莊子爭

雄無非紀事率爾成篇

喜霽過禪房

隣家山樓宴集

衛原憲使行部數月輪鞅勞止廼辱枉

訊次韻奉酬

傷碧眼禪師

暑夜獨酌有感

酬寄浚谷中丞三首

寄題草堂二首

雙江司馬屢惠訊札賦此寄謝且聞寓

遼黃子有量移之請兼致祈求云

不肖何足與

寄友人

甲寅除夕占燈花志喜

詹松屏巡院過訪不值寄謝

贈陳竹菴憲使用見今昔之懷

答薛方山

寄少華中丞二首

郊園暑宴

送范栢峯

送吉元戎北行

送崇谿中丞自甘肅擢南京少司徒

九日有餽粉紅菊者與鄉人周武科白

匡對酌賞之

和衛原憲使招宴宛卜寺賞菊之作

寺中即事

秋夜不寐懷鄉人周白匡西上武威

秋日對鹿漫占

得桑子木九江兩寄書并手撰廬山誌

一部讀之終篇知其玄覽頓悟益得

山川之助云且書詞相慰亦飄然有

霞外之思視予塞上羈愁不啻如夏

不肖何足與

虫井蛙也慨然豔慕率賦二首

宿大營堡

寓大通橋僧舍辱崇谿中丞遣使相招

寄謝

冬月西訪瞿曇途中喜霽

寄楊抑齋

衛原憲使以涪陵紀夢之作見示夢有

凌雲之思焉賦贈

春夜同諸君宴集趙衛博所賦贈

寄莫中江

同趙衛博酌薛氏園樓

劉漸齋自御史謫郡邑既久茲聞還

秦藩左史寄蘭

讀霞海篇

和與槐學憲灞橋之作次來韻

代簡答潘春谷

寄吳貞石兼訓往訊

陪靜齋樓宴即事

聞朴老謫居山丹日課諸生賦此呈訊

送張永石自肅州兵憲之任西蜀永石

八邑侍御集錄

圭

廼南川老仲氏故有元方之句

早秋即事

旅滯

七言絕句四十三首

謝亭臯惠卧繩二絕

與成將軍對杏花小坐二絕

武林周衛幕自涼州過予李氏園樓口

占識喜并以招之

送王掌教致仕還漢中二首

豫軒謂正月離漢江時已芳草不意四

月抵河西又值塞花初發隨地皆春

可為喜慰予聞其言而嘉之口占二

絕

贈俠少年二首

送立君致仕歸

芳園曲十首

夢至一所絳桃萬樹芳靄襲人因紀二

絕

可憐四絕

春寒二首

八邑侍御集錄

圭

聞鴈二首

瓶罄三首

罷兵行四首

送失事諸帥赴固原防秋四首

第五卷

湟中稿

賦一首

愁霖賦

并序

序十五首

附引一首

子平格解序

苑詩類選後序

甘肅志六序

地里

建置

官師

兵防

人物

歲計

楊虞坡中丞奏議序

送喬憲副陞陝西苑馬寺卿序

贈趙掌教獎禮序

馬見田紀行稿序

東征錄序

棠溪案稿後序

人見作集

唐史意抄引附

記二首

西寧衛脩邊記

莊浪衛重脩儒學記

第六卷

湟中稿

碑三首

王公去思碑

西寧衛新建真武廟碑

重脩莊浪衛城隍廟碑

傳二首

廌犬傳

三友傳

說一首

莫逆說贈曹復齋南歸

解一首

之字解

書三十五首

荅張鵠山侍御

荅石靜齋憲副

荅徐鳳崗

人見作集

荅楊虞坡中丞

荅侍御盛南橋

荅田慶陽思齋

寄莫中江憲副

再荅張戴山

荅臨洮何貳守

荅楊虞坡中丞

荅鍾方塘憲副

寄盛南橋侍御

荅張鵠山

奉寄張南川總制時戌慶陽

奉寄少湖翁少宰

寄王茂才亭臯長郎

寄趙太史浚谷

答張生此寺人客也

寄中丞張南墅時戌固原

寄亭臯

答陸思豫

答何大壑

答畢子石

入包侍御集目錄

答王守泉戶部

答董五泉

寄張西谷

答吳少海春元

寄楊虞坡中丞

答吉元戎

寄楊舜原憲使

答李蟠峰

答謝豫軒

謝茅少堂

三

答楊南溟

答吳貞石

誌銘一首

明故誥封太夫人毛氏墓誌銘

祭文一首

祭楊母文

包侍御集目錄終

入包侍御集目錄

三

包侍御集卷之一

華亭包節元達著

臺中稿

五言古詩三首

平越夜行

侵星飭徒侶畢景驚脩岑流雲還暮山歸鳥棲
舊林伊予不遑寐勞勞陟崎嶇山形既綿亘叢
薄鬱箭森崇崗虧朗月密木蔽層陰虎豹當路
號猿狖擁條吟仰睇何遼邈置誼盡夷音駕言
何所之將邁昆明潯故鄉眇天末所思安可任

八色侍御集卷一

行子已懷惻復此感予心

宿樣備將趨金齒

朝出蒼山門暮投樣備驛天高秋宇淨野曠衆
籟息皎皎珪月明盈盈珠露滴析析風條警霏
霏山靄碧即事寡誼置撫景媚幽寂徬徨不能
寐循庭步永夕因之視列星悵念參商隔鄉雲
渺吳會行人帶西極風壤入哀牢種類蒲與蕪
將遵諸葛營言布相如檄分宵憇煩御候景振
長策

定西嶺見雪

曉發定西嶺飛霰被嵯峨玄冥忽御節白日何
蹉跎凝寒未授衣馳役迅流波昔我辭鄉國芳
榮綴柔柯聿來時序改別業委重阿山人久不
歸其如舊隱何觸物情彌感但染朱顏酡

七言古詩八首

朱浦南秋官謝病歸賦憶昔行留別兼

懷馬司徒

憶昔同君齊魯遊道傍花縣並官郵白日彈琴
了無事河陽秋浦競風流紛吾行役恣徘徊解
鞍常憇城西臺蘭薄每逢傾蓋語桂筵頻把暮

八色侍御集卷一

二

雲杯杯深月落夜將遷興酣猶賦烟霞篇中州
馬子最豪儻坐中調笑常仙仙共憐此樂詎能
常風舉雲搖冬一方歟忽承恩攀紫極相將聯
騎入明光明光宮殿鬱嵯峨幾迴拂曙並鳴珂
含香華省應無忝執簡彤庭分已過既予衛命
度閩陬君亦辭榮還故丘杜陵賜告恩尤異平
子思玄意獨幽正歡幽意達襟期詎值秋風起
路岐笑予役役還朝者孤負滄洲碧玉芝
征南行送蔡中丞總制兩廣
明皇帝御寓垂八葉疆理畿荒功叢業湛恩沕

滴競遊原武節衆流咸怖懾上爲天關掃撓槍
下爲地窟驅封豕葱山蒲海屬提封大宛越裳
通侍子胡然南蒸小夷肆蜂蠆胃投法網干天
紀我 皇赫然按劍揮紫冥肆闡威靈問不庭
金壇亟拜大將軍分馳羽檄如流星興言頗牧
不足數却爲周家憶方虎廼知 聖意慎佳兵
本來不殺稱神武疇咨貪協蔡中丞壯猶元老
堪傳伍承恩立召明光宮鐵冠豸服峨羅熊桓
桓夫子本天授往往夢卜徵神通具陳方畧在
懷柔即稱意旨歡神衷勅從鷹揚萬螭虎手持
八包侍御集卷一 三

旌旄慧掃蠻烟清望海封溪仍郡縣伏波銅柱
俄崢嶸伏波老將功奇絕浪泊沙頭波赤血何
如談咲淨妖氛坐揮白羽安夷孽歸來高畫麒麟
臺剖符割壤揚休烈
樣備江阻水賦行路難
君不見南荒萬里山亘綿崇崗壘嶂干蒼天又
不見伏澗驚湍噴巖壑石齒嶙峋攢劍鏑素秋
氣蕭雨不收積旬淋漓妨行騶吐霧蒸雲白日
晦攀崖躋險令人愁暝投荒館坐山椒側聽蛟
龍吼怒潮侵星擬度瀾滄道逆水先摧樣備橋
我行踰月馬玄黃臨流欲濟河無梁行路之難
信如此商風颯颯懷故鄉故鄉九月萸正宜十
年不歸空爾爲即今世路多險惡太行孟門隨
所之邇聞西北羽書飛烽火雲中達 帝歲命
將專征終定否轉愁荆棘胥征衣於乎行路難
歌式微因風爲寄淮南隱遲我烟霞共採薇
嘉樹林下聽無瑕上人彈琴
尋山一入祇園路十里逶迤花徑深菩提作果
自何代云是前朝嘉樹林那意遠公招白社得
從支遁展幽尋山空月出夜初靜爲我拂几彈

鳴琴禪心不理明妃曲神訣能傳中散音颯颯
松風振崖谷泠泠江水漱層岑一奏白雲起再
撫玄鶴吟天馬東來盡回首蛟龍欲起天晦陰
予本巖棲者丘中有素心鍾儀客久思自苦聽
之不覺清煩襟慈悲倘授無生偈願據枯梧出
滯淫

群玉堂爲屠康僖廼孫上舍宗玉賦堂
有臺榭山林之勝故備述之

尚書宅卜飛龍渚宗伯堂延天馬山紫閣不離
丘壑念珠宮只在市廛間市廛湫隘總囂喧選

八包侍御集卷一

五

勝重開金谷園戶列諸峰通楚峽溪流九曲近
仙源花移禦宿香偏異柳出新豐翠特繁翠拂
畫橋街水榭香飛寶閣騫雲架蔽嶺篁叢忽嘯
猿和烟草色時聞麝水晶烟晃赤霞朝雲母腫
朧明月夜霞朝月夜恣豪奢綺麗全模七貴家
貞女石傍浮竹葉大夫松下酌榴花擬金置驛
來驚坐饌玉徵歡盡狹斜荆艷舞衫飄冶袖越
姝歌扇掩輕紗越姝荆艷併妖妍墮珥遺簪日
易遷事倦情移慕幽素迴欄轉徑密林前別有
巖亭結構奇參差洞壑枕靈碕往往神仙留六

博時時玉女摘三芝乍入翻疑武陵路窮探方
訝習家池王戎嘯詠揮如意山簡過逢倒接離
樂事已教離俗宇吾生堪擬上皇時名家樂事
本來多况復春庭振玉柯謝傳堂中頻賀燕羣
公門外詎張羅

天馬山雪夜同郭山人曹伯祿兄弟偶
集智公房賦長句

空山凜冽歲云暮落葉已盡雪復深天風西來
吼林麓明月欲吐還微陰跌坐石床冷不寐整
襟夜畔揮鳴琴忽聞沙頭扣舷至王恭鶴鵲相

八包侍御集卷一

六

招尋招尋意態迫絕群冷然恍似雲中君東阿
兄弟本豪逸林宗老子復清芬山中結社憐無
偶何期莫逆乍爲友蒼珉塵尾拂寒輝白馬譚
端競飛走未進山僧松葉觴先浮隱士黃花酒
梵韻鍾聲透竹來塵世紛華復何有君不見恒
河沙界千萬劫五侯七貴誰同久所以陶公歸
去來遠師禪寂共香臺茲宵歡並諸天上深坐
無嫌北斗迴

滄洲行送陳莪齋改南司馬赴任
夫君本是滄洲客辛苦皇州滯行役爲縣風塵

已不堪分曹簿領猶拘迫幽懷不狎市朝氛懶
性偏思麋鹿群一朝上書謝 天子杖綬南歸
海上雲雲中遙指姑蘇道却喚王孫戀芳草顏
駟麗眉不罷官馮唐皓髮空慙老姑蘇城外料
生涯窮巷蓬蒿舊有家數畝秔田歲不登歸應
吸露餐明霞廟堂推轂念君賢攬袂慙慙數問
年知君未及懸車日可容藜藿老林泉司寇聞
公素偉倬片言許可重山嶽委曲留賢意更嘉
詔許南都隱方朔南都佳麗石頭城六代風流
此舊京到日深局惟鴈影靜時隱凡只江聲君

八包律集卷一

七

不見鳳凰臺畔翠蕭森絕勝吳宮松桂林神仙
畫省耽書癖無學楊雲竟陸沉

賦得月下彈鳴琴應崇羽士致壽之請

洞天雲淨夜晶晶明月西升滄海嶠經聲初罷
南華卷流水龍門寫孤調鳳想鸞情散素華游
魚秣馬聞幽妙雅奏虛徐夜正中太清宮闕玉
玲瓏梅花乍落盈庭雲松葉齊飄入殿風水府
山靈盡竦愕霓旌絳節紛遙空秦容擊節洪厓
笑共指朱絃稱絕倒丹竇相將漢帝桃瓊枝忽
供齊侯棗一傳玄秘可長生駐顏回髮應難老

君不見琴中得道古誰是昔日稷丘今見子

五言律詩二十四首

同吳山人松林宴集

竹院藏深雨松林嚮素濤坐淹十日飲興洽五
陵豪雲氣盈歌扇霞文散舞袍更憐吳季子清
嘯滿江皋

泗水夜發留別吳山人

野泊浮新漲津梁湧暮潮月隨江路轉人共海
雲遙桂隱懸蘿徑萍踪拂画橈分襟何以慰引
領只長謔

八包律集卷一

八

貽園爲李九賦

舊隱開三徑名園枕泗濱蹊成花不語關迥氣
猶新霜竹應存晉霏桃幾避秦草堂重結構偏
喜燕來頻

陪長兄元度宿虎丘僧舍

禮佛過香殿傳燈宿翠微聊追康樂詠同被比
立衣鶴繞含風樹猿調掩月扉鍾聲和梵韻微
曙得歸依

宴石沙惠山別業二首

傲世投簪紱幽居謝市氛門臨震澤水窓落惠

山索苔蘚經春合花叢向客分一逢蒼栢舊邊
洽紫蘭芬

其二

野寺空言久芳林清宴移竹侵過兩院藤挂逐
涼池龍曲桓伊笛犀文阮籍卮邀歡淹永日歸
與暮雲期

方塔禪院與張醫鶴溪夜集

梵宇臨青漢芳筵敞暮局塔隨林月度鐘帶砌
霜清仙醞開蘭馥幽詞吐菊英邀歡忘永夜歸
路候嚴城

八包待御集卷一

九

常山道中

飛梯山形遶懸車石磴斜地多黃綺逕溪即漢
陰家林密齊風葉園香積露花漸將辭越嶺倏
已變江霞

贈陸玉山

詞賦元推陸花封不讓潘仙成還滯屐薦數已
彈冠山玉人如美溪水官並寒相逢一此話頓
使客愁寬

玉山有
水溪云

晚發建寧

金風蕩林壑玉露淨郊原花翳芙蓉澗枝低橘

袖園山長雲作帶徑轉石爲援導渚無賓鴈將
秋但嘯猿

黃田道中

嶺削穿叢篠溪迴冒密蘿寒遲紅未落節改翠
還多迸水侵衣度蒸雲拂旆過物華殊可悅其
柰異鄉何

漳州行臺獨坐有懷

獨坐延清迥深局屏畫紛棠花紅咲日荔葉翠
留雲鳥狎窺簾度猿閑隔嶺聞不勝芳草意因
憶蕙蘭群

八包待御集卷一

十

龍巖晚行

鳥路干雲迥龍巖倚漢斜侵星尋石壁迷瘴間
山家過澗惟聞水穿林不辨花貪程行數里敲
朗見明霞

代簡謝李五石過訪

卧病晨慵起深局晝不開乍驚乾鵲語俄報使
驄來坐發龍門論功逾露掌杯殊方正幽獨相
對有同臺

哀謝道安二首

問舊過閭嶠論交憶薊門人隨黃鶴遠魂向白

雲屯拂几琴猶御臨池墨尚存山陽一灑淚明
月正啼猿

其二

才高偏隱鳳年促遂驂鸞天上徵文急人間獻
策難謝庭摧玉樹楚岸寶金蘭共惜霜華早空
令歲月殘

夜宴莫水部真州官舍

省署臨江渚征驂駐晚陰池開滄水燕人御紫
瓊琴竹嶼潮初上花林月漸深御孟侯明發歎
歎別離心

八代侍御集卷一

士

送毛介川侍御謫寧國賦得寶劍

飛鳴分玉匣聚散表金精龍氣凌霜肅星文入
電明尚方初染鏐襄水乍含英神物終難定何
年返帝城

聞周滹江諫議有喪子之悲兼有乘龍
之喜用致慰賀

蘭階霜乍白錦幔燭初紅鳳去空周甸雲來自
楚宮掌珠方嘆逝眉畫若爲工言勉延吳意佳
期早夢熊

臨江官舍同王行人雨中夜坐因詢其

使滇所記山川風物之勝

龍節停江館驚行並玉墀人從今兩至路遶暮
雲岐蘭氣先浮楚花名欲辨夷不因萍海會那
擬竹林期

渡湘江即事并懷王行人

渺渺三湘水征帆候曉過雲含衡岳雨潮接洞
庭波野竹藏洲迥津花隔岸多風濤憐若濟柰
憶美人何

王泉

到寺雨初霽尋源僧共行靈泉應掌出石鏡洗
心清戲藻朱鱗見沾苔素羽明十年勞楚奉聊
此拂塵纓

八代侍御集卷一

士

憇王泉寺懷黃古潭侍御謫居欲約同
遊不果

參禪過上竺懷舊憇名泉路隔諸天外山當落
照前雲深蘭署隱春背竹林賢一別燕關道長
沙又幾年

石屋煙霞

石屋開蒼嶺霞宮控紫岑潤蒸深洞雨嵐結廢
壇陰茗葉煎春溜松花摘晚林山僧閑共語茲

地益禪心

五言排律七首

天馬山過二陸讀書臺十六韻

野寺何年構層臺尚塊然故壘全覆草殘礎幾
銷煙雄櫓閑朝雉含風慘暮蟬洗苔看斷碣排
棘訪遺椽地爲詞人重名因內史傳淒涼經往
事感慨憶前賢伊昔亡吳祚相携度洛川鳳巢
移火樹龍穴委湯泉價使三張減謔由玖豎先
才多偏見忌時險更忌筌焚硯空成賞摧牙竟
不前紫萼荒舊隱黃耳起新阡麗藻山猶潤靈
光月並懸晝昏寃共合江淨咲應便鶴似傳清
怨螢疑映夜篇傷心流覽暇灑淚問穹玄

張公洞

採藥珠林迤尋真洞府懸隨花漁引入捫葛鹿
俱前谷抱蒸雲潤崖承滴乳鮮霧昏三里合炬
列百枝燃斗絕疑無地霞標覺有天千巖微映
紫百道稍聞泉徑草封樵局壇松護鼎烟匡牀
猶玉簾殘埒尚芝田控鶴人何在遺宮跡宛然
憐余朝槿歲欲問大羅仙玄秘空延想徘徊獨
暮旋

重過黃田

鳴橈過水口飛旆入黃田嶺路從茲始關雲益
渺然穿林群度鳥轉逕曲通烟野橘含霜熟巖
花裊露鮮瀑懸銀漢水霞起赤城天物候憐如
昨溪山歛隔年再過秋已兩于役始言旋

飯太平觀

懸旌經遠域弭策訪仙臺羽服穿林出天香擁
樹來赤松深倚徑黃石淨含苔漢史桃初實秦
人竹尚栽岩泉流玉女洞竈秘金灰風爲吹笙
至雲因控鶴回玄關曾不啓碧殿爲誰開盤捧

八包侍御集卷一

古

胡麻飯觴傳石髓杯倦遊思地縮奔隙畏年頽
問道來三島尋師隔上台未能超世網終是媿
仙才

寄慰順慶嚴少府自明州左遷

孫叔持廉日藩生拙宦年市朝方虎至郡閣但
魚懸寬壁旋應辨疑金祗見賢未湏危蜀道終
自直周絃月向蛾眉白雲過錦水鮮褰帷仍拂
準推轂更翔鸞隨地棠應茂凌冬桂益堅因聲
塞上叟好問蜀中仙

送朱大叅致事還金華

大夫未七十何事遽遺榮言迫區中隘將尋物
外盟抗情薄霄漢掉首咲公卿手持筇竹杖拂
衣還舊荆葉軒與食肉悔昔久狂醒四皓本傲
世二疏真達生寂寥千載後之子擅脩名歸及
白商節林巒鬱以清澄江遡嚴瀨朗月蕩空明
提琴坐石澗把酒掇蘭英不逢灞陵尉但與求
羊并此中興不淺詎肯戀塵纓

病起過何元朗園亭奉贈十四韻

乘春羸病起遊覽過名園杖策微通徑尋花欲
問源幽叢齊桂華芳草吐荃蓀隱霧山常晦披

八色律詩卷一

主

雲日乍暄高屋懸李室蕭洒關莊門洗藥珠泉
滿調琴白雪繁校書應抱癖著賦只招魂時散
軍諮髮誰同吏部樽高陽初繫禹谷口幾停轅
苦憶金蘭契方攀玉樹溫林間回白眼壚下討
玄言嘯咏非看竹歡逢已愈萱擬脩陶令社寧
待尚平婚名山倘有約與爾共鳴軒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贈南洲

淮南小隱寄滄洲海霧山霞結蜃樓當戶玉屏
開度鹿逸溪玄液舊忘鷗芝田過雨秋初實藥

確春雲曉更幽興到但酣鵲鴒舞醉餘寧愛鵲
鷄裘

夜遊虎丘

長州茂苑經行罷落日諸天謁梵宮藉草共延
松嶺月把杯惟引竹林風香煙別殿安禪久燈
火浮圖向晚同塵劫尚傳遺石在竭來何處問
生公

天平諸山

曙華鮮霽淨丰茸十里層巒積翠重葉暗龍宮
微有遲花迷鹿苑乍聞鐘山櫻錦浣垂簷樹石

大色律詩卷一

主

笋瓊飛入戶峯隨意涼雲禪坐久嘯猿歸鶴自
從容

王女潭訪史玉陽吏部不遇悵然有懷

九龍宮觀倚天開千里崆峒訪道來玉洞雨深
新溜乳碧壚春晚半封苔雲中不見吹笙客潭
上空餘鍊藥臺始信嵇康非俗偶却憐王烈是
僊才

贈史玉陽

正憶青龍浮竹去乍逢白鶴馭猿回星精一離
金門隱雲卧深從玉洞來芝草經春三秀長琪

花笑日幾枝開披襟倘爲傳鴻寶銘骨相隨伴
紫苔

元日訪朱山人仁叔

寄傲丹梯聊隱市著書蒼壁盡爭霞椒花獻賦
春方少栢葉傳卮午未斜問柳尚遲陶令宅探
梅先發素丞家君王已動凌雲意林壑那應老
歲華

重陽后一日適同年周一君弼張二誠

之過訪因爲觀海之遊

幽居門巷經秋杪結駟過從及鴈行逝節故留

人巳得御集卷一

七

黃菊盞登臺同把紫萸芳雲飄海路尋倦香風
拍潮聲迂客忙貝闕龍宮虛悵望漫依桑樹一
相羊

訓和周君弼過訪海上之作

遙裔銀河擁使槎問津先過尚平家江干共藉
王孫草籬下初開隱士花龍帶海濤歸別浦鶴
過沙渚曳明霞物華天畔堪終老故向黃扉早
裂麻

君弼在臺中
有直節故云

訓和張誠之過訪海上之作

傲世技簪爲采榮早時招隱欲逃名思玄獨草

張衡賦問水能窮博望行倚棹蕁江潮未落把
尊桑海鴈初鳴過逢正及清秋好意氣真憐隕
葉輕

中秋同周一宗道楊二禮卿橫塘汎月

中秋澄霽蕩氛埃淨寫樓船后鏡開蒼嶺樹樹
和璧至錦湖潮帶夜珠來臨流迥過西園賞換
藻還逢鄴下才拂曙欲歸龍笛響酌尊菱葉故
徘徊

是夕再次楊二韻

秋容澈灩澹明河盡鷗張筵拂棹過水岸露萸

人巳得御集卷一

六

齊皓彩夕林風桂散晴波玉輪解駐前溪舞魴
扇疑障子夜歌殘漏鵲飛驚辨色儼從天祿並
鳴珂

夜宿金澤寺嘗尊

乘月維舟水國陰諸天鐘鼓漏沉沉白雲幽石
僧初定黃葉空山夜已深挾徑長松通古殿到
門脩竹覆禪林細探清淨消塵劫况有江蓴答
素心

泖湖塔院

澄湖秋霽后冷冷香閣岩光湧暮汀岸拂浪花

添畫水塔懸輪火亂江星靈魚截浦時窺梵狎
鳥排林解聽經已分衰殘安佛理往來猶自覩
揚舠

城南亭子同諸友宴集二首

端居山館意沉寥舊雅襟期及暮潮溪月入庭
通小徑山風先客剪寒條燈殘桂蓋淹徐榻坐
久霜鐘徹麗譙翻蜺半生塵土抱何如茲會薄
雲霄

其二

滄洲忽作經年別白社那期此夜逢饌出溪堂

八代侍御集卷一

七

惟瞻鯉塵搖山閣並雕龍林聲雜語喧風竹簷
翠沾帷滴露松清賞不謀山簡醉晤懷聊繼尹
班蹤

燕京秋日即事

行遊久與故山違秋信無端復紫微馬首乍驚
涼葉下鴈聲先逐塞雲歸長門對月空調杵晚
伏沾寒未授衣草綠問程猶萬里朔風吹鬢故
應稀

暑夜懷劉月山吏部高安人往同筆硯

高才當日賦南都傳寫金陵紙盡無一別江湖

空遠夢再逢京國共明謨人閑畫省垂官柳地
隔嚴城遠禁梧暮雨涼雲消暑後獨彈流水探
玄珠

送周瀋陽都諫參政關西

何事金扉虛衮職故勞王節淨邊氛入關草樹
懸秦日出塞旌旗捧漢雲仙禁聚星方恨少御
溝流水若爲分西賓東主將誰是公暇無忘一
校文

同五石臺長宴泉翁林司空宅

司空第宅雲爲幄宮保園池錦作苔寶饌每從

八代侍御集卷一

十

中禁錫御尊還自大官來朱燈激楚紛長夜黃
髮飛霞儼上台臺舊更同塵海會客懷言爲異
鄉開

九仙觀同五石臺長宴泉翁司空懷村

錦衣

翠微風物樽前見玄圃煙華畫裏分地接帝鄉
多氣色人從天路借氛氲靈峰並枕華池水仙
竇長街碧海雲信美不嫌鄉國異叨陪況得鳳
凰群

九仙觀宴騶山侍御健菴余憲肖泉內

翰林江儀曹約齋大行半峯進士

蓬萊寶閣參雲迥山水芳筵選地開空樂含風
浮棟起霓裳將月拂簾來金光積草和仙鼎玉
樹輕花引客杯鍊藥幾傳秦代訣偷桃俱是漢
庭才

夜登釣臺

漢室興王世已非嚴陵遺事尚崔嵬山中水憶
垂綸處灘上星疑訪舊來青嶂懸臺承月湧滄
江歌廟拂雲開為攀石髮探精爽遂採溪毛薦
客杯

八色齊御集卷一

主

過蘭谿上唐漁石少保

公時在告

駸庭薨釋尚書履山郭新開少保居疎帳樹榮
雲並麗清輿迴日晝常舒三秦旌節勲猶在中
禁樞衡位尚虛報主未應幽壑戀濟時寧忘
舞筵餘

葛陽呂諫議歐員外燕集皇華亭

問舊葛陽逢二妙邀歡亭陸共攀携衣從列嶂
分霞彩席俯諸泉澣碧漪龍影長隨青鎖客鴈
行如度白雲司嚴程未盡登臨好更結名山萬
里期

送陳行人奉使北還因過天台省觀

天漢孤槎轉使星手持龍節報承明風翻海霧
開黃道日吐山霞遶赤城關柳拂雲冰未解岸
花迎晝錦逾榮早傳奏草飛靈瑣言攬旂裳捧
太清

五日同諸公控海樓觀競渡

蜃結樓臺臨眇莽龍為舟楫競騰騫驚鱗真為
調嚴鼓怯羽都因蕩彩旃海外歲時仍楚俗天
涯風物類湘川漫携清賞酬嘉節蒲葉蘭英又
一年

八色齊御集卷一

主

奉陪江貞齋官諭遊武夷公時謫閩提舉

舉

學士探玄離王除秋風吹上太清居鶴巢珠樹
千林遍龍吐花源九曲餘洞壑尚留丹竈火名
山應貯羽陵書直從天畔窺靈異欲向君王
賦子虛

其二

碧壇露積金光草玄圃晴飄玉女雲羽節漫隨
周太史星旌真遇漢神君帝庭聞樂參鸞度
天路尋霞入鳳群水白山青精舍地至今猶挹

紫陽芬有吟翁書院

陳使君過訪因約北行

玄冬海國莽蒼蒼却枉旌麾過草堂問舊不辭
千里駕爲歡聊舉十年觴花容傍檻飄殘雪鶴
影臨庭映晚霜把袂慙慙違夜語相將聯騎謁
明光

燈夕留別張西谷莊小山分韻得前字

滄江耳棹驛樓前月色燈光豔早年鄉土歲時
同陟漢莽蒼岐路獨遊燕飛壺偏向離筵急盡
角翻催別淚懸爲問求羊何以慰好將芳訊報

八邑侍御集卷一

七

中天

臨淮遇雪贈劉漸齋侍御謫居

白簡彤庭幾抗章一麾銅墨便爲郎關門變柳
猶飛雪縣郭無花祇避霜雲接楚山聊隱吏地
臨淮海舊興王可應禁闥遠長孺帝念中都是
沛鄉

病宿莊山有感往事兼謝楊二侍御携
尊過訪

驛道荒城感舊遊幾年回首憶并州春風逆旅
重過此芳草何情亦解留病肺欲沾仙掌露素

心還負白雲洲慙慙賴有關西彦乘月携尊慰
客愁

將入京即事

歇馬津樓望禁城鳳凰宮殿鬱雲行遊人盡醉
新豐酒野樹群飛上苑鶯山扼九關開帝闕
地紫八水遶神京風前遙度鈞天樂疑是君
王御紫清

庚子夏宴張王谿少宰于陳咸曉第因
會同年奉和王谿學士韻二首

八邑侍御集卷一

七

常爲別簪合蘭堂此肆筵坐接帝宮雲色近騎
迴仙陌露華前叨陪尚憶青陽宴冉冉馳輝媿
昔賢

其二

侍從雍容燕喜年機衡清切紫薇天雲霄旦下
尚書履羅綺星陳戚里筵花雜舞裳容並麗鳥
和歌席韻俱前嚙極不獨追歡賞文斗平臨啓
後賢

開河道中同王編脩夜坐

木落霜空江上行雙飛彩鷁夜貪程帆從天漢

沾雲葉岸轉秋林
挹露英藻翰江樓
遙映綺琴尊仙路
迥攀瓊不知載月
蓮蘭薄猶似分星
待鳳城

彭城贈觀一諫議
自居庸過赦還蘇
州歲晚逢君塞上
來紫貂零落劒花
開猶思玉殿批鱗
日敢望丹霄托鳳
迴去國幾經邊地
草還鄉初發故宮
梅長洲茂苑真堪
隱漢帝能忘賈誼
材

上元宴張仁甫宅觀燈

芳宵密坐傳春豫
華屋繁燈接上台
懸壁畫從

八色存御集卷二

主

鯨海至剪花遙自
鳳林來星分子夜
歌爭沸月並前溪
舞競迴張仲風流
應擅美敢辭朱火
握蘭杯

同周岐麓臺長泛西湖遂宿藕花居

湖畔乍逢驄馬使
沙行同入鷺鷥群
六橋水抱珠林月
兩竺峰盤寶界雲
岸柳藏鶯侵坐密
園花隱麝隔溪分
况同佛院移蓮榻
共息塵機理貝文

武林訓楊憲使見訪湖上不遇并以留別

尋僧忽漫過天竺
訪舊驚傳枉使車
一水竟遙瓊樹賞
千山空憶錦囊書
江州轉旆春還早
漢上分襟歲幾除
芳草王程今萬里
何年同卜武陵居

過玉山讀許子春員外壁間見懷之作
蕪聞其駐節上清
將取道會晤志喜

水部音徽久未傳
漫題佳句驛樓前
懷人不爲青山隔
別夢應同皓月懸
正憶雲霄開畫省
却聞龍虎駐旌旃
行行漸近清溪口
擬接芳尊一問玄

八色存御集卷二

主

江州道中逢許子春員外知王湛塘侍御之任建昌簡寄

問訊江州悵獨遠
春來知共省郎杯
中臺未許匡衡直
佐郡翻勞賈誼才
地遠名山求鳳隱
庭懸深樹待烏來
瑤華倘寄登樓賦
予在昆明萬里隈

桃源洞

武陵山徑碧嶙峋
茅屋荷衣此避秦
深洞草荒猶有水
舊溪花落不知春
白雲天路人何在
滄海年華世幾新
每欲卜居勞夢想
竭來何事又

風塵

夏過沅州謝范太守惠橘

蒸雲楚岫梅將實，隔歲沅江橘尚遺。
總是使君堅雪操，故令芳樹抱寒姿。
經炎不變黃金色，裹露還垂綠玉枝。
司馬征南方病渴，貺逾仙圃摘三芝。

宴黔國昆明池館四首

上公別業臨芳甸，愛客招尋出郭遊。
雨過乍添金馬翠，雲來輕蕩玉池流。
開軒錦石花間見，命席蘭觴竹裏浮。
避暑不辭河朔飲，納涼殊勝習

人色作集卷一

五

家幽

其二

滄波潏沕枕嚴城，大將征南此駐旌。
一自樓船消戰鷁，但山臺榭對封鯨。
禁雲長擁將軍樹，宮樂猶傳太王生。
衛霍當年功第一，分封開府在昆明。

昆明

其三

塞外塵清開舞臺，名花芳宴傍池開。
尋源路向青林轉，犯斗人從碧漢迴。
鳥怯旌旄翻葉墮，魚驚絲管戲萍來。
不因龍節天邊下，那識雍容上

將才

其四

輕橈乍拂儀星石，曲檻平臨浴日池。
樂鏡浮光將水去，鍾絃飛調逐風移。
露荷半吐勝龜葉，林籜全抽集鳳枝。
覽眺莫愁歸路晚，綠川明月待佳期。

大理行臺對菊

金天持節度南荒，叢菊空庭競吐芳。
草綠不知秋已暮，花寒因感露爲霜。
欲回容髮消塵思，聊擬英蕤命晚觴。
問訊故園籬落下，秋來曾放幾

人色作集卷一

五

枝黃

晚望蒼山即事

吏散庭閑靜掩扉，點蒼西望翠霏微。
雲裁玉葉和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
石洞經秋龍不起，松枝將暝鶴初歸。
冷然忽動餐霞思，擬陟丹梯一振衣。

送同年張進士使滇北還二首

將命遐荒擁傳過，秋風驚葉振靈鼉。
錦旌玉佩從天降，瘴嶺蠻烟出塞多。
奉使何年封博望，尋源復此渡長河。
君王若問南中事，爲報昆明

久息戈

其二

故園朋舊十年疎相見那期萬里餘龍節不因
金馬使鳳函應布紫泥書郊雲乍對猶疑夢山
館爲歡覺未虛過楚定隨彭蠡鴈到鄉無戀越
江魚

送李子升進士使滇歸觀

梁益秋來紫氣新果逢星使下朱輪帝庭初
對賢良策天路遐征侍從臣已度錦江攜麗藻
更從昆海炫絲綸嚴程還畫非無意獻壽椒花

八包傳御集卷

主

及早春

送諫議謝二右溪請告還蜀

給事銅龍常近日上書金馬幾回天未應多病
侵玄髮忽漫言歸托紫烟玉壘松蘿懸蜀道錦
江雲日勝秦川還鄉早度啼猿峽庭樹花開憶
惠連

寄桑子木蘭成九江兼簡沈麓村

匡廬遥阻憶音微恩譴頻年獨掩扉地比夜郎
猶是近天隨江水未云遠金鷄欲布春雲詔玉
鷺仍飛日月旂爲問江西驄馬使曾憐朋舊解

祥衣

和謝與槐官直同諸學士鏡光閣觀雪

春還禁柳先飄絮風動宮梅競落花未解帝
農呈瑞貺却驚天女散靈葩廣庭映夜非關月
極塞飛寒不辨沙樂府新傳白雪唱幽蘭黃竹
敢應誇

其二

授簡梁園酒未醒冒寒猶作上方行言從覺路
窺天藻併集香臺聽梵聲拂迥銀河同瀉素灑
空珠樹遍凝瓊侍臣獨識君王喜不厭頻遊

八包傳御集卷

手

眺玉京

和趙方厓侍御過平夷衛見懷之作次韻

經年行役共夷中攬袂無因恨遠空魂夢幾回
懸夜雨襟期時亦托長風霜清嶺道翔龍節雲
薄關門待使驄病卧不知疆館訊却勞瓊藻問
飛蓬

興隆道中愁月潭寺讀金剛經漫述

倦遊秣爲耽幽賞多病惟應結淨緣僧院乍過
先禮佛梵堂深坐獨參禪空山不礙林端月閑

夜微聞竹裏泉聲若悟來真自得久迷苦海悔當年

舟次辰州直蔣少參揚金憲過訪因邀

燕馬伏波祠賦贈并以留別

早秋歸客度沅陵落日停橈一問程龍騎並過
中散駕燕筵同展伏波營舊遊芳草憐湘芷乍
別滄江戀楚聲回首赤霄衡岳在好將銅柱勒
勲名

湘江懷古

長沙城郭枕三湘挂席凌波望渺茫漁父尚能

八邑待柳集卷一

三

論楚事靈均猶似戀荆王怒濤終古非無意幽
草經秋祗自芳欲爲招魂空佇立黯然飛淚向
斜陽

招張西谷

荒域思君恨阻脩及歸猶是隔滄洲城西結社
惟容鶴海上忘機已狎鷗白首帝墳淹倚相赤
松仙骨隱留侯紛吾得遂尋山計遲爾同爲採
藥遊

石山人過訪

幽居謝病少經過衰柳門墻可雀羅何意故人

乘月至相看高誼向雲多盤餐盡日供芝草病
榻經秋長薜蘿今夕正惟徐孺子可堪迴棹賦
離歌

喜石山人自雨中過訪西湖僧舍次韻

湖畔花林夾路迷水文雲色蕩長堤佳期喜達
千山兩幽討同攀百尺梯寺瀑飛泉和梵語院
藏深竹助猿啼相逢未盡登臨勝共向清尊憶
舊題

西湖宴集

鏡水春遊幾度過畫舸蘭橈競笙歌烟光帶柳

八邑待柳集卷一

三

衝帷入山翠沾花逐酒多雲缺中峯疏湧塔樹
重千界拂晴波青陽欲謝猶忘返擬結幽人採
芰荷

湘江驛訊趙一侍御貴陽消息悵然有

懷

星使乘驄歲已周計程應返帝王州旌臨楚
塞山猶隔驛枕江千水自流萬里音塵厓間訊
經春雲物負同遊欲題尺牘嵇康懶日暮空林
獨倚樓

襄陽遲查近川諫議冊封不至遂趨穀

城

擁節分茅出 帝京先清江漢待嚴程占星已
報長安使犯斗猶虛博望行襄館名花常對雨
習池新柳乍聞鶯物華空負登臨賞惆悵迴輿
過穀城

七言絕句四十九首

二泉懷王石沙侍御

野服春遊試二泉淺沙芳草夜維船獨憐山下
松蘿月不對詞人王仲宣

暑夜懷朱仁叔二首

八色存卿集卷一

三

苦熱經旬酒不醒竹風荷氣逗深扃夜來忽起
桃枝簾為望城東隱士星

其二

隱士丘中彈白雪將軍池上艷朱蓮納涼孤坐
應何事揮塵閒看力命篇

夏日書懷十首次五石韻

卧病深扃客思闌強將孤劍漫為彈碧荷任吐
明珠沼丹荔從堆白玉盤

其二

瘴海炎氛拂坐來花源清冷憶天台金莖未解

相如渴嶺吹真憐宋玉才

其三

蓬轉經年海上槎不堪時事報京華六月龍驤
猶遠道小臣那得更思家

時復聞
駕出

其四

群峰庭戶火為蒸長日塵紛苦自仍逃暑却遺
高士酒納涼還飲使臣冰

其五

乍惜青陽辭海樹漸看朱夏逼江蘋空流歲序
容將改况復羈愁鬢欲新

八色存卿集卷一

三

其六

迢遞鄉園夢亦遠別來誰剪綠為衣聞道風波
幸無恙芳庭應敲白雲關

其七

隔年持節離烟霄暫規無籌答 聖朝正憶津
途橫虎豹敢將身世付漁樵

其八

幽樹分林競吐芳綺疎清晝靜焚香玄思恍入
雲霞裏只少山人薜荔裳

其九

雲白山青海上城晚風樓閣眺朱明吳江閨嶠
三千里白髮那禁此際生

其十

地臨瀚海風偏惡天薄炎荒雨更多開拂綠蘿
參鶴舞悶調白雪和漁歌

詠荔戲簡李五石

朱實離離亞碧枝水晶零露味尤奇當年曾博
千金咲只有風流李白知

壽蜀李封君侍御四首

秘訣本從周柱史清脩尤慕蜀君平林間酒伴
時相命洞口漁家幾度行

其二

玉壘初懸滄海日錦城新發浣溪花睇陽綠髮
圓朝彩覽鏡朱顏映晚霞

其三

巖巒日長仙人掌禁苑時頒侍史桃玉杖更憐
駉作馭綺筵猶羨繡爲袍

其四

朱輪使節觀風日瑤圃秋堂敞宴初海上群飛
珠樹鶴銜丹先度白雲居

次大安問訊石沙侍御悵然有懷二首
閩山行盡不逢君關樹蒼茫隔暮雲已負武夷
煙水約却尋江上鴈鴻群

其二

苦憶風流王仲宣驛樓寒夜攬瑤篇星軺未度
雲中使霜氣先清海上天

阻雨石牛驛

山多盡作行雲地路迥全無避雨陵漫向石牛
淹永夕獨將孤劍轉連星

聞陳王二使君有招隱之約感贈

待詔不貪青鎖闥感時翻憶白雲岑夫君本是
稽生侶作吏年來負素心

其二

採藥余將辭世網卜居君已結幽尋小山叢桂
秋應好遲爾同爲擁膝吟

偶簡廖叔愚稱以京堂渠謂稱許太過

因復予云不敢以豸冠加兄一等何乃

以羊頭望弟耶予聞而大笑賦此嘲之

時叔愚以屯田郎擢貴州貪憲有

貴寵臣督工者從中阻之故云

省曹不博羊頭賞憲使空彈豸角冠莫嘆郎潛

容易老官恩分得紫金丹時內處方錄丹云

慰許石城選曹悼子二首

珠璣易沉清夜月
薜華先折早秋霜
空庭響像情何極
莫學西河祇自傷

其二

帝里秋高玉樹殘
西風吹淚過新安
莊周齊物言猶在
何事先生未達觀

過武塘簡朱汝明二首

歲晚寒塘拂棹歸
江風吹雨晝霏微
草連深巷無行跡
聞道楊雄正掩扉

八世齊集卷一

圭

其二

風塵爲別歎經年
叢菊幽蘭半已捐
若問行藏竟何事
一書猶隔紫微天請告不遂故云

懷化道中憶洪西淙方伯

方伯旌麾擁上流
沅江蘭芷送行舟
夜來水宿知何在
風雨辰溪傍驛樓

阻雨懷化

川原夜注千山雨
驛道湍飛百尺流
馬首欲西空佇立
杜鵑啼罷不勝愁

聞方厓臺長按貴陽走筆志喜

明光曾上視朝書
四簡巡方獨未俞
已命仲卿專袞職
復勞桓典振邊隅

僮輩自貴陽還寄弟元愛十首代書

臨流載酒愴分岐
念爾殷勤攬袂時
芳草不知腸盡折
競將春色勸離卮

其二

樹蘆昨遇龍陽鴈
裂素憑傳馬上書
計到鄉園何日是
開緘應值海榴初

其三

藥裹經年淹舊里
諫書何日到南臺
名園獨擅

八世齊集卷一

圭

安仁樂遐域
空令羨老萊

其四

弱柳定垂陶令宅
新篁應覆阮家林
七賢海畔誰堪侶
二仲年來隔素心

其五

關西奏草曾傳否
消息天邊未忍聞
早見汝能辭世網
遠遊余尚逐塵氛

其六

長路但聞啼杜宇
晚風猶自嘯玄猿
並催鄉思千行淚
欲斷征人獨夜魂

其七

涉水每驚溪瀑亂穿林時拂瘴烟濃羊腸已度
千山險鳥道猶懸萬嶺重

其八

青山結戍聯夷落白日鳴焦警使車荒檄遍留
神武跡提封俱屬漢方輿

其九

十年通籍慙無補萬里驅車敢憚頻風勁欲飛
司馬檄時清寧致碧鷄神

其十

正念關山遠為客那堪童僕復言歸昆明池上
看牛斗漢使張騫鬢欲稀

建水除夕

建水州前逢歲除飄蓬何止十年餘今宵獨把
夷中酒却咲年年賦卜居

孫右文員外有請告之約戲簡

省郎欲作青山計托予先傳滄海君渠令先擬告東海
結茅廬共招隱含香猶恐未離群

安莊道中書懷二首

相如卧病經時久汲黯幽棲幾月餘已報帝

庭容賜告塞鴻猶滯北來書

其二

長路逢秋病不禁况聞猿哭與蟬吟乞骸擬著
閒居賦白石黃精是素心

謝楊子石惠金剛經二首

楊雄歸自西天竺惠我金剛貝葉文真際頓令
懸慧日迷途今始撥重雲

其二

獨卧正憐辭物役見身尤喜得歸依一朝上乘
從君悟三十浮生盡覺非

寄劉西川員外二首

抗草明時十萬言省郎心事共湘沅殿廷不死
真天造林壑餘生是聖恩

其二

漢家劉向是名卿玄髮抽簪卧落英采芰定應
消白日調梅何以答蒼生

包侍御集卷之一

包侍御集卷之二

華亭包節元達著

臺中稿

序七首

送邑侯李青霞先生入觀序

往歲客過予海上示青霞山人所著詩數卷不詳其姓氏其詞大抵懷玄思隱恬寂寞之意為多晞陽吸瀝庶幾遺音焉讀之三復嘆曰其纓綬廟堂而縣解于大山嵯巖者乎慨然想見其人玄同之世既予父兄宗族若大夫士以暨

八包侍御集卷二

間開之老自嘉興來者又輒輒道嘉興李令君之政甚詳稱令君者無慮曰惻惻曰繁廉曰敏慎曰直毅偏指不一總之歸於備善予復慨然想見其治為古之循良廼詢令君所自即曩所著詩青霞山人者嗚戲始吾想見其人於玄同之世廼不謂乳哺膏澤吾宗國且踰稔矣始知政有本執夫詩言志志以出政志欲則政陳志靜則政理今茲吏者無不眩贅芬華蹂躪進取日夜經營其翔徙羸貲惟軒冕金王之為利是故墨者瘞焚者莫詬者殲慧者選悞者脂膏席

附者毒楚次骨漁獵生民者什可貳參其初一

念毫釐之鎔後廼罹既萌庶罔有紀極若峻敦

者惻歎者高明者剛遂者慈諒惜但者非夫恬

淡寂寞之徒不可與能彼其人儵然無營乎翔

徙羸貲也始知嘉興之政所從來者執詩可以

觀志也章章著甚夫令君當芳茂之年制椎席

之邑秉專城民社之寄百里之內盡供奔走風

靡霆迅唯吾所欲藉令稍營世資何所不至廼

茲二年矣翕然無瑕摘非其心誠大山嵯巖惡

能爾耶即召為諫院拾遺則執此以忘其利害

八包侍御集卷二

寵辱死生得喪他日稱直言極諫之臣其亦歸

青霞山人執屬歲甲辰制當入觀 皇帝考萬

國之政于明庭將必最嘉興云學師胡君輩樂

觀其最者也行屬予言贈之介者弟子員沈生

瑩暨子姪梯

白泉先生集序

包子曰刻白泉先生集者視留棠之意歟昔南國思召公之政以及其棠故詩人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廼中丞白泉汪公撫滇之五年為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天子嘉其

勞召爲大廷尉通藩臬諸大夫率郡邑長吏暨薦紳先生與其父老子弟請於子謀所以留中丞汪公者予惟公填撫南服五年于茲惠洽遐萌耀稜荒域不聽之夷蛾服順執民得免于蠻芻荷戟之勞此其功德在民者哉世或有留行囊舄者涉間閑蝶俚大夫士所不道迺謀其平生所論纂以傳之滇請於公者再迺出示予讀而嘆曰此名山石室之旨黃鐘大呂之音歟將爲太史氏所輯錄豈必滇之人傳之其文根本六經博綜百氏咀掇菁華獨騁逸矩其歌咏不

入世傳集卷五

三

爲靡曼幼眇之辭廟朝冠見雍容揖遜與開元大曆諸賢並鳴金玉者乎雖然其素所蓄積者厚公自結髮束修即覃思典籍究心道腴至于今五十有五不倦四十守福州即具疏乞歸讀書此其意凌厲埃壙玄覽洪域專志凝神與病僂夫人同其文章名家斯所從來然古今文章家受知君上以享其榮名盛位者不易多見漢司馬長卿氏著子虛賦武帝恨不與同時可謂以文受知君上特文艷用寡無所經驗且終其身位不過郎今公適際 中興禮文之會凡

宗廟 明堂 徽號 建儲每進表疏 天子輒改容讀之未嘗不稱善咸切事情可施當世不類子虛烏有年甫艾已列上卿入與輔弼樞衡並議政於明堂之上馳舉景集流聲天衢可不謂榮顯哉其以文章受知君上與長卿等而遇則過之太史氏方采輯其書以成藝文何堪滇之人執傳諸滇視南人不忌公之意集爲詩二卷表疏一卷序記書文之類凡三卷警校屬學憲蔡亨之氏雲程瀚人梓屬雲南守蜀柳氏英

入世傳集卷五

四

贈醫張鶴仙序

昔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召扁鵲視謂與秦繆公病同不出三日間間必有言又號太子暴戾死鵲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太子蘇故當時謂扁鵲能生死人余竊念史籍紀載多怪迂語君子所不論迺觀吾張鶴仙氏所爲治病有絕相類者可謂紀載盡怪迂哉嘉靖壬寅吾母氏年六旬七矣歲之六月暴中氣絕積日不蘇召郡中醫畢集咸曰病風也中在藏府不可召湯熨鍼石起已仙至診審獨踴躍攘臂曰此謂氣

虛挾痰可人參劑七日蘇蘇能言鬼神事衆醫咸大咲之謂好利妄狂人也仙乃和人參劑技之七日而悟既道鬼神事甚詳衆醫始口喑蹠走莫不神大黃張氏矣於乎此豈秦越人所能擅奇趙魏耶仙著名東吳無問知與不知皆曰張大黃張大黃夫大黃剽峻攻擊之劑豈屢試輒效一不中即殺人仙顧以大黃名吳中耶往郡人溫州守郁先生計偕時病熱發狂不得前後漫死計漏刻仙用大黃劑立起郡中稱神遂以大黃名然參苓芪附歲所嘗治驗者不可觀

八包傳御集卷三

五

縷豈其術專剽峻攻擊哉若張西谷氏沈宜山氏率皆參苓芪附起之二氏與余善言其驗數數即吾母氏七日而蘇亦人參劑此皆吾耳目所睹記者不可以參苓芪附名耶此如孫吳韓白之用兵應敵設機奇正無常固有張旗鼓整行列夷陸廣原接刃晝日者其或樹枝循間決驟頃刻亦往往有之無非歸于制勝但好事游說之徒喜言奇節孫臏淮陰所嚮風靡獨炳著傳述者孫以白書韓以赤幟非謂奇勝耶參苓芪附人皆爲常劑不名名大黃者非白書赤幟

類耶自仙之類白書赤幟也凡方伎家盡規不如大黃迺有藉大黃藥惑病家者病家有信有不信然忌從茲始扁鵲倉公並以伎見殃秦漢已然何疑標季方伎家且有之何疑于宮朝仙自今能匿迹宮朝否耶仙好鶴嘗號鶴溪自予神異之易溪爲仙云行將乘白雲上僊帝鄉有日矣獨不能匿迹宮朝耶其忌與否何足爲仙重輕哉

緩征疏叙

昔晏子一言而齊省於刑故曰仁人之言其利

八包傳御集卷三

六

博哉迺茲監司岐麓公緩征疏庶幾與晏子言比隆也屬北虜歲寇邊軍興費巨億計曹告匱議盡征江南數十年之積逋以給輸餽適江南遭螟蝗水旱又數年相仍部使者相望督責不稱詔旨懼不勝任罷郡邑受記趣會則攝呼羽馳掠繫次骨一不如記懼不勝任罷於是江南之民富者罄蓋藏中家以下轉徙流移無慮什九部使者即知之不敢言曰吾職也郡邑即知之不敢言曰吾地遠而勢隔也迺若監司巡省方域得宣德意達民隱又徃徃恐觸忌諱不

言於戲民竟死乎能盡偃然死乎此正疏意也故其疏終之曰臣若不言其誰言之豈惟識體任事亦其見所豫定也雖然桑大夫莞摧漢世不遺銖兩當時稱能臣若唐陽城遂爲拙吏其能與拙固自有辨矣且張杜氏峻法深文率由此起廼得全活民命於榜笞楚毒之下者又何啻千百其不與晏子並稱哉吾郡守何述齋氏寧負兇寬之毀無忍最之其得是疏若獲歲焉梓以俟攷治體立民命者屬予叙首簡云

壽太夫人熊母九十序

代十三
道作

八包侍御集卷三

七

太宰北原熊公舉嘉靖乙巳考察大典之後忽上疏乞致事歸朝之大夫士無不愕異謂公方猗承主上統正百官世道所恃以爲升降汚隆何遽疏致事歸也既報慰再三教長吏存問其母夫人月致康稟廼知公以母夫人年九十欲乞歸侍一日之養公豈不欲席明時奮休烈哉顧念省母夫人則不能一日安于其位使日聞母夫人起居飲食無恙即喜或有疾病疴癢即愀然思拂衣去所用以卜公之行藏者視母夫人安否何如蓋嘗歷徵應感罔或爽貳七年

之粟三冬之董特一夫眇小孝耳格明神著瑞應若茲况太宰以天下國家爲孝者乎在昔保父殷周有若伊尹并盤之徒六臣號叔閔夫之徒五臣二代多歷年所率諸臣是賴故召公告老周公反復諭留其辭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又曰亦惟純祐乃惟時昭文王今天之純祐我皇明也不如殷周哉顧不能胙母氏之遐齡爲國家留元臣以成祈天永命之功耶今聖皇御寓軼駕三五建極歛福敷錫汪濊方將舉薄海內外置之富壽康寧之域顧壅閼於元臣之

八包侍御集卷三

八

母氏不錫以景福耶自公之位冢宰也紹先朝靈寶鈞陽之風而起拔冰氏抑炎燠獎清脩之行御躡弛之才人倫品藻甄別庶位天下方延頸企踵以跂觀知人安民之化非一日矣唯恐母夫人或疾病疴癢而太宰一日不安乎其位也疏述阻深無不詠闕宮之詞以頌壽母此其爲祝矣當于聊攝姑尤斯則覽觀天人之道以徵多福者哉且聞編列之孝能養卿大夫之孝用勞益尊仁安義功勞足以及物之謂此非太宰事乎藉令歸養太夫人不過日奏鼎食桑

怡爲娛然所望於太宰者非能養之謂不可爲
悅也迺茲遠去數千里即不得覲侍朝夕然翼
贊機衡於廟堂之上澤露萌庶聲施無窮大夫
人誠樂聞之日與相偕左右道北來榮寵事相
歡慰用以怡神葆和煢祉遂年不愈於屏居就
養耶蓋母道在太夫人以子用勞爲壽子道在
太宰以養志爲壽何遽疏致事歸也公嘗長中
臺臺之役所以爲太夫人壽者意尤篤至又臺
幕邵君某往以進士令南昌習聞太夫人起居
述德懿甚備迺知紹膺多福信有本哉信有本
哉作壽篇

八也侍御集卷二

軍政類編叙

明興兵制肇定 高皇維時伏劒戡旤武節揚
厲越虎之士所在雲合繼自 列聖受成漸備
規畫百七十年詔令訓諭之詞與輔拂臺省之
臣后先建白米著篇章者彌益多然散漫放失
靡可稽考是編能網羅舊聞簡覈科條其要指
無慮承變揀獎期以足兵迺迄于今寢極衰耗
屯戍要害之卒什可存貳參法立而不行禁密
而罔守豈盛衰相尋其極然乎幸方寓又寧臣

妾海內廟堂之上類右叔孫雖淮陰英六無所
用之故小夫奕徒皆得攘臂伸眉未視敕武且
郡邑有司又皆起自諸生從吏不知甲令每應
記徵發愕眙而視席質胥史惟所偽謾謂市戎
伍魯魚尺籍軍政愈益陵夷稍稍失舊制矣如
使豪猾噪譁起崖澤桀驁之胡引弓而南軋
胡以備之間隴右雲中歲警烽燧最者僅得保
就未聞禽鹵上功交夷不諛往議軍興迺不能
具數萬之衆是足以觀矣昔李牧侯國裨將能
使百金之士十萬斥逐疆胡昭夏全盛顧及不

八也侍御集卷二

十

能則是不可爲深念哉夫因循不足以揀弊旤
溺不可與圖危今俗吏苟且一切病此即是編
無益毛髮然明著國家之典章俾所易曉戒諭
之責名實考成效其廢格解弛坐耗行伍之罰
有著令視 皇代所以存變計豫不可一日忘
兵亦幾萬有一之助於戲窮極而變以俟巖詭
雄傑之佐起而更張之與周官司馬法比隆且
何幾於俗吏哉編爲卷二爲類十有四往往傳
寫或曰臺史傳君鸞嘗比輯之于事闕覆授胡
子瑞增嘉靖十餘年之間所著例大氏章章備

矣胡子瑞同知福州府顯軍政云

觀風篇寄壽楊翁

聖帝改元七年狹小明光建章之制通營壯麗
示威靈主未之使分行郡國冠蓋相望督責勤
稱職者公時爲會稽郡幕司空言無害使採木
閩粵事辦上以爲能議稍遷而公再上疏致其
政歸自余所聞已此矣其後又十餘年越弗可
睹記余適以戊戌秋八月按閩入其國之明日
其薦紳先生偕其長老數百爲輦再拜稽首而
問曰子大夫爲吳松江人知松江有楊公者乎

八世傳御集卷二

十一

昔嘗採木於閩中者也公尚官乎壽考乎富乎
子若孫賢乎吾閩人思之十餘年不衰惟恐其
不富貴壽考子若孫之不多且賢也自公之來
閩方時訕賴其正色引義上抑闕廷之需下
信疲民之請民得不死于茲役者楊公之力吾
閩人無日而不祝其富貴壽考賢子孫也哉予
迺瞿然避席揖而慰之曰是余舅氏也何所得
於諸君者如此哉其思也有甘棠之風焉諸君
可無負于楊公哉公還自閩即解纓絡謝世綱
歲嘗以正月之望置酒墳垠之野張樂崑崙之

丘招洪厓松子之徒相與爲虞行年六十有三
矣而色猶嬰孩其泠然風御不難也其治生效
計然祖白圭法究孔氏之容雍不事蠟蠶贏致
本富鍾田帶郭者千計畜蹏噉角足千僅指千
出游州郡結駟連騎居則擊鍾鼎食埒於素封
其仲子已虎變雲蒸久著名字其伯孫者未弱
冠即不好綺襦紈袴而志已在金華之學迺今
知公之所以富貴壽考賢乎若孫者諸君之祝
也夫於是薦紳長老驟然而咲且謝予曰吾閩
人思之十餘年迺今聞子大夫之言幸甚予因

八世傳御集卷二

十一

而撫然嘆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哉思其人則父母之惟恐其不擁休錫羨數其
人則仇之惟恐其不亟殲賈民何思數哉惟人
所召今茲閩粵去成周已數千百年其謠俗猶
有召之風也謂古今民不同乎天下無楊公者
有之民不盡爲閩粵哉初公之事閩也非夫城
社之寄非夫政教期會之煩傳置所及近度旬
月遠不離二時即有宛被僅僅一事且去其土
又已十餘年民猶思祝之如此此誠有所會非
偶爾已也若其吏會稽三年之久日夕與郡太

守相可否是非以善其政令而施于其民者何可勝道其所爲祝十年者當又逾於閩粵廼今知公之富貴壽考賢子若孫其所繇來者其噫此豈非有其德而有其應者然耶余觀風于閩廢君子之休烈不傳余臯也夫論次所聞以備太史氏之遺

記一首

哀慕祠記

予歷延平訪其域內名山大川及其鄉前脩明德之祀於宋有龜山豫章延平三先生祠於明

八邑待集卷三

十三

有哀慕祠並血食茲土蒸庶崇事予惟哀慕者何居其與三先生祠並傳孰考其人與其祠所以建郡長吏曰是舊守孫公衍之祠也其行事與其祠建置之由語在志考志曰孫公衍字世延直隸華亭人以孝皇帝九年守延平繁廉敏惠治行稱異會禱雨自暴雨甚沾寒疾作卒于官卒之日男女號泣遮迺道路其後三十餘年而民猶哀之作哀慕祠予惟史氏之言不經訪其艾耆之老身所睹記者皆如志言言未畢泣且數行下於戲以身殉民祠所從來在昔聖

王之制祀死勤事則祀之此非死勤事者耶則惡得不與三先生之祠並傳孰制祀名宦著在秩宗別有祠民所自財夫哀慕由民心生者壻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往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皆其心之不可以已孫公死延平之後三十有餘年而祠作可謂明德在人沒世不忘其蒞官未旬月而民即遠怨祝咀豈易民哉是祠所以視吏治章民志也嘗聞鄭子產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廼益信之於戲此與鄭之民哭子產何異民豈易心哉祠雖千

八邑待集卷三

南

百年弗可改已舊祠迫學宮頗湫隘民請諸郡長吏更築塏者因東郭之廢郵而新之繕地翼傾甕宇炳煥列以廡序繚以周垣奕然備規制矣歷吉受靈嘉靖十七年秋九月也有司議歲忌祭一春秋有常祀故不黷若民之歲時展謁祈禱哭泣于斯者母有所限今學士毅齋先生爲公仲子天之所以報況公者厚甚豈惟民此是祠也執德訓政用樹貞珉

表一首

擬 賜宴無逸殿 命輔臣講書無逸

詩幽風二篇群臣賀表

某年月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聖恩賜宴無逸殿 命輔臣講書無逸詩幽風

二篇者 紫微雲構瞻 聖域之弘深蒼昊星

鋪沐 皇恩之普甞咸受勤于晉接式敬 經

帟泰交得自豫遊盛傳仙管臣等誠歡誠忭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資食貨

聖人之大寶曰位首務農桑詩獻味於幽風書

昌言於無逸姬周賴之宅國列辟用以傳心既

蕩玄風逸臻彝典慨宣王之不籍刺褒姒之休

八世傳御集卷三

車

蠶漢迄聞於永平晉崇聲於太始濯龍眩歸簪

鳳繁儀是皆聖學寢湮君心失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由天縱 德與日新敦彝孝於

慈宮崇堯文於國學 明裡饗帝 敬一行軋

蔚震陸之崇壇禮先 躬籍清坤靈之密室化

踵 親蠶克敬畏以答天心惟憂勤而恤民隱

玄圭秉握猶負重於春冰 黃屋崇安若御奔

於秋駕載圓顧謁爰卜藏脩量廣袤於蘭唐考

徑輪於瑤圃國風稟制景緯裁基飛梓柱於清

江誕昭靈貺來梅梁於空谷駿餐休禎百堵斯

存九筵如在儉同禹室義取湯盤璧函 雲漢

之文光逾落帶戶發詩書之藻炳似列錢鳳凰

麒麟徒煩土木椒風范若祗費金璫肆梓匠之

告成嘉臣工之善壽 龍輿曉幸 鳳輦初巡

凱譙燦以霞張賓儀秩其鶯序饌供玉鼎知過

美於食萍醴溢金壘方沾濡於在藻 寵光分

席陋彼周南 命錫橫經乘茲夏豫發縹囊之

秘典具悉天人舒綈帙之奇文極陳閭里 垂

旒淵聽恍寤接於先王蓄軫凝情紛騫觀乎遙

野白虎之空談奚補石渠之廢論何為雖屏列

八世傳御集卷三

去

唐宗疑闢未闢而圖呈宋主蒙牖猶局乃茲名

義之俱彰始信經營之有自元封初構竟起新

聲曲水肆筵空成效體蓋遡觀於往古特創見

於明時臣等質謝楚材禮追洛飲讀書非左史

夏屋興慚解經竭侍中素餐知懼惟同情於賀

雀勉附翼於翔鵬伏願 聖壽萬年簾永日中

之治 皇猷千紀堂垂天保之基曰都曰俞曰

吁載颺虞殷惟歲惟月惟日永鑒箕書麟趾駟

虞於斯為盛昨謠邑頌莫可能名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歡忭之至謹奉表 稱 賀以

聞

行狀一首

十二叔行狀

予叔氏視予兄弟猶子也予兄弟方孺屬四方未嘗一日父視之詎意其今年正月一疾溘逝矣嗚呼痛哉予自黔中聞訃號泣而嘆曰我叔氏葆真潛曜陸嶽巖阿生值隆盛之朝不能踴躍天衢舒其藻蘊死顧可湮沒懿行使誌籍無傳哉迺收淚撰次其行實以備史館之遺按公姓包氏諱憑字信之世嘉興雙溪里人祖

八色作傳集卷二

七

封南京禮部郎中父鼎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池陽守母沈氏封宜人池陽公子七人公最少以族之兄弟序十二云公生而穎異總角能屬文讀書日數千言風神秀朗長七尺餘癯貌脩髯望而知其為乘雲馭風之侶先是池陽公禮部在告每集賓朋讌遊命諸子侍各探字為賦公時可七八歲輒應聲出奇句一坐盡驚池陽公特器異之令受書伯兄所未逾年而能究典謨訓誥之學年十七補郡弟子員文譽藉甚既池陽公守郡之二年擬乞骸歸適得公所寄手書

綵緘迺左太冲招隱之作池陽公亟嘆曰十二兒雅成吾志者哉即抗疏解其官去池陽公歷官持廉歸不能以銖兩成婚嫁盡贄諸子公贅平湖袁氏婦公毓桂者財惟一邑雅愛重公嘗謂客曰吾包十二郎王潤婿也多分與財物儻使公用是得畢力學問然舉子程限之業非其好也一日設問池陽公曰昔人謂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疇頃之財信然乎審如二子者亦富貴何必業舉子奸時好苦自縊繳哉池陽公因知其趣尚不貴以舉子業遂博綜群籍馳騁百家期于汪洋不可涯涘尤工吟咏其得意句可無唐人年三十不售場屋會池陽公捐館舍哀毀邁疾迺又盡棄其支離披閱之學稍稍希心老嚴矣專養形畱神殫琴漁釣自虞然於生計日遺落未嘗不晏如故自號澄心居士如是者十餘年而有子曰汴始穎發廩于學官能共養不遺餘力公藉以適遊吳越諸名山大川時與道術士究論方僊庶幾遇之嘗謂吾年老而得縱遊名山畢酬宿好樂甚官我千石富以積頃又何啻言也

八色作傳集卷二

大

此其志度恬淡玄遠嶄然塵表者我居閒未嘗
勵顏色事或迂意亦不譙呵人里中有黠俠兒
者素睚眦一見公即媿服傾心其溫厚感率類
如此且好施不遠往得婦公所予盡給貧昆弟
又時時治酒肴餐飯伺宗族昆弟之數過者與
樂飲極歡宗族昆弟亦樂恩公為也蓋知其友
愛天性云予兄弟孩提而先公卒為正德庚午
先公臨終屬我叔氏曰撫二孤者其在吾弟叔
氏嗚咽再拜以承先公之命既予兄弟依母氏
流寓松江之東海去嘉興可二百餘里叔氏數
持甘毳旬一往來省視長又課督禁無教盪闔
十有餘年而予兄弟始任冠服紳厠名彥籍至
今母氏時時涕泣為予道十二叔氏撫孤之勤
此豈末俗所槩見者耶恨未嘗一日父事之廼
遽溘然逝矣於呼痛哉公以成化丙午年生卒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享年五十七卒之日整衣
冠正寢坐目炯然視其子汴口嗚嗚道戒勵數
語廼瞑臨死不眩遺之治命亦其所養然哉子
即汴郡廩膳生娶華亭張氏女二長適嘉興項
相季嘉善薛孝並國子生孫男四長裡聘平湖

人志行錄卷二

元

曹氏女次桂秀水楊氏女餘尚幼孫女二已受
聘長海鹽倪氏子季秀水諸氏子汴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白苧鄉之新塋適子請告還自
默授所撰次者庶以徵銘

誌銘一首

唐行甫墓誌銘

唐甥世村塋新阡于居之西將以嘉靖念又二
年正月四日葬其父行甫君先期率其弟世模
世桶謁予銘於戲予忍銘行甫我子與行甫為
內外兄弟其卒也予適有使滇之役歸又謝病
屏居不能即往哭其喪日將葬矣忍竟負行甫
無一言以示幽壙我廼輯比其行畧而銘之君
姓唐氏諱自道字行甫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居
華亭之白沙里世長雄為邑右族祖諱某父本
蘆溪君某蘆溪君為其弟曲溪君傳無子遂以
君後曲溪既君事之至孝人皆謂曲溪有子矣
曲溪君始饒裕後稍疲于征徭輸饟之役既老
且憊郡邑有司猶追呼之不置君乃奮衣嘆曰
丈夫年三十上不能紆青紫隆顯其親下之又
不能伐薪樵給徭役顧頽班白者可得為人子

人志行錄卷二

十

乎乃去其毛鄭師鳳峰氏所身督僮奴數輩代其父日趨于官府之徵令間則力田輸歲所牧獲者以贍征徭吾鄉糧長之役極爲繁重編戶中家以上遇者大氏破君代其父糧長役數年事一切辦有司以君無害愈益任之曲溪君幸少虞佚人皆曰此行甫之所以善事其親也曲溪晚又得子君任事益力且不覲其所有入皆曰所後父既已育子將無弛愛於其所後者乎而行甫執子道不衰可謂難也已由是鄉之大夫士翕然稱行甫之孝此其壹惠較著云若夫

八七存集卷二

三

忠信友愛偏決于鄉黨宗族者誠所從來矣其事細不論自子姊婦之閨二十年予與朝夕游絕相愛故知行甫甚詳於戲德懿如君而不獲堅強老壽年三十六而卒惜哉君以正德丁卯生卒之歲爲嘉靖壬寅妻包氏予季姊也子男三長世材聘氏次世模聘氏次世桶尚幼女三已納聘者二一尚幼世材年未弱冠即能經紀其喪業舉子亦見端緒模桶又岐嶷識者謂能世其家云於戲多男而賢亦天之報施善人者哉銘曰茂爾德蓄爾壽即于幽宮俟爾厥

後

文三首

祭楊勇誠菴文

伯僑之族揚侯之后東海表靈寔生玄胃弱冠而孤即構堂基攻田力學豪長于時既積多文亦殖豐貲始遊郡校卒業國雍明經射策久滯從龍僥首一官于彼越中秉直持廉惠問川流民方歌舞公厭督郵抗疏投簪言返故丘廼置鄭驛廼淳孔尊日群朋侶燕喜家園庶幾娛老以永山樊胡然弗吊一疾溘逝鄉失儀刑芝焚

八七存集卷二

三

王座有識傷心間開隕涕壽宮既啓寔寔既局泉臺無曉永隔佳城所不朽者沒有遺名英英令子父已蜚聲雲蒸龍變庶慰幽靈節也情屬渭陽并和知獎廼茲已矣顧瞻愴悅挽絳爲奠庶幾來享

祭莫省軒文

猗歟先生邦邑之良脩文敕行迪我冠裳早歲跨騰取儒于鄉春庭父屢齋志以亡珠沉照乘璧毀連城凡屬有知心折骨驚眇予小子辱公忘年托以末契許以隨肩辛卯之冬同舟北試

日夕浮危綢繆旅次詎謂茲歡永成蹊異庶從
令子言追風誼令子偉燁神驥名駒雲鮮王棠
矯矯天衢三江瀾倒一柱中樞咸稱願然榮名
與俱九原之下含咲而虞廼就寔安爰答靈輶
循題撫櫬承睫沾巾敬羞玄酒庶薦明裡尚享

祭屠母文

武烈桓桓昂貴奕世猗嗟夫人發祥遙裔王度
蘭儀中谷是麗既殯名德位陟台司翊襄列
廟為世倚毗瞻瞻老成咸曰康僖伊誰相之壺
幄攸基 誥恩荐錫鳳翥霞披誕育令子騏驎

八

章

麟鳳風馳天路曳履文昌論經 帝側緝藻袞
章兼珣 儲闡晉于春坊解榮歸養翩翩舞裳
富貴福澤茲焉已全復臻遐筭七十而仙崑崙
玄圃西王並旋訃聞于 朝爰稽故實廼命禮
官悼 恩駢擲沒遺榮下究泉室歷吉撰良
合祔壽原拱矣墓木求謝階萱純孝擗踊號泣
靈輶節也誼辱葭莩效懃執紼眇莽遵途音容
粲粲敬羞菲奠庶來歎忽尚享

包侍御集卷之二

包侍御集卷之三

華亭包節元達著

湟中稿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代簡訓張西谷見懷四首

咨余秉拙操膏軸運方穿驅策陟大行膠蹟詎
能前中道搏彫虎力眇墮嶮艱下懸不測谿骸
骨分糜捐昊蒼曲成貸復假腰領全竄身渾耶
域厠足戎胡間馳馳與藜藿日夜相周旋齷齪
孤形影愛似勤歲年何意萬里颺枉贈故人篇

其二

七

故人眇天末淪跡三江漁專精董生幄偃卧段
公間覃思顓揚子著賦擬相如風抱芝蘭誼遠
投錦綺書寄通無生死豈或玄素殊契濶情醜
縷慰勞意踟躕最我先民矩勉我未死軀詞意
烈秋霜不為蟬蛙吁開緘增慷慨服佩慰鬱紆

其三

鬱紆將焉適鋒刃薄煩襟匈奴思故土攻剽日
相尋時亦乘城障騁目天山岑所覩皆窳夫挽
疆力不任衣被雖三屬占募非百金月糜擔石

儲空負鉛刀心年駛意隨邁旅滯感彌深况直
凜秋至塞楚日蕭森驚沙昏窮野勁風灑空林
霏雪冒層嶺玄雲結重陰物候歛如此但奏苦
寒吟

其四

苦寒調淒切微吟益長嘆莫愁關山月莫悲隴
水湍嘗聞征戍客過此摧心肝豈若黃河西遠
傍玉門關古來流竄地本在三危山苟幸免湯
錢所在皇恩寬且無朔方怒庶幾五原還昔
昔憂僕虜天損良已安羌歌扣歡緒醪釀排憂

八
色
侍
御
集
卷
三

二

端已覺容髮改猶勉藜藿餐牽率酬芳訊願言
一解頽

暮夏喜霽宴陳園

暑夏積霖潦中庭發洪流高户限跬武朱明逝
欲適晨起忽解霖四荒爽氣浮巾車一出郭烟
野撰芳遊遵途饒莽薦刈確激通溝野田刈萱
麥山菓摘檣楸井井華廩圃景景邵平疇入門
竹樹密繁陰蔽層樓藤惟疎障日松塢颯迎秋
冒然托幽勝恍若陟丹丘主人既字孟公子亦
如劉俠興傾華屋豪飲促瓊甌季倫焚甲煎郢

客吐名謳牛心炙已侈鵠臠味逾周肥瘦互嘲
譌醕舞遞獻酬欲辭開席去復爲夜關留堂上
已滅燭明月繼山頭虞卿久紆轡頓爾豁羈愁

夜坐

殷憂不能寐端居夜未央秋風動地起繁林颯
萎黃房櫛懸明月階除封嚴霜寒蛩鳴網戶微
火艷蘭缸隣家撥哀調琵琶聲遠揚公主彈黃
鵠明妃奏楚商得非穹廬內憤鬱有餘傷愁人
易爲感聽之沾衣裳奮袖一憑几展側魂飛揚
五更扣哀角歸鴈俱南翔欲傳尺素書霄漢限
河梁迺思圖南鵬扶搖度莽蒼一飛九萬里晷
刻還故鄉我欲從之去佇立以彷徨

八
色
侍
御
集
卷
三

三

對酒作

窮居閉戶久枯槁閱年紀出門皆戎胡入門惟
鹿豕兀坐專材室鏹跡簷楹裏氣貌形影間惟
有酒相倚愁來即命觴酣竟即隱几喟嘆爲渾
池大化無終始庶幾慰日夕免于鑿窳死所以
古賢豪狂醒托深旨屈原何獨醒豈若步兵子
一醉輒浹旬禍至但自弭孟公近縱俠淳于近
藝娒吾本窮愁人嗜好不在此把杯聊獨酌侑

以圖與史目送白日馳興隨翔雲駛爾時吾喪
吾天地猶一指安知流沙外雄虺與赤蟻達我
公孫朝腹溢將何已

送靜老南還

閉門林壑叟忽作邊城遊意氣薄虹蜺切堂視
九州腰佩陸離劍身披紫綺裘慷慨遠行邁不
爲岐路愁裂繻過函谷吹笳上隴頭八月渡黃
河王關逢早秋下馬握予手慰勞洽衾裯首問
葡萄綠開尊盈百籌酒酣顧余笑何不豁離憂
雪爾覺陽舒耀逾覆遐取煖敵窮陰候春生漸

八色作御集卷三

四

海頭三冬霜霰少日夕晴嵐浮勝事咸絕倒喧
歌遍戍樓以茲忘旅寓爲歡日悠悠梅花寫羌
管芳樹吐篁篴譚玄怪急畧卜夜每淹留嘉會
不可常行人懷故鄉抗旌欲東指判袂擬青陽
但嗟趙壹鳥不戀馬卿鳳含情理星駕回首謝
莽蒼客子本悽惻送歸彌自傷墨翟泣玄素蘇
李別河梁高臺一以眺川陸阻且長常情固不
任况復餞渭陽矯翰入雲際峙岳淹路傍羈思
隨蓬卷徂懷逐風翔何時疏屬山懸解恣游揚
側聞儲闈信金鷄振未央佳期遡江瀨艤櫂

候維揚茲言倘不棄良晤在秋方

與賴別駕論佛二首

君既精佛戒何復慕仙筌二教殊宗旨嚮往當
何先佛氏無生滅豈必戀長年薩埵與忍辱身
相等浮烟仙家正此蔽執生苦拘纏以茲相較
視未若佛理玄

其二

俗宇太穢濁舉世病狂醒愛海湧波浪情塵累
嵩衡役役老病死四果竟何成若離一切相不
但色與聲生滅了如一空有均無名境觀既雙
遣煩惱安從生君能勇精進長夜慧日明吾心
即淨土彼岸非遙程

八色作御集卷三

五

和棠溪中丞寄題東嶠書屋

洵美秉雅操高步狹中區金閨少通籍循寄廼
東嶠卜築清華宇結社求羊徒思玄准平子著
論擬潛夫躡屐傲秦望垂綸比鏡湖山中饒景
物烟靄日夕俱水檻蓮初艷芳欄藥漸敷涼颼
逗脩竹朗月下高梧爾時散帙罷藉草代金鋪
琴御淮南曲酒命中山娛庶幾托終老欵忽寄
皇圖旌旄遠風尚纓紱非故吾荒遐一以眺舊

隱宛方壺潘園幸閒適陶徑恐荒蕪因憶滄洲
勝眷言北山隅心游無競地意與停雲需郊居
忽草賦帳飲欲投符塵軌較淹速觀齊有無
襟期既家廓肯爲樊籠拘憶昔李衛公別墅在
東都一自當衡軸羈縻意獨徂寄題遍花木二
石今模糊高蹤曠千載雅什副前驅

宴薛園

嘉招陶霽景別墅遠喧塵茲方夏將午才似南
州春杏花初拆蒔碧草始成茵數里逶迤幽
奇結構新漢陰既同圃瞿矰復作隣登樓雲見

八色律御集卷三

六

朗傍檻石璘彬主人田文裔愛客表清真尊者
展芳席歡洽難具陳撥豉向余咲何如吳中尊
不假絲與竹但屬鳥聲頻坐久倦拘迫携觴後
水濱溪流迅激矢斟挹生餘津彷彿蘭亭會勝
遇洛川神

宴集魯園太醉賦得公子敬愛客三首

并簡栢峯

四豪本縱俠五陵亦馳騫豈若溫王姿雍雍擅
英嫿弱冠謝綺紵清襟托幽素悅書復敦禮日
夕左史晤鄭郊開開館孔尊濫清酤言譙蘭臺

賓厭厭期日暮

其二

蘭臺茲秉鉞曩賦長楊殿余乃支離人叨陪廁
時彥帳具寶嬰筵厨辦虞悰膳亭院肅清幽綵
桐多婉孌深樹結爲帷落英散如霰興已十日
過敢惜中宵酒

其三

既酒柰爾何病醒殊太劇詎意狂國泉欬然生
几席退墜非陽醉陷池堪誚責沉憂歷數稔陶
寫幸今夕咄嗟楚江纍憔悴塞垣客招此既已
誣書空更何益匡坐一飛觴政以慰營魄善歎
有陳遵善釀有焦革聊與爾爲徒衛生此良策
所賴忘言交諒予如金石

警至

北虜賀蘭來烽臺報警至浴鐵盈萬群射鵬可
千騎叩關市綺繒執詞倣燕冀邊譯不能應蹂
躪日凌恣疆半皆中行導引罔遺智刀斗徹夜
鳴羽檄重鱗比駭涕已數月安攘寡筴議帥臣
本恒怯儒紳亦見戲既乏衛霍兵復少王烏使
葆歛急星火畜牧坐餒悴高秋怒馬來東畝無

八色律御集卷三

七

殘穗究竟將若何忍使河湟棄

遇鄉人南歸走筆二十韻寄姪景雲

汝本吾宗彥昂昂千里駒少小稱穎惠潤質比
瓊瑜賭囊嘗共戲作鳳獨裁珠陳留風可嗣詎
類太原麤別來已數載雌伏尚群雛中庭係驥
驥何日騁長驅稟命有通塞力學無賢愚素業
貧原憲遺經富陶朱稽古語雖鄙微榮良不誣
惜陰貴凌駛玩日恐淹需曠輪奔若電歎忽歲
云徂年鬢一以及撫心空鬱紆往往古賢豪早
歲勵良圖二十洛陽策十八函關繻彼豈從天

八色侍御集卷三

八

降勉旃在吾徒任君夙貴達西華竟葛孺敬通
雖坎壈子豹策天衢政賴繼徹賢郁烈抗前模
汝父抱恨沒胡不慰幽途清秋桂林訊徙倚遲
邊隅

寄贈何白坡謝與槐孔文谷李荆陽四

君子

關河佳氣浮分曹集勝素夙稱稷下游既美蘭
臺聚未若四子交一體視無忤披襟共蕙蒨晤
語協韶濩垂左閔歲年和鳴復天路

其二

何晏正始音安石江東彥北海富瑤華龍門懸
竹箭博古恣冥搜問奇擬清宴塵握互宗盟簞
徹那奔殿散彩蓮花峯蜚英滿秦甸

其三

玄詣匪空寂賞悟匪誕迂省牒寡暇豫誓師尤
瘁瘡紛紛吐碩畫煒燁奏明謨迺知相觀益矢
心翊黃虞存靚拜荆役微搏回晉圖堂階握成
箕所以摧強胡朔方烽火息秋杪靖邊隅惠及
負戈者遽然卧于于

其四

八色侍御集卷三

九

庇庥已多幸音息詎爲期萬里限河漢數載客
燕支久與世路別緬邈嘆支離芻狗一以棄木
偶隨所之不謂影電日猶敦風雨思折麻致遠
道髣髴奉先儀涸鱗潤餘沫窮鳥翼層颺梁生
華陰詠平子漢陽詩大雅久絕響諸君寔繼茲

哀江南四首

粵嗟江之南華富擅自昔皇明定鼎來未聞
有兵革生聚日以繁膏腴遍阡陌歲漕四百萬
揚舠達京國中土仰衣履窮荒賴供億伊何嶠
冢狼化爲黔鯢舶妖纏牛斗壚芒焰天爲赤憑

陵閱二稔所至無纖積塞上讀卿書撫膺徒太息

其二

太息將何爲怪此潮汐池 聖世不揚波翻資日本夷抵岸即驛突誰爲限藩籬煙衛禦輟隆
蚤網嬰淫瘼提戈鮮裂皆棄甲有于思盜藪入三江翺翔恣所之搜牢慘似昔舞梁亮如斯華棟充烈燼臂井封殘舐族行既不及轂走良已還詎知羅綺國厄會此百罹

其三

百罹誠莫遑究竟何時已秋風一解纜春至飄仍駛大海浩無津奎薄散如螳往來靡歲宇奔疲安有紀關局久不開郊野荒如洗縱獲保孤城孤克誰爲使傳聞亡命者導引涉江汜善兵非伍胥教戰異宰嚭假息須吏問迺能爲禍始舟師倘一戰蓋定亦俄爾惜哉無若人凝眸日徙倚

其四

徙倚愁脩路憤懣結衷腸言念桑梓城鞠爲荆棘塲海淺魚龍盡崑炎玉石亡戚屬苟無恙何

庸計草堂引領重憫默問訊滋任勦欲假排塵翮瞬息眺故鄉屬厓 當宁顧天討始張皇傳徵飲飛客八月渡維揚馳騰水上軍禽誠掃檣槍庶幾莫龍極無復泛餘艘捷音計日至羈思慰殊方

和孟衛原對月見懷二首

達人嬰世網握符青海陰塵消絕羽檄訟蘭性瑤琴歡茲秋夕佳獨坐對星分朗月麗層岫白露盈前林靜寂寡良晤命酒聆猿吟中區托遠迹顚氣溢清襟撫物情始適懷人感彌深因歌

八色集卷三

其二

伐木篇寄予天山岑開緘爛瓊藻戰義重兼金市道喜溷濁俗士厭高虛天月常皎皎舉世何邾婁伊人乘玄度孤凌薄蟾階闌淨埃塽霄漢凝清曠中有炯然鏡靈光良與俱咨余支離客朋舊日以疎况乃傾蓋交金石願不渝茲意久寂寞因之懷古初

歲暮詠懷八首

凜冽歲云暮逝節何駸駸幾歷玄冥雪渺邈天山陰荷戈未息有年鬢日以侵登城望故鄉嗟

隔如商參援琴欲鼓之恐使淚沾襟

其二

大雅示明哲達人識幾微辛有始浩嘆穆生旋拂衣朗鑒同一轍南指真吾師伊何秉闇質遂與素心違裔土嬰微纆仰羨黃鵠飛榮壯既偕往衰賤方因依行年茲五十憫默念前非

其三

吾慕陳太丘道廣藩其身吾慕卻令先比屋彌愛嗔避咎當若此近禍豈足珍不見漢鉤黨一網盡冠紳拯世竟無補捐生等微塵士氣既銷鏢火德遂沉淪身名貴兩遂所以願良臣

八兄存卿集卷五

主

其四

弱齡愛恬曠清襟寄蒼昊欬爾謬通藉塞裳就泥濤在告甫三稔再出何草草太行一失路牽纏遂至老朔氣易軼瘞脆質漸枯槁本自冥鳴身避弋恨不早舊隱蓬萊側歷歷見三島欲覓一丸藥駐顏常美好路遠莫致之寄言屬青鳥

其五

鄉國別已久遊子何時返情同庾子山人殊班定遠閑凶歲荐臻離懷日憤懣滄海復妖氛三

江忽嚶嚶音息訪無從枚淚眺層巘野哭聲更哀醉酒日晚晚戰罷掩遺骸孺髮持鉶畚問之泣且訴令予益淒斷歸來且命觴玄情洽稽阮

其六

遷史進貨殖其旨頗微妙家貧莫與營蠶室誰相吊憤激爲此論後世苦評誚肇昔自閑散貝輪涉海嶠金竹召都尉寶獻輸左校陳迹傳至今類風轉熾燎所賴原憲賢蓬蒿發孤嘯

其七

蛩蛩負屨趨患難不避易林回亦庶幾能棄千金璧茲意久寂寥溫涼異朝夕交窮曩見虞勅代鮮逢式躍馬滿天衢平生寡相識一葉倘從風何損鄧林植以茲自安土九卦相憑藉

其八

世道本澆漓遶城尤惡薄錯處皆戎胡土風類豺貉側有競朝市回首咲東郭禮義譬芻狗周孔任嘲譏我生值數奇危地翻爲托足躡孟門巔魂驚呂梁壑何日賦言歸江干采薇藿

門有車馬客贈吳生

銀鞍被紫駟寶劍驕驕求凌寒陟隴首泮凍詣

西州貨逾陽翟賈誼敵魯朱儔遮險因投馬犒
師魯市牛片言重金壁萬里相追求逆旅不少
憇遽問南冠囚具謁陳姓氏坐定述所由少小
寓河汴近歲客燕幽既事夷門隱旋過易水游
慕尚自天性布武遍遐陬因與洽尊俎意氣長
虹浮嘆喑寡寒煥調傲輕王侯細論衛霍事欲
斬月支頭酒酣別予去一眺城西樓目中無全
胡思爲報國讐傾裝買汗血言赴漁陽秋

結客少年場爲邊人作

拳勇雄六郡豪舉擅三秦往來惟劇孟隣並有

八包侍御集卷五

甫

孫賓二上倡樓醉千金擲與人居閒跨馬去所
至能風塵劫質新豐側探丸灞水濱干楨不敢
近名捕及姻親邊城亡命久隱約多苦辛會逢
募兵檄昨始脫荆榛焚丹擬著效洗至誓圖新
得隨征虜去雲中搏戰頻虎發羽尋沒猿號技
若神以茲富禽誠勲名日益振授官還故里綺
服綰通綸道傍相指點嘖嘖有餘嗔曩蹤類伏
鼠茲榮等畫麟迺知若思者一變即良臣

夏日竹宴觀黃冠羽服之戲

塞荒饒楚莽茲園獨林篁萬握翠瑯玕脩迥拂

雲翔結陰當重惺緝篠代緯牆脩然坐其下灑
撼生微涼引澗既以疾遽羽無停觴始訝涉淇
水既欲擬山陽况逢霞外客嘯侶共徜徉言從
崑崙來逝將探扶桑手操碧玉管被服紫霓裳
易貌逞幻戲按曲囀清商上元惚恍至彷彿瑤
臺傍爲歡晚逾劇迨歸興未央緬懷嵇阮會詎
敢嘆殊方

雨中聞山人李翁卧病懷訊二首

端居抱積慘緬懷華顛叟相望非阻脩離索良
已久瑤琴網輕埃孤榻懸虛牖高卧不可期佇

八包侍御集卷五

圭

立時延首憚恐仙人滯玄應隱士守淖暑淋漓
盈居窮何所有池邊交讓枝門外先生柳終朝
挹蕊蒨誰與共杯酒

其二

屬聞苦重脰緩弱不能步泉石癖彌留烟霞疾
已痼寒帷遞閑雲倚枕寫芳樹門巷掃轍迹冲
塵寡良晤何不覓刀圭杖策支日暮崑崙富瓊
蕊上池溢朝露真訣傳至今性命良可度仙靈
眷淑懿恍惚助將護

雨中愁劇即事述懷數體三十韻

余本水鄉士謫逐月支營土壤接西域氣候限
長城扼虎力不任禦魑魂屢驚日接蒙茸侶俱
繫曼胡纓多羅盛醑釀服匿啜羊羹避羶常引
疾畏侮但佯醒既脫塵稍靖蹄林火復明滿天
哀角起中夜悲茄鳴坐卧千愁集朝昏萬慮盈
飢渴思歸久鄉心注牛斗歲月損朱顏風霜催
白首玄朔化湘柑脩陵植華藕結托迥寒燠芳
榮易衰朽夢裏已雲翔覺來猶墨守迢遞小山
桂荒蕪三徑柳凝眸欲樹萱排憤須尊酒四人
鮮相值一體孰能友客久管寧歸仙成梅福走

八包侍御集卷五

七

慷慨慕伊人虛盈問北叟通值霖雨多羈懷柰
若何沉雲顏並慘瀉霽意俱磨四荒絕行跡中
庭發洪河無從載酒至誰爲裹糧過窮途阮藉
哭閉戶子桑歌歌竟循餘砌山頭候鮮霽擬作
來真游行吟過水滢卜漁良已遲忘鵬終爲蔽
驪姬悔始泣鼈令延先瘡變化有真宰倚伏難
預計豈若任運行慧日懸真際

方朔圖

紫昔李耳後始見東方生光塵究玄旨恢咲幃
公卿穢德似避世薄游非慕榮塵踪厠金馬仙

錄隸紫清三偷海上桃幻化難爲名累劫示龍
變竭來降星精伊何好直諫陞戟日觥觥既輟
董君宴復尼壽王行涉險探驪珠豈爲哲且明
所賴漢武容庶幾保吾生假令犯猛怒工拙徒
爲評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成將軍出示谿田光祿先生所惠長歌
因和贈

光祿姿姿七十翁閉門鄴杜傲王公片言出口
重球璐却爲將軍灑毫素凌亂緬練千百言擲

八包侍御集卷五

七

地鏘然協韶濩將軍二十羽林郎短後危冠從
武皇本自臂猿椎北地幾迴搏虎獵長楊英聲
一旦動黃屋天街萬乘親推轂御題龍劍賜專
征十萬貳貅趨上谷輕麾夜半逐休屠奪得金
人載駃騠封骸已並燕然石數實猶存董澤蒲
捷書忽上明光殿歡傳特賜班師宴教坊拍手
唱平胡畫工擬筆開生面無何白騎亂幽燕選
將期門復受宣寵擅漢廷誰比數主家紉袴豈
論先矢心報國擬捐軀蠅沸蚊雷已噬膚功成
不免中山謗盟後旋令息壤誣迴掌須臾成弃

置携家轉徙河湟裔山中別創邵平園亭下常
逢李廣騎自分寒灰終卷簫豈期餘燼猶輝奕
一隨大將過天山雄鳴獨獻擒胡策北平還召
故將軍起官徒步承恩澤我當流寓適逢君高
誼峻嶒薄塞雲說劍談兵無日夕邀賓置驛常
紛紜花時坐我華屋下錦筵羅幙春氤氲酒酣
擊筑更豪儻使我懷抱驅煩氛丈夫七十尚如
此委瑣應慙兒女群人生倚伏真難料君不見
湟中白首成將軍

西崑歌

八包得御集卷三

大

吾聞金天之西有崑崙丹梯萬仞千天門玉樹
珠林互蒙密鸞儔鶴侶時騰軒中有仙靈久閉
關魯城玄圃非人間山經紀載虛想像博望行
遊空往還迺茲降精生甫申世持龍劒淨邊塵
河外藩宣誰比數漢家鍾鼎稱元臣功成更受
長生訣山頭幾見桃花春

題莫都司迺翁東山八奇卷得長句

我昔過湟中探歷吊往事因懷充國叟溝塍有
殘穗嘆息今無人佇立時延企迺從父老問所
知爲道東山擅八奇東山將軍素燒闕百戰驍

胡定月支敦禮本來如卻穀借籌未必減衣絲
故營猶擁將軍樹遺澤唯傳子墨詞開卷令人
倍惆悵明珠歷落空所思即今嗣子紹英芬璽
節新頒玉殿雲君不見湟中之業方絕群咲予
却憶趙將軍

送吉將軍鎮寧夏賦得賀蘭山

君不見朔方之陰鎮賀蘭萬疊尚巒翠鬱盤石
髮山衣景蔽虧控弦十萬巢烏桓秋高氣肅膠
始折大漠烽烟遍山岳蜩起颺馳不可支三秦
內地遭殘裂羽檄頻年報玉京天皇宵旰在蒼

八包得御集卷三

尤

生禁中特念穿楊將河外因推細柳營提兵始
定焉耆國仗鉞還臨拓跋城金壇麾羽切雲霄
坐使龍荒氛祲消罷戰歸來聊蹴鞠受降從此
息鳴焦廉聲風並張都尉武節寧論霍票姚吾
聞賀蘭山頭蒼珉綠碧光晶瑩鬱之可勒班生
銘

梅塘歌爲盛古泉侍御迺翁作

卜築林塘遠城郭幾樹江梅冷蕭索無言蹊畔
自芳菲姑射山中甘瀟落穿池本愛洗心泉繞
岸靈葩更可憐崑崙玉樹龍沙裏犯雪飄英石

鏡前孤榮不受歲寒移清賞偏於水月宜托根
舊屬蘇園種表異新栽禹廟枝點點輕花拂壽
觴盈盈淨寫曉來粧影亂波文凝浣素樹搖風
夜劇焚香山人對此幽興多酒酣能唱郢中歌
陽春綠水調孤絕借問羅浮較若何君不見江
干種梅叟冰雪生涯無所有結實累累幾歲華
年來始得調羹手

塞上行送吳生端人自酒泉遇王中丞
因還姑蘇

塞上從軍多苦辛君來數月倦胡塵黃金欲盡

八色御集卷三

壬

烏裘敝萬里燉煌只此身自分生還未有期荒
遐那意故人知中丞使節來西記得綴旄端還
舊里征途十月馬支雪朔風戟面天凜冽徒行
數日渡臯蘭黃河百丈冰如鐵行行東出函關
道汴水吳雲次第好梅花正發館娃宮歸去家
園須及早丈夫失路且泥沉何必邀功紫塞陰
震澤烟波渺無際買舟漁釣相招尋興到一登
湖上山試望河湟道嶮難臨觴且幸鄉關樂顧
景無嗟旅鬢斑我亦明時流戍客邊城數載羈
愁劇可堪落木送將歸心折津岐淚脉脉

酌酒行送申衛幕

世人齟齬苦不休一謝宦遊即慘阻鐫白眉班
頗無味茫茫苦海竟何所所以古來賢達人技
効拂衣常齟齬吁嗟此意久不聞迺今個儻見
申君罷官之日獨長嘯意氣愉然凌紫氛自言
數載客邊城幾度鄉心逐晉雲得歸恰遂幽閒
性垂老寧忘麋鹿群君家舊隱中條麓精廬別
構王官谷山中氣候正清和散髮披襟坐脩竹
丈夫處世貴適意辛苦徂年空閃倏冥海榆枋
各有餘斥鷃翔鵬均覆育多君高誼酌君酒白

八色御集卷三

壬

壁黃金規無有酒酣但誦逍遙篇放勸一折河
湟柳勸君東出長安道試問五陵之豪誰獨久
仲春之夕夢侍先伯兄北樓游宴西湖
歡甚既寤始知有存亡今昔之感淚淚
枕席作憶昔行伯兄以乙巳已赴選卒於
京

憶昔閒居事草玄兄亦初偕計吏旋居幸鵠原
豐暇豫共鸞鴻駕擬靈仙採藥幾攀滄海嶠煮
茶同品晉陵泉花時觴詠無日夕湖上行遊閱
歲年人世爲歡詎可常湍驚雲逝歎蒼黃旅魂

一入燕山道予亦微纏過朔方回首陳踪懸倪
仰傷心往事限存亡分岐不免楊朱哭索路那
禁阮藉狂夢裏相逢甞相適醒來惆悵情何劇
西湖佳麗宛如初苦海風濤恨非昔謝家一罷
烏衣會幾度池塘芳草碧何時載泛六橋春醉
酒斜陽訪遺履

石靜齋參藩范栢峯憲副姜東臯馬清
溪馮北城三帥共設宴郊園見招偶有
爲不赴既見靜齋謂東臯不能釋然於
予也賦行路難以謝之

八包竹御集卷三

圭

芳園枕郭本非遠其奈巾車驚絕嘯出門不假
五丁通即路偏疑九折坂欲行不行避畏途因
憶古人誰與俱秦安即飲且高卧淮夫服往何
其愚予本悠悠羈旅人靜觀塵世了無因相逢
稜岸等嵩岱誰能躡面不知嗔萬里襟期在意
氣何必席上通慙慙臺中石公於予善道君真
率開芳宴傾蓋之交迺若此未挹尊壘已沉酒
吁嗟乎人情嶮巇覆掌間太行孟門莫登攀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
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

降人僅身免于悲其窮而恨虎之過暴
也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蹲踞厲爪磨牙過豺豕不能噬虜
偏噬馬餓梟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
見穹廬益肢抃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
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
數十未屬厭咆哮酒睥道傍人何不結徒嘯侶
靖虜窟雲錦千群還塞樾降人驅馬能幾何充
爾一飽無遺骨安得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
蒼生又安得中黃逞絕伎手搏太行驅爾類

八包竹御集卷三

圭

河西人極崇佛法大家布施小家齋誦
益漸染身毒之教然也客有風事佛者
一日過予叩以內典大旨愕不能應予
竊訝之不知其脩行精進何處着力因
示覺言遂成長句

汝崇佛教自少小宗旨如何猶未了菩提樹長
無垠外波羅岸薄扶桑曉妙因不悟徒紛紜可
憐明日覆重雲萬劫只迷煩惱界千輪還墜衆
生群法門種種總由心藏經大部俱蕪音根塵
對境心不起碧霄甘露清煩襟智慧爲航度苦

海盈盈到岸皆禪林舍心求佛祇自苦唐突頭
顚同隊父縛障窮年烈燄騰解脫何時逢法雨
傾財布施俸功德金玉恒河了無益姚崇命子
有至言住相安能過八極周妻何肉悔猶遲况
爾酣淫日夕馳金剛銷鑠且垂盡善果剝落無
纖枝君不見真性如本圓寂淨土彌陀當自
覓悟來無法亦無空翻許達摩還面壁

尋仙行訓溫幼海別復見寄溫廼山東
登州人

別後臯蘭惠彩箋開絨飛動遠遊篇南州豫訂

大集卷之三

古

尋仙約往劫曾聞授勝緣憐君本抱烟霞癖
隱蓬萊來丹碧我昔征行過層樓凌波曾挂滄
洲席竭來西塞忽逢君披襟時散紫陽芬人中
嗜好頗不屑物外騰軒擬共群桑海東歸歲復
還言從吳越訪玄關陶公結屋華陽洞許邁樓
真懸雷山招尋未定歸依地氣色先占牛斗間
願惠神通解疏屬同騎倒景馳人寰

中秋趙樹博招飲得長句

廣文先生能好客釀黍盈缸開宴席飛觴落字
夜蕭蕭萬里清光團皓魄首宿盤餐味獨佳散

快投壺興偏適隔院胡僧梵樂來絕勝霓裳按
仙拍醉餘身世非人間列子凌風生羽翮廣寒
氣肅怯衣單緩步天街陶永昔

再有聞始知忠慎者保身盈肆者兆禍
賦長安行路難以存炯戒

長安馳道平如砥深谷周阿石齒齒金張許史
並經過擊轂挑肩瞑不止持轡攬轡稍踈縱餘
訝一墮尊螻蟻朝策飛輪暮絕肮草頭零露歎
凝霜白骨搓捋血丹野詎憐金穴併娥房行人
過之不敢問但咲當年寵作殃歎誅斯戚互傾
軒鏡鑑沉昏共聚骸繡文無復存懺畏牢筴那
知爲彘謀軟沙芳草真險巇矛頭折米劍頭炊
忠能貫日智及葵即使羊腸側足非貼危

相逢行贈吳掾

門前車馬越中客秦望烟雲滿中烏翩翩文采
異常流十載黃扉供玉冊草檄初從幕府徵吐
奇擬獻平胡策天山歲暮忽逢君攬衣問訊南
州驛滄海點波政拍天金陵魑旱無兼石羈思
鄉心不忍聞破涕爲歡共浮白荒磧無人似者
稀越吟何幸聆今夕

貧將行爲青眼劉將軍賦

壯年雄勇冠西州百戰揚旂瀚海頭橫刀躍馬
疾飛電胡騎相逢鬪指愁面白打堅會憚石眼
青驅虜更聞劉手斬觸體嘗滿匱百金一級無
盈縮得來罄手犒軍麾耻事興生營產蓄自分
鷹揚每若斯詎憐猿臂歟逢奇老去龍鍾復禮
縷菽藿頻年總不支巖室蓬扉寒背郭風聲雪
片資蕭索拾穗曾無林類裘行遊時帶榮期索
道傍爭問爾爲誰不知故將今寥落邊城豪貴
棄如遺鼠壤餘蔬少暇施習俗但趨糜竺火由
來不療鄧通飢吁嗟此風何可長當日優伶曾
抵掌河西貧將慎莫爲不見劉君成題題與作
驕飢各落毛何如虎飽多藏鐵

廬山高寄桑子木

廬山萬仞干蒼天聳削香鑪噴紫烟俯瞰官亭
浩無際山容水色涵澄鮮肇昔匡君得道去就
中往往棲靈仙吾輩賢豪亦慕之後先寓托相
蟬聯謫仙之後白公米素風玄軌至今傳夫君
本是中臺彥無端謝病嬰嚴譴十年坐對芙蓉
開九疊時驚雲錦見閉門齋誦藥珠宮黃庭展

卷周千遍間過白鹿授諸生春風滿座花盈院
董奉林前采禁方陶公宅畔張芳宴物外生涯
已擅奇塵中冠冕寧須戀我昔游滇嘗唁君竭
來西塞亦從軍苦海風烟真若幻天涯淪落更
離群駐積龍荒沙渺渺南州音驛應稀少昨日
潯陽忽寄書清秋洒淚握瓊琚祗訝仙翁能跨
鶴豈期江使解傳魚深山歲月憐無恙更道禪
林久卜居倘從宛秘窺真訣佇伺絨膝一啓予
生還定陟廬山巔丹梯石磴同周旋願侍藥爐
爲弟子擬餐靈液駐衰年

東山圖

東山幽勝地謝公丘壑姿物外烟霞本自足何
必妖淫竹與絲舉世齷齪皆此說曾無濠上悟
心期達士襟懷罩宇宙天倪曼衍隨所之根塵
相對一不染誰爲臭腐誰神奇王公厚善且誚
責悠悠千載誰能知君不見氏胡百萬渡淝水
晉室存亡寔在茲從容宴語捷書來不異東山
携妓時試問當年矯飾者幾人談咲却秦師

題西湖圖

塞上羈栖歲月久武林佳麗時回首夢裡行遊

幾度過覺來忽恍曾何有天涯張宴偶披圖款
然几席生西湖得非巨靈逞鼉負之夜半趨
邊隅青陽艷日蕩樓船士女喧闐奏管絃博塞
藏鈎恣飲譁遺簪墮珥競妖妍湖臨城郭本豪
奢域內山川總未誇烟舍梵宇三千界水抱青
樓十萬家巖巒合沓紫珠岸花柳芬霏漾碧沙
更憐清夜思飛越六橋湧沸晴波月兩時萬籟
歛空山獨倚孤亭待鶴還天闕石鏡仙靈宅一
屬氛埃厭偏窄何不置之莽渺鄉列真呼侶共
相羊媿余數載河湟客乍覽湖光亂營魄祇疑

八竹齋集卷三

天

佛力罽空厓不解繪人工色澤沉酣相對竟忘
言恍移身世武陵源

與花亭

將軍初罷漁陽戰卜築芳亭恣遊宴手植名花
種種奇丹葩碧葉和蕊蒨曉露英英裛絳霞春
風幡纓飄飛霰主人中聖日微醺獨倚欄干擁
侍娥輕帷遍列蒲桃錦長袖新裁孔雀羅帖席
腰支細盈把着爪能調麗王歌咲向亭前較容
色顧問花神艷若何

夏日園中吟

河西風氣屬金商一年強半零雨霜止有盛夏
稍溫煥恰如南國萌春陽主人開園可數畝千
章檀杏彌崗阜蒙密陰森風擅奇數年客舍成
吾有逶迤一逕日行遊時倚胡床傾濁酒樹上
鶯來擬住聲佳聲生心山頭鹿過堪爲友拾花咲比
館娃棠攀條悞作橫塘柳悲默爲歡祇自知那
憐雙鬢已成絲潦倒天涯憑夢幻佯狂身世學
支離醉來但覺扶搖上却訝天池亦在茲恻哭
長沙何不遠離騷江畔反爲嗤不如且向園中
賞造物虧盈有定期

八竹齋集卷三

无

虞世行贈友人

前年別我江鄉去邇庭五月雪初曙今年復自
楚中來秋風灑灑撼單于臺河西路遶羌胡族行
人過此心膽縮惟君孤劍獨行遊秣馬往來何
迅速三十明經不得意挾策風塵遍旅肆黃鶴
樓前挂曉帆芙蓉掌上馳空翠裝索曾無宛孔
資振施頗重朱家義竭來再度天山道烟霞冉
冉凌蒼昊一尊遙惠建康清把盞令人豁愁抱
更憐擁腫與世疎渾沌無眉內有餘庚桑歲月
偏宜久張閤胸懷總自如一切能消煩惱火處

世如君寧有禍我方力學苦未能問君何從得此果倘事支公有偈言願拔泥途棄法舸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九日宴西寧城樓四首

九日逢邊郡登高倍黯然山風寒擁葉城日淡浮烟菊亦窮荒見更應故國偏何期流竄客猶接歲時筵

其二

分間多休暇邀歡陟塞樓欲酬陶令節翻切仲宣憂山抱河源起雲從海際浮平生蕭瑟意重

八代詩集卷三

手

遇王門秋

其三

將軍能愛客况復值佳期舞帳隨樞轉歌筵傍檻移射麋供野饌彈雀助關卮醉已過山簡愁應慰楚儀

其四

麗譙通絕塞酣宴送斜暉射覆燈香幌藏鈎月近麻胡茄彈蔡女羌笛奏明妃已極從軍樂寧辭分夜歸

寒夜

邊城清夜迥孤坐倚征鞍庭雪排檣起山風入漏殘壘櫟灰易冷擁枕憂猶寒不寐頻窺戶星河曉欲闌

對客鐫白漫成

支離淹絕塞楚毒歛經年覽鏡形將老殮英意欲仙侍童能鐫白坐客解談玄支遁遺篇在冥心已棄筌

日者余生自成將軍所過予遲約經旬

口占贈之

策馬來何晚垂簾市久踈豈從李廣獵遂秘蜀

八代詩集卷三

三

嚴書泛梗方迷路懷椒擬卜居天高不可問賴

爾測盈虛

睡起

小樓酣睡起旭日半檣踈喧為城鴉集忘因麋鹿餘灌園分溜水鬻市採山蔬生計聊如此吳儂亦遂初

春日薛將軍招宴王園觀蹴鞠之戲

瀟灑園林勝招尋物候妍因呈嫖騎戲言敵薛女廷羽爵蒲萄綠春盤首宿鮮方奇傳博望咲予亦多緣

憶家信

歲月音書斷鄉關夢裏過川原通絕塞烽火隔
長河爲客風霜久思親涕淚多不知緘信至憂
喜定如何

訓劉別駕自涼州見寄

能以行邊暇懷人數惠詩開絨盈錦字把握過
瓊枝雨雪天山道烽烟渚澤涯何時返旌旆一
爲達襟期

贈陸叅戎席上彈琴二首

英武本天性烟霞亦素心松間開小酌席上寫

八世仲卿集卷三

圭

鳴琴愴惻思歸引淒涼出塞吟坐令承睫淚聽
罷一沾襟

其二

愛爾朱絃賞端居幾度過塞寒飛雪早簷靜落
梅多舞鶴流清夜離鳴拂絳河不禁羈楚意聊
爾托微醺

贈魯孫

繁弱傳封父名刀佩呂虔更看龍額起重觀鳳
毛翩竇表平胡績常稱扈從賢即君真不忝都
護世行邊

題平胡大捷圖

陰山氛祲久青海虜塵多一自持龍節崇朝奏
凱歌邊風傳怒角塞草振靈鼉封燕歟應並圖
麟烟不磨

五日同雙溪小坐二首

萬里投荒日三年去國臣偶逢時序感重愴別
離神簷杏稍雲密山花過雨新芳華聊可玩况
對故鄉人

其二

歲時傷旅抱幽獨命吳歛來佩分叢藥浮觴折

八世仲卿集卷三

圭

短蒲俗穿長命縷人尚避兵符物候同湘澧偏
慙楚大夫

訓李濟南蟠峯見訊二首

劇郡當無暇何能憶遠人驛隨青海鴈書發錦
江鱗貽紆爲歡後披雲入夢頻遐荒正寥落驚
躍奉音塵

其二

一行河外客朋舊欸然無失路誰憐范交窮賴
有虞素襟江月迥高誼岱雲俱得返陽關道言
探李白湖

劉豫軒過訪因小集

結駟朝端舊遷鶯塞上來相逢聊把臂欲別但
斟杯統砌翻紅藥當筵奏落梅平生酣暢誼一
爲慰羈懷

與諸君子花下小酌次趙衛博韻

宿雨開新霽芳華潤欲流因懷嘯竹侶偶集看
花傳命酒能懸解局門代遠遊廣文摘藻興東
燭故淹留

胡將軍携宴宛卜寺納涼

愛客携芳宴諸天幾度過禪心斷絲竹幽興托
人包傳卿集卷三

烟蘿日爲揮戈久涼因擁樹多留歡殊未已譚
劍坐明河

秋夜新月同張贊畫寺中飲酪酒觀胡
樂

桐馬尊初發涼蟾魄乍臨桐林深白露碧殿下
玄陰劍舞降胡伎笳吹出塞吟更憐平子賦并
慰楚囚心

訓與槐次來韻

音容天路迥消息汴中來冒雪過梁苑乘風上
吹臺宦懷知不惡年鬢恐相催東觀方虛過行

省視草回

送王別駕致仕還蜀

羨爾拂衣去悠然出網羅蜀江春色好舊隱竹
林多歸揖青霞侶相羊紫蕨阿何如邊塞役辛
苦但婆娑

送劉將軍解官歸

政倚長城險翻摧上將壇建牙營月滿卷旆朔
風殘書自中山至盟憐息壤寒壯年雄劍在計
日斬樓蘭

秋夜

人包傳卿集卷三

淒清旅館夕徙倚對明河庭樹銷潘省寒蟲避
翟羅鴈歸砧響急烽至角聲多不寐殷憂者長
更柰若何

同范柏峯憲使宴集陳氏園樓二首

邊地多荒寂茲園選勝偏登樓紛擁樹遠還曲
通泉地似藏書穴人疑作賦年叨陪還自許聞
樂重淒然王樂避地荆楚有
登樓賦竊以自況

其二

憲使停征旆將軍展燕筵鼓鼙芳草外尊俎落
花前塵柄專文雅鴛喉過管絃不嫌歸路晚列

炬滿郊塵

贈陳文崗恤刑河西四首

給舍嘗鳴鳳分曹復綴鵷當年傳諫草此日見
平反名重偏驚孟才高欲並蕃豈期荒磧外晤
對一停轅

其二

天上馳星傳人間迂使旌冰銜丹禁冷春到玉
關明九地恩應徧三秦雨乍盈不知鷄樹信何
日鳳樓鳴

其三

人仙傳集卷三

五

問舊情何薦通家誼獨慙草深綠避客花發爲
迎君攬袂雲俱合分襟日易曛離鳴關塞曲哀
怨不堪聞

其四

幽獨鳴騶至留歡命酒頻旅荒惟庾蒞鄉遠少
江蓠因訊中朝事誰憐絕塞人籌邊倘有疏早
晚靖胡塵

訊梓兒

知汝西來意翻令訊憶頻弱軀登險道炎暑抗
胡塵作字能模晉爲文欲過秦凝眸向烟際計

日共沾巾

和李山人溪上無題作四首次來韻

蛟麗誰家子芳堤步淺苔雲疑襄館至燕訝漢
宮來解佩常依水聞琴獨倚臺懷春眉語度行
路莫相猜

其二

城隅繞麗日陌上悅逢仙窺宋情初結從韓態
轉妍荷妖凝曉露柳弱縮輕烟粧罷翻疑鏡盈
盈照水前

其三

人仙傳集卷三

五

平陽從學舞金谷每徵聲袂襖春曾約看花侶
共行含羞掩羅袖理曲試銀箏芳藥無勞贈芳
華有夙盟

其四

不信傾城咲邊人今始知圖堪遺冒頓色本奪
烟支蔡琰降胡日王嬙出塞時容華能並否吾
欲賦陳思

寄郭似菴二首

泰階方命閭荒漢遽從征帝造回瀕厄君恩
賜再生愛遺燕甸石人倚鴈門城未老孤忠在

汾陽注 聖明

其二

乘障隣嚴譴籌邊仰舊勲久從中禁別茲訝昨
年聞塞驛通烽火河梁限隴雲無因奉顏色澤
畔愴離群

立秋日與客樹下對夕陽小集因聞琴

露坐無帷幄棠梨樹頗稠叢陰還障暑密葉漸
驚秋鶴爲聞琴至人因待月留晚來蕭瑟意賴
爾慰羈愁

寄題都護大通別業二首

八色律集卷三

未

功成不受賞高卧軼氛埃草樹藏丹洞烟霞結
吹臺城懸崑嶺峻水抱折枝來幽勝重開掩經
春長碧苔

其二

卜居遠俗宇結構托祗園逕側才通鳥山深祇
肅猿本能金作穴翻喜竹爲垣老去耽禪寂調
心挹化源

凱歌二首贈孫將軍

躍馬能深入摧鋒恐後期獨捐虎力生縛射
鵬兒法授陰符秘軍從遁甲奇平生橫行意矢

欲定西陲

其二

提兵不滿百轉戰逐輜輶疊鼓回營雪塞旗扶
陣雲虜遺殘壘遁俘擁捷書聞振旅歸來日勲
名已冠軍

羈旅多愁長更不寐展轉枕席忽爾沾
裳蓋欲力修忍辱仙人之行而未能也

漫占二首

幽寂常扃戶淒涼獨擁衾魂隨江鴈去愁薄寒
雲深數箭更偏永寒幃月未臨數年爲客淚茲

八色律集卷三

未

夕一沾襟

其二

揮羽天涯客驚逢歲暮身胥靡曾不懼忍辱尚
知嗔化蝶隨酣夢爲鷄托妙因吾生何昧此展
側重傷神

謝武林石山人見懷二首

瓊樹風期阻瑤華訊札頻力農應得歲貪隱自
忘貧水月西湖夜烟花上竺春相將有誰侶定
憶塞垣人

其二

山中無俗累河外重離憂幾度吳淞泊言追石
屋遊邊塵開遠道天漢下孤舟枉存曾有約遲
爾數登樓

夏日雨後過陳園二首

選勝遵郊郭衝泥試杖藜溪承新瀑水山渡欲
晴霓看竹人先至穿花鳥自迷笑予來幾度才
識小亭西

其二

入門不問主何事亦將迎暑謝藤爲幄風迴樹
倚楹調羹分紫蕨獻菓摘朱櫻向來投轄地未

人化傳御集卷五

卑

必勝茲行

過白厓寓

共是天涯客言尋物外遊殊方脩白社衰鬢付
丹丘歲月邊城鴈煙波水國鷗相憐復相憶匡
坐數離愁

送邊判官致仕歸阜城

辭榮年未及率爾厭風塵芟作行園服雲裁漣
酒巾山花迎去旆塞月伴征輪興逸烟霄外瀛
壖訪列真

聞吉將軍招周白厓至喜而有作

深居防醉尉懸榻致幽人門掩張羅日車逢入
幕賓對花沾舊雨藉草綰初因賓灌當年誼嶠
岫薄漢旻

得范翁海南書訓寄二首范絳人也曩
貳郢同予下獄

謫久憐無恙貽緘慰所思年知逾絳老術已授
玄師郢水傷心日幽都對獄時敢圖身尚在復
此達風期

其二

白髮同嚴譴焦原共此身幾年河外夢時對嶺
南人柳葉常多雨梅花獨早春何如玉門路荒

人化傳御集卷五

卑

楚但胡塵

出郭即事

經年才出郭春事滿平沙畫閣初巢燕幽亭晚
作花徑懸苔嶺仄溪遶竹林斜旅思方無賴那
堪閱歲華

寺中同諸君偶集

妙因逢賞會苦海到禪林欲離塵中相聊清物
外心花凝甘露潤柳和法雲深竟日空堂坐令
人忘越吟

送劉別駕自酒泉罷官還魯

數載邊城宦，曾無陸賈裝。
纈能消積雪，棠已覆嚴霜。
泰岳烟霄外，靈光泗水傍。
送君還舊隱，瀟灑恣翱翔。

與客野坐二首

步屣因逢客，班荆偶列筵。
錦茵花滿地，翠幙樹彌天。
瀑瀉漁陽慘，鶯調陌上絃。
因忘巢燕日，聊慰問漁年。

其二

郊園開野酌，恍坐北山阿。
喜似緣逃翟，開顏漫

八世孫御集卷五

望

擬荷宛藤消，酒易嵇樹合。
歡多坐候山，頭月開城夜。
不訶

得亭臯涇陽書懷寄三首

近得涇陽信，聞從蜀道還。
惠應流錦水，名已埒巴山。
意適花俱咲，機忘鳥共閒。
到鄉行計日，朋舊近歡顏。

其二

宴語湟中日，知君已倦遊。
遂初今有賦，招隱若爲儔。
樹擁分甘地，人躋訪道樓。
向來塵冉冉，去即滄洲。

其三

憲使翔龍節，征人滯月支。
晦明勞遠憶，風雨達佳期。
隣女光猶在，波臣水尚遺。
無因報瓊玖，惟有策筇枝。

客居漫興四首

龍荒留滯久，身世若憑虛。
遣境觀空後，無生面壁餘。
靜厭山鳥集，閒愛嶺雲舒。
已適逍遙際，何緣嘆索居。

其二

四序寒偏久，青陽夏始知。
山風翻芍藥，庭雨拆酴醾。
竹箭灘聲駛，烟支石磴危。
酒酣頻眺聽，端

八世孫御集卷五

望

欲慰遐思

其三

塞外峰烟息，旅中生事踈。
駐顏脩藥裹，多病輯方書。
愁爲聞猿罷，觀因控鶯餘。
但能謠獨酌，何敢賦閒居。

其四

隣院聞清磬，胡僧吐梵音。
吹螺能止電，沉石解興霖。
樹列祇園遍，雲叢鷲嶺陰。
法門甘露近，當暑滌煩襟。

同趙衛博李山人過曹園納涼三首

不慕封侯貴因開離垢園
擘榛通野徑疏石引仙源
庭擾樹尊鹿山多獻菓猿
幽棲已霞外真可謝煩喧

其二

館非金谷麗亭似習家幽
溪瀑能迴磴山雲欲障樓
蓮開佛土艷竹倚嶰陰
稠本自西王域靈仙此易求

其三

廣文張雅席山叟挾鳴琴
避暑同河朔羈遊異

八包侍御集卷三

留

尚禽兩牧壘栗院風滿碧梧
林瀟爽塵如洗清冷火乍沉

包侍御集卷之三

包侍御集卷之四

湟中稿

華亭包節元達著

五言排律五首

送亭臯憲副自湟中還朝十五韻

十年勞粉署萬里制邊城
坐掃單于壘頻移屬國營
龍沙無野戰湟水但春耕
曉月臨弓白寒霜入劍清
政方成挾纘人已擁離旌
竄逐誰言念慙獨有情
古來稱鮑叔此日見虞卿
不改青松色猶存白水盟
相逢一把臂相送乍沾纓

八包侍御集卷四

詠徐鳳崗所惠美人圖十四韻

能憐征戍苦拂素惠名姝色
並王嬙麗人應漢代殊無端
過絕塞豈亦嫁單于行雨衣
猶潤凌波襪尚濡佩懸于闐玉
銀燭大秦珠團扇秋風早
單衾夜雪俱臉桃寒朱落眉
柳凍還敷本效當熊節辜貪
射雉娛恃容翻見枉掩鼻詎
憐誣

長信恩何在，高唐夢有無。
轉蓬隨鴈度，明月伴人孤。
旅思驚羌管，歸心托漢繡。
含顰雲亦慘，灑淚樹為枯。
倘購千金賦，應還九折途。

元旦十八韻

塞熊寒漏徹，晴旭曙霄懸。
萬國開黃道，千峰湧瑞烟。
日經營室次，杓指建寅天。
蒼璧趨元會，青旂擁御筵。
堯賓初吐甲，舜樂始調絃。
獻壽椒花發，迎祥栢葉傳。
獸樽歡並洽，鳩網慶同捐。
抃鶴鏘仙佩，翔鵷捧賀箋。
層巒龍磧外，瀟灑示象宮。
前運泰氛靖，時清物候妍。
那知蔥嶺上，亦見若

人包竹齋集卷五

上

華鮮煖為義輪至，春從帝里先。
窮荒俱挾纁，還客更安禪。
路接崑崙境，人同玉圃僊。
餘齡惟懶慢，逢歲只翩跹。
六載邊城客，三生雨露崗。
陵臣子頌松栢，聖皇年竄逐。
丹心在，因風觀上玄。

喜梓兒至口占十韻

少小青梁子，那能遠地過。
六盤驅隴坂，九曲渡黃河。
見訝音容異，別憐年紀多。
常珠原自別，微鼓烟難磨。
觀省天山暮，承歡瀚海波。
才應愧終賈，孝已埒荀何。
下馬疑猶夢，趨庭喜欲歌。
荒遐

供糲菽，珍美勝豐腴。
正擬裁萱草，何期倚玉柯。
艱危今有托，欬忽起沉疴。

頻辱方厓中丞訊札寄謝三十韻

憶昔差有日，言追握手歡。
嶠頭同載筆，柱下共彈冠。
玉映裴山迥，雲披樂鏡團。
洛陽先晤趙，道上晚逢桓。
深院依蒼栢，芳叢挹紫蘭。
乘驄朝每並，宴塵夕多闌。
悟似觀濠上，慙因望海端。
聽琴心了了，聞珮韻珊珊。
締結非貽紆，機緣本喚檀。
祇承攻石易，敢謂銜金難。
蓬轉迷岐路，萍浮值浚湍。
雲泥忽以判，玄素若為嘆。
萬里黃河戍，十

人包竹齋集卷五

三

年青海灘，馳驅憐旅隻。
罔兩問形單，對蹇愁常省。
投豺骨尚殘，羅懸爭去翟。
反戢競嘲韓，人作遊塵視。
君何墜履者，函封勤錦札。
把握過瑯玕，捐印思援厄。
推衣解恤寒，簡書聞左伯。
朝市少任安，世已歸墟往。
山猶砥柱磐，赤城霞自建。
白水信斯完，小宰從周室。
中丞本漢官，早時烏頂集。
此日鳳孤搏，石室藏仙籍。
蘭臺枕露盤，繞垣星右列。
行馬法俱彈，騶哄清街里。
囊題肅禁鑾，位居專席重。
寵示擁都觀，門客無三蒙。
蜀人願一丸，為霖今屬爾。
應許聖恩寬。

七言律詩一百十七首

贈王亭臯憲使

憲使臨戎擁多冠坐揮龍節斬烏桓秋深秦凱
花俱發歲晚還營柳未殘挾纘乍消青海凍懸
旌猶帶白雲寒籌邊辛苦顏如昨祇抱孤忠映
日丹

壽薛將軍

持節登壇鬢未華王關千里靖胡沙提兵幾度
崑崙頂問道因過戴勝家射柳烏號長抱月照
蓮龍劍歲飛花隆寒獨茂將軍樹歡動山城起

八色侍御集卷四

四

塞茹

贈魯都尉

控制河湟幾建牙承恩奕葉捧雲華龍荒百戰
開秦塞麟閣元功屬漢家仗劍更憐敦禮樂拂
衣偏自戀烟霞禪庭高卧諸天外習靜能清萬
里沙

謝張鷟山侍御遣問兼惠桑落兩茶

萬里蕭條青海濱冰霜歲晚滯波臣逃虛不解
人音久問訊偏勞鴈札頻桑落酒回邊地冷雨
前茶試故園春殷勤幾度雲霄惠感慨翻令淚

滿巾桑落酒為關中上品庚
詩云蒲城桑落酒即此

九月九日同亭臯出郭因宴禪寺

使君旌節迴臨邊乘暇追歡侍從年出郭石林
斜抱日繞溪秋草細留烟貪禪一訪青蓮宇選
勝先開紫菊筵却愧飛蓬江上客幾叨專席擁
華輿

得侯介潭消息

消息西來未忍聞若為多難復離群投荒自分
先朝露嘆逝那知對隴雲隔歲行塵猶避馬早
春芳草已孤墳生還倘過山陽道一哭幽蘭把

八色侍御集卷四

五

舊芬

春夜得趙浚谷見懷之作兼有惠洛陽
羽觴者因憶往事獨酌成醉

麗藻遙傳太史詩飛騰重把洛陽危豈期勝事
并今夕一解羈愁憶往時荒楚但憐身尚在朔
風何惜鬢多絲瑤華白羽青春伴細酌孤吟醉
莫辭

卜居李園即事

流寓經年滯塞垣春來選勝辟疆園林間命酒
頻呼鳥石畔張琴祇共猿僻徑不嫌芳草積端

居唯見落花繁天涯寂寞憐予分何事登樓亦斷魂

礧伯樓聞鴈

獨上高樓瞰紫虛偏憎花柳拂簷疏還鄉已度雲中鴈隔歲猶淹江上書水繞龍支春雨後雪消慈嶺艷陽初芳華不減南州勝其柰登臨思有餘

春日過成將軍別業

野外名園老将營携招飛鞚出山城數家茅屋聯春社十里烽烟淨客程望柳地疑彭澤隱看

八代侍御集卷四

六

花人似武陵行歸來夜半無亭尉祇恐田間召北平

和鷺山侍御登河州鎮邊樓懷其鄉解

學士先生之作

塞樓清迥舊書玄學士先朝此寓邊一代詞林懸日月百年陳跡傍烽烟登臨偶值觀風暇感慨因懷故國賢佳句秋來傳白雪祇令羈抱益凄然

九日與客小坐偶對鸚鵡兼聞笙

湟中留滯兩重陽一上烽臺思渺茫落葉共爲

江海客野花聊薦歲時芳當筵解語調鸚鵡隣院吹笙寓鳳凰子晉彌衡精爽在豈憐愁緒勸飛觴

謝姚雪溪惠種粳

迢遞緘書達龜壠邊庭秋冷著尤便撞華蜀市空爲爾狐白秦宮恐未先擣素自傷行戍久授衣猶仗故人憐年來縞紵俱零落千載重歌伐木篇

早春謝張鷟山惠曆次來韻

義馭近從潞汜轉早春遶傍帝城回頓驚鳳管

八代侍御集卷四

七

噓寒谷共挹龍光下吹臺歲事又逢周正曆塞門徒覩洛陽才

來章有前席賈生之句故云

祇憐落葉含霜

又何意解葩笑日來

送汪進士詩巖使甘泉還因歸越中

大庭臚唱錦袍新奉命旋充出塞臣來拂劍花翎使節歸携弓月伴行輪渡河先挹終南翠到越還逢剡曲春失路送歸愁轉劇臨岐唯有一沾巾

初夏即事

塞門初夏淨烽烟楊葉桃花裏雨解沙淺單于

馳野獵凍消都尉治春田馬樹首宿爲支下人
醉蒲萄玉障前一自燕封開定遠至今龍節奉
張騫

聞僧房歌吹並作戲贈成將軍

隣並禪宮梵漏遲月明筆響妙彈絲燈前注玉
文君酒花下停雲廬女詞爭土本來離相地慧
因那有住聲時摩登幻術君迷否恐待文殊呪
始知

病起

一自恩疎鼎鑊刑謫來數載眼猶青本知逆旅

入色侍御集卷五

終難戀何意狂醒忽更醒夢向帝庭聞異樂寤
從南斗乞餘齡清秋病骨憐無恙漫整方書餌
木苓

李叅戎園林晚酌納涼

客裏芳華五月餘將軍水宴敞炎虛笳飛山館
含風細柳暗旌門裏露初共奏晚涼來席畔更
憐月色傍林疎荷花水檻南州事把盞因懷故
國漁

贈閻濯溪

天潢狼星歟夜芒中臺旌節下河湟洗兵解作

千山雨消暑能飛五月霜隨地傳經花滿座暇
時臨射繡爲裳儒生出塞誰能此知爾經綸獨
擅場

上元雪霽魯公子石峯邀宴城樓

羈思經春益不禁強因佳節故登臨城頭遍設
當時驛席上惟彈愛客吟燈火百枝花並餐月
華千嶺雪猶深憐余數載天涯客一醉危譙敞
幕襟

送崔將軍北伐

征胡欲下九天兵詔起將軍赴北平昨夜灞陵

入色侍御集卷五

九

猶止騎豈期沙漠遽揚旌春雲久卜行師利朔
吹先傳奏凱聲聖主恩深何以報但擒頭曼
獻承明

崇谿公豫擬春日承恩之作見示次韻

寄謝

自恨虞翻骨未疎敢期賈傅席還虛從軍無恙
憑龍節濟世多情擬鳳書客久年華愁更劇春
深消息夢猶初憐才懇惻中丞意欲禱甘霖起
病餘

初夏李將軍壽宴禪宮

百戰當年定月支罷歸精進學慈悲筵開梵宇
來天樂酒挹恒河作壽卮布施功多經一卷莊
嚴相好髮千絲空庭遍植菩提樹長擁清和首
夏時

秋日即事

乘障驚蓬客鬢疎千峯落木暗橋虛徵兵河外
頻飛檄納款雲中幾報書鸚鵡來時山果熟鴈
鴻歸去塞霜初羈懷可復堪秋序慷慨臨風思
有餘

題魯氏書樓

大邑傅御集卷四

十

誰知沙塞功臣後翻學蓬山道藏仙六葉寶書
過李氏二王珎墨富唐年遺文久散咸陽火舊
壁猶存曲阜篇幾度登樓窺易象咲余遷客異
韓宣

招李邑博彈琴

樂府久無中散調山人偏解廣陵徽老耽泉石
爲生計時引松風入講帷出塞啼烏遠夜月隔
林飛雉共朝暉憑君一寫思歸引絕勝高唐奏
楚妃

謝與槐官直兩度惠訊并示粵臺稿寄

謝

河外從軍六載餘胡沙宿奔類逃虛慙勤獨有
江東舊記憶頻傳塞上書在慶山川供藻麗惠
來詞賦過瓊瑣開緘一灑燈前淚政是祁連夜
雪初

懷劉豫軒

伏節臨戎未及年指麾孤劍淨烽烟殊方幽獨
誰相問逆旅過逢數見憐長嘯氣凌明月夜
胡故云單醪春滿凍雲前籌邊歲晚應多暇
笛梅花遍酒泉

大邑傅御集卷四

士

聞表兄楊前峯降箕仙猶有失意春闈
之嘆賦悼

平生嘗愛遊僊作死後能摘山鬼篇人去丹丘
琴尚御夢酣玄夜筆猶鮮南宮文賦空秋草舊
隱精靈共晚烟阿騫可無荀子恨遺孤還喜紹
郎賢

白髮

長夜羈愁奈爾何曉來雙鬢歟然睹飛蓬雪滿
天山草覽鏡冰生瀚海波客久易催衰柳質病
多空憶紫芝歌壯心感激猶終賈祇恨徂年夢

裏過

寄謝與槐

留滯周南歲幾遼近從河汴奉音徽
春風視部花迎傳政暇脩文樹擁
廊螭陛起居方擬注蓬山經籍向
無歸中天已報青宮信條舊還應
侍紫微

張西谷先生頻示慰喻寄謝二首

懷舊龍荒萬里途頻裁尺素附衡
蘆別離夢幻情偏久著述菁華老
更腴慢世馬卿常寂寞寓言莊叟
未虛無忘憂賴爾多萱草離相何
煩據

八色待御集卷四

七

稿梧

其二

多君高誼薄雲蘿嵩華千尋恐未
過別路關山同皓月征人冰雪限
黃河地懸荒磧飛寒易樹悉胡桐
灑淚多河西多胡桐若問
湟中憔悴客數年乘障鬢全皤

除夕與舅氏靜老對酌

客裏年華覺易催歲殘獨况難裁
律吹窮谷寒應去春逼芳郊燠漸
回永夜相看惟共酒小堂深坐尚
然灰凌晨王啟呼嵩後會見丹青
捧

日来

壬子元夕馬將軍招宴城樓

層霄樓閣枕河湟風露登臨益渺
茫萬里正懸龍島月諸天同照佛
圖光幾迴塞上逢今夕但倚城頭
望故鄉愁劇不嫌深漏飲將軍新
釀石榴觴

得金同蓮書知偕毅老北上且惠示雅

什有子卿牧羊之况漫占訓寄

怪雨清狂江海客胡然徒步謁君
王獻書闕下同方朔推轂朝端有
鄭莊問訊忽傳京國鴈

八色待御集卷四

七

品題慙擬使君羊佳期萬里頻延
領何日歡逢

竹裏觴

春日漫興

烽臺休暇幸踈慵竟日端居習苦
空靜裏晤言唯典籍興餘陶寫在
絲桐灌花分水春朝課誦咀焚香
午夜功閑適數年皆帝造此身何
敢惜飄蓬

和栢峯登樓即事次來韻

指搗初駐湟中節宴喜聊登塞上
樓一望花林渾似浣縱非萱草亦
忘憂長纓欲繫單于頸大

蘇曾懸贊普頭將出文昌猶若此班超何事獨封侯

文崗招宴宛卜寺

才向何梁還使節便從禪院展芳筵停雲政值離憂地對酒因披善現天佛家有離憂菩薩善現亦三十三天之尊香劇鈴風搖晚蕙淨憐池水浣初蓮天涯流落過逢少歡晤令人復黯然

別文崗有懷并索碧桃之作

清光猶自憶當年並馬長安數舉鞭何意負戈關塞日載逢簪筆披垣仙烟霞行宦全離俗藻麗為文夙夢椽但恨碧桃空有句臨岐不惠茲

八代詩集卷四

古

州箋

登隣家翠微樓

隣並華樓枕翠微四荒惹倩列重圍乘春海燕樹泥入笑日山花拂坐飛簷近紫霄雲似暮磴懸蒼嶺樹為扉登臨極目河湟外烽火頻年接帝畿

訓與規學憲原州訊

已擬金華還講席何期玉節度函關晚來驛棹原州訊昨夜星占井絡間校藝西賓能古賦藏

書太華是名山三秦開府多由此遠老遺踪尚可攀

無極令譚子致仕歸晉陵得過游湖中

諸名山著逍遙稿一帙見示賦此贈之
羨君初服返漁樵物外行游得勝招曠展幾探秦望月揚舠時過湖江潮齊諧著論千篇富大漠絨書萬里遙吾已離憂經數載一聞玄旨慰岑寥

得宗部憂貧之作有感二首

吾家素業本清貧况屬監門落魄人高士廢餐嘗擬鮒隱君無屋但懸鵲寒年不攬袁安卧儉歲寧消范史塵一得音書空悵望但將消息問蒼旻

八代詩集卷四

主

其二

老去蕭條益苦辛蓬蒿門巷若為隣居閒責為擣痛數過市嗔因貰酒頻豪俠古來從破產賴原當日亦多貧不知淋雨盈旬後曾否彈琴傲昔人

寄弟元愛

謝病歸來遽拂衣何如貪餌悔前非滄洲朋舊

多猿鶴澤國生涯長
蕨薇問道定從句曲隱談
禪曾扣慧林扉清羸濟勝偏憐汝行擬東還共
息機

謝趙方厓大理訊惠二首

河湟棄置已同灰何意雙魚問舊來漫憶音容
渾似夢細論玄素總堪哀高門預擬明刑報中
禁原推侍史才近慰聲華騰九列更看勲業樹
三台

其二

貴陽一屬離筵後龍劒分飛歲幾遷塵海風烟

人見侍御集卷

七

傷往事隴陰踪跡愧當年羈愁易老天涯客慧
覺初脩彼岸緣為謝故人勤速憶生還須擬漢
陽篇

寄王亭臯子之初至河西也適亭臯為

主人既更賢西蜀又數年矣感今懷昔

忽漫興言

三危行竄即逢君存遇經年戀故群叔世獨能
敦友誼昔人輕擬絕交文蜀江浣錦流春水秦
塞封棠覆晚雲別後過從俱孟浪祗教魂夢挹
清芬

秋日病起書懷

金天蕭瑟海西頭衾枕盈旬擁戍樓檢藥解消
羈旅病問醫誰療望鄉愁夢回中印雲初曉老
憶南陽菊正秋欲向玄厓探秘訣君恩何日
許丹丘

送王金泉清戎還京

經畧逾年足勝兵報書今始達承明風高太
華翔龍節雨霖雙嶠待使旌白露曉秋鷹隼擊
紫霄杳日鳳凰鳴懸知京甸埋輪後道路相逢
避馬行

人見侍御集卷

七

始有聞

聞道軍中隕大星湍然玄夜鬢猶青酬功竟擬
祁連塚逐虜誰驅老上庭蘼露滿營秋寂寂松
陰扃戶水泠泠武安呼服君曾否寶灌還能報
杳冥

上南川公二首公自慶陽戍所復巡撫

延綏

數載謫居心已寂滿朝推轂望逾崇興師六月
歸元老免胄三秦識令公賓客獨慙羅雀署偏
裨重與畫麟功朔方幾度投醪後能使玄冬氣

轉融

其二

塞表歡傳節鎮雄紫泥飛 詔下秦中籌邊歲
久曾聞履求舊 恩深復賜弓大樹旌麾懸故
壘甘棠庭院展芳叢鐫京燕喜歸應速中外人
情夢卜同

訓沈鳳峰大參

未老遺榮世所難孤標塵海障驚湍得解鍾鼓
翻為樂一屬烟霞勝有官謝病相如能著賦佯
狂梅福早投冠年來杖屨知無恙幾共山僧倚

八色侍御集卷四

丈

藥欄

訓曲村焦山人見寄

言采瑤華爛綺霞秋風吹鴈到龍沙招魂已並
湘中曲灑淚如聞塞上笳歲入山田多種秫老
來春社獨看花憐君簪簪烟霄外不負焦先卓
行家

贈羽客

傳詩昔事浮丘伯學道旋從樂鉅公自棄鄉園
探物外每騎鸞鶴過雲中真經化洽西王界仙
錄名藏大帝宮我欲東歸凌羽翮願君嘯拂惠

長風

為李將軍題懷仙卷次韻

無端蛟麗橫陳後恍惚鉛華限紫氛一夕甦逢
天漢女十年空憶楚山雲江邊解佩旋如夢海
外傳龜竟不聞從此軍中多勇氣五千深入逐
幘輜

病起偶成

冰雪關河歲欸周障亭荒寂擁衾裯戲禽五夜
還營魄中聖連朝慰客愁病久雕胡堪作饌路
迷竹葉幸為舟訴寒鸚鵡辭籠去問爾何能動

八色侍御集卷四

丈

晁旒

謝陸寶峯寄陶詩

故人能致塞垣思雙帙珎函靖節詩清廟羽商
追楚調玄珠林壑過湘纍抗情物外雲為侶適
意製中酒獨知開卷離憂從遣釋潯陽高遠是
吾師

答呂龍山

耳泉山色日青葱諫議閒居枕故宮久謝機緣
同漢曲獨裁書素問湟中春雲並出花間騎朔
雪孤征塞上鳴吾已支離甘棄逐封章還遲接

垣東

與相者

善相唐生未必過逢占先已報投戈徒中躍馬
非吾事靜裏桓鯢較若何廩石 恩深縱理少
風霜歲久好顏多春來倘遂南枝信携手江干
一浩歌

甲寅元旦

曉起氤氲拂瑞烟滿城鍾鼓報新年仙人張樂
崑崙頂將士呼嵩斗極前獻歲屠蘇消客祲離
騷容髮媿春妍端居已謝戎胡會習靜聊餘竺

八色作御集卷四

壬

法錄

謝吳鞏昌見示玄言

漢有張衡今見君清修公暇究玄文機龍盪地
神難測穎雀來時政總群山遶郡庭藏苑秘路
通關塞散靈氛瑤華忽奉東來訊不羨崆峒領
異聞

宋少宇過訪適卧病不值既又示見懷
之作賦此答之

多難遠君已數年豈知河外挹旌旗禪官卧病
愁彌劇星使襟期苦未緣千里漫勞中散駕四

愁重枉孟陽篇蒼蘇把握聊相遣風雨過從擬
昔賢

聞孟衛原將至喜而有作

玄虛自是雲中客經畧偏羈塞上緣正擬出師
從枕席可因行部厭風烟觀稼意得言俱棄望
海慙多面始旋又報前驅將蒞止漫開清酌待
華箋

衛原憲副招宴宛卜寺兼和即席之作

能以行邊分暇日獨携尊酒費招尋煩襟乍散
優曇雨雅奏還傳郢客吟地似竹林歡並劇人

八色作御集卷四

壬

如瓊樹慰尤深蒼黃高誼烟霞外翻愧平生說
謝金

衛原過訪寓園因帳飲

塞垣初夏值佳期亭障陰森午更宜遶樹禽聲
聞布穀當筵草色見燕脂荒蕪愧比高陽館嘯
味同浮阮籍危數載羈栖愁欲絕得從風雅慰
支離

再和衛原帳飲寓園之作次來韻初雖

奉和不能次韻者謂第四韻甚險而三
紅鈞舟之句又絕倒所以閣筆昨獨酌

醉後迺復步循似於其難者頗工豈偶
有見聞而發其性情者耶憲采如凝霜
遽失繁簷之馬詞濤如秋水不辨隔河
之牛王生變色莊子爭推無非紀事率
爾成篇

茂林相對意俱幽欲慰羈懷客自留茵席祗憑
芳草合障帷還倚塞雲稠霜飛炎宇能無馬水
溢河梁不辨牛愛爾高才經世畧把盃何事問
江舟

喜霖過禪房

八色侍御集齋

圭

宿雨物收病稍痊漫枝筇策一參禪手抄經梵
投荒課坐學跏趺往劫緣深樹旃檀懸慧景晚
林蒼藹擁晴烟行遊忽解窮年障雲霧重開少
廣天

隣家山樓宴集

逶迤山徑獨登樓靜裏招尋得勝遊客到乍驚
群鳥散坐深猶喜片雲留空花作雨沾帷潤流
水爲琴入座幽不見談玄修竹侶但將醒酪泛
瓊甌

衛原憲使行部數月輪鞅勞止迺辱枉

訊次韻奉訓

湟水褰帷久滯淫勝流玄思恐難禁使車隨地
皆爲雨烽樹彌天不厭陰出塞旌麾傳畫角散
衙文酒對鳴禽古來燕代俱從此勲業旋應嗣
凱音

傷碧眼禪師

碧眼癯容儼若仙熙連河畔遽飄然獨携隻屨
歸荒域誰向袈裟得正傳七佛應身原示滅數
年羈旅共安禪榻來寂寞孤燈在塔廟靈光永
夜懸

八色侍御集齋

圭

暑夜獨酌有感

嚴譴西來幾及瓜欲歸無計尚天涯鄉心對月
驚聞角旅餐含霜忍見花路若梗迷禪作岸身
如蓬轉醉爲家賈生空有投湘賦曾學齊諧幻
歲華

訓寄浚谷中丞三首

聖主平胡歌大風滿朝推轂薦文樵登高本擅
詞人賦絕漠翻成上將功弓抱鴈門寒對月劍
凌龍朔曉看虹忠誠早已聞 當宁何事西歸
作漫翁

其二

三秦豪彥鬱英芬中秘韜鈴識舊文赴難獨驅
貔虎士用兵曾狎鶴鵝群燕郊烽火城先倚晉
甸旌旄閫特分自昔經綸誰並此一從張令未
經聞

其三

慷慨專征計不踈誓清沙塞掃穹廬行營地逼
文昌座飛檄人傳太史書已喜勲庸登碣石可
令封禪限居胥綠衣暫許充歸覲玄鬢那容賦
遂初

寄題草堂二首

八包侍御集卷四

五

點波騰沸斗牛壠南望蒼茫憶故閭千里荏苒
俱冠盜兩年兵甲廢樵漁圖書禍烈西秦火村
市殘過北路魚聞道草堂還獨峙豈憐羈旅及
吾廬

其二

滄洲舊隱碧山岑屢閣蓬壺相向臨覆院楚柑
金作實過墻淇笋玉爲林別來徑毀思歸久夢
及居閑飲恨深兵燹過時無恙否生還一和謝
公吟

謝康樂山家詩有昔爲天
地物今成鄙夫有之句

雙江司馬屢惠訊札賦此寄謝且聞寓

遼黃子有量移之請兼致祈求云

頻辱音徽出帝鄉但從天路望門牆傳經學
邇義黃上補袞功懸日月傍絕塞久羈常伏枕
故園多難重沾裳圖南欲做遼陽例倘活枯鱗
在主章

寄友人

往同詔獄經三日一放遐荒即數年夜醺忽
傳宮掖火歲寒才憶諫臣篇鴻冥天外翔歸路
豹隱山中結勝緣汗漫逍遙堪並美可無發恤

八包侍御集卷四

五

但書玄

甲寅除夕占燈花志喜

荒域無人共歲時獨依僮僕對殘危南中橘柚
經春到客裏松筠向晚宜王氣夜深瞻紫極義
輪天畔憶彤墀燈前擬送窮愁去朋笑遵途乖
有期

唐松屏巡院過訪不值寄謝

十載支離分已便過勞存憶問羈縻臺端禮隔
疑無地澤畔雲披覺有天人倚玉林懸法象誼
高嵩嶽惠旌旂何時一遡嚴陵漸對酒長歌伐

本篇

贈陳行菴憲使用見今昔之懷

東海名家傍蜃宮當年抗草見才推聚臺雲路
虛投稿驚座河梁值轉蓬龍翔久完光祿障王
關重建貳師功長風露布傳西域從此條支九
譯通

答薛方山

河外乘城歲幾除故人能寄朔方書開榆擁日
通官舍塞草含烟藉使車定遠貴從投筆後當
陽功自註經餘知君夙負平胡畧振旅高秋慰

索居

寄少華中丞二首

驄馬當年攬轡遊一時推挹動江洲文章南斗
今猶避勲業中臺老未酬開府懸滄海旆還
山尋構紫霞樓樓真玄度超允又肯向塵中侍
冕旒

其二

道峻門牆路未便登龍猶負宿輪綠林間命酒
山陽侶雲外吹簫華嶽仙桂樹獨裁招隱賦藥
珠長駐看棋年冥心不作封侯夢翻訝提兵逐

塞烟

郊園暑宴

公子招携敞勝筵芳園長日興翩躚雲重庭院
來禽樹暑避欄干遶砌泉直取流霞浮密羽更
聞飛雪下繁絃崑崙臺畔元瀟爽河朔那論宴
賞偏

送范栢峯

數載河湟道不通賴君經畧定西戎才高魏絳
招群忌志埒班超沮僞功旌旆曉移青海月鼓
鼙晴撼石巖風臨岐父老多延佇擬勒豐碑額

上穹

湟中石峽口有風巖

送吉元戎北行

存寓頻年意氣懃可堪岐路望行塵平生獨抱
懷冰節此去誰為辨壁人通餉洛中非暮夜上
書梁獄仗蒼旻慚子流落天涯客相送無能一
問津

送棠谿中丞自甘肅擢南京少司徒

仗鉞西陲六載還秋高榆柳射堂開名駒大宛
通周甸異雀條枝歎漢關絕幕稜威應並霍渡
河旌節更聞班舊都何事煩經畧懸注璣衡斗

極間

九日有餽粉紅菊者與鄉人周武科白

厓對酌賞之

勝節遶城薦野芳絳霞輕拂廣寒粧乍看桃裏
三危露細玩香凌九月霜駐日江干聊作饌愛
名籬畔故飛觴况逢周顗能豪飲一幻薺藟當
故鄉

和衛原憲使招宴宛卜寺賞菊之作

一別音容迥隔年再逢譚宴意逾玄歡乘令節
諸天外悟憶佳期浩劫前黃菊艷飛秋滿坐碧

梧陰轉月當筵沉酣不奏驪駒曲深夜還聆白

雪篇

寺中即事

萬里河湟秋事深十年星鬢日蕭森逢人亦解
成歡宴感目那堪動遠心松影離離烽火盡鴈
聲渺渺塞雲陰行遊總是銷魂地莫道禪關不
泫襟

秋夜不寐懷鄉人周白厓西上武威

兩月談玄忽解携坐懷風露夜淒淒浮觴短燭
遶如昨下榻長更客已西庭砌故應聞警鶴驛

樓時亦候鳴鷄舊遊歷歷山川在馬首衝寒路
不迷

秋日對鹿漫占

霏霏霜葉滿階除又送深秋到客居結社頻年
庭擾鹿解頰孤坐架藏書物情備歷艱危日方
藥粗諳老病餘身世本來同夢幻不煩椒糈問
盈虛

得桑子木亢江所寄書并手撰廬山誌

一部讀之終篇知其玄覽頓悟蓋得山
川之助云且書詞相慰亦飄然有霞外

入包得御集卷四

先

之思視予塞上羈愁不啻如夏虫井蛙
也慨然豔慕率賦二首

有客西來惠綺書餐絨恍已陟匡廬山川盡屬
虞初史松菊仍開隱士居一謝蘭臺忘蘊業向
棲禪界識空虛紫芝翠竹堪終老咲指東林往
劫餘

其二

潯陽高卧幾經年福慧兼收總勝緣天與名山
供館穀人從謫所學方僊聞經日悟三車法煮
藥時耕五德田物外輒坤良自適豈知邊塞苦

烽烟

宿大營堡

野宿荒涼祇自悲，
雖懸亭障益孤危。
不知身世烽烟裏，
猶憶鄉關夢覺時。
浙浙風搖寒轉極，
蕭蕭霜宇夜何其。
莽蒼雞犬無從到，
倚枕鍾聲出塞遲。

寓大通橋僧舍辱棠谿中丞遣使相招

寄謝

馬支鉦吹震風，
稜音驛先期。
卜梵燈對使，
正傳龍樹法。
送賓聊學虎溪僧，
山深迥覺雲千里。
波蕩頻沾水數升，
誼重瓊瑤何以報。
陸離長劍夜衝騰。

八色竹御集卷四

主

冬月西訪瞿曇途中喜霽

十年孤坐已銷聲，
此日巾車始問程。
祇爲慧因探法界，
欲將真偈謁圖澄。
香花散後雲初霽，
黍黍律吹時煖乍生。
淨土本從心地覓，
何須馳逐向西行。

寄楊抑齋

滄洲久卧冥鴻隱，
紫極重飛彩鳳箋。
勅尾塗歸霖雨，
渥鳩頭供奉曙雲偏。
交窮不讓虞卿誼，
恤

舊能推孔仲賢市道紛紛猶賴爾，
生還何必問筵簞。

衛原憲使以涪陵紀夢之作見示，
夢有凌雲之思，馬賦贈。

玄思飄飄迥不群，
曾從西蜀夢神君。
隔窓玉樹千尋長，
倚枕仙韶五夜聞。
水溢上池供服餌，
黍懸中極抱氤氲。
已知冲舉非難事，
猶仗經綸淨塞氛。

春夜同諸君宴集趙衛博所賦贈

八色竹御集卷四

主

天涯羈思眇無從，
幾度賢宮夜聽鐘。
講幄經春回冷局，
芳尊要月助衰容。
相逢坐客雕龍技，
俱擅詞人辯馬鋒。
始識門牆多雨露，
一時荒野賴陶鎔。

寄莫中江

明時何事遽投冠，
羨爾扶搖駕羽翰。
白社園林聞已久，
紫泥音驛恨無端。
讀書道藏藏隣蓬，
島載酒春江棹木蘭。
隨意行遊仙不減，
肯憐邊塞滯征鞍。

同趙衛博酌薛氏園樓

廣文開外費招尋，
覽眺名園展素襟。
流水曲通

芳草澗小樓孤倚杏花林山蒸氛靄當筵碧樹
接烟嵐傍檻陰醉劇跨鞍人不識獨將幽思寓
鳴琴

劉漸齋自御史謫郡邑既久茲聞遷

秦藩左史寄簡

左宦聞君 王國來入關霜氣淨氛埃傳經不
讓江都相揆藻何慙鄴下材龍首出雲疑楚峽
鳳樓調玉勝叢臺遙知飛蓋西園夜幾度懷人
輟酒杯

讀霞海篇

八包侍御集卷四

圭

孔融詞藻擅東京攬轡登高賦赤城喻海總如
秋水辯爭霞誰並蜀山盟望中羽服非虛遠夢
裏靈葩本夙成從此天台增氣色當年應已愧
金聲

和與規學憲灞橋之作次來韻

千古銷魂此灞橋道傍楊柳入烟霄行人祇戀
飛鳬曲流水那聞弄玉簫隔岸林花懸祖帳遠
溪山翠拂征輶出關南去吾鄉在悵望河湟萬
里遙

代簡答潘春谷

久從京國謝清芬遂轉年來迫不群白首從軍
驅九折青山招隱讀三墳花時苦憶河陽館鴈
到纔通晉嶺雲往日薦書人共許可無經畧報
明君

寄吳貞石兼訓往訊

數年乘障滯河湟三見南宮薦士章雲罕獨遺
鸞鳳羽故人猶著芰荷裳竹林過雨誰同賞桂
樹凌寒定晚芳頻捧音書惟涕淚王關東望路
茫茫

陪靜齋樓宴即事

八包侍御集卷四

圭

高樓置酒共看山櫺檻軒疎接帝闕峯作香爐
烟縹緲水從鹽澤瀉潺湲千群牧馬沙場晚百
戰行營塞草閒農事政逢霖雨後使君乘眺展
歡顏

聞朴老謫居山丹日課諸生賦此呈訊

講席深局闡聖真窮荒絃誦遍城闌消埃儼效
皆臣職蘊業能空即慧因老去丹心山色似愁
來白髮鏡華新漁陽近報防秋急北望寧無注
憶頻

送張永石自肅州兵憲之任西蜀永石

廼南川老仲氏故有元方之句

翩翩旌旆指河梁屬國戎胡攬去韉驅傳未應
愁蜀道借籌先已定燉煌巴江水抱關西月劍
閣寒飛塞上霜萬里勲名真不忝行看開府繼
元方

早秋即事

朔風騷屑灑重林萬里蕭條極塞陰虜騎近營
青海畔烽烟頻過白山岑天高孤障傳宵柝月
滿空閨響素砧久客最愁聞鴈去數聲寥亮忽
沾襟

八色御集卷五

五

旅滯

旅滯荒遐久自憐每逢秋信倍凄然胡歌羌管
人間世白草黃雲塞上天避難未能隨鶴化爲
歡猶有夢魚緣思歸沈炯憑誰語抵乞仙臺幸
早旋

七言絕句四十三首

謝亭臯惠卧輶二絕

天山飛雪夜蕭蕭細疊華輶惠寂寥忽訝氣從
空谷轉知君吹律煖寒宵

其二

獨客邊城怯夜單毳茵輕煖勝蒲團長更獨便
袁安卧千載誰憐范叔寒

與成將軍對杏花小坐二絕

白頭老将口懸河記憶先朝舊事多載酒幾過
楊子宅杏花林下坐婆娑

其二

愛客平生類鄭莊老來談劍意尤狂春寒賴爾
過逢數共把郊園白羽觴

武林周衛幕自涼州過予李氏園樓口
占識喜并以招之

八色御集卷五

五

萬里鍾儀獨苦心春風忽迓故鄉音小樓亦有
垂簷樹聊擬開尊代武林

送王掌教致仕還漢中二首

十載傳經首着餐邊城偏助廣文寒春風不到
涼州郡可得桃花滿路看

其二

歸去青輶老歲華但餘白髮共烟霞移居好近
簫簫谷伐竹常烹漢水茶

豫軒謂正月離漢江時已芳草不意四
月抵河西又值塞花初發隨地皆春可

為喜慰予聞其言而嘉之口占二絕

別時漢口草新綠到日河津花始開兩地山川殊物候總教春伴使車來

其二

寥落玄陰歷歲頻自憐枯槁若陳人一聞高論開寒谷頓覺窮荒覆早春

贈俠少年二首

早隨飛將戰龍沙日晚收營過狹斜下馬直趨盧女肆滿樓喧咲撥琵琶

其二

八

主

紫騮聞角夜嘶驚結束橫刀出塞行斬得胡頭懸大纛當壚指點說劉生

送丘君致仕歸

天外烟霞辭世網山中松竹候行塵年來絕少東都帳結果如君得幾人

芳園曲十首

逶迤數里逢幽館蒙密千章覆畫樓去病功成應治第季倫豪侈劇封侯

其二

水榭風亭結構奇幽偏還勝習家池數枝婉約

西川柳搖漾闌干百尺絲

其三

躡屐不煩金作埒障塵猶有錦為幃朱樓架窄纔容坐碧草茵多始藉衣

其四

池牽荇藻分星海石疊芙蓉學華山引徑鹿麋隨意住恍同韓衆白雲間

其五

花間綴蝶輕巾拂樹裏聞鶯勝管絃火齊屏前山果熟摘來盤映紫霞鮮

八

主

其六

洞口藏雲苔更滑林端過雨竹尤斑留賓不用頻投轄密葉深叢作夜關

其七

西域本多安石酒先朝曾賜水晶卮空庭暮靄飛滿爽相對蘭蓀醉不辭

其八

射堂閒敞競擣蒲滿座歡呼願作盧誰是勝朋誰是負竟看明月散驪駒

其九

小徑別趨功德地金甕千樹列珊瑚昏酣竟日
重過此聊向禪床共結跏

其十

靜夜但焚林邑棧繞堂俱藉屬賓逾光浮舍利
諸天近慧眼重開丈六圖

絕

夢至一所絳桃萬樹芳靄襲人因紀二
夢裡桃花萬樹紅絳霞籠日晚融融數年搖落
無生意歎忽韶華極塞逢

其二

入色存御集香

圭太

靈境祥光遍紫霄晴葩濃靄散芳朝營魂不識
京華路何得玄都此見苑

可憐四絕

可憐俱是飄零客何必相逢問苦辛我欲圖南
凌滯羽君何重作塞垣人

其二

萬里飛蓬托此身十年衰鬢對胡塵鄉音乍聽
翻難識羯語常聞已亂真

其三

河外烽烟近稍清又聞南國涕長鯨攬衣細論

鄉關事海郡立壚作莽平

其四

玉關留滯非班老紫塞登臨異仲宣極目川原
堪涕淚但呼尊酒慰羈纏

春寒

塞上春深不見花天山飛雪亂胡沙一時戰士
歌黃竹何日東皇吐絳霞

其二

啓蟄黃河凍尚重朔風號裂過嚴冬仙翁噴火
那能遍擬扶玄雲轉燭龍

入色存御集香

圭元

聞鴈

二月河梁聞鴈來欲探鄉訊強登臺來時定向
江干過舊隱曾開幾樹梅

其二

靈禽知候及春歸豈謂邊城雪尚飛南州佳麗
能容汝何事凌寒少見幾

瓶罄三首

春愁無日不啻杯醉裡羈懷覺漸開忽訝曉來
瓶欲罄杏花將發待新醅

其二

如泥最喜頻中聖一日醒來貌即癯何得孔公
彌月醉太常齋罷并爲徒

其三

逆旅遙思沉釀川曾聞飲酒也須錢不如覓得
青田核斲水移時琥珀鮮

罷兵行四首

兩年徵調衛京畿近息胡塵始罷歸上谷已聞
停馬市北平從此解重圍

其二

偏裨悉擅京營號節制都從霍冠軍神策暴豪

人色侍御集卷五

甲

寧過爾渡河才散虎狼群

其三

邊人猛健緣粗糲一入京華骨便移靡麗已銷
猿臂力三千驍卒化爲脂

其四

防秋不發漁陽箭綺陌頻年過狹斜費西來
鮮錦績衣裝俱學衛青家

送失事諸帥赴固原防秋四首

套虜驕騰勢莫支內侵翻棄拂雲祠受降遺築
今猶在千載張公起慕思

其二

秋高峰迅紫榆城列戍銅焦徹夜鳴河外傳徵
貌虎士誰能雄勇獨颺聲

其三

將軍獵罷旋膺召內史徒中復樹勲此去先聲
寒虜魄震霆飛電舊曾聞

其四

躍馬橫戈出塞行禽王爭報冠軍營共傳漢室
收馮異不負秦庭禮孟明

人色侍御集卷四

聖

包侍御集卷之四

包侍御集卷之五

惶中稿

華亭包節元達著

賦一首

愁霖賦

并序甲寅歲作

予寓河西數稔未有恒雨若茲歲者也入秋以來傾注彌劇遂使土屋滲漏庭砌沮洳擁膝經旬不能展武陽舒陰慘生民恒情離愁之餘可復堪此昔有賦愁霖者輒援筆擬之其辭曰
夫何朔野之峻凜兮同炎洲之多雨氣蒸鬱於

人包侍御集卷五

窮岫兮雲黢黢以蒙宇始霖霖以沾灑兮驟滂沱而噴怒封穴戶其既久兮商羊猶兆于屢舞越數旬而浸淫兮月離畢于金虎應龍狂易以騰驤兮耕父歛形而潛逝延仰鼻而無告兮甍沉淵而見係決天漢以橫注兮崑崙阨而莫制產鼃黽於簷楹兮豐苔藻於庭砌蹄涔忽洪流兮訝淪淪之無際涉衢巷而懸壺兮遵城闌而鼓柷豈束皙之工文兮天心悅而頻惠抑悞滙於李公兮散行繫以成戾索徹徹其無從兮何幹幹之日厲嗟余生之百罹兮嬰囂愆於荒族

顓專室而寡諧兮慨窮居之幽獨又苦之以霖

潦兮重繚繞乎心曲既砑壁而頽墻兮屋豁而滲漉懼高天之磅礴兮履厚地而蹢躅披襟襖以達曙兮戴笠簪而秉燭相燥濕而屢遷兮悞鷓鴣之一宿耽終睡其何能兮懷癡憂而彌戴咨茲方之為魚鼈兮豈必桂薪與粒王擬祈顓於閭闔兮斥玄冥而去之徵祝融使從事兮迴羲御於桑枝望長虹而徙倚兮指朝曦以為期庶刈穫之不愆兮斯如京而如坻予亦乘四極之晃朗兮言舒鬱悒於天池

人包侍御集卷五

序十四首 附引一首

子平格解序

包子居惶中數月有野樵者日以採荷之間過談三命甚詳且出示所撰格解其說大抵祖有宋徐子平氏又摭撫諸日家以綜覽博究樵自謂即其說可以言生民壽夭富貴貧賤如神包子廼有惑於命之說也序其首簡曰粵自九土辨類萬族含靈紛紜舛錯莫可紀狀冥靈與壤菌同榮蚊睫與鯢池並運翼風翔霧者跨騰八極蟠護泥壘者蹠蹠跬武何巨細脩短之不齊

而升沉通塞之遑迥若此執若勲華揖禪於寡
微纖微臆於高門荆陵長年於虎噬殆庶急
畧於龍藏椎魯蒸雲於沛里英奇畏鵬於長沙
戚孺振發於絕塞名家對簿於迷途比事人倫
殊形詭態畧舉端凡類推旁悟斯皆陶鑄鳴濤
鏤雕元始夜半負之而趨山澤莫測其繇者乎
廼知運會既謝填欲海於驪櫓軒冕倘來冒雲
羅於巢許西山頤頤湘渚沉骸者固非矯天以
殖節而虞卿范蔡接踵疊跡或立談封侯或片
言入相亦非役智以奸時如槩謂災祥在積禍

人包侍御集卷五

三

福自求則岐靈逝而魯乘迴力乎命乎要自有
辨故聖哲相沿存而不議脩身立教所以盡人
侯命受順所以事天庶幾上下有無兩端並列
者執至於河汾召命言涉誣矯鄭圃制命尤淪
誕肆學士大夫未之或信况汝樵所謂格解者
耶鑿渾沌以寓言扣惚荒而寄辨三奇四正肇
始何從六害七傷命名奚據附會支離曲求事
應無乃枘鑿齟齬河漢徑庭因斯以談去命滋
遠然自漢司馬季主以來迄于陶弘景李虛中
之徒世載其說不盡廢棄麤微消於溟渤瞰末

隙於昊穹抑亦日卜家之骨蠹與格解數篇固
其支裔盡天盡海曾或在茲倘隱肆垂簾而有
客如賈宋者庶其取微云爾

苑詩類選後序

余戊寅中之明年丁未得友人所寄楚刻苑詩
類選未及展卷雪涕歎嘆曰茲書竟傳乎閱
數百年而始傳傳又自余多難之後於乎信有
數執信有數執及展卷則大司馬龍山戴公侍
御大別朱公序之簡端矣予尚何言然懼宋人
蒐述之意泯泯而予又無以謝其刪校之僭可

人包侍御集卷五

四

竟無言乎按文苑英華宋初降王之臣所成書
凡千卷詩一類且三百卷自梁而後迄唐李數
百年諸名家網羅畧盡世無善本往往傳寫惟
秘府有宋刻非校書掌籍官不得見或儒林之
家間有善本又以卷帙浩穰望而却走故苑詩
竟無傳予自壬寅歲在告居閒則取苑詩而讀
之廼知其續昭明而成者也詩自梁以前備于
選梁以後文苑盡矣其部分類別亦祖選例夫
茲二書上下數千年詩人源委脉絡繩系相屬
豈不彙一大成執特苑所載采獵汜濫簡覈或

寡迺因其部類剪刈繁蕪大率梁陳周隋間南
北人之靡麗甚者晚唐人之纖弱者盡去之什
可八九其魯魚豕亥亦稍稍校定得其詩三十
卷凡三閱歲始訖事題之曰苑詩類選乙己之
冬携以入楚屬校於王龍田給舍屬梓竹何月
梧太守未一月而予以奉法無狀遽行旋流戍
惶中矣烽燧之暇固未嘗一日不夢寐之迺茲
竟傳者毋迺同好之意而文苑數百年所遭會
其在茲乎予嘗見論者謂齊梁而下靡麗可盡
刊削審若是則漢魏無支裔而唐人無本始耶

八
包傳御集卷五

五

夫以齊梁陳隋上遡漢魏則古風之變下沿唐
人則又近體之祖彼其時陰何徐庾之徒比肩
並跡傑然名家者無慮數十輩均之治學贍才
裂錦裁璧燁如春葩迅如颺起豈後世綴詞之
士所能彷彿使其在建安黃初豈不能爲東阿
仲宣使其在唐豈不能爲陳拾遺特其一時君
臣習尚喜爲綺靡駢偶之句媚思柔情類多脂
澤鉛華然陳詩審音亦一代之風也考藥桑中
三百篇不遺豈非以政治得失世道汗隆因而
攷見者批及觀唐之帝王才如太宗猶効庾信

體詞臣之才如李白猶句句似陰鏗况其下者
乎唐人効似率不外梁陳間諸名家非近體所
從來者批豈惟唐人宗右之其在當時即已標
榜題拂聲價隆貴故有吳均體有徐庾體沈約
之稱何遜則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徐陵之薦
陰鏗則使賦安樂宮樓筆立就此皆吐曜舒華
煇曄一代照乘連城曾何足云迺槩謂齊梁而
下可盡刊削此與耳食何異夫詞賦之學本屬
藝下世道淪趨波頽湍逝即使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已無復風雅之遺齊梁而下可復求脩耶

八
包傳御集卷五

六

况去古日遠文多散逸兼以綜輯之家東于好
尚若唐人李康成輩所輯選以後之詩有麗則
集有玉臺後集今皆不可復見若姚合高仲武
輩以唐人而選唐詩又皆畧盛始而詳晚季迨
及宋儒品裁多主義理限局拘方百不能存貳
參故西山正宗所選詩賦肇自擊壤下暨常柳
不過數家數篇遂使歷代奇葩委置籬落淩咽
彌年幾同朽壤斯詞林日以凋謝而大雅之所
嚮望者歟迺茲詩苑網羅六代籠罩三唐武德
貞觀間所不傳之詩所未聞之姓氏亦畧槩見

庶幾博雅之士大嚼於屠門屬厭於饕餮尚復有遺思執斤乎和玉隋珠世無完貨點瑜粒屑即足爲奇此予借爲選苑之意也雖然予於茲選凡三感矣疇曩之暇謝病屏居枯槁山澤則於採藥遊仙遁棲覽眺之詞有感焉既病起贅員身麗日月則於侍宴巡幸應制之詞有感焉想賡歌於虞庭慕卷阿於周室謂可希覲萬一迺茲窳徙裔荒羌胡與徒則於婕妤明妃關山隴頭之曲三致意焉詩非緣情而動感物而生者孰何近世作者往往戾性情而就景物殊失

八代侍御集卷五

七

甘肅志六序

地里

河西自漢武斥逐匈奴招來西域之後開四郡列二關隔絕羌胡屏翰三輔惟圖壯畧今猶想見特其地帶河爲固斗絕孤懸津梁稍梗聲援不屬故在昔豪傑伺燬獨謂此可以遺種辭鉅鹿而就張掖夫豈無見嗣是張軌呂光禿髮沮

渠跳梁竊據率由此作皆乘不戒之會而扼易守之險者乎 皇明御宇稜震西遐嘉峪以西迄于天方無慮數千里不煩亭障候尉而名城大酋畢臻貢獻責琛携寶相望道路蓋視漢加隆矣然土魯番厲吻於燉煌則哈密故土棄爲莽墟亦不刺盤據於西海則曲先四衛盡爲虜穴一徹藩籬門庭單外斯皆茲土之螟蝗蝨蟻也疽食浸淫殆將何極庶幾當路策勳遠覽豫防將必洗兵青海鳴劔伊吾按圖藉而索故疆其尚有考於斯故首叙四郡歷漢以來之廢興沿革與夫山川之綱紀疆域之險塞風俗物土之宜皆章章較炳乃若內附戎胡以極於荒外棧梯繩沙之道亦各附見所以覲即叙之效而視中國大一統之盛者顧不在茲歟志地里

八代侍御集卷五

八

建置

自昔邊陲用武之地干戈譔詞於制度經畫皆所未皇廼今攷河西之建置蓋城域然與內地儼觀矣建署宇以辯官守也建庠校以章禮義也建祠祀以崇功德也建郵置以達王政於龍荒魁礪者相望靡密則又有周官野廐遺委之

法焉於乎盈成熙洽閱百八十年而規制始備
締創可易言哉明乎此則毀復廢舉之際不可
不慎也乃若禪釋不經亦附見者何居蓋河西
建寺立僧我國家制御戎夷藉爲鉅要西寧
之瞿曇張掖之寶覺宏麗特甚成祖暨仁
宣二廟親灑宸翰勒示豐碣此豈無見然執傳
曰過矣西胡天之外區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
非神道何恤何拘祖宗玄遠之見恐不外此
昔先王疆理九服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
不易其宜西域之俗本崇信浮圖故佛教自身
毒入中國所從來非一日矣至于今頂經約誓
威於斧鉞此其沿習然執建寺立僧用以羈縻
綏服者無乃因其俗宜而順導之歟非夫達經
權審治體者未可與言此志建置

官師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豫曰
豫利建侯行師河西備胡固聚師之地也師能
豫乎否耶故與其有死封疆之臣孰若有容民
畜衆之臣能容畜愛養則豫豫則可以戰可以
守何有乎強胡於戲豫其經武之要歟吾以是

八思得御集卷五

九

求諸官師河西設官詳於介冑而畧於儒紳儒
紳之臣有總督有巡撫有監察有藩臬分曹數
人馬爾矣然皆執樞秉允綱紀戎事廼若介冑
之臣則自主帥偏裨而下暨衛長吏之屬無慮
數百員均以世官而負行師之專責者其盡知
容畜愛養之義矣乎師者聖王所以毒天下之
具夫其有事毒以行陣其無事又日浚削之竭
澤而漁師安取象毒且滋甚尚望其能豫乎哉
此吾有感於容畜之臣於戲古今人吏茲土者
其政行才節之詳若著在前史藏之金匱略記
於學士大夫而謔吟於方俗萌黎者雖不可殫
述然大畧得失林列足以鏡見志官師

兵防

兵防之要六稽軍制以實管伍也脩馬政以資
騎戰也繕關隘以扼虜衝也屯堡寨以利葆聚
也明烽堠以覘警急也除戎器以利禽討也六
要舉而邊事尚復有陵阬哉廼當亟治而先圖
者則管伍之日衰耗關隘寨堡之棄捐失守可
慮也夫軍額什不能存五六而羸老嬰弱且居
其半清解爲厓懸之法適徒爲贅藉之兵庶幾

八思得御集卷五

十

責實效者其招徠懷歸占募土著乎吾以是徵于劉公天和之疏自成化以來莊浪棄速罕禿諸營矣涼州棄煖泉扒沙諸營矣永昌棄黑水昌寧諸堡矣由是邊隘內徙一線之道日蹙邊近故虜易犯地感故民益貧吾以是徵于彭公澤之疏且河西近年盤據之虜惟亦不刺與瓦剌二種亦不刺以西海為穴瓦剌以嘉峪境外北山為穴皆遠去當路塞數千里不數為寇害若套虜大舉歲偶一至傳報不爽可保無虞脫失備亦蹂躪有時其時時攻剽當路掠鹵居人行旅無虛月者廼山後數十零騎東西往來衝突倏忽守邊之將又往往疑其為大敵之誘不敢深入窮追故其毒害當路日甚蓋自河津而西以達于甘涼數百里朝夕切膚之害也邈聽者惶駭怖懾遂繫為河西多虜患有繇然執嘗聞諸老兵云莊涼將領能協心力審間諜乘機便首尾夾擊可一鼓而擒之如折腐耳儻除此數十易驅之虜而險塞要害又歲加繕固河西一線之道可厝柁席相時決策者庶幾採擇云志兵防

入包侍御集卷五

七

人物

人物志何若鄉之名卿列將能著風烈垂令模山川地里藉以寵光者則志若捍患疆圉慷慨効命萌發靈淑表行一節均之負荷彝倫有功世道者則志若鬻宇之士歲應選舉限局分途並臻式序者則志若流寓賢逸蘊璞以離尤居貞以染俗諠伏幽遐而揚芬千祀者則志無非詔勸方來弘獎名教者乎吾嘗溯觀河西之人物莫盛於兩漢六朝上之則張奐蓋勲之徒其雄規義槩凌軼當年次則索靖陰鏗輩比肩接踵並以洽學藻詞名家于儒林藝苑於戲何其盛哉廼觀于今四郡固在也何豪傑寥濶絕緒久懸豈人才消長與世升降歟或曰鐵劔利而簪筆衰氣數遽為虧盈歟若以用武之國第先介胄則當舉仁義尊親之教盡掃蕩埃滅之可乎春秋尚爭名將林立然猶以悅詩書而敦禮樂者為首稱暨漢刺史宋臬又欲多寫孝經使涼州家置一部此其究心可知參較並觀其即鄒孟氏告時王之遺意歟茲意不明豈惟縉紳衰寡即使介胄名才者又安能庶幾張蓋之萬

入包侍御集卷五

七

一夫首擢賢良對策繼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固與之所以爲將也雖然陶物回風視長者何如昔蜀無文學自尹翁歸爲郡之後而蜀人始以文學名天下若舉涼州故實在牧使則文學響臻在魏則儒風丕振好尚感孚其所從來載諸史氏可考也此其機顧不在長人者執志人物

歲計

歲計者計一歲供餉之經費而裁其豐耗盈縮者也河西自屯賦正供之外有給自內郡者之

八包待御集卷五

五

謂民運給自內帑者之謂京運召商開中者之謂鹽糧總之穀少銀多廼又有銀糴所以實廩膺廣儲峙者已無遺法然邊穀常踴貴麥石一金僅僅一歲之入供一歲之出脫羽書馳至征調蜩集又胡以餉之或曰稽舊典以復民運本色可乎恐人情習故猝復易擾或又曰乘大穰之歲訪常平之法如宋景德朝貿易河東軍費故事間破格一市糴可乎然本邊豫無糴本而計曹率多膠執均之未便也庶幾脩水利闢荒蕪爲長策乎故先正建畫欲著免入之例懸膏

耕之賞有味哉有味哉且河西饒水利土皆膏沃分渠引溉制命在人人力一至雖灌莽之墟可爲鍾畝歲收羨贏邊計自足漢趙克國而后往績較然此固近日撫循之臣所銳意修復而紓成方來者乎或又曰河西非無田之患無人之患如宋張闡所慮亦一說也然豈有極力招徠而竟無樂事勸功者耶屬臺檄諸道繕屯堡矣給種具矣免租入矣勸勞程督曲盡纖靡審若是邊氓肯捨生計而就道殫其苟卿曰田野懸鄙者財之本也垣節倉廩者財之末也於乎

八包待御集卷五

五

修屯政者其知本執志歲計

楊虞坡中丞奏議序

昔魏相佐漢宣帝中興數條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迨宋臣蘇軾上劄子神宗朝乞將陸贄奏議繕寫進呈及覆熟讀夫以魏蘇氏之賢推右四子若此非愛其論說皆國家長畫可咨故實切治道者耶載觀權德輿叙贄集又拳拳以才位時爲說若有未厭然者以彼其才而當時未能盡用人又安能無遺望乎夫席儒腐議率皆溝猶俗吏淺聞要非多觀均之不

能暢達政體洞悟主聰此才之所以為難也即使才如四子長於匡建若滯伏卑散達會齟齬非位非時奚究於用此說之所以為難也延觀虞坡楊公之章疏若其才其位其時不重德與所望者耶今茲大夫子將無與魏蘇氏同心者耶嘗聞公覃思六經蒐獵百家既已有年後又久宦職方氏愈益究心掌故以周知邊郡之阨塞要害嘗坐策赤白囊奔命書無遺算蓋自郎署時簡于帝心人無不以吉甫方叔望之矣未幾稍遷藩臬擢中丞撫循河右也乃日夜

八世傳御集卷五

五

專精勵意以酬其位與時者罔遺餘力數言邊事利病得失章數十上無不報可河西百八十年未脩之政繇是燦然興學校則有專責監司之疏贍輸餉則有脩復屯田之疏給馬政則有通融茶法之疏禦西域則有裁勒貢夷之疏關疆宇則有繕固境外之疏惠士卒則有剪刈牟食之疏此其大端也他未易更僕數於戲可以見明練之識焉見綜貫之學焉見雅辯之文焉見甲乙之令焉見慎臧之慮焉見姚遠之業焉見體國之誠焉見轉圓之機焉所以究宣德意

膏雨荒遐者皆其善言事之力哉非夫遭際明盛之朝當經畧之寄又惡從用適其才若此然特河西章疏也繼自今端委廟堂翊贊樞衡陳臯陶稷契之謨以繼都兪吁咈之盛非公今日事耶非中外士所厚望於公者耶憲副東鹿喬君載蒞茲土每讀公疏輒嘆曰河西故實其在茲乎久而弗傳將多放逸廼謀諸都閫柳君勤之貞材以視不朽云憲副簡子曰美則愛愛則傳於戲其即魏蘇氏之意歟茲疏傳而四子者可得專美於漢唐哉

八世傳御集卷五

六

送喬憲副陞陝西苑馬寺卿序

南庄喬公載蒞河西之明年擢陝西苑馬卿以行維時大叅芳溪江公憲副黃厓郭公鵲山唐公屬贈言於余小子余惟先生出處大致有裨世道惡敢以不文辭乃颺言曰在昔聖帝明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者豈有他道哉率不過諷諭公論以為進退人才綱維風化之地當其時是非賞罰擴然無我若天地日月之覆載照臨有虞氏舉十六摺片四罪繇是道也叔季洸偽巧詐萌起徇情素則驩構為顏冉快睚眦則夷

齊爲荆陵善惡清貳懲勸虛懸豈非公論不明之嘆執嘗觀史籍紀載丙吉納陳萬年之調竟薦爲御史大夫袁燦恨何劭子辭疾遂怒詈欲改婢子品任情好惡讜哲且然況其下者乎故善盜嫂者無兄茅婦公者娶皆孤女迺知古今豪傑不幸而蒙詢汚之名所從來非一日矣方

八色侍御集卷五

七

人摧折其慷慨剛勁之氣第相隨波靡容容保祿位豈世道幸哉此吾謂先生出處大致有裨世道者非耶先生往以南臺侍御史擢陝西叅議督儲河西時出納維慎以潔廉稱然天性樸強長者不能讎趨事人會有以先生私某羨金爲言者吏部下其疏覈驗既驗某所輸金封識如故寔未嘗私羨金以言不讐 詔復官然先生歸且十年絕無意纓紱矣人或謂事幸伸雲國家未嘗負公也何遽謝徵命乎迺強起仍復陝西憲副分巡河西人或謂復河西毋乃速乎

八色侍御集卷五

八

吏部曰正以其再見河西人無愧色且風視遐遠知 朝廷未嘗無公論也至未踰稔尋擢陝西苑馬寺卿夫先生始抱枉結歸也豈計登昭曠陟顯庸執信諸此心無覲面目則是非毀譽惟人所命同舍償金下車歸牛者非茲意歟故雖擯落滄塗不爲辱驟越華要不爲榮斯固拂衣林壑十年而不顧者也迺茲強起載蒞河右豈苟便其身圖執蓋詔勸方來爲中人立教之意甚盛中人之情利公是也迺勉爲善畏公非也迺不敢爲惡此之不審人又何利而爲善何畏而不爲惡哉故曰三代而后率以名治天下使先生嬰垢氛終老中外大夫士莫不藉口謂喬先生平生持廉竟誣賊利罷吾何恃潔廉爲迺幸暴白其誣起官家食人又莫不藉口曰公是非可終埃滅耶不見喬先生始雖恐詢歸後竟浣濯且荐陟也將不人人堅自信以期于有終執故公論定於一人而天下之爲善者益勸所以執訓官常弘獎名教者功且不細謂非世道一大幸耶或者曰業久屈抑又僅僅擢苑馬何居夫國家方備胡急首重馬政注意於秉心

湖塞者久矣先生非若人歟昔大老遼菴楊公督馬政時嘗貺請慎重茲選例得視京堂秩著在甲令後稍寢閑茲無乃銓曹修舊典以爲官擇人歟然先生既已有終老林壑之志即長臺省陟公孤非其所好此又何足爲重輕哉諸公曰非茲言不可以贈南庄先生俾錄之

贈趙掌教獎禮序

平陽趙先生掌莊浪衛學教事之三年己酉維時督學監察邢公行部課覈乃檄所司舉憲綱故事致崇禮焉衛諸生再拜請於予曰吾師

入包侍御集卷五

元

文峯先生能嚴其教吾督學邢公能秉鑑懸衡厚視獎飾以嫻訖我邊人使赫然知有師道之尊幸先生進而寵惠之一言予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自古記之矣訓詁家謂嚴師者人嚴之也三代而降孰知所謂嚴師者乎師亦孰知所以自嚴者乎不能自嚴廼以嚴望人無乃匿形求影舍梓責響斯師道日以陵夷而風俗人才彌凋敝不可拯援者歟昔明道先生言於宋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究竟責成於師儒之

官今自國都暨于郡邑學校煢然備矣雖設官有崇卑而其責任則均嗚呼然豈易言哉其幸而官內地郡邑者稱職稍易若邊徼則視內地爲難若河之外極塞視諸邊爲尤難蓋諸邊猶有一二文獻之族章縫藻藝之士可與稱述古昔講求鄒魯之緒言故其俗漸染好尚臭味猶同若河之外能槩然乎否耶夫陳俎豆於引弓之國鬻龍章於裸袒之墟則人皆駭而走何者彼固無所用之吾所謂尤難者非以此耶乃不意平陽趙先生能大行其教侃然稱嚴師猗歟

入包侍御集卷五

十

偉哉吾嘗見莊浪日臨蒞學校者皆介冑隆貴之臣肝衡搗咤意岸軒驚學博士以月之朔望率生徒上謁方偃僂盤跚跪拜起伏於庭其蒙茸負楯者夾庖而呼蓋凌軒之若厠臺使其中稍無有者則矐焉矐焉氣索然靡矣其所與燕聚而曹偶者無非中黃育獲拔劍擊鮮刮骨而飲佛顛殊冶雜陳于前狼籍爲歡淫營是作耽有危坐正領談儒先生家法者則矐然而哈故往往學博士厠足其間不得不毀裂崖檢苟爲容容彼無町畦我亦隨之積習循常執訓蕩廢

此師道之無聞於茲土也久矣自趙先生來迺盡洗其常柔阿匱之習而勒以剛大堅貞之矩初蒞學時適元戎佩印者至率生徒拱立道左既庭參又獨長揖元戎者盛氣詰折趙先生第執禮酬應竟不能屈由是衛諸生相與駭曰往教授謁偏裨且匍匐茲何敢揖大將軍師道之嚴若此及歲時公事與武人宴會也必先覘有嫖昵者否有則揖主人大門之外領三醕而去繼凡有飲輒肅然戒曰無設俳獮殊冶以需趙先生始未嘗不乖迤後亦安之由是衛諸生

八已傳御集卷五

主

相與勸勵自重始不敢以衣冠溷於闌闌狹斜偏國中亦稍知有俎豆龍章矣孰知無用者迺所以爲用耶斯固自嚴之明効也河西師儒盡然將不益取徵於程氏哉雖然攷其師承蓋有本云吾嘗與論近世三晉人物其言薛文清韓洪洞遺事甚詳且曰鄉里前修吾聞其風而慨慕之若身親效法者則同邑太宰西磐張公嗚呼此皆一代之偉人也效法三先生以爲人師寧僅僅善一邊微已哉有能薦之天子特設廣文局太學六館之士群然從之庶幾乎足以

盡先生也宋陳瑩中教授穎昌一不爲開宴樂語時郡守韓安國高之薦于朝廷若趙先生處難地能推其師承擢峙表的使邊之人翕然稱賢師儒豈止不爲樂語耶可終無韓公者知而薦之于朝以廣其用耶予苦居寢疾不能文三年矣樂觀其教而又重遠諸生之請書以贈之

馬見田紀行稿序

予昔與見田子遊未嘗見其言詩迺別數稔寄予紀行稿則爛然盈帙和璧隋珠始露光怪嗚呼胡超詣頓悟若此豈偶有感寓然耶見田子

八已傳御集卷五

主

少負其才儁侔儻瓌瑰傲睨當世謂計日取通顯當以功名事業輝奕于時雕蟲小技鄙棄弗爲既四十困場屋不得意倪首低徊隨例入太學平生高奇俊上之氣鬱紆盤礴無所宣洩迺托于詩冀少自見大抵賢人逸士不得志斯詞賦所爲作也靈均而后遞相祖襲詩可以怨其在是乎故其篇什獨師懷抱直寫情靈不屑屑旁沿前人以諧附時俗好尚然高山大川明堂清廟亦無乎不備矣世之論詩者類皆曰唐人夫唐詩莫盛於景龍中修文館二十四學士之

作非不爲一代絕唱特恨其遭逢侍從日夕宸
幄不能出綺語單諠劉拂君上徒狎猥佻佻誇
謝麗奢組繪雖工失詩教矣廼若山林里巷野
老閨娃豈必夙諳律呂動合宮商特感物緣情
舒懷蕩憤一發其冲素幽閒之旨而風雅具焉
吾取於紀行稿者非以是耶且古之士自信人
亦信之今之士自疑人亦疑之東方曼倩員半
千之徒皆徒步造闕庭高自稱許而人不以爲
非後世抱舉子業以干試有司者一坎壈則腆
墨姜謝縮縮愧沮何古今人不相及若此我廼

八代傳集卷五

圭

茲觀見田子自叙之詞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
其惟詩乎庶幾劫然自信者矣其慷慨激昂可
與曼倩輩相爲頡頏此吾重有取焉然又不能
無憾也夫夜光明月貴在先容三都表譽於皇
甫阿房借誦於武陵古來已然矣嘗聞前此三
十年空同大復諸公揚旌藝苑嘯獎後進故一
時被褐揆藻之士名動京國侯王虛左迨近日
公卿大夫則又敦尚治功究心世務士有談詩
者大老輒鱗齡之遂使縉紳以詩爲諱使茲稿
遇何李諸公將必奏之朝廷采之郊廟崇正

值諱言詩之日則曷爲知見田子也夫舉世諱
言詩而見田子獨求歌盈帙不傳時上下益見
其能自信矣豈藉以求知於人我嗚呼此吾重
有取焉爾

東征錄序

元戎西崑魯公以嘉靖癸卯歲奉特詔援山
西歸廼恭輯綸音併彙次部院之符檄以暨
經途往來縉紳先生所贈篇章成帙題曰東征
錄予得而究觀之嘆曰是錄也可以見聖世
君臣之際焉漢文帝稱英主柰不能用李廣顧

八代傳集卷五

圭

謂廣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遇高帝時萬戶
侯豈足道哉夫時不在我耶可獨諉高帝也後
世至今嘆之唐名將如李臨淮一時勲名與汾
陽埒然遷延徐州頗懷觀望舉平生棄之竟憂
憤死人君不能用入斯有漢文之失人臣不能
竭忠斯有臨淮之失吾於漢唐君臣有遺憾焉
當嘉靖癸卯北虜犯山西甚急徵選九鎮鱗比
雲屬天皇獨念曰非河西魯家兵不可退虜
迺夜半勅金吾馳疾置召元戎於大通里第
時本兵不知所繇而密勿左右又無一言先容

之雅非 天皇聖哲簡自素衷何能倉卒善用
人若出諸懷袖然也時元戎先已請告山居鏹
跡階序間閱十餘稔絕無意取旗顯功名矣一
旦 詔下即不敢有其身洒涕興疾率奮行之
士三千與俱比入雲中虜聞魯家兵至果齧指
宵遁非其天性忠義何能朝聞命夕引道出萬
有一生以馳叵測之險若此也是故天下頌之
曰 聖天子知人之哲軼堯舜而忠義如魯元
戎者可方駕汾陽斯錄之所繇傳也雖然汾陽
尚已次若鐵勒氏渾瑊瑊跌氏李光顏又次若
史大柰諸氏獨何人扒唐史著大柰等傳論謂
其巧不足而諒有餘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
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夫大柰等即鐵勒
二氏之徒也嗚呼史氏原之巧諒其知言扒唯
巧故矜全唯諒故殉難古今將家何其諒不足
而巧有餘也吾不敢厚望盡如汾陽然可多讓
鐵勒諸氏乎扒是蓋未有以諒之說告之者嗚
呼茲錄也可與語諒矣庶幾將帥之臣聞而興
起以求無愧于鐵勒諸氏則皆錄之為教也可
無傳乎錄凡二卷首 勅諭次公檄次贈言

人包待御集卷五

主

崇溪案稿後序

崇溪案稿者皆拊循之碩畫制勝之遠猷章疏
文檄無慮千萬言猗歟休扒若崇溪公可謂未
言而信者矣何待枚言耶嗚呼未言而信斯言
之所以益信也歟近世名卿才大夫其吐奇建
策非不紛綸晞睥然或者不免殉三好焉好聲
華也好進取也好事功也有一于斯雖欲必信
其言不可得已孰知此三好者舉世之所共有
而公獨無之何者公嘗守雲中矣雲中當反側
之餘睢盱蜩起戈刃林立即吏次當出守者無
不畏避之如虎穴公獨夷然就道偵闕罔管至
則曉之如隣聚煦之如緜負日翬翬懇懇達吾
惻怛忠愛之心以感諸其人而人自信之竟稱
治最獲備功當其時誠何待枚言哉夫泗呂梁
者志危波陷焦原者忘峻寧非夫齊得喪均利
害能遺其身者未易致此身固重於三好也不
知有其身又安知有身外之好此舉世所以信
公者蓋從來矣迺茲撫河右則亦猶夫守雲中
也地險而兵聚責重而政繁大者請 聖裁細
者檄諸司易容無言耶然無非達吾惻怛忠愛

人包待御集卷五

主

之心究澤于邊人而已矣異乎殉三好以媒輔
煩者是故達諸 當宁而信詔諸萌庶而信播
諸士林而信嗚呼孰非其未言者為權輿哉不
然雖筆札如谷子雲言語妙天下如君厲適飾
竅導變人且咲之知此而後可與言案稿矣是
用序之末簡

唐史意抄引附

予居湟中之五年庚戌讀新唐書列傳日手抄
一二言讀竟暈而成帙題曰意抄予蓋離憂窮
毒之人也精神荒耗若六七十翁矣何敢讀書

八包齊御集卷五

主

業兀坐狹室無可對語每一開卷聊代博奕豈
能研窮體要采掇菁華若古人抄節家所謂精
語者執遇單詞片語偶與意會則懽然解頰率
爾把筆聊以適吾意云爾故曰意抄昔評庾仲
容子抄者謂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
若予之意甫萌芽於戰灼驚悸之後若鑑蒙垢
若瞽夜行眩瞽迷罔固非仲容之意矣瑩薈蘊
糲含咀津津大官珍饈且為棄餘雖吾亦不可
自享而况共諸人人耶然皆正史也不猶愈於
猥屑荒誕若世所傳小說乎執抄凡六卷

記二首

西寧衛脩邊記

肇自戰國時秦燕趙地邊於胡各築長城以厚
藩衛至秦并一天下又令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至遼東後世脩邊備胡蓋祖於此 皇明御統
百八十年以來方寓又寧 列聖垂拱然未嘗
一日不講求西北攘御之策名德元臣後先經
畧畫碩吐奇紛綸不一其大指無非以修邊為
領要工鉅者數百里少亦不下數十里填萬億
之費於巖谷鹵莽之間不少顧靳至於今歲加

八包齊御集卷五

主

繕治往往綿亘延屬扼守禦虜恃為長計若邊
人稱述休烈頌揚德美者亦不過指邊為左契
曰某邊某所始某邊某繼成之庶幾乎旂常鍾
鼎者如是焉爾矣夫孰能外秦人之遺策耶何
嚴尤著論直以秦築長城為無策豈成敗論世
或別有謂蓋秦非無策過用其策之敝史稱蒙
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夫暴
師十餘年則上違天時下失人和卒以感裂為
天下爛咲尚安得為有策乎執邇策所繇非始
於秦設險守國易坎有之善用坎者莫如兌兌

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知坎而不知兌秦人所爲無策也若善用秦策者其知允乎吾以是觀于西寧之役西寧即漢之湟中爲羌胡故域自正德間虜酋亦卜刺者移幕西海時狙獷近塞頗爲切憂衛距塞僅百餘里其最險要虜所從入寇之路爲沙塘燕麥諸川可三十餘里往議城壑迄數年于茲無任事者廼憲副亭臯王公以嘉靖乙巳之冬至即謀於守備薛君躬履其地畧視形便慮事量功具有成畫邊人相率以請公下令曰其需爾耕耕間邊人又相率

大邑傳集卷五

五

以請公復申令曰其需爾穫三農之隙寔維季秋子適以流竄至時暴風怒號零霰凝陰如中土窮冬時矣薛君廼集五千之衆裹旬日之糧以九月念又五日行謹噪之聲震徹數里客有問予者曰天地凜冽役夫駉瘁工竟成乎予應客曰君不聞謹噪而行者乎此皆說民也雖和會於洛邑子未於靈臺何以過此召靈感異可

以斥箕伯而屏玄冥無虞也越明日天忽朗霽煦日氤氲又無異二三月時薛君廼露居中野日循行勉勞亭臯公日督輓饋饌相望道路役

者無不踴躍從事不煩扑扶一人而城壑三十餘里計旬工竣越明日而涇寒凝陰如故又數日虜騎突至至則險阻高深愕眙而遁此或偶值亦異數哉嗚呼在昔詛澤督而祝邑黔者無他爲其順時與否耳設不恤隱驟役農時安知其不爲澤督之詛今茲五千之衆皆祝黔者也此其費省而功易哉予固謂茲役也順天時協人和其知允之義者乎雖然說道感孚豈朝夕之故自亭臯公持憲茲土也無苛帥無費留綏靖拊循臂指聯屬自薛君守禦茲土也均甘苦

大邑傳集卷五

五

勤吊恤挾續投醪濡渥洽固積說於邊人而邊人欲忘其死久矣死且忘之况鳩工旬日耶衛長吏暨學官弟子員樂設險之有成也屬予爲記廼述所睹記以告夫後之策邊役衆者王公名某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薛君名某榆林人由莊浪指揮歷遷今官所繕邊凡三十餘里列烽臺凡四指揮王堂氏劉鰲氏咸與有勞績云

莊浪衛重脩儒學記

昔魯僖公作泮宮詩人頌之曰明明魯侯克明

其德既作泮宮惟夷攸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作泮宮而遽願其服惟夷狄東南也文德武功豈二途乎執古者師行受成于學獻馘于學載觀漢唐故事在漢令期門羽林悉通一經在唐釋奠講經帥六軍諸將往聽此其用意何居所以開悟其義理之良而消融其睚眦跋扈之習學何嘗無益於戎行執莊浪介戎胡之間古爲允吾邑然自漢武斥逐匈奴即歸我函夏漸被聲教已非一日國初混一以來至景泰間始立學又百餘年于

八邑齊御集卷五

主三

茲然未嘗有倬詭豪傑應時而出雖科目之儒亦無聞焉其學官弟子稱開敏能操筆屬場屋文者什可二三歲得循貫魚充額貢即茂異矣其他備巾服避更徭者不可勝數豈氣運適然歟將導率無方而程督未周歟夫邊人所謂富貴顯庸者類皆世胄或起自田家子從軍不過踰跼卞射驟登列將故其謹俗尚戰鬪而貴疆有力其蔑視學官弟子不啻若駢枝懸附且或詆嫫之曰第躍馬挽疆多得首功爾何佔畢爲士之生長茲土者遂狃習見聞而不知有章甫

縫掖之貴將何所感勵而興起執其最弊者隸陝西督學爲其地絕遠數十年無間一至者士固老死而不知侯明捷記之教遂自分無所省錄人才希濶厥有繇來嘉靖丙午夏中丞虞坡楊公博來撫茲土渡河而西也視學莊浪徘徊延佇念其隳頓之爲日久矣廼檄所司鳩材庀工繕傾陲廓卑隘衛以繚垣文以赭堊期于宏偉彪炳以首視崇重之典且風勸邊人急先務有若此者既又以學政大廢非一掃故常不可善後廼上疏請得比遼東督學例天子下其

八邑齊御集卷五

主三

章禮部如所請始命監察憲臣兼董河西學政視遼東云命下之日士無少長賢不肖咸躍踴歡傳有奮迅蒸變之意時適莊浪修學校事官宇輝奕較昔改觀矣包子聞而嘆曰繼自今允吾人才之盛顧不在茲乎夫發祥者兆幾集事者乘會閱百餘年始更學政而衛學載新適維其期幾會所值豈偶然者執易之義以去故爲革就新爲鼎故聖人序易先革而鼎繼之改隸學政有革之象焉脩學官有鼎之象焉庶幾乎允吾士習因之去故就新底于丕變也執昔

蜀本僻陋有蠻夷風自郡太守文翁陶染之後教化大行學者比于齊魯迺茲中丞所以加意學校者大都視文翁焉知允吾不終變爲蜀郡也執行必有倬詭豪傑之才應時而出德義若卻穀折衝若晏嬰者可終無若人耶又其次若終賈之徒係單于而羈南越可終無若人耶審若是則未嘗無武功也魯頌豈絕響乎哉是舉也參藩乙軒張君璽芳溪江君東相繼受臺檄以責成事者也董役則衛知事侯濠氏能綜理靡密不負任使者也徵言紀事則教授趙賢氏

入包侍御集卷五

圭

趙嘗遊西磐苑洛二先生之門能推其教以及允吾者也舊制廡室十今增爲十四又戟門之左闢謁聖門其欄檻周泮池者易以文石皆舊所未有也易石則參戎陸君恩有專力焉參戎嘗爲臨洮郡弟子員習文事故樂成之

包侍御集卷之五

包侍御集卷之六

華亭包節元達著

湟中稿

碑三首

王公去思碑

國家自嘉靖庚子以來西北數被虜患內外笑畫率以乏餽饟爲憂議欲得才能有心計者付以疆圉之任乙巳會兵備西寧憲副缺廼簡大司徒之屬爲儉菴蒲菴二大老所推右者得固安亭臯王公授命以行至則敕軍實繕藩衛

入包侍御集卷六

廣積貯雖羽書輻湊賴以無恐邊人方延首跂足期永綏于成績矣又明年爲歲丁未吏部考天下上計吏以留都列不及考更賢比裝行湟中士庶無老稚莫不遮迺涕號闐溢城郭幾留公無行業不可呼籲明神謹涕咤聒其將士則曰公未蒞止藿不望腹迨公既來廩有餘粟士飽馬騰目無金鏐是有餘勇於我也何罔公爲其弟子員則曰疆場寧止學官戾止萃我生徒講肄勤止楚楚祁祁肆造小子是有餘教於我也何罔公爲其戎堯推整之豪則曰自公填撫

視昔都護毋或苛令毋或擅賦蓄我牛羊獲我田土水草之墟置我安堵是有餘惠於我也何罔公為時包子聞而慰譬之曰爾士庶無多訝也不聞罔疾相沿所從來者乎予昔郡吏齊中聊有趙丞者年可四十趨捷特異乙未以老去民相與白于監司監司瞿然曰有是哉非予罔丞柰藩臬郡長吏謂丞老耳丞竟去予又以辛丑之春使滇有郡倅畢氏者病聾二年矣每謁余口喃喃目左右視予計倅必去倅亦自計必去既報至聾郡倅獨免迺閱舊牘則盡稱其聰

人邑作卿集卷六

王

惠辦治也滇之人聞而大咲之夫壯且為老聾且為聰惠獨有餘不可為不及哉是則罔疾之相沿也久矣奚獨於今而疑之惟天聰明惟民視聽所不可罔者惟民與天故廟堂表著衣冠都治適賈偽貌街廛美至於山谷間閑性靈淳樸之地迺吏治真偽得失所繇鏡見斯則古之君子耻名浮而務實勝者歟使王公以有餘稱留都實無益毛髮于民且詛祝怨詈即驟陟崇華何有於榮廼茲遮道留行扣膺號籲期年感召斯有明徵實之不媿何恤乎罔名也已雖

然壯者聾者有餘者其常也而罔之為耄老為聰惠為不及者變也焉知變者卒以淆亂而常者迄無底止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執常以信天則開府使節保釐河右尚慰爾士庶有日焉知公之終不可留耶且聞節使茲土者皆為憤悵不平節使日察視者也豈其言不足取伸耶夫日察視猶有如昔之罔丞罔郡倅者况留都遠去湟中數千里耳見一爽即陞罔疾豈其言竟無昭雪之者乎尚慰爾士庶有日無苦留行也衆迺稍却時衛長吏治鸞氏黃堂氏學官辛

人邑作卿集卷六

王

三畏氏前謂予曰請即以士庶號籲之詞與先生所以慰諭士庶者勒示豐碣庶幾留棠可乎予迺思疇曩登岷山想羊叔子之餘風訪其遺碑已湮沉陵谷矣芳猷微烈宛然見之又何俟紀石為哉然考史氏稱羊祜鎮襄陽時始至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叔子惠愛甚多而史氏獨舉此為大端無迺守邊領要在羨衍儲蓄耶今王公以期年之政而能使廩有餘粟如將士首所稱述者庶幾叔子比隆湟水襄陽人豈異心哉信非此無以慰爾士庶朝夕之

思遂錄以爲記

西寧衛新建真武廟碑

按道書謂玄武神君本天一之精虛危之宿當軒轅帝末年化爲淨樂國太子生而神靈志出世離俗遇紫虛元君授玄秘遂入太和山修真凡四十二年仙上天又五百年被黑衣披髮跣足履坎離之真歸根復位鎮極北方後避宋諱改玄爲真又謂太和山非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武當其說似怪迂惚恍不可致詰然其赫然顯異炳著人耳目者自我成祖文皇帝靖難而

人化傳御集卷

四

南神實相之永樂初命工即太和山大建靈官鉅壁塗金輝奕霄漢益務宏偉壯麗以隆報謝至竭天下財力不少遶自古祠宇之盛若淵雲所頌嘆者恐未易過此至于今列聖繼承供事益虔日加敷備嘗伏讀成祖御製碑有曰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其蹟甚著嗚呼大哉王言昭如日星夫我成祖聰明神聖超越百王非靈貺景耀陟降忽霍何能感動聖心若此其文祀適布宇內非微於太和之建構然耶西寧舊有廟附南山禪寺

近僧祖安者謂其隘陋又即山之巔構殿三楹環材絲緻繪壁綠垣視昔有加矣乃歷吉奉安原像裡享攸司境以內數百里相奔走禱禱于斯者無虛日西寧即漢湟中戎狄周阿俗頗獷驚禮教法度繩勒稍嚴則齷齪而起然敦尚巫鬼於因果感應之說信若四時故其事官府不若事神爲謹至於所崇禮畏誓日儼然霆砰電射乎其土者又莫若真武雖推剽暴猾過廟門無不毛豎股抃合掌膜拜而去斯則境內之精神聚焉庶幾忠信誠慈之心所繇以生嗚呼萃

人化傳御集卷

五

之義大矣夫假明神之威可以助禮教法度之所不及則有輔相官府之道焉田單守即墨托諸神以自効後兵家多祖法之非以神道易驅役人而兵家尚權譎所從來久西寧固用兵之地也設一祠廟以萃人心不可謂非先務云且古者師行必禱若類禡之祭表貉祈克之祭咸載自禮書西寧備戎胡無日不整師訓旅即使盡復古禮以爲兵禱士心未必能翕然信畏如真武之神夫托於神而又因其尤信畏者以爲指撝號令之地武人悍卒方恐恐然若霆砰電

射之見及敢有不恪恭用命者乎則又有尅敵制勝之道焉神居坎位天地肅殺至此而極故神以殺伐爲職往往著靈光戰陳間湟中當西北塞其建祀也尤宜繼自今壯三軍之雄武揚聖世之稜威神功冥烈赫然齋土顧不偉歟世頗疑其事不經者若然則五天帝五人帝之說可盡泯歟孔子告季康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漢鄭康成又據緯書各爲之名廼以靈威仰而下爲五天帝太皞而下爲五人帝如道書所傳神其

大邑傳集卷六

六

於五行爲水爲黑帝若叶光紀之類乎或者曰玄武廼北方列宿非有形像若世所繪肖特未考二十八宿真形圖讚載唐經籍志閻立本嘗圖之矣此又何爲者既有真形則降精變化可舉執一相乎道家謂神八十二化豈其說與佛氏所謂應身化身理或同歟且元始開劫設教其傳已久劉歆七畧彙來不廢審如所疑則道德五千言與化胡遺事可舉謂迂誕不經乎嗚呼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有以我爲是舉也肇工者僧祖安捐貲相成者市里人齊守志等數

十輩礪石徵文者祁將軍鳳子故序其事系之以詩曰 於赫明神攝御幽庭玄天開劫驅伎百靈翊我 皇運相于杳冥六師既張勢如震霆披髮伏劒寔顯其形維茲靈異照灼遐邇我我大嶽仙跡是起宮殿雲行下土仰止奔走禱祀敢憚萬里湟中荒微兵革是司敬神之威罔間民夷卜云其吉言敵行祠維神綏止駕雲翔螭歲時獻享祝史降釐蕩掃胡氛靖我西陲永言保之億載于斯

重修莊浪衛城隍廟碑

大邑傳集卷七

七

嘗恭誦我 高皇帝勅命鑒察司民城隍之制詞有曰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嗚呼大哉 王言達幽明之故而窮于禮樂鬼神之化者矣神豈獨主一城池已哉蓋司察生民之善惡而死生禍福之以助有司政刑之所不及者神或與能焉立文莊公謂周禮有司民之祭 詔詞或取於此又 制令有司履任之初禋與神誓則糾吏治而正官邪廣帝聰而達民隱皆神之責也豈獨主一城池已哉况茲莊浪介居荒微斗絕河湟關闔扁鑄之

外皆為戎胡軍民商賈之往來出入者無日不
愕胎烽燧排互刃鏃幸萬有一無恙稍不虞礫
裂糜爛膏塗草野所恃以存聚擁護者寔惟神
是賴且列署分衙皆三軍之司命也而為蟻為
蝨漁獵分鉢四盡之風于今日熾推剝既甚澆
手尤愚民何以堪命耶其有含冤茹毒者不過
走訴于一二法庭幸而白固善其不幸受成於
下吏蒙貸於深情則死且無告矣迺不得已索
牲體持楮錢匍匐壇殿之下而號籲鑒察司民
之神庶幾殲惡隕凶以震撼乎無端倪之地者
能一信之為幸舍是則終無告而已矣神之功
顧不偉歟夫神任大責重而妥靈無地其何以
異于有司蒞政臨民而無公署也可乎衛舊有
廟漸屬傾圮迺都護某氏之仲子錦衣某能捐
貲鳩工經始甲寅二月迄秋孟落成殿宇載飾
廟貌載新其他神祠附諸廟者咸屬匠氏凡模
制繪飾暉映山川嗚呼是役也莫危地而惠邊
氓不可謂無助云爾錦衣為河西世冑家有藏
書固能仰遵 高皇之制而日誦文莊之遺言
者也不然其何能致是哉邊人嘉其事請言於

人作傳集卷六

人

子迺紀而銘之其辭曰
維神稜威鑒于 高皇首頒詔墨日麗星芒過
矣荒域率由弗忘締構既久圮壁頽廊妥臨無
地曷以榮懷迺新規建飛翼焜煌煌像貌崇嚴電
發幽光入廟而趨肅我冠裳奉牲以告祝史有
常以靖廟塵以遏貪狼赫赫明神惠于無疆邊
人攸賴仲氏之良

傳二首

廝犬傳

河西有二將皆榆林人其一以失事罷官其一
陸遊擊將軍統奇兵禦虜永昌方隆貴赫奕也
罷官者將辦嚴歸榆林其廝養卒豔慕陸官者
即怫然欲去其主主因慰諭之曰吾已罷官市
且入幕無用爾也惟爾所適且日廝又潛入庖
所盡懷其嘗食什器上堂辭主人主人怪其膺
突令掖搜之得所挾器迺怒罵曰吾衣食爾十
餘年一旦以吾罷官遽去我又盜吾器以行何
無人理至此也筭格幾斃廝竟蒲伏投陸官者
客有自涼州來為予言其事時予所善平陽賈
適至賈嘗以予寓荒左惠所畜犬大產自西域

人作傳集卷六

九

甚哮猛不可近日繫維之買每至輒掉尾跳踊
齧保而迎去則悲嗥頓仆竟日乃已後漸馴狎
解其縛置之階序間每飯必啖之肉呼應搗叱
皆省了人意若予素所養畜然矣賈屬數月不
來是日偶一來飲之酒犬佯不視賈戲曰別去
數月犬亦忘我耶比漏下送賈出門犬已先匿
伏道傍瞰賈跨馬即突逝而前竟隨賈去時僕
御左右見者無不嗟異謂其初佯不視賈後竟
突逝也嗚呼異哉始吾聞廝之不義忍倍棄其
主旋又幸見戀主如犬者人失而求之犬吾重

八卷傳御集卷六

十

有感焉嘗觀史傳所載犬行義甚多其章章著
者若楊生脫厄於醉卧張然發奸於具餐陸士
衡傳問於吳洛廼今觀之益信夫不以夷險燥
濕易操士人且難彼獨何知能抗行視烈夫夫
按犬在畜為金豈其稟金天剛勁之氣而獨完
其偏塞之性者耶廝養卒固人也列三才而函
五常其行義顧不類可不為世道一太息哉雖
然古今人類廝者多矣四公子而後暨田實衛
霍之徒所養客千百為輩無不聰明才辨一逞
奇獻畫傾動當世及攷其聚散離合之行則盡

廝類也蓋以市道合者亦以市道去漢儒有言
曰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
以來則知其所以去吾嘗有味於其言也客與
廝皆終其身奔走于市日惟以盛衰有無為念
廝求為犬而不可得犬惟無慕於市故無朝夕
無聚散廝能抗行視烈丈夫故君子不以怨亂
真不以人滅天嗚呼三代而下臣貳其君婦貳
其夫者何紛紛然類廝也又豈獨市道客哉

三友傳

八卷傳御集卷六

十

包子謫居河西之莊浪也政戎胡要塞四顧沙
礫蜩起穹廬茨列跬武之外即為異類城中雖
多中國人然言語嗜好不同念無可與為徒者
廝閑戶兀坐稿若槎枿未逾年形神靡榮懷懨
羶肱矣廸適見朗之野陟靖冥之臺謁天靈主
人而問病焉主人曰吁此謂斯設幽寂之病也
何不求畢簡先生與之為徒乎因歸而訪諸老
氏之藏室道家之蓬山始得畢簡先生者與俱
其人則畜貯隱賑注瀉汪洋嘗登左史之上筵
克張華之後乘與予懽然適也遠覽義黃近徵
鄉魯綜緝九流漁獵百氏探賸隱而擬菁華津

津有遺味焉於是乎忘其斯該幽寂矣既逾年而予有瘡痺之病是非畢簡先生所與能也又謂天靈主人而問曰疇能副畢先生之所不又以療吾瘡痺者有若人乎主人曰何不求曲米君而兼友之也因歸而適歷杜康焦革之壚得所謂曲米君者其人則色澤蒨蒨臭味芬馥凝縹停碧熙如春雲一屬杯盤僊僊屢舞其權力能冷榮衛暘百骸解疏屬助拳嘯北海所以騰書劉伶於焉著頌是故釋紫臺之離怨慰湘浦之羈愁者惟君一人而已與之俱歡然適也

八代齊集卷

主

然父而有醒營之病是非曲米君所與能焉又謁天靈主人而問曰疇能副曲君之所不及以療吾醒營者有若人乎主人曰吁其惟虞音公乎公廼師曠伯牙之權輿也其居不在太冥則在龍門子盍歸而求諸予因是以物色其人得所謂虞音公者則鮎背龜膚頽然翁矣然音吐號鍾韻逾振簫能於廣庭皓月奏白雪陽春之曲翔雲舞鶴盤旋而下令人飄飄焉有丹丘玄圃之思夙病醒營閱歇而蘇蓋陶寫情靈滌滌煩穢是其所長也予廼知三子者形岐而心

一術異而用同無非相須並濟以成人於患難夷狄之地者乎廼日與三子者訂為程課晨起與畢簡先生俱少選與曲米君俱又少選與虞音公俱如是者又逾年三病咸除為歡彌甚始不知有戎胡之域矣嗚呼三子者皆無懷氏之逸民也含醇抱朴澹乎漠乎本無所來亦無所往窮通險易隨地可俱雖與厖焦原泳呂梁當無難色可不謂金石交也邇觀交道類多闌闌來如激矢去等絕弦灌夫任安之誼未易載見孰能如吾友三子者可周旋終身不忍背棄者

八代齊集卷

主

乎使田文而友三子也可無詈客程公而友三子也可無署門迷朝塵而悔暮市嗟何及矣嘗怪殷浩徙東陽時與韓康伯別輒誦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固世路之恒軌物情之常期廼忽感愴興言何見事過晚也無亦抱田程之悔矣乎浩當此時何不與三子者為友而規規于一韓康伯孰謂虛曠玄遠於子性跡夔素寡朋從當市暮已無悔晚又得友此三子者庶免于東陽之感矣擬銜恩東歸廬專材於滄海之涯日與三子者棲遲其中以終老

焉雖任灌氏且謝之况其他乎要之善擇交者莫若天靈主人主人爲誰吾心也書爲畢簡先生酒爲曲米君琴爲虞音公云

說一首

莫逆說贈曹復齋南歸

吾友曹復齋先生訪予允吾未旬日得莫逆友二人其一爲成將軍成將軍少侍 武皇帝寵甚賞賜累鉅億盡散與昆弟賓客既徙家湟中所與遊皆豪長者時出故所蓄劍玉具置酒食爲歡年已七十家不盈數金然瞻振脫厄不少

人集傳集卷六

五

衰減曹先生一與之言即顧予曰此真吾莫逆友也又其一爲某將軍某家世驍健以敢戰聞胡中然性度夷曠參之酒德琴心每對客屬數白頽然自失口噤吟而鼻瀟率意豁如也曹先生與之飲輒相應和如平生顧予曰此真吾莫逆友也予聞而訝之曰先生來未旬日即得莫逆友二人何先生擇交之易若此豈意氣感召固不待積素累舊者耶吾見先生往侍尊公宦巴蜀數年卒于官先生獨携喪歸凡諸俸賻未嘗私緘滕肩鑰悉獻毋夫人以與諸昆弟共之

居閒生事稍落亦未嘗不急人既數舉有司不得意遂揮斥世紛退而托於名飲以舒洩其憤懣約結之氣月計中聖什九醒才一二耳醉輒好爲射覆藏鈎諸戲劇至憑几憺憺罷罷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人皆稱其爲達生云斯固與二將軍夙契而冥會者哉雖然凡與始乎隱常率乎俠飲始乎歡常卒乎鬪先生學聖人之道有年矣試簡古昔亦有可與爲莫逆友者乎善與莫若脫驂善飲莫若初筵考其事思其人豈獨逆于心乎何拘拘二將軍莫逆爲哉友成氏而失猶得爲節俠之士叩門無解誼足游揚迺若友某氏而失漸必沉湎奪常酒禍斯作仲儒擣纍於戚右孟公召辱於左阿酒禍所由生久矣且吳中少年近皆朋徒什伍自喜爲飲飲竟醉無不裂皆植髮叫嗥罵詈國人避之如瘡狗突稀迺茲先生裝行有日將舍二將軍歸歸而求莫逆友於鄉之人設不幸與醉少年爲徒將不重却走國人執昔曹懿侯日張酒歌呼專用掩覆人阮嗣宗狂醒終身口未嘗言人過古之人藏厚道於酒逞逞如此先生即不能尚友初筵

人集傳集卷六

五

之衛武下而曹阮氏獨不可與莫逆乎舍是則
群之瘼狗突狶雖欲仰冀其將軍不可得已嗚
呼交道可易言哉可易言哉予自竄逐河外二
稔于茲先生獨能羸糧徒步涉戎胡不測之險
喧視萬里之外此其天資行義間類古人故賁
之尚友之說竟以古人望先生歟亦庶幾乎茲
言之足以講高誼于萬一也

解一首

之字解

莊浪衛學某生者與倉人王氏善王蜀人頗解

人他律集卷六

夫

文義一日遇某生于途謂其不甚省了戲詰之
曰爾為諸生識之字乎牛何之與論語首篇時
習之二之同異何居生愕不能答聞者大噱謂
諸生不識之字何以業舉子時有為予述其言
以資拊掌者予廼瞿然嘆曰之之時義大矣哉
古今人不識之者甚多豈惟一某生哉爾雅釋
詁篇云如適之嫁徂逝往也疏云謂皆往於彼
也嗚呼明乎往之義其始於心而終於履者乎
夫人聖狂義利皆視吾心所往何如故曰心之
所之謂之志擇術以從事審道以布武始或迷

罔盤以終身之固進修之遐準趨嚮之先幾乎
舜與跖其初匪貳惟舜之于善跖之于利遵途
既別舜跖始分是故識之者之謂舜不識之者
之謂跖跖以下若漢孔光張禹唐許敬宗柳宗
元輩其明經洽學善文詞非不偉絕一代奈何
背節義而蹈諂阿徇世主以喪平生則皆不識
之之故也夫道若大路然識之者猶揭日月而
行驅車策馬無非廣原夷陸否則若突隅之瞽
悵悵長夜埒窰榛莽鮮不顛躓今某生者欲揚
旌振轡於廣原夷陸乎亦欲盤旋結屈於埒窰

人他律集卷六

七

榛莽之墟乎一舉足出門蹊徑甚列吾將何從
故惟識之為要即椎木少文智昏菽粟脫能於
之字獨省了執以終身無或失足則亦舜之徒
而已矣使生能明經洽學善文詞盡如孔張數
子廼一不識之字至老死蒿目妄行則亦跖之
徒而已矣生豈讓舜哉安知其終不識之也故
曰之之時義大矣哉作之字解

書三十五首

答張鶴山侍御

下走奉職無狀冒罹奇禍上傷國紀下黜臺綱

幸天回日轉全生竹成廼知調護於密勿拯援
於傾危者寔吾丈暨二三知己舉手之力居多
視息以來寧忘所自近審大旆西臨隴坻雷動
憲度初殷遽勞存念策之訓督有以腆嘉雖虞
魏尹班之誼何以過此且藉庠庠得束手邊陲
慨然爲冗食老兵亦三生因果一日遭逢感激
私衷何可言諭適以西寧王副憲雅舊漫遊數
日行當返役莊浪安棲巢穴曼胡短後便於裳
紳鳴鏑操戈華於象簡搏彫虎而試焦原此正
下走責躬孟晉之地所以報國恩而答朋私者
惟此而已敢復擇夷險求便適耶日者惶中張
掖寒凝龜坼巡省之期亮卜春融風聲所先天
驕且避驄矣况我域中耶對使裁謝無任馳仰
幽繁奔疲之餘神情淪惑病臂病目作字不整
幸裁亮

荅石靜齋憲副

昨得一奉顏色恍若夢寐辱戀存溫渥足慰窮
愁節以九死之人寄命戎胡間自形影聲響之
外無可爲托廼何幸得兄爲地主如絲之命庶
有所歸故日來稍自遺釋雖相去數百里而衣

被波及皆河之西也豈必日侍教席然後爲昵
密執武幕僚來載三道兄面命之意甚厚業屬
檻穽跼武爲難昔人云誰謂天地寬出門即有
礙正節今日之謂心感心感日惟新政勦止分
巡之署首爲紛劇高才重望坐理有餘他日經
畧九邊固權輿於此幕僚蓋愬行之士殊異流
俗卑散也水鑑精別品拭何如

荅徐鳳岡

前甘泉使至拜教貺易忘之人猥承不遺屬晤
靜齋道存記慙惘且載辱手書并團扇美人圖
仰知曲體征戎有采薇之遺意焉所惜者殊艷
名姝遠投絕塞當熊莫效射雉無言墨墨含頰
祗增愴惻倘藉兄之靈忽爾騰變爲我奏明妃
之曲投交甫之佩隆寒作伴携以南歸貺施何
可言也對使勒狀不任馳戀

荅楊虞坡中丞

節執役無狀得曲賜道假免于隤何爲幸廼猥
承介使寵榮惠周隆渥載拜登嘉何任竦息我
公涵容獎勗以襲晉公之厚自居若節者不能
仰觀皇甫持正之萬一而妄受一字三練之直

何媿如之日者國是底定奸兇杜口固邊人之
大造也而節亦與有私喜焉武經歷還謹布謝
不備

荅侍御盛南橋

日者小僕南還輒脩謝啓計大旆巡省奉違無
階茲遠勞使貺之辱高誼厚甚昔蒙援手幸竊
餘生復荷垂天之蔭偃卧西土鏤鏤膚骨嚼結
奚從側審文圖竣事武節臨邊內豐桃李於春
溫外鋤棘莽於秋殺動定無廼勞止而城社生
靈提福寔多邇來邊警頻仍豈氣數適然抑人

八世侍御集卷六

十

謀未盡耶節自流竄西來頗聞諸道路云每見
大虜入寇列營百餘里鎧甲耀日如江海奔濟
雖使淮陰英六復生而無國初全盛之兵亦難
撐梧况茲殘耗數千首尾踈缺廼欲當十萬控
弦之虜強弱霄淵鮮不拔靡苟得堅持壁壘免
于蹂躪先時葆聚免于掠鹵則萬全矣其或邀
擊零情襲擣巢穴得百十首功即可以鋪揚奏
績張大威靈自楊遠翁諸老經畧數十年以來
所謂禦胡之長策不過如是高明詢采之下未
審謂何如也節偶以西寧王憲副之招漫遊數

日去莊浪又四百餘里爲番胡絕域氣寒地惡
不可旬日居旋當言返故巢作閉門卧雪計耳
瞻對未涯不勝企佇惟慎時節宣以造全陝之
福

荅田慶陽思齋

節也學不足以適治才不足以御法張弛舛謬
橫構豺虎頰聖慈曲貸薄譴西陲郡封密邇
河廣莫從辱不遐遺過承教貺此何啻千里之
駕一飯之施興言標季無任仰服近聞虜騎長
驅邊境荼毒所伏綏靖之畧弘濟時艱金鏃餘
萌計日就衽席河內留賢行當何如奉晤未期
彌殷瞻企

八世侍御集卷六

王

寄莫中江憲副

流竄西陲忽又數月緬懷情雅無時敢忘臨螻
駘之岸而墮不測之淵非夫誼篤死生者孰肯
援繫而止近竊餘生寔藉庥庇日惟清宵豐暇
文候嘉適遠慰走亦僅僅無恙足副垂軫所恨
鴈目晝昏不察烽煙螳臂力微不任強挽坐靡
太倉三升之粟而旅進退於將領之門爲媿也
若夫春溫秋殺無非君恩夷狄患難無非臣職

敢不益自刻責勉效戈戾直便馳布未盡欲言

再答張鶴山

拜使貺之後不三日復蒙分宴下及芳饌駢羅
珍果盈俵封熊之蹠重於玄豹桑落之酒郁於
中山何高誼之勤渥而表素之敦龐如此也流
竄鬼薪何以承負疎息疎息敵凜冽於投醪回
陽春於吹律敢不重拜貺幸爲道玆攝用庇河
渙

答臨洮何貳守

東土別來已踰一紀塵海參商動多乖隔豈期

八名作御集卷六

圭

流播西隣得伏兄爲河津主人華刺細蘊之及
冰薦念故素者何以有此感荷感荷車從至蘭
未審何日秋初尚未之聞豈近始抵郡耶宿望
深資遷拜伊邇何由至華署一作開口咲也人
便附謝不備

答楊虞坡中丞

夏仲抵戎猥辱盼存別來數月彌勤服誼日聞
碩畫籌邊百廢具張野無駭鹿家有寧宇豈惟
庭纖徒翬獨荷辨懷萬里燉煌固皆挾續技壓
之地節偶過敝同年西寧王憲副所分俸館穀

又已一月方擬東還遠拜使教腴頌之厚兼以

譬校之委顧省淺劣文史未閑投竄遐裔久踈

藝圃媿無以奉塞寵命稍稱役使且經大法服

品勒規畫已就中所註疑悉刊俗穢第當蒙成

稟訓勉力書傭若欲博綜研覈別加斧藻寔所

未能也且此方文獻無徵故實湮廢凡後先名

碩之經畧中外臣工之論奏著爲甲令播之條

章者皆渺邈不可攷矣志地里疆域而不知吟

密棄守興絕之繇志田賦邊儲而不知屯政茶

鹽修舉之跡本皆大端竟爲闕事如何如何亭

八名作御集卷六

圭

皇憲副蘊藉有素政事之外嘗究心於此適又
仰體盛心樂與相贅揀逸徵書均力任之矣使
旋謹此布謝餘容嗣請教旅抱作楚詞意不倫
并祈原恕幸甚

答鍾方塘憲副

閭閻之郡曩借高賢行役往來兩奉教範別後
棠館留陰興懷至止廼不意河隍之戎復瞻使
節於崆峒方幸庇依顧勞存惠拜使登嘉服誼
無任

寄盛南橋侍御

竄所頻辱存惠窮荒大授免于道殣者皆尊賜也感荷何可言往春之變側聽駭愕天祐王人得道體無恙為幸身外升沉何足芥蒂且高誼在士林在邊臣者人苟有心咸能誦之鄂中暨左亦銓曹奉明命故事華簡計日豈煩戒途節罪愆惡積降禍彌酷老母既已下世節亦何有於此身執遙望馳神不勝悵惘小僕歸便顯布謝私苦次荒迷未盡申寫

荅張鵝山

使臨三復導諭令人感極繼以涕零稍得安枕

人集御集卷六

吉

而卧解順而食莫非至惠節之役河湟也數月于茲一切害馬頗亦疆勉捐排以期不負吾丈之教日夕懸懸者惟重貽親憂為念耳幸老母僅延雖白首胡中何敢自愛特過承諄薦之誼無異肉骨剗刻徒深不知効力亢回在何地何日慙負慙負貞肅之政想漸有次第蓄厚施光自異常俗河西數十年之遭也歲費厚給對使登嘉并謝

奉寄張南川總制

時成

節無似竊嘗受憲度於中丞之臺自遊滇後謝

病閒居雖睽左門牆未嘗一日不以司馬君實之用舍為念聞公當途柄事則躍然喜一或忤時解組則愀然不怡蓋壯猷名德夢卜所係而區區起居寒燠之私何害言也夏之五月行戎入關則又聞公無妄之累無任悵惋豈天不欲成臯夔稷契之業以炳偉一代耶理忽有數窮通有命於公何與焉節也幸于政術闇于機宜膠法之禍幾致不免負教殊多慙省何似迺幸山斗在望恭晤阻脩極塞興懷恨莫從之惟順時提福以近賜環之命以副天下衣冠萌庶之望

人集御集卷六

吉

望

寄少湖翁少宰

春閒逮繫時自分趣湯飲刃萬無一生藉大庇回天謫行西鄙此何異新舉兒又七八月矣前此四十之年父母造我也後此馬牛羊齒實公貺之公固施恩於不報而節豈能一日忘情於鞶結耶循經東法遭罹意外本縣聞步特殊機宜徒拘拘于職守官常而不能珠圓繩墨之外上傷團體下貽親憂為罪為媿尚何可言所幸流竄以來不即實減割解飲酪僅便胡俗適惟

翊贊廟謨瞻輝中外雖膏土荒墜無不以公台
望明道先生幸慰幸慰河西士馬勁悍視胡顏
易將領得人可使王門酒泉皆就衽席惟廟堂
當軸者少加之意耳萬里阻修無任瞻望

寄王茂才

亭臯
長即

竄逐西來幸尊翁為湟中主人捐廩周窮日加
優渥可謂淹訛遂無鮑子使朱劉復生當自削
其矯論第下走唯所安耳念惟逸駿之足未能
一日千里造物宰制人其謂何執事不聞宋淳
化間武當道士仙遊之語乎迺茲暫沮豈神人

八色集卷六

主

以相公後列不可易而前姑留以為來科首擅
之地耶相提而論是猶薄待張王諸老而重厚
吾執事也高抱遠識亮加勉慰別來數載無任
興懷直便附聞并侑小章蜀翦

寄趙太史浚谷

曩辱雲天之誼厚甚待罪以來又已數月日唯
戎胡之與徒旃毳蒙茸之與玩習見僅似人者
無幾矣况得承子墨翰林之緒論雕龍談天之
咳唾耶此其想望可知也近審講學著書動定
無恙山中宰相若蒼生何向來有新聞否茲方

僻絕無異隔世夏虫井蛙不知天時人事又矣
願有以教之

答張生

此寺人
客也

別後四十日抵莊浪即病消渴兼左臂不仁迺
日苦酬應遠徙湟中去莊浪又四百餘里地絕
左僻人事蕭寡閉門待罪頗為便之每數日一
束髮其伏枕擁衾時月可十八九泚直入牀第
之客不敢見庶專意藥餌僅延喘息猶及聞吾
執事西來消息為慰也近已卜方尺之地構專
材之廬為終老河湟之圖浮雲鄉國視如隔世

八色集卷六

主

所幸恣形物外誕曠任情從軍之樂此亦不減
回憶往日有簿書役神之苦有責任脩名之累
勞佚何如執事負奇抱與士林交有日大將之
幕方博訪參軍才如執事當為首俊幸勉為之

寄中丞張南墅

時成
固原

昨拜教言之復把握瓊枝不任幸慰復審動定
綏祉彌勤嚮往迺知我公宏視於六合之外冥
悟於無方之境太山秋毫各充分量非夫脩詣
素定未易臻此使原州有幸借公數月將必繁
敷藝苑書振詞條虞卿司馬道減顏色節也流

寓絕塞去死一髮向賴渥中主人少寬酸楚遇
不謂旋有路岐之泣送歸之感也遭罹百缺悵
恍何如近以杜門豐暇輯子平格解一部而寓
其言於野樵亦足以資士人談命之說薛君者
好事方機刻之伺脫板當奉備記室一種外別
幅二請教并復尊委率漫馳布死罪死罪

寄亭臯

流寓經年荷兄生死肉骨之愛義如鮑叔父如
平仲朴散淳漓復見龐隆盛軌仁義滿載兄所
素蓄薄劣如走何以承之自分稿死講效無地

八色律集卷六

主

當著反絕交論一首以播之士林銘之世子孫
已也渥中遐徵自兄填撫以來煥如春熙迺茲
大旆既旋之後人情傍徨若失歲然仁人感字
故異俗吏第近寓李園亦頗閑適且幸鄉訊至
知老母無恙數日以來稍得安枕時出兄所分
俸可無酒債名花數種聊與爲徒閉戶深居而
無寥聞蕭條之感者莫非尊惠也敢不拜貺時
計憲旆將過晉中何處爲枯之地復借高賢瞻
依日遠悵戀何如倘生還如期當杖筇躡屨一
展千里之駕草率申謝不備

荅陸思豫

萬里傳緘千言慰諭在近世骨肉且難况朋友
乎凶變憂苦之餘攬涕一讀可勝感慰承惠先
老文裕公外集帷中異書不是過也鑑金雙壁
曾何足云殘息尚延晤謝有期恐先露溘逝長
負知厚耳柰若何哀毀中勤狀未備亮之

荅何大壺

哀病苦伏中忽京使致手教香布之惠大漠窮
遐欲聞人音且不易得况奉鄉國綢繆之旨惠
蘭金玉之詞乎破涕開緘感慰尉并至曩自淮上

八色律集卷六

主

別兄未數月遭罹不測幸 聖恩大造還之於
司命斗極竄徙河西又已三年向來苦自愛惜
俛首戎胡間者爲老母在也老母又不幸下世
節尚何有於此身哉且病隔久不愈哀苦之餘
益復增劇日惟束手待盡以觀還骨舊丘過分
矣他尚何望縱遇金鷄振迅放歸田里業已無
崔蔡之扶又何以生爲吾兄清才藻思冕弁士
林青瑣蘭臺豈或能先廼舍此就彼甘心薄領
者正今日士人之所難而執訓趨競當爲一變
也熊羆之祥近萌兆否仁者未嘗無後若遲速

多寡則有成數焉節所為舍弟憂者亦以此耳
關中新刻廣嗣要語絕佳南北士大夫種子經
驗之方彙來殆盡昨偶於將官家一見恨未能
得計傳播京國必多兄談構之當立奏奇應款
翁茲行可謂無上菩提雙江先生擬罪消息尚
未聞公論既白恐不止於脫獄已也何如何如
荒迷附復未盡縷縷萬里馳神可勝惓惓

荅畢子石

侍晤以來忽徂數稔塵海多岐往從無路節自
流寓河西也顧瞻鄉國恍如隔世不知郡借高
賢久矣人來辱枉手教腆嘉展對之餘可勝慰
服寄念於無情之地垂省於不齒之人此固今
日交道之所難而許京兆不遺柳司馬者何意
再見之偶直京使顧布謝私他不備

荅王守臬戶部

一別精光歎忽數稔參商世路訊謁無由時一
延首弁端徒勤景重不意負戈乘障之地庇休
臺堦流入幸慰已冰始望迺又猥辱記存豐稟
珍茲惠之兼兩泚高誼敦龐俯懷雅舊何以有
是戢感之私敢惜枯齒一鐫鏤也使旋謹狀

謝不備

荅董五泉

丙午春拜手書眷愛盈牘展玩藹然恨哀苦窮
毒之餘不能一抒情素奉酌芳旨廼者又辱存
教慈懃婉戀倍逾曩昔自分塞外陳人不齒錄
親舊久矣獨何以承不遺之誼於先生也鄉土
流漓茲意遠邈隙未函終傾排成俗况望其哀
窮島而潤鮒魚執言頌高誼鏤之肌骨節流寓
以來備罹酸楚更延禍老親降災彌酷身羈絕
域抱恨終天恐憂能死人旋當溘化也如之何
如之何小僕南歸率漫裁謝日仗庇冀建儲
疏恩晤對有期不備

寄張西谷

人來奉手教并大作展紙伸函恍如晤語去歲
承寄傲園六首至今置案頭每破涕誦之益嘆
服吾兄菁華日茂藻思彌腴非夫冲虛恬澹之
養未易致此南國貢士書尚未得見不知高鳳
冥鴻竟遇雲羅否在大雅固不屑意而鄉國所
期望者何能已已桐崗公往在都門同事即傾
仰兄久矣節未嘗與一言也禮賢下士有司首

務昔麗參崇事任崇輝奕漢史近汪白泉爲郡
閩中待高傳二子逾於王公貴人白泉遂以此
稱士林焉知桐崗公不終借重於先生乎小兒
輩每屬令就正有道彼顯蒙固無曉了然正人
君子誠督之益自定聞見養氣質不獨一文藝
焉耳幸推烏及時警一言其爲覓施何如錄本
乏素養又憂患百罹人間世所不能堪之苦無
不備嘗故流竄以來漸就衰頽秋初病後墮一
齒手足把握日減豈堅久兆乎雖欲以任命代
膏酥支離當萱樹不可得也茲方大疾人死什

八也存御集卷六

圭

九計得藉此以從老親於地下奈業障未除瞠
目苦海夢幻泡影之身不知何日息有弛擔是
以重致慨耳西谷知我愛我故縷縷及之外寄
西域眼鏡一對用克婆娑燈火之助賈胡謂用
此障目可求無目疾又大小葡萄二種皆西域
產也中國所傳種特其大者爾吾鄉人所謂番
葡萄蓋本於此純惟省鑒不一

答吳少海春元

適見順天錄知高薦甚尉撒鴻臚至又奉手書
佳墨感記存如昨日惟冲天之羽極微重霄側

耳春音更當驚聽佇伺尊教問命之諭誰所敢
承節本之素養一經多難未免死生禍福戰怖
于懷妄意日卜家或可憑藉初嘗取其書而讀
之旋即勘破覺其說大謬誕不經四十年來為
江湖間巧兒庸醫舞弄於股掌之上可笑也故
盡掃其渺莽無據之說而確然歸之於人事迺
益信餘慶殃惠迪從逆真迷路之指南命家之
斷案舍是則風影惚恍萬無一驗其陶弘景郭
景純李虛中之徒占訊神異者當必有仙氣靈
骨獨探玄秘千萬世而下又不可以一二糟粕

八也存御集卷六

圭

緒言答其緘膝然豈不或中是亦多言矣少海
以爲何如胡中九死人相見未期臨書不勝悵
惘

寄楊虞坡中丞

節負弋茲土已越五稔猥辱庇護優洽幸免于
乘城把燧之侮而儉歲寒年又無虞凍餒益無
日不拜既矣通忽聞太夫人訃駭愕嘆惋關懷
彌切七月之初即擬小僕自南來少展唁慰之
誠不意跋伺三月竟無至者負愆既久疎息何
如念惟我公以昭代勝流經畧河西能使荒裔

瀕危之人悉就枕席上香 聖簡下著榮名且
原翁老先生晞朝陽而擁靈椿擊鐘視彩為歡
未艾雖慈情不待而盛事已臻在仁人孝子可
無遺憾矣若 節者始不能自謹其身迺至母死
不得歸葬歲月驚過壘樹成行而壯子猶拘囚
於戎胡之域哀苦窮毒人生已極尚何情顏視
息天地執況邊風夜起歸鴈流哀感物悽惻忽
欲忘生且苦海茫茫未測彼岸弱草輕塵朝不
謀夕一旦嬰疾不起便為塞垣之鬼葬烏蒿之
腹首立依風可卜究竟原州南野公轉眼為古

八世孫集卷六

詩

人矣每一念至不覺淚盡而繼之以血柰若何
日欲匍匐趨吊柰檻穽羈人駐武為難謹具小
章薄奠專力馳獻悃茲積伏祈垂亮榮代在
邇車從當過臨渥 節又不敢唐突臺城一望光
儀更乞賜原於禮度形迹之間尤沐至愛性歲
初經患難昏瞶惶惑罔知攸措至今愧悔無已
萬一生還定取道蒲坂跪謁長者之堂少盡區
區茲固一舉足而有所不敢者惟俯察而寬假
之幸甚外寄謝原翁東一封又拙藁數篇請教
以代侍晤 節死罪

吾吉元戎

音驛久虛企遲方切忽辱專使遠臨惠以全史
道義惻惻隆於縉紳傾蓋之雅過于金石愧下
走何以當之節自寓茲土以來凡饑寒閒寂一
切不以經懷所苦者無圖史可翫耳河以外雖
金玉綺繒有力者皆可致之惟大方書籍乃為
絕代之寶家鄉抵此無異天上生平所嗜書一
不可致嘗屬省下二三相知士人一覓亦竟爾
漫應迺不意公能多方構惠何異楚璧夜珠之
見投珍重歡躍何可為喻此非真切體念不可
致非麾下銅虎之力不能致拂几開卷惟有佩
服高誼而已自今飢可以代食寒可以代衣愁
苦寂寥可以代管絃蓋無日不受尊賜矣使旋
謹狀布謝

八世孫集卷六

圭

寄楊舜原憲使

流寓五年辱令子中丞推通家之愛曲加存顧
非公不遺雅舊何以有此近鳳陽唐氏來拜手
教佳什知觴咏林泉杖屨佳勝雖香山九老之
會未必能過之既忽聞尊夫人訃無任駭恍豈
德門全盛故舊偕老之期耶 節還罹窮毒人世

所無特餘一死耳然日願速實絕以畢煩惱障
也倘藉公之庇得携骨首丘當取道蒲坂一謝
高情不備

荅李蟠峰

滇海一望清光傾蓋之雅遂爲金石交嗣是世
路參商無緣承訊適栢峯憲使至拜手教腆儀
驚躍展函感媿并至人情物態電逝波靡朝別
而夕忘之者皆是也先生獨能敦隆古之誼於
荒商易遺之人其爲高雅何如外賦二章登華
軸少見區區云日計試郡稱最簡擢伊邇倘得
生還晤謝有期直便差聊復盛愛不能羅縷外
薄具開別柬幸尊亮

荅謝豫軒

別來二十年何幸以流竄之地一承顏色聚散
離合固自有數耶且辱不鄙遺情儀兼劇而敦
龐真率之誼又有在於言貌之外者感懽感懽
近宦遊邊地者多折節於資獲兄能以慷慨激
發之懷一暢高論使坐間犬羊不覺奪氣昔人
謂折遐衡於尊俎者殆一驗云第父客此方諸
凡難處惟有謹閉門作九原計飄瓦虛舟不知

其爲戎胡之域庶幾少自遣耳倘藉尊庇得生
還首丘何幸如之旬日間兩拜使劄并文集寫
簡之惠統此附布謝忱不一

謝茅少堂

去冬得王白谷寄示謂兄嘗惠存遠緘并舍弟
所寄家書統附一當途者轉擲不謂此公竟沉
闇然心領盛愛久矣向闕裁謝迺重辱手書大
貺非高誼薦舊何以有此感戰戰日計碩望
深資簡擢逾格胡尚勞車從視部不知銓衡家
鴈行之序遂失故常耶夫當士習速化之時而

荅楊南溟

吾兄獨秉難進之操非屹峙狂瀾者哉昔人謂
宦有巧拙而人品亦係之其信然乎第荼毒閭
凶遭罹萬狀所少者僅僅一死耳日伺渥恩竟
成畫餅柰若何柰若何倘賴兄之靈生還江上
當納履門牆一杆謝私茲回日勤延佇欲一望
光儀而有所未能者東睇河津豈勝悵戀

荅楊南溟

靜老來拜手書茶筆之惠每展紙濡毫毀硃破
悶則未嘗不仰光儀也近審端居休暇習靜清
修甚善第久居塞外餘息惛惛如絳蓬蓬危露

身世興俱奈何臨風眷眷言何能既

答吳貞石

節窮愁九死人也累辱記存則近世朋交之誼不可謂絕無者去歲見庚戌廷試錄登進者俱四句以外人一時老成見錄豈亦有氣數耶甚為兄喜慰也近惟杜門清暇著述彌多少訊興居不能縷縷

誌銘一首

明故誥封太夫人毛氏墓誌銘

子寓茲數稔方樂聞太夫人之賢不意遽銘其

八行傳集卷六

五

幽石也嗚呼傷哉大率頌述夫人者謂公侯之胤都護之室金穴銅山顧步皆是廼能秉約素斥麗奢浣汚補敝女紅是執又善撫媵娣以廣嗣續梱內肅雍有小星之遺風焉此尤婦人所難能吾聞茲二端皆巨美也他細事不論且風持佛戒齋誦有年既病久不眩自冠死期辛亥歲二月念一日邊明召家人與訣衣紛簪珥分施斷斷盟沐櫛髮合掌趺坐而逝論者謂得精進因果豈或然耶嗚呼生而德懿死而神明異矣按狀夫人姓毛氏甘泉人祖諱佐嗣伏羌伯

父諱綱嘉靖乙酉適莊浪都督同知魯公經為

繼配毛與魯二氏皆國初功臣之家故貴盛甲

河西世締姻好夫人先未受封會十八年己亥

天子推恩海宇時都督公已在告伯子瞻奉教

視事廼以積功請于朝封太夫人特恩也瞻先

夫人八年卒仲子東夫人所出才弱冠行當襲

錦衣千戶嘗過從予見其言度雅飭恂恂若書

生蓋趨庭之暇相以母教云夫人以弘治庚申

生享年五十二錦衣君卜歲四月三日辛酉葬

西大通山先一月以若翁命持狀謁予銘銘曰

尚美且淑胡齋遐齡豈貽不盡于爾繼承冠軍

驟騎騰起雲蒸大通之原永綏爾靈涅槃有覺

含笑幽庭

祭文一首

祭楊母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在庚戌秋孟撫臺中丞楊公行部涼州聞母夫人訃時攜李包係流竄臨惶輒忘其猥賤後慮齋心具香帛寓錢之儀奉奠于六夫人楊母之靈為文以告之曰自太夫人訃至河西境內老稚無不奔駭號踊雖推結

胃耐之類無不嗟惋失色槩若失慈母然嗚呼
此邊人何所用情哉夫其視中丞猶慈母也茲
以憂去猶嬰孩一脫襁負顧瞻彷徨靡所依藉
相與兒啼理有固然聞太夫人壽才踰六袞原
翁先生方鬢髮朱顏觴詠于香山之會胡不期
以偕老溘然仙逝天豈以德門全盛微示減損
耶或者河西之人分淺緣薄無能竟撫循之休
庇廢垂成之因果耶自中丞撫茲土已閱五稔
帥臣如冰士卒如春甌脫如堂與廩廩如丘陵
惜怛惠愛覃洽布獲若慈母之乳哺赤子燥濕

入律御集卷六

早

寒煖體視畢至故羽檄輻湊寧宇自若荒稷頻
仍民無道殣河西數十年僅一遭值者哉天道
下鑒胡不假母氏數齡俾中丞究竟乳哺以繫
飲邊人顧令有飲河未盡之嘆天獨何心嗚呼
若在太夫人可無遺憾矣相原翁為名御史誕
令子為賢公卿後先芳烈輝赫寰宇妻道母道
疇能媲美且寵命駢錫章服稱崇孫子王立五
世一堂海內名家未易聚見享異數而膺純嘏
天所以酬百年之期也事不兩營物難全遂太
夫人尚復有遺憾哉節也往從事原翁之後為

忘年交既流竄至又辱中丞以通家俛瞻廼茲
聞訃寧不與邊人同情耶第抱罪窮居匍匐無
路逆旅荒遐性牢莫備輿華池之靜水采梵界
之香花遡風酌奠攬涕陳詞冥漠鑒誠庶幾來
饗

包侍御集卷之六終

入律御集卷六

望

嗚呼此先伯父蒙泉公之遺藁也先伯父弱冠登進士執憲臺中比時極尚在孩抱及稍有知而伯父已西成矣不能一日侍左右奉緒教日切痛恨及今惟父子相繼叨入仕版方擬遠走淩中一周旋吾伯父之側而伯父又奄忽逝矣每一念及未嘗不撫膺雖心仰天而飲泣也已未夏種尚蒞魏博伯兄遠使持所刻伯父遺藁命禮序諸末簡種讀之雪淚秋獻烏忍於言又何敢以無言竊惟天道福善君子俟命先伯父孝友天植忠義性成生平秉道嫉邪雖毫髮不肯假借故其兩使滇閩再按湖南所在豪右屏跡權

貴歛手一時風裁凜然可與日月爭光雖不幸橫罹豺虎身遭貶逐而孤忠勁節終始靡疲譬之璫瑜之性寧毀不渝松栢之姿可拆而不可屈也至若文追漢魏詩俾雅頌又特其餘事焉耳奈何以母弟碩謝之故哀毀悲傷而卒至於病且死也天之報善人何微哉雖然夜即流矣而詩動鬼神之泣者炳若日星潮陽行矣而文起八代之衰者仰如山斗先伯父不得盡展其所蘊而豐於著述其不得盡者命也其所著述耿耿在人耳目足垂不朽君子豈謂命耶然則天道無私子奪其測其子之厚者毋乃奪之速乎集

凡六卷其先後之次部類之詳有學憲 中江莫公憲幕 西谷張公序之簡端矣種惟鳴先伯父所遇之不幸而述諸兄所以刻是集之意五內摧裂莫知所云讀是集者幸毋徒以其文焉已也

從子種芳稽首百拜謹跋

先君出按湖南未幾即卒 嚴遭戍遐荒者十有二年守義安命於利達一無所慕日惟以檢閱書史爲樂故所著作倍於臺中奈旻天不造願軀萬里所存者惟遺稿數卷竊念先君不爲身謀不爲子孫慮正直平易無愧無怍是以冥目反本時諒無所歉其所歎者徒以奄豎誣構不得白其忠君愛國之心于君上之側耳嗚呼痛哉然詩以言志先君雖履絕域而吟詠之間蓋有一日不能忘乎 君者豈以困窮少致怨尤之詞哉是雖不得白其事於當時所賴以可見者詩固不可廢也杞也守手澤之遺實不忍一

人志存柳集藏

開視然沒而弗傳罪益重矣于茲戊午之秋同梓樞二弟懇續先達 西谷張公 中江莫公校正既定謹刻以表先君之素志且俾爲後嗣者知河西衛有莊浪乃我祖康惠難之地云

不孝子杞汝浹百拜謹識



包侍御集六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明包節撰節有陝西行都司志已著錄是編前二卷爲臺中稿官御史時作後四卷爲湟中稿戍莊浪時作二編皆兼載詩文節嘗謂文苑英華詩可以續昭明文選因輯苑詩類選三十卷故所作纖麗爲多大抵皆取材於是也